〔葡〕艾萨·德凯依罗斯　著
顾逢祥、薛川东　译



阿马鲁神父的罪恶

——宗教生活写实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石家庄

阿马鲁神父的罪恶

〔葡〕艾萨·德凯依罗斯　著

顾逢祥、薛川东　译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唐山市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1/32　14.625印张　2插页　392,000字　印数：1—46,000　1985年3月第1版

1985年3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286·165　定价：1.90元

一

累里亚城里的人们在复活节获悉：中心教堂的本堂神父若则·米洛依斯已于清晨中风死去。这位满面红光、肥头大耳的家伙在主教管区的神职界中素以贪食闻名。他嗜吃的轶闻鄙事在人们中间广为流传。城里开药店的卡洛斯对这位神父特别讨厌，每当看到他睡足午觉，满脸通红，大腹便便地踱步而出时，卡洛斯便会戏谑道：

"——看，这条大蟒又去消食啦！哼，总有一天他会撑破肚皮的。"

这话果然应验，神父被撑死了。他是在晚餐吃了鱼以后出的事。当时对面古迪纽先生家里的人们却在大喊大叫，跳着波尔卡舞。这天古迪纽先生过生日。没有什么人可怜米洛依斯，他的葬礼也很少有人参加。一般说来这位神父是不被人们尊敬的。在人们眼里他无异于一个普通的村民：从他的举止和手来看，他俨然是个挖掘工；他嗓音沙哑，言语粗俗，头发蓬乱掩遮在耳朵上。

米洛依斯神父从未受过女信徒们的爱戴。他颇失检点，常常在忏悔室里不住地打饱嗝。这位本堂神父经常住在乡间或山区的教堂内，缺少人情事故，不晓得接人待物应当热情文雅。故此，一开始他就几乎失去了所有女忏悔者的好感，使她们转向于富有教养又善于哄骗，颇为圆滑的古斯毛神父。

当个别信任他的女信徒对他倾诉自己的疑虑和幻觉时，他总是显得反感，没好气地说：

"太不象话了，圣洁的女士。向上帝求得理智吧！头脑要有点儿良知！"

严格的斋戒使米洛依斯分外恼火，他常常大喊大叫：

“吃你的吧！喝你的吧！活着的人都来吃吧，喝吧！”

不论是迈卡主义还是自由党，他们的主张，他们的报纸都令神父七窍生烟。他挥动着手中的大红色遮阳伞高声大嚷：

“大棒！大棒！”

他死去之前的几年里又添了独处的僻好，他常在家里匿着，身边只有一个上年纪的女佣人和一条狗。狗的名字叫若狸。他唯一的朋友是主教区主持唱圣歌的领唱人瓦兰达莱斯。这位领唱神父实际是教区的主持人了，因为若阿金主教患风湿症后卧榻于上米纽省的一个庄园里已有两年之久了。

领唱神父生就一副紧板的面孔，鼻子又高又大，两眼近视；他是诗人奥维迪尤[1]的仰慕者。他讲话时总是噘着嘴，爱套引神话。他对本堂神父米洛依斯是很尊崇的，称其为克加略[2]修道士。他笑着加以解释：

“克加略以膂力过人著称，修道士则以食量无比闻名。”

米洛依斯神父下葬时，领唱人亲自向墓穴布施祭物——就象他往常习惯于向本堂神父提供金鼻烟壶里的鼻烟一样。根据仪式，他向棺材上撒放了第一撮土，同时低声对其他红衣神父说：

“这是我给他的最后一撮鼻烟。”

这位主教区的实际统辖者诙谐的话语引起在场的其他神父的哄笑。当晚，红衣神父坎波斯在诺瓦依斯议员家喝茶时便把这个笑话传了出去。用欢快的笑声作为奠祭，领唱人的善德博得了人们赞赏，大家虔诚尊敬地评论：“这位阁下是个诙谐家。”

葬礼过后不几天，米洛依斯本堂神父的爱犬若狸经常在广场一带游逛。原来神父家的女佣人也因患间歇热症住进了医院，米洛依斯的故宅家门紧闭；若狸没人管了，它饿得挨门惨吠。若狸当初可是个活泼可爱的小家伙，和主教相仿——肥得很。若狸热切希望找

① 奥维迪尤是位意大利拉丁文诗人。出生在意大利的苏耳莫纳，死于流亡之中。

② 克加略为古希腊英雄，是位大力士。

到一个新主人，它习惯于教士的黑袍，只要见到神父便追上去，低声哀嚎。但是，没人理会这个不幸的小生灵。人们用遮阳伞的尖端驱赶它，这条被逐来赶去的小狗象个乞丐整夜沿街跑着叫着。一天早晨，人们发现它已横尸在慈善会的墙角下，拉粪车的车夫把它敛走了。人们在广场上再也见不到若狸，若则·米洛依斯神父从此也就被人们彻底忘却了。

两个月以后，累里亚城里的人们获悉：本堂神父将易位于一个年青人。听说，他是刚从神学校毕业的。这位新本堂神父的名字叫阿马鲁·维埃依拉。有人认为他的任选是与政治影响有关，但累里亚城的《县之声报》却反对这个观点。报纸痛苦地引用了古尔古塔的话披露朝庭的徇私和教士们的反应。一些神父对报上的文章很反感，他们当着领唱神父的面不无妒忌地议论起此事。

“不要这样嘛！偏爱，的确是有的；保护人，对这个人来说也是有的。”领唱人说，“司法部长布里托·库莱亚给我写信证实了此事。他在信中甚至对我说，新来的那位本堂神父是个英俊的小伙子。幸运得很——”他快活地微笑着补充，“‘克里略’教士离去了，又给我们送来了‘阿波罗’① 教士。”

在累里亚城里只有红衣神父迪亚斯一个人认识这位即将任职的本堂神父。在神学校时，迪亚斯曾是他最初的伦理学导师。据红衣神父说，当初这位本堂神父是个孱弱、腼腆的年轻人，满脸生着粉刺……。

“当时我看到他身穿陈旧的教士袍，脸色不好——其余嘛，还可以。总之，是个好小伙儿，而且人是极聪明的。”

在累里亚，红衣神父迪亚斯是很有名气的。最近他发福了，肚子腆起来了，教士袍被撑得紧绷绷的；他那小脑袋瓜上的头发开始花白；眼圈虚肿，嘴唇厚墩墩的。这副神态不禁使人想起了那些贪食和好色的修道士们的丑闻。

---

① 阿波罗是希腊和罗马的神，也为太阳神，是艺术和美的象征。

有一位思想开放的商人叫巴特里西尤大叔。他每当走到神父们的身边时就龇牙咧嘴，形同一只猛犬。每当他看到迪亚斯笨拙地、气喘吁吁地手拄着雨伞穿过广场踱步消食的时候，便狠狠地说道：

“恶棍！简直象若奥六世！”①

迪亚斯红衣神父同他的老姐姐若赛发·迪亚斯以及一个女佣人住在一起。那位女佣人在累里亚城里是尽人皆知的。她外出时总披一块黑色披肩，脚踏一双沉重的粗布拖鞋。迪亚斯神父在累里亚城附近有供出租的产业，他渐渐成了富翁，从而每天晚餐都可以大嚼火鸡肉；神父还因为能喝上一八一五年酿制的“公爵酒”而享有盛名。然而，他生活中最为精彩的片断还应该说是常为人们在私下评论的一段风流韵事——他与阿乌古斯塔·卡米娜太太的旧交。因为这位太太是圣·若奥·达·佛斯这个地方的人，所以人们还是爱把她称为圣·若阿乃依拉。她家住慈悲街，时常赁屋接待寄寓者。她有一个女儿叫阿迈丽娅，二十三岁了，漂亮，丰腴，是男性追求的目标。

迪亚斯红衣神父对阿马鲁被任命为本堂神父很满意。在卡洛斯的药店里，在广场上，在中心教堂的圣器室里，他都对阿马鲁大加赞扬。他夸奖阿马鲁在神学校学习时成绩优秀，生活检点和恭谨顺从，甚至连其声音也推崇备至，他说：

“清脆的声音对我来说简直是一种快乐的享受。”

“阿马鲁的声音最适合于在神圣周中说教——那是能够增强感情的声音。”

他郑重预言阿马鲁前途无量，一定会成为红衣神父，也许将来还会享有主教圣职的荣光！

一天，迪亚斯愉快地向中心教堂的副本堂神父展示了一封阿马鲁从里斯本给他写来的信。这位副本堂神父是个唯命是从、沉默寡言的人。

---

① 若奥六世（1767—1826）是葡萄牙第二十七位皇帝，1816年继位。由于反对君主立宪建立了专制统治遭到民主势力的强烈反对。

八月份的一天下午，迪亚斯与副本堂神父一起到新桥附近去散步。那时正在修筑菲格依拉大道，架在利斯河两岸的木桥已被拆掉，大路将通过新桥。新桥的桥身有两孔宽大的石拱，很墩实，看上去这座桥是很有气魄的。再向前则是马拉则斯教区的泥泞道路，那是因为土地征用问题悬而未解使工程中断造成的，平整夯实铺过碎石和被石碾轧过的路基都浸渍在雨水中。

桥的周围地域空旷气氛宁静。河水从低矮的小山丘那边流过来。浑圆的山峦上长满了枝叶深绿的幼松。低处，一个个小村庄散落在浓密的树丛中，使那郁郁苍苍的地方焕发出了生机与活力。阳光下，房舍的墙体闪烁着令人悦目的光亮；黄昏时，壁炉里的烟雾从烟囱里喷吐出来，在明澈的空中由白变蓝。河水在两行灰绿斑驳的柳树中间缓缓流向大海。累里亚的原野延伸到沙滩的边缘，这里阳光充沛，水源丰富，土地旷远肥沃。从石桥上遥望城廓依稀可辨，可以看见中心教堂厚重的耶苏方石墙的角隅，看到墓地大墙的一角，墓地里荆棘遍布；再有就只能看到柏树那黑乎乎的尖顶，其余的景物则被一座石山遮住了。石山上覆盖着野生的荆棘，山上古堡的废墟突兀而立；黄昏时，猫头鹰在四周回旋翻飞，残垣断壁，一派历史陈迹的氛围。

通过桥旁的斜坡可以下到林荫道，这条林荫道有一段延伸到河边。这儿古树参天，寂寥幽僻被人们称为古林荫道。两位神父就在这里漫步低语。

红衣神父就阿马鲁的来信征求副本堂神父的意见。这封信使迪亚斯神父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他仿佛就是阿马鲁的师父。他很想知道副本堂神父是否也有这样的看法。他说，阿马鲁急迫地请求为他租一栋位置既好收费又低廉的房子，如有可能房里的陈设也要备齐，特别强调这栋房子的主人对房客应当是很尊重的。

红衣神父继续转述来信的内容：

“我亲爱的师父，您看——”阿马鲁在信中说，“真正适合于我的房舍是这样的——我不求豪华——这您清楚，我有一间卧室和一

间客厅就足够了。我需要的住处应在市中心但要很安静；房东一家要在当地为人们所尊重，女房东品德端正，决不是见钱眼开的人。您能力过人，我就把选择住房的权力都交给您了，您会谨慎行事的。请相信，您对我的帮助不会是徒劳的。特别紧要的是女房东要合适，她应该是嘴巴严紧、说话有分寸的人……。”

“喂，门德斯，我的朋友。我想让他住进圣·若阿乃依拉家里，”红衣神父说过信的内容后，极兴奋又简赅地表明了自己的意见，“嗯，这是好主意吧？”

“再也没有比这样好的主意了。”副本堂神父顺从地随声附和。

“她楼下有个房间，紧连着小客厅，另外还有一间屋子可以作为办公室，房里有上等的家俱，被褥齐备……”

“是极好的被褥。”副本堂神父尊敬地接言。

红衣神父继续说：

“对圣·若阿乃依拉来说，这是个好生意。给房客提供房间、被褥、膳食、佣人，每天足可以收他六个托斯道①。况且家里住的是中心教堂的本堂神父。”

“由于女房东的女儿小阿迈丽娅的原因，这我就不知道阿马鲁神父住在那儿是否合适了。”副本堂神父怯怯地提请迪亚斯注意，“一个黄花大姑娘……据说本堂神父先生还是个年轻人……阁下，您是知道的，众口难缄呀！”

红衣神父停下了脚步说：

“哪儿的话呢！想当初，诺阿金神父不就是与他妈妈的干闺女同寓在一幢住所里吗？而彼得罗索红衣神父不也是和他嫂嫂及嫂嫂的妹妹住在一块吗？而那个妹子才不过是个十九岁的姑娘呀……”

“我是说……”副本堂神父想缓和一下。

“不，我没有看到一点坏处！若阿乃依拉出租她的房屋如同客

---

① 托斯道为葡萄牙从前的货币单位。一托斯道相当于100雷阿尔，相当于目前货币的10分。

栈赁屋一样天经地义。当初总执事先生不也在那儿暂居了几个月吗？”

“但是，作为神职人员……”副本堂神父在暗示。

“这就更加保险！门德斯先生，更加保险！”红衣神父大喊之后再次停下脚步以神秘的情态说：

“而其次对我来说是合适的，门德斯！我的朋友，对我是合适的！”

短暂的沉默之后，副本堂神父压低声音说：

“是的，阁下对若阿乃依拉一直是给予优惠的……。”

“尽力而为吧，我亲爱的朋友，尽力而为。”红衣神父用慈父般的轻柔的声调说，“她是理应承受的，理应承受的。我的朋友，她对我好得以至于——”说到这里神父停了一下话茬，凝眸说道，“你瞧，只要每天上午九点钟我不露面，她就不知道如何是好啦！唉，天哪！我告诉你，这位女士不知为什么总是毫无理由地担忧……门德斯先生，就甭提她多关心我啦！我去年患肠绞痛时，她都急瘦了，打那以后我对她也更是百般惦念了！现在正值杀猪时节——上帝都认为猪是最好的动物——您知道吗？她一个劲儿地唤我去吃肉呢！”

红衣神父眉飞色舞，他在痴情的兴奋中继续说：

“啊，门德斯，她是个极好的女人！”

“也是个漂亮的女人。”副本堂神父虔诚地说。

“是这样的！”红衣神父又一次停下来高喊，“是这样，她保养得很好——虽然远不是当年的闺秀了，但她没有一根白头发，一根也没有，简直一根也没有！而她那肌肤……”

他更压低了声音，露出贪色的微笑说道：“喂，门德斯，我说的就是这儿，就是这儿——”他指着下颔与脖颈，肥胖的手在这个部位上摸挲着，接着又说，“冰肌玉肤，没有半点瑕疵！她是个洁净的女人，非常洁净！多令人惦念啊！她每天都派人给我送礼品：一小杯肉冻，盛在小碟子里的甜米饭或是阿劳乌卡的美味香肠！昨天，

她还差人给我送来了一个苹果馅饼。说真的，您真应当见识一下这馅饼。那苹果馅如同奶油一般！连我的老姐姐若塞发都说，真好，简直是在圣水中做成的。”迪亚斯神父把手捂在胸前继续说，“门德斯，她这是在撩拨这里面的东西呀！不是我夸她，而是实在没有比她更好的女人了！”

副本堂神父怀着嫉妒的心情一声不吭地听着。

“我很清楚，”红衣神父再次止步了，他慢慢悠悠地吐出了每一个字，“我——很——清楚。有人在暗地里忿忿不平……那简直是极大的诬蔑！是因为我非常体贴若阿乃依拉太太吗？然而她丈夫在世的时候我就已经这样做了！门德斯，您是很清楚这一点的。”

副本堂神父做了个表示肯定意见的动作。

“若阿乃依拉是个好人！请您注意，她是个大好人！”红衣神父一边用遮阳伞的尖柄使劲地戳着地，一边大声喊道。

“红衣神父先生，世人的舌头可是有毒的呀！”副本堂神父的声音里夹着哭腔。他沉默了片刻又低声补充道，“您为了‘那个’可要大大破费一笔了。”

“我的朋友，正是因为这个。您想想，自从总执事走后，那可怜的女人家里就断绝收入了，门德斯，正是我一直给她提供下锅的米！”

“可她有一小块农田呀？”副本堂神父提出异议。

“我可敬的先生，那是只有腿裆下面那么大的一块弹丸之地！加上要给佣工开工资，要交纳税金……当初她是靠房客每天付的六个托斯道，加上我的资助和农田菜园的一点点收益才得以度日的。门德斯，这回对我来说就会减轻一些负担啦！”

副本堂神父附和道：

“担子会轻些了，红衣神父先生。”

至此，二人都缄默不语了。傍晚的天空依旧明澈，只是高空的蓝天有些发白了。没有一丝风。这时节河里水位不高，裸露出的沙洲闪着金光；水流向低处时，冲刷着河底的卵石发出潺潺的声响，泛起层

层涟漪。林荫道对面——河的另一侧，由一位小姑娘放牧着的两头牡牛出现在对面的泥泞的路上。牛慢腾腾地进入丛林边的河湾，将那被牛鞅磨得溜光的脖子伸出来悠然自得地饮水，一点儿声响也没有。牛不时抬起它那驯顺的头。这倦怠了的生灵安祥地无动于衷地环视四周。水滴和唾液混成粘丝挂在牛的嘴角上，阳光一照熠熠发亮。太阳西垂了，明镜般的河水也暗淡了，桥拱的影子映在水中。暮霭渐渐笼罩了山丘。夕照中，那血红与橘红的烟霞预示着来日的炎热。大海的上空，更是气象万千。

“美丽的黄昏！”副本堂神父在感慨。

红衣神父打了个呵欠，随之在呵欠上划了个十字，然后说：

“快到我们念圣母经的时候了吧？”

过了一会儿，两个人步履缓慢地登上了通往中心教堂的台阶，红衣神文停步转身对副本堂神父说：

“门德斯朋友，就这样决定，让阿马鲁住在若阿乃依拉家里——这对大家来说都是有光可沾的。”

“沾光沾大了，”副本堂神父客气地重复，“沾光沾大了！”

二人一边从面部到胸部划着双十字，一边步入教堂。

二

一个星期以后，人们得知：新任职的中心教堂本堂神父将从沙奥·德·马萨斯火车站乘四轮邮递马车于傍晚抵达累里亚。故此迪亚斯红衣神父和副本堂神父从下午六点钟就在喷泉宽街上溜达，他们等待着阿马鲁的到来。

那时节正是八月底，在通往河边的土筑的长长的林荫道上，人们可以隐约看到在两排高大的白杨树之间有着身著浅色衣服的女士们正纤步雅游。城门那边是一排排草庐寒舍，老太太们依在门前捻线；滚了浑身泥巴的小孩儿在地上玩耍，赤裸着肚皮。小鸡贪婪地在房舍四周那些无人问津的垃圾堆、粪堆上刨食。泉水旁人声嘈杂，石板上排放着水罐，汲水的女佣人污言秽语叫骂个不停；那些身着脏军装，足蹬大筒靴的士兵摇动着手中的芦苇杆正在与女佣们打情骂俏；姑娘们汲完水把大肚子的陶罐稳稳地放在头顶的垫圈儿上，成双成对地扭动着胯股姗姗离去。有两个军官敞胸露怀、在懒洋洋地聊大天儿，象是在等候着什么人到来。然而四轮马车迟迟未到。

夜幕降临了。城门上方神龛里的那盏灯在闪闪发光，对面医院的一个个窗里也陆续映出了昏黯的光。

当几匹瘦狗似的白马拉着已经燃起车灯的四轮马车跑上新桥时，天已经全黑了。马车通过了克鲁斯客栈停在泉水旁。巴特里西尤大叔的伙计拿着一叠《大众日报》马上向广场跑去。车老板巴布蒂斯塔大叔嘴角上衔着一柄黑杆儿烟袋，一边慢条斯理地松解肚

带，一边祖宗三代地骂着。来者坐在距车把式很近的软垫上，他头戴峨冠，身穿长长的教士袍，双手攥着座位上的铁扶手，慢悠悠地走下车，双脚不停地跺着，以便使麻木的双脚赶快复原，他两眼四下顾盼。

“啊——阿马鲁！”迎上前来的红衣神父叫喊起来，“你这个鬼灵精！”

“噢，师父！”来者欢悦地呼唤，接着二人拥抱起来。此间，副本堂神父一直是把四角礼帽托在手里，身子弓成了九十度。

过了一会儿，聚在药店里的人们看到，在迪亚斯神父那肥胖的身躯与身材修长的副本堂神父之间，有一位约略有点儿驼背穿长袍的神父，他们一起穿过广场。人们猜得，这个陌生人一定是那位新上任的本堂神父了，于是药店里的人们又立刻开始评头品足了，“喝，还是个美男子哩！”

替神父扛行李的若奥·毕沙喝得醉醺醺地走在前头，他扛着一只箱子，手里还提着一个花布口袋，一边走一边嘟嘟囔囔地祈求上帝保佑。

接近九点钟了，夜色一片漆黑。广场四周家家户户的人们已经进入梦乡。在回形拱廊下的商店里，透过煤油灯发出的惨淡的光线，依稀可见几个身影，这几个已经困倦的人凑在柜台边聊个没完。通向广场的那一条条弯弯曲曲的街巷里只有一盏奄奄一息的汽灯，所以显得黑洞洞的，仿佛里面没有人居住。沉寂的夜空里传来了中心教堂慢悠悠的钟声——这是为死者念葬经而敲的。

迪亚斯红衣神父罗哩罗嗦地向阿马鲁解释为什么那样安排他的住所，为什么没有找个空间出来的独门独院呢？因为那样还得购置家俱，找女佣人，将花一大笔钱；而在一个受尊重的又有舒适的客房的人家下榻对阿马鲁是合适的。在符合上述条件的人家里，没有比若阿乃依拉家更好的了。她家通风良好，非常整洁，不用担心有怪味从厨房里跑出来——总秘书和督学都曾在这里住过；况且若阿乃依拉是个笃信上帝整天念经的女人；她善于精打细算，有求必应……

“你住在那儿就象住在自己家里一样，那儿有人烹制美味可口的饭菜，有咖啡……”

“师父，我想知道要花多少宿膳费？”

“六个托斯道。鬼灵精，简直是白吃白住呀！配给你一间住室和一个小客厅……”

“小客厅可华丽了。”副本堂神父恭敬地评议。

“那儿离中心教堂远吗？”阿马鲁问。

“没几步路，你可以穿着拖鞋去主持弥撒。这家有一个姑娘，”迪亚斯慢慢腾腾地说，“是若阿乃依拉的女儿，二十三岁，生得很标致；虽然脾气不太好，但心地善良，……这条路就通向她家。”

迪亚斯指的是一条窄窄的路，路两旁是低矮破旧的房屋；古老的慈善会的道道高墙重重压在上面，小巷深处挂着一盏昏暗的汽灯。

“您的寝宫就在这里！”红衣神父说着上前叩打又高又窄的街门上的门槌①。

一楼有两个围着铁栅栏的凉台，格局是老样式的。栽在木盆里的郁金香围放在四周，使凉台很显眼，房间的小窗子都有窗台，围墙别具一格，犹如凹陷的洋铁筒状。

若阿乃依拉正在楼梯高处候着客人；一个患佝偻病、满脸雀斑的女佣人手里端着一盏煤油灯照亮，若阿乃依拉的身形在灯光中很明晰地映在粉刷得雪白的墙壁上。这位女主人是个胖高个儿，皮肤白净，外表显得迟钝；眼睛黑黑的，眼圈的皮肤已有皱纹了。她用一条猩红的带子把头发高高扎起来，额头、鬓角等处的头发已显稀疏。她衣着整洁，双臂浑圆，前胸丰满。

“夫人，您的客人来了！”红衣神父一边说着一边向楼上爬。

“能接待本堂神父先生，我太荣幸了！看您风尘仆仆的样子，一路上辛苦了！感谢您对此地布施恩德——小心点台阶！”

---

① 葡萄牙从前门上装环的不多，一般是呈各种造型的槌，如：有的呈人手形，有的是各种兽头的形状。

阿马鲁被领到一个小客厅里，屋里粉刷成黄色，一个宽大里面填满秸草的长靠背沙发靠墙放着；对面摆着一张桌子，桌上铺着绿色粗呢台布。

“本堂神父先生，这就是您的客厅。”若阿乃依拉说，“您可以在这里接待客人或散散心……”她又打开了一间房子的门补充说道，“这里是您的卧室，有斗橱和大衣柜。”她拉开了大抽屉，拍打着垫褥的弹簧炫耀着。

“这儿有一个呼唤铃，供您有事时使用；斗橱的钥匙就在这里……如果您喜欢更高的枕头……只有一条被子，但若需要……”

“好，一切都很好，我的夫人！”阿马鲁用低沉而优美的声音说着。

“需要什么尽管说，凡能办到的都没问题……”

“哦，太太”红衣神父喜眉笑眼地忙打断说，“现在需要的是弄点夜餐吃。”

“简单的晚餐已经准备好，鸡汤从六点钟起就开始在澄净。”

她走到楼梯口去催女仆：

“露萨，快去！动动窝儿！”

红衣神父一屁股重重地坐在长靠背沙发上，吸了一撮鼻烟。

“好小子，高兴了吧？我费了好大劲儿才弄到这个地方！”

“师父，其实我随便住在哪儿都行。”他换着粗布拖鞋说道，“您是知道当初在神学校的情景的，后来我在菲依劳住的时候，雨都下到床上。”

广场那边响起了吹号的声音。

“这是怎么回事？”阿马鲁边问边走到窗口去看。

“现在九点半了，那是兵营的归营号。”

阿马鲁打开玻璃窗。路的尽头有一盏半死不活的灯，夜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茫茫苍穹罩在城市的上空。

号声过后，一阵沉缓的击鼓声又从兵营那边传来。晚归的士兵不知从哪条城堡的小径里钻出来跑步从窗根儿底下通过。猫头鹰尖

厉的叫声由慈善会的大墙那边传出。

“真够瘆人的！”阿马鲁说。

若阿乃依拉在楼上招呼着：

“本堂神父先生，请上来吧，肉汤都放在桌上了！”

“上去吧，你一定快饿晕了，阿马鲁！”红衣神父说着笨拙地站起来，继而又伸出胳膊拦住阿马鲁，“你看看就知道了，这位太太做的肉汤可是上等佳品！令人馋涎欲滴……”

在用深颜色纸裱糊过墙壁的饭厅中间摆着铺着洁白桌布的餐桌，刀叉等餐具和杯子在透过绿色灯罩射出的柔和的光线下闪闪发光，这一切都令人赏心悦目。汤皿中的鸡汤散发着喷香的雾气，硕大的餐盘里有一只肥肥的老母鸡，鸡煨在又白又软的米饭里，周围码着一片片上好的香肠——一看就知道是上等人吃的美味佳馔。在镶着玻璃的橱柜里摆着瓷器，柜里虽然光线较暗但依然可见这些瓷器明亮亮地发光。一架钢琴摆在窗边的角隅里，琴盖上覆盖着褪色的绫缎罩子。厨房里还响着烹炸食品的声音。洗过的衣服晾在平台上，散发着清爽的气味。阿马鲁搓着手，心里美滋滋的。

“本堂神父先生，请您过这边来，免得那边冷风吹您。”若阿乃依拉说着顺手把窗户关上，递给阿马鲁为熄灭香烟头用的沙盒。

“红衣神父先生，您不再喝一小杯果汁吗？”她问道。

“快去拿来，我陪陪他。”迪亚斯兴奋地说着坐了下来，把餐巾打开。

若阿乃依拉在饭厅里走来走去，打量着阿马鲁——他把头低在盘子上，一声不响地喝着汤，不断用嘴吹着汤匙。看来这位本堂神父长得是没挑了——黑黑的头发，微微曲卷着；脸蛋儿椭圆，面色黑红，细皮嫩肉的；两只眼睛又黑又大，长长的睫毛。

自从离开神学校以后，迪亚斯就没有再见过他；他认为阿马鲁现在更健壮、更成熟了。

“你当初发育不太好……”

“后来是山里的空气，”阿马鲁说，“对我长身体大有补益。”

从而阿马鲁讲起了他在贝拉省的菲依劳过着的惨淡的生活，那时在严冬季节他就同牧人住在一起，……红衣神父把酒瓶举得高高的然后往阿马鲁的杯子里斟酒，酒在杯里泛起了泡沫。

“因此，现在你得把这杯酒喝下去，小伙子！喝吧，在神学校的时候偷着喝酒是弄不到这种好酒的。”

他们又说起了神学校的事。

“食品管理员拉比舒现在怎么样了？偷土豆的卡鲁舒怎么样了？”红衣神父问。

两个人都笑了，在快乐的回忆中二人对酌着。他们说起了当时的笑话，回忆起校长的鼻涕，想起了唱祈祷歌的神父——一天，从他的口袋里掉出了包卡若① 的淫秽诗。

“转眼一晃过了好多年……”二人都在感慨。

这时，若阿乃依拉端来一大盘烤苹果放在桌子上。

“好极了！这可不行，我也得来一份！”红衣神父立刻大声叫起来，“多好的烤苹果！对这我是从不错过的！朋友，她可是顶呱呱的主妇哟！我们的若阿乃依拉，真是了不起！”

她笑着，露出了两颗镶银的门牙。她又取来一瓶波尔图酒；然后把一个热腾腾、烂乎乎的苹果轻轻地放在红衣神父的盘子里，在上面撒上白糖。她用柔软肥胖的手拍着他的背说：

“他可是个圣人，本堂神父先生，他真是个圣人！唉，我欠他的情可多哩！”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迪亚斯忙制止。他的脸上泛出多情的愉快的笑容。

“好酒！”迪亚斯呷着杯中的波尔图酒连连称赞，“好酒！”

“您瞧，迪亚斯先生，这还是我的小阿迈丽娅过生日时的酒呢！”

“姑娘上哪儿去啦？”

---

① 包卡若是葡萄牙十八世纪的著名讽刺诗人。因为其大量的诗矛头针对腐败朝廷和宗教，他的诗当时禁止刊登和公开朗诵。

“同玛丽娅夫人到莫雷纳尔去了，当然她们准是到甘索左姐妹的家去过夜了。”

说到莫雷纳尔，红衣神父解释道：

“在那里有这位太太的产业。莫雷纳尔原来是位伯爵的领地！”

阿马鲁和善地笑着，两只闪闪发光的眼睛一个劲儿温柔地上下打量着若阿乃依拉那肥胖的身躯。

“嗳！正本堂神父先生，别听他瞎说，那儿不过是弹丸之地……”

她忽然发现女仆靠在墙上一个劲儿地咳嗽，浑身乱颤显得很难受，于是命令道：

“嘿！露萨，到那边咳嗽去！我的上帝！”

姑娘用围裙捂着嘴出去了。

“这可怜的姑娘看来有病。”阿马鲁提示女主人。

“是的。她得了很重的痨病，很重……这个可怜的女人是孤儿，太太发善心收养了她。当然也因为那时这里用的女仆生病住院了——那个不要脸的女人，同一个士兵鬼混……”迪亚斯说。

阿马鲁垂着眼皮咀嚼着问道：“在夏天是否有很多人生病？”

“都是因为吃生水果而得了霍乱！”红衣神父说，“肚子里填满西瓜，又拚命喝生水，那还能不发高烧！”

他们又谈起了农村的间歇热病，累里亚的气候。

阿马鲁说道：

“多亏了天主耶稣，我现在更加健壮了，身体很棒！”

“啊，我们的天主为了保佑您身体好，发尽了善心！”若阿乃依拉高声说着。

她又说起了自家遭到的巨大不幸：一个姐姐瘫痪了十年，成了个半白痴，今年要满六十岁了……唉！这个可怜的女人越来越瘦，从冬天起她的寿数就定了，寿数就定了……

“刚才天一擦黑儿的时候，她一阵猛咳嗽，我想是要长辞人世了——现在平静多了。”她讲完令人悲伤的事情后又谈起了小阿迈

丽娅，谈起了甘索左姐妹，谈起了从前的领唱神父，最后又说到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

她在说这些话时，怀里抱着一只猫，一直坐在那里用两个手指单调地转动着小面包球。红衣神父则困倦了，合上了眼皮。这时，厅堂里灯光昏暗，一切都仿佛要睡过去似的。

“诸位，”红衣神父终于挪动着身子说，“时间不早了！”

阿马鲁起身低垂着双眼向天主谢餐。

“本堂神父先生，您要灯吗？”若阿乃依拉关切地问。

“不用了，我的女士。晚安！”阿马鲁剔着牙慢慢地下了楼。

若阿乃依拉在楼梯口用灯照着亮。阿马鲁刚走了几步又停下来，转过身热情地说：

“我的女士，明天是星期五，戒斋的日子……”

“不，不！”红衣神父忙抢着说，“明天我同你一起吃晚饭。我们先去见领唱神父，然后去中心教堂，从那里……你瞧，我还有墨鱼呢！这可是奇迹——这儿是从来没有鱼的！”他裹着有光泽的丝绸质地的教士披风，打着哈欠。

“对，只要心里想着戒斋就行啦！没事儿，本堂神父先生。我的心最诚了！”若阿乃依拉说这些话是为了让阿马鲁明天能心安理得地去红衣神父家里用晚餐。

“我是说，”正本堂神父解释道，“不幸的是现在谁也不执行了……”

“阁下，您说得很对，”她忙插言，“但是我……上帝，饶恕吧！”

这时，门铃叮当叮当地使劲响起来。

“准是那孩子回来了！”若阿乃依拉吩咐，“露萨，去开门！”

门开了，隐约听见下面有笑语声。

“是你，阿迈丽娅！”

有一个声音说“再见！再见！”接着阿迈丽娅露面了，她几乎是跑步上来的。她衣服前襟很紧，上衣紧箍在胸前。这是一位很漂

亮的大姑娘，体形修长匀称，体格健壮；她头上盖着一块白披巾，手里拎着一枝郁金香。

“上来，闺女！本堂神父先生正好在这儿，他是天黑以后才来的，上来呀！”

阿迈丽娅忸怩不安地停了一会儿，她向楼梯上端张望：阿马鲁神父停在那里，身体靠着楼梯扶手。阿迈丽娅因为刚才跑了几步，喘息未定，她满脸通红；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滴溜溜打转儿；一股从乡间草地带来的田野气息，和着女性温馨的香味，从她身上散发出来。

阿马鲁紧贴着楼梯扶手往下去，好让她通过，他低着头轻声问候“晚上好！”体态笨重的迪亚斯神父走在楼梯中间；他来到阿迈丽娅面前时停住了脚步说道：

“现在都什么时候啦，你这个淘气鬼！”

她莞尔一笑，耸耸肩头。

“还不去向上帝请罪，快点儿去！”说完，他用长满汗毛的粗手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脸蛋儿。

她跑步上楼去了。迪亚斯到小客厅取出了遮阳伞后往外走去，他对举灯照亮的女佣人说：

“好了，我看得见路，别着凉，姑娘！还站在那儿干什么？快回去，姑娘，再见！我向仁慈的圣母祈祷，你的病会被治好的——怎么样，阿马鲁，明天八点见！你那时要起床哟！”

阿马鲁关上房门。白净净的被子半摊开，上面有一股刚洗涤过的麻织品的好闻的气味。床头上方挂着“耶稣遇难”的古老雕像。他打开日课经书，跪在床边，划了三个十字①。他已经很疲倦了，呵欠接连不断。他心不在焉地念着纯属礼仪的经文，听到天花板上面有声音：阿迈丽娅短靴“笃笃”的触地声和她在脱衣时由于身体摇动使浆过的裙子发出的声响。

---

① 是指分别在额头、嘴部和胸部划三个十字。

三

阿马鲁出生在里斯本阿莱哥鲁斯公爵夫人家里。他的父亲曾是公爵老爷的仆人，妈妈是公爵夫人的贴身使女——几乎成了公爵夫人的心腹。阿马鲁至今还保存着公爵夫人送给他妈妈的一本书，书名是《林莽中的小男孩》，书里画着着了色的奇异的形象。书的扉页上写着："赠给我非常钟爱的女仆，若安娜·维埃依拉，我一贯的挚友。"落款是，阿莱哥鲁斯公爵夫人。此外，他还珍藏着一张母亲的银版照片。他母亲是位健壮的女人，眉毛很浓重，一张大嘴巴，脸膛红彤彤的。阿马鲁的爸爸死于脑溢血。爸爸一死使一直健壮的母亲也倒下了，她是因喉结核在丈夫死后一年而卒的。其时，阿马鲁刚满六岁。他还有一个姐姐从小在科英布拉与祖母在一起生活。他的叔叔是埃斯特雷拉风景区富有的食品杂货商。后来，公爵夫人看上了阿马鲁，就将他留在自己家中，默认他为养子并开始悉心教育他。

公爵夫人是在四十三岁那年守的寡。开始的一年里，她大部分时间都隐居在卡尔卡外洛斯庄园。她生性怠惰但尽心于慈善事业，在自己家里修了祠堂，对圣·路易斯的神父们怀有由衷的敬意，她一直为教堂的收益操心。她的两个女儿也都是虔诚的女信徒，但又都注意时髦地修饰仪表和讲究风度。所以，她们既在对上帝的敬畏中受到教育，又在对时髦的追求中被腐蚀；在她们谈话里既有对基督的谦恭，又有布鲁塞尔当代流行的货色。有一位记者曾这样评价她们："她们整天想的是涂脂抹粉，将来她们上天堂的时候也一定会

把那些化妆品带去的。”

在卡尔卡外洛斯的僻静处，在那些上层人家有着林荫大道的庄园里，一只只孔雀在树上啼鸣，可公爵夫人的两位千金小姐对此已厌烦了。那时，宗教、慈善事业是备受人们关切的。她们也在为教区的穷人缝衣服，为教堂祭坛前的帷帐刺绣。从五月到十月，她俩都在为免灾避祸忙碌着，没功夫去圣·卡洛斯剧院，没有时间读《艾丽斯漫游仙境》①，没有友人来访。她们专注地接待神父们和低声细语谈论圣贤们的高贵品德……对上帝的虔诚便是她们消夏的最高享受。

公爵夫人早就打算让阿马鲁步入神父的生活之路。看他那瘦而微黄的脸，他命中注定将倾心于祠堂里的事，然而更使他着迷的还是钻到女人堆里，闻着从女人们连衣裙里散发出来的热气，听她们讲女神的故事。公爵夫人不想把他送入一般的学校学习，她担心冷酷的世道和败坏的习俗影响了他。于是就让自家祠堂的神父教他拉丁文，让大女儿露易萨——一位长着鹰勾鼻子正在读夏托布里昂②著作的女人教他地理和法文。

正如男仆们所说的那样，阿马鲁是个“很会装蒜”的人。他从不玩要，不到太阳下面去蹦跳。下午的时候，他陪公爵夫人去庄园的林荫道散步。当利赛特神父或可敬的检查官富雷依塔斯过来搀扶公爵夫人时，他就象猴子一样跳到夫人身边，胆怯得一动不动，只是用发潮的双手揉搓着衣兜的里子——他感到茫然，甚至惧怕浓密的树丛和茂盛的野草。

他变得很胆小，在和老乳母睡觉时还得点着灯。另外，长期和女仆们一道生活使他性格软化了。女仆们喜欢他长得漂亮，把他领到她们中间，使劲儿地亲吻他、胳肢他；他就在她们裙子底下打滚，和女人们肌肤相触，时而发出高兴的童声喊叫。有时，公爵夫人外出了，女仆们就在欢畅的笑声中给他穿上女人的衣服，他也听之任

① 《艾丽斯漫游仙境》是英国著名作家卡罗尔·刘易斯写的儿童读物。

② 夏托布里昂是法国十九世纪有名的政治家和作家。其著作偏于宗教内容。

之，半裸着身子眯缝起双眼，两颊泛出玫瑰红色，显出寻欢作乐的惬意。有时女仆之间发生争吵也常常利用阿马鲁，或唆使他挑起事端，因而他学会了撒谎。

他从十一岁起就帮助神父做弥撒。星期六对于他来说是美好的：他负责清扫祠堂，将自己关在里面，堂而皇之地把一尊尊圣像放在桌子上，虔诚地亲热地快乐地吻它们；整个上午，他干了很多活儿，哼着圣经掸掉圣母衣服上的蛾虻，用石膏和白垩修补殉教者塑像脑袋后面的秃光环。

阿马鲁一天天长大了。他的脸庞还是老样子，瘦小而发黄。他从未痛痛快快地哈哈大笑过，两手总是放在衣袋里。他平时常泡在女仆们的房间里，翻腾抽屉，在脏裙子中蹦跳，闻着人造棉的味道。他很懒，那昏昏欲睡的病容整个上午都不消退，他喜欢裹在软绵绵的被子里，半睡半醒地抱着个枕头。他有点儿驼背，男仆们称他是“小矮子神父”。

在一个狂欢节的上午，做完弥撒刚回到住所的平台上，公爵夫人猝然中风蹶地而亡。在她生前拟好的遗书中留下了这样一条遗嘱：责成利赛特神父实施一项大慈大悲的安排——让她的女仆若安娜之子在十五岁时进神学校并能最后被擢升为神父。是时阿马鲁才十三岁。

夫人的女儿们立即离开卡尔卡外洛斯到里斯本她们的姑妈巴尔巴拉·德·诺罗娜夫人家去了。阿马鲁也被打发到其叔叔埃斯特雷拉家中去。埃斯特雷拉是个杂货商，他很肥胖。他同一个穷职员的女儿结了婚。女方只是因为父亲家的餐桌上食物太匮乏了，在家时必须侍候铺床，没机会去剧院，故此才离开了娘家嫁给了杂货商……但她厌恶自己的丈夫，讨厌商店，讨厌他毛乎乎的手；她不喜欢丈夫所在的那个地区，也不喜欢别人称她为贡萨尔维斯太太。丈夫呢，则把妻子视为命根子，认为她给了自己最大的享受；他给妻子佩戴珠宝首饰，称她是“伯爵夫人”。

阿马鲁虽然在卡尔卡外洛斯饱尝了女人的爱抚，但在叔叔家却

没有能得到女人的关照和温存。婶母根本不用正眼看他；她不是读小说就是看报纸上有关对戏剧的评论，她把注意力放在绫罗绸缎的衣服上，精心于涂脂抹粉，把头发梳起高高的发髻，等待着佳期和窗子下面有重要人物的莅临……

杂货商认为收留阿马鲁是个意外的收获，可以让他去站柜台。他命令侄儿每天早晨一到五点钟就得起床——这孩子缩在蓝布夹克里打着寒战，坐在厨房的角落里，匆匆地把面包泡在咖啡盅里。除了役使以外，老板夫妇很讨厌阿马鲁。婶母称他是"洋葱头"，叔叔骂他蠢驴，以至晚饭时给他一小块瘦牛肉都颇觉心疼。阿马鲁渐渐羸弱下去，每天晚上都暗中哭泣。

他已经知道自己到十五岁时是一定要进神学校的，叔叔每天都在提醒他：

"甭想自由自在地在这儿呆一辈子，蠢驴！一到十五岁，就得去神学校。我没有承担抚养你的义务——拴在铁环上的牲口，我腻味你！"

他盼望进神学校是为了逃出这樊笼。

没有任何人征求他的意见，询问他的志趣，强加给他一件白色法衣。他生性被动，容易驾驭，因此也就象接受一件普通的外衣一样接受了这件白色法衣。当然，这主要还是因为他乐意当一名神父。他自从离开卡尔卡外洛斯，便不再每天都念经了。所以他心中便失去了对天神的热忱，而存留着对地狱的恐惧。阿马鲁还清楚记得，当时那些穿白色法衣的神父到了公爵夫人家都受到礼待：他们坐在贵妇人旁边吃饭，吸金盒中的鼻烟。当然这种职业对他也是适宜的——唱着优美的弥撒曲，吃着美味佳肴，同女人们窃窃私语。女人身上散发的热气沁人心脾，他还可以接受呈送上来的银盘里的礼品。于是，他又想起了利赛特神父小指上戴的红宝石戒指，主教萨阿维德拉那漂亮的金丝眼镜，大口大口地喝着"马德拉酒"。公爵夫人的女儿们为他们绣拖鞋。有一天他曾看到一位很年轻的红衣主教——曾游历过罗马，并在巴伊亚州做过神父——在大厅里被虔诚

的醉心于他的贵妇人围住，他为了让满脸堆笑的贵妇们快乐，一双受过戒然而散发着香水气味的手握着金柄手杖，用动听的声音唱起歌来：

巴伊亚的混血姑娘
出生在卡普亚
……

在进入神学校的前一年，叔叔曾让他去一所学校向一位老师学习，以使之进一步打好学习拉丁文的基础，当然在这期间他便免于站柜台了。这样，阿马鲁自打到叔叔家里以来，第一次获得了自由。他只要一出去就在上学的路上散步，浏览市容，看士兵出操，在咖啡馆门口读剧场的广告。他开始特别注意观察女人，但见到的一切又使他很烦闷。每当天黑了他从学校返家时便闷闷不乐了，星期天同其它店员到"星星公园"散步，回来时也有这种感觉。在他住的房间上面有一个带窗子的小阁楼，他常靠在那里远眺或俯瞰市容。暮至，他所见到的那部分地区点点灯火接续生辉，他又仿佛听到了无数种声响。他还没有了解生活的实质，只觉得见到的景色是极美的：明亮的咖啡馆里有热气腾腾的咖啡茶；在剧场一根根圆柱间有走动着拖着飒飒作响的丝绸长裙的女人们。他沉迷于遐想之中，在漆黑的夜晚里，突然间似乎总有女人身体的各个部位接续出现：一条大腿，脚上穿着雪白的袜子，短靴是挂里子的；一只胳膊，筒形的衣袖卷到肩膀上……

楼下的厨房里，女仆一边洗刷着盘碗，一边唱歌。这是一个满脸长着雀斑的胖姑娘。这时阿马鲁产生了要去和她嬉戏的想法，或是到厨房里呆在一边儿看她烧菜。这里一些女人的形象也出现在她的脑海里：这些女人他都曾在小路上见过，她们穿着浆洗过的一走路就会发出响声的裙子，头上都不戴帽子，足蹬翘尖儿的短靴。往往在这时他就产生了要拥抱某个女人的渴望，觉得身体倦怠。他不愿

独身，认为自己不幸福，想自杀。

突然，下面传来了叔叔的吼声：

“怎么，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不学习了吗？”

他翻开书，但不一会儿就抱着梯托·里维尤① 的著作打起瞌睡来；他感到不太舒服，于是就拿起辞典乱翻起来，两个膝盖同时摩擦着。

这时，他又开始思索起神父生活中所不能容许的事情——“为什么不能结婚呢？”在学校中他接触了使他女性化的性格产生变化的新奇的事物！一些污秽的东西也玷染了他。他偷偷抽烟，渐渐削瘦下去了，脸色更黄了。

后来，他进入了神学校。在最初的日子里，那潮湿的石头长廊、黯淡的灯盏，狭窄而带栅栏的小屋、黑色的教士长袍、旷久的幽静、沉浊的钟声都令其悲怆和恐惧。但很快他就获得了友谊，因为他那好看的脸蛋使人喜爱。同学们开始用你来称呼他，一切活动都让阿马鲁参加——平日的娱乐或星期天的出游，讲师父的笑闻或对校长进行中伤，乃至于对修道院寂寞的生活大发牢骚。几乎所有的同学都留恋那已不复存在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从乡村来的常想起洒满阳光的打谷场和暮归的牛群，此时，从草原上升腾起雾霭；从小镇子来的则怀念在曲径通幽之处同邻里的姑娘谈情说爱的情景，留恋着快乐的赶集日，想起学习拉丁文时所经历的风险。神学校里可供娱乐的地方只有一个铺着石板、落着枯枝败叶的院子，四周有高高的院墙。只在这里玩玩球对学生们来说是不满足的。早上静默和上晚课的圣·依纳西尤厅堂设在走廊附近的狭窄地场上，这里使他们感到憋得出不来气。因而他们忌妒所有有自由生计的人，即使是最卑贱的人——在大路上赶牲口的脚夫，在车轮发出吱吜吜嘈杂声响中哼着小曲的车夫，以至那些流浪的手拄牧羊杖，身背黑褡裢的乞丐。

---

① 梯托·里维尤是位用拉丁文写古罗马历史的著名历史学家。

从走廊的窗子里可以看到大道的一个转弯处，傍晚总有一辆四轮马车从那里经过，在鞭子的爆响声中三匹母马奔驰，尘土飞扬。驮着行李，车上的旅客兴高采烈，吸着雪茄喷云吐雾，两腿膝盖包得严严实实；多少目光追随着他们！多少颗心同他们一起在黎明的清风中，在群星灿烂的夜空下飞驰，飞向那快乐的村庄，飞向那座座城镇！

在饭厅里，面对的是清汤寡水。当管理人用粗重的嗓音开始单调地读着去中国的某位传教士的信或主教的教诲书时，学生们是多么怀念在自己家时那顿顿晚餐：多好的鱼块呀！多好的屠宰季节呀！喷香的猪血杂碎哟……

阿马鲁没有什么甜蜜的回忆，脑海中存留的只有叔叔的残忍。当然对婶母那涂满粉脂、令人讨厌的脸蛋子印象尤深。但他还是不知不觉地想起了那时星期天散步的情景，他又想起当时拿着书本从学习拉丁语的学校里返家途中滞留在商店的玻璃窗前，观赏赤身裸体的玩具娃娃时的情景。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再加上他那驯顺的性格，他犹如一头不知痛苦的绵羊一样就范于神学校的戒律。他按照规定能把教科书熟背下来；在实习神职的各项任务时，他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他总是沉默不语显得很腼腆，在教师面前他身子躬得很低——他终于获得了好成绩。

局外人可以看到，有人是那样虔诚地喜爱神学校和不惜折磨自己的双膝。他们总是低着头琢磨怎样模仿礼仪或研读依纳西尤的著作，在圣堂里眨动着眼睛狂喜得脸都变了颜色，有人即使在玩耍或散步时还读袖珍本的颂扬圣母玛丽娅的经书。他们小心翼翼地遵循着最细小的规法，以至上楼时都按照《福音》中的要求每次只登一层台阶。神学校给予了这些人步入天堂前的种种享受——冗长而使人厌倦的学习生活以及数不清的戒律，亦即一所监狱中所有束缚人的东西。

阿马鲁弄不清一些人为什么会有贪婪的野心，不理解那些一心

向往着给红衣主教牵衣摆和想到主教宫庭中去干专管撩门帘的人的心思，尽管那门帘是陈年锦缎缝制的。他不晓得为什么那些人想在取得神职后甘愿住在城市里侍奉于一个显贵阶层的教堂——站在一群豪富而虔诚的女信徒面前，这些信徒荟萃于主祭坛的地毯上，丝绸衣裙飒飒作响，用轻脆的声音唱着圣歌。此外，还有一些人妄想着神职以外的其它的命运：成为一名武士，在铺着石板的街道上曳着砍刀发出叮当叮当的响声；或是因经营垅亩而过上富足的生活，黎明时把帽子戴得低低的，骑着骏马在路上奔驰，来到堆满秸秆的宽大的场院里发号施令，尔后在酒窖前翻身下马……。因此，除了个别虔诚的人以外，所有学生都希望能得到牧师的职务或过上世俗的生活，总之都盼望离开神学校那狭窄的天地，以便吃得好、能赚钱和结识女人们。

阿马鲁什么期望也没有，他沉郁地说：

"我什么也不知道……"

但他依然怀着同情心倾听那些认为神学校是罪犯和苦工过日子的地方的人们的谈话。这些人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和雄心使阿马鲁的思想陷于混乱之中。有时他们谈起逃跑的事，制定潜逃的计划，估测窗户的高度，预想着走夜路时会遇到的种种情况；有时还畅想着出走以后的情景：酒巴间的柜台，弹子房，有女人的温暖的小屋，到酒巴间去饮酒……听着这些，阿马鲁完全处于不安之中：深夜里，他在固定的木板床上辗转反侧，一团无声无息的火焰在冥想和梦幻的深处燃烧，他也想娶个老婆。

在他那小小的教士室里，有一张头顶星星的圣母塑像，圣母站在圆球上，脚下踏着蟒蛇，通过永世生辉的光环注视着前方，阿马鲁转身面向圣母像，念起圣母经来，意图摒弃逃跑、淫乱的邪念。但是凝视良久，他竟忘却了圣母的圣洁，只是注意到在自己面前的是一位美丽的金发女郎；他爱她。他叹息着，用淫荡的目光斜视着圣母裸赤的上体，甚至于萌起了要撩开圣母穿的蓝色罗裙的好奇心，他揣想着圣母那掩在衣裙下的肢体——丰腴、细嫩……当时他觉得自己

在黑洞洞的房间里看到了引诱鬼特恩塔都尔两眼在放光，往床上洒圣水；但是，星期天他在忏悔里却不敢剖露这些狂想。

他多次听到“道德师父”在讲道中以其沉浊的声音谈起有关弥天大罪的事情，并把这罪恶同蟒蛇相比，他以那些圆滑的话和令人恶心的动作慢条斯理地告诫学生们要象圣母那样把极可恶的巨蟒踏在脚下！

诡秘的神学老师一边讲课一边闻鼻烟，言必称“战胜自然”！他不同意教堂的某些说法，即把攻击女人的神圣们革出教门——凡是把女人称为毒蛇、丧门星、勾命鬼、祸根儿、毒蝎子……都属于攻击。他引用达马斯库、西普里安诺和若鲁尼莫的话来佐证自己的观点。

他使劲儿地擤着鼻子说：

“正如我们的先人圣·若鲁尼莫所说的，那种做法是不公道的，不公道的！”

阿马鲁时常为在教科书中有女人出现而担忧。学习了神学课，他看到女人如同仁慈的圣母一会儿被放在祭坛上，一会儿被人们粗野地诅咒——为什么呢？她到底是什么人呢？她又有什么权利呢？忽而置身神界受人供奉爱戴，尊誉冲九霄；忽而人们又把她视为天下公敌，惊惧地哭叫着，愤怒地吼着逃遁了……

阿马鲁感到自身存在着自然力的反抗：学习、戒斋、忏悔，虽然使身体屈服，使他养成盲从的习惯，但是心中的渴望就象蛇在洞中静悄悄地不安然地蠕动着一样。欲念和冲动被钳制，如同衣袖里胳膊上的脉搏被卡住一样，使他难受……受到压抑的天性积贮着力量在身体内挑起了混乱，产生巨大痛苦；他只能软弱无力地沉默。一点点爱好和僻嗜都被毁弃了，诸如弄副旧纸牌玩玩，找本小说读读……

结果阿马鲁几乎对那些用功的学生憎恨起来——至少他们是快乐的：潜心学习，在高大寂静的图书室里记着笔记；他们戴着眼镜，

吸着鼻烟，受到人们的尊重。他也曾骤发过学习科学知识的雄心，但在面前的那厚厚的对开本书籍又使他产生了难以克服的厌倦。

然而他对宗教还是有热忱的：经常去祈祷对某些神圣无限地崇拜，对上帝有着痛苦的畏惧。但是他恨神学校的修道室，圣堂，院中的柳树，石板铺地的大饭厅里那单调的食物，走廊潮湿的气味，所有这些都在激发他的忧思。他认为在黑乎乎的高墙外才有适意的、纯净的和可敬仰的地方，不论是自由地走在街上或是到气氛宁静的庄园去。他不断地削瘦下去，出虚汗。在神学校里最后一年的时候，由于搞“耶稣受难和复活纪念周”时过度操劳，他发起了高烧，住进了修道院诊所。

终于，在圣·马特乌斯的三天大斋日时他修业期满被任命为神父。不久，在他还没离开神学校时收到了利赛特神父的一封信，信文如下：

“我亲爱的孩子和新同事——眼下，你修业届满。我心里很清楚，我应对你的工作问题给予关照，因为我要把我们时刻哀悼的公爵夫人放在我软弱无力的肩上的责任完成到底，不辱没夫人授予我的荣誉——她在遗嘱中责成我去实施对你的关照。

尽管尘世间财物的诱惑对于倾心于神父职务的人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但交朋友总是要很多钱的。我亲爱的孩子，你知道，尊敬的公爵夫人的遗嘱——在你的灵魂中应对她永志不忘——说得十分周详，仁至义尽。我想藉此告诉你，你叔父死后，你的婶母一直在拍卖财产。她走上了那条道路——出于对你叔父的敬重我真不好说三道四——她坠入了情网，一直在搞不正当的勾当；眼看着她的财产同她的纯洁一同失去，现今她在卡拉法特斯街53号开了一家客店。我想对我亲爱的孩子——一个未出茅庐的牧师说那些乌七八糟的事是不合适的，但我让你了解些情况，是希望你能与这个可敬的家庭彻底断绝关系。

你一定知道了，你姐姐在科英布拉同一位阔人结了婚。对待结婚所得的金银我们是不应看重的，而重要的是看她今后的境遇。我亲爱的孩子请记住这一点。

尊敬的校长写信告诉我将派你去菲依劳教区。这个地方位于哥拉耶依拉地区。我会与一些重要人物联系的——他们将以极大的慈爱接待一位只乞求上帝怜恤的神父——我期待有这样的结果。

我亲爱的孩子，在陶冶美德的道路上要有恒心。我知道在你善良的身心上不乏节操。请相信，在我们履行神圣的职责时便会感到无尽的欣慰潜入心田，它将对多少人给予救助呵！我们的神职就是伺奉上帝，幸福就在其中！

再见，我亲爱的孩子和新同事。请相信，我会常常思念我们可歌可泣的公爵夫人那未成年的孩子。夫人在天也会笃信无疑——你的美德将使她增辉。夫人对圣母尽爱尽忠，她会向圣母祈请——让她未成年的孩子得到幸福。

利赛特

附言：你姐夫的名字叫特里高佐

两个月后，阿马鲁被任命为哥拉耶依拉地区菲依劳镇中心教堂的本堂神父。这个地区位于上贝拉省的山区。阿马鲁从这年秋天到来年停止下雪这一段时间一直呆在那里。

菲依劳是牧民居住的贫穷教区，在那时，那里是寂寥荒凉的。阿马鲁倒是乐于过那种安闲无事的日子，他坐在壁炉旁边消磨时光，听着外面山里寒风呼啸。春天到了，人们融洽地到圣塔伦或是人口众多的累里亚教区去漫游。阿马鲁给姐姐写了一封信讲述了他在菲依劳的贫困。姐姐为了扶助兄弟，寄去了十二个金币。她让阿马鲁别乱花这钱，要他去里斯本请求调任。阿马鲁立即启程。山区新鲜洁净的空气使他精力旺盛，身体也健壮了；他回到里斯本时显得体态威武，红润润的面容英俊、和蔼。

一到里斯本他就到卡拉法特斯街53号去见婶母。她见老了，厚厚的假发上系着红带结，脸上搽满了粉。她现在已热诚地信仰宗教了，因此以一种慈悲而快乐的动作来欢迎阿马鲁——向侄儿张开了枯瘦的双臂。

“怎么，成了漂亮的小伙子了！真没有想到！啊！我的耶稣，变化真大哟！”她羡慕他的教士黑袍、教士头顶那个剃去毛发的光环。她向阿马鲁陈述了自己的不幸，哀叹关于自己灵魂的拯救和食品价格的昂贵……后来，她把阿马鲁带到三楼一间面朝院子的房间里。

“你作为神父留在这里吧！”她又对阿马鲁说：“房钱很便宜……唉，我本想一文都不要，但是……我一直很不幸，亲爱的若奥他……请原谅吧，阿马鲁！若奥的影子总在我的脑子里……”

第二天，阿马鲁赶紧去找利赛特神父，但他已经到法国去了。他想起了公爵夫人的小女儿露易萨已同里巴马尔伯爵结婚了；这位伯爵是政府的顾问，一个有影响的人物，从五十一岁起一直是忠诚于复旧派的书记、曾两度出任王朝部长。阿马鲁听从了婶母的劝说，带着调职申请书在一天上午来到了里巴马尔伯爵夫人家。伯爵夫人的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街，此时门口正停着一辆马车。

“夫人就要出去。”一个系白领带，身穿羊毛长衫的男仆说道。这家伙身子倚在院门的柱子上，嘴上叼着香烟。

这时候，从高台阶后面那石板铺地的院子深处一个挂着绿色粗呢绒门帘的门里走出来一位夫人。她身着浅颜色衣裙，瘦高个，金黄色的头发，额前的“刘海儿”卷成小卷花，金边眼镜架在又长又尖的鼻子上，下巴上有一颗发亮的长着白毛的痣。

“伯爵夫人不认识我了……”阿马鲁手里拿着帽子，向前走了几步，躬身说道，“我是阿马鲁。”

“阿马鲁？”起先她对这个名字好象感到奇怪似的，继而喊了起来，“啊！耶稣！真想不到，都成了大人啦！”

阿马鲁微笑着。

"我真没料到，"她继续惊奇地说，"你现在就在里斯本任职吗？"

阿马鲁讲了他曾被委命于菲依劳，谈到了那个教区穷困的情况……

"因此，我是有求于伯爵夫人的。"

她双手撑着浅色绸子的大遮阳伞听他讲，阿马鲁则嗅到了从她身上散发出来的一股香粉味和白葛布的清气味。

"好，你等着吧，"她说，"放心，我请我的丈夫去替你说说。由我负责这事。"

伯爵夫人把手指放在嘴角又说：

"要等一等，明天我将去新特拉。星期天，不——最好是十五天以后，从现在起第十五天的上午，到那时我保准可以办好。"她露出白洁的大板牙笑了笑，"我突然觉得你好象在同露易萨姐姐翻译夏托布里昂的作品！时间过得多快啊！"

"您姐姐好吗？"阿马鲁问。

"好，好。她在圣塔伦的一个庄园里。"

她把戴着瑞士手套的手伸给阿马鲁握了握——手一晃动，腕上的金手镯铿锵作响。她撩起白色的裙子以轻盈的动作跳上了马车。

阿马鲁开始等待伯爵夫人的回归。

七月里，天气正热。每天上午他到圣·多民古斯教堂听讲弥撒，白天他在住所便换上拖鞋和蓝上衣在屋里转悠，慢慢地度过这一段安闲的时光。有时他也到饭厅去和婶母谈话。饭厅里的窗子紧闭着，室内光线不足，苍蝇在阴暗的地方单调而不停歇地嗡嗡着。婶母鼻子上架着眼镜，坐在长沙发角上不断地卷头发；阿马鲁一边打着哈欠，一边翻着旧画册。

天黑下来了，阿马鲁到最繁华的商业区鲁西尤转了两圈儿。空气沉闷，凝滞使他透不过气来。"清凉汽水！"——到处都是这种单调的叫卖声。长凳上，大树下都睡着衣衫褴褛的流浪汉。供出租用的四轮马车不时绕着广场慢行。咖啡馆里灯火通明。一些因为天气闷

热难耐的人，打着呵欠，拖着疲倦的身躯在便道上毫无目的地溜达。

阿马鲁回到自己的住房，天气太热，他把窗户打开。他把衫衣袖捋起来，脱掉靴子躺在床上，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香烟。他在静思着自己的前程。一股股兴奋的热流不时涌入心头。伯爵夫人的话又在他耳边响起："放心，我请我的丈夫去替你说话。"此刻，他仿佛已置身于一个漂亮的镇子里的中心教堂，当上了本堂神父；他又觉得自己好象是住在长满水灵灵青菜的园子里的宅房中，生活安适而享有荣誉，接受豪富虔诚的女信徒奉献的盛满点心的托盘。

现在他的精神恬然，在神学校时那种由于强烈的自我克制而产生的烦躁情绪，已趋向稳定……他按照宗教礼仪届时向上天祷告，心里美滋滋的，沉静地等待着。

到了第十五天，他去找伯爵夫人，但一个管马的家奴对他说：

"夫人不在家！"

他有些不安，第二天又去找。伯爵家的绿色大门帘敞开着，阿马鲁慢慢登上台阶，惴惴不安地踩着猩红色的大地毯，这地毯用金属棒固定着。一缕柔和的阳光从高高的天窗透射进来，在台阶上面的平台上，有位坐在红皮凳子上的男仆；他靠在白漆墙上，头耷拉着，嘴唇松垂——睡着了，大概是天气很热的缘故罢。上层贵族家中这幽雅的气氛很使阿马鲁恐怖。他把遮阳伞挂在小手指上，局促地等了好一会儿。他感到进退维谷，于是轻轻地咳嗽一声，想把那个男仆唤醒——这位蓄着一部漂亮的大胡子和戴副贵重的金链子的男人在他眼里也是可畏的。

他正要下台阶，忽然听见有男人粗犷的笑声从一个门帘后面传来。于是他用手帕掸了掸鞋子上的灰尘，又抻了抻衣袖，满脸通红地走进了一间宽敞的大厅，里面摆着黄色缎面的软坐椅，凉台的门打开着，光线明亮，通过凉台可以看见花园中的树丛。在大厅中间有三位男人站着谈话，阿马鲁走上前，低声说：

"打扰你们了……"

一位高个子、留有花白胡子戴着金边眼镜的男人惊奇地转过身，他嘴角叼着雪茄烟，两手插在衣袋里——他就是伯爵大人。

“我是阿马鲁……”

“啊！”伯爵惊叹了一声说道，“阿马鲁神父先生！我知道您，我的妻子同我讲了……请随便些。”

接着他对一个矮个子、肥胖的，几乎秃顶的身穿着很短的白裤子的男人说：

“这就是我向您说的那个人。”伯爵转过身来对阿马鲁说，“这是司法部长大人。”

阿马鲁谦恭地深深弯下腰。

“这位是阿马鲁神父先生。”里巴马尔伯爵说，“从小在我岳母家——在那儿出生的一个佣人的孩子，我相信……”

“伯爵大人很清楚。”阿马鲁说道。他与伯爵保持一定距离站着，手里拿着遮阳伞。

“我岳母是位极虔诚和尽善尽美的夫人，现在找不到这样的好人喽！她曾留下遗嘱，让阿马鲁作神父，这不，我们面前的这位阿马鲁先生已是中心教堂的本堂神父了……阿马鲁先生，您在什么地方任职？”

“在菲依劳教区，尊贵的大人。”

“菲依劳？”司法部长大人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

“就在哥拉耶依拉山。”站在旁边的另一个人告诉司法部长大人。此人很瘦，紧紧裹着蓝色的大礼服，肉皮儿很白净；留着漂亮的染成黑色的两撇胡子，头发上涂了很多油，锃光瓦亮，头缝分得很清楚一直到后脖梗上。

“总之，”伯爵概括道，“那是个可怕的地方，一个穷教区，连个散心的地方都没有，再加上气候恶劣……”

“尊敬的大人，我已提出调职的请求。”阿马鲁冒昧地插了一句。

“好，好。”司法部长以肯定的口吻说，“一定给你另作安排。”嘴

角的雪茄随之而动。

“这是公平的。”伯爵又说，“再说，也需要！让富有活力的青年在艰苦的教区还是到城市……这很清楚嘛！在我庄园附近阿尔库巴萨有个老人，原来是神父老师，但患风湿痛，到后来竟然失去了信仰，一个愚蠢的人！”

“是这样的。”司法部长说，“在那些条件好的教区自然应当由有事业心的人去任职，这种带有鼓励性的做法是对的。”

伯爵答道：

“完全正确。然而宗教界的职务是专门服务于教堂的而不是服务于政府的。”

那位留着两撇黑胡子的人做了一个表示异议的动作。

伯爵问他：

“您不这样认为吗？”

“我很尊重阁下的意见，但如果您允许，那我就说——在城市中心教堂的本堂神父，到了选举的关键时刻是对我们大有用处的！”

“是的，但……”

“阁下，请注意，”他急切地说下去，“请阁下注意在托马尔发生的事。为什么我们失败了？就在于本堂神父的态度！没有其它原因。”

伯爵马上说道：

“请原谅，不一定是这样。宗教、神职界不是选举的代理人。”

“对不起……”另外那人想打断他的话。

伯爵以一个坚定的动作制止了对方的话。他慢条斯理地带有权威的口气说：

“宗教，可以也应该在它的机构中协助各级政府——按照这个说法也就是让其起到制约的作用……”

“正是如此！”司法部长拖长了声音低声说，把嘴里的雪茄碎末吐出来。

伯爵继续慢慢地说：

"但总是搞得错综复杂，很诡秘……亲爱的朋友，请原谅我，这不是一个基督徒应该做的。"

"我就是这样的基督徒，伯爵大人。"那位留黑胡子的人喊道："我称得上是一个基督徒，然而我也是一个自由派人。我很清楚，对具有代表性的政府，我是说……应有着更坚实可靠的保证……"

"请注意！"伯爵打断了他的话，"您知道这样做的结果吗？有损于神职界，有损于政治。"

"那么，以大多数人的意志为准绳是不是一个神圣的原则？"那人红着脸喊叫。

"是一个可尊重的原则。"

"嚯，嚯，尊贵的老爷！"

阿马鲁不动声色地听着。

"我的妻子一定会见您的。"这时伯爵转向阿马鲁说道，并走到一个门帘已经拉起来的门口，"请进，若安娜，是阿马鲁先生！"

这是一间四壁糊着锦缎般白纸的客厅，里面摆设着闪亮呢做罩的家俱；在窗口与宽褶窗帘之间摆放着白色花盆，花盆上纹样精细，里面种着无花的细枝灌木；窗帘是用乳白色绵缎制成的，绸带几乎触地，清新柔和的光线使四处皆白的厅堂有一种云雾缭绕的优雅色调。在一张靠背椅背上稳稳地伫立着一只鹦鹉，这鸟儿举起一支弯勾似的爪，悠然地搔着绿色的头。惶惑的阿马鲁立刻向沙发的一边弯下腰，在那里他看到了伯爵夫人曲卷盘旋的金黄色头发，额前的刘海儿完全把额头遮住了，而眼镜金架子闪着光。一个肥头大耳的胖小伙子，坐在她面前的矮椅子上，两个胳膊肘放在叉开的膝盖上，如同摆锤一个劲儿摆动一副玳瑁夹鼻眼镜。伯爵夫人怀里抱着一只小母狗，她用干枯细瘦、青筋暴露的手，捋顺它如同棉花似的白毛。

"阿马鲁先生，您好吗？"

母狗龇牙咧嘴，女主人说：

"别动，若娅……阿马鲁先生，您知道，我已经讲了您的事——

老实呆着，若娅……司法部长就在那边。”

“是的，夫人。”阿马鲁答道。他依然站着不动。

“阿马鲁先生，请坐在这里。”阿马鲁坐在一把扶手软椅的边缘上，手里还拿着那把遮阳伞。这时，他才发现还有一位身材颀长的女士站在钢琴旁边和一个黄头发小伙子谈话。

“阿马鲁先生，这些天您一直在干什么？”伯爵夫人问，“请告诉我一件事，您的姐姐呢？”

“她在科莫布拉，已经出嫁了。”

“啊，出嫁了！”伯爵夫人边说边转动着手上的戒指。

一阵沉默。阿马鲁低着头，局促不安；他有点不知所措了——手指一个劲儿地摸嘴唇。

“利赛特神父外出了吗？”他问道。

“他目前在南特。他有一个姐姐要不行了。”伯爵夫人答道，“他总是那样：非常和蔼可亲，非常体贴别人，真是位品德高尚的人！”

“我更喜欢费利克斯神父。”胖小伙子伸直着两条腿说道。

“别这么说，表弟！我主耶稣要是听见了，可不会饶你的！再者说，利赛特神父是那样受人尊重，他是个仁慈的神父，人所共知的善良人！换个方式说，要有分寸。”

“是的，但费利克斯神父……”

“哎，请别说这个了！毫无疑问，费利克斯神父也是位品德高尚的人，但利赛特的教道更深些。”接着，她又做出一个优美的动作，搜寻着字眼，“他言行谦恭……总是同众人在一起。”夫人向阿马鲁微微一笑，“您不是这样认为吗？”

阿马鲁不认识费利克斯神父，也说不起来利赛特神父了。

“利赛特神父已经老了。”他随意提示了一句。

“您相信吗？”伯爵夫人说，“然而他保养得很好，还是那样活跃，充满了朝气……唔，话扯远了。”

夫人转向钢琴边的那位女士问道：

“你怎么看呢？黛莱萨？”

“我就要老喽！”

这时，阿马鲁才看清她。依照阿马鲁的眼光，这位女士真象个皇后或天仙。她身材修长但很健壮，两肩平平，胸脯丰满，波浪式的黑发使之线条分明，青白色的面孔显得醒目——从侧面看是典型的玛丽·安托瓦内特①式脸膛。她穿着黑色的衣裙，方形的开胸领口，衣袖很短；她那有着黑色花边镶饰的打着褶的长长的裙子，打破了客厅四壁皆白的单一色调；她的肩胛与胳膊上覆着黑色罗纱，洁白的肌肤从下面显露出来。她的体态既有大理石的坚美感，又不乏青春血气的热度。

她说话时面带微笑，声音很低，但上颌音粗浊，使阿马鲁听来吃力；她把手中的黑折扇一会儿打开，一会闭合。那位仪表堂堂的金发小伙子，边听着她说话边捻着一撮细胡髭的尖端，他的一只眼上扣了方形的眼镜。

“阿马鲁先生，在您的那个教区里还有很多人热衷于宗教吗？”伯爵夫人问。

“有很多人，很多好心人。”

“在乡村是能找到忠诚之心的。”她带着怜悯的感情做了评价。继而又抱怨为什么非住在城市不可，表示不愿意生活在豪华的囚禁之中，而渴望永远住在她的卡尔卡外洛斯庄园——在古老的祠堂里念经，同村里善良的人们聊天——说到这儿，夫人的声音变得温柔可亲。

那个胖小伙子笑着说：

“哪儿的话，表姐！”

正象没有音乐就不能了解宗教一样——哪个宗教节日能离开女低音歌手的好嗓子呢——他是不了解乡村的，如果强迫他在乡村的小祠堂做弥撒，大概他会失去信仰的……

“乡村是挺美的。”阿马鲁说。

---

① 是位心眼狠毒的皇后，法国大革命时被砍头。

“当然罗！但还有另外有趣的东西。喂！表姐，还记得那位男高音吗？他叫什么？维达尔蒂。还记得他在星期四隆重的免罪纪念日上用地道的英语唱《丹东·艾尔高》①吗？”

“我比较喜欢他在那次化装舞会上的表演。”伯爵夫人说。

“那我就不知道了，表姐。”

这个金发小伙子走过来握着伯爵夫人的手，低声对她说着，满脸堆笑。他那富贵的身材和那双甜蜜的蓝眼睛使阿马鲁为之惊叹。阿马鲁还注意到，当伯爵夫人的一只手套掉在地上时，他卑躬地替她捡起来。当他走出去后，黛莱萨慢悠悠地走近窗子向路上望了望，然后一下子坐到S形沙发上——如同一副绝妙的浮雕。尔后，她懒洋洋地转向肥头大耳的小伙子：

“若奥，我们走吗？”

这时伯爵夫人对她说：

“你知道阿马鲁神父先生是同我一块在本菲卡长大的吗？”

阿马鲁脸胀得通红，他感到黛莱萨正用那双水汪汪的如同青缎般的美丽的眼睛盯着自己。

“现在在省里任职吗？”她微微地打了个呵欠问道。

“是的，我的女士。几天前我才来到这里。”

“在乡村吗？”她悠然地不断地把手中的扇子打开再闭上。

阿马鲁一边看着她那纤细的手指上闪闪发光的宝石戒指，一边抚摸着自己那遮阳伞的把柄回答：

“在山区，我的女士。”

“你想想看，”伯爵夫人接过话头，“多可怕呀！那里常常下雪，据说连教堂的屋顶都没有瓦，那儿住的全是牧民。一个倒霉的差事！我已向司法部长请求看看是不是能把他调任——暖，你也向他请求一下……”

“请求什么？”黛莱萨反问。

---

① 在作宗教纪念仪式，祝福时唱的圣经。

伯爵夫人告诉她，阿马鲁请求调到一个条件较好的教区任职；又讲起了她的母亲，她对阿马鲁的友谊……

“妈妈是为他操劳而死的。她老人家还给他起了绰号呢！阿马鲁，你还记得吗？”

“我不记得，夫人。”

“叫‘病鬼修士’……真有意思！因为那时阿马鲁脸色发黄，那是他经常埋头在圣堂的缘故。”

黛莱萨走到伯爵夫人跟前说：

“你知道这位先生象谁吗？”

伯爵夫人仔细看了看，那个胖小伙子也正了正眼镜。

“不象去年那位钢琴手吗？”黛莱萨说，“我现在记不清他的名字了……”

“我记得很清楚，那个人叫扎莱特。”伯爵夫人说，“相当象，只是头发不太一样。”

“当然，那位钢琴手的后脑勺是没有剃秃环的。”

阿马鲁又一阵脸红。黛莱萨站起来，拖着她那长长的裙摆，来到钢琴边坐下。

“懂音乐吗？”她转过身来问阿马鲁。

“在神学校的人都要学音乐，我的女士。”

她用一只手在键盘上划过，发出了由深沉到嘹亮的一串音阶；过了一会儿，她弹奏出意大利歌剧《弄臣》第一幕里的旋律——有点象莫扎特的轻缓舞曲，表现的是富兰西斯库一世在晚会上同克雷西女士告别，那沮丧的节奏蕴寓着爱情的终结而使人悲伤。黛莱萨奏完了《告别》的旋律，把双手扬起，顺势离开琴键耷拉下双臂。

阿马鲁心里乐滋滋的。那白色的豪华的客厅，贵族园苑中的树丛，那感情横溢的钢琴曲，特别是当他透过薄如蝉翼的黑罗纱看到黛莱萨的胸脯以及神女式的双辫都使他精神恍惚，产生了一种在小说中描写的那种高级生活的幻觉——走过贵重的大地毯，坐到软绵绵的沙发上，听着歌剧里的抒情曲，欣赏着富有音乐感的常人难以

享受到的爱情中的阴郁悲愁，品味着高雅的如泣如诉的音乐——但一想起婶母的饭厅和厨房里炖菜的味道又使他感到自己不过是一个品尝着精美甜食的乞丐，于是他又惊慌起来：不要高兴得过早，要想着可能重新回到吃干面包皮的艰苦生活中去和再次踏上烟尘弥漫的歧路。

但是黛莱萨骤然改变了曲调，唱起了海顿的英国抒情曲，那歌词细腻地表现了生离时的凄怆。

村庄如同沉睡和死亡
鲁宾正在远方
…………

“好，好！”司法部长出现在门口叫起好来，他讨好地鼓着掌，“很好，妙极了！”

“库雷亚先生，我对您有个请求。”黛莱萨立即站起来说。

部长风雅而快速地走过来问：

“什么事呢，我的小姐？”

伯爵和那位蓄着漂亮胡髭的男人也走了进来，二人还在争论。

“若安娜和我执意地来向您请求。”黛莱萨向部长说。

“我已请求过了！已经两次了！”伯爵夫人赶忙说。

“我的女士们！”部长一边说，一边四脚朝天仰坐在沙发上，两条腿伸得老长，面带悦色，“关于什么？真是了不起的事吗？我的上帝，我庄重地许诺……”

“好！”黛莱萨用扇子拍了他胳膊一下问道，“哪个最好的教区还有空缺的职位？”

“噢——”部长恍然大悟，看了看耷拉着肩膀站立着的满脸通红的阿马鲁。

蓄胡子的人正站着小心翼翼地抛耍着表链，这时，他走上前带着了如指掌的神气说：

“说到补空缺，我的小姐，最好是去累里亚，那里是县首府和主教司法区的所在地。”

“累里亚?”黛莱萨说，“我清楚地记得，那儿只有一些废墟!”

“那里有一座城堡，我的小姐，由迪尼斯陛下建造的。”

“累里亚是个极好的地方！”

“然而对不起，”部长说，“累里亚是主教司法区总部的所在地，是一个城市……阿马鲁神父先生只是位年轻的神职人员……”

“真是的，库雷亚先生，”黛莱萨喊起来，“您就不是年轻人了？”

部长微微一笑，躬下身。

“你说说。”伯爵夫人对她丈夫说。伯爵正温柔地一个劲儿地在给鹦鹉抓挠脑瓜。

“依我看，不用我说了，可怜的库雷亚已经没招儿了！黛莱萨表妹不是称他为年轻人嘛！”

“但是，请原谅。”部长反驳了，“我认为这并不是对我非分的谄腴，我倒不觉得自己过时了……”

“噢，噢，不幸的人！”伯爵高叫着，“请记住，您在一八二〇年就图谋步入高位！”

“诽谤者，那是我父亲！”

大家都笑了。

“库雷亚先生，”黛莱萨说，“现在我明白了，阿马鲁神父先生将去累里亚了！”

“好，好，我认输，”部长做出无可奈何的动作说，“但你们用的可是暴政！”

“谢谢！”黛莱萨说了一句英语，向他伸出一只手。

“然而，我的小姐，我对你这样做有些不理解。”部长两眼盯住她说。

“今天我高兴。”她说罢，看了一会儿地，漫不精心地拍打几下丝绸裙，站起来，然后又坐到钢琴边，重新唱起了甜蜜的英国抒情曲：

村庄如同沉睡和死亡
鲁宾正在远方
…………

伯爵向阿马鲁走来，他早已站立起来。

“事情说成了，”伯爵对他说，“库雷亚将同主教交涉。一星期后你将接到任命通知，可以放心回去了。”

阿马鲁连声称谢，深深鞠躬，又去对钢琴旁的部长说：

“部长先生，我感谢……”

“感谢伯爵夫人，感谢伯爵夫人。”部长微笑着推却。

“伯爵夫人，我感谢您！”他又向伯爵夫人道谢，身子躬得低低的。

“哎呀，快去谢谢黛莱萨吧……”

“小姐……”他转向给黛莱萨道谢。

“请您在念经时别忘了我，阿马鲁神父先生。”她说了一句又继续用悲怆的声音对着钢琴唱起来：

当鲁宾不在的时候
村庄显得无限凄凉

一个星期后，阿马鲁得到了任命通知。

他又想起了那天上午在里巴马尔伯爵家的情景：身穿很短的裤子的部长，身体埋在安乐椅中许诺给他调任；瞥见了恬静的花园中的光辉；满口英语“yes”的黄头发高个子的小伙子……歌剧《里果莱托》中的悲伤的抒情曲总在他耳边回响；黛莱萨那双覆盖着黑罗纱的白嫩嫩的臂膀不断折磨他；他本能地看见那双雪白的臂膀慢慢地搂住那英俊的黄头发小伙子的脖子——此时他真讨厌这小伙子，“这个口里不住说外国话的野小子，不知是从哪儿蹦出来的！”他心里在想；他两个太阳穴突突直跳，他在预想——有一天将可以

听到那位天仙美女的忏悔，在漆黑的忏悔室那亲密的气氛中，他将感受到她那黑色的丝绸裙与自己穿旧了但依然有光泽的白教士服相摩擦。

一天黎明，他热烈地拥抱了婶母后便动身去圣·阿波罗尼亚火车站，一个加里西亚人给他扛箱子。

路灯熄灭了，天已大亮，整个城市还沉浸在一片静寂之中。偶尔有一辆马车辘辘驶过，震动着人行道，条条路在他看来都象没有尽头似的。骑着毛驴的乡下人开始出现，他们穿着被丝带系牢的高筒靴子的两腿摇荡着。叫卖报纸的童音在一条街上传来，替剧院叫座的孩子们拎着浆糊罐跑着，在一个个街拐角的地方张贴演出广告。

当阿马鲁来到圣·阿波罗尼亚火车站时，山丘后的太阳已把天空染成桔黄色；河流伸向远方，河水好似凝滞不动，水面上有一道道钢灰色的水痕，几只驳船张着白帆慢悠悠地移动着。

四

阿马鲁在累里亚慈悲街下榻的第二天，全城的人们都在谈论新上任的本堂神父莅临的事；人们已经知道这位瘦高个子，带着一只包了马口铁皮的箱子的本堂神父，称迪亚斯红衣神父为师父。

若阿乃依拉的女友们——其中最要好的三位——阿松桑与甘索左姐妹为了证实上述的议论，上午就到她家拜访。九点钟时阿马鲁同红衣神父外出了。若阿乃依拉满面春风，神气十足地站在楼梯的上口来迎接女友。因为在料理家务，她把两只袖子卷得老高。她兴高采烈地向女友们讲述了本堂神父来到这里的情况——这位神父举止文雅、说起话来……

“不过，我还是希望你们照常到我这里来玩。”若阿乃依拉说罢又指给她们看阿马鲁的住室，包马口铁皮的箱子和她专为其收拾好的书架子。

“很好，一切都很好！”老太太们在屋子里边走边说。她们怀着尊敬的心情轻缓地挪动着脚步，如同徒走在教堂的大厅里。

“这件大衣很考究！”若阿金娜·甘索左抚摸着从衣架上垂下来的大衣下摆，评论着，“做这么一件不是一个半个钱办得到的！”

“内衣也都是蛮好的！”若阿乃依拉打开箱子盖说道。

这几位老太太凑成一堆儿，羡慕得躬下了腰。

“最使我感到欣慰的是，他是一个青年人。”阿松桑虔诚地说。

“我也是这样想。”若阿金娜·甘索左以权威的口吻说，“象

拉勃左那叫什么神父——人们在忏悔时，他在嗅鼻烟，我的上帝！这种神父会使人失去信仰的热诚！还有米洛依斯神父是那样粗鲁。但青年人都不会同他们这些坏毛病沾边儿的，如果我说错了就让上帝惩罚我。”

若阿乃依拉向她的女友们显示本堂神父的另一些奇物——一尊还裹在旧报纸里的耶稣受难雕像；相册，里面第一页夹的是一张罗马教皇向基督教界祝福的照片。这些东西都令人心往神驰。

“没有比这些再好的了！”她们下了定论。

客人们临走时，使劲地亲吻着若阿乃依拉，对她表示祝贺，因为她家接待了本堂神父住宿就几乎获取了在教会的权威地位。

“请诸位晚上再来！”她站在楼梯高处说。

“肯定会来的！”已经走到临街门的阿松桑太太一边把罩袍掩好一边高声答应着，“当然要来的……为了好好看看这位神父先生！”

中午时分利巴尼纽来了。这位累里亚城的活跃分子，在男信徒中是个过分虔诚者。他跑步上了楼梯，用尖细的声音高叫：

“喂，若阿乃依拉！”

“上来，利巴尼纽！上来！”正在窗前做针线活儿的若阿乃依拉回答说。

“这么说，本堂神父先生来了？”利巴尼纽在饭堂门口露出他发亮的光头和桔红色的小圆胖脸，他迈着碎步摇动着屁股走了过来，“怎么样？人挺好的吧？”

若阿乃依拉再次颂扬起阿马鲁：年轻，牙齿洁白，一副慈悲样儿……

“小可怜！小可怜！”利巴尼纽连声说，但他不能久留，要去机关。“朋友，再见！”他用胖乎乎的手拍着她的肩又说了一句，“你越来越胖了！你知道吗？昨天我还替你念了圣母经呢！你这个没良心的！”

女仆人已进了屋。

“再见，露萨！你瘦了，快念经求求圣母吧！”当他经过一间房门半掩的住室隐约见到阿迈丽娅时又说道，“哎哟，你简直是朵水灵灵的花儿，小阿迈丽娅！我很清楚谁得到了你的青睐！”

他匆忙地扭动着屁股快速跑下楼，扯着嗓子尖声咳了一下，高声叫道：

“再见，再见，姑娘们！”

“喂，利巴尼纽，你晚上还来吗？”

“不能来了，姑娘，我不能来了！”他看到若阿乃依拉显出很不悦的样子，于是解释道，“你瞧，明天是巴尔巴拉女神日——有六遍天主经要念的！”

迪亚斯陪同阿马鲁去拜访领唱神父。阿马鲁面呈他一封里巴马尔伯爵大人的介绍信。

“我很早就认识伯爵大人。”领唱神父说，“那是在一八四六年，在波尔图。我们是老朋友了！我那时是圣·依尔德丰索教堂的本堂神父——这都是早年的事喽！”

接着，他又重新倚在红缎子面儿的老式软椅上，兴致勃勃地谈起了他那时期的往事。他讲了教会领导人的笑话，评价了那时的男人——学他们的声调（模仿别人声音是他的专长）和习惯性的怪动作，他特别细致地描绘了曼努埃尔的形象：他身穿灰色长袍，头戴着大沿帽子在新广场上散步，嘴里喊着：“加油，爱国者们！坚持住！”

……

领唱神父的大厅里气氛热烈，来欢迎阿马鲁的诸位神父愉快地笑着。阿马鲁离开这里时，觉得心里很高兴。

他在迪亚斯红衣神父家吃了晚饭，然后二人沿着马拉则斯大道散步。柔和的阳光洒落在起伏不平的原野上。在湛蓝的天空下，一座座山峦显得格外恬静，白色的炊烟从一个个小村落袅袅升起，人们能听见牲口暮归时的沉郁的铃声。阿马鲁靠近桥边停下来，环视着四周优美的景色：“师父，看来我到这里是会走运的！”

“你一定会称心如意！”红衣神父闻着鼻烟加以肯定。

当他们返回若阿乃依拉家时已经八点钟了。一帮与女主人要好的老太太聚在饭厅里，阿迈丽娅正在油灯下做针线活。阿松桑如同过星期天一样，穿着一身黑绸子衣服，她那发红的假发用一块绣着花边的黑色罩巾覆盖，枯槁的双手戴着露指尖的手套——庄重地放在怀里，戒指闪闪发光；穿缀着雕刻过的玉石珠子的粗金链从领口的饰针坠到腰带。她正襟危坐彬彬有礼，只是头略有点歪，鼻子上架着金边眼镜；她的下颌有一颗长着长毛的痣。当人们谈到献身宗教的奇迹时，她便把脖子微微一动，接着莞尔一笑，露出如同楔子一样插进牙龈里的发绿的一颗颗大板牙。她是一位有钱的寡妇，不过慢性鼻膜炎一直折磨着她。

“这就是新来的本堂神父先生，玛丽娅太太。”若阿乃依拉介绍说。

她站起来致礼，臀部的动作最明显，表现出激动的样子。

“这两位就是甘索左姐妹，您已经听说了吧……”若阿乃依拉继续介绍。

阿马鲁腼腆地向这姐妹俩致礼。这姐俩虽然过得是有钱人的生活，但习惯接待房客。年岁大的是若阿金娜太太——宽大的脑门，两只精灵的小眼睛，翘起来的鼻子，扁扁的嘴。她表情冷淡，裹着披肩两臂交叉端坐着。她一直用那压倒别人的尖声在讲话，谈不完的见解和印象。她诅咒着男人，但对教堂则表现出满腔热忱。她妹妹，安娜太太的耳朵相当聋，从不讲话，手指交叉着放在怀里，眼睛半闭着向下看，安闲地转动着两个大拇指。她一身肥肉，穿着黑色带黄条纹的裙子——这是她一贯的穿束，脖子上套着一个表示门弟高贵的标章。有时她整个晚上都在打盹，只有偶尔发出的尖声叹息才表明了她在场。据说她对邮局的出纳员爱得要命，为此，人们甚表遗憾；但对她能为糕点盒子刻剪纸的巧手颇为赞赏。

若赛发太太——迪亚斯红衣神父的姐姐也在场。她有个外号“脱壳的栗子”。她是一个已经萎缩了的小个子老太婆——弓腰驼

背，皮肤蜡黄蜡黄的满是皱纹，说起话来发出咝咝的音响；常常处于愠忿的状态之中，两只小眼睛充满了怒色和凶光。她很神经质，点火就着，真成了一匹闹槽的野马……她胆小，但不怀好意的有迪纽律师却称她为挑拨是非的“中心站”。

“怎么，遛了很远吧，本堂神父先生？”她问了一句，立即坐得直挺挺的。

“我们几乎走到了马拉则斯大道的尽头。”红衣神父回答，同时沉重地坐在了若阿乃依拉的身后。

“您不觉得这个城镇很美吗，本堂神父先生？”若阿金娜·甘索左抢着发问。

“很美。”

人们谈论起累里亚如花似锦的美丽风光。若赛发说她很喜欢沿着河边散步，说她听说里斯本都没有这样的景致。若阿金娜·甘索左太太表示她更喜欢建筑在高处的恩卡尔纳桑教堂，“从那里观景真是一览无余。”

阿迈丽娅微笑着说：

“至于我，喜欢在桥边呆一会儿，然后站在柳树下，”她用牙齿咬断线头又说，“是那么令人惆怅！”

阿马鲁向她看了一眼，这是他第一次看她。蓝色的衣裙很合身地裹住美丽的胸部，小圆领上是白嫩丰润的脖子，洁白而齐整的牙齿在两片红润的嘴唇间闪着光亮，以及嘴角上的绒毛都给本堂神父以伶俐与温柔的印象。

短暂的沉默——其间，迪亚斯嘴唇一耷拉，眼皮便合上了。

“布里托神父先生怎么了？”若阿金娜·甘索左问。

“大概是在患偏头疼，可怜的基督徒哟！”阿松桑颇有怜恤之意地回答。

靠近柜橱的一个小伙子这时说：

“我今天看见他骑着马，是到巴鲁萨方向去了。”

“老天爷！”若赛发立刻不满地说，“先生见到他，这可真是奇迹！”

“为什么，我的夫人？”他反问，并站起来向这帮老太太走来。

这个青年人高高的个子，身穿一身青衣，长相一般，面孔白皙略带倦意，延至嘴角的两撇小黑胡子很显眼——他总是用牙齿咬胡子尖儿。

“你竟然来问这个！”若赛发喊起来，“先生连帽子都没摘，根本没向他打招呼吧！”

“我？”

“他早告诉我了。”她尖声地肯定，又补充道，“哎，正本堂神父先生，您可得让这位若奥·艾都阿尔多走上正路啊！”接着不怀好意地微微一笑。

“可我不以为我走的是邪路！”他笑着说，两手插在了衣袋里，他的眼睛时不时地瞟着阿迈丽娅。

“说的比唱的好听！”若阿金娜·甘索左也喊起来，“请注意，因为今天下午先生在阿雷戛萨圣女教堂所说的——你呀，定然是进不了天堂的！”

“这还得了！”红衣神父的妹妹高声说起来，并猛地把身子转向艾都阿尔多，“那么，您说什么来着，您大概认为圣女是骗子吧？”

“上帝，我的主啊！”阿松桑太太喊道，双手紧握在一起，用带着对神的虔诚而惊惧的眼光盯着艾都阿尔多，“难道他真的说了这样的话了吗？太可怕了！”

“没有，艾都阿尔多先生不会说这样的话！”红衣神父严正地肯定。他睡醒了，展开了红布巾，“他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

这时，阿马鲁问：

“阿雷戛萨圣女是谁？”

“哎呀！怎么，您没听人讲过，本堂神父先生？”阿松桑惊异地问。

“一定听说过，”迪亚斯的妹妹以权威的口吻说，“据说里斯

本所有的报纸一直都在刊登这方面的消息！”

“的确是一件非凡的事。”红衣神父以一种充满深思熟虑而又含有神秘的口气说。

若阿乃依拉打断别人的话，取下夹鼻眼镜说：

“啊，想象不到，本堂神父先生，真是比奇迹还要奇迹呀！”

“是呀！是呀！”人们异口同声地附合。

一阵虔诚的静默、沉思。

“那么……”阿马鲁大为好奇地问。

“您听着，本堂神父先生，”若阿金娜·甘索左在披巾里正正身子，严肃地说，“这位圣女是附近教区里的一位妇女，在床上躺了二十年……”

“二十五年。”阿松桑低声矫正，用扇子捅了她胳膊一下。

“二十五年吗？瞧，我从领唱神父那听到的是二十年。”

“二十五年，二十五年。”若阿乃依拉肯定地说。红衣神父使劲地摇晃着脑袋表示支持她的意见。

“她全身麻痹，本堂神父先生。”红衣神父的妹妹打断她的话，急切地说道，“她胳膊细得就象这个……”他伸出了小手指，“她说话时，你得把耳朵放到她嘴边才听得见。”

“她靠着上帝的仁慈支撑着生命。”阿松桑哀伤地说，“可怜的女人，人们都在想念她……”

在这帮老太太中出现了一阵动心的沉默。艾都阿尔多站在老太太们身后，两手插在衣袋里，微笑着，咬咬小胡子，这时他开了腔：

“您看，本堂神父，事情就是这样，医生们说，她得的是一种神经质的病。”

这种不恭的语言激起了虔诚的老太太们的愤怒，阿松桑立刻小心翼翼地从额头到胸口连划了三个十字。

“看在上帝的份上！”若赛发老太太高叫，“先生，您可以随便当着任何人的面这样说，但不要当着我说这些！这是一种侮辱！”

“这种行为应遭五雷轰顶！”阿松桑惊恐地向四下张望，声音很低。

“请注意，我也告诉您，”若赛发高声说，“您是一个不信教的男人，对神圣的东西不尊敬。”她转向非常不是滋味的阿迈丽娅说道，“我的姑娘，我一直不赞成你嫁给他！”

阿迈丽娅满脸通红，艾都阿尔多也闹了个大红脸，但他鞠了一躬后反唇相讥：

“我说的话都是医生说过的。其次，请相信，我没有恳求同您家里的人结婚，当然也不会同您——若赛发女士……”

红衣神父一阵大笑。

“滚！千刀剐的！”她勃然大怒，吼叫起来。

“那位圣女做了些什么呢？”阿马鲁问，也为了平缓一下气氛。

“竭尽了她的虔诚，本堂神父先生，”若阿金娜·甘索左太太回答，“她总是躺在床上，但会念所有的圣经。她为谁祈请，谁就一定能得到天主的恩惠。求她的人络绎不绝，很多病人都得以康复。而后来临终前领圣体时，她开始站立起来，全身悬在空中，两眼向着天空，以至令人惊恐。”

这时候，屋门口响起了一个声音：

“喂，众位好！今天可是美妙的大聚会！”

来人是一位青年，个儿特别高，黄脸膛，凹型脸，一团卷曲的乱发，一副唐·吉柯德式的胡子；他一笑，嘴里黑洞洞的，因为牙齿几乎掉光了；在他那下陷的大大的黑眼圈里，一双眼睛流露出女性的神色，手里拎着一把吉他琴。

“您今天感觉怎么样？”众人忙问他。

“不好。”他坐下来，用悲愁的腔调回答，“胸口常常疼，一咳嗽起来就没完……”

“服用鳕鱼鱼肝油也没效用吗？”

“难说。”他痛苦地回答。

“到马德拉岛作一次旅行，这也是你的夙愿嘛！”甘索左以长者

的口吻说。

他笑了，带着一种倏然而现的愉快说：

“到马德拉旅行一次，不坏！甘索左太太可以痛痛快快地去旅行！而一个每天只挣十八个纹特恩①的行政记录员，还有老婆和四个孩子……去马德拉？”

“若阿妮塔怎么样了？”

“可怜的女人，混日子吧！多亏上帝，她身子骨还好，发胖喽！胃口总是那么好。小家伙嘛，两个大的在闹病；更糟的是女佣人也倒在床上了！活见鬼！忍耐，忍耐！”说罢，耸了耸肩。

他转过身来拍了若阿乃依拉膝盖一下：“我们的‘修道院长姑娘’，好吗？”

大家都笑了。若阿金娜·甘索左告诉阿马鲁，这个青年叫阿尔突尔·库赛依鲁，是个很有意思的人，有副好嗓子，他是本城最好的民歌手。

露萨端着茶进来。若阿乃依拉高高地斟进一个个茶杯，对众人说：

“来，来呀！姐妹们，这是好茶，是索乌萨店里的……”

阿尔突尔递上糖，开着他那一贯的玩笑：

“如果感到酸，请放糖！”

老太太们端着小碟在品茗，细心地挑选着小脆饼。他们的下巴不断地蠕动，人们能听到她们咀嚼的声音。她们谨慎地把手帕展开放在怀里，怕黄油滴和茶点子弄污了衣服。

“吃块点心吗，本堂神父？”阿迈丽娅问道，同时将盘子递过去，“是恩卡尔纳桑的，很脆。”

“谢谢！”

“哪儿的话，这是上帝的甜点心。”

“噢，如果是上帝的……”他满脸堆笑地说。接着向她望了一

① 纹特恩为葡萄牙旧货币的最小单位。

眼，用手指尖拈起一块点心。

阿尔突尔习惯在喝过茶后唱歌。钢琴上有一支蜡烛照亮了乐谱，阿迈丽娅把盘子交给露萨后，在钢琴前坐稳当了，先在黄色的琴键上溜了溜手指。

“今天必须唱点什么?”阿尔突尔问。

人们七嘴八舌地提要求：

“《游击队员》!”

“《坟地的婚礼》!”

“《不可相的男人》!”

“《永别》!”

红衣神父从他那落座的角隅里发出严肃的指示：

“喂，库赛依鲁，唱那支《库斯麦大叔，我的不要脸的男人》!”

女人们嗔怪起来：

“这不行！红衣神父先生，你这是什么主意!”

若阿金娜·甘索左调解道："这也没有什么。对于本堂神父来说，应该了解一下充满感情的东西嘛!”

“是这样。”众人说道，“充满感情的东西，喂，阿尔突尔，来一个充满感情的东西!”

阿尔突尔咳了一阵，吐了几口唾沫，他的脸上显出了痛苦的表情，然后引吭悲歌：

再见了，
我心上的美人!
我将失掉你，
我将离去!

唱的是一八五一年浪漫时代的歌曲——《再见了》。这支歌唱的是一对情人在树林里最后的告别：时间是十月里的一个天色晦暗的下午，那位孤独的男子蓬松着头发，产生一种极大的爱情，辗转于

海边。远处的山谷中有一座被忘却的坟墓，在皎洁的月光下，一身素缟的仙女们在呜咽……

“很优美！很优美！”众人七嘴八舌地低语。

阿尔突尔感情深沉地唱着，眼光茫然。在钢琴间奏时，他偷暇向着四面微笑——黑洞洞的嘴里露出了被蛀蚀过的牙齿的残缺部分。

阿马鲁在窗下一边抽烟一边端详着阿迈丽娅。这姑娘陶醉于柔和多情的乐曲中，十分快悦。她纤细身躯的侧面，在灯光的映衬下，线条清晰，突出的胸廓有着和谐的曲线美。他盯着她那长着长睫毛双眼皮的明眸，这两只眼睛以优美的动作在琴键到乐谱之间上下移动。艾都阿尔多靠在她旁边，为她翻乐谱。

阿尔突尔用一只手揪着胸襟，另一只手抬到空中，随着一个沮丧而猛烈的动作，唱起最后一句歌词：

最终的命运注定，
将有一天，
我要在黑暗的坟墓中长憩！

“好，好！”众人欢呼。

红衣神父低声对阿马鲁评议着：

“啊，就感情上而论，这支歌超过了其它任何作品。”他打了个大哈欠，“年轻人，整个晚上我都觉得墨鱼还堵在胃里。”

玩纸牌的时候到了。每人都选用了自己习惯用的牌，若赛发眼睛瞪得圆圆的发出吝啬的光。她兴冲冲地摇动着装有筹码的宽口袋。

“这儿有一个位子，本堂神父先生。”阿迈丽娅说。

这位子靠近她。他犹豫了，但人们还是腾出了空，他只好坐过来，脸有点发红，不好意思地揪了揪硬圆领。

一段较长时间的沉默。尔后，红衣神父开始唔噜唔噜地数牌。

安娜·甘索左在角落里打盹，轻快地打着呼噜。

因为灯上有罩子，每个人的头都处于昏暗半阴影中，明亮的灯光聚落在深色的桌布上，使玩得发黑的纸牌和老太太们干瘪的双手显得很突出；每个老太太都佝偻着腰手捻动着牌。在敞开的琴盖上面，蜡烛的光焰高高的，直冲冲的，蜡体在消融。

红衣神父从牙缝里挤出声音报数:“一，猪头!”,“三，小鬼!”

“要二十一!”一个声音喊道。

“我逢三!”另一个声音响起，显得很得意的低音唔唔噜噜的。

红衣神父的妹妹急不可待地说：

“摇摇这些数，普拉西多哥哥！快!”

“递给我这四十七，尽管累赘!”阿尔突尔头夹在两拳之间。

最后，红衣神父逢五满贯。阿迈丽娅向四周看了看说：

“艾都阿尔多先生，您不玩会儿吗？喂，您在哪儿呢?”

艾都阿尔多从帘子后面窗户的阴影中走出来。

“拿着这张牌，过来，玩会儿呀!”

“请入伙吧，您已站了好一会儿了。”若阿乃依拉说，“先生，您是收税官!”

艾都阿尔多端着个小钱碟入了伙。

终局时差十个雷阿尔，对不上帐。

“我已经给了！我给了!”人们都脸红脖子粗地喊着。

若赛发根本没有触动她面前那摞城堡形的铜币。艾都阿尔多过去向她鞠了个躬说:“我可看见若赛发太太没进钱哟!”

“我!”她发怒地喊叫,“哪有的事！我是第一个进的钱！天呐，我进了两枚五雷阿尔的铜币，有证据！你这个人是怎么搞的!”

“啊，好吧!”他说,“是我忘了，我这里把钱加上。”说完又从牙缝里冒出了一句,“假虔诚加女贼!”

若赛发于是低声对阿松桑太太说：

“倒看看他往哪儿逃，狡猾的东西！对上帝没有一点诚心!”

“本堂神父先生是个苦人呀!”她们又在评论了。

阿马鲁微笑着，他毫不把这话搁在心上。他累了，有时连分都忘了，阿迈丽娅时时捅他的胳膊肘："瞧，又没报分数，本堂神父先生！"

他们已赌成两个三对了：她赢了。对他们俩来说还差三十六点就满贯了。

圈里的人注意到了。

"看呀！这俩可要一块赢呀！"阿松桑说着用贪馋的眼神上下打量着阿迈丽娅和阿马鲁。

但是三十六点没叫出来……

红衣神父不怀好意地慢腾腾地取数。

"快，快！快点拿，红衣神父先生！"人们一齐喊着。

阿迈丽娅伏首于桌边，两眼滴溜溜地转着用耳语般的声音对红衣神父说：

"抛出所有的牌，好让三十六点打出来！"

"是吗？你那里有……三十六点！"红衣神父报数了。

"我们赢了！"她以胜利者高声喊道，接着取过阿马鲁的牌和她的牌一道摊给大家看，为了使其他人相信。她洋洋得意，脸红红的。

"啊，上帝保佑他们！"红衣神父说着，满面春风地把满碟子的雷阿尔倒在他们的面前。

"真象是奇迹！"阿松桑敬重地表示。

时针已打过十一点，玩过最后一盘，老太太们开始穿衣整装。阿迈丽娅坐在钢琴旁，轻快地弹奏着一首波希米亚舞曲。艾都阿尔多走近她，然后低声说：

"祝贺你同本堂神父一道获胜，真带劲！"

她的回答只是："晚安！"

他冷淡地回了一句，忿忿地裹上斗篷。

露萨提灯照路。一帮老太太紧包在御寒衣里，喊着"再见"，离去了。阿尔突尔弹起吉他，哼着《不可信的男人》。

阿马鲁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开始诵日课经，但是他老走神儿——老太太们形象总在脑海中出现，还有阿尔突尔蛀蚀过的牙齿，特别是眼前总有阿迈丽娅那标致的侧面身影。

他坐到床沿上，手里拿着打开了的日课经书，两眼凝视着灯火：仿佛看到她在梳妆，看到她的两只小手，看到她那上嘴唇上令人动心的细茸茸的汗毛……

玩纸牌的单调感和红衣神父家中的晚饭使他头发沉，除此之外墨鱼和波尔图酒使他口渴——他想喝水，但屋里没有水。这时他想起了饭堂里有装凉水的水瓶，里面有清凉的水——莫雷纳尔泉水。于是他穿上拖鞋，端着烛台，慢慢地上了楼。

饭堂里有灯光，门帘放下来了。他撩起门帘，紧接着"啊"的叫了一声退了出来——他一眼看见阿迈丽娅：她穿着白裙，在灯旁正在解开背心的饰带——从她半袖的衬衣的开胸处可以看见她那白玉般的双臂和丰腴滑润的前胸——她也发出了一小声尖叫，跑回自己的房间。

阿马鲁呆若木鸡，头发根子下面冒出冷汗。人们可能猜疑，他欺辱阿迈丽娅——愤怒的话一定会从那间房屋的门帘后抛出来！此时，门帘正在来回抖动！

但是传出的声音却是平静的，阿迈丽娅问道：

"本堂神父先生，您要什么东西？"

"我是来取点水……"他结结巴巴地说。

"那个露萨真是太大意了！本堂神父先生请原谅！您瞧见了吗？水瓶就在那张桌子上。"

"看到了，看到了！"

他端着一满杯水慢慢地下了楼，手还在不断地发抖，水顺着指缝流下来。

他没有念经就躺下来了。深夜里，阿迈丽娅感到楼板下面有一种不安的踩地板的脚步声——这正是阿马鲁披着大衣，穿着拖鞋，一边抽烟一边心情激动地在屋子里踱来踱去。

五

她在楼上辗转反侧不能入睡。衣柜上，那盏放在托盘里的灯已奄奄欲灭，焦灼的灯捻散发着难闻的气味。她的衣裙散拖在地板上；昏暗中，衣裙的白颜色很显眼。那只顽皮的小猫在屋子黑洞洞的角落里蜷伏着，一双绿色的眼睛闪烁着磷火般的光亮。

邻居家中的小孩儿正在不停地啼哭。阿迈丽娅仿佛看到孩子的母亲正轻荡着摇篮在低唱：

宝贝，睡吧，睡吧，
你的妈妈去到泉水旁……

这是可怜的女浆衣工卡塔丽娜的声音。索乌萨中尉遗弃了她，留给她的只有摇篮中的婴儿……她曾是那么漂亮，头发金黄油亮——现在却变得羸弱干瘪，她的精血已被吮吸殆尽。

宝贝，睡吧，睡吧，
你的妈妈去到泉水旁……

她怎能不熟悉这首歌谣呢？她七岁的时候，在漫漫的冬夜里，妈妈曾把这首歌唱给她听；妈妈也给已经死去的小弟弟唱过这首歌。

她清楚地记得，那时她家住在另一处，房舍紧挨里斯本大道。

她房前的窗户旁有一棵柠檬树，妈妈把小若奥的尿布挂在光华耀眼的树干上让太阳晒干。她不曾见过自己的爸爸——那个年轻的军人早殇了；因此，她母亲每当讲起丈夫——身著骑兵军装慓悍英武的形象时，总要迭声叹惋。她是八岁时上学的，那时的情景记忆犹新：女教师是位上了年纪的人，白胖白胖的。这位女教师曾在阿外衣鲁的圣·若安娜修道院给修女们当过厨师。当她戴上圆圆的眼镜，坐在窗前做针线活儿时，便会没完没了地讲起女修道院里的故事：暴虐阴险的女书记常常得意地剔着蛀洞遍布的牙齿；管理弃婴的修女懒洋洋地安闲自在地溜达着，说起话来满口的米纽省腔儿；唱圣歌的女教师是大诗人包卡若①的崇拜者，据说她是塔窝拉斯家族的后裔；再有就是一位殉情的修女的传闻——她的幽灵时而在夜间出现徘徊在走廊里，发出痛苦的呻吟和呼喊——"奥古斯托！奥古斯托！②"

阿迈丽娅被这些故事迷住了。她是那么喜爱教堂纪念日和拜读神仙们的传记，以至渴望自己成为一个漂亮的、脸罩皎洁白纱的小修女。那时常有神父来看望她妈妈。领唱人卡尔瓦尤萨——一位上了年岁但身体很魁梧的男人——上楼时气喘吁吁，说起话来瓮声瓮气，他是家里的常客，几乎每天都来。阿迈丽娅称他教父。每当下午她从女教师那儿回来，总会碰到教父与母亲在攀谈。他的教士黑袍敞开着，使人可见长长的黑色灯芯绒的坎肩上绣着黄色的花枝图案。有时，领唱人还问她学过的课程，让她述说初级教科书的加减乘除运算。

晚间家里常有大聚会：来人有瓦林特神父，克鲁斯红衣神父，还有安得烈修道士——他曾是法兰西斯扎维厄教会的修道士——一个侧面看去尖嘴猴腮形同鹫隼，戴着蓝色眼镜秃顶干瘦的老头儿。客人中还有母亲的女友，她们带着正在编织中的袜子。那位带着六

---

① 包卡若—葡萄牙十八世纪的著名讽刺诗人，很长时间封建帝国禁止公开朗诵和发行他的诗。

② 奥古斯托—古罗马一位有名皇帝，死后被神化。

弦琴的袭击兵上尉名叫格乌塞依鲁，他的手指被烟卷儿熏得黑黄。但是一到九点，人们就让她去睡觉；外屋的灯光从门的缝隙中透入寝室，她听见人们的谈笑声；一阵沉寂之后，六弦琴被拨响了，那个上尉唱起菲格依拉的非洲黑人歌曲。

她就是这样在神父中间长大的。但是，也有一些神父使她反感，特别是瓦特林神父，他是那么胖，总是汗渍渍的，两只臃肿的手上生着小小的指甲。瓦特林神父喜欢把她放在两腿的膝盖间，轻轻地揉搓着她的耳朵，这时她就会闻见神父嘴中喷吐出来的洋葱和卷烟的气味。她的好朋友是克鲁斯红衣神父。他瘦瘦的，满头白发，披肩白带经常是整洁的，带扣闪闪发光；一进门他总是轻缓地把手放在胸前向大伙儿问好；他说起话来很和气，夹带着咝咝的声音。那时她已懂得了教义要理，在学堂，在家里，因为一些细小琐事人们会对她讲起上帝的惩罚；她知道一个人的命运是由上帝判定的，倘要想减轻痛苦，便要诵经和斋戒或是连日参加大祭，礼待神父们。因此，如果当她已就寝而忘记念临睡前的圣母经时，翌日她就做忏悔，因为她害怕上帝使她患间歇热症或使她在上楼时颠仆。

她最快乐的时刻是上音乐课。母亲在饭厅的角落里安放了一架老式钢琴，用绿布遮盖着。琴键发出的声音不准确，以至钢琴成了柜台的代用品。阿迈丽娅喜欢在家里从这间屋奔到那间屋在跑动中低声唱歌，她那清脆的歌声很讨领唱神父的欢心，母亲的女友们也常说：

“你家里有钢琴，为什么不让人教教这姑娘呢？简直是件没有比这再好的礼物了！这样做对她准会大有好处的！”

领唱神父认识一位好乐师，这是埃武腊中心教堂的老风琴手。乐师是位极其不幸的人：他有个独生女，生得很漂亮，同一名少尉私奔到里斯本去了……后来有人看到她从诺尔特路下来同一个英国海员姘上了，她穿着红色短衫，眼圈上涂着白色油膏。老人陷入了极大的痛苦之中，整日郁闷凄楚，他真成了描写流浪汉的小说中的不幸的人物了。出于怜恤，宗教会堂办公室给了他一个小差使干。

老乐师很消瘦，高挑的个子象棵松树，纤细银白的头发长长的直披散在肩头，昏花疲惫的眼里常常充盈着浊泪；但他那蕴含着善意的微笑却能使人动心。他犹如濒临死亡的人一样，枯槁的身躯裹在褪色的大衣里；大衣短蹶蹶的只及腰部，大衣的领子是羔羊皮缝制的。由于他瘦高的个子和孤独的神态，人们称他“鹳鸟大叔”。有一天，阿迈丽娅也叫了声鹳鸟大叔，但她马上又咬了咬嘴唇，感到很不好意思。

老人却微笑着说道：

“啊，叫吧，我的好孩子，叫哇！鹳鸟大叔……真是的，我是鹳鸟，真是鹳鸟！”

正值冬季，东南风夹着大雨经久不停。这严酷的季节真是要穷人的命呀！一家家饥肠辘辘的人们拥到市政厅去讨饭。鹳鸟大叔经常是中午来上课，雨水从他那蓝色雨伞上淌下来，在楼梯上留下一行水迹。他浑身发颤，当他坐下来时，露出一种老年人特有的羞愧之色，有意遮掩那双后跟开绽被雨水浸透的靴子。他特别抱怨自己被冻僵的手，因为这使他难以准确地控制琴键和在办公室里写字。

“手指发僵了，伸不直……”他在哀叹。

但是，当那位若阿乃依拉付给他第一个月学费之后，老人便是高高兴兴地出现了——他能戴上一副厚厚的毛手套了。

“啊，鹳鸟大叔，这下暖和了吧？”阿迈丽娅问道。

“是你的钱买的，我的好孩子。现在我正攒钱打算买一双毛袜子呢！上帝保佑你，我的好孩子，上帝保佑你！”

他的双眼闪出了泪花。

阿迈丽娅成了他忘年之交。他完全信任这位小朋友：对她述说自己的一切需要，倾吐对女儿的思恋之情，追忆当年在埃武腊中心教堂享有的荣誉——那时他在总主教面前供职，穿着红色衬里的白法衣颇引人注目，参与着拉乌斯贝雷尼仪式①。

① 拉乌斯贝雷尼是天主教在教堂里经常连续祭圣体的宗教仪式。

阿迈丽娅没有忘记鹳鸟大叔的毛袜子，她向领唱神父去祈讨一双毛袜子。

“真怪！要这东西干什么？是你用吗？”领唱神父粗犷地笑着问道。

“是的，先生。”

“别管她，领唱神父先生！”若阿乃依拉说，“她想一辙是一辙！”

“哪能不管呢！不，要给的，是吗？”

阿迈丽娅高兴地伸出双臂搂住神父的脖子，对他露出甜蜜的神色。

“啊，美人鱼！”领唱神父笑起来了，“真是鬼使神差……好吧，给你。”说罢，给了她足够买一双毛袜子的两枚钱币。

第二天，她把两枚钱币包在纸里，外面用大大的字写上：“送给我的好朋友——鹳鸟大叔。您的学生。”

后来，在一天上午她见到老乐师，发现他愈加憔悴，便问道：

“喂，鹳鸟大叔，办公室那儿给您多少钱？”

老人微笑着回答：

“唉，我的好孩子，他们能给多少呢？我干的都是打杂的活计，每天人家只付四个文特恩。但是内托先生还给了我些好处……”

“可四个文特恩够您用吗？”

“真是的，怎么能够呢！”

这当儿，他们听见了若阿乃依拉的脚步声，于是阿迈丽娅重新又摆出正在听课时的庄重神态，开始一本正经地高声唱着乐谱上的曲子。

从那天以后，在她再三的恳求下，母亲允许她在上课的日子里把午饭和晚饭拿给鹳鸟大叔吃。这样，在她和老人之间建立了更亲密的友谊，从而可怜的鹳鸟大叔摆脱了孤寂，把希望寄寓在那意想不到的友谊上。他沉浸在温暖的安慰之中。乐师从阿迈丽娅身上尝到了女孩对老人特有的爱抚：处处的体恤，温柔的话语，女护士般细心的照拂。阿迈丽娅同时也是他音乐造诣的唯一赏识者。他发现

小姑娘常专注于自己过去年代的那些故事，专注于自己对心爱的埃武腊古老教堂的回忆，每当讲到圣像游行或教堂纪念节日时，她就要发问：

“埃武腊有这样的事？在埃武腊真是这样吗？”

阿迈丽娅对学习弹钢琴是很下功夫的，她认为这是生活中文雅和体面的事。她已经能弹奏变调曲和古典音乐作曲家的抒情曲了，但她对老师没有教授《行吟诗人》①的抒情曲感到奇怪。

“那可是相当优美的曲子呀！”她说。

但鹳鸟大叔只通晓古典音乐，甜蜜天真的抒情曲，徐缓轻曼的舞曲和天主教盛行时代那种充满修饰音的敬神的圣乐……

一天上午，雾霭弥漫，天很冷，鹳鸟大叔发现阿迈丽娅发黄的脸上布满愁容。前一天她曾抱怨地说道：“不对劲儿！”老人想赶快离去。

“不，不，鹳鸟大叔！”她说，“弹几支曲子让我宽宽心吧！”

他脱掉大衣坐下来，弹了一支简单的乐曲，调子却极其悲切。

“真好听！真好听！”阿迈丽娅站在钢琴旁说。

当老人弹完最后几个音符时，她问道：

“这叫什么曲子？”

鹳鸟大叔告诉她这是一首静思冥想开始曲，是他的一位当修道士的朋友谱写的。

“可怜的人！”她说，“他一定有极大的苦衷！”

阿迈丽娅很想马上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于是坐在钢琴凳子上，裹了裹披肩催促着：

“讲讲吧，鹳鸟大叔，快讲啊！”

“有一位青年男子对一名修女产生了深笃的爱情，可修女却因为这不幸的爱情死在修道院中。他呢，因为痛苦和思念，作了法兰西斯扎维厄教会的修道士……”乐师停了一下接着说：

---

① 《行吟诗人》是十九世纪意大利著名的四幕歌剧。

“我好象看见了这位修道士……”

“英俊吗?”阿迈丽娅问。

“当然。他青春年少，风华正茂……一天，我们同在风琴旁，他对我说:‘我正在创作。这是一张乐谱，以降B调展开的’，他开始弹奏起来，弹呀弹……哎，我亲爱的孩子，这是什么音乐呀！我记不得其余的事儿啦!”

接着老人心情激动地在钢琴上以降B调重弹了《静思冥想开始曲》那悲切的音符。

阿迈丽娅一整天都在回味这个故事。夜间，她开始发高烧，不断地做梦。梦中，那个法兰西斯扎维厄教会的修道士总是在脑海中浮现，他出没在埃武腊中心教堂那架风琴的阴影中。阿迈丽娅看到他深陷的眼睛在一张凹下的脸孔上闪闪发光；这时，一位面容苍白的修女穿着白色教士服，倚在修道院黑色的栏杆上为了不幸的爱情在战栗在恸哭。尔后，在长长的修道院走廊里，法兰西斯扎维厄教会修道士的队列向着教堂大厅唱圣歌的台子走去：他，走在众人之后，弯着腰把斗篷帽盖在脸上，拖着凉鞋；与此同时，在半空的云雾中传来丧钟的音响。这时梦境变幻了：无边的黑洞洞的天空中，有两个灵魂缠缚在一起，卿卿我我难分难离，幽灵都著修道院的教士袍，发出难以形容的没休止的接吻的声响；这两个灵魂旋转着被一阵神秘的风带走了，如同雾霭一般消失了；接着在无边的黑洞洞的天空中，她看到了一颗血淋淋的硕大的红心——这颗心被乱剑穿透，从心上淌下来的血滴恰似一阵红雨洒满天穹。

次日，阿迈丽娅的热度减退了。古维亚医生用一句简单的话安慰若阿乃依拉：

“一点儿用不着害怕，我的好女士。这是姑娘到十五岁时常见的事儿。明天她还会头晕、恶心……然后就过去了。她已是成年女郎了。”

若阿乃依拉恍然大悟。

“这姑娘血气很旺，必定会产生强烈的爱情!”医生富有经验地

补充道，然后微笑着吸了一撮鼻烟儿。

一天上午，领唱神父用过了午餐之后突然因脑溢血蹶地而死。这沮丧的事对若阿乃依拉来说真是意想不到。在两天时间里，她都是头发蓬乱，穿着白裙子不住地泣咽，她呻吟着在房间里串来串去。玛丽娅·达·阿松桑太太和甘索左姐妹俩都来安慰她，平抚她的苦痛。若赛发·迪亚斯太太综括了大家的意思劝说道：

"想开点吧，我的朋友，决不会缺了扶持你的人！"

那时正是九月初。玛丽娅·达·阿松桑女士在维埃依拉有座海滨别墅，她建议带若阿乃依拉和阿迈丽娅去浴场，为的是让她换个环境，在新鲜空气中吐尽心中的郁闷。

"这对我来说是种恩施。"若阿乃依拉说，"我总是记起那儿是他放雨伞的地方……在那儿他常坐着看我做针线活儿……"

"好啦，好啦，别想这些事了。现在你尽管吃呀，喝呀，洗澡呀，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况且，他这六十年也没白活嘛！"

"啊，我的好朋友！我是从他身上才获得种种友情的！"

阿迈丽娅那时十五岁，可个子已经老高了，模样俊俏。对她来说，去维埃依拉浴场倒是件高兴的事儿。她从未见过大海。一到那儿，她就不知疲倦地坐在沙滩上，她被阳光照射下的广阔无垠的平静蔚蓝的大海迷住了。天水相连的远处，大轮船驶来喷吐着缕缕薄烟；波浪击岸发出的单调的声响为她催眠；天空湛蓝明净，沙砾金光闪闪，使她眼光扑朔迷离。

当时的情景记得可清楚啦！每天黎明即起。洗澡时间一到，帆布帐篷沿着海滩一字排开；女士们撑起遮阳伞，坐在木椅上望着大海，没完没了地絮叨；男人们脚上穿着白色的鞋子，直挺挺地躺在席子上，吸着香烟，在沙滩上画着内容隐晦的"作品"。有位诗人，也是位很可悲的人——卡洛斯·阿尔库弗拉多，常常沿着海浪汹涌的岸边独自散步，身后只跟着一条狗，他面容惆怅，十分引人注目。那时，阿迈丽娅穿的是一条法兰绒裙子，她把浴巾搭在肘弯从帐篷里出来，因为害怕和怯寒身子在颤抖。她偷偷地划了个双十字，战

栗着抓住那位男浴者的手在沙滩上滑动，最后浸入海水里。四周都是散发着苦咸味道的似乎是沸腾了的浅绿色的海水。海浪涌起，白花花的成团成簇。她费力地扎进水里，然后又冒出来；她很紧张，在水中憋得够呛，嘴中吞吐着咸水。当她离水上岸时，那股高兴劲儿无法形容。她的胸脯急促地一起一伏。她头上裹着毛巾，拖着两条腿回帐篷里去，身上的游泳衣被浸透了，沉甸甸的很不得劲儿，可她却笑得闭不上嘴，身上颇有股蛮劲。身边的女友问道："怎么样？水够凉的吧，嗯？"

下午，她们沿着海边散步，捡拾些小贝壳。渔人在那里收网，网里尽是活的沙丁鱼，成千上万，欢蹦乱跳，在湿润的沙地上鳞光闪闪。

傍晚，落日余辉金光万道，晚霞斑斓，一幅远景画图呈现在渐渐变黑并在悲愁地低吟着的辽阔的大海之上。

阿松桑太太刚一到这儿就有人来探望。来人是她的亲戚布里托先生的儿子。这小伙子名叫阿古斯蒂纽，正在大学攻读法律，是五年级学生。他身材颀长，蓄着一绺栗色的山羊胡子，长长的头发向后背着，戴副夹鼻眼镜。他朗诵诗，弹奏吉他，向人们讲预备班新生的笑话，时而来个恶作剧。在维埃依拉的男人中间，他以擅长同女人调笑而闻名。

"阿古斯蒂纽，流氓！"人们这样评价着，他一会儿跟这个女人嬉皮笑脸，一会儿又对那个女人卖弄风情。"逢迎谄媚他可是行家里手！"

从最初几天，阿迈丽娅就很快注意到阿古斯蒂纽先生的两眼时时盯着她，含情脉脉的。阿迈丽娅脸蛋绯红，觉得胸部在衣服里发胀。她羡慕这小伙子，认为他特别能调风弄月。

一天，在玛丽娅·阿松桑的家里，人们请求阿古斯蒂纽朗诵诗。

"哎呀，尊敬的女士们，这儿可不是炼铁炉哇！"他容光焕发高声喊着。

“爽快点嘛！别再让大家央求了。”人们坚持地说。

“好，好，可别为这个动肝火。”

“请你朗诵《儒迪娅》。”有人动议。

“什么《儒迪娅》？”他说，“我一定给大家朗诵那首《褐色姑娘》！”他迅速看了阿迈丽娅一眼。

“好，我就朗诵一首昨天自己作的诗。”

“好极了！好极了！”

“我愿在这儿为小伙子伴奏。”一个管辖六个人的袭击兵曹长说着抄起了吉他。

静了一会儿，阿古斯蒂纽把头发捋到脑后，用手托了一下夹鼻眼镜，双手按在椅背上盯着阿迈丽娅。他开始朗诵了：

你诞生在绿色的原野
在那里，累里亚是一朵瑰丽的花
你如玫瑰般鲜艳
你的名字蜜一样甜……

“对不起”，收税人高声喊道，“儒丽安娜女士感到不好受！”

儒丽安娜是阿尔古巴萨税局书记的女儿。这当儿，她脸色变得苍白，晕倒在椅子上，两只胳膊慢慢地耷拉下来，下颏垂到胸部。人们往她脸上喷水，把她抬到阿迈丽娅的屋里。当人们解开她的衣服，让她吸醋时，她又撑着胳膊肘坐了起来，向周围看了看，双唇颤动着，旋即哇的一声哭起来。外面，男人们三三俩俩地议论开了：

“是因为这地方太热。”有人说。

“她受得住那个热，我知道，是因为……”袭击兵曹长从牙缝中吐出低音。

阿古斯蒂纽捻着小胡子，脸紧板着。

一些女士陪儒丽安娜回家去了。玛丽娅·阿松桑太太和若阿乃

依拉围上披巾，也呼哧带喘地跟着去了。起风了，一个男仆人提来一盏汽灯，人们都走在沙地上，一言不发。

"都是因为你的缘故。"阿松桑太太低声对走在身后的若阿乃依拉说。

"因为我？"

"是的。你没发现吗？儒丽安娜是阿古斯蒂纽的情人。但是，这位小伙子在这里却恋上了阿迈丽娅。这隐情被儒丽安娜察觉了。看他在念诗时的那个样子，两眼一直不离阿迈丽娅……"

"真有这种事？"若阿乃依拉问。

"甭管这些，反正阿古斯蒂纽有他婶母们留给的一大笔钱，几千克鲁萨多①！这是门有利可图的婚姻！"

第二天，洗海水澡的时候，若阿乃依拉正在她的帐篷里穿衣，阿迈丽娅坐在沙发上等候，她茫然地望着眼前的大海。

"喂！怎么一个人呆在这儿？"身后响起一个声音。

这是阿古斯蒂纽。阿迈丽娅一声不吭，用小遮阳伞划着沙地。阿古斯蒂纽轻叹着用脚涂平了一小块沙土，写了"阿迈丽娅"几个字。她瞥见了，脸腾起红晕，想用手抹掉这几个字。

"怎么？"他伏下身子轻声说，"……你的名字象蜜一样的甜！"

她微笑着说：

"大概是你把可怜的儒丽安娜弄昏过去的吧？"

"哪儿的话！那是她自己的事，与我毫不相关！我腻烦透了那个'稻草人'……我与她毫不相关，说一万句也是这句话——如同我要说，我愿为一个人献出一切……"

"是谁？是贝尔纳尔达女士吗？"阿迈丽娅指的是一位其貌不扬的老太婆——少校的寡妇。

"是的。"他笑着回答，"正是她，我一直热恋着的正是贝尔纳尔达太太。"

---

① 克鲁萨多是葡萄牙从前的金币，相当四百雷阿尔。

“啊！先生一直在恋爱。”她慢慢地说着，两眼朝下，手在沙子上划着。

“请告诉我，您是在嘲笑我吗？”阿古斯蒂纽高叫着发问，顺手拉过一把小椅子靠近她坐下。

阿迈丽娅站起身来。

“不愿意我坐在您身边吗？”他感到受辱了。

“是因为我坐累了。”

两人都沉默了一会儿。

“洗过澡了吗？”她问。

“洗过了。”

“今天冷吗？”

“冷。”阿古斯蒂纽的回答确实够冷漠的。

“生气了吗？”她柔声地问着，把一只手轻轻地搭在他的肩上。

阿古斯蒂纽抬起眼睛，然后看着她那美丽的红朴朴的充满了笑意的脸宠，热情地高叫：

“我正是因为你才发疯的！”

“轻点儿……”她在劝止。

阿迈丽娅的母亲撩起帐布走了出来，她在里面憋得够呛，此刻她头上裹着条手帕。

“外面凉快些吧？”阿古斯蒂纽立刻摘下草帽问道。

“您在这儿？”

“我来这儿看看，该吃午饭了吧？”

“如果饭烧好了……”若阿乃依拉说。

阿古斯蒂纽很风雅地把手臂向姑娘的妈妈递过去。

打这以后，他就常跟在阿迈丽娅屁股后头。上午他们一块去洗澡，下午一块到海边拾贝壳；他为她作诗，有一首题为《梦》的诗充满了激情：

你紧紧贴在我的胸口上，

我感受到了颤抖。
你的眼皮一眨一眨，
那样顺从……

晚上，她心潮起伏，反复低吟着这些诗句，搂着枕头长吁短叹。

十月份就要过去了，假期过完了。一天夜晚，玛丽娅·阿松桑和其女友们——那快活的一群人在月光下散步。然而风从四边刮起，浓云滚滚弥蔽了夜空，雨星飘落下来。这时大家钻进了一个小松林，女人们吵嚷着想找地方避雨。阿古斯蒂纽与阿迈丽娅勾着手臂，高声笑着，离开众人钻进浓密的树丛。在足蹚泥水发出的“扑哧扑哧”的单调的声响中，阿古斯蒂纽咬着牙齿喷出了低声：

“我为你发疯了，姑娘!”

“我相信你的话!”她小声回答。

突然，阿古斯蒂纽用庄严的语调说道：

“你知道吗？大概明天我就要离去了。”

“你要走啦？”

“可能，还不确定。因为从明天起就到了学校报到注册的日子。”

“就要走了……”阿迈丽娅叹息着。

这时，他拉起她的手，拼命用力地握着说：

“给我写信!”

“你给我写信吗？”她反问。

阿古斯蒂纽抓住她的肩头，贪婪地用力地吻她，她的嘴唇被吻得生疼。

“放开我！放开我!”她喘不过气来了。

突然，他发出了一声柔和的呻吟，如同鸽子或斑鸠的咕噜声，她只能听之任之了……

这时若阿金娜·甘索左叫道：

“开天了！走吧！”

阿迈丽娅挣脱了阿古斯蒂纽，跑了。她困惑不安地伏在妈妈的雨伞下。

果然，阿古斯蒂纽先生在第二天动身了。深秋前的几场雨下过了，很快，阿迈丽娅和妈妈随同玛丽娅·阿松桑太太回到了累里亚。

冬天又过去了。

一天，在若阿乃依拉家里，阿松桑太太说，她接到了一封寄自阿尔古巴萨的信，信中说阿古斯蒂纽已同维迈依鲁的女儿订了婚。

“什么！”若阿金娜太太大声喊起来，“他将得到不少于三十个康托①！这个鬼东西！”

这时，阿迈丽娅当着众人的面放声大哭起来。

她爱阿古斯蒂纽，她忘不了那天夜里在茂密的小松树林里的狂吻——对她来说这是无以伦比的享乐。她还记得鹳鸟大叔讲的故事里的那个青年，他因为失恋而隐居于孤寂的修道院中。她想作修女——此刻这种献身教门的想法变得热忱、强烈。她由于从小就同神父们生活在一起，在她多愁善感的心灵中已慢慢养成了对这种生活的倾向：整天诵读经书，墙上贴满石版印刷的花花绿绿的圣像；向显灵的圣母祈祷，在教堂里总呆很长时间，每天都听弥撒，每星期都领圣体……妈妈的女友们曾把她看成那些不信教人们的学习楷模。

在这段时间里，红衣神父迪亚斯和他妹妹若赛发太太经常到若阿乃依拉家里来。不久，这位神父就成了这家人的朋友，如同当初领唱神父每天午饭后准时拎着雨伞登门一样，红衣神父也在这时出现，身后跟着一条小母狗。

“我对他很有好感，他对我也有好感。”若阿乃依拉说，“不过我一天也没有忘记我所怀念的领唱神父！”

---

① 康托是葡国目前仍采用的较大货币单位。一康托相当一千盾。

那时红衣神父的妹妹同若阿乃依拉一块组织了一个圣母信徒联合会。阿松桑和甘索左姐妹俩也加入了这个组织，从而若阿乃依拉的家变成了教会的一个活动中心。这段时间是若阿乃依拉一生中最好的日子，正如药店的卡洛斯说的："中心教堂实际是设在慈悲街。"在红衣神父的同行中，那位新任职的领唱人每星期五都来。在这个家里的饭堂和厨房到处可见圣神的仪容，即便是雇佣一个女仆人，也要事先针对教义对其进行审慎的稽查。很长时间那里颇有名气，任命教堂仆人等都在那里谋定。

若阿乃依拉家里弥散着扑鼻的香气，这香气里当然杂有蜡烛和焚香的味道。就连供应祝圣用的面饼的生意也被若阿乃依拉垄断了。在那里甚至决定穿什么颜色的衣裙，黑的或紫的。

然而，几年以后，这个虔诚的小团体还是分崩离析了：红衣神父迪亚斯同若阿乃依拉的勾搭弄得议论纷纭，这样教士会的其它神父只好回避了；那个新来的领唱神父死了——如同这个主教区以往的领唱神父的归宿一样——死于脑溢血。因此，每星期五的纸牌游戏已经玩得不那么热闹了。

现在，阿迈丽娅也变化很大：个头更高了，她已是二十二岁的黄花大姑娘了。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上生着丝绒般的长睫毛，鲜红发亮的双唇很诱人。她认为自己当初对阿古斯蒂纽的爱纯属童稚的无知。她的热诚依然存在，所不同的是她现今是沉缅于教堂中那壮观的宗教礼仪：在风琴的伴奏下，人们诵唱着壮丽的弥撒曲；在千姿百态的烛架中，神圣们那黄金彩饰的披风在闪闪发光；在鲜花集簇的神圣的主祭坛上，银香炉中香烟袅袅，专为上帝唱赞美歌的唱班唱着悠扬的歌声。她把中心教堂看成了自己的歌剧院。上帝在她心中至高无尚。星期日做弥撒时，她讲究服饰，身上喷洒了香水，蜷伏在主祭坛的地毯上，向布里托神父或萨尔达纳红衣神父微笑。但是，在另外一些日子里，她却如妈妈说的那样，蔫乎乎的，昔日没精打采的神色又重现了。这时候，她面色发黄，嘴角上显出两条老人纹，一连几个小时处于痴呆的病态和幻觉之中。对她来说感到

安慰的事只有唱着圣歌在屋里来回溜达或弹奏极度痛苦而悲戚的乐曲。这时她的信仰和喜好便会在快悦中重现。她抱怨中心教堂这组庞大的石头建筑物的冷峻风格；她希望得到一座玲珑的装饰得极美丽的小教堂，那里面有地毯覆地，四壁用图案纸裱糊过，照明是用煤气灯，英俊的神父在样式新颖、如同餐具柜的祭坛上执行圣职……

她在二十三岁时认识了若奥·艾都阿尔多。初次会晤是在基督圣体游行那天，地点是在立契官努内斯·费拉尔家里；那时他在那儿当文书。那天，阿迈丽娅和妈妈以及若赛发·迪亚斯太太都去到立契官家那漂亮的阳台上看圣龛游行。圣龛上披裹着黄色的绵缎被褥。若奥·艾都阿尔多也在场，他身穿黑衣服，显得谦逊、严肃。阿迈丽娅早就知道这个人，但只是在那天黄昏，她才看到这位皮肤白皙以虔诚的神情跪拜着的小伙子，她对他很有好感。

晚上，喝过茶后，肥胖的努内斯，身披白坎肩兴致勃勃地用他那蟋蟀般的声音在叫喊："找伴儿吧！找伴儿吧！"与此同时，他的大女儿坐在钢琴旁弹奏起一首潇洒然而不合时俗的法国舞曲。若奥·艾都阿尔多凑近阿迈丽娅，但她立即冷淡地说：

"哎呀，我不跳……"

若奥·艾都阿尔多也没去跳舞，只是靠在门框上，一只手放在敞开的坎肩上，两眼盯着阿迈丽娅。她发觉了，把脸扭过去，但心里很高兴。当若奥·艾都阿尔多把一把椅子挪过来要坐到她身边时，阿迈丽娅立即给他腾出空地方，她整理着绸裙的皱边，心花怒放。这时文书不知所措了，用发抖的手拈着小胡子。最后，阿迈丽娅转过身来说：

"怎么，先生也不去跳舞吗？"

"小姐，您呢？"他低声问了一句。

她向后仰了仰身，拍了拍衣裙的皱折说：

"唉，我老了，这些游戏对我来说不合宜喽！我是个严肃孤僻的人。"

"您从未笑过吗？"他问道，声音里掺进了一个细腻的含义。

"有时因为某种原因也笑。"她回答说，从旁边看着他。

"譬如，因为见到我。"

"因为您？这是什么话？您在戏弄我吧！我为什么要因为您笑？您有什么惹人发笑的呢？"她说着，手里不停地摇着黑绸扇。

他无言以对，只得另找话岔儿，显得很殷勤。

"怎么，您竟严肃到不能跳舞的地步？"

"我已经对您说了，我不跳舞。哎呀，您怎么老是问个没完！"

"那是因为我对您感兴趣。"

"什么话？算了吧！"她露出睥睨的神色，做了否决对方的动作。

"我说的是心里话！"

若赛发·迪娅斯太太一直在监视他们，这时她紧锁眉头走过来，若奥·艾都阿尔多胆怯了，站起身来。

在出去时，阿迈丽娅正在走廊里穿衣，若奥·艾都阿尔多手里拿着帽子，凑过来对她说：

"穿好，别着凉！"

"怎么，您还继续对我感兴趣？"她一边拉紧围在颈上的毛披毯一边问。

"请相信，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两个星期以后，一个西班牙流动说唱剧团来到累里亚。人们都在议论着剧团里的女低音歌手加马乔。玛丽娅·阿松桑太太在剧场有一个包厢，她带着若阿乃依拉母女俩去看演出。在这以前的两个夜晚，阿迈丽娅都在缝制衣服——以一种超人的快速在做一件细纱外衣，这衣裙要缀满蓝色绸结的花朵。

若奥·艾都阿尔多也坐在剧场池座里。正当涂了满脸粉脂身披巴伦西亚①式披巾的女低音歌手加马乔显出老来俏的样子，摇动着嵌有金属片的闪光的扇子在引亢高歌西班牙名曲时，他却不知疲倦地一个劲儿盯着阿迈丽娅，渴望得到她！演出结束了，他在出口处

---

① 巴伦西亚人是西班牙北部的一个种族。

迎上她问好，递上一只胳膊，一直陪她走到慈悲街；若阿乃依拉、玛丽娅·阿松桑太太同文契官努内斯跟在后面。

“喜欢听加马乔演唱吗，若奥·艾都阿尔多先生？”

“跟您说实话——我根本没有注意过她。”

“那您在干什么？”

“我在看你！”他斩钉截铁地回答。

她立即停下脚步，用有些变调的声音问：

“我妈妈从那边来了吗？”

“别管妈妈了！”

这时，若奥·艾都阿尔多凑近了姑娘的脸，向她表示：我对你有着深深的爱情。然后拉着她一只手，十分窘迫不安地重复道：

“我多么喜欢你！我多么喜欢你！”

刚才，阿迈丽娅因为剧场的音乐而紧张，现在又因为夏季夜晚的炎热和满天灿烂的星星而疲倦。她推开他的手，轻轻地叹息。

“你也喜欢我，这是真的吗？”小伙子问道。

“喜欢。”她回答后热情地紧紧地攥住了若奥·艾都阿尔多的手指。

但是，正如她所预料的，这爱情之火是会瞬息即逝的。几天以后，当她进一步了解了若奥·艾都阿尔多并能同他毫无拘束地谈话时，她不得不承认自己对这个小伙子并无真意——尽管她认为应当尊重他，他为人和善是个好青年乃至将可以成为一个好丈夫。但是，她总觉得自己的内心是冷冰冰的。

然而，这位文书却开始每晚都必去慈悲街。若阿乃依拉因为他的诚意和正直而尊重他，可阿迈丽娅却一直表现冷淡。每天当他从房前经过去办公室时，阿迈丽娅都在窗子边等他，晚上也对他递送秋波，但这些只不过是不使小伙子扫兴，她自己只是无所谓地享受一下恋爱的小乐趣。

一天，若奥·艾都阿尔多向那位母亲谈起打算和她女儿结婚的事。

“如果阿迈丽娅愿意，对我来说……”若阿乃依拉回答。

但当她同女儿商量时，阿迈丽娅却似是而非地说：

“以后再说吧，现在还不是时候……”

结果他只好同意缄默地等待着，直到自己获得市民政府记录员的职称再结婚——这个职务是那位可怕的古迪纽博士曾热情爽快地许诺过他的。

就这样，阿迈丽娅一直单身生活到阿马鲁的到来。

在这个不眠之夜，以上的回忆便一幕幕地断断续续在阿迈丽娅的脑海里浮现，如同被风吹散开的片片浮云。她，很晚才入睡，醒来时，太阳已升得老高了。她伸了伸懒腰，这时听到露萨在饭堂里说：

“是本堂神父同红衣神父一块出去，他们要到中心教堂。”

阿迈丽娅从床上一跃而起，穿着内衣，奔跑向窗前；她撩起细纱窗帘，从缝隙里往外看。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阿马鲁神父正在路中央同红衣神父交谈着，他用白手帕擤鼻涕，他那身着细纱教士袍的体形显得分外俊美。

六

阿马鲁一到这里就置身于融洽的舒适的气氛之中，在最初的日子里他感到幸福。若阿乃依拉对他悉心照料犹如慈母一般：为他准备各式各样的点心，送来洗净的衬衣……；这位本堂神父的卧室被拾掇得优雅干净。漂亮的阿迈丽娅对他也象对待亲人一样，那股热情吸引了他，正如阿松桑太太所说，阿马鲁与这姑娘很投缘。对阿马鲁来说，日子过得轻松惬意，每日都有丰盛的饭菜，每夜都睡卧着厚实柔软的褥垫，此外还有柔情的女人们陪伴。

眼下的季节真美，主教府花园里的菩提树上繁花如锦吐蕊怒放，给人奇迹般的享受，致使领唱神父每天早晨都趴在窗口探出穿着宽衬衣的上身来赏花并即兴吟诵《牧诗》①里的诗句。阿马鲁曾在艾斯特雷拉山区叔叔家经历过长期忧愁的困扰，后来又备尝了在神学校的忧伤和在格拉耶依拉每年严冬时节的苦寒。而现在对他来说，生活在累里亚城里，就如同一个人在雷雨交夹的山里奔跑了一夜而终于回到了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家里一样；面前是熙熙燃烧的炉火，木柴在噼噼叭叭地爆响，锅里的热汤冒着雾气……

一清早，他要去中心教堂讲弥撒，大衣把身体裹得严严实实，手上戴着呢子手套，红色高筒靴里的脚上还套着羊毛袜子。晨风冷飕飕的，只有几个虔诚的女信徒头上蒙着黑色罩头巾，东一个西一个在一座被漆成白色的祭坛脚下念经。

---

① 此处的牧诗是指希腊著名诗人特奥克里托的牧诗。

一到中心教堂，阿马鲁就立刻进入圣器所，迅速换上教服。他在石板地上轻跺着双脚。这时教堂司事便用缓慢迟钝的语调向他讲述每日新闻。

阿马鲁手持圣餐杯，垂着眼皮来到教堂大厅。他极快地用单腿在圣体前跪拜了一下，然后慢慢地登上祭坛，那儿有两支蜂蜡制成的蜡炬在燃着，但在旭日巨大光柱的照射下，烛光是那样苍白显得有气无力。本堂神父合掌躬身，低声叨念：

"我开始登上上帝的祭坛。"

"欢快的上帝喜欢我们这些青年人。"教堂司事龇牙咧嘴喷吐出一个一个的拉丁文音阶。

阿马鲁已不象最初时刻那样以一种动人心弦的热忱在作弥撒了，这种活动对他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他草率地执行着礼仪，用快速、单调的语音诵读着圣贤们的书信和《福音书》上的文句。因为适逢斋戒昨晚也没有吃夜宵，再加上天气很冷，他感到食欲很旺盛。教堂司事在他的身后，两臂交叉，一只手漫不经心地摩挲着用心修剪过的浓密的胡须；此刻，司事正斜眼盯着中心教堂木匠的老婆——虔诚的卡西米拉·富兰萨，他从复活节以来双眼一直不离开这个女人。太阳的巨大光束从侧面窗子射进来，空气中弥漫着干水仙花那甘甜的气味。

阿马鲁很快朗读完献辞，用圣杯帕揩净圣餐杯；那位稍有点驼背的教堂司事取来小酒罐，躬身递给阿马鲁，阿马鲁在接酒罐的一刹嗅到了从教堂司事那亮晃晃的头发上散发出来的酸臭油腻的味道。

尽管如此，神秘的积习还是使阿马鲁神父在作弥撒时动情入化：他曾张开双臂，从神龛前转过身子，热情地拖着长腔在吟诵经文中那普渡众生的箴言——为兄弟姐妹们祈祷吧！此刻，所有的老太太都倚在教堂的石柱子上，面情呆滞、淌着涎水的嘴角歙动着，双手揌得紧紧的，捂在悬挂着黑色大粒念珠串的胸前；司事也曾跪在阿马鲁身后，用一只手轻轻地托起他的长袍，另一只手擎着小铃铛。

阿马鲁奉献完圣酒又拿起祝圣面饼，口中喃喃自语——这就是我的身体，并对那檀木十字架上浑身是紫色溃伤的耶稣高高扬起双臂；司事慢悠悠地摇动着手中的铃。阿马鲁双手抱拳在胸前，在寂静中感到牛车声，而那牛车就行驶在市场周围，行驶在中心教堂前那宽拓的石板街道上，牛车在辘辘行进，车身上下颠簸……。

"弥撒讲完了！"阿马鲁宣布仪式结束。

"感谢上帝！"司事答道——他为自己已尽职责如释重负，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当阿马鲁吻别祭坛，登上高台阶进行祝福时，心里却想的是午餐时的乐趣。他想到若阿乃依拉家明亮的饭堂和上等烤面包片，想到阿迈丽娅正在等候他的到来，姑娘的长发垂在宽衫上，冰肌玉肤泛出杏仁霜香皂的浓郁香气。

按惯例，阿马鲁中午去楼上饭堂时总会看见若阿乃依拉和阿迈丽娅娘儿俩在那儿做针线活儿。这时他便会说："在下面呆着太腻烦了，来这里聊聊天。"通常是若阿乃依拉坐在靠近窗户的一把小椅子上，一只猫卧在美利奴种羊毛裙的下摆里。她的鼻梁上架着眼镜，手里飞针走线。阿迈丽娅则靠近桌子坐着，身边放着针线筐，手中的活儿从不停辍；她头倾向手中的衣物，人们可以看清她头上那条细细的分缝隐隐掩在浓密的毛发中；由于她脖颈细巧，那双扣在耳垂上的大金耳坠儿犹如蜡滴晃动着，影子在脖子上时小时大；一双可爱的眼睛嵌在白里透红的面庞上，淡烟色的眼圈和谐而美妙地闪动着，一股青春的热血在皮下泛涌使她俊美的脸蛋儿更富有生气；她那丰腴饱满的乳胸在匀和缓慢地起伏着。有时，姑娘将针别在衣料上，慢慢地伸个懒腰，微笑着，她有点累了。每逢这当儿，阿马鲁便和她开起玩笑来：

"啊，懒姑娘，懒姑娘！看吧，将来你会是个什么样的管家婆哟！"

她笑着和神父交谈起来。于是若阿乃依拉也就从他们的交谈中了解了当天的全部新闻：少校辞退了女佣人，某人花了十块钱币买了邮局卡洛斯的一头猪……其间露萨时不时地来到厨柜前或是取一

个盘子或是找一把勺，于是他们又把话题转到食品的价格或者晚餐的食谱上。若阿乃依拉便取下夹鼻眼镜，架起二郎腿，摇晃着伸在粗布拖鞋里的赤脚开始报菜名：

“今天咱们吃鸡嘴豆①，可是我不知道神父是不是喜欢，我不过是为了换个花样儿……”

然而阿马鲁对这儿的一切都有兴趣，在吃食上他甚至与阿迈丽娅的口味很相近。他有时兴致勃勃地翻腾姑娘的针线筐。有一天，他翻到一封信，于是柔声地询问这是不是有人向她求爱，阿迈丽娅一边用力地穿缝着倒脚针一边回答：

“唉，任何人也不会找我的，本堂神父先生。”

“这绝对不会……”他接过话茬可又“卡壳”了，脸涨得通红，只好佯装咳嗽。

阿迈丽娅有时很愿意与神父亲近，甚至请求他伸出双手帮自己缠线球。

“别管她的事儿，本堂神父先生！”若阿乃依拉喊道，“让您干这个真太荒唐了，不过——这也许是她表示对您信任……”

阿马鲁心甘情愿为姑娘干事，他满心欢悦地笑道：“为了干些你们希望我干的事，我甚至可以去摇纺车！我乐于听从你们的吩咐！”说得那娘儿俩笑个不停——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的笑声。本堂神父憨直的举动和话语使她们欣喜若狂……有时，阿迈丽娅放下针线活儿，把猫抱在怀里；于是，阿马鲁走到她近前用手抚摸着这只马耳他种的灰色小猫的脊背，小猫蜷起身躯发出快慰的咕噜咕噜的声音。

“你喜欢他吗？”姑娘对猫讲起话来，她脸色绯红，两眼充盈着柔情和爱怜之光。

阿马鲁难为情地用低沉含混的声音轻呼：“小猫咪，小猫咪……”

① 鸡嘴豆是如同黄玉米一样大小和颜色的豆科植物颗粒，形如鸡嘴，故称鸡嘴豆。

这当儿，若阿乃依拉站起来去给白痴病人送药或到厨房里找人闲聊，房里就剩下他们俩了。两人缄默着，互相注视着——长时间无言的对话——一种昏然欲睡的感觉潜入了二人的心田。阿迈丽娅低声哼唱着《永别了》或《不可信的男人》，阿马鲁燃起一支香烟，晃动着一条腿仔细地聆听。

“这歌声真动听！”他迭声赞叹。

于是阿迈丽娅更加兴起，她提高了声音唱着，手中麻利地穿针引线。她不时抬起上半身，审视着衣物上的针脚，为了使其平整挺实，她用润泽的指甲在针线纳过的地方划来划去。阿马鲁对姑娘的指甲很艳羡，在他看来姑娘的一切都是最美好的：他喜欢她衣服的颜色，欣赏她走路的姿态和用手指梳理长发的动作……他用多情的目光向窗外望去——杆子上晾晒着姑娘白色的裙子。他从来没有这样亲近过一个女人。当他发觉姑娘卧室的门半掩着时，便向里面投进了贪婪的眼光——如同窥测天堂一样；他瞥见了悬挂着的衬裙，一只袜子与一根袜带扔在箱子上，这些使他产生了姑娘裸体的幻觉……他咂着口水，脸色苍白。姑娘讲话的声音和笑容已不能使他满足，姑娘身着新浆洗过的衣裙袅娜软款行走的姿势也难以饱飧他的贪欲。他靠近姑娘，觉得全身酥软，十分疲倦，他不再意识到自己是神父了：什么神父的圣职、上帝、中心教堂、淫秽之罪……统统抛到九霄云外了。他以狂喜和失神的情态望着姑娘那高低起伏的胸廓，如同置身山颠望着消失在云雾中的山谷里的座座房舍；这时他只想在姑娘细白的脖子上无限甜蜜地吻一下，或者轻轻地啮动姑娘柔嫩的小耳朵。

他在一刹那的清醒时刻，也责怨自己为什么产生这种昏惑的杂念，甚至跺着脚自责：“真见鬼！需要有理智，我要做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

他下楼去了，又翻看起日课经书；但是听到的是阿迈丽娅脚下短靴踏地板的声音，姑娘一声“再见”——这热诚的道别犹如风停时的落帆——嗵的一下把他的决心全部驱散，而那些欲念又倏然涌进

脑海……他完全被冲动的感情制服了，痛苦折磨着心，种种诱惑蜂拥而至，进入头脑里，如同一群归巢的鸽子，翻飞着，身翅磨擦着进入鸽棚。此刻，他怨忿自己失去了凡人的自由——可又想不再见她，最好是躲在远离累里亚的那个孤寂的村庄，与芸芸众生生活在一起，侍奉他的则是一位善于精打细算又满腹格言的年迈女佣；他想沿着菜园散步看阿尔发塞①怎样变绿，听公鸡在阳光下喔喔啼叫。然而，阿迈丽娅又在上面叫他，于是迷乱的感情复又萌生……

晚饭的时刻是一天最美好的时刻，对他来说既是幸福又是危险的时刻。若阿乃依拉切着食品同他交谈着。此时阿马鲁把口里的橄榄核吐在手掌中，把这些核排在桌布上。露萨的精神越来越不好，常常咳嗽得没法侍候别人；阿迈丽娅只好起身去取刀和盘子，这时阿马鲁便要来献殷勤了。

“请别动，请您别动手，本堂神父先生！”阿迈丽娅说着同时伸手按住他的肩，接着二人的目光相遇了。

阿马鲁感到内心喜悦，他伸着双腿，把餐巾放在胸前；他觉得屋里温度使人很舒适。两杯巴依拉达酒下肚后他的话就多起来了，他常说些笑话；有时他的眼里闪出温和的光亮并在桌下偷偷地触碰阿迈丽娅的脚；或者显出一往情深的样子说：“倘若没有一位这样的小妹妹，我心里就会不好受的。”

阿迈丽娅喜欢把面包蘸泡在肉汤里，可妈妈却说：

“我讨厌你当着本堂神父这样做。”

阿马鲁笑起来：

“您瞧，我也喜欢这样吃，我们同感！互有吸引力！”

接着两人都把面包泡进汤里，毫无理由地同时放声大笑。

夕阳西下，天色渐黑。露萨端来了灯。灯火中，酒杯与瓷器的光泽令阿马鲁高兴，更使其动情。他忘乎所以，管若阿乃依拉叫“妈妈”；阿迈丽娅莞尔一笑，垂下眼皮，用牙尖啃剥着柑橘的皮。

① 阿尔发塞是葡国常吃的一种青菜，一般是凉拌食用。

不一会儿，咖啡端上来了，可阿马鲁却长时间地用刀背砸核桃．继而又不停地在碟子边上磕香烟灰。

这时红衣神父迪亚斯照例光临，人们在楼上就听到他登楼梯时发出的沉重的脚步声音，于是从楼梯口戏谑道：

“喂，给二位让路！”

二位——指的是迪亚斯和他的母狗特丽格依腊。

“啊，我主赐予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夜晚！”红衣神父说着出现在门口。

“喝咖啡吗，红衣神父先生？”若阿乃依拉立刻问道。

他坐下来，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去，弄点咖啡来喝！”接着拍了一下正本堂神父的肩望着若阿乃依拉问：“怎么样，您的孩子在这儿生活得可好？”

大家都笑了，一天的新闻也随之加以交流。红衣神父的衣袋里习惯揣份《大众日报》，阿迈丽娅对小说感兴趣，若阿乃依拉则喜欢听与风流艳事有关的轶闻。

“看，多不知羞耻……”她评论着，乐得前仰后合。

有时阿马鲁谈谈在里斯本的见闻，述说婶母对他讲的那些丑事，回忆在里巴马尔伯爵大人家里认识的那些达官显贵。阿迈丽娅满心喜悦，她把两个胳膊肘支撑在桌子上，仔细听他讲话，从容地咬着牙签的尖儿。

晚饭后，人们去看望女瘫痪病人。床头有一盏小油灯有气无力地燃着，那可怜的老太婆头上披着使人讨厌的黑花边头巾，她那蔫苹果似的脸愈加苍白。如果将被子覆盖住她枯萎的身躯，人们则很难发现被子下面有人。她那深陷的泪汪汪的双眼惊愕地盯着众人。

“这是本堂神父，若尔特鲁德斯姨母。”阿迈丽娅对着她的耳朵大声喊着，“他们来看望您来啦！”

老太婆吃力地发出了呻吟般的语声：“啊，是这孩子呀！”

众人笑着重复着老太婆的话。

老太婆嘟嘟囔囔，显得有些惊恐：“是这孩子，是这孩子！”

“真可怜！”阿马鲁在叹息，“真可怜！愿上帝赐她善终吧！”

尔后，大家又回到饭堂。一到那儿，红衣神父就一头扎进那把蒙着绿色印花布的古老软椅里，两手交叉捂在肚子上，急切地说：

“喂，来段小曲儿吧，姑娘！”

阿迈丽娅坐到钢琴旁。

“喏，姑娘，弹《永别》吧！”若阿乃依拉边提议边又去缝袜子。

阿迈丽娅自弹自唱：

“哎——
永别了，
这种日子已结束，
那时我生活在你身边多幸福！
……”

她感情忧郁拖着长腔；阿马鲁喷吐着烟雾，他在恬适中感到了困乏。

入夜，他下楼回到自己房里，常是激动不已，于是便开始诵读《耶稣赞美诗》，这首诗是从法文转译的，曾由“耶稣女奴协会”发表。这是一首过分虔诚的诗篇，是用双关语抒情的形式写成，因此里面有的地方竟给经文配上色情的修饰语，这种诗简直无异于淫秽小品了……诗中有这样的话：“噢，来吧！我的心儿在爱你，我的灵魂在爱你！使我神魂颠倒，你那迷人的肉体。”“因为仰慕，我爱你；因为绝望，我爱你！灼我吧，烧我吧！来，把我粉碎，把我独占！”神圣的爱变得荒诞无稽，在燃烧着情欲的一百页文字里充满了猥狎、呻吟、吼叫；诸如“享受”、“痛快”、“狂乱”、“如醉如痴”等字眼在诗中反复出现。一种歇斯底里的情感植根于字里行间。在狂热的独白之后又抒发那萌动春心的神秘的感情和叙述在圣器所里可鄙的作为，为解决戒斋的困难情况做了虚伪品解释，为产妇分娩免除疼痛而念经……一位主教批准发行这本印刷精美的小书，书的

封面是柔软的皮子制成；这本书成了宗教法典发给所有的女忏悔者。当然，修女们在修女院学习期间就读过这本小册子。

阿马鲁一直读到很晚。他因为楼上不时传来的响动而勃发欲念，有时在沉寂中他也感到阿迈丽娅的床似乎发出了吱吱的响声。书从他手中滑落，他的头仰靠在软椅背上，闭上眼睛：他好似看见阿迈丽娅身穿坎肩站在梳妆台前拆散辫子，弯腰解袜带，于是她那极白嫩的乳房从半敞开的衬衣里显露出来……

阿马鲁站起身来，他紧咬着牙齿，一种对阿迈丽娅的占有欲促使他在下决心。

其后，他向阿迈丽娅推荐阅读《耶稣赞美诗》："你将发现这本书文字优美，情意真挚！"一天夜晚，他将这本书放在姑娘的针线筐里。

第二天，吃午饭时，他发现阿迈丽娅脸色苍白，眼圈发黑，两眼深陷。她说这是因为失眠和心悸造成的。

"怎么，你喜欢那赞美诗吗？"

"很喜欢，里面的经文美极了！"

这一天她竟没有抬起眼皮看过阿马鲁一下。不知何故——也许是悲哀吧，有时她的脸阵阵泛红，那是热血在往上涌。

对阿马鲁来说，最不惬意的是星期一、三这两个晚上，因为这两天夜里若奥·艾都阿尔多是要回"家"的。晚上九点以前本堂神父是不出自己房门的。每当他上楼喝茶时看到穿着披风的文书紧挨坐在阿迈丽娅身边，他就感到绝望。

若阿乃依拉进来问道：

"喂，这两个人在那里聊什么啊，本堂神父？"

阿马鲁顿时脸色发白，惨然一笑，慢慢地掰着烤面包，两眼盯着茶杯发愣。

每当若奥·艾都阿尔多在场时，阿迈丽娅也失去了往常同本堂神父在一起时的欢快和热情，她只是低头做针线活儿，眼皮都懒得一抬。那位文书也一言不发，只是拚命吸烟。屋里的人长时间地沉默着，只听见外面路上风在吼叫。

“天哪，这样的天气要是有人还在海上……”若阿乃依拉说着，手里依旧在慢慢地缝她的袜子。

“啊，是的……”若奥·艾都阿尔多想接个话茬。

文书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全都惹阿马鲁不快，他讨厌文书不太信教，甚至对他那漂亮的黑胡子也感到厌恶。而在其面前特别因为自己是神父而羞怯。

“弹支曲子吧，孩子！”若阿乃依拉说。

“我太累了。”阿迈丽娅说着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然后把身子靠在椅子背上。

若阿乃依拉是不喜欢在这时看见发愁的人的，于是她又提议玩纸牌。然而，阿马鲁却端起他的黄铜油灯下楼回房去了，他心里很不是滋味儿。

在这样的夜晚，阿马鲁几乎讨厌阿迈丽娅了，他嗔怪姑娘脾气倔犟。文书在这个家里显出的亲热劲儿使他火冒三丈。他甚至想对若阿乃依拉说：“这样在家里搞恋爱上帝是不会满意的。”尔后，他冷静下来，理智使他决定要忘掉她；他想离开这个家，离开这个教区。他甚至有过幻觉：阿迈丽娅头戴装饰着橘树花的花冠，若奥·艾都阿尔多穿着燕尾式礼服，满面红光，两人形影相随如一双并蒂莲花在中心教堂举行完结婚仪式回来……他还恍惚看到那铺着花边床单的新婚夫妇的床……幻觉使他确信姑娘对文书的痴情是千真万确的，这一切犹若万把钢刀扎进他的胸膛。

“好吧，让你们结婚吧！恶鬼要惩罚你们的……”

他恨她，于是猛然关上房门再反锁上，仿佛是为阻塞她的话语声和走动时裙子发出的窸窸窣窣的响声。但是，不一会儿他又如往常一样心神悬惴，一动不动地焦急地细听着她在楼上脱衣时发出的响动……

有一天，阿马鲁在玛丽娅·阿松桑太太家里吃了晚饭然后去马拉塞斯大道散步。傍晚他回家来，正好街门大开，一眼就望见在楼梯高处的平台上放着露萨的粗布拖鞋。

“这傻丫头准是去汲泉水而忘了关门。”阿马鲁心想。

他又记起阿迈丽娅同甘索左女士去到毕埃达德镇附近的一个庄园去了，她们已在那儿度过了整整一下午；若阿乃依拉则是去看望红衣神父的妹妹去了。于是，他慢慢关上栅栏门，到楼上厨房去点他那盏油灯。因为上午下雨，他脚上穿的是橡胶套鞋，上楼时脚下没什么响动。当他经过饭堂门前时，隔着花布门帘就感到在若阿乃依拉房里有人在粗声喘息；他很吃惊，轻捷地躲到门帘旁，透过半掩的门的缝隙向里窥探：看清啦！啊，大慈大悲的上帝！若阿乃依拉穿着白色内裙正在系坎肩，而红衣神父迪亚斯则坐在床边，他只穿着内衣，正在粗重地喘气。

阿马鲁紧贴着楼梯扶手下了楼，极轻巧地出了街门又回手将门轻轻关上。他走着，不知不觉来到中心教堂附近，这时天空灰暗朦胧，细细的雨滴开始降下来。

“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他仍在惊愕地自语。

他从未怀疑过那肥胖的若阿乃依拉会干出这样招致天怒人怨的事！而红衣神父——他的道德神父，已是个老头啦！按理说红衣神父这一大把年纪，这样因滋补营养而发胖的身躯是不会产生什么冲动而勃发春情的；况且教会给予的种种荣誉也应该使他老实了！然而……那么，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又该当何如呢？青年人在其血管深处都有一种充满反抗力的仿佛是精力最充沛的生命似的欲火在燃烧……真的是这样，当初在神学校学友们就曾交头接耳议论过这些事；为此，那位在哥拉耶依拉当了五十年本堂神父的塞格依拉曾告诫他们：所有的人都同样是泥做的！

“同样是泥做的！”可有些登上高位，进入教会门庭，管理着神学校——他们可以处身于永久性的赦免之中，引导着众生灵围拜在上帝周围；但是他们自己却在镇子里有恬适的家和肥胖从容的老婆。也许是由于他们能严格执行神职和以赤诚的态度对待信男信女的缘故吧，他们是有权在女人家休憩的，他们可以吸烟草店出售的卷烟和触摸女人们丰腴的臂膀……

这时，他又在想：若阿乃依拉母女是什么样的？她们是要依靠一位上了年纪的红衣神父过时的淫荡维持生活吗？不错，若阿乃依拉曾是个漂亮的女人，令人神往——但那是当年的事啦！而今年长色衰，为什么还要为那可怜的几枚钱币向那高龄的红衣神父表示爱情呢？哼，这两个女人，鬼东西！都不是正经货！接待房客？简直是当暗娼！阿迈丽娅经常独自外出：去教堂，去买东西，去庄园……也许她那黑黑的眼睛里早瞄上了情夫！阿马鲁梳理着纷杂的回忆：有一天，她曾在厨房的窗口向他展示一盆金凤花，他们单独相处的时候她脸总是那样绯红，她曾把手放在他的肩上，她的双眸曾对他闪烁过恳求的光芒，她曾伺机用胳膊抵触过他的胸……

夜降临了，天上飘着毛毛细雨。这些，阿马鲁全都没有察觉，他只是快速地走着。倏而心中涌上一个甜蜜的念头——一个使他浑身打颤的念头：我要成为姑娘的情夫，如同红衣神父可以成为她妈妈的情夫一样！

他神思驰骋，畅想着那令人嫉怨和快乐的情景：正当胖胖的若阿乃依拉在楼上响亮地亲吻着喘息不定的红衣神父时，阿迈丽娅走了下来进入他的房间。她提着白色衣裙，蹑手蹑脚，裸露的肩膀上只有一块披巾……而这时他自己将是以一种什么样的难以遏制的心情在迎接她的到来呀！他觉得自己对阿迈丽娅曾产生过的那种几乎是痛苦的心情消失了——他很得意两个狡黠狼狈为奸的神父姘上了两个女人，男女在相互狎戏的情景使他这个曾为教道束缚住手脚的人有了一种堕落的满足！

阿马鲁颠窜颠晃着在路上："啊！多好哇，不出家门就能得到的便宜！"

雨下个不停，雨点儿变大了。当他折回家门时，饭堂里已经掌灯了。他向楼上走去。

"瞧，把你冻得这个样儿！"阿迈丽娅迎上前握住他的一只手，发现他全身已被雨雾打湿了。

若奥·艾都阿尔多正同若阿乃依拉玩纸牌，于是姑娘又回到桌

边做起针线活儿来。

阿马鲁有点不知所措了，他坐了一会儿，不知什么原因愈加感到文书的到来给了他一个沉重的打击；现实与想象多么不相符啊！然而冀望和畅想还是涌入脑际，接着慢慢隐失，因他看见阿迈丽娅坐在未婚夫身边，低头专注地看着手中的活计，身穿那件宽大深颜色的裙子靠近油灯坐着……

眼前又是真实的景物了，一切都是那样井然有序：墙壁上裱糊着印有青枝绿叶图案的花纸，柜厨里摆满印有维斯塔·阿雷格雷商标的亮闪闪的餐具，线条柔和的大肚子陶罐，那架古老的钢琴在其圆锥形的三个腿的支撑下不牢稳地伫立着，牙签钟是那样惹人喜爱——一个肥胖的爱神撑着一把张开的可以插牙签的雨伞。加上伴有古老笑话的安宁的纸牌游戏，一切是那么合礼仪！

他又目不转睛地盯上了若阿乃依拉的脖子，那上面有一圈圈呈螺旋状的肉纹；阿马鲁觉得在“螺纹”上似乎可以发现红衣神父狂吻时留下的印痕。哈，你，毫无疑问是牧师的姘妇！再看阿迈丽娅，低垂的长长的睫毛，鲜嫩的嘴唇……，她一定不知道自己妈妈的艳史；不，也许她早深知内情，所以自己下定决心要站立在稳固而合法的爱情的台基上。阿马鲁从黑影处长时间地审视她，好象是在通过那娴淑平静的脸庞来鉴定姑娘往昔的贞洁。

“有点累吧，本堂神父？”若阿乃依拉问道。

“看牌，胡啦！你脑子开小差了吧？”接着她又对文书叫起来。

文书正在恋爱之中，对打纸牌当然是漫不经心。

“先生，这是在打牌！”若阿乃依拉不断地叨唠。可文书却一再走神儿，忘了抽牌。

“啊，娃娃，”她又用缓慢的声音说，“我要揪你的耳朵啦！”

阿迈丽娅依然低头缝着她手中的活儿。她罩着一件缀有玻璃钮扣的黑色短外套，借以掩遮着高起的乳胸。

阿马鲁恼火了——姑娘的双眼怎么总是盯着手中的活儿！她那宽大的外套也使神父懊丧——它掩遮了他渴望窥到的美！他知道姑

娘身上没一点属于他阿马鲁，哪怕是那双眸子里的光辉或那对乳房泛出的嫩白色都不属于自己！啊，姑娘想出嫁了——她为了那个男人，那个大傻瓜而保存着自己的一切。看，那个男人在微笑，在流着口水，正在抛出黑桃！阿马鲁真恨他呀！甚至对他的黑胡子、对他能有爱阿迈丽娅的权力都怀有嫉妒和使人难以理解的恨……

神父下意识地在椅子上猛然挪动了一下身躯，于是阿迈丽娅赶紧问道："不舒服吗，本堂神父？"

"没有。"他淡淡地回答。

"唉——"她轻轻叹了一口气，又飞速地缝着手中的活儿。

文书手里洗着纸牌，开始谈起他想要租一所房子继而又说起对家庭生活的安排。

"给我把油灯端过来！"阿马鲁在招呼露萨。

他下楼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很泄气。阿马鲁把蜡烛放在衣柜上；他望着映在穿衣镜里的形象自惭形秽，他看着自己那张刮得干干净净的脸、后脑勺那个秃圆圈和僵硬挺直的圆脖领觉得很可笑。他没完没了地把自己同那位蓄着小胡子和满头浓发放荡不羁的人作比较。"干嘛这样折磨自己呢？"他在遐想，"那个人可以作丈夫，可以把他的姓冠以姑娘的名字上，给姑娘建立一个家，使她有当母亲的权力；而我只能给她罪恶之感，尔后是弥天大罪的恐惧！"

他想，阿迈丽娅对自己有好感那只是因为自己的身份是神父罢了。然而无论如何她是要出嫁了，这是很自然的事。姑娘不怕贫困，只要漂亮就一切都有了，就能得到渴望着的那种合法和永固的优越地位，就能得到邻里的尊敬和商店卖货人的巴结；总之，就能得到一切荣誉和利益！

这时，阿马鲁觉得恨她，恨她那脖颈下的肥大衣裙，恨她那股一本正经的劲头！唉，这个蠢姑娘，你怎么没发觉在身边那件黑色的教士袍里有一股赤诚的爱在向你倾诉，在摸索着你的心，在追随着你的倩影。阿马鲁在不安地颤抖，他受着折磨！他希望阿迈丽娅同她妈妈一样——或许比其更放荡，她穿着一身弄情卖俏的艳服，

戴着一副假发，翘着腿厚颜无耻地盯着男人们——她是一个破鞋任人穿、水性扬花的婆娘……

“好哇！我真希望这个姑娘变成一个不要脸的浪荡货！”他想着，但又有淡淡的羞愧潜入心头，“如果不能得到正派的女人就一定要寻觅娼妓——这真是美妙的教义！”

他感到透不过气来，就打开了窗子。天色黑黢黢的，雨停了；慈悲街上空猫头鹰的鸣叫打破了夜空的沉静。黑沉沉的夜，默无声息正在死睡的村镇。此时，这一切都令他伤感。他又一次体味到从其肉体深处升腾起来的——因为她——而产生的爱情，非常纯真的热诚的爱情！他仿佛看到了她那俊俏的面庞，如同精美绘制的那样美丽，那样光彩夺目，在漆黑的夜色里愈显得动人。他的灵魂在迷惘的爱中向她奔驰，如同在向圣母玛丽娅顶礼膜拜，他犹如对着天神呼唤和祈祷。焦灼不安地请求饶恕自己——他曾在心中亵渎过她。他高喊：“你是女神！原谅我吧！”这当儿对阿马鲁来说真是非常甜蜜的时刻，是可以使肉体泯灭的时刻……

他为自己这种脆弱而丰富的情感惊诧，突然感知自身确实存在着这些东西；他追悔莫及——“假如我也是一个自由的男人，我将成为一个好丈夫！我对妻子将是多情的、忠诚的和温柔的。”他甚至想到，将怎样爱自己的儿子，“啊，那个小家伙又在揪我的大胡子！”在幸福的遐想中，他扑簌簌地落泪。他在绝望中诅咒那个使他成为神父的公爵夫人——一个丑婆娘！咒骂那个给他确定了神职的主教！“他们害了我！他们害了我！”他自言自语着，精神有些错乱了。

这时，他听到了若奥·艾都阿尔多下楼的脚步声，听到了阿迈丽娅衣裙在脚步挪动时发出的响动声。他跑到门前透过钥匙孔窥视，嫉妒使他把牙紧紧咬在嘴唇上。

临街的栅栏门拍打了一下，阿迈丽娅低声哼唱着上了楼。此时，一股神秘的爱情的热流钻入了阿马鲁的心窝，他望着夜空，怀有强烈要得到她亲吻的愿望躺下了。

七

几天后，阿马鲁神父与红衣神父迪亚斯和库尔特伽萨修道院院长共进晚餐。院长是位风趣的老人，也很热情。他在那个教区生活了三十年，并且还是那里最出色的烹饪家。附近神职界人士都晓得他擅长制做以猎获的野味为原料的卡比德拉①。这天是院长过生日，赴宴的其他客人还有纳塔里尤神父、布里托神父。前者生就一双冷漠深陷的眼睛，满脸麻斑，是个脾气极端暴躁的家伙，人称“雪貂”。他能言善辩，十分狡黠，爱与别人争吵而且总是有理。人们说他长着一根毒蛇的舌头。他同已经失去父母的两位侄女住在一块。他宣称自己对女孩子最偏爱，他常在侄女面前炫耀自己品德多么高洁，他常说侄女们是他自己花坛中的两朵玫瑰。布里托是主教区里最愚蠢然而又是最强壮的神父。他相貌堂堂，言行举止也有礼貌。他生命力极强就象善操牧羊杖的慓悍的贝拉人②似的。他能一口气喝净一阿尔姆德③的酒，酒后还能哈哈地掌犁耕地。修房子的屋檐时他能当泥瓦匠。他爱开玩笑，曾把夏日午休的姑娘们野蛮地抛到玉米秸垛上。领唱的神父管他叫“奈麦亚④”的狮子。

他的头很大，柔软的长发耷拉到眉毛上；脸上胡子茬铁青，显然剃须时挺费劲儿的。每当他发出野兽大吼似的笑声时，便露出细

---

① 卡比德拉是用猎物的五脏和血做成的食品。
② 贝拉人是指葡国北部以放牧为主的贝拉省人。
③ 阿尔姆德是一种从前的液体度量单位，因地而异，一般相当25公升。
④ 奈麦亚是古希腊的一个小区域。

小洁白的牙齿——这大概是他常吃加蜂蜜做的玉米面包的缘故。

人们正在入座，利巴尼纽到了。他踉踉跄跄地显得心神不安，光脑门上汗水淋淋。他一进门就用尖细的声调喊道："哎呀，朋友们！请原谅我迟来一步。我路过艾尔达圣母教堂时正碰上努内斯神父专心致志地讲弥撒，于是我便在那儿洗耳恭听，所以就耽搁了一会儿；不过我还是极为快活地赶来了。"

修道院院长那精力充沛的女主人若尔特鲁德斯，这时端着一大盆鸡汁汤进来了，利巴尼纽就围着她跳跳蹦蹦地说起了笑话：

"哎呀，小若尔特鲁德斯！我最清楚你能使谁幸福！"

这位乡村老人仁慈的脸上堆满了笑容，胸前那一堆肉在颠颤。

"瞧哇，她现在对我要下功夫了，可惜我来得晚了一点儿……"

"喂，姑娘！女人们就象梨子那样惹人喜爱，越是熟透了越使人发馋，现在是吮吸汁水的时候了！"

神父们哄堂大笑，个个喜气洋洋，在桌边落座。

晚餐的菜肴是院长亲手烹调的，一开始喝汤就响起了喝采声：

"美极了，名不虚传！就连天堂也没有这样的佳品！"

技艺不凡的修道院院长高兴得满脸通红。是的，正如领唱神父所说，院长是"一位绝妙的艺术家"。他精读过《烹饪大全》，对各种名菜都很拿手。不仅如此，他还是位创新家——用小槌敲敲脑袋就能想出美味的新品种佳馔。他潜心于自己的"艺术"工作，以至于在星期日讲经文时竟向跪拜着聆听上帝箴言的信男信女们说开了如何烧鳕鱼和烹制猪下水该放什么作料……

院长同他的老佣人若尔特鲁斯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他们那儿的庄园里生长着各色蔬菜，其它食品也很丰富。如果他们再有奢望的话，那就是有一天把主教也当成晚饭吃掉！

"喏，本堂神父！"他对阿马鲁说，"不吃给谁留着呀！来，再吃一块血肠，吃几块浸在肉汤里的面包皮！对，这就对啦！味道怎么样，嗯？"劝罢又露出一副谦逊的面孔说："这血、肉烩制的'全家福'菜让我露脸喽！"

的确如迪亚斯神父所说："吃了院长做的菜就象落荒的神仙感到了女人和食品的诱惑一样。”来客都脱下了大衣，只穿着教士黑袍，圆筒状的硬领圈解开了；人们在细细咀嚼，说话声都少了。

因为第二天将是快乐圣母节，所以附近小教堂里的钟敲个不停。正午灿烂的阳光洒在室内，那满桌的瓷器——盛着巴依拉达酒的蓝色大肚杯子、装红辣椒的小碟子和装黑橄榄的大碗……都镀上了一层令人赏心悦目的色彩。此时，热心肠的院长正瞪着眼，咬着下唇仔细认真地切割着填肥的阉鸡胸脯上的细白嫩肉。

透过敞开的窗子可以看到外面的菜园，看到两株高大的山茶树；这树就长在窗台下，上面开着红艳艳的花。抬头可望见澄澈晴朗的蓝天，耳边可以听到远处水车发出的吱吱响声和洗衣女人槌打衣物的声音。

在衣柜上对开本书①之间一个台坐上放着一尊耶稣塑像，耶稣表情悲戚背对着墙。这尊塑像轮廓清晰，耶稣黄色的身躯上布满鲜红的溃伤。玻璃钟罩下面放着同情耶稣的神仙们的塑像。这些摆设使人联想起充满宗教色彩的可爱的传奇故事：好心肠的巨人圣·克里斯托旺驮着微笑着的神奇的幼童，整个世界都托在幼童的手中如同一枚跳动着的小球儿；仁慈的牧羊人小圣·若奥披着一张羊皮在看守羊群，他不用牧羊杖而是用一个十字架；富于怜悯之心的看门人圣·彼得，泥做的手中拿着两把打开天庭门锁的神钥匙。

在墙壁上张贴着石版印刷画儿：大仙圣·若则靠在他的牧羊杖上，周围开放着白色的百合花；雄赳赳的圣·若尔格的坐骑踏在一条惊恐的龙的肚子上；慈善的安东尼奥神在一条小溪边正笑着对一条沙丁鱼讲话。

人们继续吃着美餐，杯子磕碰时发出叮当叮当的响声和着刀叉的响声使这间被烟火熏黑了的橡木屋顶的饭厅充满了生气。利巴尼纽大口大口吞食着，时而说起逗笑的话：

---

① 对开本书是葡国从前印书的一种形式：一张纸折起来，只印一面，相当中国古时的线装书。

"小若尔特鲁斯，我的光杆花儿，递给我豆荚[1]，别这样看我，你个奸诈的婆娘，你想让我翻肠倒肚吗？"

"你们男人真是坏透了！"老太太说，"我倒要看你落个什么好下场！要是倒退三十年前……哼！你这恶贯满盈的家伙！"

"哎呀，我的心肝肉，"利巴尼纽转动着眼珠儿说，"快别这么说了，真使我如芒在背！"

神父们笑得直打嗐嗝。两大陶罐酒都喝光了，真是开怀畅饮——那位布里托神父把教士袍解开，露出里面用库维扬毛织的宽套衣，毛衣上缀着蓝线缝制的商标：一颗心上有枚十字架。

这时，一个讨乞者来到门口，他用哭腔吟诵《圣经》，若尔特鲁斯把半个加蜜的玉米面包塞进了他的褡裢。与此同时，神父们正在谈论现在有成群结队的乞丐常在各个教区里跑来窜去。

"这儿太穷啦！太穷！"好心肠的院长说，"喂，迪亚斯，再来点鸡翅膀吧！"

"是很穷，但人们又很懒。"纳塔里尤神父说出了自己的高见。他知道很多农场缺少劳动力，可却常看到那些恶棍——尽管他们结实得如同老松树——挨门挨户呜咽着"讨饭经"。"一群乌合之众！"这是他对穷人的概括。

"请您不要这样说，纳塔里尤神父！"院长说；"请注意，这里的确存在着贫穷。这一带有很多家庭，男人、老婆和五、六个孩子如同猪一样睡在地上，靠吃草过日子。"

"那你想让他们吃什么好玩意儿呢？"迪亚斯高喊着，撕下一块鸡翅膀肉，然后舔着手指说，"您想让他们吃火鸡吗？每人都能应有尽有吗？"

这位福气十足的修道院长往椅背上一仰，把餐巾拉到胸前，热情地说："是贫困，各位朋友！"

利巴尼纽带着哭腔说："如果这儿只有穷人那就成了天国！"

[1] 葡萄牙语这个单词的发音和妇女阴道这个词音形一样。

阿马鲁神父严肃地阐明了自己的见解：

“如果有人肯向忠顺的教皇提供资金，那教堂是会搞好建设的……”

“财产应该掌握在教堂的手里！”纳塔里尤以权威者的口吻打断了阿马鲁的话。

红衣神父打了一个饱嗝后补充道：

“这也是为使信仰得以传播和让道义大放光彩。”

“但造成贫困的根本原因是大量的人没有道德。”纳塔里尤在卖弄学问。

“喂，我们不谈这些了。”修道院长有些不满地喊叫，“在这个教区眼下只有十二个未婚姑娘肚子大了！先生们，如果让我去训斥她们，我还怪不好受的呢！”

“在我们那里，”布里托神父讲话了，“因为收摘橄榄时缺乏劳动力，找来了一伙乱民干活儿，可你们看吧——简直是无法无天！这群人男女杂居，靠着向农场出卖劳力过活，可还是在贫困中死去。哼！需要时时刻刻用牧羊杖对付他们！”

“哎呀！”利巴尼纽双手紧抱着头对周围的人说，“这滔天大罪将蔓延整个世界！啊，我的头发根子都竖起来了！”

有人又说到在桑塔·卡塔丽纳教区更糟糕的情况，那儿结婚的女人就什么都不顾忌了。

“比母羊还坏！”纳塔里尤神父边说边解开了坎肩的扣带。

据布里托神父讲：“在阿莫尔教区，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总喜欢聚在干草堆里，同一群二流子过夜！”

这时纳塔里尤神父两眼直放光彩，说个没完，他仰靠在椅子上拉着长声说：

“我不知道你布里托神父教区里的情况如何，但什么事都是上行下效……有人一直对我说，你布里托老兄和教区管理人的老婆……”

“造谣！”布里托高喊着，面红耳赤。

“嗳，布里托！嗳，嗳，布里托！”周围的人善意相劝。

“造谣！”他依然在吼。

“我亲爱的朋友，”红衣神父迪亚斯放低了声音，一双小眼睛里闪烁着神秘而奸诈的光，“我常对你们谈起的那个女人可是个上等货！”

“造谣！”布里托呼喊着连珠炮似地说，“一直在宣扬这无稽之谈的是库麦阿达的大公子，因为在选举时教区管理人没投他的票。对天发誓我是要砸断他的骨头的！”他目眦尽裂，挥舞双拳，“我要砸断他的骨头！”

“事情还没到这个地步吧，我的男子汉。”纳塔里尤在评论。

“我要砸断他的骨头，把他大卸八块！”

“啊——我的小雄狮，消消火气吧！”利巴尼纽态度温和地规劝着，“别忘乎所以呀，朋友。”

神父们又回忆起教区选举的往事，当时库麦阿达的大公子是有势力的，当时是反对派控制了二百张选票，神父们谈及了选举和那些丑闻。这时除了阿马鲁神父以外其余的人都在炫耀各自的业绩和畅谈选举中的轶闻、笑话。

纳塔里尤神父自己说，他在最近一次选举中拉了八十张选票。

“嗐！”众人听罢惊嘘起来。

“你们猜猜我施用了什么妙计？”

“用了一个妙计？”众人吃惊地反问。

“是的，先生们。”

“我同一个传教士相谋划的计策：在选举前佯称教区收到了天外的来信，这些信都是圣洁的圣母玛丽娅签发的，指派人们去投某某政府议员的票——当然这都是靠升天的许诺和下地狱的威胁来帮助进行的。这办法如何，嗯？”

“真是身手不凡！”大家齐声称赞。

只有阿马鲁露出了惊诧的神情。

老院长居然显出了一股天真劲儿微笑着说：

“对男子汉来说，有时需要这样做。到时候你就得挨门挨户去拉选票，尽管人家很讨厌你。”他又慈善地微笑说：“再用些降低每年向牧师进贡的诱饵使选民上钩！”

“还有，要利用人们进行忏悔的机会，”纳塔里尤神父继续传经，“利用这时机向女信徒灌输你的意志，保险能成功！我们可以从他们的忏悔中赚取不少利益哩！”

一直沉默的阿马鲁启口了，他严肃地说：

“忏悔可是项极严肃的教仪呵！用这手段来拉选票……”

一听这话，纳塔里尤脸腾地红起来，连做了几个表示感情冲动的动作，反唇相讥：

“这么说，您是很严肃地对待忏悔喽！”

众人很是惊愕。

“质问我是否严肃地对待忏悔，这是什么意思？”阿马鲁把坐椅往后一推，二目圆睁大喊起来。

“这不象话！”众人也在附合，“喂，塔纳里尤，朋友？”

激动的纳塔里尤神父想辩解，他竭力和缓地说：

“听我说，上帝的子孙们！我并不是说可以把忏悔当儿戏，真的！我也不是互助团①的团员。我是想说那是一种规劝和了解发生情况的方法或者是一种给羊群引路的方法。当然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服务于上帝。这也是一种武器——一种用来免罪的武器！”

“什么，一种武器？”众人又高叫起来。

院长在驳斥纳塔里尤：

“纳塔里尤，我的朋友！这样干可不应该呀！”

利巴尼纽划过了十字，说道：

“我对此感到震惊，以至于双腿都在打颤。”

纳塔里尤还在辩解，他最后火气冲天地喊道：

“要上帝亲自来给我赦罪吗？”

---

① 互助团曾是葡国从前的一个秘密的慈善政治性社团。他们采用的标致是建筑工人和石匠用的工具作图案。

“当然！”众人也喊起来，“当然！”

而红衣神父迪亚斯这时却叉起一叉子豆角儿，说：

“收敛住罪恶吧，上帝将饶恕你的！不过那样做也算得上是一种形式，形式就是一切……”

“严肃对待忏悔仪式是履行神职的基本要求！”阿马鲁以经院式的口吻说道，对于纳塔里尤来说不啻于霹雳轰顶。他又说，“请读圣依纳西尤的训导！请读圣·托马斯的训导！”

利巴尼纽为表示对阿马鲁的支持，竟然跳上椅子：“本堂神父，让我来和他斗斗法！我要降住这个不怕上帝的人！”

纳塔里尤毫不退让：“哼！先生们，我想请你们回答——”他转向阿马鲁，“先生，例如您是刚吃过烤面包，喝过咖啡，抽过香烟来坐到忏悔室里；但也有时会因家务纷扰或手头拮据或头疼、肚子疼而在忏悔室里忧虑不安，那么先生，您此时还把自己想象成一位上帝坐在那里赦免别人的罪恶吗？”

这个设问使众人吃惊。

迪亚斯放下手中的餐具，扬起双臂用一种令人发笑的“严肃”劲儿高喊：

“这是不相信上帝！你简直成了异教徒！”

“我也这样认为：这是对上帝的不相信！”阿马鲁也气冲冲地回敬了一句。

这时若尔特鲁德斯端着一大盘甜米饭走了进来。

“好，我们不谈这些了！”院长小心地调解纠纷，“我们来吃甜米饭，好吗？”说罢又吩咐老主妇去取波尔图酒。

纳塔里尤伏在桌子上还要和阿马鲁争论，好心的院长只得再次劝解，他不安地说：

“喂，朋友们，朋友们！请把这星期六辩论①放在一边吧！否则连甜米饭都顾不上吃啦！”

① 宗教上每星期六就学习过的内容以辩论的形式进行考查复习。

为了让二人安静下来，院长又拿过波尔图酒，慢慢地斟进每个人的杯子："这是一八一五年酿制的好酒，这可不是每天都能喝到的！"

人们为了细品佳酿，先把装酒的透明杯对着阳光照一照，然后仰靠在皮椅背上开始干杯。第一巡是祝福院长健康长寿。院长连声还谢：

"承蒙诸位美言……"说着两眼竟泪汪汪的了。

"为庇护九世教皇① 干杯！"利巴尼纽和别人碰了碰高脚杯大呼，"也为殉教者干杯！"

众人酒兴正浓，利巴尼纽用假嗓子哼唱起庇护九世的圣歌；院长因为瞥见在窗外的园地里园丁正在修剪黄杨树从便小心地劝止他闭上嘴巴。

饭后大家又津津有味地吃点心，吃了很长时间。纳塔里尤火气消下来了，又说起了他的侄女们——"两朵玫瑰花"；他用栗子蘸了酒吃，并且朗诵了维日利尤② 的诗。阿马鲁躺卧在软椅上，两手放在衣袋里，失神地望着花园里的树；在怅惘中他想起了阿迈丽娅，想起了她的音容笑貌。他长叹了一声——他多么想占有她呀！

布里托神父脸色通红，扬言他凭着手中的榅桲树棍子就可以战胜共和派分子。

"布里托神父的榅桲树棍子万岁！"利巴尼纽兴高采烈地欢呼。

纳塔里尤又同红衣神父就宗教的历史争论起来，他又把话题重新拉到特赦的问题上。他认为特赦学说缺乏论据，他说："假若特赦可以不加节制，那么一个杀人犯，一个杀死生身父母的人也可以被封为圣人了？"

……

① 庇护九世（1792—1878）曾是罗马教皇（1846—1878）。原名马斯塔伊一费雷提，意大利人。1864年公布《现代错误学说汇编》，把一切反对教皇统治的学说以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列为"错误学说"，制定了"教皇永无谬误"信条。曾力图阻挠意大利的统一。

② 维日利尤是公元前71年至19年著名的拉丁文诗人。

纳塔里尤双手放在腰带上，他大声说：

“桑托·伊纳西尤是军人！”

“军人？”利巴尼纳惊诧地喊起来，他跑向纳塔里尤，乘着酒兴用小孩撒娇般的动作搂住这位神父的脖子说：

“军人？他是什么样的人？告诉我，我崇敬的圣·伊纳西尤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纳塔里尤推开他说道：

“放开我，你这个家伙！他是袭击兵的曹长。”

一阵哄堂大笑。

利巴尼纽发狂似地大叫：

“袭击兵的军曹！”他又虔诚地扬起双手，“我可敬的圣·伊纳西尤，但愿你永远被人们称赞，永远承受人们的香火。”

这时，修道院院长建议到葡萄架下去喝咖啡。

下午三时，席散了。每人都有点儿头重脚轻，走起路来踉踉跄跄的，连续不断的饱嗝声和着串串哗笑。只有阿马鲁头脑还清醒，他只觉得身子虚软但双腿还是能站稳。

“好吧，朋友们！”院长喝了最后一口咖啡说，“现在最适宜的活动应该是到农场去散散步。”

“对，去消消食！”红衣神父费劲地站起来口齿不清地咕哝着，“我们到院长的农场去。”

一伙人顺着巴洛卡镇的小路走去，这条小路很窄通常只是走小车的。此时，天空是那样蔚蓝，太阳光使人感觉暖洋洋的。小路伸向远方，路两边的小树丛形成了天然的栅栏。庄园的围墙里是一片片平整的土地，地上覆盖着枯枝败叶。空地上的一株株橄榄树挺立在草丛中十分显眼。地平线处有顶坡浑圆的小山丘，山上长满松树，蓊蓊郁郁的枝条给土丘披上绿装。这一带十分幽静，偶尔从远处传来车轮前进时发出的吱吱响声。这里的景物和光线都给人肃穆的感觉，神父们在其间缓步徐行；一个个步履踉跄，两眼冒着金光，肚子被撑得鼓鼓的。他们在嬉戏着，笑呀叫呀，显得踌躇满志。

红衣神父迪亚斯挽着修道院长的胳膊，一步一喘；布里托从阿马鲁身边走过，他还在发誓：非要喝库麦阿达家的大儿子的血不可。

“冷静些，布里托神父，冷静些！”阿马鲁抽着烟连声劝解。

“我要吃他的心肝！”布里托还在叫。

利巴尼纽一个人走在最后边，他不住地用假嗓子哼唱：

金黄色的小鸟，
飞窜出笼外。
……

走在众人前面的是纳塔里尤神父。他把披风搭在胳膊弯儿上，披风的下摆拖拉到地面；教士黑袍也敞开了，人们可以看到坎肩的里子很脏，油乎乎的。他脚上穿的是针织的毛线袜，两条腿是那样枯瘦，已经走不稳路了，有时撞到树上。

布里托的胃里在翻腾，从嘴里喷出很浓的酒气，他瓮声瓮气地说：

“我最得意的事是挥动牧羊杖驱赶一切！”他用手做了一个幅度很大的动作，示意他所说的“一切”囊括四极八荒。

利巴尼纽的歌声又从后面传来：

……
双翅已经折断，
现在不能……

这声音近似嗥叫，他唱着竟然止步不前了。走在前面的纳塔里尤忽而大发雷霆：

“你这头蠢驴，看什么来着？你这活畜生！”原来，在小路的拐弯处他同一个牵羊的老头儿撞上了，差点跌倒。这个醉鬼怒气冲

冲挥舞着拳头向老头儿示威。

“请阁下原谅！”老头儿诚惶诚恐地说。

“你这头畜生！”纳塔里尤两眼冒火不停地大吼，“我劈了你这个老东西！”

老头儿吓得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早就摘下了帽子，露出了满头银发。这老人就象给地主佣耕的奴仆一样，艰辛使他早生华发。他已经够上当祖父的资格了，然而却向纳塔里尤弓腰俯首，大概是悔愧吧——满脸涨得通红；他瑟缩着，尽量把身体贴近路边的树丛、篱笆，好让这几位发着酒疯的神父从窄路上迅速通过。

阿马鲁不想陪大家去农场了，在村头的十字路口折向通往左布鲁斯的路，他要返回累里亚城。

“看你急的，到城里还要走一莱瓜①的路呢！”院长说，“我吩咐人为你准备一匹母马。”

“不用了，院长。只要迈开双脚，就没有远路啦！”说罢，他快活地紧了紧披风，哼唱着《永别了》的歌子上路了。

走了一段，前面的路变宽了。阿马鲁沿着一座小果菜园的围墙前行，只见墙上覆盖着苔藓，墙头上还嵌着闪闪发光的碎玻璃碴子。当他走到园子的东门时，看见在这座低矮的红色的大门前的路中间有头大花母牛堵住了去路。阿马鲁很开心，用手中的雨伞去捅它。母牛迅速地跑开了，耷拉在颈下的皮肉抖动着。阿马鲁一转身，突然瞥见阿迈丽娅正倚在门口，姑娘向神父问好，笑盈盈地说：

“这头母牛真让人害怕，本堂神父。”

“姑娘，真是你？这可是奇遇了！”

她脸有点儿绯红：“我是陪玛丽娅·阿松桑太太来这果菜园的。我想出来看看庄稼地。”

在阿迈丽娅身边还有一个姑娘，她正往草篮里码放洋白菜。

---

① 莱瓜是葡萄牙长度计量单位，其数值因地方不同而变化，但一般为5公里。

“这么说，这里就是玛丽娅太太的果菜园了？”阿马鲁说着向里迈了一步。

一条宽宽的甬路伸向前方，路旁生长的是老栓皮栎树，树冠投下了柔和的阴影。路的尽头有房舍，在阳光下墙壁显得格外白亮。

“是的，这儿就是玛丽娅太太的果菜园，我家的农田在另一边，但可以从这里进去。若安娜，你回去吧！”

那个姑娘把草篮子放在头上向阿迈丽娅道别后就踏上了通往左布鲁斯的小路，她走路时臀部扭动得特别明显。

“是的，姑娘，这个园子好象挺不错的……”本堂神父搭讪着。

“还是请来看看我家的农田吧！”阿迈丽娅说，“我家的地虽说小得可怜，但很希望它能给您留下好的印象。喏，就请您从这儿走吧……您瞧，我们去那边就能看到玛丽娅太太了，您同意吗？”

“我们应该去看看玛丽娅太太。”阿马鲁表示同意。

他们走在两边都是栓皮栎树的甬道上，谁都没有说话。每两棵树间都长着绣球花丛，由于季节的关系，枯黄的树叶都落到了这里。古老低矮的房舍静静地蹲在路的尽头，沿墙根栽种的南瓜秧早已经结实，老熟的大个儿的南瓜沐着阳光。鸽子飞上了灰黑色的房脊，屋后露出了柑桔树深色的树冠。园子里有一架水车在车水，发出单调的吱吱吜吜响声。

一个小伙子拎着水桶从他们前面走过。

“若奥！太太到哪儿去啦？”阿迈丽娅问。

“她去橄榄园了！”小伙子拉着长腔儿回答。

橄榄园在园子的后面，离这里挺远的，因为间隔着一段泥泞地，没穿套鞋是不好去那里的。

“就这样去，浑身都得弄脏的。”阿迈丽娅说，“甭去看玛丽娅太太啦，嗯？咱们去果菜园吧，从这儿过去，本堂神父……”

他们走到一堵老墙前，墙上爬着葡萄藤和钱线莲。阿迈丽娅打开了一扇绿门，他们走了进去；通过三级不连接的石阶又走过一座

葡萄架下的一条幽暗的小路。四季玫瑰依傍着墙生长，葡萄秧攀附在一根根石柱上，阳光洒在泛黄的草地上。牲口棚是用秸草铺的顶，虽然座落在暗处却挺显眼。一缕缕炊烟从那边袅袅升起，慢慢地消失在湛蓝的天空中。

阿迈丽娅走走停停，她在给阿马鲁导游："这里是苹果园，那里将要播种大麦，那边种植的是大葱——过去看看，景色也挺美……"

"啊，玛丽娅太太把这园子拾掇得真不错呀！"

阿马鲁一边低头走着一边听她的介绍，有时用眼睛的余光扫视一下身旁的阿迈丽娅。神父在寂静的田野听着姑娘讲话——那声音使他觉得分外甜润动听。田野里的风挺大，阿迈丽娅的两颊被风吹得红润可爱……

姑娘想抖掉衣服上沾的泥巴，于是把裙子向上撩起。这一来使阿马鲁瞥见了她那白色的高筒袜，神父不安起来，他似乎感到这就是阿迈丽娅裸体的开端。

他们来到了葡萄架的尽头，跨过了与流水沟平行的狭长的田块。因为阿马鲁害怕癞蛤蟆，这使阿迈丽娅觉得很开心。殊不知，这是神父有意夸张了自己的胆怯。

"喂，阿迈丽娅姑娘，这儿有毒蛇吗？"他一遇高草就侧身避开，身体便与姑娘相蹭。

"瞧见那个栅栏了吗？那边就是我家的农田。走，从栅栏门进去！咦，您累啦？我看先生是不习惯走长路的……哎哟！一个癞蛤蟆！"

阿马鲁蹦了一下，碰到了姑娘的肩膀。她温柔地推了他一把，接着热情地笑起来：

"哈，胆小鬼！胆小鬼！"

阿迈丽娅甭提有多高兴、多活跃了。她带着自豪感讲起了她家的农田，她为自己是有产者也为自己懂得一些农活儿而感到得意。

"栅栏门好象关闭着。"阿马鲁说。

“是关着吗？”她问。

阿迈丽娅提起裙子快跑了几小步，“是关闭着，真遗憾！”说罢她性急地晃了晃装在两根结实的木桩中间的小栅栏门。

“钥匙可能被农场管家拿走了！”

她弓着腰向着远处的庄稼地高喊，声音拉得长长的：

“安东尼奥——安东尼奥！”

没有任何人回答。

“走，到果菜园的后边去！”她招呼着阿马鲁，“这儿的地表很干燥，如果您乐意，咱们就从这儿过去；那边围墙有个缺口，人们管它叫‘山羊跃’……”

于是他们紧贴着树丛走，阿迈丽娅显得很高兴，她说：

“我小的时候，从来是不走栅栏门的，经常跳过围墙的缺口。有时天下过雨地上很滑，跳墙时常摔跟斗——您已经看出来了吧，我是个调皮鬼。不过，这可不许对别人讲噢，本堂神父！哎呀，和那时比，我现在都变老了！”她转过身来面对着阿马鲁，莞尔一笑，洁白的牙齿在闪光，“难道这不是真的吗？我确实变老了！”

神父微笑着，他难以回答。

太阳光照在他的背上，加上刚才在修道院长家喝过酒，他感到浑身酥软。姑娘的容貌，姑娘的双肩——啊，如此美好的邂逅！这些都使得阿马鲁产生着一种持续不衰的欲望……

“‘山羊跃’就在这里！”阿迈丽娅停下脚步喊道。

这“山羊跃”其实就是篱笆墙的一个豁口。墙的外侧是洼地，很泥泞。透过豁口可以看见若阿乃依拉的农田：田野平旷连接着一片橄榄园，地上芳草萋萋，金盏草开出白色的小花如同繁星一样缀在草地上；一头花母牛正在吃草，再向远看一群群麻雀在座座房屋的尖脊上飞起落下。

“现在该怎么办？”阿马鲁问。

“跳过去！”她笑着回答。

“我先来跳！”神父高声表态。

只见他掩紧披风，从豁口一跃而过——但双脚落在湿漉漉的草地上毫不例外地跌了个跤。见此，阿迈丽娅大笑不止，她俯下身向着墙外的阿马鲁使劲地招手：

"好啦，咱们现在再见吧！本堂神父先生，您就在农田里呆着吧——我要去找玛丽娅太太。您要想跳过来，大概是不可能了；栅栏门也关着，您这下可是被困在那边啦！"

"喂！阿迈丽娅姑娘！喂——姑娘！"

姑娘哂笑未休又哼起了歌：

我独自伫立在凉台上，
而我亲爱的人儿却被囚禁在牢房。
……

她的这副模样更使神父的心儿受到撩拨。

阿马鲁热情地扬起双手对着阿迈丽娅喊：

"跳过来呀！跳哇！"

她娇声细气地答道：

"我怕！哎呀，我怕……"

"跳吧，姑娘！"

"我跳过去啦！"她骤然大喊了一声。

真的跳过去了！随着一声尖叫她落到了神父的怀抱中。阿马鲁在撞击下滑动了一下，但他很快站稳脚跟。此时，他感觉到了——姑娘的身躯就在自己的双臂之间；突然，阿马鲁把阿迈丽娅紧紧搂住，拼命地在她脖子上亲吻。

阿迈丽娅挣脱了，站在他的面前。她喘不过气来，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她用发颤的双手理平了围在颈项上的毛披肩的折纹。

阿马鲁轻声唤着：

"小阿迈丽娅……"

但她蓦地提着裙子顺着篱笆跑开了。阿马鲁不知所措只得跨着

大步跟上。到了栅栏门前遇见了拿着钥匙的管家，阿迈丽娅和管家说了几句话。

他们穿过栅栏门走过了流水沟边的一块田地，然后通过搭着葡萄架的小路。阿迈丽娅同走在前面的管家喋喋不休地交谈；阿马鲁低着头跟在后头，显得无精打彩。待走到一座房子跟前，阿迈丽娅停下来了，她脸涨得通红，不断地拉扯着脖子上的围巾。

“喂，安东尼奥，”她在下令送客，“请你给本堂神父指示一下走出大门的路——祝您下午好，本堂神父先生。”

说罢她转过身踏着湿漉漉的地向果菜园后面那一带橄榄树林跑去。

玛丽娅·阿松桑太太正坐在那边的一块石头上同帕特里西尤大叔没休没完地聊天。一群妇女举着长竹竿在敲打橄榄树上的叶子。

“傻丫头，你这是怎么啦？从哪儿来呀，我的姑娘？天呀，你可真是个疯丫头！”玛丽娅太太在惊呼。

“我是跑来的。”阿迈丽娅脸色通红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姑娘在老太太脚下坐稳，一动不动，只是双手捂着胸口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两片嘴唇歙动着，目光有些凝滞。她正沉浸在唯一的感觉之中：

“他喜欢我！真的喜欢我！”

阿迈丽娅早就慕恋着阿马鲁神父。她时常独自呆在房里遐想：也许本堂神父已经从我的眼光中体察到爱情的流露了吧？从那最初时刻只要听到阿马鲁在楼下要吃中午饭，她心里就觉得舒畅。她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总会情不自禁地小声哼唱着。后来她发现阿马鲁有点忧郁，可难知原委。她不太了解神父的过去，只是联想起埃武腊的那个修道士。她曾想，阿马鲁大概是因为爱情上的不遂心才当神父的。她觉得这位本堂神父是个非常温柔的人，他那英俊白皙的脸上散发着一种迷人的气息。她想把阿马鲁作为自己的忏悔神父。这样，她就能在忏悔室里跪在他的脚下，与他那双黑亮的眼睛咫尺相望，享受着他在描绘天国时发出的柔和的声音——这一切该是多

么美好啊！她尤其喜爱神父那朗润鲜亮的嘴唇，她一想到自己将置身于教士黑袍里受其拥抱就紧张得脸色煞白！当阿马鲁外出时，她就来到他的住房亲吻他的枕头，甚至把他留挂在梳子上的短头发收藏起来。每当听到阿马鲁在门口按铃时她就觉得两腮火辣辣的。

有时阿马鲁同红衣神父迪亚斯在外面吃了晚饭，她就觉得不愉快，常迁怒于露萨，甚至嗔怨他真是个倔头，如此年轻竟然……当阿马鲁讲起某位新的女忏悔者的事儿时，她就象小孩子一样，妒忌之情油然而生，把小嘴噘起来。

阿迈丽娅觉得她以前对待教义的虔诚的感情又在本堂神父的身上复生，她充盈的情欲在沸腾。她看到教堂就会有一种茫然的然而又有生理作用在催促的感情产生；她想长时间热烈地搂抱亲吻祭坛、风琴、弥撒书……她觉得这一切都是同阿马鲁连在一起的。他读着弥撒书便想起阿马鲁，仿佛他就是自己的私人上帝。每当阿马鲁在房里焦躁不安地徘徊时，殊不知姑娘正在楼上侧耳细听，她在通过楼下传来的脚步声揣度阿马鲁心跳的频率；此刻她常是抱着枕头，昏昏然地向空中作出亲吻的动作，仿佛那空间就是本堂神父的嘴唇。

黄昏临降，阿迈丽娅偕同玛丽娅太太回到了城里。她走在前面，一言不发，只是用枝条抽打着她的小毛驴；而玛丽娅太太则是同为他牵牲口的小伙子絮语绵言。快走到中心教堂时，诵读圣母经的钟声敲响了，阿迈丽娅默念着经文，凝眸注视着教堂，无疑，这是她以为阿马鲁正在那里面作弥撒！于是她又回忆起以往的星期天，那时，她听着钟声望着阿马鲁在主祭坛的阶梯上祝福——所有的人都虔诚地俯身弓腰，卡雷依鲁大公子的三房六妾，维亚克拉腊镇的男爵夫人就连市长太太，那位长着鹰钩鼻子不可一世的贵妇人也毫无例外。阿马鲁的手扬起来了，所有的人都毕恭毕敬，这些太太们会定然公认本堂神父有一双漂亮的黑眼睛！啊，这就是他——在篱笆墙下双臂紧紧搂抱自己的男人！此刻，她又感到他热乎乎的双唇就压迫在自己的脖子上，情欲似火，正在周身燃烧……阿迈丽娅放开

了小毛驴的缰绳，两手紧紧按住前胸，闭上了双眼；她把全部的灵魂都投入到热忱的祈祷中：

“啊，大慈大悲的圣母，我的保护人！让他爱我吧！”

在教堂前石板铺地的广场上，红衣神父们正在散步、交谈。对面的药店已经掌灯，透过明亮的窗口可以看见一架天平的后面露出了药剂师卡洛斯的面孔，他那戴着彩绣的缀有各色玻璃珠的无沿帽的脑袋正在很神气地晃动着。

八

阿马鲁回到自己的寝室，他感到惶恐不安。

“现在该怎么办呢？”他不断地这样自问。身体靠在窗户旁的墙角上，他觉得心已缩成一团。

“必须马上离开若阿乃依拉的家！”他想。自从发生了对阿迈丽娅大胆表露情爱的举动以后，他就认为再也难以在这个充满亲热气氛的家中生活了。

然而，阿迈丽娅没有发怒——只是有点儿呆滞。这大概是出于对宗教的尊重和对客人的礼仪而有意识地抑制感情的结果。她出于对红衣神父的这位朋友的面子，没有嗔怒的表示。当然她可以把他阿马鲁的举动讲给妈妈听，讲给那位文书听……而且定会引起人们的愤慨。而他似乎已看见教堂的领唱神父坐在那儿，翘起一条腿，狠狠地盯住他，在严斥他这位本堂神父：“你这是亵渎神职的放荡行为！一个萨蒂洛①在奥林匹斯山②上是完全干出这种事的！”他想到，教堂的神职上司会把他阿马鲁再次逐到山里的另一个教区………

再者，如果经常亲密地同她在一块，时时刻刻地看到那双黑黑的眼睛，见到她那使脸蛋显露出酒窝的动人喜爱的微笑，瞧着她那隆起的前胸，这一切定会使他阿马鲁的情欲陡增。这情欲每时每刻都使他激奋，感情的狂澜冲击着内心深处，将使他发狂乃至可能做

① 指神仙中的好色者。

② 根据希腊神话，奥林匹斯山是神仙居住的地方。

出某种蠢事！

他决定去找红衣神父倾诉隐衷。他禀性软弱，经常需要得到一种理智的力量，他人经验的借鉴。按着教规他需要不断地请教红衣神父，因在以神职的阶衔而论，那位红衣神父是他的上级，阿马鲁认为，红衣神父比自己高明——从在神学校起，至今他从未忘却自己是他的弟子，理应隶从于他。

阿马鲁想过，如果想另找寓所和女佣人也必须有红衣神父的协助——红衣神父对累里亚城了如指掌，如同该城就是他亲手建造的一样。

阿马鲁在饭堂里找到了红衣神父。饭堂里橄揽油灯的灯稔已经烧焦了，灯火欲熄；火盆里未燃透的木炭上有一层灰色粉末，不时有红光泛出。红衣神父坐在一张扶手椅上，肩上披着大衣，双脚裹着一条毯子；炭火的余热使他昏昏欲睡，日课经书摊放在膝盖上。母狗特丽格伊拉偎在神父的脚下，和神父一样也在打盹。

随着阿马鲁渐近的脚步声，红衣神父缓缓地睁开双眼，呜呜噜噜地说：

“我睡着了，嗯……”

“天还早呢，”阿马鲁说，“还没敲就寝钟哩！您怎么这样疲乏呀！”

“噢，是您！”红衣神父打着长长的哈欠说，“我从修道院长家里回来已经很晚了，刚喝了口茶，困劲儿就来了……怎么，有事儿吗？”

“我来这儿看看。”

“修道院长又为我们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那血肉烹制的，‘全家福’菜，真是再好不过了！我吃得肚皮发胀了。”红衣神父边说边用手指在日课经书上击着鼓点儿。

阿马鲁坐在他身边，慢慢地搅动着炭火。

“师父，您知道吗？”他突然直说出来，“我发生了一件事！”

但话一出口，他又觉不妥，继而含混低语道：“我今天真反常，

最近我好象一直脱离正轨……”

“的确，我看您脸色一直发黄。”红衣神父仔细地觇视着阿马鲁，“孩子，你应当清心寡欲！”

阿马鲁沉默了一会儿，望着炭火说：

“您知道吗？我想搬家。”

红衣神父抬起了头，睁大了惺忪的睡眼说道：

“搬家！哪儿的话！为什么事儿？”

阿马鲁把椅子向迪亚斯身边挪了挪，低声说：

“您没发现吗？我一直在考虑，这个家里有两个女人，况且还有一个是大姑娘……”

“真是，看您说到哪儿去了！您说这些干什么？您是客人……好，别管这些了，我的男子汉！您住在这里就如同住旅店一样嘛！”

“不，不，师父，这些我都明白……”

阿马鲁吁了口气，希望红衣神父继续询问。

“怎么，这种想法是今天才有的？”

“说真的，今天我一直在揣摸这个事，”他决定说出自己的理由，“我干了件蠢事……”话一出口，阿马鲁又有些胆怯。

红衣神父望了他一会儿，催促着：

“男子汉，痛快些！”

“我是说……”

“您认为住在这里房费太贵吗？”

“不！”阿马鲁急促地做出了否定的回答。

“噢——那么是另外一码事喽！”

“是的。您猜出是什么事了吗？”阿马鲁用一种取悦于红衣神父的口吻探询，“我也祈望那是一件好事……”

“好，好！”红衣神父笑起来了，“我发觉，您把我当成了这家人的挚友，您厌恶她们可又想与我结好。”

“您说错了。”阿马鲁站了起来，他对红衣神父的迟钝感到恼火。

“喂，男子汉！”红衣神父张开双臂高喊，“您想离开这个家吗？究竟是为什么呢！我可认为这儿挺好的……”

“您说的不错，”阿马鲁在室内徘徊，“可我却铁了心啦！您看看能否帮我赁间便宜的小房子，房里有几件家具就行……您对这很内行。”

红衣神父不作声了，他的身躯埋在软椅里，慢慢地搔着下颏。

“一间便宜的小房子……”他没好气儿地咕哝着，“让我试试看吧，也许……。”

“您清楚，”阿马鲁走到迪亚斯近前抢过话茬，“若阿乃依拉的家……”

这当儿，门咯吱吱地响起来，若赛发老太太进来了。于是他又说起了修道院院长的晚餐，可怜的阿松桑太太的粘膜炎，肝病使桑舍斯红衣神父备受折磨。谈完这些，阿马鲁出去了，他现在的心里乐滋滋的，因为他并没有开诚布公地把一切隐衷都向迪亚斯师父袒露。

红衣神父依旧坐在原位，他在反复思索。对于阿马鲁要出走的决定他是欢迎的：当他把阿马鲁作为客人带到慈悲街时，他就同若阿乃依拉商定，他多年给她的月津贴要酌减，但还是一如即往保证每月三十日那天准时送去。但是很快他就后悔了，因为没招房客时，若阿乃依拉可以睡在一楼，那他自然能自由自在地分享这老情妇的温存了——因为阿迈丽娅住在楼上，对他们逍遥自在的生活是毫无妨碍的。阿马鲁来了以后，若阿乃依拉只得让出自己的房间，睡在女儿身边的一张铁床上；这可让迪亚斯神父有苦难言了，他那惬意的安排都不复实施了。有时为了和情妇享受一下一起午睡的快娱，还必须盼着阿迈丽娅外出并说好不回来吃晚饭，而露萨又正好出去汲泉水，还得加上其他令人心烦的措施……倘若阿马鲁外出了，若阿乃依拉就会把他拉到一楼的住室，重温以前午睡时的恬适，不过这样一来他又得按过去的标准付津贴了……一笔开销！

“真见鬼！男人至少应当按自己的意愿行事才对！”迪亚斯得

出了这样的结论。

“兄弟，你一个人在叨咕什么呀？”若赛发老太太的问话把坐在炭火盆旁的红衣神父从困倦中唤醒。

“我在思考在大斋戒中将怎样折磨我的肉体……”迪亚斯用粗重的笑声做了回答。

这时候，露萨在招呼阿马鲁喝茶。本堂神父只好慢腾腾地上了楼，他提着心——真怕见到双眉紧蹙的若阿乃依拉——她大概已经知道自己欺侮了阿迈丽娅。

然而，当独自在房间里的阿迈丽娅听到了阿马鲁上楼的脚步声时便迅速拾起了针线活儿，她头垂得很低，手快速地拈着针；她脸色绯红，就象有一次给阿马鲁缝制的粉红色的手帕一样。

“晚上好，阿迈丽娅姑娘。”

“晚上好，本堂神父先生。”

经常阿迈丽娅习惯用“喂”或“万岁”来唤他——那又多亲热呀！可今天她的冷漠真使阿马鲁吃惊。

本堂神父惶恐不安地对她说：

“阿迈丽娅，我请求您原谅我……我真是胆大妄为了……我简直都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但请您相信，我已决定从这儿搬走，我已经请迪亚斯红衣神父帮我再弄间房子……”

他说话时脸一直朝下，根本没有看见显得诧异而内心又十分痛楚的阿迈丽娅的双眼——这双眼睛正注视着他。

这时候，若阿乃依拉走了进来，她站在门口张开双臂说：

“万岁！我已经知道了，已经知道了！纳塔里尤神父先生对我讲了——一顿无比丰盛的美餐！请再讲讲吧！”

阿马鲁只好再叙述一遍吃过的所有菜肴以及利巴尼纽在吃饭时那些诙谐的谈话和神父们有关神学问题的讨论。

后来他们又聊起了农场的情况，阿马鲁在这时候下楼去了；他没有勇气对若阿乃依拉说他将离开这个家。

第二天上午在集体念经之前，红衣神父就来到阿马鲁的住所。

这位本堂神父正在窗前刮胡子。

“喂，师父！有什么新闻？”

“你托我的事已经办到！真凑巧，今天早晨……我住所附近有一座小房子，租金低廉；房子是努内斯少校的，他要搬家。”

事情办得这样猝然又令阿马鲁感到不悦，他神情沮丧地磨蹭着刀片问道：

“屋里有家具吗？”

“有的。有餐具，被褥，应有尽有。”

“那……”

“你现在就可以搬进去享清福了。住在这里嘛——对我们来说，嗯，阿马鲁，你说的有道理；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对你来说还是独居为佳。穿好衣服，我带你去看房子。”

阿马鲁一声不哼，满怀惆怅地刮着胡子。

那所房子位于索乌萨斯街，只有一层，很旧，木头都朽了。至于家具嘛，正如红衣神父所言，可能已用了好几代。一些褪了色的石版印画挂在黑色的大钉子上显得悲戚寂寥。那位邋遢的努内斯少校把碎玻璃扔得到处皆是，地板上到处是痰迹，墙壁上留着一道道火柴的划痕，窗台上放着一双脏得发黑的袜子。

但阿马鲁还是同意住在这里。迪亚斯神父很快地为他找来了一个女佣人——玛丽娅·维森西娅。这是一位虔诚的女人，瘦高个儿，如同一棵松树；她曾在古迪纽先生家当过厨师，迪亚斯认为她和颇有点名气的迪奥妮兹娅简直是亲姐妹。

迪奥妮兹娅是小说中的人物——她曾赢得过荣誉：当过两位民政长官和塞尔特日依拉那野蛮长子的小老婆。她能诱发男人产生疯狂的情欲。这是累里亚家家户户的母亲们流尽眼泪和昏厥的原因；后来她当了浆洗工并专替别人典当东西。她通晓生孩子的学问，她敢出面袒护富人的通奸，为政府雇员们招募干农活儿的姑娘，他了解全县的桃色事件。人们常看到她围着方格头巾迈着慎重的小步在路上，沉重的乳房在肮脏的宽便衣内颤动，脸上露出风流年月的微笑，

不过与当年相比，她缺少了两颗门牙。

这天下午，迪亚斯把阿马鲁要搬家的决定告诉了若阿乃依拉。她听罢大吃一惊，心里很不愉快；她抱怨阿马鲁忘恩负义。

迪亚斯粗声地咳嗽着："请听我说嘛，太太。这事是我帮助促成的，他住在这儿，对我的健康不利……。"

他阐述了自我保健的其他理由，伸出手温存地抚摸着情妇的脖子，又补充说明：

"这样做虽然使你有点损失，但请太太不必过虑——我会象以前一样给你提供下锅的东西，因为收成好我还可以增加半块钱作为孩子的胭脂费……喂，过来呀！让我痛快地亲亲你，我的小奥古斯蒂娜！你这小无赖，听着——我今天要在这里吃你做的饭。"

阿马鲁正在楼下收拾衣装箱子。但他不时停下手来，发出忧郁的叹息。他环顾这间住房：软乎乎的床，铺着白色台布的桌子，花布衬面的宽坐椅——他曾坐在上面读经书或聆听楼上传来的阿迈丽娅的低唱。

"再也不会这样啦！"他想，永远不会再坐到姑娘的身边与她共过上午的良辰美景，再也看不见她做针线活的动作了！永别了，那使人开胃的饭后点心；永别了，那馨香的茶水！那时他们曾在油灯的光影下细细品味着点心，也曾在风雨交夹的时刻偎在火盆边饮茶……啊！一切都永别了！

若阿乃依拉和红衣神父一同出现在阿马鲁住房的门口。迪亚斯显得神采飞扬，而女房东却心绪不畅，她说：

"我已经知道了，我已经知道了，您真是忘恩负义！"

"是的，我的女士。"阿马鲁惆怅地耸耸肩，"然而我自有道理……我觉得……"

"您看，本堂神父先生，"若阿乃依拉说，"我这样说，真不是想玷污您，其实我都把您当成我的儿子……"这时她用手绢捂住了双眼。

"冒傻气！"迪亚斯在大喊，"他人走友情在，难道就不再来

吗？晚上就不能来这聊天喝咖啡了吗？他又不是去巴西，我的女士！”

“是的，是的！”可怜的女士哭丧着脸应道，“请本堂神父经常来这里串门儿。”

不过，她很清楚：人还是不走为好的。他问起阿马鲁的新佣人的情况，嘱咐他以后缺什么东西尽管让女佣人来取——诸如餐具、床单等等。

“请注意，您别把东西丢在这儿，本堂神父先生。”

“非常感谢，我的女士，非常感谢……。”

阿马鲁继续收拾着衣物，他感到绝望，他真后悔自己轻率的决定——很显然姑娘根本没吐露真情，那为什么要搬走呢！这个家是多么舒适啊！这儿的人是多么富有感情啊！他对迪亚斯神父急切表示出来的热忱感到恼火。

晚饭是在离别的凄切气氛中进行的。阿迈丽娅面色苍白，她自我解释说是因为头疼。喝咖啡的时候，迪亚斯让她唱一支歌。阿迈丽娅有意地也许是无意罢，她唱起了这样一首自己喜欢的歌：

啊，永别了！
那样的日子已经结束，
当初我生活在你身边多么幸福！
时光飞逝，
命中注定的时刻已经来到，
怎忍舍弃你呀，
我不让你出发！
……

生离的苦痛从那悲怆的旋律和咽泣的声调中不断流露。阿马鲁心如火焚竟然忽地站了起来，他把脸贴在玻璃窗上，想遮掩夺眶而出的两颗泪珠。阿迈丽娅的手指虽在触及着琴键但已不听使唤，以

致若阿乃依拉不得不劝她：

“喏，姑娘，弹支别的曲子吧！我的天呀！”

这时，红衣神父费劲地站起来说：

“好了，各位，时间不早啦！走吧，阿马鲁，我陪你去索乌萨斯街。”

阿马鲁这时想起应和那卧床不起的病人告别，但是这个已经痴呆的老太太很虚弱了，刚才她剧烈地咳嗽了一阵，这当儿又沉睡过去了。

“不再打扰她了。”阿马鲁握着若阿乃依拉的手，“感谢您所做的一切，我的女士，请相信……”

他语塞了，只有呜咽的噪音。

若阿乃依拉扯起白围裙角儿擦眼泪。

“喔，女士！”红衣神父在打趣儿，“我刚才不是对你说过嘛，他又不是到印度去。”

“我是从你们身上才得到友谊的……”

若阿乃依拉在啜泣。

阿马鲁竭力显出笑颜；可阿迈丽娅依旧脸色苍白，她紧咬着嘴唇。

阿马鲁终于下楼去了，这次替他扛箱子去索乌萨斯街的脚夫还是若奥·毕沙，这家伙仍是喝得醉醺醺的，唱着什么“大王别了……”；上次他就是酒气熏天，胡乱唱着《祝福圣经》替阿马鲁把箱子扛到慈悲街的。

入夜，阿马鲁独居于这座令人悲伤的房子里，他感到心如刀绞——生活是多么黑暗和漫长啊！由于他那厌世的本性，他甚至产生了扎在墙隅漠然而死的愿望。

他在房间中央驻足，环顾四周：床是铁制的，很小；床上的垫子硬梆梆的，覆盖着红颜色的褥单。一面钢架残缺不全的镜子摆在桌子上熠然闪光。由于没有盥洗室、脸盆、水罐、一小块香皂都放在窗台上。

室内的一切都散发着霉味儿；室外，冰冷的雨滴不断地洒在黑乎乎的路上。“如果永远是这样，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他真绝望了。他恨阿迈丽娅：紧握双拳表示对她的谴责，因为他现在失去了舒适的住室，象样的家具，开支没着落，孤独使他寒噤不止。他想，如果她是个有良心的女人，那她必然会尾随到这里，对他说：“阿马鲁神父，为什么你要离开我家！我并没有生你的气呀！”到底谁激起了他的欲望呢？是她，她以动人的面容和含情脉脉的双眸来挑拨起他的愿望……但，她没有这样做！而是让他一个人收拾衣服，独自下楼；既没有说一句贴心话，也没有在钢琴上弹奏名为《亲吻》的华尔兹舞曲。

想到这儿，他发誓再也不去若阿乃依拉家了。他在房间里踱着大步，思索着怎样戏谑一下阿迈丽娅。怎么作呢？对，就象对待一条母狗那样卑视她！

他想，为此就得取悦于领唱神父以扩大自己在虔诚的教徒中的影响。这样就能追使红衣神父迪亚斯和甘索左姐妹远离慈悲街；就能煽动那些循规蹈矩的女士们在星期日作弥撒时冷淡她，躲避她。他要她知道，她的妈妈是“破鞋”……这一切得以实现就能埋葬她，就能把屎盆子扣在她头上！他将幸灾乐祸地看到她头扎在黑色短披风里被人们从中心教堂呵斥出去——而此时，他却站在门口有意的同民政长官的老婆谈笑……啊，如果能同维亚·克腊拉男爵夫人混在一起也是挺风流的。尔后，他将在大斋期间主持一场隆重的布道，而阿迈丽娅也定会在拱廊里，在街面的商店里听到人们在讲：阿马鲁神父真是一位了不起的男人！

阿马鲁想到自己将成为雄心勃勃的人，他将在里巴马尔伯爵夫人的庇荫下耍尽阴谋，爬上宗教界的上层。他甚至想，总有一天阿迈丽娅会看到我阿马鲁成了累里亚的主教！看到我头戴主教金丝冠在教堂大厅里被焚香朝圣的人们拥簇，随着呕哑的风琴声穿过跪拜忏悔的人群……哼，那时她会想些什么呢？她将成什么样子呢？也许她成了形同枯槁的黄毛丫头，裹着一条不值几文的破披巾；那位

眼下受她青睐的艾都阿尔多还会做她的丈夫吗？那时这家伙也许还是个收入微薄的可怜文书，身着破旧长衫，手指被香烟熏得焦黄，整日俯身于厚厚的纸堆上，在这个世界上不屑为人们一顾，他对上阿谀奉承，对下百般嫉妒！而我阿马鲁则早撷主教的桂冠正顺着教职的阶梯爬向天堂，我那时将居于众人之上，生活在上帝的面前——灵光普照的光明区域里！我或许会成为皇帝，让那主教区里的神父为之躬身，见我蹙额为之发抖！

从附近教堂里传来了沉重缓缓的钟声，已是十点钟了。“此刻她在干什么呢？”阿马鲁心里估揣着：她准是又在饭堂里做针线活儿，那位文书也一定在那里；也许他们在笑着闹着玩纸牌，阿迈丽娅会不时用脚在桌下暗处去蹭她的情人！啊，这只脚——我记起了，那是在果菜园里，当她抬脚甩泥巴时我曾看到了她袜子的上端——这一小部分肌体竟引诱着我的好奇心从她的腿部曲线一直爬到胸部，通过了那些难以描绘的美妙的部位……。

看来这位本堂神父是喜欢浪荡女人的，而想得到阿迈丽娅却是不可能了。阿马鲁想，只要是男人甭管多丑多蠢都可以到慈悲街找若阿乃依拉求亲，这种男人还会来到中心教堂对他说：“本堂神父先生，请答应让我与那女人结为夫妻吧！”然后，那男人便在政府的保护和教堂的庇荫下亲吻那臂膀和胸脯！他自己却无权这样搞，因为他是神父呀！这都要归咎那个丑陋的该下地狱的阿莱哥鲁斯公爵夫人……

此时，阿马鲁对整个人世凡尘都极为憎恶——因为他永远失去了应该享受的一切！神职褫夺了他参加人类社会的享乐权，他所得到的不过是对所谓超乎一切男人的高尚精神境界的陶醉。然而那个穷困潦倒的文书却可以结婚，可以占有那个姑娘——但是他同一位受上帝信托执掌分派凡人去升天堂或下地狱权力的本堂神父又怎能相提并论呢！

……

遐想，幻觉使阿马鲁得以慰藉，他又充满了神父职衔给予他的

自豪感。但很快悲戚的情感又涌上心头。如果要控制这种感情，那只能等到灵魂进入太虚幻境的时候；而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这种感情是无法以胜利的行动表现出来的！即使他在中心教堂能以上帝自居，然而一旦走到宽阔的街道上就无异于一位卑微的庶民。在非宗势力的区域里，神父的职能萎缩了，即使是对于十分虔诚的人来说，这种影响也是小得可怜。阿马鲁对此很有怨懑之感，他抱怨教堂的势力在缩减，神权被摧残，一切仅局限于精神上，无权对肉体、生命和财产进行仲裁……他向往过去时代——那时教堂是极有权威的，教堂就是国家，本堂神父就是管辖众人的至高无上的主宰者！至于开闭天宫之门的神秘权力对他又有什么重要的呢？他想得到的是有打开或关闭地牢之门的那从前的权力！他需要的是让那些文书们和阿迈丽娅们一见到他黑色教士袍的影子就颤抖……他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远古时期的教堂神父，享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这样他的中心教堂在那个城镇就有了审判权，就可以用酷刑和惩罚的手段使那些追求凡尘幸福的人们不寒而栗——这幸福对他而言是理应禁止的！接着，他又想到了若奥·艾都阿尔多和阿迈丽娅，他遗憾的是不能点燃宗教法庭的火堆！

……

阿马鲁的生活变得单调了。三月的天气阴冷潮湿。他每当完成了教堂的差事后便回到家里脱掉沾满泥巴的靴子，然后换上拖鞋独自坐着生闷气。三点钟的时候该吃饭了，他懒得打开那汤皿上的破盖子；他仍在辛酸地怀念住在慈悲街时每天可口的晚餐，那时阿迈丽娅总是微笑着热情地把鸡嘴豆汤递上来，她颈上挂着洁白的项链。而现在伺候他进餐的维森西娅却是个肌体僵硬的大块头女人，她武士般的身躯穿着裙子；这女人还常常感冒，不时地低下头在围裙上擤鼻涕并发出很大的声响。她很脏，餐刀是在发黄的油腻的水中刷洗的，刀把上粘乎乎的。阿马鲁显得冷淡和不满，他急匆匆地把饭吃下，吃得很不舒服。他吩咐佣人去拿咖啡，自己却一连几小

时地坐在桌子旁，在盘子里磕烟灰；他陷入了长时间的无言沉寂之中，风从这间屋子的裂隙处吹进来，他感到膝盖和脚都冰凉了。

有时候副本堂神父——这位在他住在慈悲街时从未造访过的同事——会在晚饭后来看望他。但来者总是先不说话，只是静坐在桌子后边，雨伞放在膝盖中间。过一会儿，他才选择好能取悦于本堂神父的话，于是不断地重复着那老一套：

"阁下，您住在这儿挺好的，总之是住在自己家中了。"

"当然……"阿马鲁没好气地回答说。

最初阿马鲁为了发泄心中的愤怨，便轻描淡写地非言几句若阿乃依拉，意在挑起和鼓动这位副本堂神父（他是累里亚人）把慈悲街发生的所有丑事都抖落出来。副本堂神父一言不发，只是满脸堆笑现出一副虚伪的奴才相。

"那儿有不少乌七八糟的事情吧？"阿马鲁又提示了一句。

然而副本堂神父只是耸耸肩，两手捂在耳边，缄口不语，透着狡黠；显然，他是怕话说出来被传出去激怒红衣神父。此刻二人是各有隐衷互不摸底细，因而只是有上句没下句地闲扯淡：什么某某刚受过洗礼啦，坎波斯红衣神父说了些什么啦，祭坛前的帷幔需要清洗啦……这样的谈话真使阿马鲁厌烦。这时他觉得自己算不得名副其实的神父，没有完全承继教会的衣钵，比如：他对教士会所玩弄的种种阴谋诡计他不感兴趣；至于什么教厅和民政府的争端，慈善会的失窃，舆论对领唱神父不公允行为的非议等等，他都充耳不闻。

……

"又在刮南风吧？"阿马鲁最后问了一句并打起了哈欠。

"天天如此。"副本堂神父应道。

掌灯了。副本堂神父起身告辞，他摇动着雨伞走了出去，同时斜眼瞟了一下维森西娅。

晚上当阿马鲁一个人孤独地呆在家里的时候，心绪最为不好。他极力想看看书解闷儿，但所有的书都令他厌烦；他不想读，即便

读也悟不出书中所蕴含的道理。他透过玻璃窗向外望去：夜色漆黑，只有石板地恍惚闪着微光。“何时结束这样的生活呀！”

阿马鲁燃上一支香烟，反剪着双手在洗脸盆架与窗户之间踱步。有时他连睡前经也不念就上床躺下，他毫无顾忌地认为与阿迈丽娅的决绝已是一种忏悔了，无需再读圣书或念经文而劳顿心神了……

阿马鲁在朦胧中感到自己对上苍清偿了债务，他对个人付出的牺牲孤芳自赏。

他就这样单身独处打发日子。迪亚斯红衣神父从未来过索乌萨斯街，因为他认为阿马鲁现在的家一进门就令人作呕。当然阿马鲁对他也越来越恨，因此便一趟也不到若阿乃依拉家去。他对原来的女房东不邀请自己参加星期五的打牌活动非常恼火，甚至把这件事归咎于阿迈丽娅对自己的敌视。阿迈丽娅习惯中午去教堂作弥撒，阿马鲁就和席尔维依拉神父交换了讲弥撒的时间，而专讲九点钟开始的弥撒，为的是不见她的面。他为这“牺牲”曾自我暴怒过。

每天晚上，一听到敲钟阿迈丽娅就感到心跳过速，乃至于产生间歇性窒息的现象。每当她听到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时——不管是艾都阿尔多的短靴发出的声音还是甘索左姐俩的套鞋发出的软蹋蹋的熟悉的声音——她便闭上眼睛，背倚在椅背上，仿佛处在绝望的颓唐之中。她天天在等待着阿马鲁神父的到来；有时等到十一点多钟，当她自知阿马鲁不会来了的时候，刺心般的痛苦使之啜泣——喉头一鼓一鼓的，她不得不停下手中的针线活儿。

“我得躺下了，头不住地疼！”她一下扑到床上，在绝望的痛苦中低语，“呵，万般慈悲的圣母，我的救星！他为什么不来呀！为什么不来呀！”

在阿马鲁刚一搬走的日子里，阿迈丽娅觉得这所房子对她来说有如无人居住般的凄清。每当看到他住房内空无衣物的衣架，衣柜上再也没有他的经书时，她就一下子大哭起来。她亲吻阿马鲁睡过

的枕头，她发狂似地把他最后擦过一次手的毛巾捂在胸口窝。阿马鲁的面容时时在她的脑海中出现，他经常潜入她的梦境。离别使她的爱情之火燃得更加炽烈，如同一堆孤独的然而熊熊不熄的篝火！

一天下午，她外出看望一位在医院当护士的表姐。当她走到桥边时，看到一堆人在围观一个戴假发、身着鲜红衬里上衣的姑娘。这姑娘把拳头举在空中，嗓子已经吼哑了，她在咒骂一个士兵——一个圆脸膛，看上去并不伶俐的贝拉省的青年人。这个士兵脸上生着黄茸茸的乳毛，他耸耸肩，把双手插在衣兜里，车转过身子气鼓鼓地说：

"我没有欺侮你，我没有欺侮你……"

在拱廊里开布店的瓦斯格斯先生也在这儿看热闹，他对这种缺乏公共秩序的情景颇为不满。

"出了什么事吗？"阿迈丽娅向瓦斯格斯先生打听。

"噢，是阿迈丽娅姑娘！没什么，不过是士兵开个玩笑，向姑娘脸上扔了一只死老鼠，可她就不依不饶的，泼妇！"

这时，那位穿鲜红衬里上衣的姑娘转过身来——阿迈丽娅吃了一惊：这不是她的学友，曾做过阿比利尤神父情妇的若阿妮娜·古麦斯吗！那位神父被停了职，抛弃了她；她也出走了，先去彭巴尔，后到波尔图——但一处不如一处，她穷困潦倒，只得返回累里亚住在靠近兵营的一条窄胡同里。她染上了肺病，被整整一团士兵残蚀。我的上帝，这是多么残酷的先例呀……

然而她自己爱的也是一位神父呀！她也象当年的若阿妮娜一样——当阿马鲁久别不归时便边做着针线活边哭泣。啊，这种爱情将要把她带向何方？难道她的命运也如同若阿妮娜一样吗？她也是中心教堂的神父的情妇呀！阿迈丽娅觉得自己好象处在千夫所指的境地，在街上、在拱廊里人们都在戳她的后脊梁；将来也有那么一天被他抛弃，肚里揣着小崽仔，衣食无着……此刻，象有一阵疾风刮散了云遮雾障的天空，她见到若阿妮娜时产生的惊惧竟使她精神上的爱情痛苦被驱逐殆尽——她确实曾堕入这自我毁灭的情网之中！

阿迈丽娅决心就此离别的机会，把阿马鲁忘却；她甚至想到要尽早与若奥·艾都阿尔多结婚，以便在履行女人的义务中隐匿起来。此后的几天里，她竭力对艾都阿尔多表示亲近，竟然开始为他绣拖鞋了……

但是，这种被抨击、被收敛并假作消亡的"坏念头"，又如同被松开了绑绳似的在心头潜生暗长。不论是白天还是夜晚，也不论是在做针线活儿时还是在念经时，她都在思念阿马鲁——他的眼睛在脑际闪现，他的声音在耳边回荡——这一切日益使他着迷，思念也就日益强烈！

"他现在怎样了呢？他为什么不来呢？是爱上别的女人了吧？……"无限思想和妒忌的感情刺痛了她的心，她在颓萎。眷恋和思念如同大气层一样包围了她，使她无论向何处逃遁都无法脱身，这样的爱情将让她怎样生活啊！她天真的决定如同娇嫩的花朵在火灼下逐渐焦枯；即或有时想起若阿妮娜，她便感到忿忿，随即排解由此而生的不悦之感。她兴奋地迎接着所有拥上心头的对阿马鲁爱恋的感情！现在她只有一个念头——伸出臂膀搂住他的脖子并亲吻他……啊，亲吻！然后呢？如果需要，就死！

她又因艾都阿尔多对自己的倾心感到厌烦，她认为这个人很愚蠢。

"真讨厌！"每当傍晚时楼梯上传来了他的脚步声她就这样想。

甚至他那双总是围着她打转的眼睛、他的黑长衫和关于民政府事宜的单调的谈话都使阿迈丽娅感觉难以忍受。

只有阿马鲁是最理想的人！夜间她被淫乱的恶梦折腾着，白天又因凄凉孤寂而感到心情沉郁并处在因妒忌而产生的不安之中。正如她妈妈所说："她简直象个母猴子，动不动就发怒。"她日趋变坏的性格真让若阿乃依拉生气。

"我的上帝，姑娘！你怎么啦？"妈妈高声惊叫道。

"我感觉很不好，好象要有什么事似的！"

阿迈丽娅变得面黄肌瘦，不思饮食。后来，终于倒在床上了，

开始发高烧。母亲害怕了，请来了古维亚大夫。这位饱经世故的老头，给阿迈丽娅诊过病后，来到餐室兴致勃勃地吸鼻烟。

“怎么样，大夫？”若阿乃依拉忙问。

“该让姑娘出嫁了吧，若阿乃依拉，让姑娘出嫁吧！我向您说过好几次了，您这个人哪！”

“可是，大夫……”

“赶快让她出嫁吧！若阿乃依拉，这事要办得干脆利落才好！”大夫边下楼梯边重复着这句话，他因为患有缠人的疯湿症走起路来右腿显得不得劲儿。

后来阿迈丽娅病好了，若奥·艾都阿尔多真是欣喜若狂。在她患病期间，文书担惊受怕，他为自己不能成为她的护士而憾恨不已；有时他在办公室里办公，伤心的泪珠儿竟落到盖有严肃的努内斯·费拉尔的印章的文件上。

嗣后的一个礼拜日，中心教堂九点钟的弥撒开始了，阿马鲁从向后移动脚步的女信徒们中间走上了祭坛，一眼就看见阿迈丽娅跪在她妈妈身边，她穿的是宽绉边的黑绸裙子。阿马鲁闭了一会儿眼；他的双手在颤抖，几乎拿不稳祭杯。

他低音嘟囔完福音经后，在弥撒书上划了十字，又在自己的脸上和胸部划了两个十字。他说了句“上帝同你们在一起”，便返身面对教堂大厅。这时药店的卡洛斯的女人正低声对阿迈丽娅说：“本堂神父的脸怎么这样黄，一定是有病了。”阿迈丽娅没有回答，她脸朝着经书弯下身子，顿觉热血涌向面颊。在整个弥撒期间，她实际是坐在自己的后脚跟上；她陷入了沉思和痴情的狂喜中，享受着阿马鲁在场给予她的快慰：他一双瘦瘦的手拿起圣饼，端正的头在教仪的礼拜中低垂；当他用爽快的高声说起拉丁语时，一股甜蜜的热流从她周身通过；当阿马鲁把左手放在胸前伸出右手面对整个教堂大厅说“祝福你们”时，她得眼睛睁得大大的，她的灵魂脱壳而出飞向了祭坛，仿佛他就是上帝，中心教堂大厅里前后的所有人头，面

对他的祝福低垂。

弥撒结束了，外面开始下雨，阿迈丽娅和妈妈以及其他女士只好在门口驻步等待雨霁天晴。

“哦，您们在这儿?”阿马鲁走上前突然说了一句，霎时他的脸色刷白。

“我们等雨过去再走，本堂神父先生。”若阿乃依拉转过身子说道。但随即她很严肃地责问:“为什么一直不露面，本堂神父先生?真是的，我们怎么得罪您啦?天哪!甚至有人说……”

“不，我很忙，很忙……”阿马鲁磕磕绊绊地解释。

“晚间也抽不出一点时间吗?您这样做可真让我们不痛快……先生，大家都睁眼看着，您这可是忘恩负义哟!”

阿马鲁红着脸回答:

“好了，忙劲过去了。今天晚上我就去，请大家都心平气和……。”

阿迈丽娅脸涨得通红，为了掩饰内心的不安，她望着到处乌云翻涌的天空，仿佛因为害怕暴风雨而惊恐不宁。

阿马鲁将自己的雨伞递给了她们娘儿俩。若阿乃依拉撑起雨伞同时小心地提着丝绸裙，阿迈丽娅对本堂神父说了一句:

“晚上见，是吧?”她看着四外，低声胆怯地又说，“嗯?来吧!把我都愁坏了!我一直就象发了疯似的，来吧，我求求你!”

阿马鲁返身回家，他控制着自己的感情，为了不让别人看见身穿黑教士袍的神父在路上狂奔。他一进屋就坐在床边，咀嚼着饱尝到了的幸福，就象一只吃得饱饱的麻雀在沐浴着温暖的阳光。他回想着阿迈丽娅的脸蛋儿和她圆乎乎的双肩，回想着刚才美好的相遇，回想着她的话，“我一直就象发了疯一样”……毫无疑问，“这个姑娘喜爱我!”这个结论如同疾风般地猛烈地卷进了他的脑海，仿佛有一种不安的又使人幸福的动听的声音在他的体内嗡嗡作响。

他开始在房子里来回溜达。他伸出了双臂，想一下子就占有她的身躯。他感到一种奇异的自豪:面对着镜子把胸脯挺得老高，仿

佛这个世界就是他个人的台基，世界就是为了他的存在而存在！连晚饭他都不想吃了，只是万分焦急地盼望着夜幕降临。傍晚，雨住了，他拿出了银制的怀表，走到窗口望着天色，白昼的光辉渐渐隐没到地平线下——他有点儿心急火燎。

阿马鲁自己擦了擦鞋子，在头发上涂了发蜡，然后小心翼翼地念了日课经——因为在他获得的那种爱情面前，他萌生了一种迷信的不安之情，他担心上帝或那些好动怒的神仙们会来扰乱自己，因而不想由于对虔诚的信仰有一点儿疏忽而给神提供谴责的借口。

当走进了阿迈丽娅住家的那条街道时，他的心跳得更加厉害，致使不得不停下来——他觉得有点儿气短。在古老的慈善会里的猫头鹰发出的鸣叫对他来说则是和谐悦耳的，他有好几个星期没有听到这种叫声了。

他出现在餐室时人们是多么惊喜！

“幸福的眼睛在盯着您！我们都猜想恐怕您已不在人间了，您的到来真是奇迹！”

玛丽娅·阿松桑与甘索左姐妹俩儿也在场，众人都兴高采烈地把椅子向后移动给他让地方，惊异地瞧着他。

“您一直在干什么？瞧，人都瘦了！”

利巴尼纽在房子当中，一窜一窜地模仿火箭爆竹上天。库塞依鲁即兴为他谱了一首葡萄牙“法都”①小曲并弹着六弦琴唱了起来：

看呵，本堂神父就在这里，
在若阿乃依拉敬上香茶的宾客席中；
就好象是天外来客，
美好的长谈又回返人间……

① “法都”是葡萄牙民歌，一般表现情怀、留恋、词语声调悲凄，所以也称为悲歌。

暴发了一阵掌声，若阿乃依拉满面春风，她说："哎，他可真是个忘恩负义的人！"

"一个薄情的人，女士说的是这个意思吧？"迪亚斯没好气儿地说，"照我说，他只是有股子倔劲儿！"

阿迈丽娅没有讲话，脸蛋儿象火炭似的，两只润湿的眼睛惊愕地望着阿马鲁——人们把红衣神父的软椅搬过来给他坐，他仰靠在椅子上，因为这种礼遇而洋洋自得；他讲起了维森西娅的粗心大意，以这些笑话引逗得女人们大笑不止。

只有艾都阿尔多孤零零地呆在一个角落里，翻弄着一本旧相册。

九

阿马鲁重新享受到在慈悲街上获得的亲密的友谊。

他每天老早就吃过晚饭，然后读日课经。一俟教堂的钟敲过七下，便急急忙忙穿好大衣，绕过广场，贴着药店的门脸过去。他只要远远望见若阿乃依拉家饭堂窗口闪亮的灯光，强烈的欲望就勃然而起。但是揿动门铃，听到尖厉的铃声，心中又很惶惑——他担心阿迈丽娅的母亲对自己冷淡，或对二人的暧昧关系有所察觉……因为他很迷信，所以每次进门时总是先迈右脚①。

在这里经常可以看到甘索左姐妹和若赛发。迪亚斯红衣神父常与若阿乃依拉共进晚餐。每当这时，红衣神父就从软椅上挺立起来，结束了小憩打着哈欠对他说：

"喂，漂亮的娃娃，你好哇！"

阿迈丽娅正在桌子旁边做活儿，阿马鲁就靠近她坐下。两人暗送秋波，这潜入内心的眼神就是双方无言的盟誓。前日的邂逅使他们的爱情激增，现在两人藏在桌子下的双膝用力地抵着、蹭着……

大家在闲谈，无非又是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慈善会里出了什么事儿啦，领唱神父又说了些什么啦，坎波斯红衣神父又辞退了女佣人以及人们在如何议论诺瓦依斯的老婆……

"干嘛净说些别人家的事呢！"红衣神父大为不满，说着在软椅上挪动了一下，打了个短促的饱嗝又闭上了双眼。

---

① 从前葡萄牙人进教堂等圣地时，认为迈右脚进去是吉祥。

这时，楼梯上传来了艾都阿尔多的靴子踏地的咯吱吱的响声，阿迈丽娅立即摆上小桌子开始玩纸牌，对家是甘索左姐妹俩儿、若赛发老太太和阿马鲁。由于阿马鲁的牌技欠佳，阿迈丽娅就给他当"军师"——坐在他身后来支招儿……没出几张牌阿马鲁就慌了手脚，他把脸转向阿迈丽娅，两人的脸挨得那么近，双方呼出的气儿都混在一起了。

"行吗?"他问道，以迷离的眼光指着手中的纸牌。

"不，不！等着，让我来看看！"她红着脸说。

她的胳膊肘擦着本堂神父的肩膀，阿马鲁嗅到了她身上散发出来的喷洒得过量的香水的气味。

对面是若阿金娜·甘索左夫人。她身边的艾都阿尔多咬着小胡子，痴情地观赏着阿迈丽娅。可她却有意摆脱那双死盯着自己发出淫秽之光的眼睛。事后她曾对文书讲："你整个晚上都用那种眼光盯着我，这在讲究礼仪的本堂神父面前是极不适宜的。"有时，她甚至笑着把他支开，"喂，艾都阿尔多先生，去找我妈妈聊聊天儿吧，不然的话她就要睡着了。"

艾都阿尔多真的去坐到若阿乃依拉身旁。她正在犯困，不过手中还在缝袜子，夹鼻眼镜已经滑落到鼻子尖儿上了。

喝罢茶，阿迈丽娅坐在钢琴旁，弹起了曾引得累里亚人欢腾雀跃的古老的墨西哥歌曲《美丽的小姑娘》。阿马鲁认为这支歌真够味；他听着，甜美地微笑起来，露出了洁白的牙齿。

阿迈丽娅似乎全身酥软，她娇娓怠倦地唱道：

> 当我离开哈瓦那的时侯，
> 祈请上帝保佑我！
> ……

但阿马鲁最爱听的却是另外一段。阿迈丽娅用柔软的手指按在琴键上，上身向后仰着；她转动着脉脉含情的双眼，头微微地晃

动——惹人喜爱地晃动着；她一字一板地用西班牙语唱起了情深意长、动人心弦的歌曲：

如果一只白鸽
飞到了你的窗前，
请你亲热地抚摸它，
因为你是我心上的人。
啊咿，是的，
美丽的小姑娘
啊咿，不，不，
美丽的小姑娘。
……

但是那几位老太婆却偏拉着阿马鲁继续玩牌，他只好坐下来，但嘴里叼着香烟跟随阿迈丽娅哼起了最后的几个音符。他的眼睛是湿润的，心中充满了幸福。

每逢星期五是尽兴大玩的日子。玛丽娅·达·阿松桑太太常常穿着漂亮的黑裙子出现；因为这位阔绰的老太太有分封爵位的亲戚，人们便恭敬地把靠近桌子边的最好的座位让给她。她也就毫不客气地扭动屁股，绸裙发出窸窣的声响坐在那儿。喝茶前，若阿乃依拉总是先把她领到自己房间，拿出特意为她准备的陈酿热鲁毕嘎①，接着这两位老女友便坐在小矮椅子上长时间地闲谈起来。

来客中那位日渐消瘦，肺病越来越重的阿尔突尔·库塞依鲁唱起了新谱的民歌《忏悔法都》。这支表示忏悔的民歌能使穿裙子的女士和穿教士袍的神父都高兴：

那一天，

① 热鲁毕嘎是用鲜葡萄汁为原料酿制的未完全发酵的酒。

我在充满了爱情的教堂里，
向着圣龛深处的库皮都神①父
表示忏悔……

接下去唱的又是对甜蜜的"罪过"的痛悔——以温柔的忏悔方式坦白了悔恨多情的行为：

上午亲切地接吻了七次，
可下午的拥抱只有一回。
为使甜蜜的火焰静静燃烧，
我戒食美味的"包——德——劳②"。

这支脍炙人口的歌深受累里亚宗教社会的欢迎，就连领唱神父都请人给他抄一份歌词儿，他还问过词作者的情况：

"歌词是天才的阿那克雷翁特③写的吧？"

人们告诉他，歌词的作者是一位行政管理文书。他郑重地向民政长官的老婆举荐了这位诗人，因此阿尔突尔获得了八千雷阿尔④的赏金。

对于象星期五晚上这样的聚会，利巴尼纽是场场必到的。他个人的最新丑闻是偷偷地亲吻了几下阿松桑太太，那位被吻了的老太婆便怒气冲天地摇晃着身子，斜着眼睛向利巴尼纽一瞥——然而射出的却是一束贪婪的目光。利巴尼纽忽而消失了，过了一会又钻了出来，只见他穿着阿迈丽娅的裙子，戴着若阿乃依拉的头巾，故意与艾都阿尔多打情卖俏；那群老太太则尖叫着、大笑着，他红着脸向后退去。

---

① 库皮都为爱神。一般人把貌美多情的男人比喻为库皮都。
② 包一德一劳是复活节期间人们习惯吃的松软的甜面包。
③ 阿那克雷翁特是古希腊的著名抒情诗人。
④ 雷阿尔是葡萄牙从前较低单位的货币。当前在偏远内地有时仍用。

布里托和纳塔里尤有时候也来凑热闹，每逢这时，人们便围成一个大圆圈玩纸牌。当然，阿马鲁与阿迈丽娅总是凑在一起，整个夜晚他们的膝盖都是贴在一起；两人的脸上红光焕发，如醉如痴，存在着同样的强烈的欲望。

每当阿马鲁从若阿乃依拉家出来的时候，他对阿迈丽娅恋眷的感情就更加炽热。他沿着石板路慢慢往回走，继续咂味着爱情给予他的美味：她那令人销魂的眼神，她由于强烈的欲望而引起喘息使之胸脯起伏，他们双手的接触、膝盖的摩擦，这一切催动着心中的春潮……

一进家门，他就迅速地脱光了衣服——他喜欢赤裸着身体蒙在黑洞洞的被窝里来想她。他思绪飞驰，遐想的画面接连闪现……人们毋庸置疑："她是本城最漂亮的姑娘！"阿马鲁想到这儿感到自豪，犹如嗅到朵朵鲜花，他沉醉了。

"她看上了我，选中了我这个神父。"这个本应永远摒绝女色入梦的人——郁闷"中性"，只能在情爱的边缘徘徊的人，对于钟情自己的姑娘感恩戴德。他闭着眼睛在喃喃自语："多好的姑娘啊，多好的姑娘啊……"

然而这样的恋爱有时又使他烦躁——深夜三点钟的时候他常有这样的感觉。他又仿佛看见了阿迈丽娅的眼神，于是蕴藉在周身的欲望如春潮滚动无法遏止。他需要的是控制自己——千万不能在那间屋子里，在她妈妈的身边就干出荒唐的事情来……他在筹划，给她写封信，为了二人相亲相爱得弄间比较稳妥的住房，谋求到某个小庄园去散步也行。但是他又觉得这都不是万全之策，都有危险性；他又想起了迪亚斯妹妹狡猾的目光，想起了擅长饶舌的甘索左姐妹。

困难如同绵亘的城垣横在他的面前，曾经产生过的愤怨又出现了：多么不自由啊！不能堂堂正正地进入那个家，向她妈妈祈请把女儿嫁给他，无罪地心安理得地占有她！都是因为他们，他才沦为神父，都是因为那个丑婆娘——阿莱哥鲁斯公爵夫人！他们强迫他

当神父就象把雄牛硬撵进牲口圈一样！但是，他不甘心埋葬胸中淤积的男子气！

阿马鲁处在亢奋之中，他在屋里转磨。他把谴责扯得更广远，他要鞭笞塞利巴托主义①和教堂！教堂禁锢了神父们，禁止男人生活在男人里——男女媾和这是最自然的要求呵，蝼蚁不亦如此吗？老主教可以说："这样你就是纯洁的人了。"但这一句话就能让雄健的男人的热血变得冰冷吗？让神学校吃惊的学生用颤抖的声音来说这样一个拉丁词"承受"，就能使之永生控制自身肉体的强大的反抗吗？一句话就能满足一切要求吗？这都是谁的发明啊！老朽的主教们的说教来自修道院的回廊深处，来自诵经院平和寡欲的氛围；然而这样人如同被蛀蚀过的羊皮和被施过宫刑的阉人一样统统都无用！

但是这些人就真对大自然一无所知吗？就真的完全丧失了情欲吗？假如他们在小阿迈丽娅身边呆上两、三个小时，那么他们圣洁的披风里面的躯体也会开始升腾起难以压抑的欲望！如果说别的事可以自欺，可以回避，但是爱情却不在此例！为什么要阻止神父去追求爱情并能堂堂正正地去享受它呢？也许沿着深邃黑暗的小巷去寻找爱情更好些吧？肉体，你是多么软弱啊！

肉体！阿马鲁由此想到了灵魂的三个敌人："红尘"、"鬼"和"肉体"，于是三个鲜明的形象在他的想象中出现了。

一个是很漂亮的女人；一个是长着山羊角和红火炭似的眼睛的黑魆魆的怪物；再有就是"红尘"——它既是光华瑰丽的东西（有金钱、马匹、宫殿……），又是空泛的概念。对于他来说，利巴马尔伯爵大人确实是人，但他的灵魂又在干些什么勾当呢？至于他自己，魔鬼是没见到的，漂亮的女人却在爱着他，并且成了他生活中唯一能得以慰藉的东西……他怎样才能避免那肉体和尘世的影响呢？除非逃走，象远古的圣人先哲一样逃到荒漠或潜迹山林以禽兽为

① 塞利巴托主义主张过独身生活。

侣。但神学校的所有师父都教诲他应服务于现实中的教堂，那为什么苦修禁欲又被谴责？大概圣人先哲避匿于红尘之外是一种神圣的私奔吧！——简直弄不清，弄不清了！

阿马鲁又用圣书中的例子来佐证他的爱情不悖情理——《经书》中充满了对结婚礼仪的描述：含情脉脉的皇后们穿着珠光宝石的衣裙向前走着；新郎们迎面走来，头上蒙着净洁的亚麻布条儿，布条儿的头上拖着一只白色的小绵羊；牧师们击着银钹，高呼着上帝的名字；城市里的道道铁门都打开了，为的是让送嫁妆的大队人马畅行无阻；一只只装满嫁妆的紫檀木箱子、金银箱柜发出了咯吱吱的响声，箱子是用染成红色的绳子捆牢放在骆驼背上的。在马戏场里，殉教者们正处猛狮的巨口利齿之下，听着庶民的欢呼，与情人接吻表示他们正在举行婚礼！耶稣本人也并不是总生活在不食人间烟火的圣地，他踯躅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或在达维德区市场里也同样感到寒冷或茫然；但是在贝坦尼亚的拉萨鲁花园的大枫树下，有他遗弃的土地。在那里，正当瘦瘦的基督教徒——他的朋友们喝着牛奶和准备阴谋杀害他时，他正面对金碧辉煌的庙堂屋顶凝望，望着向金门下面掷铁饼的罗马士兵，看着在格特赛马尼的丛林下走过的情侣……

阿马鲁的爱情对于宗教法典来说如果是十足的破坏，但决不是灵魂的犯罪。他的举动可能引起领唱神父的不悦，但对上帝也许不然。如果在一个有着人道精神教规的教团中，他的爱情也可能是合法的。他想成为一个新型的教徒，然而这又怎么能办到呢！他明白，把那座古老的中心教堂搬到有着古堡的小山顶是根本不可能的！

此刻，他耸耸肩，自哂心中那些空泛的伦理。他为了那姑娘都要发疯了，这才是确实存在的东西！他渴望她来求爱，期待她来接吻，企盼她来献身……他想，主教如果不是上了年纪也会与他一样，就连教皇也不会例外！

有时，天都快亮了，他还在屋子里转磨，自言自语着。

若奥·艾都阿尔多不只一次在深夜里经过索乌萨斯街，他看到了本堂神父住房的窗口闪烁着有气无力的烛光。因为最近他也象一般失恋的人一样，染上了惆怅满怀地沿着条条街道溜达到很晚的习惯。

这位文书从最初的几天里就发现了阿迈丽娅对阿马鲁怀有好感，但基于他对阿迈丽娅有着良好的家教的认识和对她家的虔诚信仰颇有了解，便把她对阿马鲁体贴入微的关照归结于姑娘对神职人员的虔诚和尊重；当然，他认为阿马鲁是由于执掌了某种忏悔师特权才获此享受。

然而，文书还是本能地开始讨厌阿马鲁。他认为自己始终是神父的敌人！他认为，神父们的存在对于文明，对于自由都是个威胁。按他的揣测，神父们都是阴谋家，都有好色的恶习；他们为"中世纪的蒙昧主义"的复活总在捣鬼。他对教堂的忏悔活动很仇视，他认为忏悔实质上是破坏家庭和睦的恐怖的武器。他有自己的空洞的宗教信仰——敌视迷信，鄙夷念经，痛恨斋戒活动；他对充满诗意的革命与穷人之友耶稣则备加敬仰并且羡慕充满宇宙的上帝的崇高精神！他只是从爱上阿迈丽娅以后才去听弥撒的，那不过是为了讨好若阿乃依拉。

他极力想早日完婚以便把阿迈丽娅从那虚伪的信仰和神父的团团包围之中拉出来。他真担心今后自己有个害怕地狱的老婆，没完没了地跪到中心教堂去念经，去向神父们忏悔，而那帮神父最善于从女忏悔者嘴里套出家庭内部的全部秘密。

当阿马鲁又重返慈悲街以后，他大为不快。"这儿又添了这个恶棍！"文书心想。当然使他最为恼火的是发觉了阿迈丽娅以一种更加亲热温柔的劲儿对待阿马鲁——只要这位神父在场，她就非同一般地活跃起来。文书断定她与本堂神父之间有不寻常的暧昧关系！看，阿马鲁一进门，她脸色就立刻变红；她听他讲话时是那么景仰甚至口流涎水！玩起纸牌来，俩人就凑到了一块儿！

一天上午，他心烦意乱地来到慈悲街——正当若阿乃依拉在厨房絮叨时，他突然对阿迈丽娅说：

"阿迈丽娅姑娘，你知道吗？你对阿马鲁神父的举止使我很不痛快！"

她抬起惊恐的双眼说：

"什么举止？你在说些什么呀！你想让我怎样对待他？他是我们家的朋友，是这里的贵客……"

"那好，那好……"

"哎！不过，请你放宽心，如果您讨厌这样，您看，那我就不再到男人的身边去。"

艾都阿尔多放心了。他想，这回该没什么事了——其实，她那些举止是过分虔诚造成的，是对神父们的热情的表示。

阿迈丽娅决定不吐露心头的隐衷。她一贯认为，那个文书虽然愚钝，但她与阿马鲁的事一旦被人察觉，那么精灵的甘索左姐妹和心狠手毒的红衣神父的妹妹是不会等闲视之的！因此，打这以后她就有意掩饰自己的感情，比如当阿马鲁上楼的脚步声从楼梯处传来时，她就竭力装得若无其事，无动于衷。尽管还不那么自然，但是，当阿马鲁用动人的声调对她讲话或用那双黑眼睛注视她时，她就觉得心弦被拨动，她故作的冷漠便象薄雪被强烈的阳光照射着一样——融化了，消失了……有时，她又处于狂喜之中，甚至忘记了艾都阿尔多在场——直到听见这位文书在角落里发出忧伤的叹息才大吃一惊。

另外，她感觉到母亲的女友们在她对阿马鲁倾心的问题上是默默赞同的。红衣神父夸赞阿马鲁是个英俊的青年，就连那帮老太太的眼神中都蕴含着对本堂神父的爱慕。这就给阿迈丽娅的爱情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阿松桑太太有时在她的耳边说：

"您瞧他，真是一个能激发热忱的人——这可是宗教界的荣誉，再没有与他相比的了。"

在这帮老太太的眼里艾都阿尔多是个窝囊废。现在阿迈丽娅再也用不着对他故作热情了——就连为他绣的拖鞋也早从针线筐里消失了，当然她也不会再趴在窗口目送他去办公处了。

事到如今，艾都阿尔多已全明白了，照他的话来说，她的心灵对于他来说比黑夜还黑！

“这姑娘爱上了那个神父。”——他得出了结论。从而，在他那因幸福被毁灭而产生的痛苦中混含着对她名誉将受玷污的惴惴不安。

一天下午，当他看见阿迈丽娅从中心教堂里出来，他在药店门前截住她，斩钉截铁地说：

“我想和你谈谈……你不能这样下去……我不能看着你和本堂神父谈情说爱！”

她咬着下嘴唇，脸色刷白：“先生，你这是在诋毁我！”说罢，怒气冲冲转身就走。

“请听我说，阿迈丽娅！我不想辱骂你，但你不清楚……我一直……我的心简直要被撕碎了！”因为激动，他的声音都变了。

“没道理……没道理……”她嘟囔着。

“那么，请你发誓：你同那个神父没有一点瓜葛！”

“我对天发誓……什么也没有！但我要对你说，如果你再这样对我讲话或是辱骂我，我就要告诉妈妈，你就再也别登我们家门！”

“呵，阿迈丽娅……”

“我不能老呆在这儿讲话……米卡艾拉太太正在那边看着我们……”

米卡艾拉是个老太婆，她确实在撩起窗帘，用睁得圆圆的一双小眼睛贪婪地窥视着，她那干瘪的脸显现出贪婪的表情贴在窗玻璃上。直到他们二人分开的时候，这位老太婆才沮丧地放下窗帘。

晚上，当那帮老太太在叽叽喳喳地议论在巴洛萨圣堂讲教义的传教士时，阿迈丽娅一边快活地做着针线活儿，一边对阿马鲁低语：

“我们得倍加小心啦……请你别老一个劲儿地看我，坐得也别离我太近……已经有人注意我们了。”

阿马鲁立即把椅子向后挪了挪，靠近阿松桑太太。尽管阿迈丽娅提醒他注意，可他的眼光仍不愿从她的身上转移。阿马鲁处在一种无言的疑虑和焦躁中。他怀疑她妈妈已经发觉他俩人之间有什么

事了；他在揣测，可能这帮贯于搬弄是非的老太太暗中使坏。为此，他真有点心悸。喝完了茶，人们准备到牌桌边就位了，于是响起了一片挪动椅子的声响；阿马鲁趁着响声未停，迅速地问她：

“谁在注意我们？”

“谁也没有，我担心出现这种情况。我们确实需要隐蔽些。”

从此，他们暂停了甜蜜的心声交流——眉来眼去，也不在桌边耳鬓厮磨了。但是在佯装冷淡的举动中他们仍然感到了一种浸入心脾的享受，因为他们对那足以使热血沸腾的爱情有牢牢驾驭的把握。

当阿马鲁与离姑娘不远的地方坐下同老太太们闲谈时，阿迈丽娅感到心中很坦适——她喜欢看他在场，喜欢听他的声音和看他诙谐的举止。现在她重新又给艾都阿尔多绣起了拖鞋。真狡猾！

但是，那位文书仍然心神不定：看，这个本堂神父每天夜晚都是满面春风——他翘着二郎腿，享受着老太太们的奉承。一看见这情景，文书就七窍生烟。不过，他认为目前阿迈丽娅的举止还是令人满意的，对他是忠诚的……但他心里也很清楚，阿马鲁确实想把她弄到手，他在暗中窥视她。尽管她曾对天发过誓“什么事也没有”，可文书担心，日子一长她会被老太太们同化——这些老太太对阿马鲁的景慕是执着的——把这个本堂神父看成天使。只有把阿迈丽娅从那对宗教过分虔诚的家里弄出来，他才能踏下心。然而，这幸福总迟迟没有降临——他每天夜里从慈悲街出来，情欲都在膨胀。他认为阿马鲁对他是妒忌的并意在破坏他的幸福生活，因而他仇恨所有的神父，但又没有勇气放弃那些夜晚。

他沿着一条条街巷散步，一直到很晚；有时甚至返回慈悲街看望她家关闭着的窗子；尔后他又来到小河附近的林荫大道。叶丛掩映，河水黑乎乎的，树的枝叶在瑟瑟作响。这些都使他悲伤。后来他又到了桌球场，看了一会儿球赛：双方的球在撞击；记分员头发蓬松，靠在击棒架上打呵欠。一股难闻的汽油味令他窒息，于是他离开了桌球场，向《县之声报》编辑部慢慢走去。

十

《县之声报》的编辑阿古斯蒂纽·毕聂依鲁是他的亲戚。这位先生的肩头明显地下溜，生就一副肺结核病患者式的佝偻胸，所以人们都称他“驼子”。“驼子”是个非常脏的人，他那张蜡黄色的女人般的小脸膛上长着一对猥琐的眼睛。这副尊容说明他过去的放荡。在累里亚城里，他搞过各式各样的恶作剧。他听到过许多人对他高喊：

“如果不看你是个驼背，非砸断你的脊梁骨不可！”因此，驼背竟成了他的护身符，干了坏事有恃无恐。他是从里斯本来的。正统的资产阶级分子对他是嫌弃的——他嗓音粗哑，那为弹吉他而蓄起的长长的指甲被香烟熏得发黄。

《县之声报》是由被称作“累里亚的玛雅小集团①”的一伙人创办的。这个小集团专门跟民政长官作对。古迪纽博士曾是这个小集团的首领并代表这个小集团作为议员候选人；按他的话说，从阿古斯蒂纽身上，他看到了他需要的那号人的特点。那时，这个集团确实需要一个耍笔杆子的，而这个人又得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恶棍：他能以尖刻的语言撰写文章，能集天下骂人脏话之大成，会进行各种各样的诬蔑。惯于编辑无中生有、煞有介事、处处骗人、含沙射影的稿件。阿古斯蒂纽正是一个这样卑劣的文痞。于是玛雅小集团雇

---

① 玛雅集团是指以若则·卡尔洛斯·达·玛雅为首的共和分子。玛雅参加了一九一〇年的十月革命，以后成为众议员和参议员，曾任澳门总督。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九日被刺杀。

佣了他，每月给他一万五千雷阿尔薪俸并提供了编辑部用房——编辑部位于广场附近的一个小巷子里一座颓败破旧的小楼的第三层。

阿古斯蒂纽负责撰写社论、新闻稿件以及里斯本通讯；而普鲁德恩西亚大学士则专著文学作品以供连载，大标题为《累里亚人的家常话》之类。学士是位忠厚的青年人，但阿古斯蒂纽对他却根本看不上眼。他喜欢到民众中去，每星期六都与大家坐在一条长凳上，与人们一同审阅自己的散文作品——充满了丰富内容和各种生动形象的作品。全城的人一读到他的文章都会交口称赞："内容丰富极了！丰富极了！"

艾都阿尔多也不否认阿古斯蒂纽是个大坏蛋。因此，他不敢在白昼与之同往街头散步，但到了深夜他就乐于去编辑部了——在那儿吸烟，听阿古斯蒂纽讲他曾在里斯本两家报纸编辑部供职和在贡德斯街剧场，在当铺里和其它部门里当雇员时的情况。当然艾都阿尔多夜访编辑部都是在保密情况下进行的。

夜访的时候，一楼的印刷室已经关闭了（这家报纸是每逢星期六出刊）。艾都阿尔多在楼上找到了阿古斯蒂纽——他身穿一件旧皮夹克，衣服上的银钮扣早已典当了，坐在凳子上搜索枯肠地雕琢文句；在放射着恐怖之光的汽油灯下，他的身子伏在长长的字纸条上——他在编排报纸，而身边房间的其余部分一片漆黑，整个屋子给人一种洞穴的感觉。艾都阿尔多或是在一个填了秸草的长沙发里躺下，或是到角落里取过来阿古斯蒂纽的旧吉他琴弹奏起旋律快速的法都① 民歌。那位新闻记者先生用一只手支撑着额头仍在精心炮制文章；显然，眼下的稿件不能令他满意，法都民歌也未曾使他产生灵感。他站起来，走到柜厨前，斟上一小杯杜松子酒。酒在他那张贯于喷吐污言秽语的嘴里发出咕噜噜的响声。喝完酒，他仰着脸，懒洋洋地舒展着双臂伸了个大懒腰；然后点燃香烟，跟着吉他琴声用沙哑的嗓音低声唱起来：

① 法都是葡萄牙一种历史悠久的悲壮民歌。

是暴君的劳役，
为我安排了苦难的生活；
啊，黑暗苦痛的生活，
把我拖入了绝境……

唱到这里便又勾起了他对里斯本的怀念，为此他总是以充满愤恨的口吻结束了歌唱：

“这个地方比猪圈还要脏！”

他认为生活在累里亚城是无法得到安慰的，因为不能到毛乌拉里亚大街的若奥大叔酒馆里一气儿喝上半公升酒；也不能同安娜·阿尔法雅塔或同比古迪纽在一块去听比斯卡斯的若奥弹吉他——这家伙嘴角叼着香烟，眼睛被烟熏得泪汪汪的半闭着；他和着吉他琴发出的哀婉的声音唱起《索菲娅之死》。

然后，他为了聊以自慰，高声地对艾都阿尔多宣读自己的杰作——这些文章很让艾都阿尔多感兴趣，因为最近一直谴责宗教界，这些与他自己心心相映。

在这期间，由于慈善会的问题，古迪纽博士变成了教士会和神父们的政敌。他一贯厌恶神父们，加上长期来肝病缠身，一见教堂就想起了坟墓，甚至对神父的法衣都很憎恶——对他来说，法衣就象死人入殓时的装裹，简直象是一种威胁。阿古斯蒂纽本来就有满肚子的坏水，加上受到古迪纽博士的挑唆——博士夸赞他善写讽刺文章，他更为张狂起来；但是由于他文采欠佳，只能靠繁赘的修辞来掩盖谩骂，如同红衣神父迪亚斯所说，阿古斯蒂纽的文章只不过是几声狗吠而已，咬不伤人！

一天夜晚，艾都阿尔多看到阿古斯蒂纽因为下午炮制了一篇文章而洋洋自得，他甚至对维克多·雨果都哂笑不已。

“你等着瞧吧，这篇文章会使舆论大哗！”

其实这篇文章毫无新意，依然是对教会的责难和对古迪纽博士的颂扬。夸赞了古迪纽的品德，称他是备受人们尊敬的家长，说是

由于这位大律师在法庭上的雄辩才使许多无辜的人得以从法律的屠刀下脱身。阿古斯蒂纽的文章充满了挑衅的色彩，他大骂道："不朽的耶稣！是谁在你的身影下以你的名义，想把古迪纽博士从一个慈善机构里赶走——这位博士的灵魂是最纯洁的，才华最出众……"他就象在圣像游行时，为了显示耶稣的伟大和庄严一样，一一列举了反映古迪纽博士品德的事例；文章里华丽的形容词一串串地拖着长尾巴。他在文章中除了赞扬古迪纽以外还将笔锋直接指向罗马教皇："当今已是十九世纪了，你还想向累里亚的自由派发布'圣命不可违'的诏书吗？"

他在读着自己的杰作，当他读到"你要开战吗？有你好瞧的！"一句时问道：

"喂！若奥，够劲吧！哲理性多强呀！"

接着他又重读"你要开战吗？有你好瞧的！"接下去是"我们将把战旗高高举起，它不是蛊惑人心的旗帜，而是用坚强的臂膀把它竖在公众自由的最高处的堡垒上！我们将面向累里亚，面向整个欧洲高喊：十九世纪的儿女们，拿起武器，为了进步拿起武器！"

"怎么样？将把他们统统埋葬掉！"

沉默了一会儿的艾都阿尔多此刻开腔了，他为了与阿古斯蒂纽那"铿锵有力"的散文配合而发表他自己的见解：

"教士们是想把我们拖向那置人于死地的蒙昧主义时代！"

文书说出了一句如此富有文学色彩的句子，使得那位新闻工作者大吃一惊，他盯住艾都阿尔多说：

"你为什么不写点儿东西呢？"

文书微笑着回答：

"我是想写一篇痛骂神父们的文章给你……我要捅捅他们的脓包，我了解他们所有人的底细！"

阿古斯蒂纽立即强烈要求他写出这篇"檄文"："您来的正好，年轻人！"

古迪纽博士在前一天还提醒他："要调查有关神父的事儿可以

到下面去了解。一旦有爆炸性的材料，宣扬出去！假如没有，就捏造！”

阿古斯蒂纽对文书温和地说道：

“至于文章的风格你不用担心，这由我来润色。”

“看看吧，看看再说吧。”艾都阿尔多低语着。

从这天起，阿古斯蒂纽常催问他：

“那篇文章呢？我的男子汉，拿出来呀！”

他知道艾都阿尔多与若阿乃依拉之流过从甚密，他猜测文书准知道他们那些人的阴谋和不一般的丑闻、秘密。

但是艾都阿尔多很犹豫，他担心被人知道是自己泄的密。

“绝不会的！”阿古斯蒂纽肯定地说，“文章由我来登出，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哪个鬼东西会怀疑你呢！”

第二天晚上，艾都阿尔多使阿马鲁大吃一惊，这位文书正悄悄地告诉阿迈丽娅一个秘密。改天下午他带来了五张又长又宽的纸条，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工整的字。他面色苍白，因为一夜没睡。这是一篇题为《看这些现代的伪君子》文章。文章正是出于艾都阿尔多的手笔。文章开始繁言絮语描绘了耶稣在古尔古塔所受的苦难，后面就是旁敲侧击了，对红衣神父迪亚斯、布里托神父、阿马鲁神父和纳塔里尤神父进行了怀有深仇大恨的攻击。难怪阿古斯蒂纽狂喜高呼：“够所有神父受的！”

艾都阿尔多问阿古斯蒂纽什么时候把文章刊登出去，这时他搓着双手，考虑了一下说：

“好家伙，这可是颗重磅炸弹！等于一一点了名！但请你放心，其余的事由我来安排好了。”

他为谨慎起见把文章呈送古迪纽博士审阅。博士认为这是一篇可怕的长篇抨击性的文章。本来古迪纽和教堂之间仅仅是互相赌气。一般来说，他也承认群众是需要宗教的；他的夫人，漂亮的坎迪达太太的观点是倾向虔诚的信徒的，她对报纸这样攻击神职界是持有异议的。古迪纽也不愿意与所有的神父为敌，造成仇隙。很多因素，诸如家庭的和睦、爱情、履行对基督的义务等等，都迫使他

要早点儿与教堂和解。

基于上述原因，他对阿古斯蒂纽淡淡地说：

“这篇文章不能作为编辑部的文章发表，应该以声明出现，希望您按这个精神去办。”

于是，阿古斯蒂纽对艾都阿尔多说，文章作为一条署名声明见报，笔者的名字是“一名自由主义者”。原来，艾都阿尔多在结尾时曾大声疾呼：“警惕啊，家家户户的母亲们！”后来阿古斯蒂纽建议把这个警告性的结尾改得诙谐和巧妙一些，二人经过好一阵子磋商，决定将结尾改为：“警惕，黑色的法衣！”

在下一个星期天，署名为一个自由主义者的一则声明在报上登出来了。

这天整整一上午的时间，阿马鲁都在中心教堂四周转，他正构思给阿迈丽娅写信。他有些不耐烦了，如他自己所说，这是因为那种不进不退的关系——只限于暗送秋波和握握手，不敢越雷池一步而造成的。一天晚上，在牌桌子旁边，他曾递给她一张小纸条，上面用蓝色墨水工整地写道：“我想与你单独会面，因我有很多话要对你说。哪个地方合适呢？让上帝保佑我们的爱情。”但她没有回音，九点钟作弥撒时也没露面。为此，阿马鲁怨气很大。他决定在一封充满感情的信里把一切都说清楚。于是他开始斟酌能够打动姑娘心的那些充盈着情感的辞句。

阿马鲁回到家中来回踱步，烟蒂扔了满地，他不时地把身子弯向《同义词词典》。

他这样写道：

我心上的小阿迈丽娅：我在你妈妈家给了你一张纸条，你没有回音，我真猜不透这是为什么？因此，更有与你单独交谈的必要。我的企念是纯洁的，在我如此爱你的清白的心灵中是不曾考虑罪责的。

你一定清楚，我对你怀有一颗真诚爱慕之心，在我看来

（假如我这双如同航行者的指路星般的生命之灯——眼睛没有欺骗我），你，我的小阿迈丽娅也同样一心一意爱着那位对你如此钟情的人。因为直到那一天，当利巴诺打出前六个数，打牌的人都在大吵大嚷的时侯，你在桌子下面那么亲热地握住我的手！这对于我来说，简直象万顷蓝天呈现眼前，以至使我感到所有的仙女都在歌唱胡萨纳①！那为什么你不回答呢？如果你认为我们的爱情对我们的护卫神来说可能是不快的，那我将对你说，在这疑虑的折磨中你将犯更大的罪过，因为以至于使我在作弥撒时常常想念你，而不能在对神圣的供奉中升腾自己的魂灵——因此你的多虑就是犯了最大的过失！

如果我们双方的爱情是诱惑者的产品，那我会毅然对你说：呵，我亲爱的姑娘，让我们为耶稣献身吧，为他献出他为我们而淌的那一部分鲜血。

但是，我一直都在叩问自己的灵魂，在这灵魂中我看到的是百合花似的洁白！你的爱情就象你的灵魂一样纯洁，这灵魂终有一天会在上天的赞歌礼乐中与我的灵魂汇合在一起。亲爱的小阿迈丽娅，你知道吗？我多么爱你，有时真想几口就把你吞掉！

请你回答我，你能否想方设法在下午去到莫雷纳尔，我们在那儿相会。我急切地想把心中整团的火向你喷吐，还要告诉你更重要的事情！

我感觉你我的手握在了一起，我希望你用这只手在爱情的道路上指引我，直至使我享受到只有在获得了上天仙境的幸福时才有的狂喜！

再见！害人精，请接受你的情人和精神之父的整个心的献礼！

阿马鲁

① 胡萨纳是赞美上帝的圣歌。

吃过晚饭，阿马鲁用蓝墨水笔抄写了这封信，然后把它折叠得整整齐齐放在黑色教士袍的口袋里向慈悲街走去。

他刚一踏上楼梯，就听见楼上传来的纳塔里尤那尖尖的声音，他们在争论。

“谁在这里？”他向裹着披巾为他持灯照路的露萨问道。

“所有的太太们都在，布里托神父也在。”

“好哇！很不错的大聚会！”

他迅速登上了楼梯，到房门口时，大衣还披在肩上，就取下帽子扬得高高地喊着：

“祝贺诸位晚安！”

纳塔里尤神父立即走到他面前，大声喊叫：

“那么您认为如何？”

“什么如何？”阿马鲁不解地反问。

接着他注意到室内一片沉静，也注意到一双双眼睛在盯着他。

“这是怎么回事？有什么新闻吗？”

“怎么，本堂神父先生没读吗？”众人大声喊叫道，“没读《县之声报》吗？”

“这张报纸我是不屑一看的。”他说。

这时，诸位怒不可遏的女人一齐开了腔：

“哎！太缺德了！”

“哎，本堂神父先生，您看这万人骂的东西！”

纳塔里尤双手插在衣袋里，面带讽刺的微笑一个劲儿地瞧着阿马鲁，他从牙缝中挤出了这样几句话：

“没看？那您干什么来着？”

阿马鲁胆怯了，他注意到阿迈丽娅面孔苍白，两眼发红。最后红衣神父笨拙地站起来说：

“本堂神父先生，有人在打我们的闷棍……”

“敢！”阿马鲁大吼。

“别嘴硬了！”

“请带来这份报纸的红衣神父高声读读吧!”大家提醒说。

“请读一读，迪亚斯，请读一读!”纳塔里尤抢着说，“读一读，让我们再品味品味!”

若阿乃依拉把灯拨得更亮，迪亚斯在桌旁安顿好身子，把报纸展开，小心地戴上眼镜，然后把鼻烟巾放在两个膝盖上，开始用慢吞吞的声音读那篇“声明”。

文章开头没多大意思，讲的尽是表示怜恤和慈悲的空话。那位署名“自由主义者”斥责古犹太法利赛派的伪善者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你们处死他！你们回答!”他大声疾呼“而那些伪君子却回答，‘因为他是自由、解放的象征，是一颗新纪元的启明星’。”这位“自由主义者”描绘当时在卡尔瓦里尤①夜晚的情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长矛穿透了他身体，法衣也通过掷骰子被士兵分了。描述了无秩序的平民后，继而又把笔锋转向臭名远扬的法利赛派伪君子们，以讥讽的口气高喊：“好好看看你们的杰作吧!”然后，巧妙的一个过渡便从耶路撒冷来到了累里亚城：“但是，请读者们想想，这些法利赛派伪君子死绝了吗？真是自欺欺人呵！他们还活着！我们认识他们，累里亚就充斥着他们的人。下面就让我们向读者来一一介绍……”

“现在开始骂人了。”迪亚斯说着从眼镜的上沿望了望周围的人。

的确，开骂了。作者以一种粗俗的形式展示出一条张挂着一幅幅神父肖像的画廊——首当其冲的是布里托神父：请看他粗胖得如同牡牛一般，正骑在栗色的母马上……

“连母马的颜色都不放过!”富于善心的阿松桑太太生气地嘟囔着。

文章中继续写道：蠢得象个南瓜，甚至拉丁文都不会……

阿马鲁惊呆了，不断发出“噢，噢”的声音。布里托神父涨红

① 卡尔瓦里尤是耶稣遇难的地方。曾在此地小山丘上竖起了处死耶稣的十字架。有的译者把此地译为“死山”。

了脸，在椅子上乱动，慢慢地擦搓着双膝。

"……典型耍大棒的人物。"红衣神父继续念道，他以一种柔和而沉醉的声调读着那些凶恶的句子，"他虽然是个行为暴虐的家伙，但决非不喜欢与温柔结缘，据消息灵通人士披露：他选择了教区管理人的结发妻子杜尔希乃娅作为情妇……"

布里托神父按捺不住了：

"我要把他劈成两半！"他站起来高声叫喊，接着又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听着，好汉！"纳塔里尤说。

"听什么！我要劈了他！"

可是，这位"自由主义者"是谁，他根本不知道。

"狗屁自由主义者！我要劈了那个古迪纽！那个狗东西就是报纸的后台，我劈的就是他——古迪纽！"

他声音都吵哑了，暴戾地拍着大腿。

人们提醒他，宽恕侮辱者是基督的教义。若阿乃依拉深情地援引了耶稣忍受掌嘴之辱的例子，劝布里托神父来效仿。

"什么耶稣！蠢货！"布里托发疯似地叫喊。

他对教祖不恭的诟语使人们一阵惶恐。

"天哪，布里托神父先生，天哪！"若赛发老太太向后挪动着椅子高喊道。

利巴尼纽双手放在头上，不幸的事件使他有点发蔫儿，他嘟囔着：

"大慈大悲的圣母可能要降祸于我们了。"

阿马鲁看了看正在发怒的阿迈丽娅，神色严肃地说：

"布里托，您的话确实说过头了。"

"怎么，你们是不是想拿我来开刀……"

"谁也没有想跟您过不去，我的男子汉！"阿马鲁神色依旧很严肃，接着又故作文雅地说，"仅仅是提醒您，这样做也是尽我的职责。按照最受人尊敬的斯库迈里神父的训示，象您这样口出'渎神

之言’的人应当做大忏悔和杜门思过两天——其间只能吃面包喝白开水。”

布里托神父气哄哄地嘟囔着。

“好了，好了！”纳塔里尤神父在作结论，“布里托虽然犯了一个大过失，但他知道向上帝求饶，而上帝的慈悲和宽宥是无边的！”

一阵骚动过后出现了短暂的沉寂，这时人们听到阿松桑太太在低语，说什么“她吓得连一滴血都没有了”。红衣神父在方才混乱的时候曾把眼镜摘下来放在桌子上，现在又拿起来戴上继续安详地朗读：

“……你们认识那位长着一副雪貂脸孔的人吗……”

读到这儿，他又侧目用余光盯住纳塔里尤神父。

“……不要相信他！到了能出卖你们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的；他认为损人利己其乐无穷。他施展了所有的阴谋诡计使教士团一片混乱。他是这个教区危害最大的毒蛇。不过，据说他擅长园艺——精心栽培着他‘花坛中的两株玫瑰’。”

“纳塔里尤，这话是什么意思？”阿马鲁高声问道。

“是为了让您知道，”纳塔里尤脸色发青，站起来说，“您认为怎么样？您知道，我每当讲到自己的侄女们时总是习惯地称她们‘我花坛中的两株玫瑰’——这本来是玩笑话，可他们竟以此来中伤我！”

说到这里，纳塔里尤露出了酸苦的微笑：“明天我就能知道这个攻击者是谁！准保能知道，我非得弄清是谁干的不可！”

“对这种人要蔑视，纳塔里尤神父，蔑视他！”若阿乃依拉力图缓和气氛。

“谢谢，我的女士。”纳塔里尤躬身弯腰用饱含仇恨的讽刺口吻说，“接受您的劝慰，在此向您致谢！”

红衣神父仍然用沉稳不乱的腔调读着，不过，现在是在给他自己画像了——那位自由主义者用愤怒的语言在刻画：“……大腹便便和贪食馋嘴的红衣神父依仗米格尔先生的势力，为虎作伥，被从奥

林教区赶了出来。这位当年神学校的'道德'师父，当今正在累里亚城充当'缺德'师父的角色……"

"真是卑鄙无耻！"被激怒的阿马鲁大叫起来。

然而这位红衣神父却放下报纸以慢腾腾的声调说：

"您以为我真把这当回事吗？"他接着说，"好哇！我还非大吃大喝不可，真托上帝的福！谁愿意嚼舌头就随他便吧！"

"不能这么说，哥哥。"若赛发打断了他的话，"人总是要顾及脸面的！"

"这是什么话，妹妹！"迪亚斯反驳道，"谁也没请你发表意见！"但人们听得出来，红衣神父的胸中是淤积着愤怒的。

"我用不着别人请！"她昂首挺胸高叫着，"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不顾廉耻，我还顾呢！"

"得了，得了！"周围的人们都给她消火。

"舌头要短点儿，妹妹，短点儿！"红衣神父闭上眼睛说道，"当心，别让你的假牙掉下来！"

"你这没教养的……"她还想再说下去，但已经喘不过气来了，她开始"啊——啊"地呻吟起来。

人们真害怕她会晕过去。若阿乃依拉和若阿金娜·甘索左把她搀扶到楼下的房间去，好言相劝：

"……你疯了！真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我的朋友，瞧，多让别人笑话！圣母会保佑你的。"

阿迈丽娅吩咐人去取橘花水。

"甭管她！"红衣神父没好气地说，"甭管她！一会就过去，她上火了。"

阿迈丽娅向阿马鲁投以痛苦的眼神，然后她同阿松桑和那位聋子甘索左一起到下面去安慰若赛发——这个可怜的老女人。

只剩下神父们还聚在一起。迪亚斯转向阿马鲁说："您听着，该轮到您了。"说罢，他又拿起报纸。

"看看有多大分量！"纳塔里尤说。

“……危险的是年轻的穿着打扮如同花花公子的神父——仗着京城里伯爵们势力的中心教堂的本堂神父。他生活在心地善良的人们的家庭里，与大家亲密无间。但是这儿有毫无阅历的少女，从而他就利用宗教的影响和神职的便利在纯洁无瑕的少女的灵魂中播撒罪恶的火种！”

“无耻的家伙。”阿马鲁脸色铁青喃喃低语。

“……请问，崇信基督的神父，你究竟要把那纯贞的处女引向何处？你要把她拖入伤风败俗的泥沼吗？你来到这个受人尊重的家庭要干什么？你为什么总是象秃鹫似地围着那纯洁的小鸽子斡旋？向后转吧，你这亵渎神灵的东西！你低声细语地向她谈的都是淫秽的字眼，为的是使她偏离自珍的正道；你使某一位正直的青年陷于不幸和被迫鳏居，而这个青年人诚心要把勤劳的双手奉献给她！你为她准备的是充满泪水的可怕的未来。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为的是满足你罪恶的情欲和无耻的冲动……”

“多么卑劣啊！”阿马鲁咬牙切齿忿忿而言。

“……然而，你要提防着点，心怀叵测的神父！”红衣神父在朗读那些质询时声音都有些沙哑了。“天神已扬起公正之剑，对准了你和你的同谋者；明察秋毫的累里亚的公论之神已凝眸正视；我们，劳动者的儿女们在这里——在你们面前记录下你们桩桩件件丑恶的行径。发抖吧，杀人不眨眼的宗法的门徒们！警惕，黑色的法衣！”

“该杀的！”大汗淋漓的红衣神父说着把《县之声报》折上了。

阿马鲁因为双眼噙着愤怒的泪水而视线模糊了。他用手帕慢慢地擦着前额，喘了口气，双唇颤抖着说：

“我，教友们，我简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愿上帝有耳目，这真是天字第一号的诬蔑！”

“卑鄙无耻的诬蔑！”众人忿忿地说。

“在我看来，”阿马鲁继续说，“我们必须去找当局！”

“我一直坚持要这样做，”纳塔里尤抢着说，“需要向总秘书讲……”

“这篇文章的确是根大棒！”布里托神父在怒吼，“去找当局！应该劈了他！我要喝他的血……”

正在托着下巴思考的红衣神父说：

“纳塔里尤，应该由您去找总秘书，您长于辞令，善于论理……”

“如果众位同事决定让我去”，纳塔里尤弯了一下腰说，“我非把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都告诉当局不可！”

阿马鲁如同泄了气的皮球，两手捂着头靠在桌子旁边。利巴尼纽还在嘟囔：

“啊，朋友们，虽然与我没有一点儿关系，但我听完这长篇累牍的攻击，双腿已经发软了。哎呀，朋友们，这是件多么使人不快的事……”

人们听到了若阿金娜·甘索左上楼的声音，于是迪亚斯立即以谨慎的声音说：

“同事们，在妇人面前我们最好不谈这件事，适可而止吧！”

过了一会儿，一当阿迈丽娅进来，阿马鲁便站起来，说头疼得厉害，接着与众位夫人告辞了。

“不喝杯茶了吗？”若阿乃依拉忙问。

“不了，我的女士。”他一边穿大衣一边说，“我感到很不舒服。晚安……纳塔里尤先生，请您明天下午一点钟到中心教堂去一趟。”

他去和阿迈丽娅握手，她诚心把手投放在神父那柔软的手掌中。接着他耷拉着肩膀走了。

若阿乃依拉注意到这情景，难过地说：

“本堂神父先生离开这里时脸色苍白……”

红衣神父站起来，以一种不耐烦和憎恶的声调说：

“今天是脸色苍白，明天脸就将发红。我要说的是，报上那长篇纯属诬蔑的文章，我不知道是谁写的，也不明白他为什么写这样的东西！但我认为他这样作是愚蠢而卑劣的！这是傻瓜和恶棍的作

为——不管他是谁！我们晓得马上应该怎样办——这事已扯了好一阵子了，女士，请让人把茶端来吧！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不要再谈这个了。”

环看四周仍是一张张的哭丧脸，于是红衣神父又补充说：

“啊，谁也没死，何必这样哭丧着脸呢！来，姑娘，坐到钢琴旁边，给我弹奏那支《美丽的小姑娘》。”

总秘书就是古维亚·莱德斯马先生，他从前是记者。当年他热情洋溢曾写过《一位梦想者的胡说八道》一书。民政长官不在的时候就由他负责这个县的管理工作。人们承认这位年轻的学士是有才华的。他在科英布拉大学的剧院里曾充任过主角，他的演出博得过热烈的掌声；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养成了黄昏时在索菲娅街散步的习惯……后来，他在里斯本为了同西班牙女人恋爱毁掉了一笔小小的遗产……三十岁时他穷困潦倒了，不得已什么事都干过；后来他在《文明》杂志上发表了二十篇浪漫主义的文学作品而成为尽人皆知的人物。他的绰号“比毕”在妓院和咖啡馆是有口皆碑的。那时，他为了深刻地了解人生和世道，两腮蓄起长须，吟诵着“巴斯谛亚特”去议会厅，就这样他开始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他把曾在科英布拉异常狂热的共和国派称为一个荒唐的鬼怪，而他比毕才是所有制度的支柱

他讨厌累里亚，只是为寻找乐趣，才呆了下来。有时在诺瓦依斯议员家的夜会上常对女人们说：“我活腻烦了。”人们传言，好心的诺瓦依斯的老婆一直在热恋着他；事实上，他曾对一位在首都的朋友说过：“你在里斯本得到了那个女人，而我则在很短的时间内把诺瓦依斯议员的老婆搞到了手。”

在一般情况下，他总是很晚才起床。这天他穿着睡衣在桌旁用午膳，一边切着煎鸡蛋一边贪婪地读着报上刊载的在圣·卡洛斯发生的一则恋爱悲剧故事。这时仆人——一位他由里斯本带来的加里西亚人——告诉他，有一位牧师等着要见他。

“是位牧师？请他进来！”说完他又洋洋自得地自言自语，“政府不应耽搁教堂的事。”

他站起来，向走进来的纳塔里尤神父伸出两只手。神父衣冠楚楚，穿着有光泽的长长的黑色法衣。

“请坐，牧师先生，喝杯茶吧！大好的早晨，嗯？恰好，我正在想念着阁下——也就是说，我正想念着整个神职界……我刚刚读完，成千上万有身份的人去到鲁尔德斯朝拜圣母，伟大的范例！看到这种信仰的再生，真使人受安慰……昨天，我在诺瓦依斯家说过，‘万宗归一，信仰是社会前进的动力’。啊，请喝杯茶！真是莫大的慰藉，真香……”

“不，谢谢，我已经吃过午饭了。”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所说的莫大慰藉是指我坚定了信仰，不是指茶！哈哈！”

他有意把笑声温和地拖长，以此来讨好纳塔里尤。他带着狡猾的微笑反复阐明他的原则：谁想搞政治，就必须把神父拢在身边。

他又补充说明：“正如我昨天在诺瓦依斯家讲的，这样做对地方是有好处的！例如，鲁尔德斯原来不过是个小村落，由于虔诚的教徒们荟萃于此，现在变成了城市……大旅馆、宽阔的街道、漂亮的商店……真称得上经济繁荣。这发展是与宗教复兴并驾齐驱的。”说罢，他高兴地使劲儿揪了一下衣领。

“我到这里来是要向阁下反映在《县之声报》上刊登了一篇‘声明’……”

“噢！”总秘书打断了神父的话，“我已全文拜读过了！一篇出色的讽刺文章……但是从文学角度上看，风格和文采没什么价值！”

“总秘书打算怎样处理呢？”

莱德斯马靠在椅子背上，惊愕地问：

“我？”

纳塔里尤斟酌着字眼儿说道：

“政府当局有责任保护国家的宗教，自然也包括保护全体神

父……请阁下注意，我不是以牧师界代表的名义到这里来的。”

神父把手放在胸口上接着说：

“我仅仅是个无足轻重的穷神父，我以个人的名义来请教总秘书，我们这个主教管区教堂令人尊崇的名声是否允许如此被诽谤……”

“这确实是令人遗憾的事，一家报纸……”

纳塔里尤怒不可遏地打断了他的话：

“报纸早就该停刊了，总秘书先生！”

“停刊？由谁来停，牧师先生！我想阁下是不会让我倒退到独断专行的时代去吧！把这份报纸停刊！新闻自由是一个神圣的原则，怎能把报纸停刊呢？这样做是为新闻法所不容的……就是到检察院去控告，也不会因为一份报刊杂志对教士会说了几句玩笑话而要被停刊的！照此说来，除了《民族报》和《大公报》我们要控告整个的新闻界了！那还谈得上什么思想自由，三十年来的进步和政府自己的意愿呢？我亲爱的先生，我们不是卡布拉尔分子！我们热爱光明——无比的光明！我们需要的是光明！”

纳塔里尤慢慢地咳了一下说：

“完全正确！不过等到选举的时候，政府再来求我们帮忙，我们会因为平日得不到政府的保护而简单地回答：‘我们不能帮这个忙’！”

“牧师先生，您以为我们为了多拉几张神父们的选票就会背叛 5
文明吗？”

接着这位“比毕”又神气十足，慷慨陈词：“我们是自由之子，决不会背叛自己的母亲！”

“不要忘了古迪纽是这份报纸的后台，他是个反对派分子。”纳塔里尤提醒道，“保护这份报纸就等于袒护大搞阴谋诡计的古迪
纽之流。” ⑧

总秘书微微一笑：

“我亲爱的神父先生，您并没有置身于政治斗争之中，您不晓

得古迪纽和政府之间并无仇隙，有的只是互相赌气……古迪纽博士是个聪明人……他将承认‘玛雅集团’没什么作为……古迪纽博士对政府的政策很欣赏，反过来政府也欣赏他。”

接着他又故作神秘地说：

“政治是高深秘密的东西，我亲爱的先生。”

纳塔里尤站起来说：

“看样子……”

“是不可能了”总秘书用拉丁语接下了话茬儿，“其他嘛，就请神父放心好罗！作为个人，我是憎恶那篇文章的；但是，作为当局的负责人，我则应尊重言论自由的权力……然而请相信，甚至可以对主教管区神职界说，天主教会里没有比我古维亚·莱德斯马更热忱的儿子了……然而我热爱的是一个自由的并与进步、科学不相悖逆的宗教……这是我一贯的思想，我把这些视为至尊，不论是在新闻界、大学里还是在同行的行会中……例如，我不相信还有比基督教的诗更为崇高的诗了！我最崇敬庇护九世，他才是伟大的人物，遗憾的是他没有竖起文明的旗帜！”

“比毕”对于发表上述言论津津乐道，他反复说：

“是的，遗憾的是他没有竖起文明的旗帜。牧师先生，在这电气化世纪里，速审即决是行不通的！哦，神父先生，事实上，我们是不能指控报纸的，因为那上边只不过是有几句讥讽神父们的话；对于我们来说，基于政治上的强大理由，惹怒古迪纽博士也是不合适的。这就是我的想法。”

“总秘书先生……”纳塔里尤躬身欲辞。

“我，阁下的一名仆人，遗憾的是没请您喝上一杯茶……怎么，我们的领唱神父好吗？”

“据我看，不大好。这些天来，他又经常头晕。”

“我非常同情。他也是一位精明的人，一个精通拉丁文的人……请注意台阶！”

纳塔里尤跌跌撞撞地跑回中心教堂，愤怒得嗷嗷叫。阿马鲁正

在平台上面，倒背着手散步。他两眼下凹，眼圈发黑，面容显得憔悴。

“怎么样？”他疾步迎向纳塔里尤忙问道：

“毫无结果！”

阿马鲁咬了一下嘴唇。纳塔里尤激动地回述了总秘书如何同他辩论，那个家伙如何絮叨个没完；阿马鲁听着这些话，脸上蒙上了一层阴云，他用遮阳伞的尖头狠劲地掘掉长在平台石缝中的青草。

“一个谎话连篇的人！”纳塔里尤作了一个大幅度的手势，概括道，“就当局来说是毫无用处，毫无用处……而现在则是我们与那个自由主义者之间的争端，阿马鲁神父！我一定要知道他是谁！将来把他碾得粉碎的就是我！阿马鲁神父，就是我！”

然而自从这个星期天，对于艾都阿尔多来说则是旗开得胜。那篇文章掀起了轩然大波，多卖了八十份零售报纸。阿古斯蒂纽对他说，在药店里人们议论：这位自由主义者是有头脑的，他深知神父们的底细！

“小伙子，你真是个能干的人。”阿古斯蒂纽对他提出，“再给我写一篇，再写一篇吧！”

艾都阿尔多享受着街谈巷议和嬉笑谑语给他带来的快乐。

此时如同享受一种天伦之乐重读那篇文章。如果不是怕得罪了若阿乃依拉，他真想到商店里，到各处去高声宣告：是我！写那篇文章的就是我！

现在他又在构思另一篇力作了——更为惊人的一篇。题目已拟为《伴作隐士的魔鬼》或《十九世纪累里亚城的神父们》。

在广场上古迪纽博士碰到了他，竟屈尊停步对他讲：

“那篇文章弄得满城风雨，您真是个魔鬼！对布里托的嘲弄很好！不过我不知道那些事……怎么，据说教区管理人的老婆很漂亮……。”

“阁下连这个都不知道吗？”

“不知道，可我想将来能领略一下。您真是个魔鬼！是我授意阿古斯蒂纽的，让他把那篇文章作为一则署名的声明发表的。您明白，同神职界争吵对我是不合适的；再者，我老婆对他们还有好感……说到底那是妇人之见！女人嘛，笃信某种宗教还是适宜的……从心里讲，我觉得那文章够味儿，特别是对布里托的詈斥！哼，这个流氓在上次选举中硬是跟我过不去……哈哈，让他把那套把戏收起来吧！下个月将给您在民政府谋个差使干干。”

“呵，博士先生！不，阁下您……”

“不必这样嘛！您是个善心的人！”

艾都阿尔多到办公室去了，他高兴得直发抖。努内斯·费拉尔出去了，文书慢慢地削着羽笔的翎管，开始誊写一份委托书——突然，他抓起帽子朝慈悲街跑去。

若阿乃依拉独自坐在窗前缝衣服，阿迈丽娅到莫雷纳尔去了。艾都阿尔多刚到门口就开口说：

“您知道吗？太太，刚才我碰见古迪纽博士了，他说下个月要给我在政府里找个差事干……”

若阿乃依拉取下夹鼻眼镜，把手放在怀里说：

“你跟我说什么来着？”

“是真的，真的……”他搓着双手，面带紧张、喜悦的笑容。

“真是飞来鸿运！”他大声说，“照这样，如果小阿迈丽娅同意……”

“哎，艾都阿尔多！”若阿乃依拉长叹一声，“这就了却了我心中的一件大事……您瞧，我为这事儿都睡不好觉……”

艾都阿尔多预感她要提起那篇文章的事，于是把帽子放在屋角的一把椅子上，然后转身面对窗子把双手插在衣袋里问：

“那是为什么呢？”

“对县报上那丑恶的东西您怎么看呢？那样的诬蔑——唉，都把我折磨老喽！”

本来艾都阿尔多是由于嫉恨而写了那篇文章，其目的不过是要

把阿马鲁“埋葬”；他真没料到竟然招致两位女士不快。当他看见若阿乃依拉两眼闪着泪花时，确乎有点儿后悔，于是说了一句双关语：

“我读了，的确是个魔鬼……”

但是，他还想利用若阿乃依拉的感情推进他与阿迈丽娅的恋爱关系，他把椅子向她挪近，坐下来接着说：

“我从来不想和您说这事儿了——不过，奥古斯塔太太，请您注意：小阿迈丽娅总是用不一般的热情对待本堂神父……倘若甘索左姐妹或是利巴尼纽把事情张扬出去——即使是无意的——那也会一传十，十传百……我最了解她，这个不幸的姑娘，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但是，太太，您可知道累里亚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吗？人嘴两张皮哟……”

若阿乃依拉如同训示儿子一样对他讲，那篇文章令她担忧，特别是担心他——艾都阿尔多也最终会相信那诬蔑的话而退掉亲事，那将是多么令人不愉快的事啊！她还说，自己作为善良的女人，作为母亲敢担保女儿与本堂神父之间没有任何越轨的事，一丁点儿也没有；那姑娘只不过是富有交际的天性，而本堂神父总是彬彬有礼，言语和蔼……阿迈丽娅也常说起本堂神父的举止是动人心弦的……

“的确如此。”艾都阿尔多答道。他咬着小胡子，把头低下。

这时，若阿乃依拉把手轻轻地放在文书的膝头，盯着他说：

“我不知道说这些对我有没有好处，但是姑娘的确是爱你的，艾都阿尔多！”

文书那颗激动的心怦怦地跳动。

“奥古斯塔太太，您了解我对她的深情……那篇文章对我有什么干系！”

若阿乃依拉撩起围裙擦去泪花：“哎，对她是桩喜事嘛！她也常说，象你这样好心肠的小伙子，在累里亚城是再挑不出来第二个了！”

“您知道吗，我就象儿子一样敬爱您！”文书受宠若惊地说。

“那我们就来操办这件事，堵住世人的嘴……”

文书面带一种令人发笑的严肃劲儿站起来说：

“奥古斯塔女士！我荣幸地向您求亲……”

她笑了。趁她在快活中，艾都阿尔多孩子般地在她额头上亲吻了一下。

“请您在晚上对小阿迈丽娅讲讲，”临走时他叮嘱着，“我明天再来，幸福肯定会到来的……”

“主的恩情是无边的！”若阿乃依拉说着重新拿起了活计，如释重负地长嘘了一声。

下午，阿迈丽娅从莫雷纳尔回来了，若阿乃依拉正在放桌子，她看见女儿说道：

“艾都阿尔多来过了……”

“啊——”

“他讲起了你，可怜的小伙子……”

阿迈丽娅一言不发，把毛披肩折叠起来。

“他在抱怨……”母亲接着叨唠。

“他抱怨什么？”女儿脸红红的问道。

“抱怨什么？满城人都在喋喋不休地议论那篇文章。有人问，报上说的‘那些无经验的未婚少女’指谁；有人就回答，‘还能是谁呢？慈悲街若阿乃依拉的女儿阿迈丽娅’。可怜的艾都阿尔多说，他一直闷闷不乐……出于礼貌他又不好对你说……结果……”

“我应当怎么办呢？妈妈！”阿迈丽娅大喊起来，两眼中突然涌出泪水。刚才那些话犹如醋滴落在伤口上使他痛楚。

“由你来考虑吧！就照你的意愿办，姑娘。我很清楚，那都是一派胡言！然而，你知道世人的嘴……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他是根本不相信报上说的那些——而我一直为这个担心。上帝呀！我吃不好，睡不实，担心哪！可他说了，报上的事与他无关紧要，他仍然一如既往爱你，并且热忱地要求快操办婚事……我能做些什么

呢？为了堵住众人的嘴，你们马上结婚吧！我很清楚，你不会为那个人而死，这我清楚，算啦！以后你们能恩爱就行了，艾都阿尔多是个好小伙儿，他将有更称心的工作。”

“什么工作？”

“他来正是为了告诉我这件事，他碰见古迪纽博士，博士说月底他将被政府雇用……你就按自己的意愿办吧……你瞧，我都老了——不知哪一刻我就兴许离开你了，我的女儿……”

阿迈丽娅没有回答。她望着屋檐下飞着的麻雀——在此一瞬间，她思绪如潮而外表却是稳静的。

从星期日起，她就一直处于迷乱之中。她清楚地知道：文章中提及的那个“缺少阅历的未婚少女”指的就是她——阿迈丽娅。显然，她的恋爱问题已经被登报了——如此的耻辱在折磨着她！其次（她一想起这些，难以名状的怒火就促其紧咬嘴唇，两眼充满泪水），那篇文章把一切都搞糟了！在广场，在拱廊下人们在讥笑和议论：“怎么，若阿乃依拉的小阿迈丽娅同本堂神父姘到一块了？对待女人的事，领唱神父可是不苟情面的，他一定要严斥阿马鲁神父……”而只因为那一些眼神、一些握手，她的名声就毁于一旦，她的爱情就被毁灭了！

星期一去莫雷纳尔时，她仿佛感到背后一直有嘲笑她的声音；那位可尊敬的卡洛斯先生从药店里出来向她招手——她认为这是一种冷遇和鞭笞；回来时，她又碰到铁铺的马尔克斯，这个人对她连帽子也不摘——进家时她还认为这是一种不信任的表示，其实，她忘了这个好心肠的人是高度近视，在店铺里他得用两副眼镜重叠起来看东西。

“我应该怎么办呢？我应该怎么办呢？”她低声叨念着，两手抱着头。她虔诚的头脑只能使她想到虔诚的做法——到僻静的地方去，向大慈大悲的圣母许愿，愿圣母把她从困境中解救出来；或者去向席尔维里尤神父忏悔……而结局呢？她想永远心甘情愿地坐在

穿针引线的母亲身边。她很激动，她觉得自己从小就总是那么不幸！

针对那篇文章，母亲只是大而化之地说道：

“是个丢脸的事儿……不要管它……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但是，阿迈丽娅觉察到她很不高兴——她面容显得苍老，处在悲寂之中；当她坐在窗前戴着夹鼻眼镜做活儿时常叹息。这时，她肯定事情已闹得满城风雨了。可怜的妈妈或许从甘索左姐妹和老若赛发嘴里听到了不少闲言碎语——这些人习惯搬弄是非，善于添枝加叶。

啊，羞愧死了！耶稣！

这时，她又想起了她与阿马鲁的爱情，想起了在慈悲街上法衣与丝罗裙的相会，阿马鲁的形象倏然出现在脑际。此刻，她认为这种爱情被她从小就惯于尊敬的人们所非难——诸如哥德斯、玛尔格斯、瓦斯们等——而这爱情在她眼里也成了妖怪。那些在乳白色的光线中画出的肖像在阳光照耀下变幻为虚伪和残缺的怪状。她甚至希望阿马鲁不要再到慈悲街来了。

可是，一到晚上她以焦急心情等待着他叫门的铃声！然而，他没有来。她认为这是由于他出于谨慎而回避，可她心头却又有着她被他遗弃了的绝望。到了星期三晚上，她再也憋不住了，于是红着脸对着针线活儿自语：

“本堂神父先生，他怎么样了呢？”

那位在软椅上好象正打盹的红衣神父，粗重地咳了一声，挪动了一下身子，气鼓鼓地说：

“怎么还涉及他呢……不过，期待他被免职还为时过早！”

阿迈丽娅脸色如同石灰一样惨白。她确信，阿马鲁企图努力避开自己是由于那篇文章的非难而有些恐惧，当然也与胆小怕事力图维护宗教界好名声的神父们的衷告有关。阿迈丽娅在母亲和女友面前总是小心谨慎地隐藏着自己的痛苦；她坐在钢琴旁，故意使劲地

弹奏起波兰圆舞曲，以至使坐在软椅上的红衣神父挪动着身子怨声怨气地说：

“姑娘，别那么扎扎乎乎的！感情应当细腻点儿！”

一个十分难熬的夜晚过去了，她没有哭。应该说，她对阿马鲁的爱更加炽烈了；但是她也嗔怪阿马鲁的胆怯——仅仅是报纸上的几句话触痛他，他就缩在教士袍里发抖、惊惶失措，甚至都不敢来看她；也不想想她也处在名声扫地的境地呀！爱情同样给她也带来了痛苦呵！而在这以前，他总是用甜蜜、亲狎的话语和娇态来逗引她！

卑鄙……她真想猛然掏出他那颗心，甚至想去打他的嘴巴！

一种莽撞的想法产生了：她想第二天就到索乌萨斯街去——一头扎进他的怀抱，呆在他的屋子里不走，搞他个地覆天翻，迫使他逃离这个主教区……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他们正年轻力壮，可以远走他乡到另一个城市去生活。于是她的遐思又在人生美好的前景中奔驰……她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幻影中出现一个个接吻。她认为自己的计划是可行的，甚至是易于实现的：他们逃往阿尔加维省①，在那里他可以蓄起长发（那时他将更加英俊），从而谁也不知道他曾是位神父；他可以去当拉丁文教师，她则揽些针线活儿来做；他俩就组成一个小家庭过日子——这个家里最吸引她的是一张床上紧紧相偎的两只枕头……但实现这个计划唯一困难的就是怎样把自己装衣服的箱子从妈妈家偷偷弄出来。

但是，当她清醒过来的时候，这些精心的打算，巧妙的安排又都在白昼的光辉中如同影子一样消失了——她又觉得那些都是不可行的办法。他们二人的差距是那样大，如同地球上所有的高山都横亘在慈悲街与索乌萨斯街之间，绝对不可逾越。唉！她想，本堂神父一定抛弃了她！他一定既不愿意丢掉本堂神父的职薪，又不愿意丧失他为人们尊崇的地位……她是多么可怜呀！这时，她认为自己

① 阿尔加维是葡萄牙最南部的省份。

永远不可能得到幸福了，她对生活不再有什么兴趣了。她心里存贮的是对阿马鲁进行报复的强烈愿望。

自从报上刊出了那篇文章后，她第一次意识到艾都阿尔多也不曾在慈悲街出现了——“他也不理我了”，阿迈丽娅痛苦地想到。但她转念一想，这与自己又有何相关呢！

她处在被阿马鲁抛弃的痛苦之中，连那个令人讨厌的懦夫——文书的爱情也失掉了（他当然从未给她带来过欢快，她认为他是无用的人）；现在，她居然为此产生了一种难以说明的烦恼。她所有的爱情在突然间不幸被全部掠走——而那爱情曾长时间充盈在她的灵魂之中，使她得以自慰并产生过小小的自负。是的，令她恼火的是她已经感受不到那个摇尾乞怜，伏在她石榴裙下乱转的文书爱情了；也许是因为她所有的泪水都是为了阿马鲁而流的缘故……她对艾都阿尔多的回避只是感到遗憾，因为这使她失去了向阿马鲁神父进行发狂式的报复的一个工具。

因为这事儿，整个下午阿迈丽娅都趴在窗前一声不吭，只是盯着对面屋脊上飞旋的麻雀。她得知艾都阿尔多将有新职务的确实消息后，便过来同母亲谈话——她曾愉快地想到，一旦他们结婚的预告粘贴在中心教堂的外面时，本堂神父一定会现出绝望的神色。其后，若阿乃依拉一番非常讲究实际的话使她心中暗暗盘算起来：到民政府任职每月能赚二千五百雷阿尔，而额外的收益是她在婚后将以太太的身份受到众人的尊重；即使母亲死了，靠着这个男人的薪金和莫莱纳尔果菜园的收入完全能象样子地过日子，甚至到了夏天还能去海滨避暑——此时她真仿佛置身于维埃依拉海滨，一群风流雅士对她恭维着，她大概也会去结识民政长官的夫人。

“妈妈，您看怎么样？”她突然发问。那种依稀可见的优越生活促使其下了决心。

“姑娘，我看十拿九稳。”母亲答道。

“总是说得这样好……”阿迈丽娅嘟囔着走进里屋。她又忧心忡忡地坐在床边，黄昏给她带来了忧郁。她的心又被对与阿马鲁和

美相处日子的眷恋所刺痛。

这天夜里下了一场大雨，家中只有母女二人。若阿乃依拉的心已经平静下来了，她很困，不时打盹，手中缝制的袜子掉在怀里。阿迈丽娅放下了手中的针线活儿，胳膊肘架在桌子上，两手转动着绿色的灯罩，遐想着她的婚事：艾都阿尔多是个好小伙儿，也是个可怜的男人；在小资产阶级里他堪称能受人尊重的丈夫的典型——他长得不丑，有职业；他一定会娶她——尽管报纸使她丑名外扬，但不是如她妈妈所说的“成了碎玉”；胆小的阿马鲁抛弃她以后，他的献身精神足以使她自慰，况且在两年前可怜的艾都阿尔多就喜欢她……她开始缜细地搜寻在他身上能使自己喜欢的一切东西——庄重的神态，洁白的牙齿，整洁的衣服……

外面刮着大风，雨继续下着，冰冷的雨水拍打着玻璃窗——给她带来了宽慰的感觉：一堆烧得很旺的火，丈夫就在身边，婴儿在摇篮里睡觉——可能会是个男孩，给他起个名字叫卡洛斯；怎么，他可能有着阿马鲁神父那样的黑黑的眼睛——阿马鲁神父！出嫁后，一定还会遇见阿马鲁……这时，一种念头突然闯入她的脑海，她猛然站起身来……因为本能去找窗子旁的黑暗隐藏其通红的脸。啊，这不行！这不行！太可怕了……但是这种想法死死地缠住她，就象一只强有力的胳膊使劲地挟着她，使她喘不过气儿来。她心中产生了极大的痛苦，从前的爱情——一种积存在灵魂深处的折磨着她的怨恨和欲望都冒了出来，充斥了她的心田。她揉搓着双手，深情地反复低声叨念着阿马鲁的名字。她热切地盼望着他的亲吻——“啊，我爱他！”然而，这一切都过去了！而她必须出嫁，可怜的姑娘……这时，她站在窗前，面对着外面漆黑的夜色，低声抽泣起来。

喝茶时，若阿乃依拉突然对她说：

“姑娘，既然要办就得快办了，该开始准备嫁妆了，如果可能这个月底就出门子。”

她没回答，母亲的话使她惊愕：她，从现在起不到一个月就要被嫁出去了！她对艾都阿尔多是没有什么感情的，一想到自己将同

那个多情的男人生活在一起，睡在一起，她就觉得心烦意乱。

母亲要下楼了，阿迈丽娅说道：

“妈妈，我真难以开口对艾都阿尔多去解释，表示我同意。最好是给他写封信……”

“我也这样想，姑娘。给他写信吧，让露萨明天上午就把信给他送去，写封漂亮的信，一封让小伙子高兴的信。”

阿迈丽娅在饭堂里呆到很晚的时候，她写出了信的草稿：

若奥·艾都阿尔多先生：

妈妈已经把你说的话转告于我。如果您对我的爱情是真的——我相信是真的并有很多事情可以佐证这一点——我非常乐意作出决定，因为您也清楚我的感情。关于嫁妆和婚书明天面议，故此我们等待着您来家里喝茶。我妈妈也很高兴。我希望在上帝的帮助下一切如愿——一定能得到我们期待的未来的幸福。妈妈在祝愿我们幸福，当然我也非常希望您幸福。

阿迈丽娅·卡米娜

她刚把信封好，但那摊在她面前的空白信纸又使她产生了给阿马鲁写信的念头。写什么呢？向他供认自己已经转移了的爱情？以同一支笔，醮着同样的墨水写信告诉他自己已决定选择另一个男人为夫？若是去谴责他的怯懦，发泄自己的怨愤，那就风格太低下了！尽管她无法写这封信，但她的手还是乐意写下这样的称谓：我亲爱的阿马鲁……

她停下了笔，因为没有人去为她送这封信。唉！他们就这样分别了，在不声不响中，永远分别了！

“为什么要分别呢？”她又想，出嫁后还可以好好看看阿马鲁的——这想法又潜回脑际。现在，以多么堂正的形式都难以驱散这种想法。的确，阿马鲁还可以做她的忏悔神父——在整个基督教界中他是最能引导她的灵魂，体察她的意愿和良知的人。到那时，他

们之间还能山盟海誓，互相劝慰，和谐地交融感情；每星期六，在忏悔室里，还可以从他的目光中、话语中接受一种幸福的给养——不过，那时的举动应是受贞操制约的但依然是动人心弦的。啊，这简直是为上帝的荣耀！

阿迈丽娅对于自己心中的这些意念似乎感到满意，尽管这些还未曾实现。她认为倘使肉体能处于合法的生存之中，那么灵魂也将享受到爱情的魔力；而这两者大概终究会吻合的……想到这里不一会儿后，她安然入睡了。她梦见在"自己的"家里，同"丈夫"在一起；梦见同那帮老太太一块玩纸牌；梦见在中心教堂的欢乐气氛中，她坐在本堂神父的双膝上。

第二天，露萨把信给艾都阿尔多送去。她和妈妈整个上午都坐在窗前做针线活儿，她们谈论着结婚的事儿。阿迈丽娅不愿意离开妈妈，再说家里也有多余的房间，家具也样样齐全，新婚夫妇可以住在一楼，妈妈住在楼上；红衣神父肯定会帮助她们办嫁妆；婚后还可以到阿松桑太太的庄园去度蜜月。妈妈透过夹鼻眼镜的上沿看见正憧憬着幸福的阿迈丽娅的脸显现出绯红的颜色，老太太对女儿真羡慕，都有些眼馋了。

诵读圣母经的钟声响了，若阿乃依拉独自下到楼下的房间关起门来念那份长经；她把女儿撇在上面，是为了等那小伙子来后二人可以倾心交谈。

过了一会儿，果然是艾都阿尔多在敲门铃。他神情窘迫，戴了一副黑手套，身上洒了气味浓郁的香水。他来到饭堂门口时发现屋内没有点灯，但是阿迈丽娅站立在靠近比较明亮的玻璃窗附近，借着这光亮可以很清晰地看见她倩美的身影。他象往常一样，把披风放在一个角落，然后向一动不动的她走来，他一个劲地搓着手说：

"我收到了那封信，阿迈丽娅姑娘……"

"趁着你上午在家，我一早儿就吩咐露萨把信送去。"她立刻说着，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

"我正要去办公室，刚走到楼梯口……那会儿大概是九点钟的

光景……”

“大概是……”她不知道说什么好。

他俩都默不作声了，都显得很难为情。突然，他深情地握住她的两只手腕，低声问：

“永远都愿意吗？”

“愿意。”阿迈丽娅轻声回答。

“那就尽快吧，嗯？”

“好吧……”

他长吁了一口气，感到非常幸福。

“我们一定会相处得很好，一定会相处得很好。”他说着，两只手温柔地从她的手腕向上推到了肘部，抓住了她的胳膊。

“妈妈同意我们跟她住在一起。”她竭力把语声放得平稳些。

“那好，我就去让人准备被褥。”他连忙说道，激动不已。

这时，他把姑娘拉过来，猛然对着她的嘴唇亲吻起来；她小声呜咽了一下，旋即投入到他的两臂之中；她感到浑身无力，完全瘫软了。

“啊，姑娘！”文书低声叫着。

这时传来了若阿乃依拉上楼梯的响声，阿迈丽娅借此迅速挣脱出来向柜橱走去，她要去点灯。

若阿乃依拉在门口停下脚步。为了表示作为母亲首次正式应允了这门亲事，她温和地说：

“怎么，你们就一直摸着黑儿在这里，孩子们？”

一天上午，在中心教堂红衣神父迪亚斯把阿迈丽娅要结婚的事告诉了阿马鲁。他说，“这门婚事是很合适的。”还说这因为符合姑娘的心愿，他“很高兴”，“同时也就让那可怜的老太太放心了。”

“我清楚，很清楚……”阿马鲁低声应着，脸色变得很白。

迪亚斯重重地咳了一下，接着说：

“你现在可以到那儿去，一切都就绪了……报纸上那胡言乱语

是不攻自破的谣言……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

“当然，当然……”阿马鲁心绪很坏，说着猛然围上斗篷走出了教堂。他克制着心头的怒气，以便不至于在路上就高声诅咒起来。在索乌萨斯街口的拐角处他差点儿与纳塔里尤撞个满怀。纳塔里尤立即拉住他的袖子凑到他耳边说：

“我仍是一无所知！”

“关于什么？”

“关于写文章的那个‘自由主义者’，但是我还在极力地搞，极力地搞！”

早就想发泄心头怨愤的阿马鲁立即说道：

“怎么，听到别的新闻了吗？阿迈丽娅结婚的事……您怎么看待这事儿呢？”

“利巴尼纽那个蠢东西已经告诉我了。他说那个小伙子弄到了职务……是古迪纽帮的忙……这是个特号的流氓！古迪纽这个歹徒，在报上他与民政府争吵，可民政府却把鱼肉扔给了他的干儿子……真难理解他们！这是一个充满了恶棍的国家！”

“听说若阿乃依拉家里现在是一片喜气洋洋！”阿马鲁用辛酸的语调说着，让人听起来很不是滋味。

“有什么喜的！我没工夫到那儿去，我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我一直想着我的事；我一定要找出那个‘自由主义者’，并且要劈了他！我不能看着我们的人挨鞭子抽、挨闷棍打而耷拉着耳朵不管！我心里总搁着这些事！”愤怒使他抽搐，手指都曲成爪状；他紧缩着瘦瘦的胸，咬紧牙关说，“我恨，恨之入骨！”

沉默了一会儿——他啧磨着苦水的滋味。

“如果您去慈悲街的话，请代我向他们表示祝贺。”他用那双小眼睛看着阿马鲁说，“艾都阿尔多这个蠢驴，居然搞上了本城最漂亮的姑娘！他算有福气！”

“再见！”阿马鲁突然大声说道，顺着街道怒冲冲地走了。

从出现那篇文章的那个可怕的星期天起，私心很重的阿马鲁一

直担心着后果——令人毛骨悚然的后果；圣洁的上帝啊，可以使他大祸临头，如果城里到处都在议论他就是那位“自由主义者”指控的寻花问柳的神父。两天来他一直处于惶恐不安之中，他害怕见到萨尔达纳神父——怕他那童稚般的面孔和甜蜜的声音：领唱神父阁下要求您去一下！他用了很长时间来准备种种辩解词，他想以伶俐的回答讨好上司。后来他发现，尽管那篇文章影响很大，可他的上司却若无其事，这才放下心来。他开始静下心来考虑已经受到严重干扰的爱情对他的利害关系。胆怯使他变得狡猾，因此他决定暂且不到慈悲街去。

“待这阵大风雨过去再说罢！”他当时想，等过上十天半月，两、三个星期，人们都把那篇文章忘了，他再在若阿乃依拉家露面：让姑娘好好看看他，相信他一贯爱她；但是要避免再象以前那样亲密，避免当众就窃窃私语或在玩牌时紧紧挨在一起。以后还可以通过阿松桑、若赛发策动阿迈丽娅放弃向席尔维里尤神父作忏悔而来找他作忏悔——他们可以在秘密的忏悔室里说着知心话，商定着下一步谨慎的行动：在这里或到别处去秘密幽会，如何让女仆传递信息……再不用担心他们的爱情有在某一个上午被别人在报纸上披露的危险了！正当阿马鲁为自定的良策而欣喜的时候，响起了一声晴天霹雳——阿迈丽娅将要出嫁了！

开始他绝望了，在地板上跺脚发泄着心中的怒气，又去请求圣主耶稣饶恕自己的渎神之罪……但慢慢他冷静下来了，开始用理智去考虑一切了。那样的爱情会带给他什么呢？激起众怒。既然这样，她出嫁了会使二人各自遁入明智的合法的生活之路——她生活在自己的家中，他供职于自己的教区；以后若是不期而遇，彼此和蔼地打个招呼就了结。这样，他就能昂首在城里散步，无需担心拱廊下的流言蜚语，也用不着害怕报纸上的旁敲侧击和畏视上司严肃的面孔以及承受良心上的自戕！从而他的生活将是幸福的……

但是，没她，他的生活不可能幸福！他失却了去慈悲街串门儿而享有的趣味，失却了亲切的握手，失却了朝夕难忘的祈盼——剩

给他的是什么呢？他就会象在中心教堂空场的角落里生长着的一株菌苔毫无生气！而她呢，她含情的媚眼，妩媚的身姿，曾使他神魂颠倒——而一旦她判若两人，将脊背朝他而把脸转向月薪二千五百雷阿尔的丈夫……啊，哀声叹息，变颜变色，中心教堂的本堂神父将贻笑天下！

恨她吗？至少应该超过恨那个男人——一个将在情场上获胜的男人。因为他是个男人，有他的自由！他头上长满了秀发，蓄着小胡子，他有在路上随意挽着姑娘胳膊的权力！怨恨竟使阿马鲁的思绪驰入了那位文书未来幸福生活的图景中去：看到他从教堂里胜利地把她携出来，吻她的脖子和胸……想到这儿，他又愤怒地在地板上跺着脚——这使正在厨房里的维森西娅大为惊骇。

后来他又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恢复了理智，搜索枯肠寻找报复的方法以解心头之恨。他因为那"宗教审判权的年代"已不复存在而绝望，否则就能对他们以异教徒的罪名或行妖作怪来惩治了——把两个人都关进黑牢！哈哈，生活在那个年代的神父有多开心！但是而今却因为所谓"自由主义者"的作祟，他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每天只有六文钱收入的穷得叮当响的文书夺走了他心上的姑娘——而他，一位有教养的神父，将来可能成为主教乃至教皇的神父，只能耷拉下肩膀把苦水和仇恨咽下肚子。如果上天禳禳有灵的话，那些坏人是应当受到诅咒的惩罚！他们该死！但愿能看到他们婚后生下一群崽子，可碗架上连面包屑也没有，唯一的一条毯子已经典当了；小崽子们个个饿得皮包骨头，任人欺侮——他就会眉开眼笑了，幸灾乐祸地笑着。

待到下个星期一，阿马鲁实在控制不了，他终于到慈悲街去了。若阿乃依拉与迪亚斯正在楼下的小屋里，她一看见阿马鲁就说：

"噢，本堂神父先生！来得正好，我们正在谈论您呢！很奇怪，为什么见不到您了——现在我们家的人是多么高兴啊！"

“我已经知道了，知道了。”阿马鲁面色苍白连连低声应喏。

“肯定会是这样，”红衣神父满面春风地说，“由于上帝保佑他们的幸福，他们不会多生孩子的——现在的肉很贵。”

阿马鲁微微一笑，听着楼上的琴声。

阿迈丽娅如同往常一样在弹奏华尔兹舞曲《两个世界》，艾都阿尔多挨近她坐着，为她翻乐谱。

“谁进来了，露萨？”她高声问道，似乎觉得楼梯上有姑娘走路的脚步声。

“阿马鲁神父先生来了。”

刹时一股热血涌上了她的脸，她的心跳动得那样激烈，致使手指僵直，停在琴键上好一会儿没有动弹。

“这里不需要阿马鲁神父先生！”艾都阿尔多从牙缝中挤出了愤愤的声音。

阿迈丽娅咬了咬嘴唇。骤然间，她开始厌恶他的声音，看着他令人作呕的举止，特别是故作亲昵的样子，气不打一处来！

如果是在结婚之后——她曾愉快地想过——她将向阿马鲁供认一切并表示自己不会放弃对他的爱！那时她会毫无顾忌并且有意要让文书从她脸上看到她那会使神父动心的暧昧表情……

“我的天呀，你这个人！”她对文书喊着，“离这儿远一点，挡住我的胳膊，我怎么弹琴呀！”

《两个世界》的华尔兹舞曲顿时消失了，她开始唱起《永别》：

啊，永别了！
过去的日子结束了，
那些天我生活在你的身边
多么幸福！……

她引亢高声，歌声婉转热情——传到楼下进入阿马鲁的心中。

阿马鲁正坐在长沙发上，手杖放在两膝之间，他咀嚼着她歌声

中的全部感情。与此同时，若阿乃依拉还在唠叨：已经买了棉布床单，怎样布置新房，大家住在一块的优越性……

“总而言之，你已经心花怒放了”红衣神父说着，吃力地站起来，“我们到上面去吧，新人们是不愿意单独呆在一块的……”

“啊，没事儿”若阿乃依拉笑着说，“我相信他，他是个很正经的男人。”

上楼时，阿马鲁的腿在发颤。他一进屋就看见了被钢琴的反光映得发亮的阿迈丽娅的脸，他觉得头昏眼花。由于是新婚前夕，她好象打扮得更美了，而分离使她变得更加可爱。阿马鲁走上前使劲地握了握她的手，又握了一下文书的手，眼睛没有正视他们，低声说：

“我祝贺你们……祝贺你们……”

他转过身去同身子埋在软椅中抱怨着已经疲倦了而想喝茶的红衣神父谈话。

阿迈丽娅茫茫然，她下意识地用手指在琴键上溜划了一下。阿马鲁的举动使她更确认了自己的想法：这个忘恩负义的人是在竭力回避她！他装作没事儿人似的，恶棍！这个胆小如鼠的神父，他害怕领唱神父，害怕报上的文章，害怕街谈巷议——什么他都怕——于是从思想里，从心上，从他的生活中把她甩掉，如同抖掉叮在身上的一只毒虫一样！

阿迈丽娅为了激怒阿马鲁便竭力表示对文书的狎媚：蹭他的肩头，朝他娇柔地微笑，与他耳鬓厮磨喁喁情话；他们春情焕发地嬉戏着，叫着，玩着翻掌打手背的游戏；后来她拧了他一把，他便夸张地喊起来。这当儿，若阿乃依拉在贪馋地看着，迪亚斯仍旧打盹，阿马鲁则如同以前的文书一样——被遗忘在角落里，胡乱翻看着一本老相册。

突然一阵铃响，大家吃了一惊，只听见快速上楼的脚步声，然而又忽然在下面的小房间里停止住了脚步。露萨进来禀告：纳塔里尤神父来了，他不愿意上来，想请红衣神父下去说话。

“这会儿不是接待客人的时间。”红衣神父气呼呼地说着费力地从舒适的软椅上欠起身子。

阿迈丽娅立即关上了钢琴的盖板，若阿乃依拉放下手中的袜子掂起脚尖到楼梯的高台上听语声：外面刮着大风，从广场一带传来了归营点名的号声。

已经下去了的红衣神父在楼下的小屋的门口发出了呼唤声：

“喂，阿马鲁！”

“师父！”

“下来，小伙子！告诉太太也请她下来。”

若阿乃依拉很惊慌，马上跑下来；阿马鲁在猜测：大概是纳塔里尤发现了那位“自由主义者”了吧！

小屋里的桌子上放着一根小蜡烛，屋里显得很清冷。墙上贴着一张发黑了的老画儿——最近迪亚斯送给若阿乃依拉的——画面上突出了和尚那铅灰色的面孔和凹陷如坑似的额头。

迪亚斯在长软椅上安顿好身子，然后凝神吸了一撮鼻烟儿。纳塔里尤正在屋里打转转，他看见楼上的人下来了，马上喊起来：

“晚上好，太太！喂，阿马鲁！我带来了新闻……我不想上楼，我猜测那位文书一定在上面。而我要说的是咱们的事，我刚对教友迪亚斯讲……我到萨尔达纳神父家去了，事情不妙！”

萨尔达纳是领唱神父的心腹，阿马鲁一听这，顿感不安，忙问：

“是对我们不利的事吗？”

纳塔里尤严肃地高扬起胳膊开始说：

“首先是，我们的同事布里托将被从阿莫尔教区调到阿尔库巴萨附近——他要去山区，也就是去地狱……”

“什么？”若阿乃依拉忙问。

“都是那个‘自由主义者’搞的！我的女士！这是我们那深孚众望的领唱神父考虑了很久才做的决定，《县之声报》上的那篇文章起作用了，可怜的布里托将被撵走了！”

“大概就是因为教区管理人老婆的事。”好心肠的女士低声说着。

“算啦！”迪亚斯严肃起来，他打断了她的话，“太太！这里不是谈论他人的地方！纳塔里尤，请继续传达。”

“第二，”纳塔里尤接着说，“鉴于报上的那篇文章以及新闻界的其他责难，领唱神父已决定改革主教区教士团的习俗——这是萨尔达纳说的。总之，领唱神父对神职人员与女士们相混杂的教士团是有所不满的……花花公子般的神父想对漂亮的姑娘下手的说法产生了后果……最好还是用领唱神父的原话吧——‘决定清扫奥热亚斯马厩’——他是用准确的葡语说的。我的女士，将要一团糟啦！”

纳塔里尤沮丧地停顿了一下，接着又把双手插在衣袋里站到小屋中央大声吼起来：

“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你们看怎么办？”

红衣神父懒洋洋地站起来说：

“别急，朋友。在死者和伤者之间还会有幸免者……我的女士，不必摆出一副‘万般痛苦之母’的脸孔呆在那儿——请让仆人把茶水备好这是最重要的。”

“我要去见萨尔达纳……”纳塔里尤开始慷慨陈词。

可是红衣神父使劲儿阻止他：

“萨尔达纳神父是个谎话连篇的人！我们去吃烤面包吧，到楼上去，在年轻人面前什么也不要说了。”

大家低头不语只顾喝茶。红衣神父每吃一口烤面包就重重地呼吸一下，他眉头紧锁着。若阿乃依拉说，阿松桑的痰喘病又厉害了。之后，她也耷拉下脑袋，用拳头支着前额。纳塔里尤在房间里大步走动着，大衣的下摆扇起一阵风。“什么时候办喜事？”他高声问道，并且突然间在阿迈丽娅与文书面前停下了脚步；他俩正在喝着放在钢琴上的茶。

“一半天还办不了。”她微笑着回答。

这时，阿马鲁慢慢站起来，取出他的“大洋葱头①”看了看说：

① 指怀表。

“我该回索乌萨斯街了，女士们。”声音中带着失意的情绪。

但是若阿乃依拉不让他走，说道：“真怪，大家都哭丧着脸，好象办丧事似的……玩会儿牌散散心吧！”

红衣神父从痴呆中醒悟过来，认真地说道：“女士，您误会了，谁也不是哭丧着脸，没有令人不愉快的理由！是不是这样，新郎官？”

艾都阿尔多挪动了一下身子，微笑着说：

“照我说，红衣神父先生，没有使我觉得不幸福的理由。”

“这是明摆的事嘛！”红衣神父说，“但愿上帝为大家提供一个美好的夜晚。我将要打牌，赢了钱好给他们购买床上用品，阿马鲁先生也会这样做的。”

阿马鲁一声没吭，握了握阿迈丽娅的手，这时候室内的三位神父都无声地下楼去了。

楼下的小屋里，那支小蜡烛已被烧焦，散发着糊味的红红的蜡烛芯还在燃着。红衣神父进屋去取雨伞，他招呼着同事们，慢慢地关上门，低声对他们说：

“朋友们，刚才我是怕吓着那位可怜的女士——不过领唱神父的这些手段，这些议论是够怕人的！”

“朋友们，得多加小心！”纳塔里尤憋着声音在提醒大家。

“这真不是闹着玩的，真不是闹着玩的。”阿马鲁忧心忡忡地低声连连说道。

他们站在小屋当中。外面风声怒吼，那张老画儿上难看的和尚头像随着摇曳的烛光或隐或现交替变幻着；阿迈丽娅正在楼上哼着《美丽的小姑娘》。

阿马鲁回想起以前的夜晚：那时他是多么得意，毫无忧虑，尽情地逗那帮老太太们笑；而阿迈丽娅则会用婉转的歌喉唱着“哎依，你是美丽的小姑娘”，不时含情脉脉地望望他……

“至于我，”迪亚斯发言了，“朋友们知道，还是要大吃、大喝，把我怎么样不了……不过我们必须维护阶级的荣誉！”

“那是毫无疑问的，”纳塔里尤说，“如果再来一篇文章，再有更多的流言蜚语，那就真没活路了……”

“瞧，那可怜的布里托神父被赶到山里去了！”阿马鲁反复叨念着。

楼上可开心呀，人们在下面就可以听见文书的大笑声。

阿马鲁愤怒了，气冲冲地说：

“上面可倒是分外开心呵！”

神父们要走了，一打开门，一股夹着毛毛细雨的风吹到纳塔里尤脸上。

“瞧，这是什么样的夜晚！”他气哄哄地喊着。

只有红衣神父带着雨伞，他慢慢地把伞打开说：

“来吧！朋友们——没得说，咱们风雨同舟……”

从楼上明亮的窗子里传出了弹钢琴的声音和《美丽的小姑娘》的歌声。红衣神父喘着气，使劲地顶风撑住雨伞；在他身边的纳塔里尤心里酸溜溜的，他咬着牙紧紧地缩在大衣里；阿马鲁耷拉着脑袋走着，显出一副狼狈相。三位神父瑟缩在一把雨伞之下，他们沿着漆黑的路踏着水汪汪的泥坑走着，哗哗的雨声在嘲笑着他们，密集的雨丝在抽打着他们的后背。

十一

几天以后，广场药店里的那些常客们吃惊地看到纳塔里尤神父与古迪纽博士竟然在古埃德斯的铁器铺门前心气平和地交谈着。那位对国际政治问题颇有见解的收税官先生正通过药店的玻璃门留意地观察着那二位，随后他说了一句含意深隽的话："假如看到维托•曼努埃尔与教皇庇护九世挽着胳膊一起散步，人们将不会感到惊奇了。"

然而市政厅的外科医生对上述的"交易式的友谊"并不觉奇怪。按照他的观点：《县之声报》上最近那篇文章显然出自古迪纽博士的手笔（文章体现了他那尖锐的文风，逻辑性强，富有文采），表明了玛雅派想接近慈善会的人；古迪纽博士已着手对民政府和主教管区宗教界表现亲热阿谀，文章的最后一句耐人寻味——"我们将不对宗教界执行他们神圣的、有益的使命所采取的种种作法评头论足"。

正如那位肥胖的彼门塔朋友所说，事情是明摆着的："假如不能一时媾和也已开始谈判。"——彼门塔在前一天清清楚楚地看见纳塔里尤神父一清早就从《县之声报》编辑部出来。

"喂，彼门塔朋友，你这是在捏造吧？"

彼门塔庄重地站起来，使劲地提了一下裤带，他愠怒了。这时收税官先生赶忙说：

"不，不是！彼门塔说的是事实也有道理。我那天就看见阿古斯蒂纽这个流氓曾对纳塔里尤神父脱帽深深鞠躬致意。当然纳塔里

尤是在耍手段，这定然无疑了！我是喜欢观察所有的人……先生们，纳塔里尤过去是不在拱廊露面的，可现在他却常常伸着鼻子挨着商店嗅……他同席尔维里尤神父现在是好得不得了，念圣母经的时候，他俩经常一起出现在广场上……席尔维里尤神父是古迪纽老婆的忏悔神父，这说明纳塔里尤同古迪纽的亲近是有瓜葛的……事情就是这样错综复杂！

纳塔里尤同席尔维里尤之间的"友好往来"，确实引起了不少议论。五年前，在中心教堂的圣器室里，他们二人曾有过激烈的冲突：当时纳塔里尤抄起雨伞就向席尔维里尤冲了过去，好心肠的萨尔门托红衣神父眼泪汪汪地揪着他的教士袍，喊道："啊，朋友，这简直是在毁灭宗教啊！"这才制止了纳塔里尤。从此，纳塔里尤就不再跟席尔维里尤过话。为此，席尔维里尤这位如同患了水肿病一样肥胖而和善的人——按照他的女忏悔者们的说法，"他是一个非常热心，总是顺情说好话的人。"——甚为不快。而矮个子的纳塔里尤却是一个冷冰冰、脾气很坏的人。当瓦拉达雷斯领唱神父开始管辖这个教区时，便把他们二人唤来，苦口婆心地开导他们要认识到"保持宗教界里的和平"的必要性，并回忆了卡斯托尔和波卢斯的动人事迹；和善而竭力地把纳塔里尤推向席尔维里尤的身边，这位把纳塔里尤深深地搂在自己宽阔的胸怀里好一会儿，他很激动，连连低声说：

"我们大家都是兄弟，我们大家都是兄弟！"

但是纳塔里尤生性粗鲁，就象一块厚硬纸板有了折印便难以平复。他对席尔维里尤总是别别扭扭的，在中心教堂或路上碰了面，便猛然一扭脖子，从对方身边滑过去，只是没好气儿地说一句："席尔维里尤神父先生，听您吩咐！"

然而在两个星期前的一个雨天的下午，纳塔里尤突然间去拜访席尔维里尤——当时一个借口是进去避雨，另一个借口是为了讨一张治耳疾的药方——因为他的一个侄女，可怜的姑娘的耳朵疼得如同发疯一样。

好心肠的席尔维里尤确实健忘——就在当天上午他还看见纳塔里尤的两个侄女好端端的，欢快得如同两只麻雀。他连忙开了药方，为自己能运用酷爱的祖传医术而感到自豪。接着他满脸堆笑，不住地低声说道：

“教友，我真高兴！又重新在家里见到了您！”

这个和解是那么公开，以至维亚克·克腊拉镇的男爵先生的内弟——一位颇有诗才的学士也为此奉献了一首讽刺诗《猴子与鲸鱼的著名和解》，这诗已家喻户晓。诗写得入木三分，确实活脱脱地勾画出两个神父的肖像。人们现在经常看见身材矮小的纳塔里尤在一个魁梧迟钝的身影旁指手划脚，蹿前跳后。

一天上午，行政管理处的职员们（那时行政管理处设在中心教堂的宽街）大为开眼：

从阳台上可以看见两位神父正沐浴着五月暖洋洋的阳光在散步。行政长官先生（在办公时间）在他的办公室的玻璃窗后面用望远镜寻觅着他求爱的对象——特莱斯裁缝的老婆，突然间，他哈哈大笑起来。文书包尔热斯立即跑到凉台上——他手里的笔还没有搁下——要看看上司为什么突然发笑。当文书弄清了原由后便觉得很开心；于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连忙把阿尔突尔叫来，此刻这位吉他琴爱好者正在抄写一首题为《花环》的歌；记录员彼雷斯怕贼风吹头，他把脑袋上的丝绸礼帽一直压到耳根走过来。接着又有一堆人挤过来，大家都睁大眼睛注视着停在教堂外的一个角隅里的两位神父——纳塔里尤显得十分激动，他踮起脚尖，站在席尔维里尤面前，使劲地摇动着一双瘦小的手，那一定是在对席尔维里尤进行规劝和策动；后来他一把抓住对方的胳膊，拉扯他顺着石砌平台向前走，在高台深处停步，又后退了一下，做了一个很显眼的表示沮丧的动作，仿佛是表示自己将遇到灭顶之灾——身边的教堂、整个城市乃至寰宇都将毁于一旦；好心肠的席尔维里尤瞪大两只眼，好象是惊恐万状。接着二人又开始溜达起来。纳塔里尤情绪激昂愤慨，他突然连连后退，用一个长手式戳点着席尔维里尤的胸口，又在光

滑的石板上狂躁地跺着脚；尔后，猛地耷拉下胳膊显出颓丧的样子。席尔维里尤则用一只手捂着胸口讲了好一阵子，纳塔里尤那充满怒容的脸随之易为喜色——他跳过去，非常高兴地热情地轻轻地拍打着教友的肩——两位神父依傍着和低声笑着走进中心教堂。

远窥的人们挤在一块儿，低声笑着议论："真让人开心！"包尔热斯说道。他是讨厌教士的。

"他们是在说报纸上的事。"阿尔突尔说着走回去重新开始他那富有抒情色彩的工作，并接着说，"不弄清那条'声明'是谁写的，纳塔里尤决不甘心——他曾在若阿乃依拉家里这样表示过……而只有通过席尔维里尤才能抓到线索，因为他是古迪纽博士老婆的忏悔神父。"

"败类！"包尔热斯厌恶地气鼓鼓地喊了一句，便懒洋洋地去搞他的公文——将要把一名犯人遣送到阿尔库巴萨，而现在这犯人正在小屋子后边的一条板凳上坐着，神情颓丧呆若木鸡，他戴着手铐面有馁色；两位士兵把他夹在中间。

几天以后，财主莫拉依斯死于动脉瘤，家人在中心教堂为他举行追悼礼拜。他的妻子（理所当然要向他做痛苦的忏悔，因为她曾与步兵中尉乱搞过）正在做着如同人们所说的"皇族的葬仪"。

阿马鲁脱去弥撒礼服，来到圣器室在一盏古老的黄铜油灯下做着礼毕记录，这时橡木门咯吱吱作响——传来了纳塔里尤激动的声音：

"噢，阿马鲁，您在这儿！"

"发生什么事了吗？"

纳塔里尤神父关上了门，两只胳膊扬得高高的说道：

"大大的新闻，是那个文书！"

"什么文书？"

"那个若奥·艾都阿尔多！是他！他就是那个'自由主义者'！那篇'声明'就是他写的！"

"竟然有这样的事？"阿马鲁大为惊诧。

“我有证据，朋友！我看了手稿，是他的笔迹，五张长纸条……”

阿马鲁以不安而惊怒的眼睛凝视着纳塔里尤。

“真不容易啊！”纳塔里尤在高喊，“不容易啊！但现在一切大白于天下！五张长纸条！他还要写文章呢！这位艾都阿尔多先生，我们身边的朋友！”

“您确实有把握吗？”

“板上钉钉……我亲眼所见，没错，朋友！”

“那您是怎么弄到手的？”

纳塔里尤弯下身子，把头缩在肩里故弄玄虚地说：

“朋友，事情是这样……您明白……这是最大的秘密！”

接着他发了一声带着胜利喜悦的尖叫，大步地在圣器室内走动着：“我们在若阿乃依拉家里看到的艾都阿尔多——一位多么好的青年，原来不过是个老资格的流氓，是《县之声报》那个匪徒阿古斯蒂纽的知己！他一钻进编辑部就呆到深夜……大吃大喝、酒气熏天，搞女人……然而他却自诩为无神论者……六年不做忏悔了……反而把我们诬为玩弄宗教法规的无耻之徒……他是共和派分子……一头猛兽！我亲爱的朋友，他是一头猛兽！”

阿马鲁仔细地听着纳塔里尤的讲话，困惑不安地用颤抖的双手整理着写字台大抽屉里的文件。

“那现在该怎么办呢？”他问。

“现在？”纳塔里尤高喊，“现在是粉碎他的时候了！”

阿马鲁把大抽屉推进去，很紧张，他用手帕擦了擦干燥的嘴唇说：

“竟有这样的事，竟有这样的事！而那可怜的姑娘，不幸的姑娘……马上就要同这样的男人结婚……一个败类！”

两位神父此刻对视着。在沉静中，圣器室里古老的大钟发着咯哒咯哒的响声。纳塔里尤从裤袋里掏出鼻烟壶，两只眼睛依旧盯着阿马鲁，用手指捏起一撮鼻烟，冷峻地微笑着说：

“毁掉他的美梦，嗯?”

“您认为能办到吗?”阿马鲁急切地问。

“亲爱的教友，这是关乎我们是否尽职的问题……对我们来说也是义务！不能让那可怜的姑娘同这个恶棍、一个互助团分子、一个无神论者结婚……”

“的确，的确!”阿马鲁连连低声应和。

“这也是碰上了机缘，嗯?”纳塔里尤又取出鼻烟得意地吸了一撮子。

教堂闭门的时间到了，管理人走进来问这两位神父是否要多呆一会儿。

“稍等一会儿，多民古斯先生。”

管理人到院子里去闩门，两位神父紧凑在一起低声交谈着。

“您去找若阿乃依拉。”纳塔里尤说。随之他又改变了主意，“不，请听我说，最好是让迪亚斯跟她讲，理应迪亚斯对她讲，我们要搞得稳妥些。您去对姑娘说，直截了当告诉她，把那家伙从她家撵出去!”接着他对阿马鲁耳语，“请告诉姑娘，他有野窝，养着一个婊子!”

“老天爷!”阿马鲁向后退着说，“我可不知道这是否当真!”

“肯定是。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其次这是指导那小姑娘的另一个办法……”

两位神父走出了圣器室，教堂管理人在他们前面把手中的一串铜钥匙甩得叮当作响，大声咳嗽着。

小礼拜堂里挂着镶有金银花的黑色细布帐子；中央，一口棺材安放在棺架上；棺架四角各有一个结实的灯架，每个灯架上都有一支粗烛芯的蜡烛。棺材里盛殓着莫拉依斯的遗体，棺材上面覆盖着宽大的法兰绒罩，罩子那优雅的褶纹纸垂着。灵柩的前方放着一个巨大的永久不凋谢的花朵编织的花环，后面是一条长长的红带子悬挂着死者穿过的基督骑士的武服。

这时，纳塔里尤停下来，高兴地拉着阿马鲁的胳膊说：

“今后，亲爱的朋友，对那位‘豪杰’我还有一招……”

“什么招法？”

“让他断炊！”

“断炊？”

这个笨蛋本来将被民政府雇用——当首席记录员，我要让他捞不着这个差使……我还可以左右努内斯·费拉尔，让他把那个小子赶出办公室……再让他去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吧！”

对于这斩尽杀绝的计谋，阿马鲁感到惊骇，“愿上帝饶恕我，纳塔里尤，这样一来就毁了那小子了……”

“不看到他沿街乞讨，我是不会罢休的！阿马鲁神父，我是不会放过他的！”

“喔，纳塔里尤！喔，教友！这可缺乏慈悲……这不符合基督的精神……此刻，上帝也在听你讲话的……”

“不必担心，我亲爱的朋友……上帝也会这样做的……对残忍的人不要心慈手软！宗教法庭曾对这种人施以火刑，用饥饿整一整他们我看没有什么不好！对于那些为神圣事业服务的人来说，所有的手段都允许施用……谁让他与我为敌呢？”

他们在往外走，纳塔里尤瞥了一眼棺材，用雨伞指着问：

“里面装的谁？”

“莫拉依斯。”

“是那个满脸麻子的胖家伙吗？”

“是他。”

“一个特号的牲口！”

一阵沉默后，纳塔里尤说道：

“这是莫拉依斯的葬礼……我甚至都没有注意到，我光顾忙乎我的大事……这下子，那个寡妇可富了，她是个慷慨的女人，手挺松的；她的忏悔神父是席尔维里尤，对吗？这头大象有累里亚那些最好的施主！”

他们离开了教堂。卡洛斯的药店已经关了门，天空一片漆黑。

在宽街的地方，纳塔里尤停下来说：

“再强调一下：由迪亚斯对若阿乃依拉讲，而您去跟姑娘说。我将与民政府的人和努内斯费拉尔周旋。你们负责拆散他的婚事，我负责搞掉他的职务！”他又拍拍阿马鲁的肩快乐地说，“可以说给他来个万箭穿心，釜底抽薪！再见吧，我那“两朵玫瑰花”在等着吃夜餐呢！不幸的鲁萨①最近一直流鼻涕……那姑娘身子骨弱，真让我操尽了心，一看她那蔫巴唧唧的样子，我就睡不着觉，你有什么办法呢？人就得有颗善心……明天见，阿马鲁！”

“明天见，纳塔里尤！”

俩人分手了，这时中心教堂的报时钟敲了九下。

阿马鲁回到家里还有点发抖，然而决心是下定了。他感到很幸福——他要去完成一个美妙的任务：他将在那个家趾高气扬地讲话，为的是彻底履行他那受人尊重的职责——“这是我的责任！这是我的责任！”

作为基督徒，作为本堂神父，作为若阿乃依拉的朋友，他的责任就是找阿迈丽娅——不徇私情地、直截了当地告诉她：写那篇“声明”的人就是她的未婚夫若奥·艾都阿尔多！

是他！他诽谤这个家庭成员的知心朋友，那些有知识有地位的神父们；他使姑娘的声誉受到损害；他一个个夜晚在阿古斯蒂纽的黑窝里鬼混；他极恶毒地辱骂宗教界，炫耀自己不信仰宗教，甚至一连六年都不做忏悔！正如纳塔里尤教友所说的：“他是头猛兽！”可怜的小姑娘呀，不，不能同这样的男人结婚——他将玷污你纯洁的生命，他将嘲弄你美好的信仰！他会不允许你念经、戒斋，不允许你接受忏悔神父的有益的教诲——结果将如圣洁的左斯托莫神父所言：“久而久之他将把姑娘投入地狱！”

阿马鲁——虽不是她的父亲，不是她的保护人，但他是本堂神

---

① 鲁萨是纳塔里尤两个侄女中的一个。

父，是放牧者——他如若不用严正的劝告并通过她母亲及友人的帮助，使她逃脱异教徒的虎口，那将无异于在牧场上为狼而打开关着羊群的栅栏的大门。不，小阿迈丽娅是不能同那个"无神论"者结婚的！

这时，阿马鲁的心被一种强烈的欲念所冲击而剧烈地跳动。不！另外的人不应占有她！假若有人要合法地占有她的腰肢，她的胸脯，她的眼睛，占有整个的阿迈丽娅——他，本堂神父，将高声呵道："靠边站，混帐东西！她是上帝的！"然后，他将小心翼翼地引导着姑娘，使之得救！现在"声明"正在被人忘掉，领唱神父的心也平静下来了，几天后他将毫无顾忌地重返慈悲街了，又开始参加那良宵聚会——他的美人将失而复得，他将诱导她步入"天堂"。

"我的主啊，把她从未婚夫手里夺过来，这并不是阴谋诡计呀！"——他的理由（他大声陈述着理由，为了更好地说服自己）是纯正的——那是把她从地狱中救出来，这是神圣的职责！这倒不是因为他爱她，而是为了让上帝爱她！当然也可能是巧合——他对她的钟情与对她负有的神父的职责正好熔于一炉。即使她是个丑陋呆痴和斜眼的女人，他也一样要到慈悲街去，以礼侍上帝之心，揭露艾都阿尔多这个诬陷者、无神论者的丑恶嘴脸！

现在，他为自己的作法找到了充足的理由，心平静下来了，安然就寝。

但是，整夜他都梦见阿迈丽娅：他们一起逃走了——他领着她踏上了一条通往天堂的大道，魔鬼在追踪他们；他发现魔鬼形同艾都阿尔多——嚎叫着，用头上两只坚硬的犄角撕扯着天上美丽的云絮；他把阿迈丽娅藏在教士袍里，他在下面热烈地吻她……但是通往上天的路永无尽头，"天堂之门在何处？"他向天使询问——天使们振翮飞翔，它们头蓄金色长发，怀抱着很多人的魂灵。所有天使回答："在慈悲街，在慈悲街九号！"阿马鲁觉得迷路了——乳白色的天宇广袤无垠，轻柔得如同雏儿的茸毫，包围着他；他想找一个栖身之地，但无处寻觅；有时一个球体从他身边曳光而过，球体里传出

造化生命的骚动声；有时一群大天神，身披金刚石甲胄，高扬起喷火的宝剑，奋力劈下来……阿迈丽娅则处于饥寒交迫之中，“忍耐点，忍耐点，我亲爱的！”他在安慰她。他俩继续前行，近而看见一个白乎乎的形象，手持绿色棕榈叶；“我们的圣父，上帝在哪里？”阿马鲁问他（这时阿迈丽娅贴在他的怀里）。这个形象回答：“我曾是忏悔师，而现在则是一个神仙。光阴流逝，但这枝棕榈却永恒不变地持在我手中，它使我沉浸在无穷的乐趣之中。我的躯体永远白光熠熠不会易色，我的灵性永葆纯洁，不为任何情感所动。我在享乐面前不曾动摇，我觉得上天是单调的，犹如一个青铜斗篷披在身上。啊，我步履过尘世间一切不体面的场地——或者说，我曾在种种痛苦中逃脱了涤罪所的火焰！”阿马鲁连连低声说：“我们正干着违背教规的罪恶活动”——这时阿迈丽娅累得要晕倒了：“我们睡吧，亲爱的！”于是二人躺在一起，他们看见繁星如同毒麦的麦粒从筛子里哗哗漏下来，在万里尘埃中浮动；乌云开始在他们周围会聚，一股薰香袋里的清香气味从天幕的皱折中散发出来；阿马鲁把一只手放在阿迈丽娅的胸上，一种难忍而又舒服的感觉使二人神感迷离，他们搂抱着，湿漉漉的嘴唇贴在一起——“啊，小阿迈丽娅！”他不住地低语。“我爱你，阿马鲁，我爱你！”她喘着气。突然间，云彩如同床上的帷幄拉开一样——阿马鲁看到了追逐他们的那个魔鬼，它把魔爪放在腰间，咧开大嘴在无声地狂笑；还有一个人同魔鬼在一起，此人形同实体的老人，在他的发卷上生长着树林，他的瞳仁蓝湛湛的，就象浩瀚的海洋，他叉开手指梳理着漫无边际的胡须……“这两个东西在这里，”魔鬼摇动着卷曲的尾巴对老人说。接着，阿马鲁又看见在他们后边，各路神仙汇聚拢来。他认出了身中数箭的圣·赛巴斯蒂奥，认出了托着风琴的赛西丽娅女神，似乎听到了圣·若奥放牧的羊群的咩咩叫声，好心肠的巨人圣·克里斯托旺靠着他的松树屹立在中央——诸位神仙窥视着他，交头接耳！阿马鲁觉得自己的身体与低声哭泣的阿迈丽娅的身体奇妙地粘连在一起，他无法与之分离！他觉得忧愁，不迭地叫喊；他看见她的裙子被撩

起，露出了两个白白的膝盖。“两个东西在这里！”魔鬼不断地对老者说，“请注意，我尊敬的朋友，为什么我们乐意在这儿逗留，因为可以欣赏小姑娘那两条漂亮的腿！”……上古时代的诸位神仙踮起脚，伸长脖子，上面可见殉教者的伤口；一万一千个贞女如同被惊恐的鸽群展翅起飞。这时那位老者搓着双手——万物在他手中被研成齑粉——严肃地说：“我知道了，我亲爱的朋友，我知道了！本堂神父将去慈悲街从那个母亲的手里把小阿迈丽娅夺过来，而那位君子——艾都阿尔多先生的幸福将被毁掉。他们会躲进那亘古长存的幽僻的地方，去发泄那蓄积已久难以忍耐的情欲吗？我现在老了，声音也沙哑了——不象当年沿着谷地谈古论今时的声音了。您想过吗？利巴马尔公爵大人虽是阿马鲁的保护人，但此人也对我惮惧——尽管他是宗教界的支柱，维护教义的楹梁！法老①，曾是尘世中伟大的王，我烧死了他，尔后而把生擒的王子也烧死了；他们的财产、战车乃至一群群的奴隶都付之一炬——我就是这样干的！如果教厅的先生们继续在累里亚作祟，我还会象烧掉一张废纸一样毁灭这座城市——我手中还贮有造成几次大泛滥的洪水呢！”他又转身对两位佩剑持矛的天神尖厉地喊着，“给那位神父戴上脚镣，把他推上第七号悬崖！”魔鬼也在狂吠：“啊哈，罪有应得，阿马鲁神父先生！”阿马鲁感到他被火烫的手被人从阿迈丽娅的胸上拽开；他挣扎着，高声地反对着“法官”对自己的判决——这时一轮红日从东方升起，奇妙的阳光照射在一个人的脸上，接着阿马鲁一声高叫，他认出了那个人是圣父上帝。

他醒了，出了一身汗。一缕阳光从窗子照射进来。

这天夜里，艾都阿尔多从广场到若阿乃依拉家去，他在胡同的一头——中心教堂旁看到了圣体游行，不觉大吃一惊。

他赶紧向若阿乃依拉家奔去，他穿行在身着平纹衣裙的老太婆

① 法老为古埃及国王的称呼。

们中间；人们擎着火把，使教士们猩红色的无袖教服很显眼。在圣体周围的帷帐下本堂神父披带的彩饰闪闪发光，在队伍前面有一只小铃当在敲响，四外住家的玻璃窗口内现着灯火。在漆黑的夜空里，中心教堂的钟不断地鸣响。

艾都阿尔多惶惑地跑起来——他很快明白了，这是为那个瘫女人在搞临终涂油体的仪式。

一盏煤油灯放在楼梯口的一把椅子上。仆人把圣体帐的抬杠擎在墙上，本堂神父走了进去。艾都阿尔多很紧张，也跟了进去。这时他想：女瘫子一死，因为要服丧，婚礼就得往后推。本堂神父的临场使他反感——在这种场合下，阿马鲁是可以施加自己影响的。他带着憎恶的情绪走到小屋子里去问露萨：

“这是怎么一回事？”

“耶稣的那个可怜的女人在今天下午已经不行了；大夫来过了，说人就要过去了；太太吩咐举行临终前圣礼。”

艾都阿尔多心想，在这个时候必须参加这个仪式才合乎礼仪。

瘫女人房间靠近厨房，此时笼罩着悲伤肃穆的气氛。在一张盖有绉边台布的桌子上，两支蜡烛之间摆着一个盘子，里面放有五个小棉球。瘫子的头全是白色，她那蜡黄的面颊与头下的枕头的颜色浑然一体，两只突出的金鱼眼很混浊，她不断地用缓慢的动作去揪绣花被单的褶。

若阿乃依拉母女跪在床边念经；刚巧从庄园回来的阿松桑站在门口惊呆了，继而又弯下身伏坐在自己的脚后跟上，低声诵起圣母经来。艾都阿尔多一声不响地跪在旁边。

阿马鲁伏身贴近瘫子的耳朵，鼓励她投身于神圣的太虚幻境——当发现她不理解这意思时，又跪下来迅速地念起了慈悲经；在一片寂静中，他口中发出的拉丁语的音节渐递高尖起来——这声音使人伤感，两位女士为之哭泣起来。阿马鲁站了起来，手指上醮了圣油，口中念念有词，把油涂在瘫子的眼、嘴、胸和手上——十年来这双手只是在把痰盂挪近时才动弹；十年来两只脚板只用来取

得暖脚陶罐的热量。然后将浸透油的棉球烧掉——他跪下，一动不动，只是用眼睛注视着日课经书。艾都阿尔多蹑手蹑脚回到饭堂，在钢琴旁的方凳上坐下，现在他确信无疑了：在四、五个星期之内阿迈丽娅是不会弹琴了……在爱情顺利发展的进程中，因为丧事作梗，使他郁郁寡欢。

阿松桑不堪忍受女瘫子房间那种使人乱心的氛围也来到了饭堂，她身后跟着眼睛已经哭红了的阿迈丽娅。

"啊，你还好端端地呆在这儿，我的艾都阿尔多先生!"这位老太太一进来就说，"劳你大驾，陪我回家吧……我身子抖得厉害，我没有一点精神准备,愿上帝饶恕,我不忍心看那正在咽气的人……这个女人，太可怜了，象只小鸟要飞走了，可她没有罪恶……嗯，我们顺着广场走，这样比较近。请原谅……你，姑娘，想开点儿，我是再也呆不下去了，我头疼……哎依，太令人伤悲了……可对她倒也是一条挺好的出路……哎哟，你们看呀，我头晕，感觉身体往下坠……"

现在需要的是让阿迈丽娅把她领到楼下，领到若阿乃依拉的房子里，给她斟一盅热鲁彼嘎① 酒，亲切地使她再振奋起来。

"小阿迈丽娅，"艾都阿尔多问，"我是否有必要留在这里干点事……"

"不用了，谢谢。她快咽气了，不幸的女人……"

"姑娘，别忘了。"阿松桑一边下楼一边提醒，"在她头上放两支祝福用的蜡烛，这会使她在咽气时减轻痛苦……如果她喘得厉害，就再放上两支熄灭的蜡烛，摆成十字架形……晚安，哎哟，我要晕过去了!"

她走到门口看见了圣体帐，看见男人们手里拿着火把。她拉着艾都阿尔多的一只胳膊，惊恐地紧紧贴在他的身上——热鲁彼嘎酒使她身体软款略带娇态。

---

① 热鲁彼嘎是一种没完全发酵的葡萄酒。

阿马鲁离开慈悲街的时候，许诺晚些时候还来，以便尽到朋友的责任——陪伴那些沉浸在悲痛中的人们。红衣神父（他是在圣体游行的队伍拐过街角去中心教堂时才赶来的）鉴于本堂神父已答应来守夜，便宣布自己要去休息一下，因为上帝了解他——过分的激动会大大地损害他的身体。

“女士，您是不希望看到我有个三长两短的和出现眼前这同样情景……”

“天哪，红衣神父先生！”若阿乃依拉高声叫道，“快别讲这样的话了……”接着她开始低声呜咽，显得很悲恸。

“晚安！”红衣神父说，“一点也用不着伤心。你瞧，这可怜的人，高高兴兴地过去了；因为她没有罪恶，到了上帝面前也不用担心。要把这一切都看成好事，女士，这是再好不过的事了！再见，我感到有些不舒服……”

若阿乃依拉也感到不舒服——这一打击使她要犯偏头疼。夜里十一点，阿马鲁又回来了，阿迈丽娅去开门，在上楼去饭堂时对他说：

“请本堂神父原谅，我妈妈犯偏头疼症，真不幸……她不来守夜了，她刚吃过镇静药，已经躺下睡着了。”

“哦，让她睡吧。”

他们进了瘫子的屋，弥留之际的病人头歪在墙边，张着嘴唇发出十分微弱的连续不断的呻吟声。粗大的圣蜡放在桌子上，捻子是黑色的，发着凄切的光。露萨畏惧地缩在墙角浑身打战受折磨，按照若阿乃依拉的吩咐，在念三遍长经。

阿迈丽娅低声说：“医生说了，她一定会呻吟的，然后突然就象鸟儿一样断气了……”

“这是上帝的意志。”阿马鲁庄重地说。

他们返回饭堂，整个家沉浸于肃穆之中。外面风刮得很猛。他俩已有好几个星期没有这样单独在一起了。阿马鲁感到很窘，他走近窗子；阿迈丽娅靠在柜厨上。

“今天将是个雨夜。”本堂神父说。

“天儿挺凉的。”她缩在披巾里，“我一直在害怕……”

“从未见过谁死吗？”

“没见过。”

他俩都不出声了。他在窗子旁一动不动；她靠在柜厨上，两眼向下看。

“天气是冷。”阿马鲁用窘迫而激动的声音说——在这样的夜晚，呆在她的面前怎么能不尴尬呢？

“厨房里的火盆还燃着，”阿迈丽娅提议，“我们最好到那儿去。”

“好的。”

两人到厨房去了。阿迈丽娅端来一盏黄铜油灯，阿马鲁用火夹子拨动着发红的炭火：“很长时间我没进这厨房了……窗子外面还有种着花卉的花盆吗？”

“有一棵石竹花。”

两人坐在炭火边低矮的小椅子上。阿迈丽娅向火盆弯下身子，她感觉阿马鲁的两只眼正静静地贪婪地看着她。“他一定会对我说些什么的，”想到这儿，她两手发抖，不敢挪动身子，甚至眼皮都不敢抬——怕泪水涌出来；但她急切想听到他说话——甜蜜的或是使人痛苦的。

他终于说话了：

“阿迈丽娅姑娘，我没想到能有机会和你单独讲话。已经既成事实了……当然这都是我们主的意志……你竟有这么大的变化……”

她突然转过身来，满脸通红，嘴唇颤抖着说：

“这原因您是很清楚的！”她几乎哭着喊起来。

“我知道，如果不是那篇卑鄙的文章和一切诽谤，那什么事也不会发生——我们的友情将一如既往，万事如意……我想给你说的正是有关那篇文章的事。”

他把小椅子向她近旁挪了挪，然后非常平静温和地说：

“你还记得吧，那篇文章把你家所有的朋友都辱骂了——在文章中我被大肆诋毁。同样，也骂了你，玷污了你的名誉……记得吗？你知道这篇文章是谁写的吗？”

“谁？”阿迈丽娅十分惊诧地问。

“艾都阿尔多先生！”阿马鲁沉静地回答着，他在她面前双臂交叉着。

“这不可能！”

她站起来，阿马鲁轻轻地扯着她的裙子让她坐下，然后依然用平静和蔼的声音说：

“请听着，坐下。就是他写的，昨天我了解了全部情况。纳塔里尤亲眼看到了他写的原稿……是他发现了这件事，通过确实正当手段，真相大白了，这也是上帝的意志。姑娘，提请你注意——你不了解那个男人。”阿马鲁压低了声音，把纳塔里尤提供有关文书的情况告诉了阿迈丽娅——他整夜同阿古斯蒂纽鬼混，干着攻击神父们的伤天害理的事情，他那些异教徒的行为……

“你可以问问他，六年来做过忏悔吗？你让他把忏悔条交出来！”

她两手垂在了怀里连声说道：“耶稣，耶稣！”

“我现在什么都清楚了。我做为你家推心置腹的朋友，做为本堂神父，做为基督徒，做为你的挚友——阿迈丽娅，请相信我是爱你的……我深知，向你说明真象是我的义务。如果我是你的兄弟，我将用最简单的话吩咐你：阿迈丽娅，把这个男人从我们家赶出去！遗憾的是我不是你的兄弟。但是，我的灵魂驱使我来对你说：那位要同你结婚的男人在践踏你们母女的诚意；他来到这里，表面上是正人君子，可骨子里……”他站起来，带着被损害者的那种难以遏止的愤怒说，“阿迈丽娅姑娘，写文章的正是这个男人！由于这篇文章，可怜的布里托被赶到了阿尔库巴萨山区！他把我诬为‘引诱者’，把迪亚斯称为‘大流氓’！在你妈妈与红衣神父的关系上他信口雌黄！他还在文章中谴责你——‘甘心被引诱’……你说说，你愿意

同这样的男人结婚吗？”

她没有回答，两眼盯着炭火，面颊上挂着两颗泪珠——她在无声地啜泪。

阿马鲁在厨房里大步走动，显得很激愤；他走到她的身边，做出极友好的动作，并用温和的声音说：

“即便他不是那篇文章的作者，没有舞文弄墨辱骂你妈妈以及她的朋友们，但是他还有一条罪恶——不敬神！请想想看，同他结婚，你的命运将如何呢！或是你屈从于他而抛弃了自己诚挚的信仰，同你母亲和她的朋友们一刀两断，不再进教堂，从而触怒了所有正直的人；或是你同他针锋相对地争斗，那你的家庭将同地狱一样！一切都成问题——星期五的戒斋，参加圣体游行，星期日的还愿……如果你想去忏悔，那就一定会同他干仗！简直太可怕了！你能俯首贴耳听他嘲弄信仰的奥秘吗？我还记得，我来这里的第一个夜晚，就听见他以轻蔑的口吻谈起阿雷嘎萨圣女……我还记得，一天晚上纳塔里尤神父在这里谈到了圣洁的庇护九世受到的种种磨难——如果自由主义者进入罗马，这位教皇将被捕时，他面带讥讽而奸诈的微笑说这都是夸张……纳塔里尤神父披露，他曾同阿古斯蒂纽在特雷依鲁旁的咖啡馆里说：‘洗礼是用滥了的恶习，因为每一个人应该按其意愿选择他的宗教，而不应被强迫一小就成为基督徒！’嗯，对此，您如何看呢？阿迈丽娅，我作为您的朋友，我向您说了这一切……我认为，死都比和这号男人结婚强——为了您灵魂的安静！如果同他结婚，您就将永远失去上帝的恩惠！”

阿迈丽娅用两只手捂着太阳穴，身子仰在椅子背上，她很痛苦地连连说道：“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

这时阿马鲁坐在她的身边，膝盖几乎触到她的裙子，他用一种含有慈父般关怀的口吻说：

“我的姑娘，你想想看，一个这样的男人能有好心肠吗？他会尊重你的美德吗？他会象一个基督徒式的丈夫那样爱你吗？谁摒弃宗教，谁就没有道德；谁没有信仰，谁就不懂得爱。这是一位圣贤

的神父的箴言。一旦那家伙对你爱慕的火苗熄灭以后，他就会对你声色俱厉的；他还会跑到阿古斯蒂纽那儿去和水性扬花的女人们胡搞，那时，他就会虐待你了……你会时时刻刻担惊受怕的！不尊重宗教的人是无所顾忌，无恶不作的：欺骗、偷盗、诬陷……你再看看那篇文章吧！他在这里可以和红衣神父握手，而在报纸上却大骂其为'大流氓'！姑娘，你不看穿这一切，将来离开人世时也会后悔的！而在年轻力壮时就能认识到这些那是再好不过的了。不然的话，到了弥留之际——就象眼下那个奄奄一息的可怜女人一样——在将咽气的时候，才感到生活在那种男人身边是罪恶，而死后也无颜去见耶稣，那将是多么可怕的事呀！谁晓得这种男人会不会拒绝为将死的妻子去涂圣油呢？没有临终前圣礼就死了，如同一头牲口死去一样……”

“看在上帝的份上！本堂神父先生！”阿迈丽娅发出不安的哭声。

“不要哭。”他温情地把姑娘的一只手握在自己发抖的双手中，“请听我说，把心里的话坦率地讲出来……说吧，放宽心，一切都可以补救。反正也没有公布结婚日程……你跟他说，不想结婚了，你全明白了，你恨他……”

他揉搓着她的手，然后又慢慢地握紧。突然，他发出热忱而激动的声音：

“对他这人，你没有什么舍不得的吧？这是真的吧？”

她声音很低，头垂在胸前：“没什么。”

“这就对喽！”阿马鲁振奋地说，“那你告诉我，你喜欢另一个人吗？”

她没有回答，胸口突突地跳，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瞧着火盆。

“喜欢吗？说呀，说呀！”

阿马鲁把胳膊搭在她的肩上，温柔地把她搂过来。她双手软软放在怀里，身子不动地慢慢将一双充盈着泪水的大眼睛转向他，接

着嘴唇微张——完全呆痴了。阿马鲁用发颤的双唇去吻她——一动不动，二人的嘴紧贴在一起，长时间地、深情地用牙齿互抵着。

“太太，太太！”突然间传来了露萨惊惧的叫喊声。

阿马鲁一跃而起，向瘫子房间跑去。阿迈丽娅浑身颤抖得厉害，以至需要在厨房的门上靠一会儿；她两条腿无力地弯曲着，一只手捂着胸口——待恢复了一会儿才下楼去唤母亲。

当她们进入瘫子的房间时，看见阿马鲁跪着，脸几乎贴在床上，他正在念经。这娘俩伏到床边，只见瘫子呼吸急促，胸口和腰窝都在搐动——随着病人愈益急促的呼吸和变得粗重的喘息声，阿马鲁加速地念着经文。突然间，垂死者的声音消失了，人们站起身来；女瘫子一动不动了，瞪着两只眼睛，浅黑色的眼球凸现出——她咽气了。

阿马鲁把女士们请到饭厅。在饭厅里因感情冲动而患偏头疼症的若阿乃依拉，如人们司空见惯的那样，用发狂的哭声来发泄淤积在胸中的郁闷——她又想起可怜的姐姐在年轻的时候是那样漂亮，而当年同维嘎雷依拉大公子的婚礼又是多么有排场啊……

“再没有人比她的心更好了，本堂神父先生！她是最好的人！当阿迈丽娅落生时，我身体很不好，她昼夜守在我身边，总是乐呵呵的……唉，我心中的上帝，心中的上帝！”

阿迈丽娅在窗子的阴影里，身体靠着玻璃窗，她呆痴地望着漆黑的夜空。

这时有人敲铃，阿马鲁拿着蜡烛下楼去了。来人是艾都阿尔多，他在这时刻看到了本堂神父，顿时呆若木鸡——靠在门口，最后结结巴巴地说：

“我是来打听一下是否有事……”

“那可怜的女士刚刚咽气。”

“啊——”

这两个男人互相良久地凝视着。

“需要我干点儿什么？”

“不需要，谢谢。女士们要就寝了。”

艾都阿尔多气得脸色刷白，因为阿马鲁俨然以一家之主的态度对待他。他踌躇了一会儿，当他看到阿马鲁正用手掌为烛火遮挡着从街上刮进来的风时，便说：“好吧，晚安。”

“晚安。”阿马鲁上楼去了。他把那娘俩儿安顿在一起就寝（因为她们害怕，愿意睡在一起），然后又回到死者房里，把烛火拨亮，坐在一把椅子上开始念日课经。

过了一些时候，这个家里一切都沉静了。阿马鲁感到由于困倦而脑子和浑身都发木。他来到饭堂，从柜厨里找到波尔图酒，把酒斟到一只小高脚杯里，他想以酒提神。然后，他又美滋滋地吸着香烟。这时他听见沉重的靴子踏地的声音在外边响起——有人在窗下徘徊。由于夜色漆黑，他看不清是谁在那儿走动。

此人就是艾都阿尔多，他正愤怒地围着这个家的院子转磨。

十二

清早，若赛发·迪亚斯做完弥撒回到家里。过了不一会儿，当她听见正在刷洗楼梯的女仆低声禀报时，不觉吃了一惊——“若赛发太太，阿马鲁神父先生来了！”

最近以来阿马鲁很少到红衣神父家来了。这时，若赛发立即用惊诧并带有迎奉的口气喊道：

“请快上楼来，别客气！您就象来到自己家里一样，快请上来！”

此刻她正在饭堂里收拾餐具，一只盘子里还放着榅桲果酱块。她穿的是腰间起了毛的黑色毛料裙子，戴一副蓝色眼镜。她赶紧到楼梯平台处去迎客，只见她脚下趿拉着一双特号的粗布拖鞋，头上黑色的罩巾低低地扯到额前；她冲着阿马鲁满脸堆笑，喊道：

“哎呀，您怎么这样喜气洋洋的！我刚进家门不大一会儿，我已经做了头遍弥撒；今天我去的是鲁萨里尤圣母的小礼拜堂……讲弥撒的是维森特神父。哎，本堂神父先生，今天他讲的弥撒可使人在精神上大为受益……请坐，哎呀，您别坐在这儿，从门口进来的风会吹坏您的……啊，那可怜的瘫子过去了，请您讲讲当时的情况，本堂神父先生……”

阿马鲁只好把瘫子老太太咽气时的情景和若阿乃依拉的沉痛心情转述了一遍；继而又说到，老太太咽气以后脸上竟青春焕发了；最后，又讲了女士们有关寿衣的决定……

“在我看来，若赛发女士，这对若阿乃依拉来说已是很大的慰

藉了。”阿马鲁突然向椅子边挪动了一下，两手撑在膝盖上说道：“有关艾都阿尔多那个流氓的情况，您想对我说点什么吗？您已经知道了吧，就是他写的那篇文章！”

这时，若赛发老太太用双手捂着头喊起来：

“哎呀！请您别对我说这种事，本堂神父先生！请别对我说这事啦，正是因为这事使我得了病，直到今天。”

“呵，您已经知道了吧？”

“我不仅知道，而且知根知底，本堂神父先生！多亏了纳塔里尤神父，他昨天到这里讲了一切！哎呀，太险恶了，太缺德了！”

“您可知道，他是阿古斯蒂纽的心腹，他们常在编辑部里通宵达旦地狂饮；他在特雷依鲁的桌球室打弹子球时嘲弄宗教……”

“劳您大驾啦，本堂神父先生！请别再讲了，别再讲了！昨天，当纳塔里尤神父到这里讲了他那么多罪恶，我真有点不敢相信了。多亏纳塔里尤神父，他一获悉了那些情况就赶忙来告诉我，我真领他的情了，他是一位非常近情理的人……请注意，本堂神父先生，其实我早就想指出，那些坏事是艾都阿尔多干的，但我从未说出口，从未说出口——我这张嘴从来不对别人的生活说三道四的，特别是这种事……可我心里总在揣摩着这些事。他也去听过讲弥撒，戒过斋，但我总怀疑那是为了欺骗若阿乃依拉和她的女儿。现在都弄清楚了！就我来说，从来都不喜欢那家伙，本堂神父先生！”

突然，她眯缝起眼睛，眼里闪着快乐但不怀好意的光亮说：

“现在您已经知道了，婚事吹灯了吧！”

阿马鲁重新靠在椅背上，非常缓慢而沉静地说：

“我的女士，一个通情达理、好端端的姑娘去同互助团团员，一个六年不去做忏悔的人结婚，这真是让人笑掉大牙的事！”

“天啊，本堂神父先生！我宁可看到她死，也必须把这一切告诉她！”

阿马鲁迅速地把椅子靠近她，打断了她的话：“正是为这个，

我才来找您，我的女士。昨天我同姑娘讲了……然而您明白，在那种不快的气氛中——那可怜的瘫老太太正在咽气——我不能说得太多讲得太深。最后，我把发生的事告诉了她，我好言好语地劝告了她；我向她说明，她将失去灵魂，将过一种不幸的生活等等。作为朋友和本堂神父，我做了我能做的一切。为履行我的责任——尽管确实令我为难——我提醒了她，作为基督徒和女人，有义务同那个文书一刀两断。”

“那她的态度呢？”

阿马鲁做了一个不高兴的怪脸说：

“她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她开始是噘嘴不语，后来又低声哭泣——的确，因为家里死了人，她心里很乱。姑娘不会为那个文书而死，这是明摆着的；但她想出嫁，她担心妈妈一死，她就孤身一人了……总之，您懂得，姑娘们都是这样。我的话对她起了些作用，她很气愤……不过，我想最好还是请您去对她讲——您是她家的朋友，又是她的教母，从小就了解她……我确信将来在您的遗嘱中定为她留下好念头……所有这一切都是受人敬重的……。”

“唉，就由我负责吧，本堂神父先生！”老太太感叹说，“我一定把这些都告诉她，好好跟她谈谈。”

“这姑娘需要的是有人引导。对我们来说，需要有人去做她的忏悔人。她现在向席尔维里尤神父做忏悔——我不愿意说别人的坏话——这位不幸的神父对她用处不大。他很热情，品德高洁，但人们所说的那种‘手腕’他是没有的。对他来说，给姑娘做忏悔等于清帐卸包袱一年讲一次了事，灌输信仰，以上帝的规条对其进行检查……诚然，这姑娘不偷窃，不杀生，不去轻率地委身于身边的男人；但是，那种忏悔对她是没有用处的。她需要一个严厉的忏悔师对她讲，‘就得这样做，不许巧言辩驳’。姑娘是个性格软弱的人，如同大部分妇女一样，不会引导自己。因此需要一名忏悔师用铁棒驾驭她，使她服从那个忏悔师，向他讲出一切，她得怕这个忏悔师——一个称职的忏悔师。”

“本堂神父先生对她最合适……”

阿马鲁谦虚地微笑说：

“我不能说不行。我一定好好劝导她。我是她妈妈的朋友，我认为她是好姑娘，理应得到上帝的恩赐。我只要能同她交谈就能把应劝导她的一切话都讲出来，但是您明白，有些话是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讲的，只有在忏悔室里才能无所顾忌地说；而这正是我所缺少的，我没有与她单独交谈的机会，但我终究也不能直接对她说：‘姑娘，现在你必须同我一道去忏悔’——在这个问题上我是很谨慎的……”

“这话可以由我去说，本堂神父先生！我去跟她说……”

“啊，真是大恩大德！您这样做，对于姑娘是最大的恩德。假如这个姑娘把她灵魂的引导权交给我，那我们可以说，她的所有困难都结束了，从而她能走上上帝恩赐之路……您准备什么时候去对她讲，若赛发太太？”

若赛发基于“迟延将是罪恶”这一判断，决定当晚就去对她讲。

“我看不妥吧，若赛发太太。今天晚上是吊唁死者的时间，那个文书一定会在她家的。”

“哎哟，本堂神父先生，难道我和姑娘就非得整夜都同那个异教徒守在同一间屋里吗？”

“是这样的。那个文书终归在当前还是受到这个家庭的尊重的。除此之外，若赛发太太，这家的女主人，玛丽娅太太和甘索左姐妹都是品德最高尚的人。不过，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品德高尚就骄傲起来，我们的行为要谦恭。我们要让那家伙鸡飞蛋打也是要冒风险的，有时我们同坏蛋混在一起上帝也会感到高兴的，就象当一名显贵就得同握锄柄的劳动者身靠身地呆在一起一样……正如我们所讲的，‘论品德我比你高尚，但是同那应该汲取的荣耀的精神相对照，谁知道我的罪过不象你的那样大呢！’而这种灵魂上的谦恭是我们能向耶稣做出的最好的贡献。”

若赛发太太仔细地听他讲，口水都要流出来了，接着在赞叹中说：

“啊，本堂神父先生，听了您这一席话，真是增长见识呀！”

阿马鲁躬下身说：

“有时上帝在他的仁慈中鼓励我说出合乎情理的话……好了，我的女士，我不想再打扰您了，我们心里都清楚了。您明天去跟姑娘讲吧，如果正如我所相信的那样，她同意我的劝告，星期六八点钟您就把她带到中心教堂来。请您把话对她说得强硬些。”

“把她交给我吧，本堂神父先生……此刻您不想尝尝我做的榅桲果酱吗？”

“尝尝。”阿马鲁说完取过一块榅桲果酱冻，庄重地把牙嵌钉在上面。

“是玛丽娅太太的榅桲果做的，我吃起来比甘索左姐妹做的果冻好……”

“好，再见，若赛发太太——喔，真的，就文书的事儿，我们的红衣神父说了些什么？”

“我哥哥？”

这时楼下铃声急促地响起。

“一定是他，”若赛发太太立刻说，“准是带着气儿来的！”

确实是迪亚斯，他刚从庄园里回来——同庄园管理人、教区民政事务管理人以及政府和凡人们发了脾气，有人偷了他一部分洋葱。这时他还在发泄心中的愤郁——他重复着“敌人”的名字借以消火和开心。

“天哪，哥哥，这样对你的身体不好！”若赛发太太忧心忡忡地喊起来。

“算了吧，妹妹，把你这弱小的胆量留在四旬大斋时用吧！我还是要说：‘让这些人见鬼去吧！’我已对庄园管理人讲了，如果发现有人闯进庄园就枪上膛，开火！”

“对私有财产缺少尊重……”阿马鲁说。

“对所有一切都缺少尊重！”红衣神父大声叫着，“只瞧上一眼就有益于健康的葱头就这样丢了！我认为这是一种亵渎神圣的行为！一种亵渎神圣的霸道！”

为证明偷窃者有罪，他补充说明，他的葱头——红衣神父的葱头被偷，如同中心教堂的神圣器皿被偷一样，是一种不敬神的行为。

“缺少对上帝的敬畏和对宗教的信仰！”若赛发太太评论说。

“什么缺少宗教信仰！”红衣神父怒冲冲地反驳，“缺少警察的棍棒，缺少的正是这个！”接着他转身面对阿马鲁说：“今天是埋瘫老太太的日子吧？竟然发生了这种讨厌的事！妹妹，去里面让仆人给我拿一条洗过的白带子和一双有扣带的鞋。”

这时，阿马鲁又重提起他所关心的事：

“我们刚才正在这里谈论艾都阿尔多的那桩事，就是那则《声明》。”

“这是与上述行为同类的另一恶劣行径。”迪亚斯立即说，“你们也看看这卑鄙的行为吧，一群流氓招摇过市，多么下流的暴徒！”他叉起双臂，睁大两只眼睛，象是观看一群魔鬼正在寰宇翩跹，然后它们又厚颜无耻地冲过来反对名誉、宗教的原则和家庭的尊严以及教士们的葱头。

出门时，阿马鲁再次就自己托付的事提醒了若赛发太太。她陪阿马鲁走到楼梯平台。

“今天晚上是吊丧的时间，什么也不要提了。明天再向姑娘讲，周末把她带到中心教堂。好了，若赛发太太，说服姑娘这可是关系到拯救灵魂的大事！您瞧，上帝用眼望着您哩！您得对她说得强硬些……我们的红衣神父将去说服若阿乃依拉。”

“您可以放宽心走了，正本堂神父先生。我是她的教母，不管她是否乐意，我都得把她领上得救的道路……”

“阿门——”阿马鲁答道。

当天晚上若赛发太太真的没有任何举动。在慈悲街举行了吊

唁。人们聚在楼下的小屋里，小屋里灯光惨淡，只有一支蜡烛在深绿色的灯罩下燃着。

若阿乃依拉和阿迈丽娅穿着孝衣悲愁地坐在众人中间的长靠背椅上。女友们身穿黑衣，悲哀地端坐在周围墙边的椅子上，保持无言呆滞的状态；间或几句轻弱的耳语和从阴影中、角落里发出的哀叹。利巴尼纽或是阿尔突尔时而踮起脚尖去拨烛稔。阿松桑用哭腔在咳痰。人们在寂静中能听到木屐拍打街上石板地的声音和慈善会大钟的报时声。吊唁活动间歇时，露萨端着盛有点心和茶水杯的托盘进来；这时，人们把灯罩抬高些，已经合上眼皮的老太太们感到屋里亮堂起来，立刻用手帕擦眼睛在"哎依"声中吃起了化身降生的小饼。

艾都阿尔多呆在角落里不被人注意，他身边坐着张着嘴睡觉的聋子甘索左；整个夜里他都用若有所失的眼光寻觅阿迈丽娅的眼神。阿迈丽娅垂眼看着自己的胸脯，两手在怀中把白葛布手帕一会儿团揉起一会儿又搓开，身子一动不动的。九点时，阿马鲁和迪亚斯来了。这位本堂神父迈着沉重的步子去对若阿乃依拉说：

"我的女士，您受到的打击是很大的，然而当我想到您那杰出的姐姐此刻已得到陪伴耶稣的享乐时，就深感安慰。"

四周发出一阵低低的哭泣声。因为再没有多余的椅子了，两位神父便分坐在长靠椅的两端，中间夹着若阿乃依拉和流着眼泪的阿迈丽娅。这样，他们俩便被认为是这个家庭的成员了；阿松桑提醒甘索左注意：

"哎，看到他们四个人这样坐在一起真令人高兴！"

十点钟了，吊唁活动在悲戚和半沉睡中继续进行着，仅有艾都阿尔多的咳嗽起了干扰作用——他感冒了。事后若赛发太太向大家发表意见说："他不断咳嗽，是为了嘲弄和讥笑人们对死者的尊敬。"

两天以后，上午八点钟若赛发太太偕阿迈丽娅进了中心教堂——是在平台上与药剂师的老婆安帕露讲过话后进去的；这个女

人有个孩子得了麻疹，尽管这是不要紧的病，但为了稳妥起见她还是要来教堂许个愿的。

这一天云雾腾腾，教堂里的光线呈灰色。阿迈丽娅头披绣花边的头巾，在万般慈悲的圣母祭坛前面停了下来，双膝下跪，然后一动不动地把脸贴在弥撒书上。若赛发迈着轻轻的步子在圣体小礼拜堂和主祭坛前俯伏致礼后便慢慢地推开圣器所的门——阿马鲁正在里面踱步，他手倒背着，肩膀弓弯着。

“怎么样？”他立刻问道。

他向若赛发抬起了那副刮得锃光瓦亮的脸，一对眼睛里闪动着不安的炯炯光亮。

“她在那边。”老太太低声回答。尔后又以胜利者表情说，“是我亲自去领她来的！哎，我对她说得很强硬，本堂神父先生，我一句没漏地都对她讲了，现在是你的事儿了！”

“谢谢，谢谢，若赛发太太！”阿马鲁说着用力地握着她的两只手，“对于此事上帝是不会亏待您的。”

他不安地看了一下四周，从外边按了按衣袋里的手帕和文件包，然后慢慢关上圣器所的门走到教堂大厅里。阿迈丽娅还在跪着——一个黑乎乎的身影面对白色的柱子一动不动。

“嘘——”若赛发太太对她嘘了一声。

她慢慢站起来，脸很红，双手颤抖地理着垂在脖子周围的头巾的褶边。

“我把她放在这儿，交给您了，本堂神父先生。”老太太说，“我要到药店安帕露那儿去，过后我再来接她……真是的，姑娘，过去吧！去吧，上帝照耀着你的心灵！”说罢，她向所有的祭坛虔诚地深深鞠躬退了出去。

药店的卡洛斯是红衣神父的房客，在交租金上他常常是迟慢的——一俟若赛发太太出现在门口，他就连忙脱帽致礼，立即把她领到挂有薄棉纱布帘的屋子里——安帕露太太正在窗前做针线活儿。

“啊，请别张罗了，卡洛斯先生。”老太太说，“别误了您的

业务。我刚把干闺女送进中心教堂，是来这儿休息一会儿的。”

“那么，恕我不奉陪了……我们的红衣神父好吗？”

“没犯那个腹痛病，但一直头晕。”

“那是因为开春的缘故。”卡洛斯又恢复了威严的神态，他站在屋子中央手指放在坎肩腋窝的开口处说道，“我也一直感到焦躁……我们，这些有血有肉的人，经常受苦于那可以被称为生命力因素再生的东西……在血液里有大量充足的流体，这些东西不能被本身所汲取——可以这样说，它便会在身体上通过疮痈、粉刺和疖子的形式另觅出路，有时也会发生在屁股上；这些尽管对自身来说是无足轻重的——可以这样说，它常常伴随着对性爱的追求……对不起，我已感到话说过头了……恕不奉陪……代向我们的红衣神父问好，最好让他用氧化镁。”

这时，若赛发太太想看看患麻疹的小女孩。但她没有跨过房间门，她劝说小姑娘不要疏忽早晚的念经。那位正发烧的小姑娘张大一双眼睛，在被窝里喘得厉害。老太太又向安帕露推荐了几种治疗麻疹的灵药，又说如果许愿时心诚，小姑娘的病是会被治好的……

“哎，我天天向上帝谢恩没让自己结婚！生儿育女是找麻烦添累赘，由于孩子们带来的种种厌恶和被他们占据了时间，往往成了女人不注意去教堂而把灵魂葬入地狱的原因。”

“若赛发太太说得有道理，”安帕露太太说，“真是一种惩罚……而我有五个孩子！有时我气得要发疯，以至于坐在小椅子上一个人哭起来……”

她们转身来到窗子旁边，开心地观看起市政府管理人先生的活动——这位大人正在机关办公室的玻璃窗后面，用望远镜对着裁缝特莱斯的老婆调情。

“哎，成何体统！在累里亚从未有过这样的上司！那位总秘书也同诺瓦依斯的老婆干着缺德的事……”

从那些在里斯本受到教育的、不信宗教的男人身上能够期待得到什么呢？按若赛发太太的话来说：“那个里斯本象被天火烧毁的

古莫拉城①一样，注定是要灭亡的"。

安帕露太太低头缝着衣服，羞答答的，大概因为面对这位怒气冲冲的敬神的老太太，她见别人成双散步心中发痒和愧于想去圣·卡洛斯剧院听音乐。

但是很快话头转了，若赛发女士开始谈那位文书。安帕露对这事一无所知，可老太太却兴致勃勃地唠叨没完——有鼻子有眼地添油加醋讲了那则《声明》的故事，慈悲街上的不快，纳塔里尤为发现那位"自由主义者"所作出的种种努力；对于艾都阿尔多的品德——他不敬神以及酗酒等二流子行径特别加以渲染一番，甚至拐弯抹角让人相信最近在累里亚发生的几起偷窃案都是艾都阿尔多干的，然后表示应把剔除这个无神论者当作基督徒的责任。

这时，安帕露太太吃惊地问起小阿迈丽娅的婚事。"这已经是老黄历了。"若赛发兴高采烈地说，"人们将把他从家里赶出去！所幸的是他还不必坐在犯人的板凳上——在我看来他是应当坐到犯人板凳上的——这是因为出于我哥哥和本堂神父的谨慎。其实，有充足的理由把他铐起来关进监狱！"

"然而，看来姑娘是喜欢他的。"

若赛发太太发火了："天哪，阿迈丽娅是个明事理的好姑娘，品德非常端正！她一当知道那家伙干得那些万人骂的缺德事后，第一个说'不！不！'哎，她一直是讨厌他的……"接着若赛发用信任的压低了的声音告诉安帕露，"他确实同一个为军营卖娼的不幸女人住在一块。"

"这是纳塔里尤神父告诉我的。"她肯定地说，"从他嘴里说出的话，除了纯属真实情况以外，一点假也没有……他对我是毕恭毕敬的，我也多亏他才知道这些。他刚一知道了情况就来我家告诉我，向我求教……总之，他非常有礼貌。"

卡洛斯又来了。现在店里有一会儿消停（整个上午都没让他喘

① 古莫拉城是巴勒斯坦古城。据传说同索多马城一块被天火燃掉。

口气），他便来陪陪两位女士。

“怎么，卡洛斯先生已经知道了？”若赛发太太立即高声问，“《声明》和艾都阿尔多事件？”

药剂师瞪圆了眼睛：“一篇臭名昭著的文章怎么能和一位正直的青年有关系呢？”

“正直？”若赛发女士嚎叫着，“就是他写的那篇文章，卡洛斯先生！”

当看到药剂师吃惊地咬着嘴唇时，若赛发兴致来了，又把这“恶作剧”的历史重述了一遍。

药剂师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以一种缓慢的、具有真知灼见的权威的口气说：

“在这个事情上，我说——所有好心人将对我说，对累里亚来说是个耻辱。当读了《声明》后我就说过，宗教是社会的基础，动摇它——可以这样说——是想把这座大厦推倒……在城里存在着唯物主义者和共和派的宗派分子是一件不幸的事。众所周知，这些人是想毁掉所有存在的东西，他们宣布所有的男人和女人应该如同公狗和母狗一样杂处在一起——请原谅我这样表达，但科学毕竟是科学。他们想拥有进入我家的权力，抢走我的银子和我用汗水赚来的东西。如果放纵了他们，他们将会在神圣的弥撒祝圣面饼上吐痰……”

若赛发尖叫了一声耸耸肩，这声音真使人毛骨悚然。

“而这个宗派竟敢谈论自由！我也是自由主义者……坦白说，我并不是宗教狂，也绝不因为一个人属于神职界，我就认为他是圣人……例如，我一贯憎恨米格依斯那个本堂神父，那是蟒蛇——请原谅，女士——他是条蟒蛇，当他面我也这样说。堵住人嘴不让人自由地思考与说话的法律已不复存在了……在波尔图的战壕里淌下了我们的鲜血，正是为了摒除堵人嘴不让人自由思考与说话的法律……我当着他面这样说：‘阁下是条蟒蛇！’但是，当一个男人穿上教士袍时终归是应受到尊重的……而那则《声明》，我重复说，

对累里亚来说是个耻辱……然而我也对您说，对那些无神论者、共和分子是不应尊重的！我是个和平人士，安帕露很了解我。假定一定要我为一个共和分子按处方配药，毫无疑问，我将不少给他一味有效药中的药品，按处方抓药是我们科学的骄傲，也不会给他一味氢氰酸制品……但是，如果让我坐在陪审员的板凳上，我就一定让他整个身子倒在法律上！”

接着他用拖鞋尖点地摇晃了一会身躯向四周做了一个大动作，好象期待着县议会或市议会上的热烈掌声。

这时，中心教堂的钟慢慢地敲了十一下，若赛发赶紧裹上无袖罩衣去接那位小姑娘，可怜的姑娘，她一定等得不耐烦了。

卡洛斯陪她下楼，脱帽致礼，对她说（如同向主子献殷勤那样）：

“请向我们的红衣神父转述我的意见……在《声明》和对宗教界攻击的问题上，我从灵魂和心底深处完全赞同你们的意见……我是你们的仆人，我的女士。天阴起来了。”

当若赛发进入教堂时，阿迈丽娅还在忏悔室里。这位老太太高声咳嗽了一下，跪下，双手捂住脸，沉浸于对鲁萨里尤圣母的热诚信仰中。整个教堂处在沉寂里。后来，若赛发转身面向忏悔室，她通过手指缝隙向室内窥探——阿迈丽娅一动不动地，绣花皱边头巾被用力扯到脸上，黑色裙子的下摆散曳在身子周围——若赛发太太又陷入到念自己的经文中了。一阵细雨抽打着旁边一扇窗子的玻璃。终于，她听到在忏悔室里发出的一阵椅子挪动时的咯吱吱的响声和一阵阵裙子磨擦石板地的窸窣声。若赛发太太转过身，看到面前站着满脸通红、目光炯炯的阿迈丽娅。

“教母，您等了好长时间了吧？”

“刚一会儿。忏悔做完了，嗯？”

她站起来，在额头、嘴和胸部分别划了十字，然后两位女士走出了中心教堂。外面还下着毛毛雨，阿尔突尔正带着公文经过宽街去民政府。他走过去让她们躲在他的雨伞下，然后把她们送到慈悲街。

十三

天刚黑，艾都阿尔多正准备离家到慈悲街去。他腋下挟着一卷子裱糊墙壁用的样品纸，为的是让阿迈丽娅挑选。当他走到家门口时，正碰到要拉铃的露萨。

“有什么事吗，露萨？”

“太太和小姐去外面过夜了，这里有小姐吩咐送来的信。”

艾都阿尔多顿感心头一悸。他用惊恐的目光看着已经返身踏上街心石板路的露萨……他走到对面的街灯旁，打开了这封信：

若奥·艾都阿尔多先生：

当时因为确信阁下是位正人君子能给我幸福，因而才做出了有关我们婚事的决定。但是，现在人们对一切都弄清楚了——《县之声报》上那篇污蔑我家朋友并辱骂了我的文章是您写的，加上您的习惯不会保证我在婚后的生活能得到幸福，故从今日起您应考虑——我们之间的事可以终结了，因为既没有发布结婚公告也没有什么花销。我希望——也是我妈妈的希望——先生应特别自重，不要再到我家来了，也不要在路上追逐我们。

我所通知您的一切均奉妈妈的指令，而我则是阁下的女仆人。

阿迈丽娅

艾都阿尔多象块石头一样一动不动地愣呆呆地看着对面的墙

壁——街灯的亮光映在上面。他胳膊下还挟着那卷子印花壁纸，过了一会儿才机械地返身回家。他两手颤抖得厉害，好不容易才将灯点着。他靠近桌子站着又重读了那封信，然后呆立在那儿，两眼一个劲儿地盯灯芯——眼都累乏了。此刻，他觉得万籁俱寂，好象在大灾祸临降前一样——在毫无冲撞下突然间宇宙中的生命都凝滞了！在寂静和凝滞中，他感到透心冰凉。

"她们娘俩将到哪儿去过夜呢？"他揣想着，于是在慈悲街那些幸福的夜晚聚会的情景便一幕幕地重现在脑际：阿迈丽娅低着头做针线活儿，在黝黑的头发和极白的项链之间她白皙的脖子在灯光下显得益加柔媚……这时，永远失掉了她的感觉就如寒光凛凛的匕首刺穿了他的心！他两手按着太阳穴在发愣——"应该怎么办呢？怎么办呢？"突然间，他想到了一种解决办法，但这想法又如闪电一样倏尔即逝，随之又一筹莫展了。他想给她写信，或是通过法院得到她。去巴西！他想弄清楚是谁发现了他是那篇文章的作者……"怎么这事不早不晚偏出在这个节骨眼上！"他向《县之声报》编辑部跑去。

阿古斯蒂纽正伸胳膊拉腿躺在长靠背椅上，一支蜡烛放在身边的另一把椅子上，他在浏览里斯本发行的所有报纸。艾都阿尔多进来了，那一反常态的面孔使他大吃一惊。

"出什么事啦？"

"是你把我出卖了，坏蛋！"接着，他愤怒地向"驼子"发出了谴责的排炮。

阿古斯蒂纽慢腾腾地站起来，不慌不忙地在夹克的衣兜里寻找烟荷包。"男子汉，"他说，"一点也用不着大惊小怪……我们有君子协定，关于'声明'的事，我没同任何人讲过；事实上，也没有任何人问过我这件事……"

"那到底是谁呢？"文书在大喊大叫。

阿古斯蒂纽把头缩到肩里："我所知道的只是所有神父一直忙得团团转，来打听那篇文章的作者是谁。有一天上午，纳塔里尤来

过，就坐在你现在的位置上；他是为一个寡妇求助公共慈善登广告的事而来，但他对'声明'的事连一个字也没有提……古迪纽博士倒是知道此事，你可以去问问他——他们把你怎么样了？”

“把我毁了！”艾都阿尔多悲伤地说。他垂头丧气地盯着地板，一会儿猛劲一甩门走了出去。

他在广场上溜达了一会儿又毫无目的地串胡同，最后在马拉则斯大道的荫影下停住。他心里憋足了气，感到有一种难以忍受的激烈的心悸，太阳穴也在突突地跳。尽管田野里风很大，但他却好象在无声的广宇中行走；有时一种自我不幸感突然间剜绞他的心——于是眼前的所有景物都在晃动，大地似乎也瘫软得如烂泥一般。钟敲过十一点，他通过中心教堂往回走，到了慈悲街又停下来，目光集注在饭堂的那扇窗子上——那里还有亮光，阿迈丽娅房间的玻璃窗也被照亮了，她一定正要躺下……想占有她的美丽，得到她的亲吻和肉体的欲望涌上心头。他跑回家里，忍耐不住的疲惫使他一头栽在床上；一种深深地无限地怀念让他心恸而长时间饮泣——在抽泣声中他更瘫软了，最后仿佛失去了生气趴在床上昏睡过去。

第二天一大早，阿迈丽娅从慈悲街到广场去，当走到拱廊近旁时，匿藏在那里的艾都阿尔多出现了。

“我想同你谈谈，阿迈丽娅姑娘。”

她害怕地往后退，声音颤抖：

“没有必要谈……”

可他死死地纠缠，站在姑娘面前，两只眼睛红红的象是烧着的煤球儿。

“我想告诉你，关于那篇文章，是真的，是我写的，这当然是件不幸的事；但是姑娘，忌妒把我折磨得太痛苦了……你说我有不良行为；这是不公允的——我是个一贯正派的人……”

“阿马鲁神父是了解您的！劳驾，请让我过去……”

艾都阿尔多听到了阿马鲁的名字，气得脸都白了：

“啊！是阿马鲁神父先生，是那个坏蛋！那好，我们走着瞧吧！你听着……”

“劳驾，让我过去！”她气极了，声音很高。以至有位身穿披风的胖子也停下来看热闹。

艾都阿尔多退了几步，取下帽子。她赶紧躲进了费尔南德斯的商店。

文书在绝望中急匆匆地跑到古迪纽博士家。昨天，他在阵阵痛苦的哭泣中，体味到被抛弃的滋味，因之想起了古迪纽博士。他曾给博士当过文书，也正是由于博士的推荐才跻身于努内斯，费拉尔的办公室；由于博士的关系，他就要进民政府供职了——在他看来，博士是慷慨仗义，法力无涯的保护者。再者，自从他写了那篇文章后，他就自认为属于《县之声报》编辑部，属于玛雅小集团。现在，他遭到了神父们的攻击，理应堂堂正正去求他的首领庇护，而这位首领就是古迪纽博士。博士是反动派的敌人……艾都阿尔多向靠近特莱依鲁的一幢大黄房走去，博士就住在那儿。他在惊惶中带着希望奔走，就象一条被追打的狗能避难于那位巨人的胯下而感到自慰了。

古迪纽已经来到楼下的办公室，他仰靠钉着黄色帽钉的修道院院长式的软椅上，两眼盯着发黑的橡木天花板，悠哉地吸着饭后的一支烟。他威仪地接受了艾都阿尔多向他问候的早安。

“怎么，发生什么事了，朋友？”

在博士的办公室里，高大而有气势的书架上面有厚重的对开本书，一令令的案卷纸，场面壮观的大幅油画（画面上，彭巴尔侯爵站在平台上用手指着驱逐英国侵略者的舰队）——这些都如以往一样，使艾都阿尔多望而生怯。他局促不安地说明，到这儿来是为了请阁下给他出个主意——他遇到了灾祸。

“为难了，挨打了吗？”

“不，先生，是家务事。”于是，他不厌其烦地讲述了自从刊

登了《声明》后发生的一切事儿，十分激动地读了阿迈丽娅的信，描绘了拱廊旁的场面……他认为是由于阿马鲁的捣鬼才被人家从慈悲街赶了出来。在他看来，尽管他艾都阿尔多不是毕业于科英布拉的法律系，但他认为应对阿马鲁神父绳之以法——作为神父闯入民宅，把一个平常的大姑娘搞得六神无主，要阴谋，动手腕企图使姑娘与未婚夫断决关系以便取而代之……

“我不懂法律，博士先生，但总该有法律吧！”

“法律？”古迪纽不以为然地高声反问，二郎腿翘得高高的，“你想要什么法律？想控告那位本堂神父吗？这又是为什么呢？是他打了您，还是他偷了您的表？他在报纸上辱骂您了吗？没有……”

“喏，博士先生！但他同一帮女人在暗算我！我可是个从未干过什么不正经事儿的男子汉，博士先生！他，诬蔑了我！”

“有证据吗？”

“没有，先生。”

“那么——”古迪纽博士把胳膊肘放在写字台上，宣称，作为律师，他无能为力；即使是法庭对于这些问题，对于这些道德上的富有戏剧性的问题是不会过问的，这只不过是发生在家庭这样小窝窝里的事儿……而他个人——作为一个男人，作为非官方人士的古迪纽博士——是不能介入的，因为他既不认识那位阿马鲁神父先生，同慈悲街的女士们也无交往。他只能对此事表示遗憾，他知道（不幸地知道）当事人毕竟是青年，因而了解他们心里的悲苦的滋味……他所能做的一切只是“同情”。再者说为什么要爱一个过份虔诚的女人呢……

艾都阿尔多打断了博士的话，表白道：“罪责不在于她，博士先生！罪责是应由那个一直把她引向歧途的神父和那流氓教士会来负的！”

古迪纽博士严肃地伸出手，劝告艾都阿尔多，对这类断言应持审慎的态度，因为没有证据说明阿马鲁对于姑娘的家庭具有其它影响；无非是在精神上他有驾御他人的手腕……博士以其长者的身

份和地位赋予他的权威，再次衷告艾都阿尔多先生不要因为个人的仇隙去扩散那些谴责的话，因为只会破坏神职界的威望——在这种立宪制的社会里各方面的威望都是不可缺少的，没有它，一切将陷入无政府状态和狂乱之中！

说罢，博士又靠在椅子背上，愉快地回味着他刚才的慷慨陈词。但是，僵立在写字台旁的文书的那张沮丧的脸令他不耐烦了；他把一叠卷宗拉到面前，冷淡地说：

“我们最后就谈到这儿吧，朋友，你还需要什么？你已经看到了，我是不能给您想出什么办法的。”

艾都阿尔多做了一个绝望然而富有勇气的动作，反驳道：

“我设想博士先生是可以给我帮忙的，因为归根结底我是受害者……这一切都起因于我写了那篇文章。当时约定一定保密，阿古斯蒂纽先生声称他没有泄密，那另一位洞悉此情的就是博士先生……”

靠在修道院院长式椅子的博士发火了，他跳将起来：“先生，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想让我承认密议泄露的责任吗？我没有说过什么……若是张扬出去，那也是我老婆干的，她问过我此事，我告诉了她真情——在一个组织得很好的家庭里，夫妻之间不应有什么秘密……但假设是我在马路上扩散了这件事，那不外乎这两种情况：或者是这篇《声明》确属诽谤之作，那我就应该谴责它，因为它有大量的不实之词玷污了一份富有荣誉的报纸；或者文章的内容是真实的，那么，先生您作为男子大丈夫还会因为披露了真实情况而面有愧色吗？难道您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继续保持在黑夜里撰写的文章中的见解吗？”

两滴泪水使艾都阿尔多的两眼朦胧。这时，古迪纽得意地看到对方已经被他那富有强烈逻辑力量的语言压扁了，于是态度缓和地说：

“好了，谁也别生谁的气了！不要再说有损荣誉的话了……您可以相信的是，对您的不称心，我深表同情。”博士以父亲般的热诚劝导他：不要灰心丧气，在累里亚有的是姑娘——有不少品德端

正的姑娘并没有受到神父们的左右；要鼓起勇气，自觉安慰。就是他古迪纽博士自己在青年时期也曾有过内心的不悦。要避免被感情控制，否则在这个社会生活对个人是有害的，假如所作所为不是为其个人利益，至少为他古迪纽出了力！

艾都阿尔多出了办公室，他非常气愤，认为自己是被博士出卖的。

“这种事情竟会出在我身上，”他忿忿然，嘴里嘟囔着，“我怎么成了这样的可怜鬼？在选举中我不会投票的，也不到诺瓦斯夜会去了，不再为俱乐部捐款……啊，这是什么世道！假如我有一大笔钱……”

这时，一种强烈的复仇的欲望在他脑海中产生——要找所有的神父、富人以及为他们撑腰的宗教去报仇——于是又非常坚定地返回办公室，将门半打开：“阁下，现在起码要允许我在报纸上痛痛快快地讲话……我要把这桩肮脏的事讲出去，以拷扑这些坏蛋……”

文书的这种放肆行为使博士大怒，他在软椅上严肃地正了正身子，骇人地叉起两只胳膊说：

“艾都阿尔多先生，您真是太过份了！去吧，不要赖在这里了，难道能让我把一份思想性很强的报纸变为一份诋毁他人的报纸吗？难道想让我去咒骂宗教的原则，嘲弄救世主，重复雷南①的谬论攻击国家基本法律，侮辱皇上，斥诟家庭的体制吗？先生，您喝醉了吧！”

“喏，博士先生……”

“先生喝醉了！当心，我亲爱的朋友，当心，别在斜坡上滑倒！沿着这条道儿走下去，将使你失去当局、法律、神圣的东西和家庭对你的尊重！沿着这条道儿将走向犯罪的泥沼！不要把眼睛瞪这么大！我告诉您，您将犯罪！我有二十年法庭经验，年青人别往前走了！要使自己的感情冷却一下！不得了呀！现在先生的年龄是多少？”

① 雷南（1823—1892），法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的语言学家、历史学家，也是著名的科学推理与假设的注释家。

“二十六岁。”

“是呀，对于一个二十六岁的男子汉有这样的叛逆思想是不能原谅的。再见，请关上门。您听着：不要再想向其它什么报纸送‘声明’了！我一直保护着您，但如果再这样搞，我就不能承诺义务了……不容否认，我从您的眼里已经看到，您是想搞个满城风雨的。我不能允许您这样做！这都是为了您好，为的是不致使您在社会上造次……”他靠在软椅上，显出十足傲慢的派头有力地重复着，“先生，用您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想把我们引向何方？倘若我们摒弃了父辈的宗教，先生能拿出什么东西替代它呢？您又有什么呢？请摆出来！”

艾都阿尔多显出一副狼狈样，他拿不出什么东西可以替代父辈的宗教，于是博士获胜了。

“什么都拿不出来吧！有的仅是空话连篇、繁词赘语，这些东西毫无光彩和力量！只要我活着，在累里亚至少要保持信仰和教义的原则必须受到尊重！可以把欧洲置于火与血里，但是也不会让那种人在累里亚抬起头来；我警惕着，我发誓——我就是使那种人致命的死对头！”

艾都阿尔多耷拉着肩膀接受了这些威胁性的话。他不清楚那篇文章和慈悲街的阴谋诡计怎么会产生如此的社会灾难和宗教革命！情况如此严重真使他沮丧。他就要失去博士的友谊和民政府内的职务……他想讨好一下古迪纽，开口说道：

“啊，博士先生，您看得很清楚……”

博士用一个很明显的手势打断了他的话：“我完全看到了，这种复仇的感情将把您引向一条不幸的路……我希望我的良言能使您驻足。好吧，再见。请把门关上，把门关上，小伙子！”艾都阿尔多只好垂头丧气地告辞。

现在他该怎么办呢？古迪纽博士，这位权势极大的人以骇人听闻的话斥逐了他；而他，一个穷文书可以去反对阿马鲁神父吗？阿马鲁身边还有领唱神父、神父团体、主教与教皇以及与之休戚与共

的阶级——在他看来，这个阶级坚实得如同一座硕大无朋高耸入云的青铜城堡！正是他们的力量才使得阿迈丽娅做出了那样的决定，写了那封信，说了那些无情的话！这都是本堂神父、红衣神父和过份虔诚的女人们铸成的阴谋诡计。如果他能把她从这种势力的桎梏下解脱出来，她还会变成属于他的小阿迈丽娅——为他绣凉鞋，满脸通红地望着他从窗前走过，往日的疑隙都会在幸福的夜晚聚会中烟消雾散；他们确定了结婚日期后，当她靠近油灯绣衣服时，二人就可以商谈必须购置的家具及怎样陈设和料理家务。确信无疑，她将爱他……但是，人们告诉了她，他是《声明》的作者，是一个异教徒而且行为不端。那位本堂神父用带有卖弄学识的腔调吐出"地狱"之类的词语威胁她；那位愤怒的红衣神父是慈悲街上权力最大的人，因为他提供了下锅的东西，便能声色俱厉，颐使气指。这位可怜的小姑娘害怕了，被人家管制住了！神父们和那帮过份虔诚的女人们在她耳边嗡嗡营营使这不幸的姑娘让步了！大概是由于信仰的坚定，姑娘确认他是头猛兽。而在他被驱逐四处游荡的时刻，在他遭到厄运的时候，那位阿马鲁神父却端坐在慈悲街小屋的软椅中，俨然这家的主人和姑娘的主宰——翘起二郎腿，高声地讲着话……流氓！难道就没有惩治这种人的法律吗？但眼下这种人连公愤都不会引起，就是《县之声报》都不能奈他何！此时，一种狂怒的复仇欲望又涌上心头——真想用拳头捶扁那个本堂神父……但最令他神往的还是在报纸上发表一篇使人瞠目的文章，揭露慈悲街的阴谋，造成舆论大哗，让灾难落到阿马鲁头上，迫使他和红衣神父等人从阿迈丽娅家里逃遁、消失！啊，诚能这样，他将确信小阿迈丽娅便会挣脱那些自私者的羁绊，立刻投入他的怀抱，淌下表示祈请谅解的泪水……。

他极力使自己相信"过错不在于她"。他回忆着阿马鲁未到之前那幸福的时日，他也竭力为往日阿迈丽娅对阿马鲁表现出来的温情举止寻找合乎自然情理的诠解理由——当然这些温情脉脉的举止使他产生过带有失望感的妒忌。不幸的姑娘，为了使客人——红衣神

父的朋友快悦，也是为了母亲及自家的利益而挽留了阿马鲁。不过，一俟决定与他结婚之后，她一直是很兴奋的呀！那则《声明》确实使姑娘恼怒，但那不是她的本性，而是阿马鲁和一帮虚情假意的老太婆煽动的结果——基于这些想法，他找到了安慰：他不是作为姑娘的情人和丈夫被驱逐的，而是无耻的阿马鲁的阴谋诡计的受害者！阿马鲁觊觎他的未婚妻，因为他是自由主义者而仇视他！在他的心灵中积贮着对阿马鲁反抗和愤怒的乱哄哄的情绪。他急切寻找报仇的机会，但想来想去万变不离其宗——在报上发表文章！让强烈的谴责见诸报纸！他深感自己的软弱——身边缺少保护者，为此他很愤懑。啊，如果自己能有一位可以仰恃的大人物该多好哇！

一个脸色如同苹果酒般黄的农村男人正慢慢走来，把胳膊放在胸前，拦道询问古维亚大夫的住处。

“他住在左边第一条街，路灯旁边的那个绿色大门里。”艾都阿尔多答道。

此时，一种无限的希望骤然照亮了他的心头：古维亚大夫可以救他！这位医生是他的朋友，自从三年前治好了他的肺炎，就一直对他以“你”相呼。医生对他与阿迈丽娅的婚事非常同意，几个星期前还在广场旁问他：“你什么时候让那位姑娘得到幸福呢？”——他多么受到尊重，然而在慈悲街上他又是多么让人畏惧。古维亚是阿迈丽娅家所有女友的医护者，尽管她们对其非宗教的作法是恼火的，但为了治疗经年痼疾，为了得到富于疗效的糖浆，不得不卑恭地依赖他的科学；此外，古维亚医生还是所有神父的死对头——他一定会对虚伪者的阴谋诡计大发雷霆。想到这里，艾都阿尔多似乎觉得自己正尾随古维亚步入慈悲街，医生将严厉斥责若阿乃依拉，说服所有的老太婆并铲除阿马鲁——他的幸福又会重临，此时它将是坚不可摧的了！

“医生在家吗？”他情绪振奋地问正在院子里晾晒衣服的女佣人。

“正在给病人看病，小若奥先生，快请进！”

逢上赶集的日子，从乡下来这儿治病的人不绝如缕。但眼下这时候，从附近教区来的乡邻们正汇聚在酒馆里，因此只有一个老头，一个怀里抱着小孩的妇女和刚才问路的那位总把胳膊放在胸前的男人，坐在低矮的小房间里候诊。房间里有板凳，窗台上有两株很香的罗勒花和一幅绘有维托丽娅皇后加冕的画。尽管照射到院子里的阳光很明亮，但因为菩提树的绿叶丛在窗前轻盈地低垂着，小屋里显得凄清黯然，墙壁、板凳以及芬芳的罗勒花都仿佛玷染了病魔而充满阴郁的色调。艾都阿尔多进来后，在一个角落里坐下。

时钟打过十二点，那位妇女在抱怨等的时间太长了：她住在离这儿较远的一个教区，她让妹妹留在集市上，可大夫却同两位女士耽搁了一个多小时；孩子不停地哭闹，她摇动着怀里小孩。其他人都缄口不语，那个老头儿卷起裤腿儿，满意地观看着胫骨上用破布缠着的一块溃疡；另一位男人打着难耐的哈欠，因而长长的黄皮脸更显得悲凄。长时间的等候使文书也泄气儿了，他身子瘫软，感到能占有古维亚医生时间的勇气正慢慢消失；不过他还在细心地准备着自己的故事，然而此时阿迈丽娅已不足使他感兴趣了。这时，一股沮丧劲儿又涌上来了，病人们毫无生气的脸使他勇气锐减。生活确实是非常悲怆和残忍的怪物——充满了灾难、反叛、忧愁、疾病！他站起来，两手放在背后，颓丧地观看维托丽娅皇后加冕。

那位妇女不时地将门半推开，窥探那两位女士是否还在里边——还在——医生慢悠悠的没完没了的语声通过隔拦诊室的绿色粗毛门帘传出来。

“到这儿来，整个一天就算交待了！”老头儿没好气儿地说。他把马匹拴在富马萨的门口，闺女还在广场……然后还得去药房等候取药，返回自己住的教区又得跑三莱瓜的路！富人们是不怕生病的，他们有的是空闲时间！

艾都阿尔多想到了生病后随之而来的孤寂，他更为失掉了阿迈丽娅而感到痛苦。如果他真生了病，就不得不孤身去医院——那个神父坏蛋毁了他的一切：老婆、幸福、家庭的舒适……

终于，人们感觉到那两位女士从走廊出去了。那位妇女抱着孩子抓起篮子，急急忙忙冲进诊室；老头儿立即占据了靠门的那条板凳，高兴地笑着说：

“现在轮到我当掌柜的了！”

“老大爷有好多病症要请医生诊断吧？”艾都阿尔多问。

“没有，先生，我只是来讨个方子。”随后他讲了腿上那块溃疡的故事：房顶掉下一根梁木砸着他；开始没拿它当回事儿，可后来伤口发炎了弄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疼痛不止，人都要残废了。

“先生，您准是有什么麻烦的症候吧？”老头儿问。

“我没生病，”文书说，“是找医生有点儿事。”

两个男人忌妒地看了看他。

终于轮到那位老头了，然后轮到把胳膊放在胸前的男人。艾都阿尔多不安地在小屋里溜达。他又觉得很难一开口就请医生作自己的保护人——这太没礼貌了。可又找什么借口呢？他想，先说胸疼或胃不好受，然后好象在无意之中讲出自己的不幸……

门打开了，医生站在他面前。古维亚那长长的花白胡子垂到黑色的法兰绒长外套上，高大的帽子低低地压在额上，手上戴一副苏格兰线手套。

“噢，是你呀，小伙子！慈悲街有什么新闻吗？”

艾都阿尔多脸红了：“没有，先生。医生先生，我想和您单独谈谈。”

他跟着医生走进了那间他熟悉的小诊室。这里，有许多医生的书散乱着，满屋都是灰尘，有一副带有原始的箭镞的甲胄和两只鹳鸟的标本。这间斗室在本城有“炼丹房”之美称。

医生掏出他的“大洋葱头”，“现在是差一刻两点，有话请简单捷说。”

文书的脸上显出难色，因为很难简约地概述那么复杂的事。

“好吧！”医生说，“请尽量说清楚，没有比清楚和简短更为困难的事了——那需要才能。什么事？”

艾都阿尔多结结巴巴讲述了自己的遭遇，侧重谈了神父的坏心眼儿，夸大了阿迈丽娅的天真……

医生仔细地听他讲，不断地捋着胡子。

“我弄清了是怎么回事。你和神父，”他说，“双方都爱这个姑娘。由于他特别狡黠和坚定，所以把姑娘弄到手了。这正是体现了自然法则：弱肉强食，因此这雌性的捕获物便属于他了。”

这种说法对文书来说简直是笑话，他用不安的声音说：

“阁下在开玩笑！医生先生，我的心都被撕碎了！”

“男子汉，”医生慈祥地抢过话头儿，“我是在阐发哲理，没开玩笑……不过，你到底想让我做些什么呢？”

这类话古迪纽博士也曾对他讲过，只不过更加冠冕堂皇罢了！

“我确认，如果阁下对她说……”

医生微笑了：“我可为那个姑娘开处这种或那种糖浆，但我不能强加给她这个或那个男人！你想让我去说‘阿迈丽娅姑娘必须爱艾都阿尔多先生’吗？想让我去对神父说，‘你是一个我从来没见过的混帐东西，先生，请劳驾，不要引诱那位小姑娘’吗？”

“但是他们诬蔑了我！医生先生，他们说我是一个胡作非为的流氓……”

“没有，并没有诬蔑你。用那个神父和那些夜间到慈悲街玩纸牌的女士的观点来看，你是一个流氓——一个基督教徒在报纸上辱骂本堂神父、红衣神父以及大小神父们——这些人都是沟通上帝和普渡众生的非同凡响的角色，那你还不是一个流氓吗？他们没有诬蔑你，朋友！”

“但是，医生先生……”

“请听我说，那个姑娘是顺从了这个或那个神父的旨意与你回避的，她是作为一个真诚的天主教徒在行事。这就是我要向你说的。一个好的天主教徒的全部生活——思想、意识、感情、语言，昼夜的操劳，与家庭邻里的关系，晚上的饭食以及穿着和娱乐，统

统都要被教会当局（本堂神父、主教或红衣神父）管制起来，由忏悔神父批准或指谪，受那良心的引导者的规劝和谴使。好的天主教徒，如同你的那位小姑娘，不属于她自己——既无主见又无愿望，也没有个人的决断和感受；她自有神父替她想，替她爱，替她决断和感受。在这个世界上，她唯一的工作，同样是她唯一的权力和义务就是接受这种领导，无可争议地接受它、尊重它，这种领导是命中注定的。如果与之违悖，那就应认为，她的想法是虚伪的；如果这种领导妨害了她的爱情，那就说明此种爱情是罪过。为此，倘若神父对姑娘说，无论如何不能与你结婚甚至不能同你说一句话，那姑娘就应当同意和遵从——因为她是个好基督徒，一个一贯忠诚的基督徒，从而在一生中合乎逻辑地遵循着她选择的道德规范。问题就在这里，请原谅我这些说教。”

艾都阿尔多尊敬而惶恐地聆听了这些话。医生漂亮的花白胡子，平和温静的面容，为这番话增添了很大的权威性。现在他认为重新得到阿迈丽娅几乎是不可能了，如果她真是这样绝对地将灵魂和感情交给了为她忏悔的神父。但最终，她将以什么理由说明自己是被损害的有妇之夫呢？

“我会明白的，”他说，“如果我是个浪荡男人，医生先生。但是我行为端正，除了工作我什么都没有干过。我既不去酒馆，也不去人群麇集的是非之地；我不喝酒，也不赌博，只是在慈悲街或在家为办公务开夜车来度过一个个夜晚……”

“我的小伙子，从社会范畴上讲你可以有所有的良好道德行为，但是根据我们父辈的教义来说，所有非天主教的道德都是无用的和甚为有害的。作为劳动者，有节操、诚实正直、表里如一，这些都是伟大的道德，但是，对神父们和宗教来说则不然。假定你是慈善之模范，但若不去听弥撒，不戒斋，不做忏悔，不向神父们脱帽致敬，那你必然被视为恶棍。还有一些人，地位比你高，灵魂是完美的，生活上亦无过失，却一直被认为是大坏蛋，其原因就是他们未曾受洗礼，因而就不能被视作完美的人。你一定听说过苏格拉

底、柏拉图①、卡当②……他们都以品德优卓而成为著名的人物，但包苏埃③却认为正是因为这些著名人物的品德而使地狱盈门……这就证明，天主教的道德是大大有异于自然与社会的道德……不过，这些东西你是理解不透的……你想找个实例吗？根据天主教的学说，我是本城街上往来者中无耻之尤；可我的邻居佩少托，尽管他虐杀了妻子并用同样手段将结果十岁的小女儿，但他在神职界中却是杰出的男人——因为他履行了虔诚的信徒的义务，在唱弥撒时他弹奏风琴。总归，朋友，事情就是这样，因为有成千上万受尊重的人认为这种事是好的，政府也维护这些，甚至不吝资财来维护这些并强迫我们尊重这些——为此，我每年都得付出四千八百雷阿尔，你付的自然要少些了……"

"我付七个文特恩④，医生先生。"

"但终究你经常去参加节日纪念，听音乐，听说教，你的七个文特恩还总算有收效。我呢，我那四千八百雷阿尔，付诸东流！我能自我安慰的仅仅是去协助人们保存对宗教的光辉的信念——而这个宗教，从来都把我看成匪徒，它将准备第一等的地狱供我死后享用。我们空谈得太多了……还想得到点儿什么？"

此刻，艾都阿尔多心情压抑，他站着听大夫讲话。这些话他见所未闻。他想，如果这位学问博大精深，话语深隽无穷的人能关心他，那他面临的一切阴谋将被轻易地粉碎，他的幸福，他在慈悲街的地位便能永远得到保证和恢复！

"阁下不能给我帮点儿忙吗？"他怯怯地问。

"我大概能治疗你再次所患的肺炎。你有另一次肺炎要治吗？没有？那么……"

艾都阿尔多叹息道：

---

① 柏拉图为古希腊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学生。

② 卡当为古罗马的著名伦理学家。

③ 包苏埃是十七世纪法国科学院院士和高级神职人员，作家和宗教演讲者。

④ 文特恩为葡萄牙从前的铜币，相当于20个雷阿尔。

“我是一个受害者，医生先生！”

“你说错了，不应有受害者……”医生说着将宽大的高帽子往下拉了拉。

“因为这一切最终是……”文书感叹说，他以溺水者希冀得救的急切热望抓住大夫，“这个本堂神父，这个流氓要用种种借口得到那姑娘！如果她是个丑婆娘，这坏蛋就不会如此苦心孤意地为我是不是敬神者而纠缠了！他所要得到的是姑娘！”

医生耸耸肩：“自然是这样，不幸的人！”他说着把手放在门把手上，“您想要干什么？作为男人，他有情欲必然被女性吸引；作为忏悔神父，他负有上帝的重托。显然，他必定要利用这种身份来满足情欲，但在表面上会以侍奉上帝的借口来掩盖所追求的称心如愿的……不过，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喽！”

这时，艾都阿尔多看到医生已打开房门，他刚才满怀着能得到这位医生救助的希望顿时消失了。他挥动着帽子抽打着空气，愤然说道：

“混帐神父们，我从来就厌恶他们这些孽种！但愿我能亲眼看到这些孽种被人们从地球上铲除，大夫先生！”

“这又是一桩愚蠢的举动。”还耐着性子听他讲话的医生答道，“请注意，你相信上帝吗？上帝在九重天上，你相信那里是所有正义、公平和真理之源吗？”

听了这些，艾都阿尔多吃了一惊，说：

“是的，我相信，医生。”

“也相信从一降生，你就有罪过吗？”

“也……”

“在未来的生活中，在赎罪的过程中呢？”

“我是在这样的信仰中受到教育……”

“那么，你为什么想把所有的神父都从地球上铲除呢？相反，应认为他们太少了。在我看来，你不过是一个局限于纲领的纯理论的自由主义者……然而，你如果相信上帝，相信上帝在天上引导着

我们，认为你有起始的罪恶，在未来的生活中就需要有牧师阶级为你解释由上帝衍降下来的教义和道德，由这个阶级帮助你清除原始的瑕疵和为你准备在天堂的位置，你需要神父们。然而你却想通过报纸损害他们的名誉，这是多么可怕的逻辑……”

艾都阿尔多惑然不解，支支吾吾地说：

“在这个世界上，阁下您是不需要神父的……”

“即使在另一个世界也不需要。在这个世界上我不需要神父是因为我不需要上帝。这就是说，我的小伙子，我心中自有我的上帝——规囿我的行动和理智的原则……《平民的觉悟》，里面的内容大概你不太懂……事实上我在里面陈述了叛乱的学说……而事实上，三点钟了……”

接着，他显示了一下“大洋葱头”。

走到院子门口，艾都阿尔多还对他说：

“请阁下原谅我……”

“没什么，让慈悲街见鬼去吧！”

艾都阿尔多急不可奈地抢过话头：

“说起来容易，大夫先生；然而，当这爱情造成的苦痛啮食着我的心的时候……”

“呵——”医生说，“爱情是美丽而伟大的东西！爱情是巨大的文明力量中的因素！只要引导得当，就可以举起整个世界，就足以使我们进行道德革命……”接着他又改变了声调，“但请您听着——请注意，有时这并不是爱情。心每时每刻通过诚实的渠道来指挥其它的器官，心是唯一能产生感情的器官。大部分时间，是在感情问题上，在这种情况下不愉快是不会久长的。再见，但愿不愉快能迅速过去！”

十四

艾都阿尔多无精打彩地走下路坡，他卷了一支烟；因为在绝望中熬了一夜，再加第二天一上午东跑西颠徒劳无益，特别是古迪纽博士和古维亚医生的谈话已使他感到身心交瘁了。

“完啦！”他想，“我再也无能为力了，只有忍受罢！”

爱情使这条汉子精殚力竭，因为愤怒和绝望他显得憔悴了。他想找一块僻静的地方——远离律师、神父和女人们——把身子和腿伸直，酣睡几个月。眼下已经三点多钟了，他得赶快去努内斯的办公室；因为晚去了这么长时间，也许还得听一番训斥——他的命太苦了！

他从特雷依鲁宽街拐弯，当走到奥左里尤饭馆旁碰到了一位年轻人。此人身穿闪光长外套，外套上镶着一条很宽的黑绦带；嘴巴上留着黑黑的小胡子，这胡子就仿佛是为化妆而贴到那张苍白的脸上似的。

“喂，艾都阿尔多，怎么样？”这位名叫古斯塔沃的小伙子问道。他是《县之声报》的印刷工人，两个月前去了里斯本·阿古斯蒂纽称他是位“有头脑和博学的小伙子，但是思想古怪”。他有时撰写评论国外政治的文章，里面常引用些铿锵有力的诗句。他诅咒拿破仑三世，痛骂沙皇和那些人民的压迫者；他为波兰的奴隶制和无产阶级的贫困感到哀痛。他和艾都阿尔多的交好是源于二人对宗教的议论，他们在谈话中都发泄了对神职界的憎恶之情和对受苦受难的基督耶稣的赞誉。西班牙的革命对他有极大的鼓舞，以至他向

往投身于共产国际；他想到工人聚荟的中心去生活，那里有协会，能听到报告和能得到兄弟般的情谊——这种强烈的愿望把他带到了里斯本。在那里，他找到了称心的工作，遇到了好同志；只是因为他要赡养和照拂年迈多病的母亲（母子在一起生活能节省一些开支），他才返回了累里亚。除此之外，他回来还有一个因素：《县之声报》编辑部在选举之前出于某种需要准备给三个印刷工人增加工资，他回来正赶上这个节骨眼儿。

“这回我又一次要同那罗锅儿在一起了……”

接着，他邀请艾都阿尔多和他一起去吃晚饭：“天塌不下来……一天不去办公又怎么样！”

艾都阿尔多这才想起来，他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因此他感到虚弱、昏昏沉沉的，一阵风就能吹倒……他立刻决定了——历经一上午的疲劳和激动后，理应高高兴兴地坐在酒馆的板凳上，面前摆着盛满菜肴的盘子，与一位同仇敌忾的挚友在亲密对酌之中舒坦舒坦身子；再者，对方的盛情对他来说也是一种需要，是一种富于同情的热心。他感激地说：

“朋友，你救了我！你真是为我从天而降！这个世界充斥着暴徒，如果不是为了呆上几个小时叙叙友情，同志，那就犯不上到这儿来了！”

艾都阿尔多刚才还萎靡不振，忽又判若两人，令古斯塔沃吃了一惊。

“因为什么？事情不顺心吗？同努内斯那个牲口吵嘴了，嗯？”

“没有，有点unpleasant[1]！”

“unpleasnt是英语！噢，朋友，你一定在《伦敦的恋爱》中看到了塔勃尔达，别管这unpleasant，一醉解千愁。”

古斯塔沃拉着文书的胳膊把他推进酒馆的门。

“您好，奥左里尤大叔！祝您身体好，能与大家和睦相处！”

---

① unpleasant，英语，意为不痛快。

酒馆的主人奥左里尤大叔是位胖胖的整天乐呵呵的人物。他的衬衣袖子一直挽到肩膀，两支袒露的白白的胳膊撑在柜台上，两手托着肉乎乎的双颊。他立刻向重返累里亚的古斯塔沃祝贺，说他瘦了许多……一定是里斯本水土不好，酒里掺的是苏木的红汁……

古斯塔沃挺立在收款台前，他的帽子戴到后脑勺上，一个劲儿地说笑话……

“奥左里尤大叔，给我们来个王肝，带有烤神父肾！”

奥左里尤把抹布在收款台上抹了一下，随口乖巧地答道：

“古斯塔沃先生，这儿可没这道菜。您点的是京城里的佳肴吧！”

“那您这儿可太落后了！在里斯本，我天天中午吃这个……好吧，算了！请给我们来两份熘肝尖带土豆，肝要炸透！”

“一定会象对老朋友那样招待你们！”

他们被安顿在避开其他顾客的一张桌旁坐下。桌子放在两扇松木板之间，一幅印花门帘使之与外边隔开。奥左里尤大叔很器重古斯塔沃，认为他受过教育不同那些结帮打伙胡闹台的青年人。大叔亲自送上一瓶酒和橄榄，他用沾满油垢的围裙擦着杯子说：

“古斯塔沃先生，京城里有什么新闻？”

这位印刷工人听到问话脸上顿现正色，他用手拢了拢头发，随后吐出一串别人难以理解的新鲜名词儿：

“事情很不妙……在政治上有很多无耻的勾当……工人阶级开始动了……缺少联合一致，当前……注视着西班牙事态的发展……一定会有良好的成果！一切要靠西班牙了……”

奥左里尤大叔把积攒的钱买了一块田地，他害怕政局动荡不安，他企盼着国家保持和平……同西班牙人发生瓜葛令他很不悦……从西班牙既没有好风来，也没有好婚姻……

“四海之内皆兄弟。”古斯塔沃高声说，“在涉及打倒波旁家族和皇帝、贵族、匪徒的问题上，不分你是葡萄牙人还是西班牙人，大家都是兄弟！一切都充满了兄弟般的情谊，奥左里尤大叔！”

“那好，为你的健康干杯，为你的坚强干杯。坚强是推动事业发展的保证。”大叔平静地说着，那肥胖的身躯滚也似地出了这个小单间。

“一头大象。”印刷工愤愤地说。他因为奥左里尤对人民的“兄弟情谊”无动于衷而感到受了辱似的。对一个有产者和选举代理人有什么可期待的呢？

他大声唱起了马赛曲，高高地举起酒瓶把两个杯子都斟满了酒。他现在想知道的是艾都阿尔多发生了什么事……。

“到底什么时候结婚，嗯？”

这一问，让文书弄了个大红脸，他慢腾腾地回答：

“难定哟，一直很不顺利。”他脸上显出苦涩的微笑补充道，“我们一直在赌气。”

“太懦弱了！”这位印刷工人两肩动了动——以示一个革命者对轻佻的感情的卑视。

“懦弱？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懦弱。”艾都阿尔多说，“我所知道的是让人伤透了心……他们毁了一个男人！古斯塔沃……”他说不下去了，咬着嘴唇压下缠绕着他的激动的情绪。

但这位印刷工人则认为这些都不过是可笑的女人们的故事。“这个时代不是恋爱的时代……男子汉死揪住石榴裙不松手就不是有出息的工人而是一个叛徒！一个革命者，他应思考的不是风花雪月、儿女之情，而应是如何给人民谋自由，如何把劳动从资本的魔爪中解放出来，结束垄断，为共和国而工作！不要总是悲叹，要行动，要显示出力——量——”他怒气冲冲地将“力量”这个词拉得长长的。这时一位年轻的侍者端上来一大盘熘肝尖，他还怒气未消地在盘子上摇动着两只干瘦的肺痨患者的手。

艾都阿尔多仔细听他讲着，回想起了这位印刷工人当初发疯一样地追求做面包的儒丽娅的情景：两只眼睛象红火炭儿，带着可怕的叹息声把印刷机槌得轰轰乱响；随着他发出的“唉”声同事们便嘲笑他——在嗓子眼儿里小声咳嗽。一天，古斯塔沃和麦德依鲁在院

子里动起手来了……但此时对这位印刷工人则应刮目相看了——他在里斯本时经常出入阿尔坎塔民主俱乐部，并帮助撰写告罢工中的制卷烟工人兄弟们的宣言，他自认为是独一无二的热心为无产者和共和国服务的人……难道他能同乎流俗在石榴裙下虚掷时光吗？

“阁下，您大错而特错了！”文书在受辱的沉默中爆发了，他耸耸肩头，气乎乎地切割着熘肝尖。不过，话一出口又怕对方听后多心，受不住，于是又忙说，“喂，古斯塔沃，让我们论论理：一个男人可以遵循他的原则为他的事业工作，但也应该结婚以建立一个舒适的家庭呀！”

“二者永远不可兼得！”印刷工人激动地说，“男人一结婚就完了！结婚以后就只是为衣食奔波，脱离不开那个小窝，没有一点时间和朋友交往……女人是一点儿不懂政治的，她们害怕自己的男人卷入政治中去与人家争吵……这时，男人顶多是个被捆住了手脚的爱国者！此外，已婚的男人是不可能保守机密的！因此，有时就会危及革命……呸！家庭——去它的吧！喂，再来碗橄榄，奥左里尤大叔！”

奥左里尤大叔这堆肉在隔板内出现了：“先生们在争论什么？好象是玛雅派的人进了县议会？”

古斯塔沃向板凳后一仰，把腿伸直，然后高声说：

“大叔，请您来谈谈：您是不是为了迎合老板娘的心意而改变了政治主张的男人？”

奥左里尤抚摸着肥厚的后脖梗子，用一种狡猾的声调说：

“我可以告诉您，古斯塔沃先生：女人们比我们心眼儿多……而对待政治如同做买卖，照女人的旨意干，不管是谁，保管没错……我经常请教我们家里那位。我想告诉您的是，快二十年了，我没碰到过麻烦事。”

古斯塔沃从板凳上蹦起来，高叫：

“您是个怕老婆的人！”

奥左里尤习惯于这位印刷工人“亲热”的表示，他没有发火而

是聊以解嘲地开着玩笑：

"这不能说我是怕老婆，如同做买卖两相情愿嘛……古斯塔沃先生，等您结婚以后也来给我讲讲这方面的事儿。"

"我现在必须向您讲的是，当革命爆发的时候，我将肩扛长枪到这里来，把您塞进战争委员会，您这个资本家！"

"是的，在这些还没到来的时候，还是要为您的健康、坚强干杯。"奥左里尤耐着性子边退边说。

"一头大河马！"印刷工人气鼓鼓地说。

他嗜爱争论，继而又大发高见：他坚持认为，沉缅于女色的男人在政治觉悟上是没有坚定性的。

艾都阿尔多惨淡一笑，示以无言的否定。他在思忖，尽管他眷恋阿迈丽娅，但在近两年毕竟没做过忏悔。

"我有证据！"古斯塔沃吼着。他援引了一位和他有来往的自由主义者的例子。此人为了保持家庭和睦，便屈从于星期五戒斋的清规，每星期日胳膊底下夹着《圣经》行走在通往小教堂的路上……

"这样的事也一定会在你身上发生！你对宗教是有些不坏的看法的。我必须让你明白，那些在圣像游行时身穿红袍手持蜡烛的哲学家和无神论者可以在打台球时向小伙子侃侃而谈他的主张，这无须费力。然而在家里，当他还有个漂亮和虔诚的老婆时，要兑现他的主张，那鬼才知道能不能行得通呢！这情况也会发生在你的身上——如果不想这样，就必须把你的那些自由主义者的觉悟统统抛进煤灰箱，并向家里的忏悔神父脱帽敬礼！"

艾都阿尔多脸都气红了。即使是在他确实占有阿迈丽娅的幸福的日子里，这位印刷工人的指谪（其实，这些话都是为争论而争论的闲扯淡）也会使他发火，更何况在今天！他正是因为在报纸上向伪君子们高声阐述了自己忧虑而失掉了阿迈丽娅！今天，他身处逆境，心都要碎了！夺走了他所有快乐的正是他那些自由主义的主张……

"您对我说这些，很有乐趣吧！"他痛苦而抑郁地说道。

印刷工人打趣道：

“朋友，我还未曾听人说过您是一位‘自由主义的牺牲者’！”

“看在上帝的面子上，请不要折磨我了，古斯塔沃！”文书委屈地说，“你不知道所发生的事，假如你了解真象的话便不会对我说这些了。”

他讲述了关于《声明》的事儿——没有谈他是满怀妒忌之情而写的——用纯粹的坚定的原则精神介绍了那篇文章……他让对方注意到这一情节：在他将要同一位虔诚的姑娘结婚的时候——姑娘的家经常有神父出入，他们到那里比上中心教堂的圣器所还要勤……

“你在文章上署名了吗？”古斯塔沃对这一透露很吃惊。

“古迪纽博士不同意我署名。”文书脸红了一会儿，答道。

“给了他们一闷棍，嗯？”

“给了所有人沉重的打击！”

听到这儿，印刷工人激动万分，高喊再来一瓶葡萄酒，并兴致勃勃地咕嘟咕嘟斟满两杯为艾都阿尔多的身体健康干杯。

“好家伙，我愿意看看这个！我想把它送给里斯本的青年们！那将造成怎样的后果啊！”

“有人会暴跳如雷。”

“那些小神父们呢？”

“如同热锅的蚂蚁！”

“但是，他们怎么会知道是你写的呢？”

艾都阿尔多耸耸肩。他认为既然阿古斯蒂纽没有泄密，那很可能是古迪纽的老婆——她从丈夫那儿知道此事，然后又兜给了她的忏悔神父席尔维里尤神父……

“就是那个胖得象患了浮肿病的神父吗？”

“是他。”

“牲口！”印刷工人愤怒地咆哮。

现在他尊敬地望着艾都阿尔多，望着这位意想不到的披露了自由主义思想的著名勇士——若奥·艾都阿尔多。

“喝，朋友，喝！”他热情地为文书满上酒。他好象是要表示出对这位自由主义者在做出了英雄的努力之后更需重新振奋起来的希望。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呢？慈悲街的人们说了些什么呢？”

古斯塔沃对此事表现出的这样大的兴趣使艾都阿尔多颇为感动。他把后来的情况一古脑儿告诉了对方，甚至拿出阿迈丽娅的信给他看——她，不幸的姑娘，无疑是在畏于地狱和被激怒了的神父们的压力无可奈何写了那封信。

“现在你可以看到我是受害者了吧？古斯塔沃！”

他的确是一位受害者，印刷工人对他的钦佩和尊敬陡增——努内斯的这位文书并不是只会搞“一团和气”的人也不是慈悲街上那种只会向女人献殷勤的人，而是被宗教迫害的遭难者。他是这位印刷工人看到的第一个受害者——尽管不是以宣传画上的传统姿式出现的——被捆在火堆的桩子上或同如惊弓之鸟同亲眷在士兵的驱赶中奔突。他认为文书非同一般，甚至心中暗暗地忌妒起来他取得的社会荣誉——他将在阿尔坎塔拉的青年人中间显得何等英武呵！他作为受反动派迫害的人将轻而易举地名扬天下……神父们的行为使他愤慨，为了报复竟然暗算一名自由主义者，夺走人家的未婚妻！啊，多么卑鄙！他忘却了刚才就结婚、家庭问题对文书的戏谑，而大动肝火地攻击着神职界——他们经常在损毁这完美的、起源于神圣的社会习俗、制度！

“要和他们不共戴天，要报仇，小伙子！必须铲除他们！”

报仇？艾都阿尔多热切盼望着能报仇，但如何去报呢？

“怎样报仇呢？在《县之声报》上把一切都抖搂出去——用一篇更有分量的文章？”

艾都阿尔多告诉古斯塔沃，自从事情败露以后，古迪纽博士之流就关闭了《县之声报》曾对自由思想者开放的大门。

“一群牲口！”印刷工人再次咆哮。

古斯塔沃想了个主意，把艾都阿尔多想撰写的文章用小册子的

形式出版，一册二十页。这在巴西被称作匿名文章，但在文风上却是要华丽些（他负责办这件事）。这一来对神职界就象巨石压顶足以粉身碎骨！

艾都阿尔多激动起来了。面临着古斯塔沃的同情，他感受到了一种充满生气的兄弟情谊。他倾吐了绝对信赖的肺腑之言，诉说了最痛苦的隐衷——这场阴谋的根本所在是阿马鲁对小姑娘的爱情，进而要霸占她！是阿马鲁唆使她将自己赶走的……敌人、坏蛋、刽子手就是那个本堂神父！

印刷工人用手捂着头，对于一个自由主义者来说，在他看来，这件事与蒂伯里尤这残忍的老朽的家伙在芬芳四溢之中奸污了肌体柔软细嫩的贵族少女的暴行很类似，但被损害的是他的朋友——正同他一起喝酒的朋友！

……此刻，胃里装满了被酒浸泡了熘肝尖的古斯塔沃，扬起了攥紧的拳头，脸上的肌肉饱绽，他咬着牙，用嘶哑的声音吼叫：

“打倒宗教！”

从隔板的另一侧传来一声含有讥讽口气的回驳，那声音也是沙哑的：

“庇护九世万岁！”

古斯塔沃站起来，真想打那个好事者几巴掌，但被艾都阿尔多劝止了。这位印刷工人又平静地坐下，把杯里的酒喝得精光。

他们把胳膊放在桌子上，酒瓶放在中间，脸对着脸低声磋商着关于出版小册子的问题。搞这个东西并不困难，可以二人合写。艾都阿尔多想采用小说的形式，内容要耸人听闻，给阿马鲁这个人物添加上卡利古拉和艾利奥嘎巴洛①所有的坏习气和险恶用心。古斯塔沃则倾向写成一本富有哲理的书——从风格到原则都带有哲理，彻底摧垮教皇的绝对权力主义；他负责义务加夜班印刷这本小册子。但是还有一个难题——

① 卡利古拉和艾利奥嘎巴洛都是古罗马皇帝，暴戾恣睢。

“钱呢？怎样搞到纸张呢？”

需要九千或一万雷阿尔的开支，可他们谁也没这么多钱，也没有一个朋友为了献身于真理肯解囊。

“向努内斯请求，预支你的薪金！”印刷工人兴高彩烈地提醒文书。

艾都阿尔多垂头丧气地抓了抓脑袋。他也正在打努内斯的主意，但这家是教区管委会的成员、领唱神父的朋友，一旦他读了这样的小册子还能不大发雷霆！假如他知道小册子的作者是自己的文书，写书时用的是办公室的笔和纸，那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呀！艾都阿尔多好象已经看到了努内斯那暴戾的紫茄子般的脸，他那肥胖的身躯在窜动，口里发出蟋蟀高声鸣叫般的声音：“从这里滚出去，互助团团员！从这里滚出去！”

“那样后果不堪设想！”文书非常严肃地说，“我将既丢了老婆又砸了饭碗！”

这一来，古斯塔沃也想到古迪纽博士也可能为之勃然大怒的。他是印刷所的主人，况且他在同慈悲街的人们和解后公开地重新取得了由于宗教的支持而受人尊敬的地位……

“真是活见鬼，我们要付出的代价可能太大了。”他说。

“这办法是不足取的。”文书说。

于时二人开始骂大街了——他们为失去了一次能把神职界肮脏内幕彻底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的机会而愤然不已。

出版小册子的计划本来就象一根立不稳的大柱子一样，现在这根柱子从高处——一个庞大的有价值的地方倒下来了。在他们看法应毁灭的不仅是一个坏透了的阿马鲁而应该是整个神职界、耶稣教徒们、现世秉权者以及一切害人的东西……该死的！如果不是努内斯，不是古迪纽，不是那价值九千雷阿尔的纸张……穷人总摆脱不了羁绊——缺少钱和可以仰仗的后台，以至于出一本小册子都碍于顶头上司而不能如愿，这使他们对整个社会十分痛恨。

“确实需要来一场革命！”印刷工人断言道，“需要荡平一切，

一切！”他在桌面上做了一个表示荡平巨大的社会的动作——宗教、宫殿、银行、军营和古迪纽们的大厦都应该被毁灭！

“再来一瓶酒，奥左里尤大叔！”

但是奥左里尤大叔没有露面儿。古斯塔沃用尽全身力气挥动着餐刀敲桌子，最后他火了，跑到收款台那儿——怎么能让一个公民这样被冷落！他要撕碎那个软骨头大肚子！

只见奥左里尤摘下帽子，满面春风地正同克拉腊镇的男爵谈话。这位男爵在选举前夕来到酒馆同他的亲枝近叶们握手。他戴着一副金边夹鼻眼镜，足踏油光瓦亮的短筒靴子，显得威风凛凛，酒馆里弥散着热橄揽和酒糟的酸味儿使他一个劲儿地咳嗽。

古斯塔沃从老远就瞥见了男爵，他小心翼翼地退回了小单间。

“他同男爵在一起。”印刷工人以一种尊重的口吻低语道。

然而，当他看到艾都阿尔多两手抱头显出一副颓丧样儿时，又鼓励他别泄气：“鬼东西！最终不过是摆脱同一个过分虔诚的女人结婚罢了……”

“我无力报那个龟孙子的仇了！”艾都阿尔多猛地把盘子一推打断了他的话。

“不要伤心。”印刷工人既是声援又是许诺，“报仇的日子不远了！”

这时，他又低声告诉艾都阿尔多，正在里斯本筹建团体的秘密——人们向他担保，连一些显赫人物都参加了一个共和俱乐部。这对他来说是取得胜利的最高保证；此外，劳动青年们也在活动……他低声细语地讲着，头几乎要碰到文书的脸。他伏在桌子上讲到他曾被介绍参加属于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那肯定是马德里的一个西班牙人组织的，但他从未见过这个西班牙人——因为政治原因，此人得伪装起来；但这个组织失败了，因为它的委员会缺少资金……但有一个人（确定无疑有这么个人），他有个肉铺，曾许诺提供十万雷阿尔……除此以外，军队里也有人参加，他就曾在一次集会上看到一个大肚子的人，此人对他说是陆军少校——他确实长着一副

少校的脸庞……古斯塔沃的设想是：几个月以内，要把政府、贵族、资本家、主教这些牛鬼蛇神统统从地球上铲除！

“那时我们将是小皇帝了，朋友！古迪纽、努内斯，这一帮人都要被我们关进圣·富兰西斯库的地牢！我要向古迪纽冲去……还有神父们，我们要打他们一百大板！人民最终是要扬眉吐气的！”

“但是从现在到那时，”艾都阿尔多唉叹着，痛苦地想到，“当革命到来时，再夺回小阿迈丽娅为时已晚了……”

这时，奥左里尤大叔拎着酒瓶子来了。

“啊，终于把您盼来了，我们的男爵大老爷呢？”印刷工人话里带刺儿。

“他不属于这个阶级，只是为了尊敬才以男爵这个雅号相称。”奥左里尤马上回驳……

“他是为半打选票来的吧？”

“这个教区有十八张选票，他希望得到十九张。难道人们就一定得为上层人物服务吗？就不能为别的了吗……喝你的酒吧！”

大叔拉上了遮帘走了，两个朋友留在满瓶酒前，他们在盼望着一场革命——允许他们能重新获得阿迈丽娅和能揍古迪纽老板一顿的革命。

当他们离开小单间时已经快五点钟了。奥左里尤大叔很关心他们，因为他们是有教养的小伙子。大叔从柜台角——他平时常在那里看《大众报》——观察着二人，他立即发现他们半醉了，特别是艾都阿尔多，帽子压得很低，嘴里嘟囔着“我的酒量不行”。奥左里尤不太认识这位文书。古斯塔沃则同往常一样，三升酒下肚后，高兴劲儿就来了，好个了不起的小伙子！他来付款，摇摇晃晃走到柜台前，把两块银元从高处拍下来说：

“再把这些锁进您的保险柜里，奥左里尤大桶！”

“遗憾的是只有两块，古斯塔沃先生！”

“啊，强盗！你想喝人民的血汗吗？难道劳动得来的钱是为了填充平庸商人们的大肚子吗？不要把这些钱弄丢了，等到算帐的那

天，我将很荣幸地捅漏你的肚肠子……我就是比毕！难道这不是真的吗？若奥，你说谁是比毕呢？”

艾都阿尔多无心听他唠叨，只是闷闷不乐地用怀疑的眼光望着坐在一张桌子旁的醉汉。醉汉面前放着一个可装一公升酒的空瓶子，手掌托着下巴颏，叼着烟斗；对于这对朋友，他先是感到惊奇，后又很羡慕。

印刷工人把他扯到柜台边说道：

“您告诉奥左里尤大叔，谁是比毕！谁是比毕……请看看他吧，奥左里尤大叔！他是个有才学的好小伙子……两笔就结束了教皇的绝对权力主义！他就象我一样，我们是生死之交。别算帐了，请听我说！他是大大的好人……如果他再来您这儿，想赊两公升酒，就放心地赊给他，钱都由我这个比毕兜着。”

“那我们来算算，”奥左里尤开始结帐，“两份熘肝尖，两份沙拉①……”

醉汉用力挣脱，起身离开自已板凳，烟斗插在嘴里，使劲儿地打着嗝，两腿在打颤，站在印刷工人面前向他伸出了摊开的手。

古斯塔沃鄙夷不屑地打量着醉汉，厌恶地说：

“您想要干什么？我敢打赌，刚才吼叫‘庇护九世万岁’的就是您！您这个没骨头的……把你的爪子移开！”

醉汉被吓回去了，吭哧了几声显得很不高兴；他又踉踉跄跄地向艾都阿尔多走去，伸出了手掌。

“到那边去，您这个畜生！”文书暴怒了。

“友谊就是一切……友谊就是一切……”醉汉不满地咕哝着，伸着五个黑指头一动不动，喷发出一股臭气。

艾都阿尔多发火了，一把将他拽到收款台。

“不要动手！”奥左里尤大叔立刻严厉制止，“撒野不行！”

“用不着您管我，”文书气乎乎地说，“就是您我也照样……”

---

① 沙拉是外国人常吃的生拌凉菜。

“谁不懂礼貌就请滚出去！”奥左里尤大叔声色俱厉地喊。

“谁滚出去，让谁滚出去？”文书吼起来，摆出要大打出手的样子，紧握着拳头，“再说一遍，让谁滚出去？您在同谁讲话？”

奥左里尤没有还嘴，两手放在柜台上撑着身体，粗大的臂膀左右展开，显出一副不容轻视的神态。

古斯塔沃带着颇具权威的架式站在二人中间，言称大家都需要气量，不要出口不逊，不要争吵；说说笑话或拿朋友开个玩笑是可以的，但要文明。

“你们都应该有撑舟之腹嘛！”

他把文书拉到一个角落，不满地恨恨低声说道：

“喂，若奥！”他作了一个很显眼的手势，“这样干，可就不是通达的男子汉了……”

“真糟！一个人需要有良好的行为举止。这都是因为一时冲动，这坏事儿的酒……”他转向奥左里尤大叔，激动扶着大叔的肩，凑近耳边说，“我替担承罪责，大叔！他是个君子，但是近来心里烦乱，才喝了一公升多一点儿就受不住了。就是这么回事，他是个好小伙儿，您就多包涵了，奥左里尤大叔！我替他担当了……”

他把文书领上前去，劝他与奥左里尤大叔握手。这位酒馆老板郑重声明，他不想骂这个君子。于是二人握手言和了，为了巩固这种和解，印刷工人又付出了三杯白干酒的代价。艾都阿尔多，出于自尊心也买了上好的白兰地酒敬了一巡。酒杯在柜台上摆成一排，人们互相说着客气话，彼此以君子相称。那位坐在板凳上的醉汉早被忘却，他面向桌子弓着腰，头放在两个拳头上，鼻尖抵在可盛一公升酒的大酒撙上，默然淌着口水，嘴上依然叼着烟斗。

“我就喜欢这样，”白酒下肚后愈加温和的印刷工人说，“和睦！我的弱点也正是好和睦，青年人之间的和睦，人类之间的和睦……我希望看到一个巨大的桌子，围坐着整个人类，在这样的宴会上，燃放焰火，说着笑话，共商社会大计！您一定会看到，这一天不会太久了，奥左里尤大叔……在里斯本正为此而做着准备。到

那时，大叔一定得奉献上这美酒……嗯，多好的买卖呀！请您说说，我够不够朋友？”

“谢谢，古斯塔沃先生，谢谢……”

“在我们之间，嗯，我们都是君子！这位——”他搂着艾都阿尔多“我们就象亲兄弟！我们之间是生死莫逆之交！让悲伤见鬼去吧，朋友！着手写这本小册子吧……那个古迪纽，那个努内斯……”

“我要劈了那个努内斯！”文书狠劲儿地说道，饮过白酒后他显得更为忧愁了。

这时候两个士兵进了酒馆。古斯塔沃心想该到印刷所去了，否则整个一天也难以分手——一生都不分手……但劳动是本职，劳动是美德！

最后，他们再次同奥左里尤大叔握了手才出去。在门口，古斯塔沃还在向文书发誓——他是他的忠诚的兄弟，并强迫文书收下他的烟荷包，然后才在街拐角处消失——他把帽子扯到后脑勺，大声唱着《劳动赞歌》走了。

艾都阿尔多独自急忙向慈悲街走去。在到达若阿乃依拉家的门口时，他小心地在鞋底上把烟卷儿蹭灭，然后使劲地扯动系门铃的绳子。

露萨跑了出来。

“小阿迈丽娅呢？我要跟她谈谈！”

“女士们都出去了。”见到艾都阿尔多这种模样，露萨吃了一惊。

“撒谎，你这个醉婆娘！”文书在怒吼。

姑娘骇怕了，猛地迎面将门关上。

艾都阿尔多靠在对面的墙上。他呆在那儿，叉着胳膊观察着这个宅子：所有的窗子都关闭着，拉上了窗帘；红衣神父用的两块鼻烟巾晾在下面的阳台上。

他重新走到门口，慢慢地叩打着门锤，尔后又愤怒地拉响铃——

没有任何人露面。他勃然大怒，转身向中心教堂走去。

进入了宽街，他在教堂正前面停下来，眉头紧蹙，向四外搜寻。宽街上显得很冷落；卡洛斯药店门口的台阶上坐着两个小伙子，其中一个拽着缰绳在看守一头驮着草的叫驴；小鸡东一只西一只，正在贪婪地啄地觅食。教堂的大门关闭着，仅能听到旁边一户人家里有锤子敲击的声音，大概是在干什么活儿。

艾都阿尔多向阿拉迈达林荫大道走去。这时席尔维里尤神父和阿马鲁出现在教堂的平台上，他们是从圣器所侧面走过来的，正在漫步交谈。

这时，钟塔上发出钟鸣声，席尔维里尤神父停下来校对他的怀表。然而两位神父不怀好意地观望着行政管理处的窗子：玻璃窗打开了，从窗口可见，在暗处有行政长官先生的身影，他正拿着望远镜向特莱斯裁缝家张望。后来，神父们下了中心教堂的台阶，肩并肩笑着走了。看来，他们对这桩引起街头巷议的桃色新闻颇感兴趣。

突然间，阿马鲁发现艾都阿尔多在宽街中央停下来。为了避免冲突，他想上策还是返回中心教堂，但教堂的门已经关了，于是只好不抬眼皮跟在好心肠的席尔维里尤身后。正当席尔维里尤不慌不忙地取出鼻烟壶的时候，艾都阿尔多一声不吭地冲过去，用尽全身力气朝阿马鲁肩头打了一拳。

本堂神父惊呆了，软弱无力地扬起了雨伞。

“救人呀！”席尔维里尤神父立即呼喊起来，胳膊伸向天空向后退着，“救人啊！”

从市政管理处门里跑出来一个男人狠狠地抓住了文书的衣领，“您被捕了！”他咆哮着，“您被捕了！”

“来人啊，来人啊！”席尔维里尤退到老远的地方还在喊。

邻宽街房屋的窗子都打开了。药店的老板娘安帕露穿着白色的裙子跑到阳台上，她看到眼前的情景大吃一惊；卡洛斯穿着拖鞋急忙从制药室窜出来；那位手持望远镜的行政长官扒在阳台上，胳膊乱摇着。

最后，管理处的书记多民古斯出现了。此人身穿闪光的毛织内衣，很厉害。随即由警察队长把文书带进了市政管理处——小伙子脸都白了，没有反抗……

卡洛斯先生赶忙把阿马鲁让进了药店，张罗着让人准备橘花茶和乙醚；他向老婆高喊，让她收拾一张床，好为神父检查肩膀。

“有肿块吗？”

“谢谢，没有什么。”正本堂神父答着，脸色煞白，“没什么，一点儿轻伤，给我口水喝就行了……”

安帕露认为最好是喝一盅波尔图酒。随后她跑到楼上去拿酒，但一下绊在了揪着她裙子的小孩子的身上；她“哎呀”一声，站在楼梯上冲女佣人嚷，“是想让这些孩子要本堂神父先生的命吗？”

药店门口堆一群人，人们惊奇地向里边张望。一个木匠断言：“是扎进了一把刀子。”而站在后面的一个老太婆就使劲儿往前挤，伸长了脖子想看看“血”。本堂神父害怕再招来什么麻烦引起众怒，最后在他的请求下，卡洛斯出来郑重宣布：本堂神父先生好些了，他仅仅挨了一拳，让行凶者的手抓伤了一点儿……请大家不要在门口喧哗了！

可是，旁边那头叫驴开始嗷嗷叫起来。药剂师愤而转身对牵缰绳的小伙子说：

“你就不觉得害臊！在这样令人悲伤的时刻——这事对全城人来说都是感到悲伤的事——可你却同一头牲口呆在这里，不干别的，光想让牲口在这里叫吗？离远点儿去，到让人听不见驴叫的地方去，离这儿远点儿！”

他把两位神父劝到楼上的房间去，避开了庶民们的好奇围观。好心肠的女主人安帕露立刻端来两盅波尔图酒，分别给两位神父敬上。这时，席尔维里尤神父还惊魂未定，他瘫软地蜷在角落的一张长靠背沙发上，由于害怕脸色都变了。

“我活了五十五岁，”他呒干最后一滴波尔图酒，“这是我第一次处于如此的大吵大嚷之中！”

这时阿马鲁稍微镇定下来，他佯装勇敢，戏弄起席尔维里尤神父：

“您别把这事儿看得太严重了，朋友……这也不是您遇到的第一次，让我们回忆一下……大家都知道，您曾经同纳塔里尤神父抓扭在一起……”

“啊，是的，”席尔维里尤惊叹地解释着，“但那是发生在神职人员之间，朋友！”

安帕露还颤抖得很厉害，她又为阿马鲁斟满一盅酒。她很想知道“特殊的情况”……

“没什么特殊的，我的女士。我同这位朋友正在闲谈……那个人走近我，由于我没有防备，他给了我肩膀一拳。”

“但这是因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好心肠的女士大声问道，忧郁地握紧双手。

此刻，卡洛斯发表了见解。他说，几天前他就曾对安帕露和尊敬的红衣神父迪亚斯的妹妹若赛发太太说过：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正在使青年一代最最邪恶地放纵起来……

“阁下们，请看看这个小伙子吧！他开始把基督徒的所有责任忘掉（若赛发太太曾对其下过这样的断言），同匪徒们勾搭，在酒巴间嘲弄教义……然后，请阁下们继续看他的发展——他不满足于这些越轨行为，在报纸上发表反对宗教的下流文章……最后，因为被无神论冲昏了头脑，竟在中心教堂面前冲向一位模范神父，并企图谋杀他！好家伙！我问问，这一切的根由是什么？仇恨，纯粹是对我们父辈宗教的仇恨！”

“不幸地正是这样！”席尔维尤神父叹息道。

但是安帕露对于犯罪的哲学原因无动于衷，她热切和好奇是出于想知道在行政管理处里将发生什么事，那个文书将说些什么，是否会给他戴上手铐脚镣……卡洛斯立刻自告奋勇要去打听消息。

“其次，”他说，“作为一个讲科学的人，阐明公平正义是我的责任；还要论证关于那一拳可能带来的种种后果，那一拳是凭借

胳膊的力量打在锁骨这脆弱部位的（还得感谢上帝，没有造成骨折，也没肿）……我特别想向当局说明——为使当局采取预防措施——那家伙打人的企图不单是源于个人的报复。中心教堂的本堂神父又能得罪努内斯的文书什么呢？这一切都产生于无神论者和共和分子反对基督的牧师们的一个大阴谋！”

“同意！同意！”两位神父严肃地表态。

“这些就是我要去向市政府长官所做的完整的论证！”

卡洛斯带着不可遏止的保守分子的热情，穿着拖鞋和试验室的工作衫急匆匆地走了。安帕露在走廊里追上他喊道：

“喂，孩子他爸！礼服，起码也得穿上礼服呀！那位长官是讲究礼节的！”

她亲手帮他穿好礼服。卡洛斯脑子里准备着证词，这证词将在全城引起轰动！于是，他又开始了遐想（如他所说，不幸的遐想有时甚至会使他头疼）：在管理处的小厅里将出现司法机关那种壮观的场面——长官大人坐在桌子后面，严厉得如同是法律的化身；身边左右的记录员正在呈文纸上刷刷地记着。犯人在长官对面，表现出政治犯一贯的态度——胳膊交叉地放在胸前，昂首挺胸蔑视死亡。他，卡洛斯此时走了进去说，长官大人，我是自发到这里来为社会报仇而效力的……

“我一定以铁的逻辑向他们表明，这完全是唯理主义的一个大阴谋产生的后果。你可以确信，小安帕露，是唯理主义的一个大阴谋！”他一边哼叽着用力地扯着短靴筒上的提带一边说着。

“要注意一下他是否谈若阿乃依拉的那个小姑娘……”

“我一定记下笔记，但这不涉及若阿乃依拉，这是一件政治诉讼案！”

他神气活现地穿过广场，自信邻居们正在门口议论着：“卡洛斯去那里作证……”。是的，他是去作证的；但是不单单为打在神父肩上的那一拳，那一拳有什么至关紧要的呢！严重的是在那一拳的背后——一个反对法律、宗教、宪法和所有权的阴谋！这才是他

要着重向长官老爷说明的,“那一拳——尊贵的明察秋毫的老爷——是所谓伟大的社会革命的第一个放肆的信号！”

在他推开了通往累里亚市政管理处的垂着粗呢绒门帘的大门时，手在把手上停了一会儿，门洞里挤满了人很是壮观，然而却没有他所想象的那个壮观的司法场面。是的，犯人在那里，但艾都阿尔多是一副可怜相。他坐在板凳边上，两只耳朵红红的火炭一般，呆呆地望着地板。阿尔突尔在场、大概是因为在若阿乃依拉家夜间聚会时的亲密伙伴的出现，他显得很不自然——为了不看坐在被逮者席位上的艾都阿尔多,他把鼻子垂向那官方文书的大抄写簿上,不断地翻着前一天的《大众报》。记录员彼雷斯双眉倒竖，很严肃；他把那支常常在指甲上磨削的鸭翎笔蘸饱了墨水。多民古斯书记精神振奋，他用铅笔快速起草着诉讼程序……这时,卡洛斯向前走来：

“先生们，长官大人呢？”

长官阁下的声音从办公室里传出：

“喂，多民古斯先生呢？”

“长官大人！”

“先生有火柴吗？”

多民古斯焦急地在衣袋里、抽屉里、纸张中间搜寻……

“哪位先生有火柴？”

一只只手在桌子上乱翻了一阵——没有，没有火柴。

“噢，卡洛斯先生！您有火柴吗？”

“没有，多民古斯先生。真抱歉！”

这时长官大人出现了，他整了整玳瑁夹鼻眼镜说：

“谁也没有火柴，嗯？真稀奇，这里从来不预备火柴！如此机关竟没有一根火柴……怎么，先生们把火柴都用光了？让人取它半打整盒火柴来！”

雇员们哭丧着脸你望望我，我望望你，因为这是管理服务工作在物质准备上过失。卡洛斯立即抓住了长官大人在场的时机，决定引起大人的注意：

“长官大人，我来这里……出于关心，自发而来的，可以这样说……”

“请告诉我，卡洛斯先生，”长官打断了他的话，“那位本堂神父和另一位神父还留在药店里吗？”

“本堂神父和席尔维里尤神父因太激动，现正同我妻子一道在家休息……”

“劳驾去告诉他们，这里需要他们……”

“我随时准备为法律效力。”

“请他们尽快来……现在是五点半，我们要走了！请看，多烦人！整天要呆在这儿！机关应在三点钟停止办公！”

接着长官大人用一只脚的后跟为轴，转动了一下身体，伏到他办公室阳台的边栏上——他每天从上午十一点至下午三点，都要在这里拈着黄色的小胡子，拉直那蓝色的领带，意欲勾引特莱斯的老婆。

当多民古斯发出了暗示他中止向前动作的声音时，卡洛斯正好打开绿色的门帘。

“噢，卡洛斯朋友，”书记微笑而动听地问道，“请原谅……给我带来一小盒火柴了吗？”

这时候在门口出现了阿马鲁神父，他身后是席尔维里尤那大堆肉。

“我想同长官先生单独谈谈。”阿马鲁说。

所有雇员都站了起来，艾都阿尔多也站了起来，他脸白得如同墙上的石灰色。阿马鲁以他那神父特有的敏捷的步伐穿过小厅。席尔维里尤在经过文书的面前时，倾着身子走了个弧形，看来他是惮于这位犯人。长官大人跑过来迎迓两位神父先生。

长官办公室的门被谨慎行事的长官大人轻轻地关上了。“我们将看到长官和神父们达成的协议。”饱于事故的多民古斯不满地说着向同事们眨了眨眼。

卡洛斯不悦地坐下。他来这里是为了使当局知道那些危害累里

亚、危害全县以至整个社会的阴谋，为的是履行他在这场官司中应负的责任——按他所说，这是一场政治官司。然而现在却把他冷落在一边儿，让他和犯人同坐在板凳上毫无发言权！长官和神父之间在进默契和磋商，却没有就这些问题向他请教，这简直是不能容忍的事情！他是唯一发现那只拳头落在神父肩上的人——那不是文书的拳头，而是唯理主义的黑手！他眼光中充满了蔑视，行政长官对他的态度无异于国家管理上的致命的错误——看来这位行政长官是不具备把累里亚从革命的危险中拯救出来的必要的能力！还是人们在拱廊里的议论很正确——他只是个会吃喝玩乐的蠢货！

办公室的门被半打开了，长官的夹鼻眼睛闪着光："喂，多民古斯先生，请劳驾来参加我们的谈话。"

这位书记显出自己是位重要人物的样赶忙进去，接着办公室的门又被关上了，谈话继续秘密地进行。啊，一道关闭的门就这样将卡洛斯拒之于外，这真令他恼羞成怒了！在外边，呆在彼雷斯和阿尔突尔这样的下级职员之间，又怎么兑现他向安帕露夸下的海口呢？他会被谁理睬呢，那些准备着重向长官阐述的理论又能讲给谁听呢？那个多民古斯反而受到重视——他不过是个人人皆知的牲口，连"高兴"这个词的起首字母都写不对！再者，又能对那个把整个上午的时间都用来通过望远镜窥视别人家老婆的长官寄予什么希望呢？可怜的特莱斯裁缝……应当去找特莱斯说说！

当他看到阿尔突尔的表现时，更是怒火激增——作为机关的雇员，竟然在上级不在的时候离开自己的写字台跑到犯人身边亲昵而悲愁地对其说：

"啊，若奥，你这年轻人呀，你这个年轻人呀……不过事情会了结的，你等着看吧！"

文书凄惨地耸了耸肩。他已经在这里呆了半个小时了，坐在板凳的边缘上一动不动，眼不离地板。他感到脑子空荡荡的，仿佛有人把他的脑浆子摄走了似的。饮下的全部的酒曾在奥左里尤酒馆和中心教堂的宽街上化作燃烧在灵魂上的造反的火焰，熄灭了；他那

充满造反精神的双拳也好象不再附于自己的身体了。此时，他感到自己对于人们是那样的有益无害，就象是坐在办公室时削那支鸭翎笔。极度的疲劳使他麻木了。他瘫软无力地坐在板凳上等待着裁决。他傻呆呆地想着：将生活在圣·富兰西斯库的一个地牢里，睡在秸草上，吃着慈善会的施舍……再也不能沿着林荫大道散步，再也看不见阿迈丽娅了……他住的房子也将被别人租占……谁去替他照顾金丝雀呢？可怜的小鸟将被饿死，一定会这样，除非是女邻居艾乌热娅收留它……。

突然，多民古斯从他上司的办公室里出来了，然后快活地将身后的门关上，以胜利者的口吻说：

"我向你们说什么来着？协议，一切都谈妥了！"

随后他对艾都阿尔多说：

"祝贺您大喜！祝贺您！"

卡洛斯想，这真是自从卡布拉尔时代以来在管理上令人最愤怒的错误！正当他厌恶欲呕要退出去的时候（如同在传统画里芝诺派①禁欲者从一位贵族的狂饮作乐的宴会上退出来那样），长官大人打开了他办公室的门，所有的人又都站了起来。

这位长官大人在大屋子里走了两步，面部笼罩着庄严的神气，他在思考和提炼着词汇。

长官那用他戴着夹鼻眼镜的眼睛盯住犯人说道：

"那位阿马鲁神父是位满腔慈悲和慷慨无度的牧师。他来这里向我陈述了意见……最后，他恳请我不要再追究这桩事了……那位教长理由充分地希望不把您的名字载入法庭。除此之外，正如神父先生说得那样——宗教，他是宗教的……他是的，我可以说他的作法是堪称楷模的，是一种荣誉；这宗教强加于他的意志，使他原谅了您对他的污辱……神父先生指出这种攻击是野蛮的，但这举动已受到谴责……除此之外，看来先生您在当时是喝醉了……"

① 芝诺是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埃利亚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

所有的眼睛都盯在艾都阿尔多身上，他脸色变得通红，此刻这种场面使他觉得比坐牢还难受。

“最后，”这位长官继续说，“我权衡利弊，从高度尊重您的角度出发，承当起释放您的责任。现在该看您怎样行动了，当局是不会放弃对您的注视的……好了，托上帝的福吧！”随后，长官大老爷转身进了办公室。

艾都阿尔多象傻子似地呆在原地一动不动。

“我可以走了吗？”他结结巴巴地询问。

“去中国，去您想去的地方吧！自由主义者，解放了，自由了！”从内心里厌恶神父的多民古斯高呼，这样的结局使他感到由衷地喜悦。

艾都阿尔多看了看在场的雇员，又看了看双眉紧蹙的卡洛斯，两颗泪珠在眼眶中跳动；突然，他抓起帽子，如箭离弦似地冲了出去。

“避免了一件麻烦事！”多民古斯不停地用劲搓着手加以总结。

立刻，大批的纸块和无用的文件在这里或那里被雇员们迅速整理好——不过，今天时间已经很晚了！彼雷斯收起他那用发光的羊毛织品做的套袖和小椅垫儿，阿尔突尔卷起了他的乐谱。卡洛斯噘着嘴站在窗口前忧郁地望着宽街，好象还在等着什么。

最后，两位神父由长官先生陪同来到门口。这位行政长官在履行完公务以后，又重新以社会上一个男人的身份说话了：“席尔维里尤朋友怎么不到克拉腊镇男爵夫人家去了？那儿发生了一桩乱哄哄的纸牌赌博事件，那佩依少托输了两盘，说了很多可怕的渎神的话……我是听从先生们的调遣的。对使一切都井然有秩保持和谐的作法我是很尊重的，小心台阶……静候你们的吩咐……。”

然而当再度返回办公室时，他又以功臣自居的严肃神态来到多民古斯的办公桌前。

“事情办得很好，虽然异乎寻常，但这样做是很明智的！报纸

上对神职界的攻击已经够厉害的……不然，这件事又会掀起轩然大波。那个小伙子会说是因为神父要拐骗他所爱的姑娘而引起了他对神父的嫉恨……平息此事是妥当的……那位神父则要证明，他在慈悲街所施加的全部影响或者说魔力，完全是为了使那姑娘解除同那家伙的婚约——如大家所见，那家伙是一个醉鬼，一头野兽！”

卡洛斯心里很不是滋味——长官把应该解释的话都说给了多民古斯；对他，却理都不理！他呆在窗口前，已经被人遗忘了。

其实不然，那位长官大人从办公室里出来了，用手指诡秘地示意招呼他——卡洛斯满面春风，急促奔去，瞬息之间他便同长官老爷和解了！

“我正想去药店，”长官低声说着，递给他一张折迭着的纸，“为的是把药送到我家去，这是今天古维亚医生开的一个药方……然而朋友已经来了……”

“我来这里是为了给社会报仇，要发表议论的……”

“这事儿了结了！”长官大人兴奋地打断了他的话，“别忘了，六点钟以前给我送去，今天夜里要吃的。再见，别忘了！”

“我不会误事的。”卡洛斯干巴巴地说。回到药店，他的火气更大了……他决心向《大众报》投寄一篇震撼人心的通讯稿！在阳台拐角正等候着他的安帕露跑过来，向他投去连珠炮似的一串问题：

“怎么样？发生了什么事？小伙子离去了吗？他都说了些什么？结果怎么样？”

卡洛斯凝视着她，眼珠子在冒火。

“不是我的过错，但是唯物主义胜利了！他们将得到应有的惩罚！”

“你说的这是什么呀？”

这时，他看到安帕露和药店实习店员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是在等他发表证词以饱耳福——不得不去挽救丈夫的尊严和老板的权威，于是，他简明地说：

8

①

“我坚定地表示了我的意见！”

“可长官大人怎么说的呢？”

这时，卡洛斯忽然想起了长官的委托，他读了一遍手中那张被攥皱了的药方；愤怒使他无言——这张药方就是他同那位当权派伟大会晤的全部成果！

“什么东西？”安帕露急切地问。

是什么？在盛怒中，他带着对自己职业的轻蔑和对长官大人名声狎戏的语调，高声说道：

“是一小瓶供长官大人喝的吉勃特糖浆！喂，药方在这儿，奥古斯托先生。”

安帕露因为久在药店生活，有些药物学的常识，她知道服这种药有使性功能亢奋的作用，脸变得那么红，犹如其系发的火红色的绦带一般。

整个一下午满城的人都在激奋地谈论着险遭谋杀的受害者阿马鲁神父。一些人谴责了行政长官没有审理这桩案件的渎职行为；特别是反对派的绅士们，从那位官员身上的弱点找到了不容置疑的证据——因为受贿和贪污，那些政府官员正把国家引向苦难的深渊！

但是，阿马鲁神父却被人们视若神明，他是多么宽厚和慈善啊！天一黑，领唱神父就吩咐人把他召来，父亲般地接待了他：“祝贺你，我的复活了的小绵羊！”在他听了阿马鲁被辱的故事后，便慷慨陈词：“孩子！”他感叹说，“年青人，您的气质融汇了门托尔这位引导者的谨慎和特莱马库①的度量！您若在萨林托城，作为米内尔娃艺术女神的牧师是非常称职的！”

晚上，阿马鲁来到若阿乃依拉家——真象神仙显灵了——这位神仙是从竞技场的猛兽口中或是从迪奥克莱西安诺②蛮人的威胁下脱险而归的！阿迈丽娅没有掩饰她对神父的崇敬，紧握着阿马鲁的

① 门托尔是何马史诗中主人公的朋友，特莱马库的家庭教师。

② 迪奥克莱西安诺是古罗马皇帝，为人残暴。

双手，良久不放；她全身颤抖，两眼湿润。如同在伟大的庆典日子里，人们把红衣神父的绿色软靠椅搬给他坐；阿松桑太太还要在他背后放上个小枕头，让他垫着发疼的肩。然后，他不得不详详细细讲述了所发生的一切情况，从他同席尔维里尤教友交谈说起（席尔维里尤临危不惧），老远看到了在宽街中央扬起手杖的文书，样子活象个摩尔屠夫……

那些细节令女士们愤怒不已。文书在她们眼里和伦吉纽斯、彼拉托斯一样坏！本堂神父应当把他踩在脚下！啊，真是神仙一样的心肠，如此宽厚哟！

“这颗心鼓舞我这样做。”他垂着眼皮说，“我想起了我主基督耶稣的话，当他的右脸被打后，接着又把左脸送过去……”

红衣神父摆出一副权威的神态，提醒阿马鲁注意：

“我对您讲，如果是打了我右脸一大巴掌……尊诺我主基督耶稣的指令，我将献出左脸……但是，在履行了牧师的职责后，喔，女士们，我要好好地揍这流氓一顿！”

“您很疼吗，本堂神父先生？”从角落里传来一个不很熟悉的有气无力的声音。

真是稀罕的事！安娜·甘索左太太历经了昏昏欲睡、缄口不语的漫长的十年之后，竟讲了这样一句话！本来什么力量都难以驱祛她的麻木不仁——不管是节日的喜庆还是丧事的哀痛，他都无动于衷。结果，是一种对本堂神父好感的冲动竟然产生了震动人类的力量！所有的女士都对她微笑，感谢她；阿马鲁更是心花怒放，他和蔼地答道：

“几乎不疼了，安娜·甘索左女士，几乎一点也不疼了，我的女士……他打得好厉害哟！但是我的肉更坚实。”

“啊，多可怕！”若赛发太太愤怒地惊叫，想象着文书那一拳击在这位圣贤肩上的情景，“多可怕！我愿意看见他戴着脚镣在大道上被罚做苦役！这下我可认识他了！他从来也没把我骗住……我一贯认为他长了一脸杀人的肉！”

“他当时喝醉了，喝酒的男人们……”若阿乃依拉怯怯地说。

话未说完，便引起一阵喧哗——他是头猛兽，以至去亵渎神圣！真是头猛兽！但愿不要饶恕他！

人声鼎沸，这股热闹劲儿在阿尔突尔出现时达到了高潮——刚到门口他就通报了最新消息：努内斯让人把艾都阿尔多唤去，告诉他：“对那些匪徒和坏蛋，我是不能让他们呆在我的办公处的，滚！”

若阿乃依拉激动地说：

“可怜的小伙子，连饭碗都丢了……”

“多傻！多傻！”阿松桑太太在高叫。

大家都笑了，只有阿迈丽娅弯着腰，低头看着手中的活儿，脸色苍白。对于艾都阿尔多将挨饿，她感到惊恐……

“请注意，我不认为这值得开心。”若阿乃依拉说，“这甚至是将使我睡不着觉的事……想想看，这个小伙子一定会要口面包吃，而人们肯定不会给他……天哪！不，不！请阿马鲁神父原谅……”

其实，阿马鲁也不愿意看到那个小伙子陷于衣食无着的境地——他不是那种落井下石的人！他表示，如果文书来到他门上，他从内心乐于施舍两三块或三、四块银元（他不是富翁，不能再多给了）。”

如此慈悲之心使老太太们更加景慕，真是天神下界！她们呆呆地望着阿马鲁，茫茫然双手合什。他的到来如同帕奥拉的圣·维森特临降，他的悲悯使小屋里有着小礼拜堂的温馨气氛。阿松桑衷心喜悦地叹息着。

喜形于色的纳塔里尤出现了，他和周围的人一一热烈握手，以胜利者的姿态开口了：

“怎么，大家都知道了？流氓、杀人犯象条狗到处被驱赶！努内斯把他从办公室撵出去了。古迪纽对我说，现在那家伙在民政府已无立锥之地！他被埋葬了，被毁掉了！这对善良的人们是一个安慰！”

“这多亏纳塔里尤神父呀！”若赛发欢呼地恭维着。

大家都了解他。他利用自己的狡诈和伶牙俐齿，揭露了不讲信义的艾都阿尔多，拯救了小阿迈丽娅、累里亚和整个社会。

“这个歹徒！他的一切图谋被我遏制了。我呆在累里亚我就不会对他放松！我曾对你们说过什么来着，女士们？‘粉碎他的将是我’！好了，大家看到了，他被粉碎了。”

他那易怒的脸此时容光焕发，四肢伸开躺在软椅上，真乃踌躇满志！为这来之不易的胜利，他理应好好休息一下。纳塔里尤又转身对阿迈丽娅说：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我所要对您说的是，您摆脱了一头野兽！”

于是种种恭贺开心的话又不绝于耳了——阿迈丽娅自从同那头野兽断绝了关系后，这种话就反复响在耳边——她对此感到厌烦。

“这是你整个一生中最有德性的事！”

“这是上帝施于你的恩惠！”

“你是受上帝宠爱的，孩子！”

“终究是因为阿迈丽娅的圣洁，”红衣神父一边站起来一边说，他对那些过誉之辞也感到厌烦，“好了，我认为对那个流氓我们讲得太多了……现在请女主人吩咐仆人上茶吧，嗯？”

阿迈丽娅依然不吭声，只是飞快地缝着手中的活计。有时她疾速地向阿马鲁投去一个不安的眼神，脑子里想象着艾都阿尔多处在纳塔里尤威胁之下的情景——他饿得尖嘴猴腮，流离失所，夜间栖身于别人家的门洞……与此同时，那些女士们却安安稳稳、舒舒服服地坐在茶桌边喋喋不休地聊天儿。

她对阿马鲁低声说：

“想到那个小伙子无衣无食无处安身，我不能安心……我很清楚他是个歹徒，但是……总好象有根针扎得我心头难受，使我失去了快乐。”

这时阿马鲁对文书的境遇显出不以为然的样子……温和地对她说：

“我的好姑娘，那都是多虑……他不会饿死的，在葡萄牙谁都不会饿死。他年轻、身体好，不呆不傻，会有着落的……别想这些了……那都是纳塔里尤在信口开河……当然，他要离开累里亚了，我们再也听不到人们议论他了，他要到他乡谋生……就我来说，可以原谅他；然而上帝一定得考虑这件事。”

话音虽低但不乏慷慨之情。阿马鲁投来的情人般的目光令她内心平静下来。阿马鲁对艾都阿尔多表示的慈悲和仁爱胜过了她所听到过的神仙们和怜恤世人的修道士们的一切善行。

喝完茶后，人们上了牌桌，她靠近阿马鲁坐下。温和的喜悦美滋滋地浸透心脾，此刻，艾都阿尔多、婚事诸因素给她带来的困扰从生活中统统消逝了——那个青年人将远走他乡，寄人篱下；而阿马鲁将留在这里，属于她……他俩时而在桌下以膝盖触碰，心颤抖着；趁大家为阿尔突尔第三次高喊着打出胜牌而发出了表示反感的呼叫时，两人把手合在一起，温情地抚摸着，同时发生了低低的叹息声——这声音被老太太们的乱叫所湮没，这声音撩拨着二人的心扉。直到夜会结束，两人都是这样无言地打着各自的“牌”，他们感到脸上火辣辣的，处于由共同的欲望而带来的难忍的压抑之中。

在女士们穿外衣的时候，阿迈丽娅走近钢琴，为了活动一下手指弹了一小节旋律，阿马鲁便借此在她耳边低声说：

“啊，小阿迈丽娅，我是非常非常爱你的！但我们不能单独在一块……”

她正要回答，站在碗柜边的纳塔里尤披上斗篷很严肃地高声说：

“怎么，女士们，那儿好象有一本是谁忘记而遗下的书！”

大家转过身，望着纳塔里尤用雨伞尖头指着的一本装订成册的又厚又大的画卷，象是发现了一个可憎的物体似的。阿松桑立刻瞪大了眼睛凑到近旁，在她的想象中这可能是一部著名的小说……阿迈丽娅也走上前，惊奇地说：

“这是一本画册……是一本画册……”

“是什么画册?”纳塔里尤冷淡地说，“我也来看看。”他打开了扉页，高声读道：

“本画册属于我

——若奥·艾都阿尔多·巴尔布萨。

以供闲暇时消遣之用”。

“你们不懂吗？事情很简单……女士们，你们难道不懂吗，自从那家伙把手伸向了一位牧师，事实上，他就被开除了教籍，而属于他的一切物品也被革除教籍!”

女士们本能地离开了餐具橱——那里躺卧着一本注定要灭亡的被打开了的画册……革除教籍的说法真使人毛骨悚然！革除教籍对女士们来说如同天塌地陷般的大祸，如同上帝在惩罚恶人时降下的轰顶霹雳和暴雨——她们愣住了，哑口无言，惊恐地围在纳塔里尤面前，队伍呈半圆形；纳塔里尤肩披斗篷，叉着胳膊，享受着他惊人的发现所带来的成果。

这时若阿乃依拉在惊奇中斗胆问道：

“纳塔里尤神父，您说得可当真吗?”

神父没好气地回道：

“难道我在胡说？这事非同小可，我怎么敢拿有关革除教籍的事开玩笑！我的女士，请问问红衣神父，我是否在开玩笑!”

人们把眼光转向了红衣神父，如果想了解教会，那他便有不竭不尽的知识之源。

此时，他摆出了一副教诲芸芸众生的架势——只要涉及到教义，他便如此；这是他在神学校时养成的积习。他宣布：纳塔里尤神父说得对！谁打了神父，事实上就被革除了教籍，这是永恒不变的教义！在这样情况下被革除教籍可以潜行暗施，毋须教皇或主教宣布也用不着举行仪式来使之生效。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所有忠实的信徒都会把侮辱神父的人看成被革除了教籍。因此，女士们也应当把文书看作是已被革除了教籍的人，对此人及其物品应予回避……他继续用一种深刻的语气说，马尔蒂纽五世教皇就在敕书中保留了

有关上述革除教籍方式的条文……他还引证了许多敕书以及伊诺森西尤九世教皇和阿莱山德烈七世教皇的格言等等不一而足——他口中怒气冲冲地喷吐着拉丁文字母以吓唬这帮女士。

"这是教义，"他总结道，"但在我看来，最好不要去扩散这些……"

若赛发马上抢着说：

"我们不能冒这个险，让我们的灵魂在这里的桌子上碰到被革除了教籍的东西！"

"毁了它！"阿松桑高叫着，"烧掉！烧掉！"

甘索左把阿迈丽娅拉到窗口，问她是否还有其它属于那个人的东西。阿迈丽娅困惑不安的承认可能有，但说不清放在哪儿了；大概还有一块手帕，一只配不上对儿的手套和一个草编的香烟盒。

"统统放在火里，统统放在火里！"甘索左激动地喊着。

这时，在屋里只听见老太太们一阵叽叽喳喳雀叫般的嘀咕声，她们都处于盛怒和惊惧中。若赛发、阿松桑起劲儿地谈着火啊，烧啊的……阿迈丽娅和甘索左在房间翻腾着——想从抽屉里、内衣中间或是腰带与短裤中猎获被革除教籍的东西；若阿乃依拉既惊异又恐惧地也参加了这场搜寻战，当"火刑"的喧嚣声在她那平静的房间里响起时，她躲到了迪亚斯身边。这位红衣神父忿忿地嘟噜了几句有关"在私宅的宗教司法"条文后舒舒服服地躺倒在软椅上。

"这样做是为了使她们认识到失去对法衣的尊重就不可逃避惩罚！"纳塔里尤低声对阿马鲁说。

这位本堂神父默而不语只是点点头表示赞同。他对这种虚伪的愤怒感到开心，这是女人们在表示对他的爱慕和肯定。

若赛发不耐烦了，她用披肩的角垫着手抓起那本画册，冲着里屋喊叫——那里还在继续进行翻箱倒柜的大搜查：

"怎么，发现什么东西了吗？"

"在这儿，在这儿！"

甘索左拿着香烟盒、一只旧手套和棉丝手帕胜利地回师了。

接着在大喊大叫中一帮老太太拥进橱房。若阿乃依拉作为家庭主妇也跟随她们去了，为的是监督这场“火刑”的执行。

此刻，屋里只剩下三位神父，他们笑而相视。

“这些女人着魔了。”红衣神父说。

“不，师父神父，不！”纳塔里尤一本正经地表白，“我不是为这个发笑，而是眼前的情景使人的精神得以慰藉，使人欣喜，证实了对神职的真正的忠诚，也证实了不敬神是多么可怕……总而言之，感情是很好的。”

“这种感情是极好的。”阿马鲁也严肃地加以肯定。

红衣神父站起来说：

“假如抓住了那个家伙，她们会把他烧掉……我不是和你们开玩笑的，我那妹妹是有狠心的，她完全干得出来……她称得上是女人中的托尔格马达①！”

“这是真的！这是真的！”纳塔里尤连声附和肯定说。

“我不反对去看一看这场火刑！”红衣神父高声说道，“我要亲眼看看！”

三位神父来到厨房门口，一帮女人站在壁炉前，熊熊烈火的光映在她们身上。在火焰烘热的气流的催动下，她们身上的披风被鼓起显得很突出。露萨跪在地上吃力地吹着炉火。女士们用砍刀砍开了画册的装订线，把一页页画面投进火里，纸张在火中卷曲变成了黑颜色，同闪亮的火花在明亮的火舌上起舞顺着烟囱飞了出去。只是那只羊皮手套没有烧尽，无可奈何，只好用火钳夹住它，把它放在火势最旺的地方——手套的颜色改变着，最后缩成一小团胶状的东西，不再燃了——它这种顽强的抵抗使女人们感到害怕。

“这是他犯了大逆不道之罪的右手戴过的手套！”阿松桑怒气冲冲地说。

“对着它吹气，姑娘，吹气！”非常开心的红衣神父站在门口

① 托尔格马达曾是西班牙宗教法庭的极凶狠的裁判长。

出主意。

“哥哥，请不要对这件严肃的事开玩笑！”若赛发喊起来。

“哦，妹妹！您想比一位牧师更懂得应该怎样焚毁不敬神的东西吗？这种作法不坏，吹它，吹它！”

这时，甘索左和阿松桑两位老太太出于对红衣神父科学方法的确信蹲下身来，对着胶团使劲地吹气。其他女人在无言的微笑中瞧着——但目光是那样的明亮而凶恶……炉火劈劈啪啪地响着，以一种富有英雄气概的力量为它那焚灭罪恶的功能而荣耀地跳跃着——最后，在燃烧的薪柴上再也找不到画册、手帕和不敬神的手套的一点残骸了。

与此同时，艾都阿尔多——那个不敬神的人正坐在他房间的床脚上抽泣着，泪流满面。他想念着阿迈丽娅，回忆着在慈悲街度过的一个个美好的夜晚，考虑着将投奔到哪个城市，思忖着要典当什么衣物……他茫然地捶胸自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我曾经是那样地勤谨供职，没有危害过任何人！我是多么爱她呀！我这么爱她，都是为了什么呢？”

十五

紧接着，下一个礼拜日在中心教堂举行唱弥撒。若阿乃依拉和阿迈丽娅通过广场去接阿松桑太太，因为在赶集的日子里或是街上人很多的时候，她从不单独出门，唯恐有人抢走她的首饰或玷污了她高洁的人格。

这天上午，教区附近的广场上果然是人流不息。男人们成群结队堵住了路，每个人都把胡髭修剪得非常整齐，外衣披在肩上，面容显得很严肃；女人们则是结伴而行，脖子上挂着值钱的金项链，项链上那颗金铸的心悬垂在丰满的胸脯上。商店里的售货人在堆满亚麻布和印花布的柜台后面走马灯似地忙个不停。酒馆里顾客盈门，喧嚣不停。放眼整个市场：面粉口袋中间摆满了瓷器和装玉米面包的篮子；讨价还价在卖主与买主之间无休止地进行着；每个小摊子旁边都挤着一大堆人，货摊上有光闪闪的小圆镜和一串串念珠；老太太们在她们的糕点案子后边高声叫卖；那些衣食无着的人——这个城市的老主顾——正在街角呜咽般地诵着天主圣经来讨乞。

女士们马上就要通过广场去听弥撒了，她们穿着丝绸衣裤，面容端庄。此刻，风流男子充斥拱廊，他们身著笔挺崭新的呢子礼服，抽着上等雪茄烟，歆享着星期日的乐趣。

阿迈丽娅最引人注目。征税官的儿子——一个胆大妄为的家伙，竟然在人丛中高声喊道："啊——她把我的心都勾走了！"正当若阿乃依拉母女加快脚步拐向库雷尤街时，利巴尼纽出现在她们面

前，他戴着黑色手套，胸前别着一朵石竹花。自从"殴打本堂神父事件"发生那天至今，他还没见过这二位女士，所以立即不胜感慨地先开了腔：

"唉！女士们，那是件令人多么不愉快的事呀！文书那个坏蛋！"

他又说这几天一直忙于公务，直到今天才得以拨冗去探望本堂神父，表示慰问；那位大慈大悲的人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当时神父正在穿衣服，他看了看那只胳膊，多亏上帝保佑，连一点儿伤痕都没有……如果二位女士能看到——哎哟，肌肤那个白皙细嫩劲儿……简直同天神的肌肤一样！

"女士们，您们可曾知道，我是在一种极其忧伤的气氛中见到他的。"

二位女士大吃一惊——"发生什么事啦，利巴尼纽？"

"那位女佣人维森西娅几天前就开始患病，今天清晨因高烧进了医院……那位可怜的圣贤家里没有女佣人了，什么都没有了！您们瞧，今天还能凑合过去，因为他将去同红衣神父一起吃晚饭，然而明天怎么办呢？今后怎么办呢？维森西娅的妹妹，迪奥妮西娅已在他那儿……噢，但是这位迪奥妮西娅——她可能是位善心人，不过名声太差了，在累里亚还没有比她名声更坏的了……一个从不进教堂门槛的放荡女人……我肯定，领唱神父会不满的！"

两位女士当即表示同意这种看法，那个迪奥妮西娅（不守教规，曾在色情事件中扮演过不光彩的角色）对本堂神父来说是不适宜的。

"您看，若阿乃依拉，"利巴尼纽说，"什么对他最适合呢？我曾向他建议，再次回到您家去住，只有您家才是最合适的地方——有人抚爱他，有人料理他的吃穿……您那里到处充满了美德！对我的建议，他不置可否——然而，请注意，从他的表情上我发现他是求之不得的……若阿乃依拉，你应当去对他说说！"

阿迈丽娅脸色就象她那猩红的印度绸领带一样。若阿乃依拉模

棱两可地说：

“我对他说不合适……在这些事情上我是很慎重的……你很清楚……”

“这样做，你家就如同住了位神仙，女士。”利巴尼纽热情地说，“这对大家来说也是件喜事……我断言，就连我们的天主也一定高兴……好了，再见，小姑娘们，我得赶快走了。你们也不要耽搁了，弥撒正在降临。”

两位女士没有再说什么，继续赶路了，这样一直来到阿松桑的家。关于阿马鲁重新住进慈悲街的事，真是预料不到的至关重要的大事，因此娘俩儿谁也不想贸然发表意见。当两人停下来拉门铃的时候，若阿乃依拉才开腔：

“哎，本堂神父先生确实不能把迪奥妮西娅放在家里……”

“天哪，这事让人觉得太可怕了！”

上楼以后她们把维森西娅生病和迪奥妮西娅来到阿马鲁家里的事情讲给了阿松桑。这位太太听罢也同样大吃一惊：

“我不认识那个女人，倒真想见见她。人们对我说过，她是个头顶长疮脚底下流脓的坏女人！”

这时若阿乃依拉讲了利巴尼纽的建议。阿松桑立即宣称，这真是天主的启示！本堂神父先生本来就不该离开慈悲街！事实上就好象他刚搬出慈悲街，上帝就收回了对那里所施的恩泽，不愉快的事情接连发生——《声明》，红衣神父的胃疼，瘫老太太的死，还有那不幸的婚约，中心教堂宽街上那起万人唾骂的事件……让那位圣贤生活在乌七八糟的环境之中，简直是罪过——维森西娅是那样邋遢，她甚至都不知道应该把神父先生的破袜子缝一缝！

“没有再比让他住在你家更好的了……你家有他需用的一切，而这对你来说也是一种荣誉，你家将处在上帝的恩宠之中。你瞧，如果我不是独身一人，我常说这个话——收他为住户的将是我！他要能住在这里该多好……对他来说，这是多么好的客房哇，嗯？”她笑得眼睛眯了起来，环视着她家中陈设的珍贵宝物。

的确，这间厅堂成了超众的圣像和表示虔诚的文物的大贮藏室：在两个装有大铜锁的红木衣柜上摆满了圆玻璃罩，每个罩子里都有带底座的塑像——穿蓝丝绸衣裙的圣母；头发曲卷，露着胖胖的小肚伸手承收祝福的幼年的耶稣；身着羊毛粗呢衣的安东尼奥神；乱箭穿身的圣·赛巴斯蒂奥；大胡子若则……还有些外来的神，这些圣像是阿松桑的骄傲。有不少圣像是她在阿尔库巴萨① 定制的，如圣·帕斯库阿尔·巴依劳、圣·迪达西尤、圣·克里左洛、圣·古里斯兰诺……此外，陈设的文物还有教士们用过的披肩，金属或橄榄核制成的念珠，带颜色的小串珠，教士穿过的白法衣上发黄的镶边，玻璃制成的鲜红的一颗颗心，有耶稣和玛丽娅绣像的小枕头（绣像的线条上都缀着细小玻璃珠儿），有在接受神圣祝福时用过的花枝，有殉教者的棕榈叶和装香条的厚纸筒。墙壁是用令人崇拜的各种情态的圣母像裱糊的——圣母或稳立在地球上或蜷曲在十字架下，乱箭穿身，一颗颗心在滴血；团团火焰从一颗颗心上喷出，放射着光芒。阿松桑把她钟爱的在纪念节日时用过的经文都镶在镜框里……室内的每张桌子上都点着长明灯。每当这位善心的女士坐骨神经疼或是因痰涎壅塞而抽搐时就更不敢怠慢地把长明灯放在特别的神像前。她亲自料理、打扫这间屋子，亲手点燃长明灯……她认为这样做是为了祈请神灵拯救灵魂和减轻疾病的痛苦，但这种虔诚还是远远不够的。她最放不下心的是怎样无差误地安放各路神仙，为此她经常忧心忡忡——有时，她觉得爱莱乌特里尤神不愿意呆在圣·儒斯蒂诺身边，于是就将其移位于与之交好的神仙像边——根据忏悔师对她解释过的等级制的礼仪戒规，她要区别对待各位神仙，即按其对各位神仙崇拜程度的不同来对待，因而便不能让头等崇敬的圣·若则屈居第二位。

厅堂的富丽和文物之丰富真让她所有的女友眼馋，使一切好奇者咋舌。利巴尼纽来看她时常常环视着厅堂说道：“哎呀，太太，这

① 阿尔库巴萨是葡萄牙从前宗教盛行地之一。

真是天上的王国！”……

“真的，”这位杰出的教徒十分兴奋地对二位女士说，“让本堂神父，这位大慈大悲的圣贤住在这里不是非常合适吗？”

两位女客人很同意她的话——她不仅富有，而且还会热忱地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

“我不否认，我这里的东西值几十万雷阿尔，这还不包括圣物匣里的东西……”

啊，那用名贵的绫绡作为衬里的檀香木圣物匣！那里面有真正十字架①的一块碎片，还有一块耶稣戴过的竹刺皇冠的碎片，还有一小块婴儿时的耶稣用过的尿布。这些文物曾使虔诚的女信徒们不无妒意地私下议论过——这么珍贵的、原始的神圣的东西应当放在中心教堂的圣物保存室里才合适。阿松桑太太也怕领唱神父知道她家有这么多传世之宝，只是神秘地向至亲好友展示而已；她曾对着福音书向那位使她得到宝物的牧师发过誓：决不透露宝物的出处，免遭不测……

若阿乃依拉一直对那小块尿布表示羡慕：“多宝贵的圣物，多宝贵的圣物！”她连声赞叹着。

阿松桑压低了声音说：

“没有比这再好的东西了，他向我要了三万雷阿尔……但是付了一百就全给我了。”于是面对着这块珍贵的小片破布如醉如痴几乎是哭着说道，“小尿布！我亲爱的主，您的小尿布……”

她亲吻了它，发出清脆的声音，然后又把圣物匣锁在大抽屉里。

天近正午，三位女士急忙去中心教堂，为的是在主祭坛前抢到好位置。一到宽街，她们就碰到了若赛发，她正急匆匆地奔向中心教堂——这个热心于弥撒的老太太罩衣披在肩上，帽子上的一根羽毛都快掉下来了；来之前，整个上午她都在和女佣人发脾气，催促

① 此处说的十字架指的是耶稣受难时被钉在上面的十字。

佣人做好晚饭的全部准备工作……她担心这神圣的弥撒不会赐予她美德，神经颇为紧张……

“今天本堂神父先生去我家……你们知道吗，他的女仆病了……啊，我差点忘了——阿迈丽娅，我哥哥希望你也到他那儿吃晚饭，他说，是为了请两位贵妇人和两位绅士。”

阿迈丽娅高兴得笑了。

“若阿乃依拉，天黑以后你再去接她……我在穿衣服时太匆忙了，衬裙要掉下来了！”

当四位女士进来时，教堂里已聚满了人。这是一个在主祭坛上举行的唱颂弥撒……祭坛被大加装饰了一番，陈列着圣物。华盖、帷帐、弥撒书的罩饰统统是白色的；在这充满了节日般气氛的一片洁白之中，主祭坛很显眼……花盆里插着金字塔形的白色花束。作为装饰用的短毛绒布幛子挂在圣龛两侧如一对宽大的白翅膀十分悦目，不禁使人联想起神圣的鸽子。从神位一直到敞开门的圣物室周围摆着二十个烛台，烛火发出桔黄色的光焰……教堂里挤满了人，回荡着一股低缓的说话声；不时可以听到有人在咳嗽或卡痰，还有小孩的啼哭声；空气中凝聚着人气和熏香气。乐师的身影在大提琴和经书架后面晃动，时而传出四弦琴调音时发出的呜咽般的声音或高音笛“啾”的一声怪叫。

四位女士刚在主祭坛前安顿好，两位辅助祭司——一位僵直得如同松树，一位肥胖而肮脏——便从旁边的圣器室里出来。他们双手高高地、端端正正地托着祝圣仪式上用的两个燃着蜡烛的台架。斜眼儿彼门塔跟在他们身后，他身穿一件过于宽大的白色法衣，在华丽的甬道上走着，脚下趿拉着一双大鞋，手里拎着银熏香炉。当人们跪下并翻开经书的时候，两个助祭执事出现了；最后，阿马鲁神父进来了——他一身素缟，两眼下垂，双手合什。他步入大厅时顿起敛容以表现耶稣走向卡尔瓦里尤时的从容——不过，他的脸还在发红，那是因为刚才在圣器室里整装时由于洗涤白法衣的问题与人发生了激烈的口角。

一切就绪，唱班立刻大唱起进台经。

阿迈丽娅听着弥撒，她陶醉了。姑娘面对着本堂神父在发呆——正如红衣神父说的那样，他是“一位歌唱弥撒的伟大的艺术家”，整个教士会都承认这个评价。看，他多么庄严！在向助祭执事们致敬时又显得多么高贵！他跪拜在祭坛前的姿式是那样好看——谦恭和卑顺，在上帝面前自感到如尘芥般的渺小，仿佛上帝就在他的近旁——在宫廷侍从和家族人等的簇拥下出席了这个弥撒！他在祝福时的动作令人赞叹：只见他慢慢地把手伸向祭坛的上方，好象已经抓住了，承接了基督降下的恩惠；然后，他用舒展而慈悯的大幅度动作把天恩普施于整个大厅，沐洒于教徒们那一片白头巾上……站在大厅后边的是来自农村的男人们，他们手里拿着木棍子，挤得严严实实的，面对着圣物室的闪光惊愕了！

这时，阿迈丽娅愈加爱他。她想到，阿马鲁那双给人幸福的手常常被自己在牌桌下面怜爱地握住；他现在正用呼唤自己“姑娘”的那个声音在诵读着难以描述的经文——这声音胜似那四弦琴上发出的呻吟般的旋律，也比风琴奏出的声音更加庄严更能打动她的心！她在自豪地畅想：所有的女士都会钦佩他，但她们也一定怀有嫉妒的感情……这种感情就产生在他站在祭坛前做出令人出神入化的指挥仪式进行的姿势的时候。他，伫立着，如同灵魂脱壳一般；这灵魂奔向远方，奔向高处，奔向那永恒的上帝身边，奔向那极乐世界、太虚幻境！

当阿马鲁讲到克里埃①或朗读圣徒书信时，她对其爱恋的感情就更加强烈了。这时，阿马鲁同助祭执事们坐在一条有红锦缎罩面的凳子上；她很想诱引到他的一个眼神，可他却依然低垂着双眼，显出谦恭卑顺的样子。

阿迈丽娅坐在自己的后脚跟儿上。她微笑着从侧面欣赏着阿马

① 克里埃是讲弥撒的一部分。

鲁的身躯——啊，那完美的头部，那超脱凡俗的罩衣……于是，她回忆起初会时的情景：他手里拿着烟卷走下慈悲街的台阶——也就是从这个夜晚起，多少传奇般的事情发生了……她想起了在莫雷纳尔的情景，想起了跳跃过的果菜园的栅栏，想起了姨母去世时的情况，想起了在壁炉房的接吻……啊，这一切又将怎样结束呢？这时，她想祈祷，翻动着经书；但是上午利巴尼纽的话又出现在她脑中，"这位本堂神父有天神般的白皙细嫩的肌肤"……一种强烈的欲望在她身上燃烧。阿迈丽娅在猜想：大概是魔邪的诱惑缠身了——为袪除这巨大的诱惑力，她把眼睛瞪得大大的，专注看圣物室和助祭执事们围绕着的阿马鲁的身躯。这时阿马鲁手持香炉在空中划了个半圆，开始熏香，这意味着天恩永存。与此同时唱班大吼起"贡献经"，然后他登在了祭坛的第二台阶，双手合什。沐着熏香的氤氲。斜眼儿彼门塔在挥动着银香炉，他努力让香条在炉中燃得旺些发出哔剥的轻响，烟雾浓厚，香气四溢——圣物室外一缕缕白烟袅袅腾升，颇有一种天上人间的吉祥征兆。在阿迈丽娅的眼里，本堂神父大有"凭虚御风，羽化登仙"的气势……啊，姑娘是多么崇拜他呀！

全部风琴都在弹奏、轰鸣，使整个教堂颤抖了！唱诗班的成员们张大了嘴，用尽全力地扯着嗓子唱；指挥者站在大提琴前挺直了身子拼命地挥动着手中那用礼拜乐谱卷成的指挥棒，演奏趋向高潮……

阿迈丽娅出了教堂，她很疲劳，脸色显得格外苍白。

在红衣神父家吃晚饭时，若赛发太太一再责备她为什么不吭声。

她没有讲话，但却在桌下不停地蹭踏阿马鲁的脚。天老早就黑了，屋里点上了蜡烛。红衣神父打开了一瓶酒——不是他那一八一五年的"公爵酒"，而是一八四七年酿造的——为的是陪衬桌子中央的那大海盘精心制作的面条。面条中央有用桂皮色调料描画的表示本堂神父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如同红衣神父解释的那样，这表达

了她妹妹“对客人的一点心意”。阿马鲁随即举起了斟有一八四七年公爵酒的杯子祝福家庭主妇身体健康。本来若赛发就眉飞色舞的，听到了本堂神父的祝辞，这位穿着绿色毕里尼斯毛料裙的太太更显得诚恐诚惶，她甚至觉得这顿晚饭准备得太糟糕了……唉，那个粗心的若尔特鲁德斯竟让鸭子面条烧干了汤！

“啊，我的女士，真鲜美！”阿马鲁极力称赞。

“托本堂神父的福，要不是我及时赶到……再来一勺面条，神父先生！”

“一点儿都不能再添了‘我的女士，我吃饭可是讲究定量哟！”

“那么，为了帮助消化，再来喝一杯这四七年的酒吧！”红衣神父劝道。他自己先慢条斯理地喝了一大口，满足地“啊”了一声，仰靠在座位上叹道，“好酒！能使人长寿哩！”

红衣神父已经满脸通红了，因为他穿着厚厚的法兰绒短上衣，脖子上还围着餐巾，这就显得更加臃肿了。

“好酒！”他又重复了一句，“可惜今天在弥撒圣杯里您没有尝到这等好酒……”

“我的上帝，哥哥！”若赛发嘴里嚼着面条，对这种不敬神的行为非常惊愕地叫喊起来。

红衣神父不在乎地耸耸肩。

“这种要求也是为了弥撒嘛……请明白，在弥撒中酒的质量问题是个极重要的问题，特别需要的是高质量的酒……”

“这也有助于祭祀的庄严与神圣。”阿马鲁非常严肃地补充道，同时亲热地用膝盖碰了碰阿迈丽娅。

“不仅仅是为这个，”红衣神父摆出了有学问的派头，“因为酒的质量不好，有杂质，便会在圣杯中留下沉积物；如果圣器管理人没有细心地把圣杯擦净，杯子里将有非常不好的气味。女士们，你们晓得这将发生什么事吗？当这位神父用这个杯子去喝我主耶稣的血时，他便会不自觉地做了个鬼脸——女士，那将发生什么事哟！”

接着他便使劲儿地亲吻了杯子一口，发出一声脆响。这天晚上，他唠叨个没完。当他慢慢地打过饱嗝后，又提出问题质问若赛发，老太太都被他高深的学问骇呆了。

“请女士告诉我，既然您非常博学，神圣祭祀中用的酒应该是白酒还是红酒？”

在若赛发看来应是红酒，因为这与我主的血更相似。

“姑娘，错了！”红衣神父用手做托枪的状对着阿迈丽娅咆哮起来。

她笑着向后退，因为她不是圣器管理人，不知道也不为怪嘛！

“请纠正，本堂神父先生！”

阿马鲁在哂笑中回答，如果不用色酒，那定然是白酒了……

“其原因何在呢？”

阿马鲁听说这是罗马人的习惯。

“那又因为什么呢？”红衣神父摆出卖弄学问的架式，瓮声瓮气地追问。

“不知道。”

“因为我们的天主基督耶稣首次祭祀时用的就是白酒。其理由非常简单：因为那时犹太人——事情很明显，不生产红酒……劳驾，女士，再给我来点面条。”

又谈到有关圣器杯的情况问题，阿马鲁抱怨圣器保管人本托：这天上午，在穿法衣之前——恰巧这时红衣神父走进了圣器所——刚刚就白法衣的事责备了保管人一顿。他竟把法衣交给同木匠姘居的安冬妮娅去洗！这个万人骂的女人是不配触动圣洁的白法衣的……其次，这个女人把法衣弄得很脏，在神圣的祭祀中用这样的东西简直是冒犯！

“哎呀，本堂神父先生，可以让我来找人说嘛！”若赛发赶忙说，“我拿给我的女洗衣工来洗，她是一位品德很高尚的人，会把衣服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的。啊，这样做，对于我来说简直是一种荣誉！我将亲自把衣服熨平，从而这熨斗也将被赐福……”

红衣神父打断了她的话（今天晚上他显得特别能唠叨），转身深沉地盯着阿马鲁：

“我进圣器所时总想对您说，我的朋友和同事，今天您犯了该打手板的错误。”

阿马鲁好象很不安，忙问：

“什么错误，师父神父？”

“套上祭服后，”红衣神父慢腾腾地说，“助祭执事已在旁边；这时您向圣器所的圣像施礼，但您没有施大礼，只稍微行了半礼。”

“拦您雅谈，师父神父！”阿马鲁惊叫起来，”我是按礼仪经书上的训示向十字架行了礼；有关‘向十字架施礼’的条款规定，这是简单的礼仪，只需稍微低首……”

接着他对着若赛发施礼来重现上述的动作，这下子可真让老太太心花怒放了。

“我不同意！”因为是在自己家的桌旁，红衣神父更是趾高气扬了，他扯着嗓子发表见解，“我要用经典著作来驳斥你的说法，这些作者的名字——”接着，他所崇拜的名字如同势不可挡的巨石砸落在阿马鲁头上：拉包兰蒂，巴尔德斯施，麦拉蒂，突里诺和帕沃尼尤。

阿马鲁推开椅子，摆出了争辩的姿态。他很乐于在阿迈丽娅面前把这位道德神学师父——一位实践宗教礼仪的巨人驳倒。

“我坚持，”他高声说，“我以卡斯塔尔都斯的名义坚持我的见解……”

“得了吧，贼小子！”红衣神父吼叫着，“卡斯塔尔都斯是属于我的！”

“属于我的，师父神父！”

二人争执不休，各不相让。每个人都把那位受人崇敬的卡斯塔尔都斯——帮助其雄辩的权威扯向自己一边。若赛发在椅子上快活得颠动着，用她那张满是笑纹的脸对着阿迈丽娅低声说：

“哎哟，看他们这样子多开心呀！啊，多好的人！”

阿马鲁把胳膊举得高高的，继续说：

“除以上所说，师父神父，我还清楚地知道——第一，我施礼的动作与我引述的礼仪经书上的说法一致；第二，神父在圣器所里头戴礼帽，不应施大礼；因为这样可能使他的礼帽掉下来而受到更大的谴责；第三，因为当时正在弥撒之前，如果在圣器所里对十字架的施礼重于作弥撒时对着祭坛十字架的施礼，那将是很荒唐悖理的了！”

“但是对祭坛十字架的施礼……”红衣神父咆哮着。

“应该是施半礼。请读这礼仪经书‘施低头礼’的条款，请读读嘎万突斯、嘎里法尔迪的著述吧！您知道这是因为什么吗？因为做完弥撒以后，一旦自身内有了我主基督耶稣的血，神父便处于至尊的地位——好，看来是我赢了！”他雄赳赳站起来，使劲地搓着双手。

红衣神父脖子下那块肉耷拉在餐巾的皱折上，如同一头发呆的牛。过了一会儿，他又说：

“您可以坚持自己的观点……我洗耳恭听……”他向阿迈丽娅眨眨眼，“对这位徒弟的莅临我感到荣耀，那好——我们喝酒，喝酒！若赛发妹妹，一会端热咖啡来！”

突然一阵急促的铃声使众人吃了一惊。

“是若阿乃依拉。”若赛发说。

但进来的是她家的仆人若尔特鲁德斯，他头戴披巾身穿毛斗篷，“我给阿迈丽娅姑娘捎话来了，太太吩咐了许多话——她不能来了，因为身体不太好。”

“那我同谁一块回去呢？”阿迈丽娅立刻不安地问。

红衣神父在桌子上伸直了一只胳膊，然后在她的手上拍了一小巴掌说：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您只好同我——您的仆人同行了。这样您这聪明的姑娘就可以放心地走了……”

“您不是要出去有事儿吗，哥哥？”老太太喊道。

“你甭管，妹妹。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阿马鲁也起着哄地表示赞同：

“迪亚斯先生说的有道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好，祝您身体健康！”

“祝您身体健康！”

二人又碰起杯来，眼里流露着孩童般的天真——在争辩中和解了。

但阿迈丽娅还是感到不安。

“天那，妈妈出了什么事儿？她怎么样了？”

“不会有什么事儿的，她只是太懒了！”阿马鲁笑着对她说。

“别着急，姑娘”若赛发说，“我送你回去，我们大家一起送你回去……”

“姑娘要坐八抬大轿回去！”红衣神父一边削着梨一边没好气地说。

突然，他放下了水果刀，瞪圆的眼睛向四周环视，接着把一只手捂在肚子上：

“你们看——我现在也觉得很不好受……”

“怎么啦？怎么啦？”

“一阵疼痛——唔，过去了，没什么。”

已经吃了一惊的若赛发不让他吃这个梨，因为上次就是吃了梨发生了这种事……

然而他很固执地咬了一口梨。

“过去了，过去了！”他气囔囔地说着。

“大概是因为心疼你妈妈。”阿马鲁轻声对阿迈丽娅说。

忽然，红衣神父推开椅子，弯下腰缩成了一团——

“我感到不好受，不好受！耶稣！哎哟——魔鬼！哎哟，他娘的！哎呀，我活不了啦！”

众人围在他身边惊慌不已。若赛发搀着他一只胳膊去把他拖进他的房间，同时向女仆人高喊，让她去找医生。阿迈丽娅跑到厨房想找一块法兰绒烘热后好放在他的肚子上，但是没有找到法兰绒。

惊恐的若尔特鲁德斯撞在椅子上——为了出门在找她的围巾。

“快去吧！不要戴围巾了，你这个笨女人！”阿马鲁向她喊着。

大姑娘拔腿跑了出去，红衣神父还在屋里大声呼叫。

此时，阿马鲁确实害怕了。他走进红衣神父的房间，若赛发正跪在衣橱前，对着万般慈悲的圣母石印像喃喃不停地祈祷！那位可怜的师父神父直挺挺地趴在床上，不停地咬枕头。

“我的女士，”阿马鲁严肃地说，“这会儿不是念经的时候！现在需要给他弄点什么东西……习惯上给他弄点儿什么呢？”

“唉，本堂神父先生，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老太太哭泣着，“说疼就疼起来，一会儿又就过去——来不及做任何事！有时一杯椴树茶能减轻疼痛，可不幸的是今天我这儿，连椴树茶都没有！哎呀——耶稣！”

阿马鲁忙跑回家去取椴树茶。一会儿，他同迪奥妮西娅气喘嘘嘘地回来了；她是来奉献自己治肚子的经验的，同时也显示一下那麻利的手脚。

真万幸，饮过茶后红衣神父立即觉得疼痛减轻了！

“非常感谢，本堂神父先生！”若赛发说，“多灵的椴树茶呀！您是非常仁慈的。他现在又该昏昏欲睡了——疼过之后经常是这样……我去照看他，请你们原谅……这次比以往疼得厉害……都是因为那该死的水果——”说到这儿，她惊了一下连忙中止了这种渎神的语言“不，是我们天主的愿望……请原谅我，行吗？”

屋里只剩下阿迈丽娅和阿马鲁了。他们的眼神相对闪烁了一下，立刻产生了要拥抱和接吻的愿望；但是所有的房门都开着，旁边屋里又响起了老太太穿着拖鞋走路的声音。于是阿马鲁高声说：

“可怜的师父神父，他疼起来真怕人！”

“每隔三个月就发生一次。”阿迈丽娅说，“我妈妈已预感到了，前几天她就对我说，又该到红衣神父肚子疼的时候了，我真担心……”

阿马鲁叹息着低语：

“可是没有谁来想着我的痛苦……”

阿迈丽娅用她那双美丽的水汪汪的眼睛长时间地温柔地看着阿马鲁："请不要说这个……"

他们在桌下紧紧地热烈地握手，这时若赛发老太太出现了，她围着围巾。迪亚斯睡着了，可她的两腿已经不受使唤了。唉，这样的震惊怎能不损害她的健康！她为圣·若阿金点了两支蜡烛，向护佑人们康泰的圣母许了愿——为了哥哥肚子疼的缘故，这是今年的第二次许愿了——每次许愿圣母都为她降福……。

"我的女士，对真诚恳求她的人，圣母是不怠慢的！"阿马鲁热情地说。

立柜上的大钟沙哑地敲了八下，阿迈丽娅又说起她挂念着妈妈，而且时间愈来愈晚了……

"刚才我出去时，外面已下起了毛毛雨。"阿马鲁说。

阿迈丽娅跑到窗口，对面路灯下的石板闪着光，很湿；天空黑乎乎的。

"天哪，又是一个雨夜！"

若赛发也为天气不好发愁，阿迈丽娅很清楚，老太太是不可能离开这个家了；若尔特鲁德斯去找医生——得挨门挨户去找，谁知道她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这时阿马鲁想起来迪奥妮西娅（她正在那厨房里等着）可以陪阿迈丽娅回去，路不算远，街上又没人——而且自己还能陪她们到广场拐角……得快走了，雨就要下大了！

若赛发立刻为阿迈丽娅找雨伞，一再请她向若阿乃依拉讲明刚才发生的事，不过请她别担忧，迪亚斯好多了……

"喂，注意"老太太在楼梯上还对姑娘喊，"告诉她，我们尽了一切努力，只不过是因为疼痛来的突然，一点儿空也不给留！"

"好了，我会告诉她的！晚安。"

门打开了，雨点已经大了，阿迈丽娅想等会儿再走，但是阿马鲁急促地扯着她的胳膊说：

"不要紧，不要紧！"

他们来到不见人影的路上，一齐挤到雨伞下。迪奥妮西娅用围巾包着头一声不吭地跟在旁边。所有房子的窗子都不见灯光；大雨倾盆而下，在寂静中只听见雨水从流水管里泄下，哗啦啦不停地唱着。

“耶稣，这是什么夜呀！”阿迈丽娅说，“我的裙子要被淋湿了。”

这时他们来到了索乌萨斯街。

“这可真是倾盆大雨啊！”阿马鲁说，“我认为最好还是到我家院子里避一避，等一会儿……”

“不，不！”阿迈丽娅抢着说。

“真傻！”他不耐烦地说，“你的裙子要被搞坏的……只呆一会儿，这是倾盆大雨呀！天空那边，你看，现在和缓些了。雨就要过去了……傻丫头……妈妈如果看到你冒这么大的雨回家，她会生气的，一定会生气的。”

“不，不！”

但是阿马鲁停下来了，迅速地打开院门，接着轻轻地推着阿迈丽娅：

“只呆一会儿，雨就要过去了，请进……”他们走进了黑乎乎的院子，都在沉默地看着在煤气灯光下闪着亮光的雨丝。阿迈丽娅感到困惑不安，院子的黑暗与静寂使她胆怯；但是他在身边，在这样的黑暗中呆在他的身边姑娘感到了快悦，因而也就不顾一切了……她不知不觉地被阿马鲁吸引过去，蹭着他的肩——然而在这一刹，她又向后退去——听到了他那急促的呼吸并感到他贴着自己的裙子——姑娘不安了。

她发现通向阿马鲁房间的楼梯就在身后，于是又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到上边去看看他住室的家俱和陈设……但看到迪奥妮西娅缩成一团沉默地靠在门边，这使姑娘很不自然。她得不时地转眼看看这个女人，生怕她藏到院子里或躲进什么暗处……

这时阿马鲁双脚跺地，搓着两只手，他身上起鸡皮疙瘩了。

“我们在这里要受凉的。”他说，“石板地如同冰一样……确实应当到上面饭堂里呆会儿……”

“不，不！”阿迈丽娅忙说。

“真胆小！这样妈妈知道了一定会发火……迪奥妮西娅，到上面把灯点上！”

这位接生婆出身的女人立刻跑上楼梯。

这时他拉着阿迈丽娅的胳膊低声问：

“为什么不上去？你在想什么？真是一个胆小鬼。大雨还没有过去……”

她没有回答，但呼吸很急促。阿马鲁把一只手放在她肩上，又放到她胸上，然后紧紧地抱住她，抚摸她的衣裙。她浑身战栗，最后跟他上了楼梯。姑娘已经如痴如醉，两耳火辣辣的，几乎每踏上一级楼梯都要绊在裙子的下摆上。

“到那儿去，那儿是我的住室。”阿马鲁凑在她耳边说。

他跑到厨房，只见迪奥妮西娅已把蜡烛点着了。

“我的迪奥妮西娅，你大概已经感觉到了吧……我决定在此为阿迈丽娅做忏悔。这是件非常严肃的事…… 半小时以后你再回来——拿着。”在她手中塞了三枚银币。

迪奥妮西娅脱掉鞋，蹑手蹑脚下了楼，躲进煤铺里去了。

他端着灯回到房间里，阿迈丽娅呆在那儿一动不动，脸刷白。阿马鲁把门关上，向她走去——他没有说话，紧咬着牙齿，如同一头斗牛在喘息。

……

半小时以后，迪奥妮西娅在楼梯上咳了一声。阿迈丽娅立刻下去了，她严严实实地裹在斗篷里。院门打开了，有两个胡言乱语的醉汉从门前的路上经过，阿迈丽娅立刻退到暗处。过了一会儿，迪奥妮西娅窥探了一下，然后瞧着这条杳无人迹的路说：

“没有障碍了，我可敬的姑娘……”

阿迈丽娅把脸包得更严了，她们加快脚步向慈悲街奔去。雨已经住了；星星出来了，空气清爽，预示着明天将是个好天儿，但要刮北风的。

十六

第二天早上，阿马鲁醒来一眼瞥见放在床头的表——就要到做弥撒的时间了！他兴奋地从床上跳下来。然而当他穿上那件作为浴衣的旧大衣时，忽然惊恐起来——他想到了在费依劳的一天上午醒来时的惊骇情况，因为在那前一天，是他作了神父以后第一次野蛮地犯下了罪过，在那间牲口棚的秸草上同若安娜发生了关系！

当时因为灵魂上的罪恶不敢去讲弥撒了。这罪咎如同巨石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认为灵魂已被毒害，十分龌龊了；他已具备下地狱的一切条件——根据所有圣洁的神父们的意志和权威的特兰托教务会议的精神必然如此。他曾经三次来到教堂门口，但都惊惶地退了回去。他确信，如果敢用那双曾撩起过若安娜的内裙的手去接触圣体，小教堂的厅堂将坍塌下来，或他将变成瘫子。在恍惚中，他仿佛眼睁睁地看到圣·米格尔·维嘎多尔在圣物室里把金光闪闪的剑高高举起！他骑上了马，飞驰了两个小时，通过若奥太子盐碱沙荒地到哥拉耶依拉求救于好心肠的塞格依拉神父……

啊！当初那件事发生在他理智幼稚的时刻，当时他处于过分虔敬和修行新手们常有的恐惧之中！现在，他睁开双眼审度着人类生活的现实：修道院长们、红衣神父们、红衣主教和教会主教们诚然也犯下过弥天大罪，但他们造孽时不是在马厩的秸草堆上，而是在舒适的小房间里，旁边还放着夜餐。然而，却没有一座教堂因此而坍塌，圣·米格尔·维嘎多尔也没有因为这区区小事的骚扰而离开安乐的天廷。

真正使他感到不安的倒是迪奥妮西娅。他听见她在厨房里料理活计和咳嗽的声音便不敢向她要刮脸用的热水。他因为那个接生婆洞悉自己的秘密而郁郁不安。阿马鲁确信这个女人是会谨言慎行的——这是她拿手的本事，付出几块金币将使她忠心耿耿。但是，阿马鲁出于神父讲求廉耻的本能，十分厌恶这个混迹于民政界和军界的老娼妇；他知道，那些善于把该城一切污秽行径与这个一身肥肉的女人联系起来的人，也一定认为本堂神父把她留在身边是出于那教士袍里燃烧着的淫欲——阿马鲁甚至想，头天晚上的丑事宁愿让席尔维里尤或纳塔里尤看见……那毕竟是在牧师之间呀……使他心绪不宁的是那些无耻之徒……他们决不会因为教士们的苦修苦行而起怜悯之心……。

“没事了！”他想，“我给她一个金币，把她轰走。”

这时响起了手指关节谨慎地敲房门的声音。

“请进！”阿马鲁立刻站起来应着，把身子深深地探向桌面，好象心神都专注于他的文件上。

迪奥妮西娅进来了，把带把儿的水杯放在洗嗽台上，然后在阿马鲁身后咳了一声说道：

“唉，本堂神父先生，您看，事情办得欠妥——昨晚有人看见姑娘从这里出去……”

不，不能把她轰走！应当极力使她留下成为自己的心腹。

刚才女人的那些话——唯恐隔墙有耳而细语低声——表露出一种职能上的谨慎，女人在向神父显示，她具有作为神父同谋者的干练、富有经验的优越条件！

阿马鲁在椅子上转过身来，脸很红。

“人们看到了，嗯？”

“正好看见，是两个醉鬼……但他们可能是绅士。”

“确实。”

“处于您这个地位，本堂神父先生，还有姑娘所处的地位……一切都应无声无息地进行，就连房间里的家具都不应该知道！我在

掩护这类事情时，就象对待死亡一样是极其谨慎的！”

此刻，阿马鲁突然决心接受迪奥妮西娅的“掩护”。

他在抽屉里仔细地寻找了一番，然后把半个金币塞在她手里。

“愿上帝保佑你，孩子。”她低声连连祈祷着。

“好了，迪奥妮西娅，现在您认为该怎么办呢？”他靠在椅背上，期待着接生婆的高招儿。

她非常坦然，毫无神秘和乖张地说：

“依我看，要和那姑娘幽会没有比敲钟人的家更好的地方了！”

“敲钟人的家？”

她十分平静地提醒阿马鲁：“那是个安排他们相会的最佳地点——那儿有好几间屋子，其中有一间靠近圣器所，正如他所知道的——通向一个院子，当初施工时留下一个木棚子；恰好，棚子的一侧与敲钟人家房子的后墙毗邻……艾斯格亚斯大叔厨房的门对着院子开着，从圣器所出来，通过院子，本堂神父先生就到了那个安乐窝了！”

“她怎么来呢？”

“她可以通过敲钟人家临街对着教堂旁边空地的那个门进来——活人是不走这个地方的，太荒凉。假如有人看见，会很自然地认为是阿迈丽娅姑娘给敲钟人捎什么口信儿……不过事情还没有完满解决，这计划还可以更完善……”

“是的，我明白，这只是个草图。”阿马鲁在屋子里来回踱步思考着说。

“我对这个地区了若指掌，本堂神父先生，请相信我对您说的话——这样的安排对于教士先生来说是非常合适的，真的，没有比敲钟人家更合适的地方了！”

阿马鲁笑着站在她面前，放开了胆量说：

“哎，迪奥妮西娅大婶，请您直率地讲，您不是第一次介绍敲钟的家吧？”

她断然否定了。那位艾斯格亚斯大叔是个她根本不认识的男

人！她的这个想法是夜里躺在床上反复琢磨出来的，而且今天一大早就去查看了一番，这样她才认定这个地方最合适。

她在嗓子眼儿里咳了一声，不言不语地走近房门，然后又转回身来，最后劝道：

“一切都取决于阁下能否跟那位敲钟人搞好关系。”

这也正是阿马鲁神父所担心的。

艾斯格亚斯大叔在中心教堂的男仆人和圣器看管人中间被称作“悲愁的人”。他一条腿断了，走路得用拐杖；因此有些想让自己的被保护人取代大叔职务的牧师坚持认为：根据教规，这种有生理缺陷的人是不适宜在教堂当差的。但是原任本堂神父若则·米格依斯顺从了主教大人的旨意，还是把他留在中心教堂了。留下的理由是，他的截肢是由于遇难摔伤而致——在一次纪念节日的礼拜活动中，他从钟楼上跌了下来……在阿马鲁接管了这个教区后，瘸子依靠若阿乃依拉母女的影响依旧留在教堂当差，照他的话说，留下他就是为了留下一根打钟的绳子。当然这样做（按照慈悲街的意见）也是为了积德行善。艾斯格亚斯大叔是个鳏夫，他只有一个十五岁的瘫痪女儿——从小就患下肢麻痹症，艾斯格拉斯大叔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魔鬼和我们家里人的腿真过不去。”正是这种不幸使他悲愁，沉默寡言。据说那个瘫姑娘（她叫安冬妮娅，可大叔总叫她托托①）脾气非常不好，狂躁不安近于颠狂，常常折磨他。古维亚大夫认定她患的是歇斯底里症，但那些笃信鬼神的人却认为托托有“魔鬼附体”是毫无疑义的，甚至有人打算想办法为她驱魔祛邪——因为神父总监慑于新闻界舆论的威力，未敢应允举行什么驱魔的宗教仪式，只是敷衍了事地在病人身上喷洒了些圣水，再者也确实不知道是那路魔鬼在瘫子身上附体。阿松桑听人说，姑娘常象狼一样嗥叫；甘索左则确信，这个不幸的女孩常用指甲抓自己……当有人向艾斯格亚斯大叔询问有关瘫姑娘的事儿时，他便淡淡地回

① 在葡萄牙语中托托是小狗的意思。

答说："还活着。"

除了在教堂支应差事以外，大部分空闲时间大叔都在破屋里陪着女儿，只是有时经过宽街去药店买些药或到黛莱萨的糖果店买些点心。这位打钟人的院子——中心教堂旁边那个僻静的地方，整日都处在鸦雀无声之中，处在潮湿的阴影下。不论是木棚，不论是荆棘丛中的高墙，不论是院落深处的房舍概莫能外。有时，唱班里的男孩子探险似地蹑手蹑脚钻进这院子偷看艾斯格亚斯大叔在干什么——啊，大叔正弯着腰面向壁炉，手里拿着烟袋，忧愁地冲着柴灰不断吐痰。

大叔习惯于每天恭恭敬敬地去听本堂神父讲弥撒。这天上午，阿马鲁正在穿祭祀服，听到了敲钟人的拐杖在院子里笃笃地戳打着石板——他思考着要耍弄的花招：因为无论如何不能毫无解释地征用艾斯格亚斯的破房子来为宗教活动派用场……派什么用场呢？为某位要远避世俗的温柔女士筹建秘密修道院？除此而外还能为那神圣的事业派什么用场呢？

当看到大叔进了圣器所时，阿马鲁立刻和蔼地连声向他问"早晨好"，说他有标志着身体健康的好气色——这也不奇怪——照神圣的神父来看，经常和钟打交道，这钟便会把特殊恩德传导给他，于是他就能快乐和身体健康。此时，阿马鲁敦厚和善地对大叔和两位圣器管理人说：他小时候住在阿莱哥鲁斯侯爵夫人家里的时候，他伟大的理想就是有朝一日能成为敲钟人……

众人大笑了一阵，神父阁下的诙谐使他们很感兴趣。

"请不要笑，是真的——这对我又有什么不好呢……当初就是由下级牧师来敲钟的。我们所有的神圣的神父都认为这是一种最有效的敬神方法。那铸在钟口上诗句不是这样写的吗？

"我赞美上帝，
　呼唤人民，
　集荟起牧师们；

我为死者呜咽，
　驱逐了魔邪，
　使人们在纪念节日里
　过得愉快和谐。”

“这些诗句不是人所共知的吗？”

阿马鲁已经穿好了祭祀用的白法衣，系好了白布长带子，他站在圣器所中央庄重地朗读着诗句。艾斯格拉斯大叔听完这一席话，拄着拐杖昂首阔步——这些话给予他一种权威，使他懂得了过去未曾了解的敲钟的重要意义。

圣器管理人拿着紫红十字褡走来，但阿马鲁还没有结束他对于钟的颂扬。他解释说，钟不仅能把人们对上天赐福表现出的虔诚与天廷联系起来，还能在驱散暴风雨中表现出伟大的功能，钟声能驱逐在暴风雨与雷电中游荡的魔鬼。神圣的米兰教务会议告诫人们：只要有暴风雨就应敲响所有的钟……。

“总之，艾斯格亚斯大叔，”他微笑着很热心地对敲钟人说，“我劝您对此不要冒风险，别再登高了，高处与雷电相接近……喂，马蒂亚斯大叔，我们开始吧！”阿马鲁在招呼圣器管理人。

十字褡挂到了肩上，他假里假气地低声叨念起来：

“主啊，愿您减轻我的支配权……。”圣器管理人马蒂亚斯大叔从后面把褡带的细绳系得更紧……

阿马鲁向圣器所的十字架施了礼。他两眼低垂，显露出去执行礼仪时的特有情态，挺直腰板进入教堂；与此同时马蒂亚斯敷衍地向圣器室的基督行了礼，拿起酒杯快步跟上，并使劲地咳嗽着以清清喉咙。

在做弥撒时，阿马鲁诵着《贡献经》和《共济经》把身体转向大厅，以在这种仪式允许表露出来的仁慈面容表示对敲钟人恩遇——好象这次祭祀是专门为艾斯格亚斯个人举行的。大叔的拐杖放在身边，沉溺于对神圣的尊崇感情之中。开始诵《祝福经》进行

祝福了，阿马鲁把身体转向祭坛未承接有血有肉的上帝布施的厚重的慈悲……弥撒结束了，他又特意把身子转向艾斯格亚斯大叔，仿佛是把我们主的恩赐全部赋予他！

“艾斯格亚斯大叔！”在进入圣器所时，阿马鲁低声说，“请到院子里等我，我们一定好好谈谈。”

没过多一会儿，阿马鲁就走来了，他带着一副足以使敲钟人感动的严肃面孔。

“把衣服穿好，穿好，艾斯格亚斯大叔！我有件要紧事对您说……其实是想请您来帮帮忙……”

“噢——是这样，本堂神父先生！”

“实际上，这又怎么算是帮忙呢……对涉及侍奉上帝的事，大家都有义务争相拿出最大的力量……”这才是阿马鲁的潜台词。总之，为了证明对敲钟人的信任，本堂神父向他披露了一位想当修女的姑娘的名字……

“是若阿乃依拉的小阿迈丽娅！”

“您说什么，本堂神父先生？”

“这是天命，艾斯格亚斯大叔！这是上帝所指示的，非同小可……”

阿马鲁根据敲钟人那惊愕的面部表情在揣度他的心理活动。本堂神父讲述了一个精心炮制的冗长的故事——姑娘厌倦尘世的生活，她的未婚夫与她产生了龃龉；年老的母亲需要女儿料理这个家，不允她这样做……后来他知道了此事，不幸，当存在相反意见时牧师的举止需要谨小慎微……现在每天都有不敬神的报纸（不幸的是大多数报纸均如此）大喊大叫反对宗教界的影响……当局比不敬神的报纸更厉害，对牧师的活动横加阻拦……有着骇人的法律……如果知道他在训导姑娘修行，就要将他关进地牢！

艾斯格亚斯大叔应当怎么办呢？……这个时代，不敬神不信教的风气与日俱增！

本堂神父还说道，他需要和小姑娘进行多次谈话——为了体验

和了解她的感情，仔细审度她是否有能力应付那寂寞的生活，是否有忏悔的决心和从事护理病人活动的功能，看她是否具备对神圣“永久崇拜”的意志或实施教义的才干……总之，要从里到外地研究她。

“可是，这些活动在哪儿进行呢？”阿马鲁张开双臂喊着，如同未尽到神圣义务一样而沮丧。

“在哪儿呢？在她妈妈家里是不可能的……在教堂里也不行——跟在大街上一样；在我家，很明显，一个年轻的姑娘……”

“当然！”

“因此，艾斯格亚斯大叔……我肯定，您会感谢我的……我想就在您家里……”

“啊，本堂神父先生！”敲钟人连忙说，“我，我家，我们所有的家具，一切都听您调遣！”

“很清楚，您是在关怀那女孩子，这是件令圣主高兴的事……”

“对我也是件喜事，本堂神父先生，对我也是件喜事！”

艾斯格亚斯大叔担心他家没有舒适的陈设，布局不合礼仪的要求……

“哪儿的话！”神父微笑着，以一种摒弃人间全部舒适生活的神情说，“只需要两把椅子和一张放经书的桌子……”

敲钟人也认为，那里僻静安谧倒是合乎戒律，神父同那个姑娘将如荒漠中的和尚、尼姑一样呆在那里。他还表示，一俟正本堂神父到那儿去，他就出来遛弯儿；不过在厨房里不安静——可怜的托托的小寝室在其旁边……

阿马鲁用一只手拍打着脑门儿，他忽略了那个瘫子！

“这可把我们的安排搞乱了，艾斯格亚斯大叔！”他唉叹说。

但是敲钟人极力安抚他：神父先生应全力关注的是在为圣主造就一个新人，要尽力使那小姑娘的灵魂在他家的屋顶下得驯囿和荫庇……他热忱地分析了在他家的方便条件和优越性。说托托不会碍事的，她下不了床；本堂神父从靠近圣器所的厨房门进去，姑娘从

临街的门进来——俩人到楼上去，就关在他的房间里……

“阿迈丽娅将怎样对待托托呢？”阿马鲁仍在踌躇。

可怜的姑娘，命运注定她永远躺在那里……她很怪癖：一忽儿要做布娃娃，狂热地喜爱着那些小布娃娃；有时一连几天两眼愣愣地盯着墙壁，在一种怕人的沉默中度过；一旦高兴起来，又喋喋不休说呀笑呀……不幸的姑娘！”

“应当让她阅读点儿什么，借以消遣、开心。”阿马鲁表示着对姑娘的关心。

敲钟人叹息了一声：“姑娘不识字，也从不想学习。”大叔说，“我不止一次对她说，如果你能阅读，生活就不会这样沉重地压着你了！但又有什么用呢？她害怕用功……阿马鲁神父先生是有慈悲心的，到我家来时一定劝劝她……”

但是正本堂神父先生并没有认真听敲钟人说话，他完全陷入沉思之中。他在沉思中产生了一个念头——因而面颊发光满脸堆笑——骤然间找到了向阿迈丽娅的母亲以及那些女友们解释姑娘去敲钟人家的合理的托辞：阿迈丽娅去教瘫姑娘识字，去教化她，用圣书上记载的殉教者的动人的故事和《圣经》上箴言来启迪瘫姑娘的灵魂……

“决定了！艾斯格亚斯大叔！”他喜悦地搓着手高喊，“在您家，一定能使那姑娘成为女圣人！但关于此事——”接着他用郑重的语调说，“这是一个决不泄露的秘密！”

“哦——本堂神父先生！”敲钟人似乎受到了别人不信任的侮辱。

“我相信您！”阿马鲁说。

他立即回到圣器所写了张便条——应该把它秘密地交给阿迈丽娅——上面详细地向她说明“为了享受新的和绝妙的幸福所作出的安排”。他得预先通知她为每星期去敲钟人家所找的借口——教瘫子识字——作准备。他决定晚间亲自当着若阿乃依拉提出这个建议，他在便条上这样写道：“……如果你能用某种较好的训导方法消除那

女孩子的蒙昧，那将取悦上帝。因此，我亲爱的心上人，这是一箭双雕的安排！”

阿马鲁回到家里洋洋得意地坐在饭桌边，对自身，对生活，对能从她身上得到的甜蜜的幸福感到由衷的满意。妒忌、怀疑、心灵上的折磨，生活上的寂寞，所有这一切，这月复一月在慈悲街和索乌萨街折磨他的一切已经去而不返了！他将充分占有并置身于幸福之中！他在无言的冥思中回味着昨天那“半个小时”——竟然忘记了手中的餐叉——甭提多快乐了！一幕幕快乐的情景在脑中重现。对于能占有她绝妙的细嫩的肌体，他感到心满意足，如同农夫得到了多年眼望欲穿渴求得到的阡陌交通的土地！啊——再也用不着满怀着妒意地去看那些绅士们挽着老婆在阿拉迈达林荫大道上散步了！他现在也有女人了——这女人完全属于他，不论是灵魂还是肉体；这女人是那样漂亮并且酷爱他！女人……穿着考究的内衣，胸脯上有着浓郁的香水味儿！他是神父，这是事实；然而对此他有其辩解的理由：既然神父的行为没有在信徒中间产生愤怨，也一点儿没有损害宗教的威仪和收益，那有什么可指摘的呢？按照神学者观点看，牧师们的戒规是为了管理圣礼的，实质上神父的责任在于使男人们承认圣礼的内涵和超自然的神圣……至于这神父本人是圣贤还是罪犯又有什么要紧的呢？圣礼能布施恩德并不取决于神父的功绩，它仰恃的是耶稣的伟力。对于受过洗礼或被涂过圣油的人来说，这仪式可能是由一只纯洁的手去完成的，然而无耻者的手将同样涤去那原有的罪恶，或益于其永生。阅读所有的圣贤神父的著作，均可知道神圣的特兰托教务会议曾有如下的说明：虔诚的信徒们在其灵魂上和被超度中不会因为本堂神父的卑劣而受到玷污或失去什么；即使是这样的本堂神父能在他临终时忏悔，天堂的门也不会对他关闭……阿马鲁如此这般地推证了一番，快活地喝下了杯里的咖啡。

午饭结束了，迪奥妮西娅满脸堆笑地来打听阿马鲁是否找过艾斯格亚斯大叔谈了……

“我向他谈了一个想法，”他模棱两可地说，“没做出任何决定……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哟！”

“啊——”她脱口叫了一声，然后缩回厨房。她想，这位本堂神父如同异教徒一样在撒谎。不过，她并没有把这放在心上，她从来不喜欢同从事神职的先生们打交道——这些人吝啬而且总是疑神疑鬼的……

一当听阿马鲁出来就跑到楼梯口对他说，在找到女仆之前，这个家就责成她照管……

“若赛发太太在替我物色人选，迪奥妮西娅。我希望明天就能找到人；不过，您要来……现在我们是朋友嘛……”

“本堂神父先生什么时候用得着我，从窗户向小果菜园喊一声就是了。”她站在楼梯的高处答道，“愿为您做一切您所需要的事儿，各方面我都略知一二，以至那些最挠头的事，如分娩什么的……在这一点上我甚至可以说……”

阿马鲁不再听她说了，猛地甩上门冲了出去……这种野蛮的卑鄙的趁火打劫行为使他大为恼火。

几天以后，在若阿乃依拉家里阿马鲁谈起了敲钟人的瘫女儿。

在这前一天，他把便条交给了阿迈丽娅。这天夜晚，当慈悲街那间房子里响起了叽叽喳喳的闲聊声时，他走近钢琴，阿迈丽娅懒洋洋地用手指划动着键盘；阿马鲁低下身子对着烛火点烟，趁势低声问道：

“看了吗？”

“好极了！”

阿马鲁随即又钻到那帮老太太群里。甘索左在讲她从报纸上看到的一起灾祸：事情发生在英国，一个煤矿冒顶了，一百二十名矿工被埋在井下……老太太们听得毛骨悚然，甘索左则在享受这故事产生的效果。她又贫嘴贫舌地拼凑着故事的细节——在外面的人拼命地挖掘那些不幸者，听见有人在下面呻吟和唉哟哟地叫着；这时

已经入夜，正下着大雪刮着大风……

“太惨了！”红衣神父坐在安乐椅上伤感地说了一句，随即把身体往椅子里挪了挪以享受在这安全的屋顶之下的温暖。

阿松桑太太宣称，所有的矿山和那些外国机器都使她惧怕——在阿尔库巴萨附近，她看到一座工厂，对她来说形同地狱；她确信圣主是不会用好眼神来看这些东西的……。

“就说那些铁路吧，”若赛发说，“我确信这都是魔鬼想出来的玩意儿！我不是说笑话，请听听那吼声，看看那烟火！哎呀，真让人打冷战！”

阿马鲁取笑若赛发，他打保票说，对于快速旅行，坐火车是最舒适的。继而又很严肃地补充道：

“总而言之，在现代科学发明中很多是魔鬼的把戏，这是不容置疑的。正因为如此，我们神圣的宗教首先用祈祷来为这些发现消灾免祸，然后要洒圣水；一定要懂得，这是惯例！用圣水是为它们驱邪，赶走那些作祟的妖魔鬼怪；诵经文则是为了把它们从原有的罪恶中赎回来——这罪恶不仅存在于人的身上，也存在于人造的器物上。因此，对于所有的火车头都要予以祝福为其洗涤罪恶……目的是不能让火车头为魔鬼所利用。”

阿松桑很想听听对下述问题的解释：

“魔鬼利用火车头的惯常形式是什么？”

阿马鲁和蔼地为其做了解释：魔鬼的法术是很多的，然而惯用的是使一列火车出轨，这样就会造成众多旅客死亡——由于来不及为这些死者涂圣油，因而魔鬼就咔嚓一下子强占了他们的灵魂！

“真是个大流氓！”红衣神父愤愤地说道，他为魔鬼的狡诈伎俩暗自惊诧。

阿松桑心不在焉地摇动着扇子，脸上挂着一种天国之乐的微笑说：

“啊，朋友们！”她慢悠悠地环顾四周，“对我们来说是不会发生这种事的……”

这倒是真的！所有的女人都享受了一会儿对这真理确信而带来的愉快。她们做好了准备，确信能挫败那诱人的魔鬼的奸诈伎俩。

这时阿马鲁咳嗽了两声，象是为了清清喉咙，然后他双手撑在桌子上，用习惯性的讲道语调说：

"为了同那魔鬼保持远远的距离，需要特别警惕。今天我想在这里谈谈我的一块心病……中心教堂附近敲钟人家里有个女孩子……"

老太太们把椅子移近些，怀着陡然而起的好奇心听他讲话，期待着听到有关魔鬼的奇闻一类带有刺激性的故事。

阿马鲁继续以一种使周围悄然的庄严的声音说：

"那个姑娘在所有的祭日里只能呆在家里，她被牢牢地钉在床上！她不识字，不做日常的祈祷，没有冥思的习惯。按圣·克莱门特的观点说，结果她便成了"没有防卫能力"的女孩子。这将会导致什么事情发生呢？那个魔鬼不停地在她身边转悠，不失时机地噬咬她的灵魂——魔鬼附着在她身上就如同在自己的穴窟里一样猖獗！今天，姑娘的父亲，可怜的艾斯格亚斯大叔对我说，她处于疯狂、绝望之中，无缘无故地暴怒……结果，那个男人家的生活被搅得一团糟。"

"这可就发生在离圣主教堂两步远的地方啊！"阿松桑惊喊着，对附在瘫姑娘身上作祟于女孩子床上的魔鬼表示了万分痛恨！啊，这仅仅是因为院子与中心教堂被一堵墙壁隔开了！

阿马鲁忙抢过话头来说：

"阿松桑太太说得有理。这太让人气愤了！但是应该怎么办呢？这姑娘不识字，不会念经，如果没人去教化她又怎能使她听到上帝的箴言呢？又有谁能去振奋她的精神，把战胜大敌的密诀传授给她呢……"

他激动地站起身来，在房间里走了几步，两肩向下耷拉着，象放牧者因为一只心爱的母羊被一种无可匹敌的力量夺走了一样而痛苦万分。这时他也确实因为方才一番痛切慷慨的演说而在心窝里萌

生了对姑娘的哀怜之感——对那瘫姑娘真正的哀怜。是的，对这样的人来说如果不去同情，那她便会因为不能动弹而使临死前的挣扎更为痛苦……

老太太们面面相觑，为姑娘的悲惨境遇而痛心，更为这种痛苦掷向了阿马鲁神父而难过。

阿松桑太太想起了自己那敬神的万宝库，想着得赶快在姑娘的床头放上几尊神像，例如圣·维森特、大慈大悲的圣母……

"女士们也许将对我说，"阿马鲁重新坐下，"这只涉及敲钟人的女儿，但她也有灵魂啊！如同我们一样的灵魂！"

"所有人都有权力享受圣主的恩惠，"红衣神父公允而严肃地说，"要使所有阶级平等——只是不涉及物质财富——而是就享受上天的恩典而言。"

"对上帝来说，是没有贫富之分的。"若阿乃依拉叹息着，"穷最好，天国是穷人的。"

"不，富最好，"红衣神父抢过话茬，伸出手来制止这种对神圣律条的虚伪解释，"天堂也是为富人准备的，太太您不了解这一点。至于说'穷人们是幸福的'，其意是说穷人们应该认为处于穷困中是幸福的，不要想染指富人们的财产——除了他们所应有的一点面包以外不要有什么非分的想法。没有财富是遗憾的，但不能因此而妄想分享他人的财富。因此，我的太太您应知道这种宣扬劳动者和下等阶级应比现在的生活过得好的卑鄙者……应当象被革除教门的人一样挨顿鞭子！呜呼！"红衣神父伸了伸身子，大概是因为话说得太多而精疲力尽了。

阿马鲁神父保持着沉默，胳膊肘放在桌子上，手慢慢搓着额头。他要人们觉得是一种神圣的灵感使他抛出了自己的想法——他想建议阿迈丽娅带着对教义的虔诚去教化那忧郁的瘫子……然后想到自己那完全出于内欲的动机又犹豫起来了，甚至在脑海中出现了敲钟人女儿那夸张了的形象——她在黑暗中做垂死挣扎……阿马鲁又想到，倘能去安慰她，使之快乐，减少她每日苦挨时光的痛苦，

那自己就能获得所有的好名声、荣誉……而这种行为也将无疑地抵销了自己很多罪过，如果能以基督那博爱的纯洁精神去做这件事，将使上帝无尚荣光！一种年轻男子对那被死死钉在床上，既未见过太阳也未见过月亮的悲惨的躯体的善良、激动、怜悯的感情涌上心头……在这种牵肠挂肚的怜悯中阿马鲁惶惑不安了，他下不了决心。阿马鲁搔着后脑勺，对于把托托的事讲给诸女士听有些后悔了。

然而甘索左先说出了一个想法：

"阿马鲁神父先生，能不能把那本关于神圣们生活的画书拿给她看呢？那上面净是感化人的绘画——对我来说是能触动灵魂的……阿迈丽娅，你不是有那本书吗？"

"没有。"她眼不离手上的活儿回答着。

这时阿马鲁看了看她——几乎把她忘了——她坐在桌子的另一侧给一块抹布缝边儿。她头发的分缝儿非常细，隐没在浓发之中；油灯光把头发映出一道光亮。她的眼睫毛在白里透红的面颊的映衬下显得更黑也更长了；脸上阵阵红晕泛起，面容也愈加美丽。她的衣裙十分合体，肩上叠起皱折，两个乳房在前胸大大方方地隆起；阿马鲁看到这乳房合着呼吸的节拍起伏着……多么渴望能占有这窈窕的身体啊！在想象中，她的乳房雪白雪白、浑圆饱满——他曾把她搂在怀里，但那时她穿着衣服，他热望的双手触到的只是那冷冰冰的绸子……然而一旦到了敲钟人的家里，所有的一切将属于他了！他将接受她的双唇的亲吻，没有衣裙的遮掩，什么障碍都没有了……多亏上帝保佑！这一点儿也不妨碍同时能安慰托托的灵魂！他不再犹豫了，在老太太们喋喋不休地讨论"圣贤生活"的嘈杂声中高声说：

"不，女士们，不是用书而是实际有效地帮助那个姑娘……想知道我的想法吗？我们之中有一位，她手头又不太忙，由她把上帝的箴言带给那姑娘并教化那个灵魂。"接着他一边微笑一边补充道，"说真的，在我们之中不太忙的人要算阿迈丽娅姑娘了……"

这使人们一惊，好象是天主本人的意愿在某种启示下产生了——这慈善的使命使所有的女人眼中闪烁出虔诚而激动的光芒！慈善将从她们这里，从慈悲街上施发……她们心旷神怡，已经开始贪婪地预享着领唱神父和教士会的褒奖！老太太们各抒己见，都勤奋地为这功德无量的神圣事业付出努力，准备分享上帝慷慨赐予的恩赏。甘索左直言不讳地宣称，她忌妒阿迈丽娅；乃至对其发出的“噗嗤”一笑大为反感：

“你以为我就不能以同样的热情干这件事吗？你现在就对将从事的美好的工作感到自豪了……瞧着吧，这样你便不会从中得到益处！”

然而阿迈丽娅依旧不住地神经质地笑着，她靠到椅子背上憋住一口气打算忍着不再笑了。

甘索左的两只小眼睛直冒火星儿。

“不正派，不正派！”她高叫着。

为了使她平静下来，阿迈丽娅不得不向基督及诸圣贤发誓——她的笑是因为产生了一种离奇的想法，是出于神经质……

阿松桑则说：“啊，她有理由自豪，她将为这个家庭赢得荣誉！姑娘应当知道……”

阿马鲁严肃地打断了她的话：

“她不应当知道，阿松桑女士！一种只是用来牟取炫耀和虚伪资本的功业在天主眼里能有什么价值呢？”

阿松桑太太耷拉下肩膀，屈从于这个斥责。阿马鲁依旧严肃地说：

“此事不应从我们这里张扬出去，这是我们和上帝之间的事！我们希望的是抚慰一位女病人，使她的灵魂被拯救，而不是想在报刊杂志上得到什么赞扬。难道不是这样吗，师父神父？”

红衣神父吃力地站起来说：

“今天夜里您用圣·克里左斯托莫式伶牙俐齿讲了这么多话，我受到了感化——不过现在我想看到烤面包片的出现。”

露萨还没有把茶端来。人们继续议论，最后决定每星期由阿迈丽娅去一至二次——这要凭着她献身的热情了——要人不知鬼不觉地去，为的是使这种行为在上帝眼里更有价值。每次可以在瘫子床头呆上一个小时，为她读《圣贤传》，教她念经祈祷，给她灌输教义。

"最后，"阿松桑转向阿迈丽娅概括道，"除了一件东西以外，我不再对你说：你获得了利益！"

阿松桑太太的傻气引出了一片笑声，在笑声中露萨端着托盘进来了。阿迈丽娅脸涨得通红——"这样她就能和阿马鲁自由地相会了，当然也是为了圣主的荣光和降伏妖魔。"

他们每周都相会，有时一次，有时两次；如此这般，到了月底他们对瘫子慈善的探望已经七次了——七[1]，这可是富有象征的数字。在虔诚的女信徒的想象中，这"七"一定与圣母玛丽娅的"七训"相吻合。在他们幽会的前一天，阿马鲁曾提请艾斯格亚斯大叔注意——在打扫庭院和收拾好讲道的屋子后，把临街的门虚掩上。这些日子阿迈丽娅起身很早：常常浆洗一件白衬裙或者修饰某件衣服的缘边儿。母亲对她的过分打扮很奇怪——她大量地往身上洒香水，简直要用香水泡起来了！她解释道："这是为唤起托托爱洁净和清爽的意念。"她穿戴停当便正襟危坐等着十一点钟的到来，脸蛋红扑扑的，两眼死死盯在时钟的两根指针上，回答母亲的问题时总是心不在焉的。嘎嘎作响的老座钟哑然呻吟了十一声，她向镜子瞥了一眼后，响亮地吻了母亲一口便走出去了。

她每次去敲钟人家时，心里总是忐忑不安，生怕被别人发觉。因此，她每天上午都向能助自己一帆风顺的圣母祈祷，请保佑她摆脱厄运；如果在路上碰到一个穷人她就会毫不犹豫地施舍——以博得乞丐与流浪汉们的朋友即上帝的欢心。她最害怕经过中心教堂宽街，因为药店的安帕露总是坐在窗后边做针线活儿边行使着监视路

① 七，在葡萄牙是个吉祥数。

人的职权，而且从不擅离职守。每当路过那里，她便把披风裹得紧紧的，用遮阳伞低低地遮住脸，最后总是先迈右脚进教堂的门。

教堂里光线暗淡，沉睡般的静寂使她害怕；各路神仙和十字架静默地伫立着，在她看来是在谴责着自己的罪恶；在她的想象中，所有神仙的玻璃眼珠和画像中神仙的瞳仁都在死盯着自己——接着他们发觉一种快乐的期望引起了她胸脯的不停起伏。有时她也闪过一丝意念——为了消除各路神仙的不悦，她愿把那段时间全部献给托托，只用来仁慈地关照托托，而连裙子都不让阿马鲁触动一下——然而一当进了敲钟人的家看不见他时，她便无心在托托床前停留，立刻跑到厨房的窗边，向圣器所那结实的大门窥探——她熟悉这大门上的每一块黑色铁片。

他终于露面了。那时正是三月初，北归的燕子在中心教堂的护壁墙上翻飞，在阴郁的寂静之中可以听见它们的喃呢；潮湿的地上的植物用一片墨绿的颜色遮盖着远近的角落。有时阿马鲁先生颇有雅兴地寻采一朵小花儿，阿迈丽娅已显得焦躁不安了，她击打厨房的玻璃窗——阿马鲁快步走来了。他们在门口伫立片刻，握握手，各自吞噬着对方那闪亮喜悦的目光；然后他们去看托托，阿马鲁把放在教士袍口袋里的糕点送给她。

托托的床放在靠厨房的小屋洞里，她那弱小的病体陷在草垫子窝儿里，身上盖着一条脏被子——托托经常以拆被子上的线头来取乐……这些天她穿上了白色的宽衣裙，头发上抹了油，闪闪发光。因为最近阿马鲁的到来——正如艾斯格亚斯大叔满意地说——她变成了“一头闹槽的小母马”，以至于一时也离不开镜子，并且在枕头底下藏了一柄梳子；她逼着父亲把现在开始讨厌了的布娃娃裹在脏衣服里“禁闭”于床下。

阿迈丽娅在单人木床床脚坐了一会儿，问托托字母是否学会了，强迫着她回答一个个字母的名称，然后要她正确无误地复述教给她的那段经文。这其间，阿马鲁也没有出门，双手插在衣兜里等着。他心里很烦，那个瘫子两只闪亮的眼睛惊愕而热情地盯着他，不停

地打量，好要识破他来这里的动机——这真令他惶惶不安。托托的脸黑黄干瘦腮骨很突出，两只眼睛显得又大又亮。此时，阿马鲁既不感到她可怜也不想对她施以仁慈。他讨厌瘫子耽搁了他的时间，他认为托托是个野蛮不堪教化的姑娘。阿迈丽娅的心情也很复杂，为了不惹怒圣主她耐着性子跟瘫子讲话。托托好象很恨她，回答问题时面带怒容；几次把身子转向墙壁，气冲冲地一言不发。有一天她竟把字母表撕得粉碎，如果阿迈丽娅想帮她整整围巾或掩掩衣被，她就很凶恶地紧缩起身子……。

最后，阿马鲁不耐烦了，向阿迈丽娅递了个信号——她立刻把带画儿的《圣贤传》放在托托面前：

"好吧，现在你来看看这些圣人……这位是圣·马特乌斯，这位是维尔吉妮娅圣女……再见，为了使上帝赋予你健康能让你去散步，我和阿马鲁神父先生到上面去念经祈祷……不要把书搞坏了，弄坏这书可是罪恶。"

接着他们爬上了楼梯，与此同时女瘫子急切地伸长脖颈向上看去——愤怒的泪水蒙住了她那双红红的双眼；嗣后她又仔细地听从一级级阶梯上传来的咯吱吱的响声。

上面的房间很低，没有顶棚，房瓦直接敷在用黑黑的木檩搭成的顶子上。床边挂着一盏油灯，墙壁上有一道羽状的油烟污迹，这是油灯熏的。阿马鲁常常因为艾斯格亚斯大叔所做的种种准备哂笑不已——放在角落里的桌子上面摆着一本《新圣约书》和一只带把儿的水杯，两把椅子放在桌子旁……

"唔——这是为我们谈话准备的，让我教你如何作修女。"阿马鲁揶揄道。

"那么，请来教吧！"她张开双臂低声说着，带着炽热的笑意站在阿马鲁面前；启口一笑便闪出两排洁白的牙齿——她沉浸在一种甘愿献身而无所顾忌的热情之中。

阿马鲁贪婪地吻着她的脖子、头发，有时咬她的耳朵；她轻轻地尖叫了一声，接着两人便一动不动了，恐怕被下面的瘫子听到什

么声音。

阿马鲁关上两扇窗户，然后又关上那扇很不顺从的门——必须用膝盖抵着才关得严。阿迈丽娅慢慢地把衣服脱光，当衬裙脱落到脚下的时候，她不动了——如同一尊白玉般的塑像出现在这黑暗的小屋之中。阿马鲁也在旁边做着准备，他粗重地喘着气。姑娘从额头到胸部迅速地划了三个十字，她常常在爬上床时发出一声悲戚而微弱的叹息。

阿迈丽娅只能逗留到中午，为了掌握时间，阿马鲁把怀表挂在吊油灯的钉子上……

“亲爱的，我该走了。”她全身疲劳，低声说道。

“你再躺会儿……总是慌里慌张的……”

两人都不说话了，静静地躺了一会儿；他们紧紧地依偎着，处于甜蜜的困倦之中。木檩条钉的顶架有很多缝隙，顶上的瓦敷得也不严密，仰视可见从缝隙中透进的亮光——有时她们感到有一只公鸡在房顶上迈着轻缓的步子游荡，将一片离位的瓦踩得直晃动；有时又觉得是只飞鸟落在房顶，听，它在悠扬蜿转地唱歌，双翅扑扇着扑拉拉作响。

“哎呀，时间到了！”阿迈丽娅说。

神父想挽留她，如饥似渴地亲吻她的耳朵。

“馋鬼！”她低声连连说道，“放开我！”

在屋子的黑暗中，她迅速穿好衣服，然后打开窗子，又跑过来搂抱着阿马鲁的脖子；他直挺挺地躺在床上——感到怠倦了。最后他们又去搬动那张桌子和两把椅子，为的是让下面的瘫子感到一场谈话结束了。

阿马鲁还是没完没了地亲吻她，发出声响。阿迈丽娅为了快些结束这次幽会，挣脱了他去把屋门大打开……神父下了楼，大步流星地穿过厨房，不屑于看托托一眼，接着进了圣器室。

阿迈丽娅在离开前又去看看托托，问她是否喜欢那画册。有时只见她把头蒙在被子里，双手拉紧被头；也有时她坐在床上，审视

着阿迈丽娅，眼中闪露着不良的好奇的神色，把脸靠近她，好象在用灵敏的鼻子嗅着什么——阿迈丽娅向后退去，心绪不宁，脸也红了；抱怨着时候不早了，然后收回《圣贤传》出去了，她在无声地咒骂那诡诈的丫头。

她在经过宽街的时候经常看见安帕露在窗子旁。最近，她竟然想到如果把对托托施仁慈的秘密行动告诉这位药店老板娘，也许是个稳妥的办法。

她真的这样做了。

现在每当她从宽街经过安帕露就喊住她，然后整个身子扒在阳台上问：

“托托怎么样了？”

“还活着。”

“会读了吗？”

“能断断续续地读了。”

“问圣母的祈祷经呢？”

“会念了。”

“哎呀，你是多么热诚啊，姑娘！”

阿迈丽娅谦逊地垂下双眼，那位也晓得这一秘密的卡洛斯离开柜台来到门口赞美阿迈丽娅：

“是从您行使那伟大的慈悲的使命的地方来吗？”他问了一句，两眼瞪得圆圆的，鞋尖点地晃悠着身子。

“我只是想同那小姑娘呆一会儿，为她开开心……”

“了不起！”卡洛斯不住地低声说道，“一位新教义的传播者！那好，回去吧！我圣贤的姑娘，向你的妈妈捎个好！”

于是他又车转身子对药房助手说：

“奥古斯托先生，请您看这个……不是象其他姑娘一样在谈情说爱中虚掷时光，她成了护卫神女！为了陪伴一个残废人而不惜自己的青春年华！先生，请您注意：难道唯物主义之类的乌七八糟的东西能激发出这种优良品德和行为吗……只有宗教，我亲爱的先

生！我希望勒南①之流的哲学家们——那帮匪徒来看看这个事实！让我去赞叹他们的哲学吗？那就等到他们的学说能象这姑娘一样与宗教手挽着手的时候……我是崇信科学的人，我羡慕的人一个是牛顿，一个是基佐②……但是（他加重了语气）如果哲学脱离了宗教……（他的语气更加重了）十年内，奥古斯托先生，这哲学将被埋葬！”

卡洛斯在药房里缓缓地踱步，双手放在背后，沉思着那哲学的末日。

---

① 勒南是法国十九世纪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

② 基佐是法国路易·菲利浦时期的国务活动家。

十七

这一阶段可算得上是阿马鲁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了“我正在幸运地蒙受上帝的恩惠”——晚上他在脱衣服的时候这样想着。按照教士的惯例，每天这时候是要进行自省的，他感到这些天过得很舒适，非常有规律地大享艳福，而且是一帆风顺的。近两个月，在教区的教务方面什么障碍和困难都没有发生，正如萨尔达纳神父说的，整个教区都在好转。

若赛发为他物色到了一个工资低廉、手艺高超的女厨师，名叫艾斯库拉斯蒂卡。慈悲街简直成了他享受、景慕和崇拜的宫廷；每周在艾斯格亚斯大叔家都能享受到一两次甜蜜的如临仙境的乐趣——真是天赐良缘，为了他们的媾和，这个季节显得那样美丽：莫雷纳尔的玫瑰花已经开始绽蕾吐蕊了。

然而，更令他得意的是不管是那些老太太还是诸位神父以及圣器所的任何人，都没有怀疑他去和阿迈丽娅幽会。他们对托托的看望已经成为敲钟人家生活中的法定内容，人们只是称赞阿迈丽娅甘为那瘫姑娘献身并没有去询探个人的事儿——这也是遵从那虚伪的原则：这种献身的事是与天主有关的秘密。偶尔有个别女人向阿迈丽娅打听那个病人的情况，她断言病人一定有很大好转，开始放眼于天主的法规。那时人们都是在小心翼翼地议论着交换不同的意见。女人们仅仅有个空泛的计划：等到托托通过祈祷康复了并熟悉了教义要理的时候，她们将到阿迈丽娅完成功业并折服敌人的地方去朝拜。

阿迈丽娅面对着人们对她在道义上的巨大信任，一天向阿马鲁建议——非常巧妙地——她想对女友们说，有时本堂神父先生也来参加她对托托的虔诚的说教……

“这样，如果有人突然发现你进入艾斯格亚斯大叔家的时候便不会生疑了。”

“我看不必要”他说，“亲爱的，上帝同我们在一起，这是明摆着的！我们不要扰乱上帝的擘划，他比我们看得远……”

她立刻同意了——象以往一样，凡是从阿马鲁那两片嘴唇里吐出的见解她都同意。自从在敲钟人家第一次幽会的那个上午起，她从肉体到灵魂，从愿望到感情都完全、绝对地给予了这位本堂神父——她身体上没有一根毫毛不属于他！她脑中闪过的每一个意念，即使是最细微的也无不隶从于阿马鲁。她自身特有的气质渐渐地不能左右她了。当她被阿马鲁那有力的臂膀紧紧地搂抱时，她觉得自己是完整的；然而当她被无休止地亲吻时，又觉得自己的灵魂正在衰耗。现在她毫无自控力，只能依赖于阿马鲁了——她对其并不隐瞒这点。她在顺从中享受，在不断地献身中享乐……她在彻底地被奴役中享受。她希望他能为她着想，为她活着；她得以自慰的是能够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卸下了重压在他身上的担子，这担子也是常常重压在她自己的生活上。似乎她的全部理智都出自阿马鲁的大脑，她血管里流动的血液好象也应该源于阿马鲁的心脏。对她来说最有权威和最充足的理由就是这样两句话——“这是本堂神父先生所希望”，“这是本堂神父先生所说的”。她看着他的眼色生活，在一种家畜式的驯从中生活：当他讲话时，则应洗耳恭听；当他脱衣解怀时，则须委身相从。

阿马鲁享受着这种奇妙的控制权。她使阿马鲁把过去由于附庸于他人而积蓄在心中的愤怨统统释放出去了——这愤怨产生于叔叔家、神学校、里巴马尔伯爵老爷的白色大厅……实际上，他的神父生涯也不过是仰人鼻息、寄人篱下——必须顺从主教的意志，对教士会的决议和教规唯命是从……低三下四的生活使他的灵魂都疲惫

了！而现在，他拥有一个肉体及其灵魂，他威风凛凛地统治着一个活生灵！如果说，因为职业的关系，他自己是在对上帝的赞美、崇拜、焚香致礼中度过一天又一天的，那么，现在他刚成了一位敬畏他的姑娘尽心崇拜的上帝了。在那个姑娘眼中，至少他是英俊的，超过了那些伯爵、公爵；他与最博学的贤士、哲人相比毫不逊色，堪任主教之职。一天，她沉思了一会儿，竟然对他说：

"你将来能成为教皇！"

"所有的男人都可以成为教皇。"他严肃认真地回答着。

她相信他的话——然而阿马鲁那亢傲至尊的容颜使他远离了累里亚，姑娘对他只能敬而远之了。阿迈丽娅那处在茫然中的饱和的痴情，已使自己蜕变为愚蠢的女人，她与阿马鲁爱情生活中不体面的东西使得自己迟钝和麻木不仁了。

阿马鲁不允许她有什么与他无关的兴趣和好奇心，甚至禁止她阅读小说和诗歌——

"你要决心成为女博士吗？"

"世界上发生的事与你有什么至关紧要的？"

有一天，她兴致勃勃地讲了一个轰动全城的舞会的情景；他就象有人背叛了自己似的感到受辱难耐——于是在敲钟人家里可怕地斥责了她：

"你真是一个好虚荣的女人！一个水性扬花的女人！你是魔王的女儿……"

"我将杀死你！你看到了吗？我将杀死你！"他抓住阿迈丽娅的手腕大喊大叫，用冒着火星的目光威胁她。

阿马鲁担心她将挣脱自己那霸道的束缚；倘若失去她对自己那绝对的情爱，他将伤心透顶——为此他很骇怕。有时，他在想：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会感到厌烦的，因为一个男子是难以满足她种种虚荣的要求和女人特有的嗜好。她能总钻在他的黑教士袍里，看着他刮得光光的脸孔和露着秃光圈的头吗？他在想：那些五颜六色的领带，高高翘起的小胡髭；奔驰的骏马，长枪手制服，所有这些都会

在女人们身上产生决定性的魅力。如果听到她讲军营里的某位军官或城里的某个风流才子，他的嫉妒心理便极其强烈……

“你喜欢他吗？是因他那身破布，还是因为他那撮小胡子？”

“我喜欢他——不，哎呦！亲爱的，我从未看见过这个男人！”

无须评议这个女人了——是出于好奇呢，还是寄情于其它男人呢？魔鬼正是利用了姑娘不希望受到监督的这一弱点……

于是阿马鲁产生了对整个凡俗世界的憎恶——这个世界将把阿迈丽娅吸引走，使她逃脱教士服的荫庇。他用玄奥的借口阻止姑娘与这座城市发生关系，甚至说服若阿乃依拉劝止女儿到拱廊和商店去。他不厌其烦地向阿迈丽娅灌输这种思想——所有的男人无异于不敬神的魔鬼，这些男人罪恶累累如同疮痂布满全身，他们愚蠢、虚伪，注定要下地狱！他给她讲了累里亚几乎所有小伙子骇人听闻的劣迹。

她惊恐而好奇地问：

“你怎么知道的？”

“我不能对你说。”他讳莫如深地说了一句，然后紧闭双唇表明在做忏悔时已经许诺严守秘密。

接着他又显出牧师神职的荣耀感起劲地在她耳边吹起来——堂而皇之地阐发古老的教科书的内容以示博学，向她赞扬神父的职能和优越的地位。

在埃及那个伟大的古老的国家里，只有做为教士的男人才能当皇帝！在波斯，在埃塞俄比亚，一个平常的神父有废黜皇帝和加冕的天赋的特权！哪儿还有比神父更大的权威呢？即使在天廷里也没有！神父的职权高于天神和炽天使——他们没有被授予神父特有的可以饶恕种种罪恶的神奇权力！即使是贞洁的圣母玛丽娅，她能有比他——阿马鲁神父更大的权力吗？没有！因此应当用对待圣母陛下的尊敬对待他阿马鲁。他可以对圣·贝尔纳尔迪诺·德·赛娜说：“喂！这牧师是在你之上的，可爱的母亲！”如果圣母能把上帝的

血肉同化在自己贞洁的肉体内，哪怕只一次，那就非同凡俗了；而神父在弥撒这神圣的祭祀中，天天为此将上帝的肉体与自身同化！

阿马鲁解释说，这不是他自作聪明，所有圣贤的神父都接受这种说法……

“喂，你认为怎么样？”

“噢，亲爱的！”她惊愕地连连低呼，因为淫欲的催动身体瘫软下去。

这时，阿马鲁又用那可崇敬的语录给她灌迷魂汤：圣•克莱门特称神父为“地上的上帝”，能言善辩的圣•克里左斯托莫说“神父是来传达上帝命令的大使”，而圣•安布鲁西尤则写到，“皇帝和神父之间的尊严比铅与金子之间的差别还要大！”

“而这金子正是指鄙人了，”阿马鲁轻轻地拍拍胸膛说，“你认为怎么样？”

她扑向他的怀抱，贪婪地亲吻着他，她要触一触他身上拥有的如圣•安布鲁西尤所说的金子！啊，这“上帝的大使”；这在地球上最高尚最显贵囊括了一切，超群轶伦的大天使！

神父的权力就是这个，就是他同上帝如此这般的亲密……在阿马鲁不断的教化中，阿迈丽娅对此笃信不疑了。他常常对她讲：女人得到了神父的爱，就把上帝的关怀，上帝的友情附于己身；死后将由两位天使拉着她的手，陪伴着她——这样执掌上天堂钥匙的圣•彼得可能产生的一切疑虑便冰释了；在她的坟墓上——如同发生在法国一位被神父爱过的姑娘的坟上一样——将自发地长出白玫瑰作为灵魂升天的明证，童贞在神父的神圣的怀抱里是不会被玷污的……

这更使她着迷了。她完全沉思在墓穴被白玫瑰熏香的想象之中了，预享着神秘的幸福；她沉醉了，发出享乐时才有的细微的叹息。她噘着嘴，恳切地说，她想死。

阿马鲁嘲讽道：

“长着一身细皮嫩肉就来谈死……”

她真的比以前胖了。现在她显出的是一种端庄大方体态匀称的美，过去由于嘴唇上毫无感情而使鼻子益发细高的不安的表情消失了。现在她的唇上有润泽动人的艳红色，她的眼睛里有恬静的流波闪动着笑意，她的身体具有性成熟的外观。她变懒了，在家里不时停下手中的活儿，长时间地无言地微笑着凝眸远望；时而又仿佛在昏睡中，过后脑子里便出现了敲钟人家的那间小屋，那张单人木床，那位只穿着衬衣的本堂神父。

在她度过的一天天里，晚上八点钟是个令人乞望的时刻——那些时候，阿马鲁同红衣神父总能在每天八点钟规律性地出现。然而现在这晚上的聚会则使她感到压抑——他建议她要特别小心谨慎；她出于过分地顺从而把这劝告看得严重了，以至于在喝茶时从不坐到他身边，也不敢向他去献糕点。此刻，她真对老太太们的在场感到厌恶，她腻烦那叽叽喳喳的说话声，腻烦玩纸牌时的死气沉沉——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他以外，对她来说一切都好象是不能容忍的……可是一当到了敲钟人家里，又多么能排忧解愁！她那张脸完全变了颜色，表情茫然；那在昏然中发出的难辩彼此的喘息，那在同房的高潮时发出的难以遏止的哎呀声，然后又死一般不再动弹了——这些现象有时使阿马鲁为之担忧，他用胳膊肘支撑着上身不安地问：

“你不舒服吗？”

她如同从遥远的地方重回到这里，睁开了惊讶的双眼——啊，她确实漂亮——把两只裸赤的胳膊交叉放在袒露的胸上，慢慢地摇着头表示否定……

十八

一个意外的情况——托托那古怪的表现把他们在敲钟人家的幽会破坏了，正如阿马鲁所说，“这丫头向我们施放了一个妖魔”。

现在托托对阿迈丽娅怀有一种粗野的憎恶，只要她靠近床，就把头扎进被窝；如果碰到她的手或听到她的声音就疯狂地扭曲身子。阿迈丽娅只好躲开她；但姑娘的心被震动了，她产生了这样一种意念：那个恶魔闻见她衣裙从教堂带来的气味就附在托托的身体上，因为衣裙上洒过圣水又被香火熏过，所以恶魔为之恐惧便在姑娘的肉体内打滚……

阿马鲁想训斥托托，用恫吓的语言使她感到对阿迈丽娅恶魔般的态度是忘恩负义——阿迈丽娅是来为她解闷，训导她能与天主交谈的……但是女瘫子歇斯底里大发作，号啕大哭，然后又一动不动，形同僵尸，翻白眼儿，吐白沫，口水泪水打湿了床单——简直吓死人了！阿马鲁小心谨慎地念着所有能驱魔的咒语……

从此阿迈丽娅决定“让那头野兽任其自然”吧，不再费功夫教她什么字母表和向圣母祈祷的经文了。不过出于谨慎，他们进去时常常看她一会儿，不急于跨进小屋门；但问她怎么样了，她从不回答。于是他们把探出去的头缩回来，因为那双眼睛放出的光是野蛮而恐怖的，仿佛要将他们吞下去。托托的目光轮番在二人身上扫视，她常直愣愣地盯住阿迈丽娅裙子上的闪光的金属饰件或阿马鲁的教士服，好象猜测在他们衣服下面隐藏着什么。她那痛苦歙动着的鼻翼和龇牙咧嘴的样子，表现出如饥似渴的猎奇心理，但依旧是

一言不发，执着怨恨……阿迈丽娅更加担惊受怕了——幸亏她那两条僵硬的腿将其牢牢地钉在床铺的小草垫子上，否则，耶稣！她会跑上楼将他们咬一顿！

阿迈丽娅对阿马鲁说，出现了这种情况使她觉得那本来是快乐的交媾也索然无味了。她决心从此以后进那间屋时再也不跟托托说话了。

然而情况更糟了，当托托看见她经过临街的门去楼梯口时便扒着床沿，抓住草垫子边儿焦灼地奋力竦身企图追上去——但一点动弹不得，只能仰起那张因绝望而失去常态的脸看着她。阿迈丽娅上了楼，听见从下面传来了一阵冷笑，有时是长长不止的嘘声和使人闻之凝血的嗥叫……

现在阿迈丽娅走路时都战战惊惊的，她在想：也许上帝就在那间小屋里定居，站在旁边看她与阿马鲁交欢……一个与他们不共戴天的恶鬼在嘲弄和叫骂她。阿马鲁想使她安神，便说："最近我们圣贤的庇护九世神父宣告，相信'有人魔鬼附身'是一种罪过……"

"那为什么还要祈祷，还要驱邪呢？"

"这是旧宗教的事，现在一切都要变了……总之科学毕竟是科学……"

她估计到阿马鲁在骗她——实际上正是托托在破坏她的幸福。最后阿马鲁想出了一个能避开那"该死的丫头"的办法——以后二人都从圣器所进敲钟人家，通过厨房直接去上楼——只要是蹑手蹑脚地通过，托托躺在小屋洞的床上是难以看到这个方位的；其次，这个办法最易行，因为幽会的时间是在十一点和中午之间，这时间圣器所内空无一人。

实际上当他们踮着脚尖屏住呼吸进去时，不管把脚步放得多么轻，那一级级破旧的楼梯依然咯吱咯吱作响。这时托托的声音便从小屋洞里冲出——这是粗野嘶哑的嗥叫：

"滚出去，狗！滚出去，狗！"

阿马鲁顿时产生了要扼死那个瘫子的狂怒念头，阿迈丽娅则满脸刷白，浑身发抖。

那丫头仍在嗥叫：

“滚，狗们！滚，狗们！”

他们赶快躲进屋里，插上门闩。然而那好象来自地狱凄惨刺耳的嗥叫还是不断地传来，追逐着他们：

“狗在炼丹！狗在炼丹！”

阿迈丽娅倒在床上，因为恐惧几乎晕了过去，她发誓不再进这个该死的家……

“那么你要到什么鬼地方去呢？”神父暴怒了，“我们应当到什么地方相会呢？你想让我们双双躺在圣器所的板凳上吗？”

“我怎么得罪了那个瘫子了？我怎么她了？”阿迈丽娅紧握双手叫喊着。

“没什么！她是疯子……可怜的艾斯格亚斯大叔一直为此烦恼……到头来你又能把她怎么样？”

她没回答。她想起了幽会的前夕，在自己家里，一种声音常常在耳边轰响，她在睡梦中一当感到这种声音响起便浑身发抖。恐惧将她那瘫软在神父怀中的麻木的肉体的魂灵唤醒，此刻她反问自己：这难道不是犯着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行吗？阿马鲁那斩钉截铁的断言——上帝会饶恕他们——再也不能让她安宁了。她看得很清楚，当托托嗥叫时，阿马鲁的脸也罩上一层苍白的颜色，甚至隐隐觉得有一股来自地狱的彻骨的寒流通过了他的全身。而如果上帝能原谅他们的话，为什么要通过瘫子的声音来让魔鬼恣意地侮辱和嘲弄他们呢？

此刻，她跪在床脚不住地向万般慈悲的圣母祈祷——请圣母照亮她的心灵，向她说明为什么托托要不停地纠缠，托托那恐怖的声音是否在传讯神明的圣母的旨意。然而我们的圣母不回答她。也不象往常那样在她祈祷时悠然恬静地潜入她的灵魂……她完全蔫了，捻着手指听天由命。她许诺不再到敲钟人的家去——然而到了幽会的

那天，她又想起了阿马鲁，想起了那张床，想起了使她神魂颠倒的亲吻，想起了那钻进她肉体的火——她无力抵抗这种诱惑，于是又打扮起来并发誓这是最后一次了；时钟敲了十一下，她出发了。路上她面红耳赤，好象渐渐听到了托托的声音，心突突地跳，将要见到那个把她压在小粗垫子上的男人的欲火在五腑六脏中焚烧。

因为害怕供奉的各位神仙，她在进入教堂时不住地念着祈祷经。

她赶快跑进圣器所，为的是得到阿马鲁的保护，在他那教士服神圣的权威下藏身。阿马鲁看到她面色如此苍白，便打着趣儿来使之平静："干嘛这个样子，真是个大傻瓜！这样将会破坏咱们幽会时那安逸的享乐，喏，那间屋里可有个疯子哟！"他又许诺将来另选幽会的地点。为了分散她的注意力，他利用圣器所僻静的有利条件向她展示祭祀时穿的礼服、圣酒杯、法衣，又拿出一个新帷帐和有着古老花边式样的白法衣极力想提高她的兴趣，并通过摆弄这些祖遗圣物时的热情来向她证明自己还是本堂神父，并没有失去对天主的信仰。

一天上午，阿马鲁向她展示了一件圣母的斗篷，这是几天前奥林的一位富有的虔诚女信徒送来的礼品。这斗篷使阿迈丽娅大为赞叹，它是用蓝色锦缎做成的，这种质地代表宇宙；上面绣着星辰，中央位置用丝线精致地绣了一颗鲜红夺目的心，周围是金丝线绣的玫瑰花。阿马鲁靠近窗子将斗篷展开，这花团锦簇的刺绣珍品光芒闪耀。

"上等刺绣品，嗯？要十万雷阿尔……昨天我们在圣母金身上试了试，非常合体……"然后瞧了瞧阿迈丽娅，在把她颀长的身材同矮胖的圣母塑像作了一番比较后说，"你要穿上一定更合适，来试试……"

她后退着说：

"不，上帝，这样罪过太大了！"

"傻瓜！"他拿着打开的斗篷走上前去，展示出那如清晨云朵

一样洁白的锦缎衬里说，“对这斗篷我们还没有做过接受它赐福的仪式……这不是跟从女裁缝那儿弄来的一样吗？”

“不，不。”但这否定的回答不如先前坚定了，她两眼闪烁着渴望的目光。

阿马鲁发火了。他倒想要知道知道她怎么能比自己还清楚什么是罪过——哈，不是吗？现在这小姑娘竟然来教导他应该尊重神仙们的衣服！

“真的，别犯傻了！试试。”

于是把斗篷放在她肩上，扣紧了胸前的雕花银扣子，然后向后退了几步观赏着她裹在斗篷里的体形。阿迈丽娅受宠若惊，一动不动，脸上带着崇尚享乐的热诚的笑容。

“喔，我的宝贝，你变得更漂亮了！”

这时她恭谨庄严地走近圣器所的那面镜子——一面反射着浅绿色的古老镜子，用缕花橡木黑色框架支起，顶端有一个十字架。她对着镜子端详了一会儿：全身罩着天蓝色的绸缎，上面缀着闪亮耀眼的星星……多么富丽豪华呵！她产生了异样的感觉——这斗篷在同圣母金身的双肩接触中得到的圣德，化作一种使人惬意的情欲浸透到她的全身；包围着她的空气也分外甜蜜，一股传导着来自天堂的亲切抚慰的气流通过了她的周身。她觉得自己宛如一位立于抬架上的女神，或站在更高的位置——啊，她就是那天上的女神……

阿马鲁谗涎欲滴地望着她：

“啊，我的宝贝，你比我们的圣母都美丽！”

她又高兴地向镜子里瞥了一眼——确实漂亮，但与圣母不完全一样……她那黑里透红的脸蛋上镶有樱口朱唇，她那对黑黝黝的眼睛在熠熠闪光。如果这时祭坛上响起了风琴伴奏下的歌声，四周充满了表示信仰的嗡嗡的诵经声，那她的形象足以使虔诚的信徒们睹之而心悸……

这时阿马鲁从她的背后走到胸前，伸出双臂把她紧紧搂住——把嘴伸到她的唇边，使劲儿地吻她，长时间地吻……阿迈丽娅的眼

睛闭上了，头向后仰，因为情欲冲动身体重重地下沉。这神父的双唇紧贴着姑娘的双唇，大概是在如饥似渴地吸噬着她的灵魂。她呼吸急促，双膝颤抖——一声呻吟便晕倒在阿马鲁的肩头，极度的享乐使她脸色苍白如同死人一般。

突然，她将身子挺直，盯着阿马鲁，如从天涯而归，如酣梦方醒，眨了眨眼皮——一股热浪使她脸发烧：

“哎呀，阿马鲁，多怕人哪，弥天大罪呀！”

“傻话！”

她非常忧伤地解开了扣子说：

“给我脱下来，给我脱下来！”她喊叫着，好似那绸缎变成了烈火在灼烧她的身体。

这时阿马鲁也显得很严肃了，确实不应拿神圣的东西开玩笑……

“幸好，这斗篷还没在祭祀时祭献给圣母……”

他把斗篷仔细地叠好放在白巾里包好，默默地搁到大抽屉里。阿迈丽娅象石头人一样站在那里看着他，只见他发白的嘴唇蠕动着在念一首经文。

最后他对她说，去敲钟人家的时候到了——她后退着，好象有一个魔鬼在面前呼唤她。

“今天，不啦！”她在恳求。

他坚持要去。刚才受的惊吓非同小可……但她应该很清楚，那东西还没有在祭祀时正式用过，因而她的行为算不上什么罪过……她是个感情非常脆弱的人……什么魔鬼！只半小时，或许就一刻钟！

她，什么也没说向门走去。

“怎么，你不想去了？”

她转过身，露出恳求的眼神，开了口：

“今天，别去了？”

阿马鲁耸耸肩。阿迈丽娅飞速地穿过教堂，低着头，眼睛只管

看着石板地；好似两边的神像都是怒气冲冲的，而她则在这种种威胁的交织中通过。

第二天上午，正在餐室里的若阿乃依拉听到红衣神父正在气喘吁吁的上楼的声音，于是到楼梯口迎接他，然后二人一同进了那间小屋关上了门。

她想把清晨发生的那件使人忧伤的事告诉迪亚斯神父，阿迈丽娅突然在叫喊中醒来了——她产生了幻觉：圣母用脚踩在她的脖子上，使她出不来气儿！那个托托从后面用火烧她！地狱里的火舌窜得比中心教堂的钟楼还高……一派恐怖的景象！

她身穿衬衣象疯子一样乱跑起来，不一会晕倒在一旁。家里的人惊恐万分……这可怜的姑娘躺在床上，整个上午就喝了一勺汤。

“噩梦，”红衣神父判断，“还有消化不良！”

“哎呀，红衣神父先生，不是的！”若阿乃依拉惊叹着，好象很伤心，她坐到神父面前的一把椅子上说，“是另外的原因，都是因为对敲钟人女儿那倒霉的探访！”

她开始发泄了，积蓄在心中的郁闷如破堤之水冲出了双唇——她原来从未想说这些，因为总是认为姑娘做的事是慈悲而伟大的功德。但是自从去敲钟人家后，姑娘好象变成另外一个人；最近更是乱了套：忽而她无缘无故的高兴，忽而蹙额疾首看什么都不顺眼。晚上发现她在屋里不停地踱步直到夜阑，并把所有的窗子都打开……有时她的目光很古怪，让人看了害怕；当她从敲钟人家回来的时候脸色总如同石灰那样白，一下子瘫软倒在床上，必须立即喝口鸡汤……据说那个托托有魔鬼附身。已经去世的那位领唱神父（愿上帝照拂他的灵魂）生前常说，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东西最爱缠附到女人身上——肺痨和魔鬼。若阿乃依拉认为在不能确凿地证明那件事无损于姑娘的健康和灵魂之前，不应当再让她去敲钟人家了。最后，她希望有一位阅历丰富，判断力强的人去检查一下托托……

“一句话，”红衣神父在闭目聆听了这番饱含着哀伤的冗长的讲话后说，“大概太太是想让我去看看那个女瘫子并缜密地了解一下在那儿发生了什么事……其实这样做对我来说也是个安慰，我的小宝贝！”

若阿乃依拉的一席话——本来应该保留在那二人亲密的午睡时说的，但这位主妇在严肃的气氛中先说了——感动了红衣神父。他在这位年近花甲的老太婆肥腴的脖子上抚摸了一下，然后殷勤地许诺去研究此事……

“明天只有托托一个人在家。”若阿乃依拉立刻提醒他注意。

但是红衣神父更乐意阿迈丽娅也在场，这样便于观察二人如何相处，进而判断是否存在恶魔精灵的影响……

“我做这些事是该得到酬谢的……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她……我本来不太注意什么妖魔鬼怪的事，我这一身沉疴已经够受的了！”

若阿乃依拉用一个响亮的吻报偿了他。

“啊，美人鱼们，美人鱼们……”红衣神父嘟嘟噜噜地又要发表什么富有哲理的演说了。

实质上那份差事令迪亚斯不愉快：这会打乱他整个上午习惯性的安排，会使他疲乏的，因此必须凭着他的精明力争事半功倍；除此之外，他厌恶疾病和一切与死亡有关的场面。不过最后他还是兑现了自己的诺言。

几天之后，他得知阿迈丽娅将在上午去托托那里，便怏怏不乐地拖着沉重的脚步先到了卡洛斯药店。落脚之后一眼盯在《大众报》上，另一只眼瞄着门外，等待姑娘将从这门口经过去中心教堂。卡洛斯不在家，奥古斯托先生悠闲自在地坐在写字台边用拳头支撑着额头，重读着索阿雷斯·帕索斯① 的诗。外面，那已经使人感到很热的四月底的阳光照射在宽街的石板路上，路面反射着光亮；路上

① 索阿雷斯·帕索斯（1826—1860）是葡萄牙诗人。他的诗大多是抒情、浪漫和忧郁的内容。

没有行人。贝雷依拉博士家中在施工，锤击声打破了沉寂。阿迈丽娅迟迟未到，红衣神父把手里的《大众报》放在膝盖上，良久沉思着——他自认为眼下正为那老太太作出巨大的牺牲……快接近那安静的午休时间了，他困倦极了——当一位教士进入药房时，他正在闭着眼皮。

“噢——是费劳神父呀！怎么在城里？”迪亚斯从困倦中醒来，欢快地向来人打着招呼。

“逃出来的，教友，我是逃出来的！”那位教士说着将两卷用细绳捆起来的厚厚的书小心翼翼地放在一把椅子上。

他转过身，恭敬地向着那位药店助手摘下帽子。

所有的头发都白了，看样子定然超过六十岁了；但他身体魁梧，一种快乐的表情在那对精明的小眼睛上跳跃；他的牙齿如花岗岩般的坚实，牙面上的珐琅质保护得极好；只是那个大鼻子在脸上显得不太相称。

他和善地询问迪亚斯朋友到这里来是串门儿呢，还是因为不幸得了什么病。

“不，我在这儿等……在执行一个头等的使命，费劳朋友！”

“啊——”老人谨慎地发出惊叹。

费劳很精心地从一个塞满公文的包里取出一张药方交给药店助手，同时把他们教区的新闻说给迪亚斯神父。红衣神父在波依阿依斯的里库萨所拥有的庄园就归费劳的教区管辖。费劳神父说，今天上午他经过红衣神父的房前，看到房子的前脸粉刷一新：“迪亚斯朋友有去那里度夏的打算吗？”

“没有，没有。”

迪亚斯说明，房子里面搞得挺不错了，但外观却见不得人，因此便派人将房子前脸儿粉刷成赭色——不管怎么说，总是要讲求外观的，特别是这所房子位于大道旁，波依阿依斯地方的大公子每天都要从那儿经过——这家伙自夸方圆一百里只他有个体面的大宅子。

“我是为了向那个无神论者挑战！您不这样看吗，费劳朋友？”

费劳对一位牧师竟有如此的虚荣心是很遗憾的，但出于基督的仁爱，也为了不得罪这位教友，他连忙回答：

“当然，当然。整洁的东西总是惹人喜欢的……”

这时，红衣神父发现一个穿裙子、披件短披风的姑娘正从宽街经过。他到门口辨认了一下——这不是阿迈丽娅，于是转回来。现在他又重新担忧起来，当药店的司药到里面的配药间去后，他凑近费劳的耳朵说：

“一个幸运的特别使命！我要去看一个恶魔般的女孩子！”

“啊！”费劳喊起来，他显出非常严肃的样子，好象对此事也负有某种责任似的。

“您想和我同去看看吗，神父？就在附近……”

费劳圆滑地推却了邀请，带着歉意说明他是来向牧师总监先生汇报情况的，然后找到席尔维里尤神父要了那两本书，现在到这儿是为了给教区里的一位老头抓药，而两点钟前必须返回波依阿依斯。

可红衣神父还坚持自己的邀请：“只用一小会儿时间，这件事好象有些蹊跷……”

费劳只好向这位亲爱的教友坦白说，他不喜欢审视这些东西，因为做这些事总是容易违背信仰的精神，也难以避免偏颇和怀疑。

“然而终究有怪事！”红衣神父说。

迪亚斯神父承认这是他个人的猜测，但面对这种情况他对那事儿是感兴趣的；他表示对费劳这种对于有关超自然现象的踌躇是不满意的。他冷淡地重复道：

“我还是有些经验的，我了解某些怪事！”

“的确，的确有些怪事。”费劳神父附合道，“否认上帝或天廷女皇能在某个女人身上显灵的说法是违反教堂教义的……否认魔鬼会附身于某个男子身上也会酿成不幸的过错……这样的事情就曾在吉奥布①身上出现过；事隔不久，同样的情况也在萨拉②的家庭出

① 吉奥布是经书中的人物，由于他的仁慈和容忍而成为著名的族长。

② 萨拉是阿布拉奥的妻子，二人为希伯来人的先祖。

现。当然，那个时代这种怪事是罕见的。迪亚斯红衣神父，是这样吧？”

沉默了一会儿，费劳看着一言不发只是嗅鼻烟的红衣神父，瞪起他那明亮细小的眼睛继续说着——声音放得更低了：

“其次，教友，您没注意过这种事情只发生在女人身上吗？这些只发生在女人们身上的事是有很大的欺骗性的，就连萨洛芒①都难以抵挡她们。这些女人是那样神经过敏，处于自身矛盾之中，所有的医生都不理解她们。蹊跷的事总是发生在她们身上……教友听说过圣母在一个尊敬的公证人身上显灵的事吗？听说过一位体面的法院院长被居心叵测的精灵缠身的事吗？没有。这令人深思……我推断诸如幻觉、神经错乱、疾病……都是由于她们身上的邪恶造成的！您不这样认为吗？对待这类事情我恪守的信条是蔑视和漠然置之。”

监视着门外情况的红衣神父突然挥动起遮阳伞，指着宽街说：

“嘘，嘘！哎——在那儿！”

是阿迈丽娅走过来了。但她又停下来了——她因为拖延了幽会的时间而惶然，心想阿马鲁一定会感到绝望了……

红衣神父在门口打开他的遮阳伞说：

“您，费劳神父，凭您特异的感知来嗅察一下这姑娘……”

“我一下子就怀疑到某种丑事。”

这位红衣神父用尊敬的目光望着费劳神父：

“您太精明了，简直可以帮助萨洛芒矫正错误！”

“啊，教友！啊，教友！”费劳神父惊叫起来，萨洛芒的智慧是无可比拟的，迪亚斯所做的评价极不公正，这使他感觉受到了侮辱。

……上路了，红衣神父还在肯定自己把费劳神父与萨洛芒相提并论的做法是有根据的。

---

① 萨洛芒，以色列人的先皇，具有超人智慧。现在用来称呼那些大学问家。

迪亚斯已经为私访女瘫子准备好了一套花言巧语以做辩解之辞，但在他同费劳交谈时，这些话倏尔从记忆中消失了，于是他直接了当地迎上去对阿迈丽娅说：

“我们到敲钟人家里去，我也想看看那个托托。”

听到这话，阿迈丽娅呆若木鸡——阿马鲁肯定已经在那儿了！姑娘在这进退维谷之际向她的保护人——万般慈悲的圣母做了祈祷：不要让她在困惑中迷乱。阿迈丽娅满脸堆笑地说出了使红衣神父意想不到的话：

“太好了，今天将成为众人探望托托的日子！本堂神父告诉我，今天他大概也到那儿去……也许已经到那儿啦！”

“啊——本堂神父朋友也去吗？好，好，我们给托托会诊！”

阿迈丽娅为自己随机应变的成功而满意，于是又没完没了地说起了托托。

“红衣神父先生，您去看看……那是个不可理解的姑娘……”她又叙述了托托如何对她发脾气，净说些乌七八糟的话，象狗一样地狂吠，那样子让人毛骨悚然，“唉，这差事如果让谁摊上，谁一刻也受不了……那个托托根本不堪驯化，给她诵经文她也不听……真是头野兽！”

“这味儿可真难闻呀！”红衣神父一进托托的房间就龇牙咧嘴叫起来。

“这儿还能有什么好气味！这姑娘是头脏猪，没法儿给她收拾。那个当爸爸的也是马大哈……”

“她就在这儿，红衣神父先生！”阿迈丽娅一边打开小屋洞的门一边说。遵照阿马鲁的命令，敲钟人平常是要将这扇门关闭的。

他们看到托托在床上将身体半抬起，由于对红衣神父的声音感到陌生，她的两眼瞪得圆圆的。

“喂，托托小姐您好！”红衣神父在门口问候瘫姑娘，但他并没有走近她。

“快，向红衣神父问好！”阿迈丽娅说着热情地整理起托托的被

褥，收拾着小屋洞——这动作使人看起来是自然而习以为常的，“向红衣神父说说你感觉怎么样，别噘嘴嘛！”

托托异常地缄默犹如床头上圣·本托的画像一样，只是一个劲儿地打量着这个不速之客——肥胖的教士，头上有那么多白发与本堂神父先生迥然不同……托托的双腮日益下陷因而两只眼睛就愈加突出和明亮，她的眼光从胖教士身上移到阿迈丽娅身上——她处在渴望洞悉来者意图的焦急之中。为什么她带来个肥胖老头？是不是二人也将一块爬到楼上去呢？

阿迈丽娅身上发抖——倘若阿马鲁突然出现在红衣神父面前，那托托便会吼叫，便会歇斯底里大发作，而把他们当作狗来对待……她借口收拾屋子来到了厨房，在这里便于观察院子里的动静——只要阿马鲁一露头，她就在窗口发出信号。

红衣神父只身呆在小屋洞里准备开始他的明察暗访。他问托托，最神圣的三位一体的天主是几个人——这时恰巧她把脸往前凑，用如同吹气般的狡猾的语调问：

“另外那个人呢？”

红衣神父不懂她的意思：“大声说，你问的是谁？”

“另外那个人——同她一块来的那个人！”

红衣神父凑到近旁，伸长耳朵好奇地问：

“哪个人？”

“那个长得漂亮，同她去楼上房间的那个人，也就是拧她的那个人……”

这时阿迈丽娅进来了，瘫子闭口不语，安静下来；她闭上双眼，安适地呼吸着——好象在被折磨之中得到了一个突然而至的安慰。身体正弯向床边的红衣神父惊呆了，象是在给托托听诊。后来他站起身子犹如在八月的沉静中吁出一口气，足足吸了一撮鼻烟，打开的鼻烟盒夹在手指间，两只红红的眼睛盯在床单上。

“怎么，红衣神父先生，您对我的这个病人有什么看法呢？”阿迈丽娅问。

他没看她，回答道：

“是的，小姐，很好……会好的……是很怪癖……我该走了，该走了……再见……”

他嘟嘟囔囔地说有事情，出去了——但迅速返回到药店。

“来杯水！”他那大屁股把圈椅填得严严实实，大声呼喊着。

已经回到店堂的卡洛斯慌忙献上橘花茶，询问道：“阁下是否不太舒服……”

“累坏了！”

迪亚斯说着从桌子上抓起《大众报》，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里对着报纸上那一条条的文章段落发愣。卡洛斯想先谈谈本国政治再涉及西班牙的情况，最后还要说说威胁着整个社会的革命以及目前已成为凶恶的反对派的市政委员会在管理上缺点……可红衣神父只是哼哼着难以听清的单音节字词，最后卡洛无趣地缩了回去，一声不吭，带有讥讽意味地吹着口哨，心中充满了轻蔑的感情——这是对那个牧师迟钝而阴沉的表现的一种报复。那是一位受了拉科尔代①、马亚奥②学说影响的神父——因此唯物主义在累里亚，在整个葡萄牙抬起了那“九头怪”般的头……

红衣神父一直睥睨着广场，监视着那儿的动静——阿迈丽娅过来了。钟楼上传来了钟声——中午一点了。迪亚斯扔下手里的那份报纸，一句话也没说从药店出来，加快了脚步带动着肥胖的身躯奔向艾斯格亚斯大叔家。托托看到那腆着大肚子的教士重新出现在小屋洞门口时，吓得直哆嗦。然而来人笑着叫她“小托托”，答应给她一个品托③买糕点吃，接着得意地“啊”了一声，竟然坐在床脚，开口说：

“好了，小朋友，现在我们来谈谈……这是那条有毛病的腿吗？可怜的姑娘！愿你最终定能治好病……我一定向上帝祈求……

① 拉科尔代是法国十九世纪宗教会议的鼓吹者和创立人。

② 马亚奥是葡萄牙著名的宣扬教义的神父（1794—1860）。

③ 品托是葡萄牙古货币名称，相当480雷阿尔。

这件事由我负责。”

她的脸时而刷白，时而通红，东张西望，惶惶不安，处在来客给她带来的慌乱之中；他同她单独在一起，离她那么近以至能听到他粗重的呼气。

“好吧，你在这儿听着。”他凑得更近了，重重的身子把单人床压得咯吱吱响。

“你听我说，来的另外那个人是谁呀？谁同阿迈丽娅一块来的呀？”

她回答了，这回可真是竹筒倒豆子：

“是一个好看的，瘦高个子，俩人一块来，到上面屋，关在里面，跟狗一样！”

红衣神父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忙问：

“那人到底是谁呢？他叫什么名字？你父亲告诉你了吗？”

“是本堂神父，叫阿马鲁！”她不耐烦地回答说。

“他们是到上面的房间里去了吗？你听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声音？姑娘，都说出来，都说出来！”

瘫子带着狂怒的感情讲述了一切，她那痨病患者的声音是孱弱的——她讲了二人是如何进门的，怎么“探望”她的；又怎么在你蹭我，我蹭你之后一溜烟儿地跑上楼，关上小屋门一呆就是个把钟头……

红衣神父那死人般的眼里燃起了淫荡之火，他怀着了解那些无耻的细节的好奇心问：

“小托托，你在这里听到了什么？听到床咯吱吱响了吗？”

她肯定地点点头，脸都白了，牙关紧闭。

“小托托，你看到他们拥抱、亲嘴了吗？来说说，我给你两个品托。”

她的脸扭曲变形了，两片嘴唇抖动着——这副模样在红衣神父看来和野人差不多。

“你真的同她怄气了吗？”

她点点头，带着凶相表示肯定。

“你看到他们相互揪拧了吗？”

“他们象狗一样！”声音从牙缝中挤出。

红衣神父直起身子，他大概因为天热而有些憋气，于是大口地喘息着，并一个劲儿地搔他那秃光圈。

“好，”他一边站起来一边说，“小姑娘，再见……你盖好，不要感冒……”

他出去了，在用力关门时高喊道：

“这是肆无忌惮的卑鄙行为！我要杀死他！啊，我已经气得晕头转向了！”

他驻足思考了一会儿，向索乌萨街走去。他将雨伞当作枪似地端着，脚步加快了，浑身肥膘颤动着；一副带着狂怒的中风式的脸，煞是怕人。走到中心教堂的宽街，他又停下来思考着什么——原地旋转了一圈儿，走进教堂。他今天为此粗心——忘掉了四十年来遵从的习惯，竟没有向神圣的天主跪拜。他冲进了圣器室，恰好阿马鲁正往外走；这位本堂神父仔细地把黑手套往手上戴，这显然是为了以此讨阿迈丽娅的欢心。

红衣神父那凶神恶煞的面容令他惊恐。

“这是怎么啦，师父神父？”

“怎么了？”迪亚斯突然大喊起来，“天大的恶作剧！您那卑鄙的行为！卑鄙的行为……”他语塞了，暴怒使他喘不过气来。

阿马鲁面色如土含含糊糊地问：

“您说什么，师父神父？”

红衣神父喘了口气说：

“您没有什么师父神父！先生，您把那姑娘引入了歧途！这是天字第一号的卑鄙行为！”

这时，阿马鲁皱了一下眉头，象是有点不满意，然后诙谐地反问：

“什么姑娘？先生在开玩笑……”他微笑着，装出若无其事的样

子，然而那发白的双唇在抖动着。

“男子汉，我看到了！”红衣神父嚎起来。

阿马鲁脸色陡然变色，后退着问：

“您看到了什么”

刹那间，他猜想到是一种背叛行为出卖了他——红衣神父藏在艾斯格亚斯家的一个角落里……

“我没看见，不过事情是明摆着的！”迪亚斯的声音颤抖了“我全知道了！我从那儿来，托托全告诉我了！你们俩儿几个小时地关在房间里！在下面都听得见床咯吱吱的响声！这是多不光彩的事呀！”

阿马鲁看到把柄被人抓住了，如同一头被猎人追逼最后堵在角落里的野兽，开始在绝望中挣扎：

“请您告诉我，这同您有何相干？”

红衣神父跳将起来。

“与我有何相干？你问与我有何相干？难道您现在还敢用这种口气跟我谈话吗？与我相干的就是马上要把你干的好事告诉神父总监先生！”

阿马鲁脸色惨白，攥紧拳头走到他面前：

“哦咳，您这个恶棍！”

“您要干什么？您要干什么？”红衣神父抬起遮阳伞惊叫着，“您要对我下手吗？”

阿马鲁竭力控制着自己。他闭上眼睛，用手抹了抹额头上的汗水；过了一会儿，以一种很不自然但很严肃的声音说：

“请您注意，红衣神父迪亚斯先生！您要知道，有一次我看到先生您同若阿乃依拉在床上……”

“胡扯！”红衣神父怒吼说。

“我看到了，亲眼看到了，千真万确！”阿马鲁也怒气冲天，他肯定地说，“一天晚上，我进入那个家时……先生穿着衬衣，她已经起来，正在系坎肩。先生问了一句‘谁在外边儿’，我看到了，如同现在看着您一样！十年来您同若阿乃依拉明铺夜盖，全体教士能不知

道吗？先生，您还有什么可说呢！”

听了这一席话，迪亚斯如同一头惊呆了的牛。他感到极度疲倦，但这远非狂怒所致。

他发蔫了。过了一会才说：

“您对我竟然有这样的歹毒用心！”

阿马鲁基本平息下来了，他对红衣神父发蔫的原因是很清楚的，于是他和颜悦色地说：

“怎么能说用心歹毒呢？请您说说看，我的心眼儿怎么不好？我们俩都有过失，问题就在这里——请注意，我既没有向什么托托打听，也没有去贿赂谁……我是随便进家门发现的。现在您还对我说三道四讲什么伦理道德，真令人好笑！那一套伦理道德是在学校用来说教学生的，而在实际生活中人们是各行其乐的——师父神父，您都这般年纪了，还去搂抱那个老太婆；而我年纪轻，则可以找个小姑娘。也许这是不幸的结合，但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受着天性的摆布！我们是男人呀！作为牧师，为了本阶级的荣誉，我们应该相互提携才是！”

红衣神父听着阿马鲁的讲话。这全是实情呀！他无言以对，频频点头表示赞成。他无力地倒在一把椅子上，从那种毫无价值的雷霆大怒中渐渐舒缓下来。

他抬起双眼看着阿马鲁说：

“但是您，男子汉，这才是生涯的开端！”

“而您，师父神父，已走到生涯的尽头！”

两人都笑了。尔后是各自宣布撤回方才对对方的攻击，握手言和了。

红衣神父主要是嗔怨阿马鲁同那个小姑娘私通，假如是同其它女人……也许会褒赞他一番哩！是那阿迈丽娅……如果她那可怜的妈妈要知道了真情，她会发脾气的，她将不依不饶！

“她母亲是不会知道的！”阿马鲁得意地说，“这是我们之间的事，师父神父！这是密不透风的！她母亲是毫无察觉的，我也不会把我

们今天发生的事告诉那个姑娘。一如既往，地球还是照样转……不过，师父神父，您要加小心……一句框外的话都不要对若阿乃依拉讲……现在可不要再变心了！”

红衣神父把手放在胸上，以大丈夫和牧师的身份保证，他将把秘密永远埋藏在心底。

此刻，他们一次次热情地握手。

钟楼上的钟声无力地响起——三点了，这是红衣神父吃晚饭的时间。

分手时，他拍着阿马鲁的背，使了个只有二人会意的眼色说：

“好哇，你这个赖小子，有两下子！”

“您这是什么意思？真见鬼……又拿我开心……”

“有种！”红衣神父又要高谈阔论了，“您看，在当今世界上，这才是人们应过的最美好的日子。”

“确实，师父神父，确实如此——在当今这个世界上，这是人们过着的最美好的生活。”

一场风波平息了，从此阿马鲁在精神上开始了平静恬然的享受。有时，他想到自己用忘恩负义的行动“报答”着慈悲街的人们对他的极大信任和慷慨的热情，心里依然不安。但是，正如他所说，红衣神父的默许等于为他拔去一枚戳在良心上的荆刺。说到底，红衣神父毕竟是位君子，不愧为一家之长、可尊敬的头头；若阿乃依拉不过是他的情妇……现在，阿马鲁有时竟以戏谑的口吻称迪亚斯为“岳父”。

一个意外的情况更使阿马鲁高兴：托托的病突然大发作——在神父探望她的第二天，整天都大口咯血。人们急忙把卡尔多左医生唤来，他说这是开放性肺结核；人嘛，顶多再有几个星期，定局了……

接他的话说“这东一镰刀西一斧头”，要了她的命。

这其间他们在敲钟人家幽会不再被人打扰了。他们不用担心被托托发觉而必须蹑手蹑脚，躲躲闪闪了。他们哐啷一声关上门，大

声闲聊，他们确信那个因为高烧而大汗淋漓的托托已经气息奄奄了，只能躺在被汗水浸湿的被单下苟延残喘。然而阿迈丽娅出于谨慎，每天晚上照例为托托病情好转念上一遍圣母经。有时在敲钟人家的房间里正脱着衣裙，突然停下来显出一副愁容说道：

“唉，宝贝！我认为这是罪过——我们正在这儿享乐，而那可怜的姑娘却在下面同死神拼搏……”

阿马鲁耸了耸肩，他们对瘫子有什么办法呢？如果那是上帝的愿望……

在所有事情上都顺从上帝愿望的阿迈丽娅，脱下了她的裙子。不过，她现在有些怯懦了，这使阿马鲁感到焦急不安。这些天来，她总是萎靡不振，常常对他说起夜间所做的阴惨惨的梦来——这些恶梦整夜地折磨着她……不祥之兆。

有时她问阿马鲁：

“如果我死了，你很痛心吗？”

听到这话，阿马鲁气儿不打一处来。真是蠢东西！他们每次仅仅有一个小时相会的时间，难道还得让这冗长悲伤的故事来扫人兴致吗？

“这是你想象不到的，”她说，“我这颗心里如同深夜一样漆黑一团。”

的确，母亲的女友们对她的表现感到奇怪。有时在整个晚上的聚会中她一言不发，埋头于针线活中，懒洋洋地扎着针；有时她对做这些活感到很吃力，便靠在桌边，慢慢地转动着煤油灯的绿色灯罩，眼神茫然，好象丢了魂儿似的。

“喂，姑娘，让那个灯罩安静会儿吧！”感到烦心的老太太们说。

她微微一笑，倦怠地叹了一口气，缓慢地重新拿起那件白裙子——几个星期以来她一直在缝这条裙子边。母亲看到她脸色总是这样苍白，想叫古维亚大夫。

“没什么，妈妈，是神经紧张……”

现在如果突如其来的关门的重响都会使她惊恐地叫起来，几乎

昏过去。有几个夜晚她甚至要求母亲睡在身边——她害怕再做恶梦，担心有什么怪物出现。

“是古维亚大夫经常说的那个，”母亲在提醒红衣神父，“女大当嫁……”

红衣神父咳着痰，声音很粗重。

“什么也不缺她的，”他气鼓鼓地说，“应有尽有，看来她是很满足的……”

确实为红衣神父所说的，姑娘自己也承认她“一直因为追求幸福而损害着自身健康”。当迪亚斯知道她去看托托，于是他就在夜间不辞辛苦地赶来观察她的神态——他坐在软椅深处，张着一只惺忪淫荡的肉眼暗中打量着她。他在阿迈丽娅面前常常显露出神色十足的父亲般的亲热，在楼梯上遇到她，总要拦住她，在她身上胳肢一通，用巴掌在她脸上轻拍——长时间地将手贴在她脸上。他还多次邀请姑娘上午到他家去，当阿迈丽娅与若赛发闲谈时，他就不停地围着她转，趿拉着拖鞋象只富有逐偶经验的老公鸡。

阿迈丽娅母女之间经常谈论着红衣神父先生给予她们的情谊；在交谈中，娘俩确信这位红衣神父将给阿迈丽娅留下一份好嫁妆。

“你这个臭小子有两下子，艳福不浅哟！”当迪亚斯同阿马鲁单独会面时常这样说，他那两只眼睛睁得圆圆的，“那是口仙桃！”

阿马鲁神采飞扬说道：

“不错，师父神父，那是口仙桃！”

在阿马鲁得到的诸种享受中，最得意的就是听教友们夸赞阿迈丽娅的美貌；她被教士界里的人们称为“所有虔诚的女信徒中一朵最美丽的花儿”，所有教士都对阿马鲁能有这么一位女忏悔信徒而眼馋。因此，阿马鲁坚决要求她在星期天去弥撒时要打扮得花枝招展——最近竟为这事儿发了一次火，因为经常看到她裹在一件深色的美利奴种羊毛裙子里，显得老气横秋。

现在阿迈丽娅已经不能在各方面都满足阿马鲁对爱情上的需要了。她基本上从灵魂与肉体的愚钝和麻木中醒悟过来了。当初阿马

鲁的第一次拥抱使她处于愚茫和亢奋的状态之中，而现在她清醒地感到自己的良心被罪咎刺戟着；在她那过分虔诚和蒙昧驯顺的思想中，一种新的概念和认识正在萌生和酝酿着——她开始考虑，这样下去最终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呢？能永远做一位本堂神父的情妇吗？当她毫不掩饰地用这些问题自咨的时候，她认为前景太可怕了。虽然她对个人贞操的丧失，名声的败坏不觉得悔憾，甚至还将为他做出更进一步的牺牲——尽管从他那儿得到的只是难忍和杂糅着快感的迷乱——但是还有比世俗流言更加令人胆战的危胁：天主赐给的种种带有报复性的惩罚。她可能失去天堂……或许还有更可怕的事情，乃至受到上帝的惩罚——不是在她的灵魂到了另一个世界而受到的惩罚，而是在她活在人世上要遭受的种种磨难——损害她的健康，破坏她在肉体和精神上享有的舒适。她精神恍惚，害怕染上麻疯病，害怕自己也成了瘫子；她担心以后会穷困潦倒以至食不果腹……总之，她在揣度着上帝可施的种种惩罚，如同小时候忘记向圣母念圣母经——这是童稚奉献给圣母的唯一贡品，便担心圣母会诅咒她使之从楼梯上摔下来或是挨女教师的手板。

现在，她想到这也是上帝的惩罚——让她和一个神父同床共衾。今后，恐怕还要蒙难的，譬如使她变成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沿街乞讨。这种念头在脑际中出现时，她便怕得要死。而这种念头自从那天在圣器室里披着圣母斗篷而难抑情欲的事情发生后便总萦绕在脑际。她确信圣母是恨自己的，因而要不断地折磨她；她曾卑顺而不间断地给圣母念经想使其消气，但无济于事。她除感圣母是那样傲慢难以接近——背向着她，那张圣洁的脸从未再对她微笑过，也从未张开双手表示满意地接受她念的经文——如同接受庆贺的花束。圣母总是缄口不语，显出了神灵被世人得罪后那种冷若冰霜的敌视态度。她在小时候，从大人们那里知道了圣母在上天教务会议上举足轻重的地位，左有圣父，右有圣子。知道圣母期望世人奉献给她需要的一切以作为对她在卡尔瓦里尤山上为耶稣的罹难而恸哭的报偿……阿迈丽娅十分清楚，对她来说已经没有希望了。那

些令人悚然的东西正在天堂里准备着，终有一天这些东西会落在她的肉体和灵魂上，巨大的灾难将以排山倒海之势把她压得粉碎，除此之外，岂有他哉？

她如果想回避厄运，就应中止与阿马鲁的关系，然而她害怕他发脾气如同害怕上帝发脾气一样。倘若招致圣母和本堂神父都来反对她，那将如何是好呢？除此之外，她确实爱他。在他臂膀中，她将祛散对上帝恐惧的心理，甚至连上帝存在的想法都不复出现了；她紧贴在他的胸前，受到他的保护，她便不惮于上帝及神灵们的嗔怒了！肉欲、狂热的激情如同醇酿使她勇气骤增，她便能勇敢地向凶悍地旋绕在身边的上帝挑战！

然而一俟所有的恐惧向她袭来时——正值她独处于闺房之中——她便面如土色，在她那干燥而透着机灵的唇角上出现了老年纹，使阿马鲁大为恼火的那种疲劳令她显出雕萎的神态。

“你怎么啦？好象谁把你全身汁浆汲吮尽了似的？”阿马鲁在开始接吻时感到了她的冰冷和木然，不禁问道。

“我整夜难以安宁……紧张。”

“该死的紧张！”阿马鲁气冲冲地说，显得很不耐烦。

然后那些使神父恼火的单调的询问又开始了，那些问题每天这样车轱辘转似地重复着——是否热心于讲弥撒，是否读了日课经书，是否在心里默然地祈祷过……

“你还知道什么？”他气哄哄地反问，“算了吧……你把我当成了神学校的学生，而你则是位检查神父，在看我是否执行了教规！真是个傻瓜呵！”

“但你必须同上帝处好关系！”她低声连连嘱咐着。

的确，现在阿马鲁还是不是一位好样的神父，这正是她牵肠挂肚的事。为了拯救自己的命运，为了摆脱圣母盛怒的威胁，她很重视阿马鲁在上帝宫廷里的影响；她担心因为阿马鲁忽视了祈祷而毁了她！如果阿马鲁对上帝的热诚衰减了，那他的功绩在上帝的眼里自然随之减少。阿迈丽娅为了从阿马鲁那神秘的保护中裨损补益，

希望他保住受上帝神圣无边青睐的地位。

她的这些想法被阿马鲁称为“老修女的固执”。阿马鲁十分讨厌这毫无实际内容然而被阿迈丽娅执着的想法——这些死缠活磨的车轱辘话有时竟侵占了他们在敲钟人家里幽会时的一部分宝贵时间……

“我到这儿来不是为了听你这没结没完的哀伤话”他非常生气，“你给我把门关上！”

她顺从地去关门。紧接着在门窗皆闭的昏暗斗室之中，他们吻将起来——在头几下的亲吻中阿马鲁再次感觉到这是他的阿迈丽娅呀！他当初热恋过的阿迈丽娅呀！那时，他尝到了情爱造成的痉挛，她那浑身白嫩的肌肤在他的双臂中颤动。

从那时起，阿马鲁每日都渴望见到她，他用恒久的专制的热烈感情追求她，那些勉强得到的幽会的时间是难以使他满足的。啊，作为女人，她确实无与伦比……他相信，他敢打赌，没有什么女人能与她媲美，即使在里斯本，即使在女贵族中间……不错，她有胆小的弱点，但他根本不把这点儿放在心上；他只想到，趁年轻时尽情享乐吧！

他得到了享乐。他在生活中左右逢源，他的生活充满了舒适和温情——如同生活在一间这样的屋子里：四处都是软乎乎的，没有硬梆梆带棱带角的家俱；不管把身体靠在哪儿总能碰到一股垫枕般的柔软的弹性力。

诚然，在艾斯格亚斯大叔家的那些上午他感到最惬意，但其它享受也是不乏的——吃得好，用能滤毒的烟嘴抽名贵的香烟，所有内衣都是新麻料缝制的，购置了一些家俱摆设；不再象当年因缺钱而感到窘迫，因为可以从阿松桑那位他最好的女忏悔徒那儿随时得到慷慨的施舍。特别是最近他还有个意外的收获：一天夜里在若阿乃依拉家，就一个英国人携全家人坐着一辆长形马车去参观巴塔亚①的事展开了讨论，当时阿松桑太太认为那些英国人是异教徒。

① 巴塔亚是葡萄牙较大的修道院之一，有皇帝的行宫。当年葡萄牙在此地曾以少量的兵力击溃西班牙军队。

“不，他们跟我们一样也是受过洗礼的人！”甘索左提醒道。

“是的，亲爱的。然而他们受的是一种令人发笑的洗礼，远非我们所受的庄重华丽的洗礼！他们的洗礼是毫无用处的。”

这时惯于折磨她的红衣神父慢条斯理地宣布：

“玛丽娅·阿松桑女士说了渎神之言！圣洁的特兰托教务会议在其第四部法典和第七次会议上曾决定‘凡认为曾以圣父、儿子、精神三位一体的名义对异教徒所做的洗礼不是真正的洗礼的人要被革除教门’！根据神圣的教务会议的决定，阿松桑太太从现在起就被革除了教门……”

这位头面人物——阿松桑太太当时便一阵昏厥。第二天，她投身于阿马鲁脚下，请本堂神父接受她因亵渎了第四部法典和特兰托方七次教务会议的决定而做的忏悔，并要求阿马鲁在忏悔中为洗涤她灵魂上的一切罪恶做三百个超渡弥撒——为此阿松桑太太付予他每个弥撒五个托斯道①的报酬。

这样，阿马鲁有时便带着神秘而满意的表情手拎小包进入敲钟人的家——包里是为阿迈丽娅买的礼物：一块丝手帕，一条花花绿绿的小领带，一双手套……这些表明爱情的信物使阿迈丽娅神魂颠倒——于是在黑屋子里便情海涌浪，云雨翻覆；与此同时，在楼板下面，致命的肺痨正如恶魔一样在托托身上发出“咔嚓……咔嚓……”的砍击声。

① 托斯道是葡萄牙古货币名称，相当100雷阿尔。

十九

"红衣神父先生呢？我要与他谈谈，快！"阿马鲁急急火火地问。

迪亚斯的女佣人指了指办公室，赶快跑到上面告诉若赛发说："本堂神父来找红衣神父先生，他脸色很不好，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儿！"

阿马鲁猛然推开办公室的门，随手呼地关上，他顾不上向红衣神父问好，高声说道：

"那个姑娘怀孕了！"

正在写字的红衣神父如同遭到了雷击，倒在椅子靠背上问：

"您对我说什么？"

"怀孕啦！"

二人都沉默了。阿马鲁发疯似地在窗台到书架之间转磨磨，地板在他脚下吱吜吜地呻吟着。

"您有确凿的把握吗？"迪亚斯惶惶地问。

"没错！那个女人前几天就在猜疑。除了哭之外，一筹莫展……现在是确凿无疑了……女人自己最清楚，不会搞错的。所有的迹象都证明……我应该怎么办，师父神父？"

"您瞧，多大的麻烦！"正在发呆的迪亚斯指出了问题的严重性。

"您想过没有，这是激起众怒的事！她母亲、邻居……如果怀疑到我头上怎么办！我完了……我不想知道后果，我得逃跑！"

红衣神父傻呆呆地搔着后脖梗子，耷拉着大驴脸。姑娘家里大吵大闹的场面已经出现在他脑海中，他甚至想到在姑娘分娩之夜若阿乃依拉不断流泪的情景，他在慈悲街上能得到的一切安宁将永远消失……

“请您说说看，”阿马鲁生气地喊叫，“您在想什么！您是不是有主意……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现在脑子都木了，全乱套了！”

“我亲爱的教友，这就是全部的后果！”

“去您的吧！男子汉！不要涉及什么道德……明显是件蠢事，这我懂……再见，反正已经出事啦！”

“但此刻，您到底想怎么办呢？”红衣神父问，“您一定不愿意让姑娘吃坠胎药，这可能毁了她身体……”

阿马鲁耸耸肩，他为这狠毒的招儿感到厌恶——这位师父神父真是离题万里……

“此刻您想怎么办呢？”红衣神父用沙哑的声音再次问道，那惊惶的词语仿佛是从胸腔的深处掏出来的似的。

“我想怎么办？我想不要激起众怒——除此之外，还能想到什么呢？”

“她怀孕几个月了？”

“几个月了？时间不长，也就一个多月……”

“那就把她嫁出去！”迪亚斯在高喊，声如炸雷似地轰鸣，“把她嫁给那位文书！”

听到这话，阿马鲁跳将起来：

“好主意，有道理！姜还是老的辣！”

红衣神父含首严肃地表示，这是“师父的主意”。

“趁这时候，马上把她嫁出去！她嫁给谁就证明谁是那胎儿的父亲……谁是丈夫谁就是父亲。”

门被推开了，闪进两片蓝色的眼镜片，接着出现的是若赛发的黑色罩头巾。她在厨房里不能忍耐了，一种好奇的狂热的心理使她踮起脚尖走下了楼；她把耳朵贴在办公室的门锁孔上——但外面路

边卸木柴的声音把屋里的说话声盖住了，这位好事的老太婆子决心破门而入，“向本堂神父先生问好”。

但是一无所获，她那两只目光锐利的小眼睛在镜片后闪动——焦灼不安地查看哥哥的那张大脸和阿马鲁苍白的面孔。但两位教士不露声色，嘴巴如同紧闭的窗户。后来，她只听见阿马鲁轻松地谈论着领唱神父的风湿病，总执事先生婚礼的消息……说到最后他站起来又说什么他有个极好的大猪耳朵作为晚饭的菜肴……若赛发在心里喃咕着，只见他走到门帘后面还向迪亚斯说：

“怎么样，晚上在若阿乃依拉家见面，师父神父？”

“晚上见。”

红衣神父很严肃，继续写字。若赛发这时候再也忍不住了，她围着哥哥的写字台转，拖鞋“踢拉踏拉”地响着。

“有什么新闻吗？”

“特大新闻，妹妹！”红衣神父摇动着笔尖说道，“若奥六世先生死了！”

“没教养的东西！”她咆哮起来，显然是被哥哥的戏弄惹急了……

晚上他来到若阿乃依拉家楼下的小房间里，心灰意冷的阿迈丽娅正在上面弹奏《两个世界》圆舞曲。下面这两位神父在靠背沙发上凑得很近，嘴里叼着香烟。长沙发是放在那黑魆魆的镶板画下面的。画面上修道士伸出巨爪形的手……两位神父在窃窃私语，商量着他们的计划——当务之急是需要找到艾都阿尔多，他从累里亚消失了；可以让迪奥尼娅这个嗅觉灵敏的女人到本城的各个角落寻觅那头猛兽藏身的窠穴。然后，马上动手，因为时间紧迫，让阿迈丽娅给他写信……就简单的四句话：

“得知你是一场由于阴谋诡计酿成的悲剧中的受害者，其实我没有失去对你的点滴友情，我向你赔礼道歉，希望与你破镜重圆。”

“很可能这个小伙子犹豫不决，”迪亚斯强调指出，“那就利用他想在民政府谋求职位这一点——这事通过古迪纽不难办到，他

完全被老婆控制了，而那个女人又是席尔维里尤的小女奴……”

“但是那个纳塔里尤，”阿马鲁说，“他最讨厌文书的，他会怎么看这样的大转变呢？”

“好家伙！”红衣神父拍着大腿高喊道，“我都忘了！这么说您还不晓得可怜的纳塔里尤出了什么事吗？”

阿马鲁真不知道。

“他从那匹母马上跌下来，弄断了一条腿！”

“什么时候？”

“今天上午。我是在傍晚时才知道的。我常对他讲‘男子汉，这牲口会伤着你的’。果不其然，伤了他一条腿！他太执拗，难免出事……我把这事给忘了，楼上的女士们也一点儿都不知道。”

当楼上的人们获悉这一消息后，都表示悲悯。阿迈丽娅放下了琴盖。人们议论着应当给他送什么药品……绷带、线，阿尔库巴萨修女们的油膏，半瓶库尔多瓦旁荒漠里隐士们饮用的一种果子酒……也需要祈请天主怜悯这位神父……阿松桑向圣·艾莱乌特里尤祈祷，若赛发表示承担取得巡视节时的圣母的欢心，甘索左担保能让圣·若阿金施舍恩惠——女士们都情愿利用各自最亲近的神仙的宠爱来保佑纳塔里尤。

“姑娘，你准备怎么办呢？”红衣神父问阿迈丽娅。

“我？”

她脸色变得苍白，整个灵魂陷于愧疚之中。她想，因为自己的罪过和淫乱行为失去了万般慈悲的圣母的最有效力的友谊——她不能利用圣母的影响在上天为纳塔里尤伤腿的康复而效力了，她感到这是最大的痛苦，也是自从与阿马鲁相爱以来受到的最严厉的惩罚。

几天以后，她去敲钟人家，阿马鲁把师父神父的计划告诉了她。为了使她有些思想准备，他先向她透露，红衣神父了解了他们的全部秘密……是在秘密的忏悔中得知这一切的。

为了稳住她的心，阿马鲁补充了这一情况："除此之外，他和你妈妈犯有通奸的罪行……这一切都是在你家里发生的……"

然后拉住她的手，温柔地看着她，为她伤心地垂泪而表示同情。

"现在你听着，亲爱的。对我说的这些，你也不必难过，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是为了我们能够得救……"

然而当她听到关于要同文书结婚的这几句话时，便怒不可遏地大喊大叫起来：

"我永远不会这样做，我宁可死！"

这是干什么？他把她搞成了这种样子，现在又要抛弃她，把她转手给别的男人，这不成破鞋万人穿了吗？难道要把她丢给一个可怜鬼、流浪汉吗？那个男人是被赶出她家的，他一定感到奇耻大辱，难道还能再把他叫来，倒在他的怀里吗？

……啊，不！她也有自己的尊严！那些奴隶们被交换，被贩卖，然而那是在巴西！

此时，她的心真正受到了震动。哈哈，他已经不爱她了！把她玩弄够了！啊，多么不幸呀！她是多么不幸呀！

阿迈丽娅一头扑在床上，爆发出一阵刺耳的嚎啕声。

"闭上嘴！你这个女人！过路的人们会听见你的哭声！"阿马鲁摇着她的胳膊很生气地说。

"我没有什么要紧的了！他们听到更好！我要到街上去喊，是阿马鲁把我搞成这个样子的，可他现在要抛弃我……"

阿马鲁气得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他真想揍她一顿。但他控制住自己，随后用严厉而颤抖的声音说：

"你不要忘乎所以，亲爱的……你自己说，我能同你结婚吗？不能！那好，你准备怎么办？如果人们发现你怀了孕，如果你在家里生了个孩子，那还不闹个满城风雨……你的名声就全毁了，永远完蛋啦！而我呢，如果人们知道我是奸夫，我将是什么下场呢？彻底完蛋——停职，或许还得吃官司……你叫我怎么活呢？你愿意看

着我被饿死吗？”

想到神父在被停职后衣食无着的悲惨情景，阿迈丽娅有些心软了——啊，是她，是她不爱他了；但他却一直是那么温柔多情，他舍弃了一切，然而却要以万人唾骂和被惩罚作为对他的报偿……

“不，不！”阿迈丽娅在抽泣中哀叹着，冲过去搂住他的脖子。

两人拥抱着，在相怜中发抖——她珠泪滚滚打湿了本堂神父的肩膀；他紧咬双唇，两眼充盈着混浊的泪水。

最后二人缓缓地松开手，他揩揩泪水说：

“不，亲爱的，这对于我们来说的确是大不幸……如果你遭殃，可想而知我将如何！看你结了婚，同另一个男人生活……我们不谈这个了……这是命中注定的事，也许是上帝的安排吧！”

她坐在床边颓丧绝望地不住抽泣。惩罚终于到来了！圣母的报复终于到来了！她感到这一切早就在上天的深处酝酿着。这是多么让人不易理解的不幸！那来自上天的惩罚之火比涤罪所里的烈焰凶猛得多！

必须马上与那个越想越觉得可爱的阿马鲁分别了！要同那个被革除教门的男人一同生活了——同一个被法典、教皇、地下天上诸神诸圣都认为是极坏的该死的男人去同床……，那她又怎么能得到上帝的恩泽而跻身于天堂之门呢……然而那个男人一定得作她的丈夫——也许他已经是某些孩子的父亲了吧……啊，圣母报复得太狠了！

“我怎么能同他结婚呢，阿马鲁？这个男人是被革除教门的！”

阿马鲁连忙来安慰她，讲了大量的理由。

“需要的不是夸大……实质上那个小伙子并没有被革除教门……纳塔里尤和红衣神父对法典和敕书的解释有误……打了一位没有任何精神准备的神父不是革除教门的理由……”并说明这不是他阿马鲁个人之见……退一万步来看，人们也将为他被革除教门平反的。

"你明白了……正如神圣的特兰托教务会议所说，这你是清楚的——'解铃还须系铃人'。这个青年人不是被革除教门了吗……好吧，我们为他免去这革除令……他会清白如初的。你不要把这个挂在心上。"

"如果他找不到职业，我们靠什么生活呢？"

"你不容我说清楚……可以给他弄个职业嘛！师父神父会给他弄到的。亲爱的，一切都说定了！"

她没有作声，心里很悲伤，身子也显得虚弱，两行泪水潸然而下挂在面颊上。

"你说说，你妈妈一点儿都不怀疑吧？"

"就目前来说，她还没有发觉什么。"她深深叹了一口气答道。

两人都沉默不语了。她擦去了泪水，为的是出去时不被人发觉，并努力平静下来；他低着头，忧戚地扫视着地板，回味着往日那美好的上午——那时在这儿只有亲吻和喘不过气儿来的竭力压低的笑声；现在一切都变了，以至外面的天色也灰蒙蒙的，这是夏末的一天，要下雨了。

"人们会看出我哭过吗？"她一边对着镜子理头发一边问阿马鲁。

"看不出来，你要走吗？"

"妈妈在等着我……"

他们悲切地吻别，她匆匆出去了。

迪奥妮西娅在城里到处寻觅着艾都阿尔多的踪迹，特别是她得知大富翁迪亚斯对这一稽查工作很感兴趣后便更加紧了活动。每天天一黑，她就溜进阿马鲁寓所的大门向他提供全部最新消息——已经查明，文书最初是到阿尔库巴萨去了，同一位药剂师的表兄在一起；尔后他又去往里斯本，凭着古维亚大夫的介绍信被一家代理人办公室雇用；没过几天，那位代理人中风而死，艾都阿尔多便混迹

于首都之中茫然不知所去。当然，也有一个人知道他的住址和去向，这就是那位印刷工人古斯塔沃；然而不幸的是，自从与阿古斯蒂纽发生了口角后，古斯塔沃就离开了《县之声报》，消失了，没有任何人知道他的行止，最糟糕的是他母亲也不能提供线索——最近她死了。

阿马鲁把这些情况告诉了红衣神父。

“噢，先生！这么说与这件事有关的人都得死掉不成！这可真是一场大屠杀！”

“师父神父您还在开玩笑，这可是一件严肃的事。您瞧，一个男人在里斯本就象一根针掉在草垛里！命该如此！”

看着时间一天天过去，阿马鲁忧心忡忡。他给婶母写了信，请求她在里斯本仔细查访，看看是否有一个“若奥·艾都阿尔多·巴尔勃萨”在什么地方冒出来……。

他收到了婶母的回信，潦草的字迹写满了三大张信纸：她在抱怨，她那儿子小若奥把她的生活搞得一团糟，这小子喝杜松子酒整天醉醺醺的，以至使客人们不愿在她家落脚留宿——现在她比较放心了：那可怜的小若奥为了妈妈的灵魂几天前曾对她发誓，以后除了汽水外不喝别的饮料。而至于那个若奥·艾都阿尔多，她查问了邻居并且问了公共工程部的帕尔马先生——他认识所有的人，但一无所获。不过在本区有个开杂货店的若阿金·艾都阿尔多……如果同他做生意，尽管放心，那可是个好人……

“滑稽！滑稽！”红衣神父暴躁地打断了阿马鲁念信的声音。

迪亚斯决定写信求助于警察了（阿马鲁常对他说，这事一旦闹得满城风雨，若阿乃依拉和他这位红衣神父都要遭殃的）——这也是阿马鲁的要求，这位迪亚斯神父决心委托在首都的朋友，给他们提供必要的经费用来雇用警察工作。

回音被耽搁了一些天，但终于来了。有手腕的警察门德斯在答复中让神父们静候佳音——他已经发现了艾都阿尔多！但目前只是还不知道他的地址，并在一家咖啡馆远远看见过他。门德斯答应在

两三天内将提供精确的消息。

然而几天以后迪亚斯的那位朋友的来信使二位神父大为失望——信中讲，那个门德斯在下面① 咖啡馆发现的那个所谓的艾都阿尔多实际是一个名叫桑托·蒂尔索的小伙子，他在首都为议员们的竞选活动而奔忙……但是神父也还是花费了三个银币零十七个托斯道的冤枉钱。

“十七个恶魔！”迪亚斯怒气冲冲转过身来对阿马鲁说，“总之，得到享乐的是您，而我却为查访文书的踪迹损伤了健康，反过来还得为这张开支单据掏钱！”

阿马鲁面对着这位本想有所依靠的师父神父耸了耸肩——他感到自己受了侮辱。

……

不过，迪奥妮西亚还在继续侦察。感谢上帝，眼前不能说走投无路了。

阿迈丽娅听到这些消息也很难过……最终留给她的出路是什么呢？再过两三个月她那蜂腰和窄小的臀部便难以掩饰倒霉的孕身了，那时将怎么办呢？是象“鹤鸟大叔”的女儿一样离家逃到里斯本在阿尔托区② 挨英国海员的揍，还是象阿比利尤神父女友——若阿妮娜·古麦斯让士兵往脸上扔死老鼠？不！那么就不得不结婚……

这样再过七个月她就将添个小男孩，通过圣礼宣誓，取得上帝的承认并在法律上合法化……她这个小儿子将有个爸爸，将受到教育而不致成为弃婴……

自从阿马鲁对她肯定地表示——发誓保证那个文书“实质上没有被革除教门”，而通过念经还将能撤消革除教门的处分；因而她那虔诚的疑虑如同将要熄灭的炭火渐渐黯然了。最后她衡度了文书的全部过失只能发现他是出于妒忌和爱情的冲动，在怨恨之下写了那篇《声明》，是在看到情人背叛了自己而怒不可遏打了正本堂神父

---

① 里斯本的商业区位于平缓的特茹河入海口河边，葡萄牙人称这个地区为下面。

② 阿尔托区是里斯本一个地势较高的区，那里有很多夜总会，妓女充斥。

先生……啊，他那野蛮的行为并没有被饶恕，他受了多么大的惩罚呀！他没有职业，没有家，没有老婆，在里斯本那难言的凄楚中过着穷困潦倒的流浪生活，以至连警察都不知道他的踪迹，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她。可怜的小伙子，说到底长得还不丑……人们谈到他不敬神，但也常能看到他专心致志地听弥撒，她曾把一幅带画轴的刺绣着圣·若奥的神像送给他，他每天晚上都对着这绣像念一遍特别经……只要他能在民政府谋到职务，他们就可以有所房子和一个女佣人……跟他结婚难道就会得不到幸福吗？他不是串酒巴间的小伙子也不是浪荡汉；她确信自己能控制住他，把个人的喜好和崇拜的东西强加于他。每星期日上午她都梳妆打扮好，由丈夫陪伴去听弥撒，路上有人向她问候致敬；她将在整个累里亚城抛头露面，戴上花边罩头巾，披上有彩穗的大披风，领着非常惹人喜爱的儿子散步——多么令人称心如意啊！也许到了那时候因为对幼儿的悉心爱护和与那男人生活得恬适，天主和圣母将消了对她的火气。啊！为了这些将不惜做出一切努力。她将在上天再次得到亲爱的圣母的爱怜和信任——圣母总是随时准备解除她的痛苦，把她从厄运中拯救出来！圣母正在天堂为给她准备一处光华熠灿的归宿而忙碌着。

阿迈丽娅手里拿着针线活儿几个小时不动地方盘算着，甚至在去敲钟人家时也想着这些——她和托托呆了一会儿（现在托托非常老实，肺痨使她憔瘁不堪），爬到上面房间时见到阿马鲁的第一句话就是：

“有什么新消息吗？”

他皱皱眉头，怨声怨气地回答：

“迪奥妮西娅正在办……怎么，你很着急吗？”

“我很着急，着急！”她严肃地表示，“到头来落下臭名的是我！”

他不说话了，现在心头的仇恨和当初亲吻时向她表示的爱情一样强烈——他恨这个女人为什么如此轻易地同意甘心情愿去同另一个男人睡觉！

忌恨她——自从她顺从了那个令人愤恨的“结婚计划”后，阿马鲁就非常忌恨阿迈丽娅。现在他因为姑娘不哭了而开始狂怒，因为她把为恢复名誉而同另外一个男人结合看得比同他在一起感到羞愧重要的多而暗中愤懑。如果让她继续捶胸顿足，号陶大哭，那他是不费吹灰之力的——这也是爱情存在的一个证明；在爱情生活中，她的脆弱，她那被泪水浸泡着的样儿着实令人愉快！然而她现在答应同文书恢复婚约——表现得既不惊恐也不厌恶，这在阿马鲁眼里无疑是一种背叛！她的这种顺从令阿马鲁愤慨。他甚至怀疑，这种大转变是否会在阿迈丽娅内心深处引起痛楚。归根结蒂，艾都阿尔多是个男人，二十六岁，有力气，那漂亮的小胡子颇具魅力！在他的双臂中她将产生与在他阿马鲁双臂中同样适意的迷乱……如果那个文书是患风湿症的干巴老头儿，她决不会象现在这样甘心情愿！

因此，作为神父的抱复——为了打乱她的如意算盘——他期望艾都阿尔多不再出现。有好几次当迪奥妮西娅来向他汇报文书下落的事儿时，他不怀好意地微笑着说：

“甭费劲儿了，那个男人不会出现了。算了吧……费这份心不值当……”

倒是迪奥妮西娅颇有锲而不舍的勇气——一天夜里，她雄赳赳地来了，告诉阿马鲁找到了文书的踪迹——她终于发现那位印刷工人进了奥左里尤大叔的小酒馆，她改天将去和他谈谈，而他一定知道一切……此时对阿马鲁来说竟成了苦恼的时刻。他在事情败露之初是渴望阿迈丽娅与文书结婚的，可现在看到这事情将要兑现反而感到是灾难降临到自己的生活中。

他将永远失掉阿迈丽娅了……那个被他驱赶和极欲剪除的男人竟然柳暗花明，时来运转了，那个文书将合法地将他的女人带走！想到艾都阿尔多将把阿迈丽娅搂在怀里，而她也将把曾给予他阿马鲁的炽烈的亲吻转赠于艾都阿尔多，她将含糊不清地发出“噢，若

奥!”——如同以前连连低声呼唤“噢，阿马鲁!”一样的声音，本堂神父狂躁起来。这门婚事势在必行了，这也是众望所归——她、红衣神父、以至那个唯利是图的热心的迪奥妮西娅都企望能这样!

诚然他是一个体格健康、血管里奔流的血液有着强烈而丰富性爱的男子，但现在这个躯体对他来说又有什么用呢？他不得不对那个姑娘说，“永别了”；他将看着她同另一个男子——她的丈夫挽着胳膊双双走进家门同儿子嬉戏——可儿子是他阿马鲁的呀！这是一场标志着他欢乐生活毁灭的嬉戏！可他还得强作笑颜，旁观助兴！他将重新独自生活，重新拿起日课经书，一辈子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啊！如果这真是一个凭着异教徒的诋毁就能剥夺一个男子爱情权力的时代……那，但愿这个世界倒退二百年！总有一天艾都阿尔多先生将看到，他同阿迈丽娅结婚并戏弄了一位神父是要付出什么代价的!

被激发起来的愤怒驱使着阿马鲁胡思冥想，以至于使他整夜整夜地梦见她，这是身临其境的梦啊……那是一条洒满了炽热的阳光的小路，在包着铁皮的高大的门里挤满了老百姓；一座座阳台上站着一个个身穿着刺绣着图案的非常华丽的衣服的贵族老爷，他们捻着那文雅的小胡子，眼光在妇女披巾的皱折间闪动——从那冒火般的眼睛里可以看出他们正处于奇特的狂热之中。沿着胡同的坡路是执行火刑的圣像游行队伍，喧哗声传出很远；附近所有的丧钟都敲响了，队伍缓慢地移动。走在前面的是脸上带着白头罩的半裸体正在自鞑的人，他使自己皮开肉绽，嚎着《哀求经》，脊背上血肉模糊。艾都阿尔多骑在一头驴上，两腿悬垂着，已经吓傻了；他白色的衬衣溅上了血红的斑斑点点，胸上有个标签，上面写着：“因为我是异教徒”；后面是宗教裁判人的一位吓人的男仆，他暴戾地刺着那头驴；靠近驴的是一个神父，他高举着带有耶稣受难象的十字架对着艾都阿尔多吼叫着，劝导他忏悔。而他——阿马鲁则在旁边走着，唱着挽歌，一只手里拿着打开的日课经书，另一只手为那些俯身吻着他那白色长祭衣的慈悲街的老太太们祝福；有时，他转过身

来体味着这悲壮的场面给他带来的享乐；这时，他看到显贵们慈善会的长队——这边有一个大腹便便、患中风症的人，那边有一张留有透有凶劲儿的小胡子和长着一双火炭般眼睛的面孔，每人拿着一支燃烧着的火把，另一只手里托着帽子，帽子上黑色的饰羽扫着地，火枪手的头盔闪着光；虔诚的愤怒挂在饥民们的脸上，真是洋相百出；游行的队伍行进在崎岖的小路上，人流如波浪起伏；传统的圣歌响起，哀声遍野，宗教狂们在呐喊，所有的钟都发出骇人的轰鸣……全城充满了恐怖；就在这恐怖的气氛里，游行队伍接近了砖垒的平台，那里的柴堆已经在冒烟……

女仆端来刮胡子用的热水盆，把他唤醒了，时间还很早——在梦幻中歆享着的教会的荣光逝去了，他也翻然醒悟了——

今天将会得到有关艾都阿尔多的确切消息，然后就得给他写信……十一点钟必须同阿迈丽娅会面。

在敲钟人家，他面容难堪地关上房门首先告诉她：

“那个男人有着落了……至少是他的亲密朋友——那位印刷工人出现了，这个人知道那个蠢东西在什么地方落脚……

这一阶段一直在沮丧和惊恐中过日子的阿迈丽娅惊呼：

“这回可好了，这一来那折磨人的日子要到头了！”

阿马鲁听了这话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惨然一笑：

“怎么，这下称心了吧？”

“如果你能看到我是一直在惶恐中过日子……”

阿马鲁显出痛苦而且是很不耐烦的样子，“惶恐！装得不坏！为什么惶恐呢？是因将要成为一个痴情的母亲而同意了一切吗……她希望结婚，是企图得到另外一个男人吗？在打钟人家的幽会——这种躲躲闪闪的欢娱不如她的意……想要在自己家里舒舒服服地得到所追求的东西。”阿马鲁暗想，“这个小姑娘没想到她欺骗了一个年已三旬有着四年忏悔经验的男人吗？我算把她看透了……如同那些女人们一样，是想要换换男人！”

她不再说话了，面色异常苍白。阿马鲁被她的缄默激怒了：

“很清楚，这下你无话可说了……你还能说什么呢……一切真象大白了……那个男人将出现了，你将投入他的怀抱！”

她站起来，痛苦地顿足：

“是你阿马鲁想要他来的！”

“当然！你没想过吗？不这样我将身败名裂！当然我得这么办……”他从高处低首注视着她，意在使姑娘感到正直的人在蔑视她，“现在你也大可不必为以前的喜形于色和投奔那个男人的急切心理而羞惭……你本来就是个不害羞的姑娘，事情就是如此……”

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脸白得如石灰，抓起了短斗篷就要出去。

阿马鲁恼羞成怒，猛地抓住她的胳膊问道：

“你想到哪儿去？好好地看着我！你这个不害臊的女人……我告诉你，你要同那个男人睡觉定将被人杀死……”

“那好吧，反正一切都完了，我自有打算！”

阿马鲁完全绝望了，猛地打了她一巴掌。

“你不要杀我！”她喊叫着，“那是你的孩子！”

他站在她的面前，惶惑不安混身乱颤。阿迈丽娅刚才关于他的孩子的一句话，使他心如刀绞，交织着怜悯和痛苦的情爱油然而生——扑向阿迈丽娅，死死地搂住她，好象要把她填入自己的胸壑……在她的脸和头发上狂吻，她都感到疼了。

“请原谅！”他喃喃地说，“我的小阿迈丽娅，请原谅！请原谅，我都要发疯了！”

她在恸哭之后神经质地抽泣起来。整个上午，在敲钟人家的这间小屋里充满了狂乱——爱情、生离……纷纷扰扰。母性特有的感情具有圣礼般的力量将他们重新弥合起来，更大的柔情产生了，情欲不间断地勃发；他们贪婪地拥抱着，越来越紧。

他们忘记了时间，直到听见艾斯格亚斯大叔拐杖的声音在下面厨房响起，阿迈丽娅才决定从床上跳下来。

一块小镜子挂在墙上——纯粹是起点缀作用的，阿迈丽娅对着

镜子匆忙地整理着头发；阿马鲁站在她面前忧郁地观赏着她用梳子梳头发的动作——不久，他将看不到这一切了。

阿马鲁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动心地对她说：

“阿迈丽娅，我们的这种美好的日子将要结束了……你要记住在那美好的上午的一切……”

“你不要再说这些了！”她泪水盈盈地说。接着，她猛然冲过去抱住阿马鲁的脖子，仍象先前他们幸福地相爱时一样低声连连说着：

“我一定一如既往永远爱你……即便我结婚以后。”

阿马鲁贪婪地抓住她的两只手说：

“你发誓吗？”

“我发誓！”

“对神圣的圣体发誓吗？”

“我对神圣的圣体发誓！对圣母发誓！”

“能常常找到这样的机会吗？”

“能经常这样的！”

“哎呀，小阿迈丽娅！哎呀，亲爱的！用一位皇后换你我也舍不得！”

她下楼了。阿马鲁把床收拾一下，听到她在楼下平静坦然地同艾斯格亚斯大叔谈话；尔后阿马鲁自言自语：“这真是个了不起的姑娘，能把魔鬼骗住，将来也一定能把文书那个蠢货弄得团团转。”

阿马鲁把阿迈丽娅信誓旦旦的许诺称之为“公约”，他们心平气和地讨论了执行“公约”的细则。他们认为阿迈丽娅与文书的婚配是社会势力强加的……在天主面前，阿迈丽娅真正的丈夫仍是阿马鲁。他是姑娘灵魂的配偶，她也将为这真正的丈夫保留着最甜蜜的亲吻、由衷的顺从……而那个男人充其量是具“僵尸”。他们对今后秘密私通的联络方式，幽会时的隐僻场所作了巧妙的安排……。

如同最初交欢一样，阿迈丽娅重新处于火热的爱情之中，她确

信几个星期以后的那场婚礼将使她变得雪一样的洁白，她的忧伤悲愁一扫殆尽，惧怕天主报复的那颗心也趋于平静了。阿马鲁打她那一巴掌如同使一匹畏葸不前的驽马奋然起来的鞭笞——浑身的颤扭，大口的喘息重新使她遁入情欲冲动的热情之中。

此时阿马鲁心花怒放了，尽管有时想到那个男人将日夜占有她而心绪不宁，但在心底里已经得到了巨大的安慰！面临的一切危机被魔术般地化解了，而美好的感受继增递涨。他不再承担那可怕的引诱罪的罪责了，那个最让人眼馋的姑娘终将属于他！

现在他一再要求迪奥妮西娅结束那烦人的侦察活动，但这个热心的女人却依然加倍努力——为得到更多的酬金。不过她未能发觉那个印刷工人，他如同骑士小说中的矮子握有秘密。

“哎呀，先生！”红衣神父说，“差不多用了两个月的功夫在寻找一个流氓，时间一长就要走露风声……小伙子，文书们有的是——另外再弄一个来！”

然而在一天夜晚他来到阿马鲁寓所休息时，迪奥妮西娅出现了，她一迈进饭厅的门就叫喊起来，这当儿二位神父正喝咖啡——

“总算弄清了！”

“怎么样啦，迪奥妮西娅？”

那女人并不急于回答，竟然也坐下来了——得到了二位神父的允许——她累得腰酸腿疼……她说，那个该死的印刷工人使她想起了小时候人们常讲给她听的故事：一头公鹿露面了，猎手策马疾驰，总能看见，但追不上，真是一场艰难的逐鹿战啊……但是，终于抓住了他……有充足证据。

“行啦，老婆子！”红衣神父吼起来。

“那就说到这儿，”她说，“没了！”

两位神父感到在受愚弄，一齐盯着她。

“什么没了，老婆子？”

“人没了——那个男人去巴西了！”

古斯塔沃收到了艾都阿尔多两封信：第一封信里告诉了他的地

址——波索·包拉特恩街旁，并声称决计到巴西去；在第二封信中说他搬了家，但没披露新地址，只是说他乘下一艘邮轮启程去里约热内卢；甚至连怎么弄来的旅费和有什么企望也没说……嗣后，已经月余，毫无音信。那个印刷工人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乘的船正在汪洋大海上行驶……

“但是我们会给艾都阿尔多报仇的！”迪奥妮西娅转述了印刷工人的话。

红衣神父慢慢地搅动着杯中的咖啡，显得困惑，没有作声。

“那这事怎么办呢，师父神父？”阿马鲁脸色很白，惊慌地问。

“我认为这倒不错！”

“让那些女人去见魔鬼吧！这地狱之火将把她们统统焚毁！”阿马鲁狠狠地说。

“阿门——”红衣神父严肃地回复了一声。

二十

阿迈丽娅知道了这个消息，哭得很厉害。她的名誉，她生活的安宁，她与阿马鲁所密议的种种幸福的设想都将付之东流了，都将消失在横亘于葡萄牙与巴西之间那浩瀚的海面上的雾霭烟波之中。

这段时间是她有生以来情绪最坏的阶段。她天天都要去找阿马鲁，泪人似地站在他面前问他应该怎么办。

阿马鲁垂着头一筹莫展，他去找那位师父神父。

“能做的都做了，”红衣神父沮丧地说，“忍受吧，万万不能钻进她们的圈套！”

阿马鲁回来见到阿迈丽娅有气无力地安慰她：

“一切都能安排妥当的，相信上帝吧！”

有时他肝火大发，遇到种种不幸的阿迈丽娅更是伤心了；不过，这时才是信赖上帝的好时刻！作为一个男人，一个神父，他一定有救她的才干和力量，然而他是如此优柔寡断。这些使阿迈丽娅愈加失望了。她对他的温柔犹如被沙土汲吮的水在消失着，存留下来的不过是一种迷惘的感觉……仇恨的心理日渐显露。

她一周又一周推却了在敲钟人家的幽会，但阿马鲁没有生气。那美好的上午在艾斯格亚斯大叔房间里的相会往往被抱怨、哀泣所败兴，每个亲吻之后都有一长声抽泣——这一切把阿马鲁也弄得萎靡不振了，以至使他也产生了趴在那小粗垫子上用哭声排遣内心痛苦的愿望。

他在心底里抱怨她夸大了所遇到的难堪，把一种本不应有的惊

恐传导给他。那些较有理智的女人遇到这类事决不会如此大惊小怪的……然而是什么原因使她这样呢？一个歇斯底里式的虔诚的女人完全神经质了，惊恐不安到了极点，真正动了心了……哼，毫无疑问，她就是“一头特号的蠢驴”！

阿迈丽娅不否认自己是“一头蠢驴”，她从未想过有这样的后果……作为一个女人坠入情网就晕头转向了，她想摆脱这一切——然而现在她已感到儿子在腹内蠕动，这给她带来的只是泪水、惊恐和痛苦！她的生活是凄凉悲惨的——白天当着母亲的面必须控制自己，勤于她的针线活儿，陪母亲聊天，强作欢颜……晚上便陷入胡思乱想之中，来自尘世和天国的惩罚的幻影久久不逝折磨着她——贫困，被遗弃，被正直的人们所鄙视以及涤罪所里的火焰不断幻影般地出现，使她痛苦……

精神上的忧虑已经成为她身上的惯常性的病态了。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对她的忧虑起到了抑制的作用——一天夜里，红衣神父家的女仆精疲力竭地跑来，说若赛发女士快要死了。

前一天，这位杰出的女教徒突然感到胸腹剧烈作痛，但还是坚持到圣母教堂念了一遍整串珠的经。她艰难地回到家里疼痛加剧并发起了高烧；当天下午把古维亚大夫请来了，经确诊是急性肺炎。

若阿乃依拉立即跑去留在老太太身边当护士。此后一连几个星期，在红衣神父那本来是宁静的家里开展了一场笼罩着忧戚气氛的献身运动——所有的女友不是散落在各个教堂里许愿、祈请各自崇拜的神仙为若赛发驱邪，就是长时间呆在红衣神父家里，如同幽灵般地在病人的房间里飘忽往来。她们在所有神像前都点上了祭灯；没完没了罗里罗嗦地提问，把古维亚大夫搞得头昏脑胀。夜间，油灯只捻到半亮的程度，各个角落里都是叽叽哇哇悲愁的声音！就连喝茶和嚼面包片时候，人们也是不断地叹息，偷偷地拭泪……

红衣神父垂头丧气地呆在一个角落里，妹妹突然发病以及眼前这阴郁凄然的情景使他萎靡不振——每张桌子上都摆满了药瓶子，医生严肃凝重地走进来，探询者们忧愁的面孔，屋子里热气哄哄，

在嘈杂和令人窒息的氛围里墙上的挂钟敲出带着丧气的音响，脏毛巾掉在地上已经好几天了，每天夜幕降临都带来一种世界将永久黑暗的威胁……其次，一种切肤之痛使他颓丧——这个妹妹陪伴他生活了五十年！平日他总是受到妹妹的慰抚……真是难能可贵啊！因此，长期以来，他习惯于她的固执，看惯了她那些黑罩头巾和她那张张虎虎在家里管这管那的劲头……此外，谁知道死神此次来到家中，为不再返往奔波不把他也同时挟走呢……

在这段时间里，阿迈丽娅感到压力减轻了，至少是没什么人琢磨她，注意她了。即使她满面愁容或挂着泪水，人们也不会奇怪——因为眼下她的教母生命处于垂危之中，更何况她承担起类似护士的服务工作，整天忙忙碌碌的——因为她在这些人中最年轻最有精力，而她妈妈已因守护病人而日趋疲惫了。她在若赛发身边度过了许多漫漫长夜：她总是悉心地护理病人，竭力表示对病人的热心以使圣母和天主息怒——这样一旦她自己卧床不起的时候，也会得到同样的怜悯……病人家里悲哀的气氛竟使她产生了这样的预感：她将死于分娩之时。

有时当她独自一人裹着披巾坐在病人的床脚，听着病人那单调的呻吟，更加确信自己的预感。此时她心里万分激动，泪水润湿了双眼，对生命，对青春，对爱情既茫然又留恋……于是她跪在衣柜前，那里有一盏长明灯在基督像前闪耀着光亮，使塑像在墙壁明亮的裱糊纸上留下一个变了形的投影，影儿在屋顶折弯。她在这儿祈祷着，恳请圣母不要拒绝她进入天堂……

老太太"哎呀"了一声，疼痛使她蠕动着身躯，阿迈丽娅过去给她盖好被子，低声地询问着；然后来到堂屋看看钟，算计一下是否到了给病人服药的时间；红衣神父的鼾声从隔壁房里传来犹如鸣笛或长号发出的啁哳，她感到浑身发抖。

谁料，一天上午古维亚大夫宣告若赛发摆脱了危险。这使女士们欢喜若狂——每人都确认是自所崇拜的神仙的特殊恩惠所致。又过了两个星期，若赛发在女友们的搀扶下在屋子里第一次颤巍巍地

迈了两步，这真是皆大欢喜的事！可怜的若赛发已被这场病折磨得不成样子——说起话来总是带着怨气，不中听的话语如毒箭般由嘴里攒射出来；而当请别人帮助做点什么，诸如要痰盂或药水时又显得焦灼而有气无力。一种提防、质询和恶意揣度的眼神总是潜藏在眼眶深处！她害怕光，害怕阴影和物体模糊的轮廓。当初非常硬朗的身板如同干萎的葡萄藤；她蜷缩在软椅深处，衣服如同一堆破布，缠裹着身躯——她的形象也和一块破布差不多了。

这样的病体预示着康复决非是轻而易举的，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行。看到若赛发首次表示要去窗前看看景致的愿望后，当着众位女士的面古维亚大夫笑着对红衣神父说："经心护理、吃些补药、再加上善心女士们的祈祷，您那位妹妹还将复有贡献给爱情的力量……"

"啊，大夫！"阿松桑太太叫起来，"我们绝缺少不了为她祈祷……"

"我也绝不会让她的补药短缺。"大夫说，"这样看来，剩下的就是我们要来为小妹妹的爱情庆贺了！"

医生的话富有青春的活力，使得众人确信若赛发不久即可康复的。

眼看八月就要到了，红衣神父谈起了在维埃依拉海滨租房子的事；按照惯例他是隔一年到那儿去一次，为的是洗海水浴。上一年没有去，今年则是"海滨年"了……

"妹妹也到那儿去，海边的空气有益于人体健康，在那儿将使她增加体重恢复体力。"

但古维亚大夫不同意病人长途跋涉，他认为海边的空气刺激性太强对若赛发虚弱的身体不合适，最好是去波依阿依斯的里库萨庄园，那儿是个气温宜人又避风的地方。

红衣神父对这个建议很不以为然，满肚子的怨气。什么？整个夏天，这一年最美好的时刻就扎在里库萨！海水浴，我的上帝，海水浴怎么办呢？

“先生您看，”一天夜里，他在办公室里对阿马鲁说，“我受的这份罪……妹妹生病期间家里一塌糊涂，全乱套了！茶也不按时上，晚饭也烧焦了。日日夜夜牵肠挂肚，我都瘦下去了……现在我想到海滨去恢复一段时间，又不行；要到里库萨去，免掉海水浴……我将连续两年不能去海水浴了……我这是遭的什么难，又不是我生病！”

阿马鲁突然捶了桌子一拳，兴奋地喊起来：

“哎呀，我想起了一个好主意！”

迪亚斯疑惑地望了他一眼……

“师父神父，我的主意是最佳上策！”

“你这个小子，痛痛快快地说吧……”

“您听着：先生去维埃依拉，很清楚若阿乃依拉也得去；自然也还得如同两年前一样，挨着您为她租间房……”

“说下去。”

“好，若阿乃依拉去了维埃依拉，您妹妹则前往里库萨。”

“只是她一个人去吗？”

“不！”阿马鲁得意地说，“让阿迈丽娅同行，这姑娘可以给她当护士嘛！只有她们两人去。到了里库萨，住进那所宅院——那儿的房子是活人不去的；在那儿不会有任何人怀疑，即使姑娘生下那个孩子！嗯，您认为怎么样？”

红衣神父二目圆睁，惊奇地站起来：

“好小子，上好的主意！”

“这样一切都能得到调解了——您去洗海水浴；若阿乃依拉住在远处，发生了什么事她也不会知道；您妹妹享受着庄园的新鲜空气……阿迈丽娅有了个隐身之处，等待着……在里库萨将没有任何人看到她……阿松桑太太和甘索左姐妹俩都去维埃依拉。姑娘躲在那个地方，等到十一月初便万事毕矣安然无恙了……在维埃依拉您负责照应，一直到十二月初不要让我们人中有任何一个回来……这样，当我们再次相聚时，那个姑娘将又是干干净净，水灵灵的了。”

"好哇，先生。真是个了不起的主意！可以说这是您这两年里所出的最好的主意！"

"谢谢，师父神父！"

但还有个棘手的问题：怎么对若赛发说呢？那是个对感情脆弱的女人决不轻饶的心黑手毒的老太太……难道能要求她作为掩护姑娘分娩的同谋者吗？

"我妹妹会嗷嗷叫的！"红衣神父说。

"等着瞧吧，师父神父！"阿马鲁躺在靠背椅上摆动着一条腿反驳道，"我们等着瞧吧……我一定对她讲，鉴于她的虔诚和名望我是有把握的……我先给她说一大堆好听的话，然后再对她讲，掩护那个小姑娘不是昧良心的事……我要提醒她，在临终前必须做一件好事，为的是不要两手空空出现在天堂的门口……我们等着瞧吧！"

"也许，也许！"红衣神父回答说，"眼下时机不错，现在我那可怜的妹妹判断力很弱，象小孩儿一样容易哄。"

阿马鲁一边用劲儿搓着双手一边站起身来说：

"那好，着手干吧！着手干吧！"

"必须抓紧，机不可失！否则种种非议就要发生。注意，今天上午阿迈丽娅在家时，利巴尼纽那个牲口就开始嘲弄她，说什么腰粗了……"

"啊，真流氓！"阿马鲁吼起来。

"可能他没有什么恶意。那姑娘一直发胖倒也是事实……因为妹妹这场病，家里乱乱哄哄的谁也没看出什么来……现在可能要引人注意了……不可大意，朋友，不可大意！"

第二天上午，根据红衣神父"要抓紧"的动议，阿马鲁决定找若赛发"来个巨大的碰撞"。

他先到下面的办公室向迪亚斯说明了他的计划：先跟若赛发讲'你哥哥对小阿迈丽娅的不幸全然不知'，只有他阿马鲁知道——当然不是在忏悔秘密中得知的（在忏悔中得到的东西是不得透露

的）——是通过他们俩之间秘密交换意见而不慎泄露得知的：阿迈丽娅和那个引诱她的已婚男人……关于那个已婚的男人……最终得向老太太说明呀……

迪亚斯搔着脑袋，不满地说：

"这样不会有好结果的，我妹妹很清楚，已婚的男人们是不到慈悲街去的。"

"可那个阿尔突尔呢？"阿马鲁毫无顾忌地喊起来。

红衣神父开心地大笑起来：那个可怜的没牙的阿尔突尔有一群孩子，长着一双忧愁的绵羊眼睛；以诱奸处女的罪名控告他——这不成笑话了吗？

"谁都不会信，本堂神父，这是不足为信的！请另想高招儿吧！"

突然间二人异口同声说出一个名字——费尔南德斯，那位布店里的费尔南德斯！漂亮的男人，阿迈丽娅曾非常景慕他！她只要是上街，就去那家布店——这在慈悲街早有流言，两年前费尔南德斯就大胆地陪阿迈丽娅散步，沿着马拉则斯大道一直到莫雷纳尔！

"对我妹妹说的时候不要含含糊糊，让她确信那个男人就是费尔南德斯。"

阿马鲁迅速上楼来到老太太的房间，这间住室就在办公室上面。他在那儿呆了半个小时，对于迪亚斯来说，这可是长长的令人难耐的半小时！他只能听见上面一会儿是阿马鲁后脚跟咯吱吱踏地板的声音，一会儿是若赛发吭吭地咳嗽……他在办公室里习惯地散步，从书架到窗前。他两手背在身后，手指间夹着鼻烟盒在考虑着许多烦人的事：为了这位本堂神父的取乐，还得花多少钱呐！必须把那姑娘隐在庄园里五、六个月……然后，医生、产婆都须他付钱；再往后是小孩儿的全套衣被……可又怎么处理那个新生儿呢……在城市里，弃婴轮①已被取缔；在奥林地区，由于慈善会财力

① 从前谁家的小孩，不论是私生子或穷人养活不了的婴儿投放在教堂的轮筒里，然后由慈善会收养。

物力匮乏和私生子多到令人气愤的程度——弃婴轮旁边有个负责收容的男子对弃婴者进行询问和干预，查问私生子的父亲是谁，然后将弃婴交还其父；假作斯文的政府当局指责随意弃婴的行为并予以恐吓和打击……

迪亚斯看到耸立在他面前的一个个困难正动摇着他的怠惰的天性和有碍于他的消化功能——然而在心底里他并没有生气。这位高明的红衣神父在阿马鲁面前常摆出一副有阅历的师父的架子来表示对学生的怜悯和同情。对待阿迈丽娅他则象个无权的半拉父亲并兼有淫棍的表现；他自己竟觉得对于“那个小孩儿”已作出了祖父般的宽容和迁就。

门被打开了，阿马鲁以胜利者姿态出现了。

“没有比这再好的了，师父神父！我向您说什么来着！”

“她答应了吗？”

“完全答应了，没费什么劲儿……她刚要发火，我告诉她那个已婚的男人是……并说明当时姑娘头脑不太清醒，事后想要自杀……我对老太太说，如果您不答应掩护此事，您将对某种不幸负责任……您别忘了自己是就要入土的人了，随时可能被上帝唤去；如果在良心上欠了这个债，您死的时候都不会给您请赦免神父的……记住，那您就将象一条狗死去一样……”

“结果，”红衣神父赞同地说，“您就谨慎地告诉了她……”

“我把真象告诉了她。现在涉及怎样向若阿乃依拉讲，尽快地把她带到维埃依拉……”

“朋友，另外，”红衣神父打断了他的话，“您是否考虑过怎样对待‘那个果实’呢？”

阿马鲁沮丧地搔了搔头说：

“哎哟，师父神父，这真是桩难事……这事一直折磨着我……当然，要把孩子交给某个女人养活——送到远远的地方，去阿尔库巴萨或彭巴尔……师父神父，最理想的是那个孩子生下来就死掉！”

“那又是一个小天使……”红衣神父吸了撮鼻烟气乎乎地说。

当天晚上迪亚斯就向若阿乃依拉谈了有关去维埃依拉的事。她正在楼下的小屋里整理装有榅桲果酱的小碟子，这些果酱一直在那晾着，准备给若赛发食用以助健康的恢复。

迪亚斯告诉她，已给她租了铁匠的房子。

“可那是一间在偏僻地方的小房子呀！”她立刻惊叫起来，“让我把闺女塞在什么地方呢？”

“现在我正要谈这事儿，恰好这次阿迈丽娅不去维埃依拉了。”

“她不去了？”

这时迪亚斯才向她解释：若赛发不能只身一人去里库萨，因而他考虑派阿迈丽娅陪同……这个主意是今天上午刚想出来的。

“我不能去里库萨。我必须去洗海水浴，这点女士您是清楚的……基督的那个可怜女人不便独身同女佣人去那里，所以……”

若阿乃依拉沉默了一小会儿，很心疼地说：

“这是真的，但我坦白地对您说，把孩子留下我心里很难受……假如能免去我这次海水浴，我将去……”

“什么，您去？太太，您要到维埃依拉去的，我不能独自呆在那里……您真是忘恩负义，您这个忘恩负义的……”继而又用非常严肃的口吻说，“太太，您得看清楚，若赛发是两脚站在墓穴里的人了……她疼爱姑娘，一直是她的教母；如果现在姑娘能在她病中伺候她，在那里同她呆上几个月，那更将成为她的心尖儿上的人了！您注意，我妹妹还拥有好几千克鲁萨多金币，姑娘将获得一份丰厚的嫁妆——我就不再跟您说别的了……”

若阿乃依拉立即表示同意，既然这是红衣神父的心意。

在上面，阿马鲁也正抓紧时间向阿迈丽娅讲述他那“美好的计划”，描述她将同老太太同去里库萨度夏的情景；说明若赛发情愿成全他们——可怜的老太太，充满了仁爱，以至乐意帮助他们给孩子购置全套的衣被裤帽……

“你可以信任她，她是善良慈悲的人……这样一来我们都将得

救了，亲爱的。这次你就扎在里库萨四、五个月吧！”

使阿迈丽娅凄然泪下的是：她不能到维埃依拉海滨去了，失去了洗海水浴的娱乐机会……整个夏天都得伏匿在里库萨那座阴森森的大宅院里！那个地方她仅去过一次，当时正值傍晚，她吓得都走不动了；一切是那么黑暗，不知从哪儿发出的声音在空旷的屋宇中回响……

她确信自己将死在那里，死在这类似的放逐中。

“无稽之谈！”阿马鲁反驳说，“多亏天主激发了我的灵感，才使我想出了这个能让我们得救的好主意。再者，和你同去的还有若赛发、若尔特鲁德斯，有可供你散步的果园子……我每天都会去看你的，甚至你会爱上那个地方的，等着瞧吧！”

“可最终我应该让你怎么办呢？现在只有忍耐。”阿迈丽娅想到这里，眼里充盈着两大颗泪珠，于是亲切地诅咒那只给她痛苦的恋情。现在，全累里亚人将到维埃依拉去，可是得强迫她把自己关在里库萨那寂寞的大宅院里去听老太太咳嗽和庄园里的狗吠声……

“但是妈妈，妈妈将说些什么呢？”

“还能说别的吗？若赛发不能没有个贴身的人服侍呀！难道能让她一个人去庄园吗？这事不用你操心了，师父神父正在楼下给你妈妈做工作哩……我得去看看她——同你单独在这儿的时间不短了，最近几天我们更需要多加小心……”

他下楼去，恰好在楼梯上碰到往楼上走的红衣神父。

“怎么样？”阿马鲁把嘴凑在师父的耳边问，“您那儿谈好了吗？我这儿一切都谈妥了。”

“同样。”

二位神父在楼梯的黑暗处紧紧地握手。

几天以后，阿迈丽娅在一阵恸哭之后陪同若赛发乘一辆篷车出发到里库萨去了。

人们将垫枕放在这位趋近痊愈的老太太的座位上，将她在一个

角落里安顿好。迪亚斯陪着她，因为一路颠簸使我们的红衣神父气不打一处来。车顶棚上堆放着皮箱、篮子、铝铁桶、包裹、印花布袋，扁筐里有只咪咪叫着的猫，在用绳子捆起来的大包里放着若赛发最崇敬的神仙的画像；女仆若尔特鲁德斯就坐在这大堆东西的阴影里。

周末，若阿乃依拉启程前往维埃依拉。因为天热，晚上才上路。当时慈悲街被满载各种瓷器、褥垫、炊具的牛车堵塞了，若阿乃依拉就坐在曾去过库尔特嘎萨的那辆篷车里，露萨怀里抱着装着一只猫的扁筐。

红衣神父是在前一天出发的，因此只有阿马鲁为若阿乃依拉送行。这位太太已经手忙脚乱得不可开交，上上下下跑了上百次，不是忘记了小筐子就是一个包裹找不着了。当露萨终于把门锁上时，已登上车蹬子的若阿乃依拉放声大哭起来。

“怎么啦，我的女士，怎么啦？”阿马鲁忙问。

“哎呀——本堂神父先生，撇下我那闺女……您知道这让我有多难受……我好象觉得再也见不到她了。请您答应我的请求：您去里库萨看看她是否精神愉快……”

“请您放心走吧，我的女士。”

“再见，本堂神父先生。我非常感谢您所做的一切！呵，我感谢您这全部情谊！”

“别折磨自己了，我的女士……一路平安，来信啊！向师父神父问好。再见，我的女士！再见，露萨！”

篷车出发了。阿马鲁沿着这马车辘辘的同一条路慢慢行走，来到非格依拉大道。这时是九点钟，在这炎热而平静的八月之夜，月光如轻纱薄雾笼罩着一切，静寂的夜景分外宜人。远近树丛的阴影中房屋的前脸突兀而立，在月亮的照射下闪着光亮。阿马鲁在桥边停下来，忧郁地望着那在沙质河底上单调地潺潺流动着的河水；树木丛生的地方漆黑漆黑的；远方的水面上波光闪闪，如同一块璀灿的用金银丝精工编织而成的工艺品。在寂静的夜色里，阿马鲁静下

心来，停在那儿抽烟，向河里抛下一个个烟蒂；他在茫然惆怅之中如醉如痴。

钟敲了十一下，他转身回城。路经慈悲街，回首往事百感交集——那间房子的窗户关着，没有垂下薄棉纱窗帘，好象被主人永远遗弃了；迷迭香花盆被弃置在窗台的角落……他曾多少次同阿迈丽娅靠在那座凉台上啊！记得那时这里有一株枝青叶茂的石竹花；当他们交谈的时候，阿迈丽娅常摘下一片叶子，放在嘴里嚼着，露出两排细小的牙齿。现在一切都完了！猫头鹰的叫声从附近慈善会的大墙上传来，这声音在寂静的夜空中响起使阿马鲁感到凄然败落仿佛万事将永远完结。

他慢慢地向家里走去，两眼浸满泪水。

刚一到家女仆立即在楼梯口迎上来，告诉他艾斯格亚斯大叔已经找过他两次了，显得很焦急；大叔是九点钟来的，说托托要死，她只想从本堂神父的手里接受圣体。

尽管阿马鲁因为有着不祥之兆的感觉，四处游荡，夜深方归，但是仍然碰到令人悲伤的事！他只得中止了对爱情的幸福的回忆，去到打钟人家，为的是施德于艾斯格亚斯大叔。托托的死使他心里一动，因为这事发生在阿迈丽娅赴德库巴萨的时候，好象是为突然间的生离有意增添的死别……

敲钟人家的门半开着，两个叹息着的女人走出来堵在门口的暗处。他径直来到瘫子的小屋洞；两支从教堂里请来的蜂蜡制成的大蜡烛放在一张桌子上燃着；一条白单子遮盖着托托的尸体；席尔维里尤神父已被唤来，因为他正好在教堂值班，他双膝上放着手帕，鼻尖上架着一副大眼镜，正在读日课经书。一见阿马鲁进来，他忙起身说：

“啊，教友！”声音很低，“人们到处找您……那可怜的基督女人要您……人们找我时，我正在诺瓦依斯家玩纸牌，是周末的纸牌游戏……真惨！没有忏悔就死了，她该是多么绝望呀！您没有来，所以没能看到那个场面！我是看到了，我真害怕她往我的十字架上

吐唾沫……”

阿马鲁一句话没说，撩起单子一角，然而立刻又盖在死者脸上。他来到楼上，敲钟人挺着身子躺在床上，脸朝着墙痛苦地抽泣；陪着他的另一个女人缩在屋角，不说话也不动弹，两眼瞧着地——作为邻居，她也感到沉痛……

阿马鲁触了触敲钟人的肩，对他说：

“需要忍受，艾斯格亚斯大叔……这是天主的旨意……对她来说乃至是幸福。”

大叔转过脸，透过眼眶里的泪水，模模糊糊地辨认出来是本堂神父，他拉住阿马鲁的手，想吻一下，阿马鲁退后说：

“艾斯格亚斯大叔……上帝是大慈大悲的，定然是考虑到了她的痛苦……”

他无心听阿马鲁的话，随着恸哭身体一阵痉挛；那个悲痛而木然的女人一会儿擦擦这只眼的眼角，一会又擦擦那只眼的眼角。

阿马鲁又到楼下去替换善心的席尔维里尤神父——尽管这次是贵神父的一次破例的外出服务活动。现在阿马鲁拿着日课经书坐在蜡烛台边替代了席尔维里尤神父的位置。

他在这里呆到很晚的时间。陪伴敲钟人的那位女邻居出来对他说，艾斯格亚斯大叔睡着了，并许诺天一亮她就把寿衣带过来。

与中心教堂那庞大的建筑物毗邻的敲钟人的院落显得更加死寂、阴郁了，护壁墙上有一只猫头鹰时而有气无力地叫着，粗大的棍棒击打着钟身发出沉浊的报时声。阿马鲁有一种无限恐怖之感，但倏尔产生的良心上的一种伟力使他得以稳住自己；他急急忙忙念经祈祷……有时书竟脱手落在膝上。这时他一动也不动，身后停放的盖着单子的尸体使他在一种痛苦的对比中回忆起往事：

那时阳光洒满院子，小燕子在盘旋翻飞，他和阿迈丽娅笑着爬上那间小屋……而现在，正是在那间屋里，在那张床上，艾斯格亚斯大叔正抽泣着，处在迷离浑噩之中。

二十一

红衣神父一再叮嘱阿马鲁，为避免若赛发及女仆人的怀疑，至少在最初几个星期里不要去里库萨。这样，阿马鲁的生活就比当初第一次离开若阿乃依拉家迁到索乌萨街时更凄清、空虚了。熟人们都远离累里亚：阿松桑在维埃依拉，甘索左姐妹俩住在阿尔库巴萨附近的姨母家——这位有名气的姨母十年前就要死，将给她们留下一大笔遗产。阿马鲁每天在中心教堂支应完差事后，总觉得剩余的时间象被铅砣坠住一样过得是那样缓慢而使人难受。人，隔断了与同类的联系是再难受不过的事了，如同圣·安东尼奥生活在利比亚的漠漠荒沙之上。只有副本堂神父，这个特殊的人物——在阿马鲁顺利的时候他从不露面——作为他忧愁时的不祥的伴友常来看望他，每周一次或两次，总是在晚饭结束时来。他显得更瘦更干瘪了，面色也愈发阴沉，手里总不离那把雨伞。

阿马鲁对这位副本堂神父很讨厌。有时，为了逐客，便佯作忙于阅读的样子；或者一听到他上楼时那慢腾腾脚步声，便急忙跑到桌子边对客人喊道：

“副本堂神父朋友，请原谅，我正在胡乱写个东西！”

然而这位男宾依旧不肯离去，他把那把可恨的雨伞放在两膝之间：

“请不要停笔，本堂神父，不要停笔。”

他端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一副哭丧脸使阿马鲁感到心烦；于是本堂神父扔下笔，怒冲冲地抓起帽子说：

“今天我什么都不愿意干！我要去散散心。”

走到第一个街拐角时，阿马鲁骤然甩下了那位副本堂神父。

有时，他实在寂寞了，便去探访席尔维里尤。但是那个慢性子的胖子把忙于收集民间药方和对他那使人难以置信的紊乱的消化功能的自我观察视为享乐。席尔维里尤不断地称颂古迪纽博士以及博士的妻儿们，没完没了地重复那说了四十年的老掉牙的笑话——其间，他那天真的笑颜真让阿马鲁心焦气躁。

阿马鲁告辞出来，更觉惆怅倍增；他思考着自己那与席尔维里尤有着天壤之别的运命。说到底，他不甘心仅作一名执着教义的富有善心的神父，一生寄寓于一个令人尊敬的家庭内充当食客——尽管最终那也是幸福，也是舒适安逸的。因为他不象席尔维里尤那样，在脂肪层下血液只是静静地循环着，如同山下小溪，没有溢出和造成灾祸的危险。

在某些时候他也去看纳塔里尤教友。这位朋友的骨折起初的治理很不理想，以致腿还被夹具禁锢着卧床不起。屋子里乱七八糟令人作呕，空气里弥漫着山金车花酊和汗水的气味，污秽的大海碗里有一团浸湿了的破布，衣柜上供奉的神仙的行列里又添了一个个瓶子。

纳塔里尤一见到他就开口抱怨起来：那帮大夫都是蠢货！又说他自己一贯交厄运，把折磨强加在身上；在这该死的国家里医学是何等落后……接着唾沫、粘痰、烟头丢得满地板。自从受伤以来，他总觉得其他人，特别是朋友们那健康的身体对他来说是一种侮辱，使他感到气愤。

“您总是硬硬朗朗的，嗯？当然……”他带着怨气低声嘟囔着。

接着他又想到布里托那个蠢货从来也没有头疼过！那位贪吃的修道院院长自夸每天上午七点以后就不再躺到床上了！一群牲口！

这时阿马鲁给他讲些新闻：收到了红衣神父从维埃依拉写来的信，若赛发身体有好转……

然而纳塔里尤对那些与他友好往来的人并不感兴趣，倒是对敌

对者的情况很注意，他痛恶朋友们与这些人接近。他很想知道有关文书的情况，“这家伙是不是已经饿死了”……

“如果我不是倒在这该死的床上，我至少能让那文书对您有些帮助……”

这时他的两个侄女出现了——两位满脸雀斑，双眼描着浓重蓝圈的姑娘，她们因为叔叔没有请巫婆来帮助恢复伤腿的功能很不快——巴鲁萨家族的那位大公子就是那个巫婆治好的，还有奥林的那彼门特尔……

纳塔里尤碍于“他花坛里的两朵玫瑰”在场，不再继续刚才的话题了，转而说道：

“可怜的姑娘们……我至今还没复原，不是因为你们照顾得不够……我一直遭难，他妈的！”

“两朵玫瑰”同时以同样的动作将身子转向一旁用手帕来擦拭着眼睛。

阿马鲁从这里出来，心情更加烦乱。

他打算“劳其筋骨”以排忧，想在里斯本大道上散步一直走到远端。然而刚一听不到城市的喧闹声，他就觉得更为悲愁——心情与凄芜的小山和发育不良的树木所构成的景色倒很一致。在他看来，生活犹如脚下的大道单调而渺无尽头，没有一件使人感到有生气的东西能意外地出现，它将无精打彩地消失在夕照下的雾霭中。

在返回城的途中，有时他走进了陵园，在柏林中漫步。黄昏中他闻到了从附近丁香树丛里飘来的清甜的香味，读着一块块墓碑上的祭文。他靠在古维亚家储首墓室的金黄色的栏杆上欣赏着墓碑上的浮雕徽记——一顶配备有军服的帽子和一柄短剑，下面是不寻常的颂文，镌在碑上的字是黑色的：

行者，请驻观看
这座墓冢；
倘若感到痛苦要溢出，

也请您抑止自己的悲叹。
这里安葬着
若奥·卡布拉尔·达·席尔瓦·马尔多纳多·门冬萨·
德·古维亚，
——杰出的赛雅的儿子。
这位年轻的贵族，
曾荣膺学士学位；
他在本市政府执柄，
被授予基督爵士勋章。
他道德高洁，
恰似一面非凡的明镜；
行者，这点请您相信。

阿马鲁接着来到莫拉依斯那富丽堂皇的陵墓前。死者那位富有的四十来岁的孀妻目前已同漂亮的特里格依鲁斯上尉姘居，不过当初她曾在这儿刻下一首表示忠贞的四言诗：

呜呼丈夫，
跻身天使；
静静等候，
你的爱妻——
你心之半。
她留尘世，
倍加孤独！
妻将忠守
祈祷义务！
…………

在陵园深处的墙边几次看到一个男人跪在一个黑色十字架

前——这柳树成荫的地方是穷人的丛冢。那个男人原来是艾斯格亚斯大叔，他把拐杖放在地上，正跪在托托的坟前祈祷。他走过去同大叔讲话，此时此地二人心境颇为一致，于是并肩在园中踯躅交谈。

阿马鲁温和地安慰老人，对于只能躺在床上苦挨时日的不幸的姑娘的死，过分难过又有什么用呢？

"总还是活着好哇，本堂神父先生……而我，请您看看，我现在这个样子，白天黑夜孤身一人！"

"人都有各自的孤寂，艾斯格亚斯大叔。"阿马鲁忧郁地说。

敲钟人连声唉叹并打听若赛发和阿迈丽娅的情况……

"在那个庄园里度夏。"

"可怜的姑娘，没沾染上什么坏东西吧……"

"生活是可怕的呀，大叔。"

两人在黄杨树丛间的小径上默默地走着。这里有黄杨树丛围成的花坛，花坛中遍布黑色的十字架和白色新立的石碑。阿马鲁认出，他曾为有些坟墓洒过圣水，在墓前主持和祭奠——他用拉丁语向上帝举荐这些魂灵，当时为了急于去见阿迈丽娅而心不在焉地匆匆念着经文……这里是城里人的坟丛，他亲眼见过那些死者的家属当时泪水浸衫的情景；不过，现在这些人正成群打伙地沿着阿拉麦达林荫大道散步或者在商店柜台旁谈笑风生……

在返家的路上，他更加悲伤了——漫长仿佛无尽头的黑夜开始了。到了家他打算看会儿书，但刚读了十行就疲乏地打起了呵欠。有时他给红衣神父写信；九点钟时喝茶；尔后便不停地在屋里踱步，接连不断地抽烟。他停在窗前望着漆黑的夜空，转回来拿起《大众报》看上一两条消息或读读广告，接着又踱起步来，时而大声地打呵欠——厨房里的女仆都听得见这啾哑之声。

为了消磨这令人忧郁的夜晚时光，阿马鲁也曾专注于写诗——他实在伤感并无所事事——他把昔日幸福的爱情生活以记传的形式写出来，所用的是他熟悉的诗体格式：

你要记住
那甜蜜快乐的时日，
可爱的阿迈丽娅
啊，迷人的天使！
欢笑就是一切，
幸福就是一切！
这样的生活之河
可曾在我们身边静静地流过？
你要记住
那充满诗意的夜晚，
天空月朗星稀
我们的灵魂双双会聚。
啊，阿迈丽娅
让我们双手高高擎起，
向上帝求祈……

后来他尽管搜索枯肠，但写出的诗从未超过这两节——虽说写这两节诗时显得轻而易举——好象在他的肚子里仅孤存这两节诗，而一旦它们在感情的压力下喷吐出来以后，剩下的都是诲淫干涩的散句了。

空虚的生活松弛了他的意志，没有任何一件事能帮他充实令人厌烦空荡无尽的每一个钟点……怠惰产生的厌烦和忙碌产生的厌烦相比他更喜欢前者。他除了承担着必要的义务——以免引起众怒和谴责——渐渐摆脱了过去那因为发自内心热情而致力于修道功业的束缚：他不再默默地诵经也免去了正常的拜圣体和打坐冥思，他不再向圣母念整串珠的经也不在晚上读日课经书了，更不去自省了——一系列虔诚的举止、一套领悟真谛的秘密方法逐渐被在房间里由洗漱台到窗前之间无休止的散步所代替；香烟一包包地抽掉了，他的

手指被熏成黑黄色。他匆忙草率地将上午的弥撒作完，很不耐烦地处理了教区的公务。他完全变了，在讲究礼仪的人们的眼里他不堪教士的职称……具有坏神父的全部罪咎。

他除了多愁善感之外还保留着一种可怕的食欲。由于那位女厨子的手艺出众，再加上他有阿松桑在去维埃依拉前给他留下的一百五十场弥撒的贡奉钱，于是大摆宴席——总是鸡呀，肉冻呀，果冻呀……师父神父帮他选购了巴依拉达地区的烈酒以助兴。他坐在桌子旁忘记了时晨，伸直了腿边喝咖啡边抽烟，只是因为小阿迈丽娅不在身边而难过……

“那可怜的小阿迈丽娅，她现在怎样了呢？”他想着，因为厌倦和惆怅伸了伸懒腰。

可怜的小阿迈丽娅正在里库萨咒骂着那种折磨她的生活。

当她们坐在长形马车内旅行时，若赛发的态度就立刻使她默默地感觉到：一方面从老太太的身上别再能想得到从前的友谊了，另一方面这老太太也难以原谅自己的失节……果真如此，当在庄园安顿好后，姑娘觉出了老太太已变成很难相处的人了，完全是一种不友善的态度；不再对阿迈丽娅称“你”而是呼“姑娘”；如果阿迈丽娅想帮她整一整枕头或把披巾披好，她便粗暴地加以拒绝。有时阿迈丽娅在房间里做着针线活儿陪她度夜，她总是面有嗔色而沉默；时而唉声叹息说道，在自己有生之年的最后时候上帝竟分派她一件恼人的差事……

阿迈丽娅暗自埋怨阿马鲁。他曾对她许诺，那位教母最体贴她，与她一条心——然而最后竟将她交给一位如此暴戾的虔诚的老处女……

她身处里库萨这座大宅院那冰冷的房间里，屋里被粉刷成黄色，摆着一张挂帷帐的床和两把皮靠椅，屋里阴沉沉的，她把头埋在枕头里哭了一整夜——窗外一条狗也在折磨她，这狗无疑是对室内的灯光和房间里新主人的行动感到怪异，因此一直吠到黎明。

第二天她下到园子里去看管理庄园的人们。大概这些人都是好心人，或许能同他们散散心罢。阿迈丽娅碰到一个女人，高高的个子满面愁容，象棵柏树。此人穿着重孝：一块染成黑色的罩巾低低拉下来遮住额头，那副神气跟手持哭丧棒的送殡人差不多；她哼哼叽叽的声音如丧钟之嗡嗡余音。还有一个男人，这在阿迈丽娅看来就更是面目可憎了：面如黑猩猩，两只巨大的扇风耳，牲口似的大下巴颏，牙龈都变了色，因为痨病胸部凹陷，身体曲扭着。阿迈丽娅匆匆离去，来到了果园。果园料理得很差，小路上长满了湿漉漉的杂草；果树株距很小，密密麻麻地长在被高墙围起来的洼地里，给人一种病态的感觉。

一头扎进大房子里倒比在外面强。外面时而有出殡的队伍出现，这队伍行进得那样缓慢，真让人看了心烦——阿迈丽娅目送着这蠕动的人流，以此来消磨时光。就这样，她日复一日地苦挨着，然而这种日子好象总没有尽头似的。

她的房间在园子的前面。打开两扇窗子迎面而来的凄凉景色尽收眼底：贫瘠的山峦单调地起伏着，稀稀拉拉地几棵树长得是那样细弱；空气里掺杂着从附近沼泽地和潮湿的洼地里发出的气味，吹过来使人感到窒息——这就是九月的太阳难以驱散的使人患间歇热症的瘴气。

一大早，她去帮助若赛发穿衣起床。她将老太太安顿在长靠背沙发上，然后坐在旁边做针线活儿——如同在慈悲街时呆在母亲身边那样；不过，现在代替那些亲切的家常话的仅有老太婆那让人难耐的沉默和不间断的哮喘声。她曾想把城里的钢琴弄来，然而刚一提及此事老太婆就不满地叫唤起来：

“姑娘，你疯了吧……我的身体经不住那叮当叮当的敲打声！真是的，岂有此理！”

若尔特鲁德斯也不愿意陪着这姑娘。有时她既不在若赛发身边也不在厨房里，没影儿啦！原来她是这个教区的人，因此常到处串门同故邻们聊聊天以消磨时光。

最令人难耐的是天黑以后。

傍晚，阿迈丽娅念完一串珠经，依在窗前发愣地望着夕阳放射出来的缕缕余辉；田野渐渐湮没在灰蒙蒙的暮色里，万籁俱寂的时刻来到了。一颗率先出现的小星星抖瑟着在闪光，大片毫无生气的阴影从阿迈丽娅的眼前一直延伸到地平线，在那儿尚有一条即将逝去的橘黄色的带状雾霭。茫茫旷野不见光亮，看不清任何物体的轮廓；这时，阿迈丽娅的思绪驰向她眷恋的远方——在维埃依拉，此时她妈妈正同女友们从海滨散步而归，一张张的鱼网已经收起，一座座小木棚里开始亮灯——喝茶和快乐地玩纸牌的时间到了；那些来自城市的小伙子成群结队到朋友的住所聚会，或拿一把六弦琴或携一支笛子，临时搞个晚会。而她呢？却在这里孑然一身……

这时必须侍候那个老太婆躺下。她同若尔特鲁德斯一块念了三分之一串珠的经；然后点上黄铜油灯，并在床前放个旧帽架以免灯光直射在病人脸上。整夜都陷于阴郁的沉寂之中，仅仅听见蹲在角落里纺线的若尔特鲁德斯摇动纺车时纺锤发出的声响。

躺下之前她和女仆把所有的门都闩好，她们总觉得处于盗贼的威胁之中。这时那种迷信的恐惧的心理就在阿迈丽娅心中潜长。她不能入睡，她觉得那些从未住过人的大屋子阴森可怕，感到四周寂静的田野令人胆寒。她耳边常好象有莫名其妙的声音：走廊里脚步杂沓，地板发出咯嘣咯嘣的爆响；突然间烛火晃动起来，似乎有不可见的东西在吁气吹烛——接着便听得在远处或厨房有身躯沉重倒地发出的声音。

她一遍又一遍地念经，缩在被窝里；但是，一入睡就被恶梦所惊醒，她彻夜恐惧不安。一次她突然醒来，似有呻吟般的声音从床的高栏杆后面响起：

“阿迈丽娅，准备一下吧，你的最后时刻到了！”

她惶恐万分，穿着衬衣跑到若尔特鲁德斯的床上躲起来。

然而在第二天夜里，当她刚要入睡时，那个来自暗处的声音又出现了：

“阿迈丽娅，记住你的那些罪恶！准备一下吧，阿迈丽娅！”姑娘尖叫一声晕了过去。

幸好若尔特鲁德斯还没躺下，她迎着打破了大房间沉寂的“哎呀”声跑去——阿迈丽娅直挺挺斜躺在床上；发网也掉了，头发散曳在地上，两手冰凉，与死人的手一样。这位女仆忙下楼唤醒庄园看护人的老婆，她们为阿迈丽娅招魂一直忙乎到黎明。

此后，每晚若尔特鲁德斯就睡在她身边，那个从床栏杆后面发出的威胁姑娘的声音再也没有出现过。

但是无论白天还是夜晚，死亡、地狱给她带来的恐惧总不消失。这节骨眼，一个卖圣像的流动小贩经过里库萨，若赛发买了两张石版印刷像送给她——一张是《善终》，另一张是《暴死》。

“好在眼前每种都有鲜明的例子……”老太太说。

阿迈丽娅明白：虽然那个“善终”的既荣耀而又壮观的场面也在眼前，但老太太本意是指点她“暴死”——那恐怖的场面在等候着她！她真恨老太太这恶毒的手段。圣像引起了她恐惧不安的猜想：

是圣母吩咐小贩来卖画像的，意在让她看看她猝亡时的情景。她确信，自己必然是这个结局，一点一点地挨吧！她似乎看到自己的护卫神在哭泣中隐遁，上帝也因嫌恶她而转过脸去；死神骷髅在放声大笑，形形色色的魔鬼各执刑具；魔鬼钳制住她，有的抓住她的腿，有的揪她的头发，得意忘形地嗥叫着把她拖向炽热的洞穴；“地狱”放出的巨响腾空而起，她被折磨得浑身颤抖……她看见在天空的深处有一架巨大的天平——一个盘翘得很高，盘里是她念过的所有经文，然而还没有一根金丝雀的羽毛重；另一个盘压得低低的，系盘子的绳子绷得很紧，盘里有敲钟人家床上的粗褥垫子和她成囤成囤的罪恶……

她陷入了一种足以使之衰老和疯狂的阴郁之中。此后，她天天蓬头垢面，衣着邋遢，无意饰理那有罪过的身子。她恶厌再做出什么行动，什么努力；连做祈祷都很勉强，她认这没用；她把一直在为儿

子缝制的小衣服扔在大箱子底下——她恨这个已在腹中蠕动的小生命，因为这是让她毁灭的本源！她恨这未出生的婴儿甚于使她怀孕的阿马鲁——尽管那是个引诱她、毁掉了她、将把她投入地狱火坑之中的坏神父！

想起阿马鲁，她更伤心了。这家伙若无其事地呆在累里亚，吃好的；他又为另外的女人做忏悔了，也许在跟这些女人谈情说爱吧！而她却孤身一人呆在这儿，挺着那无法推脱的由阿马鲁注入了罪恶而酿成的滚圆的大肚子，处在永久性的毁灭之中……

的确，这样过分的刺激将会要了她的命——幸好费劳神父经常定时莅临起到了缓解的作用，这位费劳神父是以尽迪亚斯朋友之责来看望若赛发老太太的。

在慈悲街的时候，阿迈丽娅多次听人谈到过费劳神父。虽然那里的人们都说他有"古怪"的思想，但并不能否认他的人品道德和宗教学识。很多年前他在那里当神父，那个主教区的主教不断更换，而他却一直被遗忘在一个穷教区里，连薪奉也常晚到。他住在屋顶漏雨的房子里。那里的牧师总监从未为费劳的晋升办过一件好事，然而却常廉价地吹捧他：

"您是王国最好的神学家之一，上帝已经给您预定了一个主教的职位；您还将获得枢机主教之位。您，费劳定将成为伟大的主教在葡萄牙宗教界名垂青史！"

"牧师总监先生，这很好。但这需要我拥有阿丰索·德·阿尔布格尔格或若奥·德·卡斯特鲁的无畏，这样我才能在上帝面前承接您所说得那样的重任！"

后来他住在一个耕地很少的贫穷的村落，每日靠两块面包和一茶盅牛奶维系生命。他穿着缀满补钉然而整洁的教士服。本教区某信徒患牙痛病，他便冒着大暴雨跑半莱瓜的路急于为患者解除痛苦；他不惜用一个小时的时间费口舌来安慰一位死去一只羊的老太太……他总是饶有风趣的，裤兜装着一枚金币以赈乡邻之急需。他堪称少年们的大朋友，为他们做软木小船；如果遇上一位美丽的姑

娘，他便毫不犹豫地停下来——这在他那个教区是罕见的——欢呼道“漂亮的姑娘，上帝赐福于你！”

他年轻时生活一贯检点，以心地纯洁著称，人们都称他为“童贞”。

他是一位热心于宗教事业的德性完美的神父；他能一连几个小时跪拜在圣体脚下念天主经和圣母经；即使是最小的讲道活动，他也以对幸福生活的热烈追求的感情来完成；他能深沉而静默地祈祷，虔诚而不迷乱地思考，在冥思中他的灵魂能很快出壳；他总象刚洗过健身澡一样，用自身的纯净拂去每日操劳的风尘；他睡觉前总要为敬神而长时间地自省，如同先圣一样；他不避艰辛，严缜地改正芥微的缺点；他崇尚现实生活中的道德，经心陶冶着情操……余下的时间便到浩瀚的书海中遨游。

费劳神父仅有一个“缺点”——喜欢打猎。但他常常克制自己，因为打猎是要占据好多时间的，而杀死一只在田间为觅食而匆匆飞旋的可怜的小鸟也是嗜血行为。但是在冬天晴朗的上午，当金雀花枝上还有寒露的时候，人们可以看到一个男子肩扛步枪，迈着矫健的步子，带着猎犬出发了；人们的眼睛被他的那支枪所吸引……看，是什么在撩拨他的心弦：只见他憋足劲抓起猎枪，对猎犬嘉诺塔一声唿哨——穿越田野和谷地，外套下摆在风中飘舞，这位著名神学家——道德的一面镜子向远方驰去，一会儿只听见“呯，呯”两声枪响，一只鹌鹑，一只石鸡应声落地！接着这位圣贤的男子腋下挟着枪从那边回来了，袋子里装着那两只中弹的小鸟；他紧贴着墙根儿走，向圣母念着一串珠经；一路两眼低垂以一种身负重咎的神态回答着人们的问候。

尽管这位费劳神父衣衫敝旧貌不惊人而且还长着一个大鼻子，但他初到里库萨拜访就博得了阿迈丽娅的好感。姑娘看到若赛发有点惊愕地接待他——老太太知道哥哥尊重这位神父的学问——阿迈丽娅的好感就又添几分。

老太太与费劳神父单独交谈了几个小时，这位虔诚的老于世故

的女信徒竟武断地评价他说：

“是个放任的人！”

他们确实是难以有共同语言的。善心的费劳在那仅有五百人的教区生活了很多年，他只知道，在那里从母亲到女儿所有的女人都以同样朴实而虔诚的态度对上帝、圣母和圣·威森特顶礼膜拜。他在那个教区被众人视为恩人，很少搞什么忏悔，当猝然与一个城里来的虔诚而又性格怪僻的女性独处时——这个老女人是个备受折磨而虚伪顽固的人——听到了一大串奇特而令人发指的罪恶目录时，不禁惊骇得连连自语：

“真奇怪，真奇怪……”

不过，一开始费劳就发现他面前的老太婆有种变态的宗教感情，神学界称之为“疑虑积重者症”；这种病态在当今天主教徒中很有些普遍性。后来当老太婆披露了某些神秘的事情后，他真担心这是一个患狂躁症的女人——本能地把椅子往后移了移，因为所有的神父对疯子都有种特殊的恐惧。

可怜的若赛发！

据她自己讲，到达里库萨那天夜里，她准备向圣母念一串珠经，突然想起忘记把那条鲜红色法兰绒内裙带来——那裙子对她的双腿有止疼的作用，很灵验哩……她一口气念了三十八遍整串珠的经，可那鲜红色的内裙总在她与圣母之间……此时她已疲惫不堪不能继续念经了，于是马上觉得双腿疼得厉害，好象有个声音对她说，是圣母为了报仇把大头针扎进了她的双腿……

费劳神父听到这里从椅子上跳起来说：

“啊，我的女士……”

“哎哟，这还不是全部呐，神父先生！”

她还受到另外的折磨：每当念经时就感到痰往上涌，只好把痰吐出——可此时嘴里还叨咕着上帝或圣母的名字呢！最近她遇到这种情况总是把痰咽下去——然而又想到把上帝或圣母的名字乱七八糟地吞到胃里，最后还得与粪便混到一块……应该怎么办才好呢？

费劳神父翻着白眼，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照老太太说，这还不算最坏的。更为严重的是在前一天晚上，当她全神贯注静默修身的时候——正向圣·富兰西斯库·沙维尔祈祷，突然间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开始想象这位神仙赤身裸体时该是什么样子……

慈悲的费劳身体没有挪动，呆呆地发愣。他看到老太太用渴望的眼光看着自己，期待得到劝慰，于是说：

“您感到这些惶恐、疑虑的时间很久了吗？”

“神父先生，经常这样！”

“与您往来的那些人也象女士一样受到这种骚扰吗？”

“我所认识的所有人，很多女士，全部……那个敌人不只向我一个人……向所有人都发动了进攻……”

“这种灵魂上的忧虑应该怎样医治呢？”

“哎呀，神父先生！城里的那些圣贤们——正本堂神父、席尔维里尤先生、哥德斯先生，所有的神父，所有的人总是在尽力把我们从困扰中解脱出来……他们凭着才干，凭着德性……”

费劳神父沉默了一会儿，他感到悲伤——全国成千上万的教士自愿带领的竟是灵魂如此蒙昧的“羊群”，使全体忠诚的信徒都处于对天主恐惧的自卑自贱的状况中——上帝和所有的神仙在他们眼里无异于腐败朝廷中的君臣！这样看来，天国远不如卡利古拉①所统治的王朝，而百姓并不比获得自由的奴隶的命运强。

他真想用一条极高而宽的光带驱散这虔诚的女信徒浑噩的脑海中的幻影。他告诉若赛发，她全部的惶恐不安都是因为担心玷辱了上帝的幻觉所致……其实上帝并不是凶恶残暴的奴隶主，而是宽宏大量和慈爱可亲的父亲……对上帝需要以爱来侍奉，但无须害怕……所有的疑虑——圣母扎大头针，上帝的名字落到胃里等等都是病态心理引起的思维紊乱。费劳劝告老太婆应相信上帝，注意饮食的调

① 卡利古拉，古罗马的一个皇帝，异常残暴昏庸。

节以增强体力；不要因念经过度劳累……

“我下次来的时候，”他在告别时起身说道，“咱们再接着谈，一定会使您的灵魂安宁下来。”

“谢谢，神父先生。”老太婆干巴巴地回答。

过了一会儿，一当若尔特鲁德斯给她端来了装洗脚水的瓦罐，她就怒气冲冲哭声呐气地说：

“哎哟，我说若尔特鲁德斯，一点用都没有，一点用都没有……他不理解我的心，这个脑袋不开壳的人……他准是互助团分子！这样的人也来作上帝的牧师，多不害羞哟……”

从此她便再也不向费劳神父透露自己继续犯下的令人恐怖的那些“罪行”了。可费劳基于自己的义务，想重新对她进行教育——老太婆却直截了当地声明：“我原向古斯毛神父做忏悔，不知道再接受其他的神父的道德引导是否合适……”

费劳闹了个大红脸，答道：

“有道理，我的女士，有道理，在这类事情上应当特别谨慎……”

他出去了。

后来，费劳每次造访总是问问若赛发身体可好，然后谈天气、季节、流行病或聊聊教堂的纪念节日——一番例行公事以后便匆匆告辞到平台上同阿迈丽娅交谈起来。

他对阿迈丽娅总是那么悲愁很感兴趣。阿迈丽娅在里库萨是很孤独的，因此这位神父的探望可以使她解闷儿。一来二去，两人渐近亲热了。在那些日子里，费劳总是按时来访；他每次来到之前阿迈丽娅就披上披风，沿着波依阿依斯路一直走到蹄铁匠家前去迎候。神父侃侃而谈不知疲倦，这使姑娘很开心。费劳的谈话别开生面，与慈悲街上那些搬弄是非的饶舌大相径庭。阿迈丽娅听了神父的话就彷佛看到了一幅奇景——丘陵之间宽广的谷地里有各种果园，繁茂的树木，萋萋芳草，潺潺的流水和田间耕作所发出的和谐响声……凡此一切真让这位看惯了城里高层中洁白四壁的姑娘饱尝

眼福！的确，这样的漫谈就象读《娱乐周报》等趣味杂志一样。交谈内容简直是包罗万象了——道德学说，游记，伟人轶事，农耕方面的论述，令人捧腹大笑的故事，一位圣贤传记中感人肺俯的片断，时时吟出的一句优美柔情的诗……甚至还有很多为日常生活需要的试验配方，例如其中关于洗法兰绒不皱缩的办法就对阿迈丽娅很有用。但是当费劳讲起他所在教区的家庭、结婚典礼、洗礼、疾病、纠纷或个人打猎的故事时，阿迈丽娅便兴味索然了。

“我可敬的女士，有一次我正沿着特里斯特斯的那条小溪向前走，一群石鸡飞起来了……”

阿迈丽娅知道，这至少得说上一个小时——全部内容将是嘉诺塔的功绩。这位神父将用手势模拟他惊人的枪法，学着鸟儿的叫声，然后发出呼呼的枪声……他还要描述他曾如饥似渴地阅读过的原始打猎的有关资料上情节——尼泊尔的捕虎，阿尔及利亚的捕狮和捕象……这些惊险的故事将把姑娘的思绪拉向远方，拉向异国他乡——在那里草长得比松树还高，太阳象烧红了的铁一样灼人，每堆树丛间都闪亮着猛兽的眼睛……尔后因为老虎和马来亚人使她想起圣·沙维尔惊奇的历险记。这位健谈的神父绘声绘色地讲了这位圣人在亚洲的作为：谈了在印度舰队和在第乌被围困时受的著名刺伤情景！

一天，在果园里，费劳神父刚刚讲完印度和日本的传教士们的历险情况和功绩，又要评论红衣神父把果园变为耕地将获得的好处——阿迈丽娅抢过话头，述说了她在房间里听到的奇怪的声音和惊恐的心情——此间正是她在夜晚感到恐惧和极为不安的时刻。

“啊，多害羞！”神父笑着说，“象您这样的年岁的女士还怕那些吓唬小孩的玩意儿……”

她笃信神父的忠厚善良便告诉他自己在夜间听到从床栏杆后面发出的声音的具体内容。

神父的面孔变得严肃了。

“我的女士，您应竭力控制自己不去胡思乱想……诚然，在这

个世界上一直有奇迹，但上帝是不会从床栏杆后边对人讲话的，也不会听任魔鬼这样干的……那些声音，如果您真能听到的话——并且您真有很大的罪过——那就不是来自床后面，而是来自您自己，来自您的内心……您想靠近若尔特鲁德斯入睡，不要说是一个若尔特鲁德斯，就是一百个，就是整个步兵营也无济于事！您照样会听到那个声音……即使是聋子也一定能听见的！您必须求助于忏悔和清心寡欲来安宁自己的神智……”

他们边谈边登上了平台。阿迈丽娅累了，便坐到摆设在那儿的一个石头凳上。她放眼看着这片果园——牲畜棚的棚顶，两边长有月桂树的长长的道路，打谷场，远端便与块块庄田相连了——一片坦荡如砥的田野；上午下了一阵小雨，土地潮润，显得更有活力。这时已是傍晚了，天空明澈，四野宁静；没有风，大团絮状的云朵滞留在空中，夕阳使云朵镀上了鲜亮的玫瑰色……阿迈丽娅思考着神父那番至情至理的话，感到了宽慰；她相信重如磐石压在灵魂上的罪恶将在忏悔中化为乌有；她渴求安宁，希望心境能象眼前的万顷平畴一样平静。

一只鸟叫了一阵，沉静下来；一会儿又传来了一种婉转动听欢快的鸟鸣，以至使阿迈丽娅微笑着侧耳聆听。

“是只夜莺……”

“夜莺是不在这时候唱歌的。”神父说，“是只山鸟……它既不怕妖怪也听不见你说的那类声音……看，这鸟儿多快活！”

是啊，幸福的山鸟如得胜者一样兴致勃勃，那婉转的歌声立刻给果园增添了节日的音响。

阿迈丽娅看着这只快活的，矜傲地歌唱着的鸟儿，骤然间，毫无道理的，在类似歇斯底里症的女人们常有的那种神经质颤抖中放声哭起来。

“这是怎么啦，这是怎么啦？”神父吃惊地问。

费劳拉着她的手，以长者和朋友般的亲热劲儿相劝，极力使她平静下来。

“我是多么不幸啊……”她抽泣着说道。

费劳象慈父一样对她说：

“没有道理说自己不幸……不管遇到什么伤心事，不管怎样焦躁不安，作为一个基督徒在自己手里应该经常把握着赖以自慰的东西……没有上帝不能饶恕的罪恶，也没有不能祛散的疼痛，请记住这个……您不应该将不快的事儿憋在心里，这是自我窒息，因此才哭……如果您觉得我能对您有所帮助，能使您心神安宁下来，那您找我就是了……”

“什么时候？”她企望着能得到这位圣贤男子的保护，于是急切地问。

“请随便。”他笑着说，“为了安慰人，我不需要什么固定的时间……教堂经常开放，上帝总在身边……”

第二天一大早，在若赛发起身之前，阿迈丽娅就前往费劳神父的住所。整整两个小时的时间她一直俯身于松木小忏悔台前。善心的神父亲手将忏悔室粉刷成深蓝色，壁上有小天使的头像，小天使的翅膀长在耳朵上——费劳很神秘而自负地说，那是技法高超的艺术品。

二十二

阿马鲁刚刚吃过晚饭，抽着烟，两眼盯着天花板，为的是不瞧副本堂神父那干瘦丑陋的大脸。这家伙已经来了半个小时，他象幽灵般地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每隔十分钟就提一个问题——这定时响起的声音如同大教堂夜间敲响的钟声一样，沉郁混浊，在寂静的室内响起；当然，报时钟声是每十五分钟响一次。

“本堂神父先生不再订阅《民族报》了吗？”

“先生，我现在是读《大众报》的。”

副本堂神父又开始在沉默中连词缀句以便提出新问题；终于想好了，他慢腾腾地把刚凑出来的问题提出来：

“没有再获悉有关写《声明》的那个卑鄙的家伙的新消息吗?”

“没有，先生。他已经到巴西去了。”

这时候女仆人进来通报：

“本堂神父先生，有一个人要找您谈话。”

原来，这是在通报迪奥妮西娅来了。

她好几个星期没露面了，因此阿马鲁对她的突然来访感到新奇。他立即推开门从屋里出来，转过身把门往怀里一带关上，接着来到楼梯平台呼唤那个接生婆。

“特大新闻，本堂神父先生！我是跑着来的，事情发生在要紧的时候，艾都阿尔多就在咱们这里！”

“有这样的事？”阿马鲁惊叫起来，“我正在这里谈论他呢！真稀奇！您看，真是太巧合了……

“是真的，今天我看到了他。我大吃一惊……现在完全弄清了，那个男人作了大公子儿子们的教师。”

“哪个大公子？”

“波依阿依斯的那个大公子……是不是住在那里；是不是上午去，到晚上再回来，这我不知道。我所知道的是他的确回来了……焕然一新，一身新西装……我知道应当马上通知您，因为他迟早会在里库萨碰到小阿迈丽娅……在去大公子家时要路过里库萨的……您看怎么办呢？”

“蠢蛋！倒挺经折腾的！”阿马鲁狠狠地说，“不需要他的时候他出现了，这么说他最后没去巴西?”

“看样子是没去……我看见的可不是他的影子，看到的确实是个大活人，千真万确就是他……很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他从费尔南德斯的商店出来，从头到脚打扮得挺时髦……通知那姑娘总是有好处的，本堂神父先生，为的是不至于让她站在窗前……”

阿马鲁给了她一直期待的两枚银币。一刻钟后他摆脱了副本堂神父，踏上了去里库萨的路。

阿马鲁老远就看见了那幢刚刚粉刷过的大黄房子，宽阔的平台与果园围墙平行；在胸墙上等距离地砌筑着高雅的花盆，盆里是石头盆景。

他的心跳得很厉害，显得那样漫长的几个星期过去了，他终于能去见他的小阿迈丽娅了！他一想到姑娘将满带深情欢呼着扑到自己的怀中，便已感到兴奋。

当年房主的长子一家曾在这宅院里居住过；那时楼房的底层是马厩，现在已成了大老鼠出没霉菌繁衍的场所了。光线只能从那带栏杆的窄小的窗子透过，窗子上覆盖着层层蛛网几乎失却了本来面目。人们通过一个昏暗而宽大的院子方可来到内宅。院子的一个角落里是经过多年积累而成的空酒桶堆；通往房间的一列台阶倒是颇有气魄；院子的右边有一对石刻雄狮踞守门户——那狮子的形象很

温和，似睡非睡的。

阿马鲁进入一间大厅——天花板是橡木的，饰以图案和画图；室内没有陈设，地板的一半覆盖着干豆子。

他真有些困惑不安了，击了击掌。

一扇门打开了，阿迈丽娅露了一下头——头发完全蓬松着，只穿着白色内裙；她低声尖叫了一下，啪哒把门关上——阿马鲁感到她钻到了那个大房子的深处。

阿马鲁在那大厅里盘桓，腋下挟着遮阳伞，他感到沮丧。刚才他是带着极大的热情来的，就仿佛当初进入慈悲街时的心情一样——他甚至想象着，那一扇扇的房门会自动打开，那墙上的壁纸也为他的到来而光亮生辉。

阿马鲁又一次拍掌，当若尔特鲁德斯出现时，他已经憋了满肚子怒火。

“哎哟——是本堂神父先生！请进，正本堂神父先生！您总算来了——太太，本堂神父先生来了！”她喊着，高兴地看到在这流放地似的里库萨终于来了一位亲爱的客人，一位城里的朋友。

她马上把阿马鲁引到若赛发的房间，此处位于大宅子的深处，房子挺宽大。老太太裹在披巾里，脚上包着毯子，依在角落里的小长靠背沙发上——她就这样打发日子。

“啊，若赛发！您好吗？您好吗？”

她说不出话来了，本堂神父的探望使她激动不已，一阵咳嗽把气憋住了。

“正如您看到的，本堂神父先生。”好半天她才用微弱的声音呐呐地回答，“呆在这里将让我送掉这条老命。而阁下您呢？为什么一直没来？”

阿马鲁以中心教堂事务繁忙为托辞并表示歉意。当他看到若赛发那黄而凹陷的面颊和头上那块令人竦然的黑头巾时，他明白了，阿迈丽娅在这里也一定是过着忧伤悲苦的日子。他向若赛发打听姑娘的情况，并说刚才曾远远地看见了她，但她撒腿就跑了……

"是她没脸见人，"老太太说，"今天是洗涤清洁日。"

阿马鲁很想知道她们平日的娱乐方式，在孤寂中怎样打发日子……

"我就呆在这儿不动，姑娘到别处走动。"

她每说一句话后都好象累得体力不支了，喉咙里的呼噜声愈加频繁。

"这么说您是不适应这种变动啦？"

她用头做了一个动作说，这里不好。

"别讲了，本堂神父先生！"站在沙发旁分享着本堂神父光临的喜悦的若尔特鲁德斯忙抢过了话头，"别讲了……太太说得太夸张了……其实每天起来，一直散步到那个大厅，常常吃小鸡翅膀……在这里，太太的身体渐渐好转……费劳神父说过，身体要垮下去是飞快的，而恢复起来要慢多了，得一步一步来。"

门开了。阿迈丽娅出现了，脸非常红，穿着她从前穿过的紫红色美利奴羊毛织的宽大外套，头发是匆忙梳理好的。

"请原谅，本堂神父先生！"她吞吞吐吐地说，"今天一直是忙忙乱乱的……"

他使劲地握着她的手，接着沉默下来，他们之间好似横亘着一片大沙漠。她没有抬起低垂的眼睛，只是用颤抖的手卷着散披在肩上的披风的一个角。在阿马鲁看来，她变了——面颊有点儿肿，嘴角出现了一条老人纹。为了打破这旁人难以理解的沉默，他问她是否适应这里的生活……

"对于这个地方我还能凑合……这儿是有点凄凉，正如费劳神父讲的，要使人们在任何时候都感到象在自己家里一样，不过这里确实显得太空旷了。"

"也没有其他人来这儿玩玩。"老太太说了一句，连眼皮都没有张开，那声音是严厉的，好象疲劳全部消失了。

阿迈丽娅低下了头，脸变得苍白。

阿马鲁霎时间明白了，那个老太太在虐待阿迈丽娅，他非常严

肃地说：

“确切地说，到这儿来不是为了玩……当然也不是为了诚心怄气……不能因为个人情绪不好而使别人也不痛快——否则，在慈悲上便是惊人的过失了，在上帝眼里没有比这更坏的罪过了……谁这样干，谁就不能得到上帝的恩赐……”

那个老太太呜咽起来，显然受到了很大刺激：

“哎呀，上帝为我这条命的最后几年存的是什么心……”

若尔特鲁德斯在劝慰她：

“太太，这样伤心会使您的身体变坏的……真是的，别乱说了……有上帝的帮助您一定能得救，健康、快乐您都不会缺少……”

阿迈丽娅走到窗前，为的是不让别人看见她那夺眶而出的泪水。看到这种情景，阿马鲁也惊愕沮丧，大为不快。他说，若赛发没有以一个基督徒真正的顺从态度来忍受在生病的日子所受的磨难……我们的天主没有比看到反抗痛苦或反抗承担他指令赋予的负担的作法更生气的了……这样做等于在咒骂他法令的公正……

“有道理，正本堂神父先生，有道理。”老太太痛悔地嘟囔着，“我有时真不知道说什么好……都是让病给闹的。”

“好了，好了，我的女士。忍受！设法把一切都看成玫瑰色——上帝最欣赏这样的情操。当然，我很清楚，潜心于这里生活是很艰难的……”

“费劳神父先生也是这样说的，”阿迈丽娅从窗前转回来抢着说，“教母大变样了……这样的生活在改变着她多年来遵从的习惯……”

阿马鲁注意到她反复引用费劳神父的话，于是问费劳神父是否常到这儿来看她们。

“噢，他经常来陪伴我们，”阿迈丽娅回答，“几乎天天都来。”

“是位大贤人。”若尔特鲁德斯欢快地说。

“确实，确实。”阿马鲁连连低声说，“一个德高望重的

人……”不过他对女士们的兴奋劲儿感到不自在。

“很有德性的人，”老太太叹息道，“但是……”

她又闭上了嘴，这一定是因为不敢表露出作为虔诚的女信徒存在心里的所有意念。接着她用恳求的口吻高喊起来：

“啊，本堂神父先生应该到这里来呀，替我把这病魔十字架搬走……”

“我一定来，女士，我一定来。帮您散散心，还可以给您提供我所知的消息……昨天我收到了红衣神父的信。”

他在口袋里仔细搜寻了一番，拿出信来读了几段——迪亚斯已经洗了十五次海水澡。海滨的人很多。阿松桑太太长了一个疮。那儿的天气非常好；每天下午他们散步都要走出很远，看渔人收网。若阿乃依拉也很好，只是常常说起女儿……

“可怜的妈妈……”阿迈丽娅抽泣起来。

但是那个老太太对这些新闻不感兴趣，喉头依旧呼噜着。阿迈丽娅又向阿马鲁打听累里亚的朋友们，问及了纳塔里尤神父、席尔维里尤神父……

天就要黑了，若尔特鲁德斯去准备油灯。阿马鲁起身说：

“好了，我的女士，改天见。请相信，我肯定会常来的。请您一点儿都不要忧愁……注意起居饮食；上帝是大慈大悲的，决不会抛弃您的……”

“不要撇开我们不管啊，本堂神父先生，不要撇开我们不管啊……”

阿迈丽娅将手伸给阿马鲁，为的是在屋里告别，然而阿马鲁好象开玩笑似地说：

“如果贵体不惜劳顿，阿迈丽娅姑娘最好为我指指路，在这所大宅子里我要迷路的。”

两人一块出去了，一股光线从三扇宽大的玻璃窗透射到大厅里。

“那个老太婆找你的麻烦了，亲爱的。”阿马鲁停下来说。

“除此，我还配得到什么呢?”她低着头回答。

“不要脸的老太婆，我要给她点颜色看……我的小阿迈丽娅，假如你知道一直使我难受的是……”

他说着便去搂她的脖子。

但是她向后退去，完全慌乱了。

“这是怎么啦?”阿马鲁感到惊奇。

“您想干什么?”

“瞧你那个样子！你不想亲吻我一下，阿迈丽娅？你疯了吗?”

她向他抬起双手，露出焦急的神气，全身颤抖着恳求道：

“不，本堂神父先生，请放开我吧！这一切结束了。我们所犯的罪过够多的了……我想在上帝的恩惠中死去……请阁下不要讲过去那样的事了……那是不幸……结束了……现在我只想得到灵魂上的安宁……”

“你傻了吗？是谁把这些东西塞进了你的脑袋？你要听我说……”

他张开双臂又一次向她扑去。

“看在上帝的份上，请别触动我！”她使劲地躲开一直退到门口。

他在无言的暴怒中望了她一会儿。

“好吧，悉听尊便！”最后他说，“总之，我得先跟您打个招呼，艾都阿尔多回来了；他每天都经过这里，因此最稳妥的是您不要站在窗前。”

“艾都阿尔多以及其它的男人对我有什么要紧的？所有的一切都已过去了……”

阿马鲁话带芒刺然而很痛苦地抢白了她一句：

“当然罗，现在那伟大的男人是您的费劳神父先生！”

“我非常感谢他，我心里是清楚的……”

这时若尔特鲁德斯端着一盏点着的油灯进来。紧接着阿马鲁并没有向阿迈丽娅道别，而是象端枪似地拿着雨伞，愤怒地咬着牙，转身悻悻走去。

走在通向城里的漫长的路上，他平静下来。他想，姑娘如此顾及贞操和疑虑不平终究不过是一时的反常——呆在那个大宅院里，受老太婆的非难，这也真够她受的；又因为远离他，才被费劳神父的胡言乱语打动了心，因而才产生了信女的表现——当然，这也是出于她对另一个世界的种种恐惧和对清白的渴望……大笑话！他又想到，假如自己开始就去里库萨，那他保证不出一周时间就能获得对她的全部所有权……哈哈！"我最了解她，只要摸摸她，向她飞飞情眼……她将立即归顺。"

阿马鲁度过了一个不安之夜，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想念她。第二天下午一点钟，他又大踏步向里库萨走去，并给阿迈丽娅带去了一束玫瑰花。

当若赛发看到他又来了时，立即高兴起来。本堂神父先生的出现对她的身体有好处！如果不是距离远，她一定请求他开恩，每天上午都来一趟。自从第一次那亲切的探望之后，她念起经都觉得带劲儿……

阿马鲁心不在焉地微笑着，两眼紧盯着房门。

"阿迈丽娅姑娘呢？"最后他忍不住问道。

"出去了……现在每天上午她都要出去遛一趟，"老太婆不无醋意地说，"到费劳先生的住所，她缠上了那个神父……"

"啊——"阿马鲁惊叫了一声，露出一种难堪的微笑，"新的崇拜，嗯？那个神父可是个功绩卓著的人。"

"哎，没有用，没用的人！"若赛发高喊着，"他没有觉察到我的心意！那个人有非常古怪的思想，谈不上有什么功德……"

"是个咬文嚼字的蛀书虫……"阿马鲁说。

老太婆用胳膊肘撑着从沙发坐位上直起身，扬起那张挂满怒容的大瘦脸，压低了声音说：

"这话只能在我们中间说说罢了——阿迈丽娅一直行为不端！我决不会饶恕她……她已向那个神父忏悔了……真是不懂礼仪，她

曾是您的忏悔信徒，她从您身上得到多少恩惠呀……真是个忘恩负义的女人，叛徒……”

阿马鲁脸变得苍白。

“女士，您对我讲的都属实吗？”

“全是真的，她本人也不否认，甚至为此自豪！这个放荡的女人，放荡的女人！我们为她作了这么好的安排……”

阿马鲁佯装因为受到非常大的震动而愤怒的样子，但很快又笑起来，心平气和地说：

“不要太夸张了……不存在什么忘恩负义，只不过是个信仰问题。如果姑娘认为那位神父可以引导她，有理由同他在一块推心置腹……我们希望她能挽救自己的灵魂……不管由谁来引导，这没关系……只要能把握在这位神父手里就保险了。”

接着他又兴冲冲地把椅子移到老太太身边：

“这么说，现在她每天早晨都要到费劳神父的住所去喽？”

“几乎每天早晨都去……她决不会迟到，吃了饭就出去，常常在这个时候回来……唉，为这个我一直感到不痛快……”

阿马鲁在屋里神经质地转了一圈，接着向老太太伸过手说：

“好吧，我的女士，我不能耽搁了，我是偷着跑出来的，改天早点儿见。”

她焦急地请求他留下来吃晚饭，但阿马鲁没去听她说些什么——如同一块石头迅速滚过所有台阶，怒气冲冲朝费劳的住所奔去，手里还拿着那束花。

他希望能在大路上碰到阿迈丽娅。没过多会儿就看见阿迈丽娅出现在蹄铁匠家的房前，她蹲在木篱笆下，满有兴致地采摘那一朵朵小野花。

“你在这儿干什么？”他一边向她走过去一边喊着。

她轻声惊叫了一下，站了起来。

“你在这儿干什么？”他又重复道。

阿迈丽娅听到阿马鲁用“你”来称呼她但声音里又带着怒气——

吃惊而迅速地把手指放进嘴里。

此时那费劳神父正呆在蹄铁匠家里。

“你听着！”阿马鲁瞪着两只冒火的眼睛，抓住了她的胳膊问，“你是向那个神父忏悔了吗？……”

“您问这个干什么？我忏悔了……这也不是什么羞耻的事……”

“你向他供认了一切吗？”他暴怒地咬紧牙关。

她惶恐了，随后也还是用“你”来称呼阿马鲁：

“你多次对我说过，在这个世界上对忏悔师隐瞒某些东西是最大的罪恶！”

“混帐！”阿马鲁咆哮了。

他的两只眼睛咄咄逼人，太阳穴的青筋嘣嘣地跳动，怒火使他两眼迷蒙——在这迷蒙中，他发现阿迈丽娅更漂亮了，浑身上下圆乎乎的——撩拨着他的心，他想拥抱她！再看她那双唇——广阔农村的新鲜空气使这双唇变得鲜润红亮，他真想咬一咬，直到咬出血来！

“你听着，”难以发泄的欲望转换为对姑娘野蛮的凌辱，“听着——了结我们的关系对我无关紧要！如果你乐意，可以去向魔鬼忏悔……但是对我必须情同以往！”

“不，不！”她极力回拒道，挣脱了阿马鲁迅速躲进蹄铁匠的家。

“你终究会得到报应的，该死的！”阿马鲁气恨恨地从牙缝里挤出这样一句，转过身懊丧地顺着下坡路大步走了。

一直走到城里他都没有放慢脚步。尽管十月的风光给人以柔蜜恬静的享受，但他还是因为愤慨而血阵阵往头上涌。凶狠的复仇计划正在脑中酝酿。走到家，他累极了，手里还拿着那束花。

当他独处于房间的时候，渐渐又产生了无能为力的感觉。最终能把她怎么样呢？沿着大街小巷去宣扬说她怀孕了吗？这不等于自我暴露吗？散布流言说她同费劳神父姘居？更是荒唐——费劳已年近七旬，甭提多丑陋。而且一贯以贤德著称……但是能把她丢掉吗？双臂不再占有她那雪白的肉体，不去听她那含糊不清的温情的喃喃

细语了吗？要知道这喁喁情话会使他神魂颠倒五窍俱开呀！能不去享受这比上天还要诱人的东西吗……不能丢弃她！

他在想：只有六、七个星期她就能忘掉一切吗？在里库萨那些漫漫长夜里，她每晚上床难道就不回想在艾斯格亚斯大叔房间里的那些上午吗……的确，阿马鲁曾从许多女忏悔者身上得出过这样的经验——她们忧心忡忡地向他透露过此种无言的诱惑的顽固性。对，绝不能放弃对她那曾有过“罪恶”的肉体的情欲……

不能放弃！必须纠缠她。要运用一切方式把自己身上的欲火烧得更旺些，让这欲火呼呼作响地蔓延到她身上！

阿马鲁这样度过了一夜——给阿迈丽娅写了长达六页的一封信。这封信内容荒唐，但却充满了情意缠绵的恳求，离奇的诡辩，自戕的威胁，警叹号满篇皆是……

第二天大清早由迪奥妮西娅把这封信送去。当天天一擦黑儿，庄园里的一个小伙子便送来了阿迈丽娅的回信。阿马鲁以极大的热望将信拆开，只有这样几个字：

“我请求您，鉴于我的那些罪恶让我安宁吧！”

阿马鲁没有善罢甘休。第二天他又去里库萨看望那个老太太。他一进若赛发的屋子正好看见阿迈丽娅也在那里。阿迈丽娅脸色煞白，但姑娘的两眼却一直没有离开手中的针线活儿。阿马鲁在屋子里呆了半个小时——一会儿处于悲伤的沉默中闷闷不乐地把身子填到软椅的深处，一会漫不经心地回答老太太的无谓的提问——今天上午若赛发的话格外多。

到了下个星期，阿迈丽娅的态度还是没有改变。当她听到阿马鲁来了后，便立刻把自己关在寝室里不出来；只当老太婆吩咐若尔特鲁德斯转告她“本堂神父先生来了，想看看您”，她才过来。这时她走上前向他伸出手，阿马鲁感到她手滚烫。接着她又靠近窗子拿起她那永远做不完的针线活儿，不停地扎着倒脚针——她默默不语地做着活儿使阿马鲁非常恼火。

他又给她写了一封信，但她没有回信。

阿马鲁发誓不再到里库萨去——以此作为对阿迈丽娅的蔑视。然而她那赤身裸体的影象已镶嵌在他的脑中——这一夜他辗转反侧不能入睡，真是难以忍受啊！天一亮他又动身去里库萨了，当他在途中又遇到向他摘下油布无边帽敬礼的工头时，脸变得通红——这位在大道上施工的工头每天都看见他从这里经过。

一天下午，落着蒙蒙细雨，阿马鲁进入那间大房子时碰上了正在门口打开雨伞的费劳神父。

“喂，神父先生在这里！”他说。

费劳坦然地回答：

“对此阁下没有惊奇的必要，因为您每天都到这儿来……”

阿马鲁按捺不住了，气得发抖：

“我来不来与神父先生您有什么关系？这儿是您的家吗？”

这种粗野的态度实在悖情逆理，费劳神父感到受了侮辱：

“对我们来说，您还是以不来为好吧……”

“这是为什么，神父先生？”阿马鲁大叫起来，显得很狼狈。

这位好心的费劳神父一想起阿马鲁犯下了对于天主教牧师来说是最严重的过失时，气得浑身发抖——他已在姑娘的忏悔中得知了阿马鲁荒淫无耻的行为，但如果指出阿马鲁还在不思改悔意欲继续犯罪的话，那就等于说明自己背离了保守忏悔秘密的信条——费劳神父只好摘下帽子，手垂得很低，恭敬地说：

“还是阁下有道理。我请求原谅我说的话欠考虑。祝您下午过得更好，本堂神父先生。”

“祝您下午过得更好，神父先生。”

阿马鲁决计不在里库萨逗留，他冒着已经下得很急了的雨回到城里。一进家门他就动手给阿迈丽娅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谈了与费劳神父邂逅的情景，指控他间接泄露了阿迈丽娅在忏悔中道出的秘密。但此信的命运与前几封信一样，他依然没有收到来自里库萨的回音。

这时阿马鲁开始认识到，姑娘那么强硬地抵抗决不是只因为对

往事的后悔和对地狱的恐惧而产生的……

"那里有男人，"他想。于是他受到了一种病态的忌妒的折磨。夜间，他围着里库萨转，但什么也没看到，那所宅院在沉睡，处于漆黑的夜色之中。

有一次好象机会到了：当他接近果园的围墙时，听到从波依阿依斯方向顺坡往下传来的一个人伤感地低声哼唱《两个世界》圆舞曲的声音，点燃着的雪茄烟的红火头在黑暗中向前趋进。阿马鲁害怕了，躲进大路一侧废墟里的一间破草房中。声音中止了，阿马鲁在窥探中发现一个人影，象是裹着浅色的斗篷。人影不动了，似乎是在观看里库萨宅院里的每扇窗户。一股忌妒的怒火在全身灼烧，他要窜出去揍那个男人——那人又安详地顺着大道走了，叼在嘴上的雪茄烟翘得高高的，低声哼唱起来：

在远方，
你听着铿锵的声音在山里回响；
那声音令我们惊惧恐惶……

听着这声音，再看那斗篷以及来人走路的样子，阿马鲁认出来了——这是艾都阿尔多！但是他肯定，如果有什么男人夜晚去和阿迈丽娅讲话或潜入果园，那此人也决不会是文书。阿马鲁也怕别人发现自己，便不再围着那宅院转悠了。

那位夜行者正是艾都阿尔多。他不论白天还是夜晚，只要经过里库萨都要停留一会儿，望望"她"居住的院落的高墙。尽管他是那样失望，但阿迈丽娅的形象依然深深印在心中——姑娘是他最心爱的人，也是地球上最漂亮的姑娘。不管是在奥林、阿尔库巴萨，还是在流浪中寄寓过的每一个客栈里，甚至是在里斯本……阿迈丽娅的形象始终留在脑子里，并因为对她的怀念而时时激动。在里斯本期间，他经历了有生以来最痛苦的磨难——一个卑微的办公室小

文书在这座城市里勇气丧失殆尽；他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罗马或巴比伦一样，哪儿都摸不着边际；他觉得那忙忙碌碌的人群中的每一分子都是严酷的利己主义者，面对这种情况他只能奋力地开掘昔日爱情所蕴藏着的潜在力——这样就如同有一位温柔的伴侣在给予他爱和力量。使他没有感到彻底孤立的是在精神世界里还存留着阿迈丽娅的形象——他同她进行着想象中的谈话，当他沿着索德雷码头无休止地散步时就曾这样做过，把致使自己衰老的忧愁情况告诉她。他犹如被浪涌推到海滨的沉船碎片，过着漂泊的生活。

这种眷恋被他解释为不甘于最后潦倒的原因……他为自己成了"爱情的殉难者"而自慰，如同他在最初绝望的日子里自认为是"宗教迫害的牺牲品"一样。

他虽不是庸碌无为的等闲之辈，但怠惰的天性以及缺少挚友，运气欠佳等等命中注定的东西使他缺衣少食而不得不依赖他人混日子。他是一个心胸开拓的男人。发生在他身上的这场灾祸，一部分原因是爱情，别一部分原因是政治、家庭和社会的。这虽是一场悲剧，但他还是英勇地斗了几个回合；最后被迫从一个办公室转陟到另一个办公室，然而总要为人家拿着装满案卷的有光泽的纸口袋。命运把他变成了小说中那形形色色的英雄——他曾读那些使人动情的小说——他穿一件破大衣，每顿晚饭只能花四文特恩，没有钱买雪茄烟……这一切都是由于他与阿迈丽娅的爱情和一个强大的阶级迫害所致，然而这也是命中注定的！人类特有的本能使他找到了自己这微不足道的贫困的渊薮……当他看到那些被他称之为"幸福"的人时——乘坐出租车的阔佬，挽着漂亮女人的小伙子，气喘吁吁地奔向剧场的看客——他就想起自己也曾有过足以感到自豪的爱情——尽管那是不幸的爱情——因而也就不觉得怎么痛苦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得到了一笔去巴西的路费，并保证在那里能谋到职业。他想当移民的冒险的理想要变成现实了——此间，他数次到海边瞭望；神父们与当局狼狈为奸对他进行了肆虐的迫害，他将被迫离开祖国了！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爱着一个女人！

在他把衣物收拾好装进铁皮箱子的时候，又有谁能对他说，几个星期以后你将重返故园，在离那些神父和当政者们半莱瓜的地方重新儿女情长地凝视阿迈丽娅的窗子——确实出现了这样的人，他就是住在波依阿依斯的那位性格怪异的大公子！其实他并非什么大公子，也不是波依阿依斯人。他不过是阿尔库巴萨附近的一位古怪的大财主，他买下了波依阿依斯贵族们的祖遗产业——他占有了那里的土地，因之那个教区的人民便把“大公子”的头衔的荣誉授给了他。

这位大公子——贤明的君子把艾都阿尔多从远洋船上的呕吐中解救出来，使之摆脱了作一个移民的命运。在艾都阿尔多准备飘洋过海之前——那时他还在某办公处供职——偶然遇到了大公子。这位大公子也曾是老练的努内斯的主顾，他了解文书的历史，熟知文书有过撰写《声明》的光辉业迹和在中心教堂宽街掀起的那场轩然大波的壮举，因而，很久以来便对文书有了强烈的好感。

大公子确实对神父们怀有躁狂症般的仇恨，以至于每次看到报上登的有关犯罪的消息时（尽管犯人已被判决），就认为“实质上一定有个穿教士服的家伙在作怪”。据说这种仇视的感情来源于他第一个妻子给他造成的烦恼——那个女人是阿尔库巴萨出名的虔诚信徒……这次，当他发现艾都阿尔多在里斯本并即将启程赴巴西时，便立即产生了把他带回累里亚的念头，决意将要把那文书安置在波依阿依斯，并任自己的两个儿子的启蒙老师——以此作为对整个主教管区神职界的尖厉的咒骂。在他的想象中艾都阿尔多是个冷酷无情不敬神的人，而让这种人用“不受束缚的无神论”的观点教育他的儿子们是适宜的……艾都阿尔多同意这样的安排，双眼噙着泪水——工资是可观的，大公子将给他谋一个地位，帮他建立一个家庭；他将恢复名誉——多么体面而又引起轰动的事啊！

“大公子先生，我永远忘不了您对我的恩情……”

“这也是我为自己开开心嘛……是为了戏弄那帮卑鄙的家伙！好，我们明天就动身！”

他们乘火车来到沙奥·德·马萨斯车站。刚从车厢里出来，大公子便对既不了解文书历史又不认识文书的站长欢呼：

“我把他带回来了，我们一道凯旋！我要扯破所有神父的假面具……他如果有什么开支的话，一切由我来付！”

站长对此毫不奇怪——这位大公子在县里被人们视为疯子。

在他们到达波依阿依斯的第二天，艾都阿尔多就得知阿迈丽娅和若赛发在里库萨。这个消息是从费劳神父那儿知道的。费劳是大公子与之过话的唯一牧师。大公子在自己家里接待费劳——不是作为神父而是作为正人君子来接待的。

“作为正人君子，我尊敬您，费劳先生。”他习惯于这样说，“但是作为神父我嫌恶您！”

好心肠的费劳神父微笑着，因为他很清楚，尽管对方是迟钝凶暴的，而且不敬神；但是怀有一颗圣洁的心，是教区里的穷人之父……

大公子也是一位对古代文化入迷的爱好者，他们二人都是喜欢争论问题的。他俩常就历史、植物学、狩猎要领中的问题展开一场场的大论战……如果正赶在意见不合的火头上，大公子便会这样发难：

“先生是作为神父还是作为正人君子对我说这个？”他踮起脚尖以气势汹汹地高喊来对待费劳神父突然提出的不同见解。

“作为正人君子，大公子先生。”

“那么我可以接受您的异议，并认为它是高见。如果您作为神父说这些，我将折断您全身的骨头！”

有时他想气一气神父，便把艾都阿尔多叫到跟前，高傲地拍拍小伙子的肩并如同对一匹心爱的小马一样亲切地抚摸着说：

“请您看看这个，他差点干掉一个，还要干掉两个或三个……即便是当局逮捕他，我也一定能把他从绞架上救下来！”

“这可是件难事，大公子先生！”神父吸了撮鼻烟儿说，“因为在葡萄牙已经不存在绞架了……”

神父提及的正是大公子为之愤慨的事——不存在绞架？为什么没有它呢？是因为我们有个自由的政府和一位实行了立宪制的皇帝吗？如果按神父们的意愿，那将在每个广场都矗立起一个绞架，在每个街角都堆起一个火堆！

“费劳先生，请您告诉我，您是要在我家里为宗教法庭辩护吗？”

“哦，大公子先生，我根本没有提到宗教法庭这个名称呀……”

“那是因为您胆怯而不敢说！因为您知道，我会在您胸口捅一刀的！”

而这一切，大公子是在大厅里跳着脚地高喊着说出的，他那宽大的黄色便服衣摆煽起一阵风。

“他这个人心地还是很慈悲的。”费劳对艾都阿尔多说，“他甚至能把自己身上的衬衣脱给一个穷人——假如他知道那个穷人需要这件衬衣的话……艾都阿尔多先生，您留在这里挺好的，不要介意他那些怪癖……”

费劳神父对艾都阿尔多是有同情心的。他从阿迈丽娅那儿了解到文书撰写《声明》的传奇故事，按他习用的表达方法想要对这位男人“浑身上下仔细审视”一番。好几天的下午他都同艾都阿尔多漫步在其教书的宅院中那长有月桂树的小路上，他们交谈着——正如大公子所说，这个敏感而可怜的小伙子在灭绝人性的神父队伍之中竟然遇到了一位富有怜悯之心的宗教徒。文书渴望有个和睦的家庭，因而对费劳的引导表示尊重。有一天费劳向圣体祈祷出来，产生了一种想法——这个念头是从天而降的，体现了天主的旨意：那就是让艾都阿尔多同阿迈丽娅结婚。他要引导那位感情脆弱但很丰富的文书原谅姑娘的过失，这并不是一件难办的事；况且姑娘经过那么长时间的苦恼，原来就象有一股魔鬼的邪气侵入了她的头脑而使她对阿马鲁的爱慕之情现已消失了。魔鬼掠走了姑娘的愿望，安宁，免下地狱的廉耻。一当有了艾都阿尔多的陪伴，她将愉快，将安宁地度过后半生；她将得到一个甜蜜舒适的庇护所，将涤荡昔日

的罪恶，心里将飞出悠美的歌。

但是费劳神父并没有对任何人谈起这令他激动的想法，现在还不是时候——阿迈丽娅的腹中怀着“另一个人”的孩子哩！不过他在为实现自己的设想而热情地做着准备工作。他把自己同艾都阿尔多谈话内容转告给阿迈丽娅，并说明文书对某些事情的见解是通情达理的；在对大公子少爷们的教育上，这位家庭教师也是精心尽职的。

“是个好小伙子，”他说，“居家过日子的男人……从这些地方看，一个女人确实可以把自己的一生和幸福托付给他。如果我属于凡俗世界，并有个女儿，我将把女儿许配给他……”

阿迈丽娅脸红红的，不回答。

对文书的赞扬是有说服力的，对以前人们所大加反对的那篇“无法无天”的《声明》也就不能不持有异议了！

一天，费劳神父的一句话使阿迈丽娅顿开茅塞：

“我读了那篇《声明》，我的女士。那个小伙子写的文章并不是反对所有的牧师，而是反对一切伪君子！”

将一个严厉的判断推翻了。这对于费劳神父来说，是他多年来最“冒失”的举动。他又将口气变得和缓些：

“总而言之，小伙子是有严重过失的……但他很后悔；他先是用泪水，尔后又是用饥饿来追悔自己的罪咎。”

这些话真令阿迈丽娅动心。

就在这期间古维亚医生开始到里库萨出诊，因为若赛发在十月份天气转寒的那几天里病情恶化了。

最初当医生来访的时候，阿迈丽娅把自己关在房子里，她一想到那位造诣很深的医生会发现自己的身孕就发抖。古维亚医生也是她家常请的医生，而且此人是位严厉而富有传奇色彩的男人。但不管怎么说，她还得在老太太屋里露个面——医生得向她交待病人服药的时间和如何料理饮食等事宜。

有一天她陪着医生来到门口。当她看到医生转过脸看着她时，

她愣住了；古维亚捋着垂在灯芯绒短大衣衣襟前的白胡子，微笑地说：

“我曾一再对你妈妈说，应该把你嫁出去！”

她两颗泪珠夺眶而出。

“好了，好了，姑娘，我对你并没有恶意。你确实有了身孕。这是自然天性谴使你怀孕，但却没有谴使你结婚。结婚不过是个管理形式……”

阿迈丽娅对他的话并不理解，望着他，两颗泪珠顺着脸蛋慢慢地流下来。古维亚医生用手指碰了碰她的下巴颏，慈父般地说：

“我想要说的是，作为自然主义者我很快乐。我认为大自然的规律会使你变成有用的人。我们来谈谈那紧要的……”

医生告诉她应采取的卫生保健措施。

“到了‘那个’时候，如果你心烦意乱很难受，那就让人去叫我……”

医生要走，阿迈丽娅不让他走，接着战战惊惊地恳求道：

“医生先生，到了城里您可什么也别讲……”

古维亚停下来说：

“我那样做不就太傻了吗……好吧，我原谅你，这也符合你人格的逻辑。我什么都不会讲出去的，姑娘。是什么鬼东西作怪，你没有同可怜的艾都阿尔多结婚？其实那个文书也会象那个人一样能使你非常幸福的。你也不必要再保什么密……这对于我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最根本的是我对你说的那个……让人叫我好了。不要把希望过多地寄托在你崇信的那些神仙的身上……我比布里吉达女神① 或其它什么人更了解那个事儿。你身体壮，肯定能为国家添个健壮的好后生。”

阿迈丽娅对古维亚医生的话虽然不能全部理解，但从这些话中她能领略到合情入理和宽容，感受到祖父般的忠良慈爱，特别是那

① 布里吉达本来是爱尔兰的一位妇女，曾任某修道院院长，公元525年她死后头颅曆置于圣·若奥巴布蒂斯塔教堂，因而被神秘化，后人称其为女守护神。

些保障她身体健康的科学常识。看到医生那花白胡子——天主般的胡子，她感到安慰，相信他的话不会有错；姑娘增添了宁静感——自从在波依阿依斯小教堂里做了痛苦地忏悔以后，几个星期以来一直持有这种享受。

啊，定然是圣母最终对她的痛苦表示了怜悯，从天上赐予她灵感——她在真正忏悔中接受了费劳神父的关照！她认为，在费劳神父那深蓝色的忏悔室里自己已经抛弃了全部痛苦、惊恐；抛弃了使她灵魂窒息，使她悔恨无颜见人的龌龊东西。费劳神父那使人心悦诚服的话语使她受到了安慰，驱散了仰望苍穹时挡在眼前的黑暗——现在她看到一切都是蓝色的；她觉得在祈祷的时候圣母不再愤怒地把脸扭转过去。

这位神父引导她忏悔的方式异乎寻常。他的样子使人感到他并不是蹙眉厉色俨然以上帝的代表自居；在她身上有某些女性甚至是慈母的气质，他的引导如同亲切的抚爱遍及了姑娘的周身。他使姑娘看到了广阔的慈悲的上天——替代了姑娘眼前那地狱火焰的邪恶景象——上天一扇扇大门敞开着，条条道路通往那里——能够多么容易和愉快地由此步入上天啊！恐怕只有那些反叛者才会顽固地拒绝试图走上这些路。在对另一个世界的美好的解说中，姑娘看到上帝如同一位慈善的笑容可掬的曾祖父出现了，圣母就象善良的大姐，所有的天仙都成了好客的朋友！

这是多么可亲可爱的信仰呀！姑娘完全沐身于上天的恩惠中，此时只需一滴纯洁的泪水就足以赎清罪恶。费劳神父的教诲与那使她从幼年时就为之惊骇和颤抖的阴郁的学说有天地之别！这就象乡村的小教堂与中心教堂那方石砌成的庞大建筑物相比，何啻天壤呵！古老的中心教堂那几尺厚的大墙使教堂里的一切与人类和自然生活分隔了：里面到处是黑暗、忧郁、悔罪，一尊尊神像面孔严肃，使世俗世界里令人高兴的星点之物都无法进入——高高天空的蓝光，飞翔的小鸟，草地上的氤氲，发自鲜红快乐的嘴唇里的笑声都进不去！中心教堂里有些花都是人工做的假花，看门人守在门口

把小孩子拒之门外；甚至阳光也被从教堂里逐祛，室内的一切光线都源于那些戚然伫立的烛架上的烛火。然而在波依阿依斯小教堂，慈悲的上帝与自然界的联系又是何等亲密呀！门敞开着，忍冬花的馨香随着轻柔的风吹进去；小孩子们在嬉戏，粉刷得洁白的墙上反射出清脆的声响；那祭坛就象小花园和果园一样；大胆的麻雀飞进来叽叽喳喳地叫着，甚至敢飞近十字架台座；有时一头大黄牛把嘴伸进大门，那亲切劲儿就跟在贝林的牲口圈里①一样；一只逃出圈的羊饶有兴致地看着自己的一位“同胞”——那只安适地睡在祭坛深处的天主羔羊；哟，十字架就在两只羊蹄子中间哩！

除去这些，那位好心肠的神父——正如他对阿迈丽娅所说的——“不要求不可及的东西”。他知道，姑娘不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拔掉那罪恶爱情的根苗，因为它的根一直扎在姑娘灵魂的深处。他只期望着一俟思念阿马鲁的意念向姑娘袭来时，她能立即想到耶稣。他很清楚，拥有古希腊大力士权力一样的魔鬼其力量是巨大的，那位可怜的姑娘无法赤手空拳与之搏斗；只能借助于他，躲避于祈祷之中；而魔鬼则要在密不透气的庇护所四周咆哮以至口吐白沫疲惫不堪。每天当阿迈丽娅在忏悔中洗涤自身的罪恶时，他总是以一种男护理的热情去帮助她。如同在剧院里彩排一样，他在导演阿迈丽娅如何对待阿马鲁来里库萨的首次探望；如果他看到阿迈丽娅在恢复美德的缓慢进程中有所摇摆的时候，便说出具有强心剂一样作用的语简意赅的话来振奋姑娘的精神；如果他发现阿迈丽娅因为对过去享乐生活的热烈的回忆而一夜未能安寝的时候，那他将对其进行一上午友善的开导；他没有教训人的口气，在宣讲教义时亲切地给阿迈丽娅指出上天将给予她的快乐比她在敲钟人家那耻辱的小屋里得到的快乐要大得多。他以神学家敏锐的分析力分析了阿马鲁与姑娘的爱情，指出在本堂神父的爱情中除了兽性的激情外没有别的东西；俗人的爱情应当是如实的甜蜜的，神父的爱情只能是压

① 《圣经》上说耶稣诞生在此处的牛圈中。

缩了的欲望骤然的勃发。当这次本堂神父开始向阿迈丽娅投书时，他就给姑娘逐句剖析了信文，指出这些信所包含的虚伪、个人主义、花言巧语、无耻的欲望……

这样，阿迈丽娅渐渐讨厌阿马鲁了。

但是费劳神父并不使她厌恶那合法的和通过圣礼得到净化的爱情。他很清楚，阿迈丽娅是有血有肉有欲望的人，猛地将她抛进神秘主义之中只会使其自然的天性遭受一时的挫折，而不会让她得到持久的安宁。他不想粗暴地将阿迈丽娅从人类的现实生活中分离出去，也不想让她当一名修女；只希望她把可感知的爱情的力量用于一位丈夫身上使之快乐，并促使家庭和睦与得到利益，而不是错误地消耗在偶然的姘居上……从根本上说，善良的费劳神父脑子里想的确实是怎样才能使姑娘绝对地摒弃个人爱情中一切自私自利的东西……希望她能象修女和收容所的女护理一样将更博大的爱献于全人类。不过，他想到，可怜的小阿迈丽娅那异常漂亮的肉体是羸弱的；用那么高亢的自我牺牲学说恫吓她将是不慎重的，她完全是女人——应该作为完整的女人存在，限制她的行动无异于毁损她的机能。他知道，仅仅使姑娘拥有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那虚构的四肢是不够的，她需要一个如同所有男人一样的男人——长有胡髭，戴顶高高的帽子……要耐心引导，至少让姑娘得到一位经过圣礼认证的丈夫……

他就这样坚持要把阿迈丽娅从病态的爱情中解脱出来，并治愈她心上的创伤。他采用的是天天引导的方法——信仰笃诚的传教士的坚韧不拔的作法。他把诡辩家的精心敏锐移植到慈父般的干练的哲学家身上，使之为广崇道德服务……这位好心的神父也为自己进行着惊人的疗治灵魂的工作而暗自得意。

最后当他判定那种对阿马鲁的爱慕之情在阿迈丽娅的头脑中已经不很强烈的时候，他感到异常兴奋。他深信姑娘原有的那种感情将处于死亡状态，最终要成为木乃伊装进记忆的深处——如同埋入坟墓一样；而一种新道德正孕育着开花期，当然这个过程是微妙复

杂的。好心的费劳神父作出上述判断至少是根据以下现象：他看到，现在当着阿迈丽娅的面提及她的往事时，她的眼神是安谧的，不象当初无意提到阿马鲁的名字也会使她满面通红羞怯不安了。

事实上阿迈丽娅已不象当初那样满怀激情地想念阿马鲁了。与日俱增的虔诚信念使她消除了对往昔罪恶的恐惧，抵消了阿马鲁对她那渗入心脾的影响，斩断了对本堂神父的爱网情丝；她夜间不再惶恐了，觉得圣母也不再敌视自己了；她在相当平静的生活中得到了享乐。那曾是噼噼作响的性爱冲动之火已趋于熄灭，只有余烬闪着星星火光。最初阿马鲁在她头脑中是盖世超群威望无与伦比的偶像；然而在她怀孕以后，在她产生了对信仰的恐惧或歇斯底里式的悔恨之时，她多次想摒除头脑中的这尊偶像——曾经被她崇拜供奉的金灿灿的偶像亦无异于凡夫俗子而不能使其动心了。阿马鲁也看到了，她的情感已经完全彻底被某种力量粉碎了，她不再哭泣也不搏斗。

与其说她还对阿马鲁有什么留恋，倒不如说是她不能舍弃敲钟人的家；然而她希图得到的是那种快乐而不是阿马鲁。

姑娘出于善良的本性对费劳神父怀有诚挚的感激之情，正如那天下午她对阿马鲁所说的"一切多亏了他"。她对古维亚医生也是想念的。这位大夫每隔两天准时来看望老太太。在阿迈丽娅看来，费劳和古维亚都是自己的好朋友，如同上天为她派来的两位父亲——一个保证她的健康，一个保她得到上帝的恩惠。

她在这两种保护中藏身，在十月的最后几个星期中享受了一种迷人的宁静。这些天她感到恬静和温暖，十月的田园风光多么美丽静谧，下午站在平台上是最惬意的。古维亚医生有时能碰见费劳神父，两人互相尊重，在看望过老太婆之后就同到晒台去。二人一到了晒台立刻就宗教和伦理道德问题开始了无休止的论争。

阿迈丽娅在两位朋友——两位有学识有贤德的巨人身边，她感到了温柔的气息，她沉于迷惘遐思之中。针线活儿落在膝盖上，放眼田园秋色，树木的绿叶在渐渐失色……她想着未来—

她觉得理想境界的达到对自己来说已不是过于艰难了，她有信心有把握。他认为自己年轻力壮，分娩时还有医生在场——将仅有一小时的疼痛；然后她就能摆脱复杂困难的处境，返回城里和妈妈身边……此刻，由于她知道了费劳神父与艾都阿尔多谈话的全部内容，便产生了新的希望，她的感情在畅想中跳跃；为什么不可以呢……假如那可怜的小伙子还爱她，而且原谅她……作为男人，他从未令她厌恶过，而现在借助于他与大公子的交情，他们将举行一个极为体面的婚礼；据说艾都阿尔多将要成为大公子的管家哩……接着她仿佛依稀看到自己生活在波依阿依斯，乘着大公子的四轮马车游玩……一阵铃声——被唤去进晚餐，由一个贴身的男仆侍候着……

好长时间，阿迈丽娅一动不动，她沉溺于对未来的甜蜜憧憬之中。与此同时神父与医生在晒台深处关于上帝恩赐与意识的学说继续争论；果园的渠沟里，流水发出单调的潺潺的声音。

近来若赛发因为不见本堂神父露面而不安，她忙派庄园看守人直奔累里亚去请阿马鲁阁下施恩光顾里库萨。

那个男人带着惊人的消息回来了——本堂神父先生动身去维埃依拉了，两周之内不会回来。若赛发伤心地哭泣起来。

是夜，阿迈丽娅在房间里也未入睡——阿马鲁到维埃依拉寻欢作乐去了，这使她很生气。“他不会再想我了，在海滨同太太们说说笑笑，尔后是一个晚会接着一个晚会……”

十一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在一场场秋雨的伴随下来到了。白昼一天天地变短了，里库萨显得更加阴郁，天天泡在雨中水，被风雨飘摇的苍穹笼罩着。费劳神父因患风湿症行走艰难已不再到庄园来了，古维亚医生在作了半小时的探望后便钻进马车疾驰而去。唯一使阿迈丽娅散心的事就是她可以站在房间的玻璃窗前共三次看艾都阿尔多从大道上经过——但是当他远远地看到她时总是低下眼睛或用雨伞遮住面孔。

迪奥妮西娅倒是常来常往：她以当然的接生婆自居。尽管古维

亚医生劝告姑娘应聘米卡埃拉接生——这是一位有三十年接生经验的接生婆，但是阿迈丽娅不愿意更多的人知道自己的秘密。除此之外，迪奥妮西娅给她带来了阿马鲁的消息，她是间接从女厨师嘴里得知的：本堂神父在维埃依拉过得是那样好，以至要逗留到十二月份才返回。阿迈丽娅对阿马鲁的“卑鄙的行动”气愤不已。毫无疑问，当她那悲痛和危险的分娩即将到来之际，他逃之夭夭了！此外，在以前阿马鲁曾决定把婴儿交给奥林附近的一个奶母，让其在乡下养活那孩子；然而这个时候就要到了，他却连奶母的事谈都不谈而跑到海边去拾小贝壳去了……

“他这样做是不体面的，迪奥妮西娅！”阿迈丽娅愤怒地喊着。

“啊——我也认为这样不妥当。我可以去向奶母讲……但您很清楚，这是件非常严肃的事……全都是本堂神父一手操办的……”

“卑鄙！”

除此之外，她疏忽了新生儿衣被的准备工作——孩子就要出生了，可连裹身的破布都没有，她没有钱去买布！迪奥妮西娅送来了几件小衣服——一位曾在她家留宿的女过客的典当之物。阿迈丽娅拒绝让她儿子用别人家孩子的尿布，他怕带来传染病或晦气；但出于自尊，她不肯给阿马鲁写信。

那个若赛发老太太除了因对姑娘的无理刁难而令人可憎之外也显得很可怜，她缺少一位神父的热诚帮助，一位真正的神父的帮助（不是费劳那种类型的神父）。她感到自己那垂老的灵魂没人护卫，她觉得自己在眼睁睁地看着魔鬼的任意欺凌。她出现了幻觉：圣·福兰西斯库·沙维尔是裸体的，更可怕的是所有的神仙都是裸体的；这种幻觉重复出现着——整个天廷上抛掷着衣袍和袈裟，神仙们跳起了裸体的贵族舞蹈……

老太婆被魔鬼精心安排的场面吓得几乎死过去。她想请席尔维里尤神父来，但这位神父一入冬就卧床不起了——整个主教区的神职界都象患了风湿症一样不能动弹了。那位库尔特嘎萨神父被紧急唤来了——然而该神父只会传授其新发现的西班牙比斯卡亚式的

鳕鱼烹调法……她为一位满口道德的神父如此之过失而愤怒，于是只能把横蛮无理的话语接连不断地往阿迈丽娅身上倾泻。

正当这位刁钻的老太婆想郑重地请布里托神父给阿马鲁捎话的时候——是日晚餐用过的时候，阿马鲁神父出人意料地出现了！

他神采奕奕，阳光和大海上的空气使他皮肤黑里透红。他穿着新外套，脚蹬光亮的短靴。接着他喋喋不休地谈起了有关维埃依拉的情况，谈起在那儿的熟人的情况，谈他们垂钓、玩纸牌的有趣生活……海边有趣的生活如富有活力的清风吹进了病老太太那气氛忧愁的房间。

若赛发因为见到了本堂神父，听到了他的讲话饱享了耳福两眼噙着泪珠。

“您的妈妈很好，”阿马鲁对阿迈丽娅说，“她已洗过三十六次海水澡。有一天在一场幸运的赌博中她赢了十五个托斯塔奥……你们在这儿过得如何？”

老太太开口就是诉苦和抱怨：

“孤寂呀！雨下个没完！缺少友情！唉，在这座坏透了的庄园里，我将把老命交代了……”

“就我的愿望，”阿马鲁翘起了二郎腿，“我觉得那儿是那样好，以至想下周再回去。”

阿迈丽娅再也控制不住了，她高喊：

“岂有此理！您还想去呀？”

“是的，”他说，“如果领唱神父先生给我一个月的假，我将在那儿度过……人们将在师父神父的饭厅里为我支上一张床，我还要接着洗上百八十次海水澡……我对累里亚厌烦透了，烦那愁眉苦脸……”

老太婆显得很悲伤：

“什么？还要回去！把我们扔在这儿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

他取笑道：

“哪儿的话，女士们不需要我在这里。有人陪伴你们，过得挺好……”

“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样，”老太太带有醋意地说着，并将“其他人”几个字忿忿地强调出来，“也许其他人不需要本堂神父……我是没有人很好地陪伴着的，我这条老命要扔在这儿了……来这儿探望的那些人既不能给庄园带来荣誉也不能给我什么益处！”

阿迈丽娅立即反驳老太太的说法：

“无论怎么说，还有费劳神父呢！他现在正害病，患的是风湿症——没有他这个家就象座监狱。”

若赛发带着讥讽地微微一笑。阿马鲁一边起身往外走，一边故作惋惜地说：

“可怜的人！圣贤的男子……有空的时候我一定去看他。好吧，明天我再来，若赛发太太！我们一定要将这灵魂置于宁静之中……不打扰您了，阿迈丽娅女士，我现在认识那条路了。”

她坚持要送他出去。他们无言地穿过大厅。阿马鲁戴着黑色小羊皮新手套，在阶梯的高处非常客气地摘下帽子说：

“我的女士……”

阿迈丽娅看着他若无其事地走下去，呆若木鸡——他觉得在阿马鲁眼里自己与下面那一对把头枕在前爪上寐眠的石头狮子没有什么差别了。

因为愤怒和受辱她跑回房间趴在床上哭起来。卑鄙！对于孩子、奶母、婴儿衣被的事他只字未提！没有向她那笨拙的孕身投过来一个关怀的眼神——是他导致这身子怀的孕呀！什么表示都没有，戴上手套，拿起帽子，走啦！多么卑鄙啊！

第二天阿马鲁很早就来了，他同老太婆关在屋里呆了很长时间。

阿迈丽娅不耐烦了，两眼冒火在大厅里转磨磨。

他终于露面了，如同前一天戴着那副手套，露出得意的神色。

“怎么，刚才……”她声音颤抖地问。

“刚才，是的，我的女士，我给若赛发作了一场短小的讲道。”

他摘下帽子，深深地施了一礼：

“我的女士……”

阿迈丽娅脸发青了，呐呐地说：

“卑鄙！”

阿马鲁望了她一眼，好象很惊愕似地说：

“哦——我的女士……”

然后如同昨天一样，慢悠悠地走下了那大的石台阶。

此时，阿迈丽娅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向牧师总监揭发他；然后用了一夜时间给他写了一封信——谴责和抱怨的话写满了三页纸。第二天她得到了阿马鲁的全部回答：“大概星期四再去里库萨”——这口信是由庄园的小若奥捎来的。

一整夜阿迈丽娅都在淌泪，与此同时在索乌萨斯街阿马鲁却搓着双手陶醉于他那“巧妙的计谋”给他带来的喜悦之中。

这锦囊妙计并非他自己谋画的，而是在维埃依拉由别人授予的。在那里，他向师父神父发泄着心中的积怨，在海滨散步时释散着心中的烦闷——而“巧妙的计谋”就是在此间学来的。

在一个晚会上，他听到人们关于爱情的讨论，特别是聆听了出名的毕聂依鲁的高见——这位先生在法律系学习时就曾受奖，而且此事成为阿尔库巴萨地区的光荣。

“我对于这类事，女士们，”毕聂依鲁说着同时用一只手理着那诗人式的长发，面向围成半圆形的贵妇人，这些夫人们都会讲动听的话，“在这一点上我赞成拉马廷①的意见……如同拉马廷所说‘女人如影子一样，如果您跟在她的后边，她就逃离您；如果您避开她，她反而跟在您后边跑！’”

人们热烈地叫好，信服地欢呼着；但是，一位高大肥胰的女士——她有四个娇嫩的女儿都叫玛丽娅——请毕聂依鲁解释一下影子逃离的问题，因为她从未见过一个影子会逃离。

毕聂依鲁对此给予了科学的解释：

“卡塔丽娜太太，这种现象是很容易观察到的。当太阳夕照时，

① 拉马廷是法国的大诗人和科学院士。

请您背向太阳站在海滨，如果您向前走，跟随着自己的影子——它就永远在您前面，这就是逃离……”

“消遣物理，很有趣！”法律系书记在阿马鲁耳边低声说道。

不过阿马鲁没有理会他说什么，一个“巧妙的计谋”已在他头脑中跳跃着。哈哈，一当返回累里亚，一定要把阿迈丽娅当作一个影子对待——逃离她是为了让她趋赶自己……

现在一个令人愉快的结果不是已经出现了吗——三页情书，纸上还留有泪痕呢！

星期四他果真到里库萨去了。阿迈丽娅正在晒台上等着他——从上午她就呆在那里，用观剧单筒望远镜瞭望大道。

阿迈丽娅跑上前去打开了设在果园围墙上的绿色大门。

“怎么，你在这儿？”阿马鲁一边跟在她后面登上晒台一边问。

“是真的，我现在多么孤单……”

“孤单？”

“教母正在睡觉，若尔特鲁德斯进城去了……我整个上午一直呆在这里晒着太阳。”

阿马鲁没有作声，钻进了房门。他在一扇打开的门前停住了，看着里面一张有帷帐的床，四周放着修道院的皮椅。

“这是您的房间，嗯？”

“是的。”

他头上戴着帽子不拘礼节地进去了。

“比慈悲街强多了，景致也很好……这里是那位大公子的土地，那边……”

阿迈丽娅关上门，瞪着冒火的双眼走过去直截了当地问：

“你为什么不给我回信？”

他笑了笑说：

“问得好！那你为什么不回答我的那些信呢？谁起的头儿？是你。你说不想再犯罪，我也不愿意再犯罪——结束了……”

“然而我说的不是这个，”她气得脸色发白高喊着，“你必须考虑

孩子、奶母、小孩儿的衣被用品……你是要将我抛弃在这里吧……”

他开始严肃起来，带有心疼的口气说：

“我请求原谅……我为自己是位正人君子感到荣耀。您提的一切我会在重返维埃依拉前办妥……”

“你不能再回维埃依拉了！”

“谁说的？”

“我！我不让你走！”

她用力地把双手搭在阿马鲁的肩头，拦住他，把他搂住——如同以往一样扎进他的怀里，并没有去注意那仅仅虚掩着的门。

两天以后，费劳神父来了——风湿症的发病期已过了。他对阿迈丽娅讲述了大公子的善施：那位大公子每天下午都派人将热水和拌有米饭的煮熟的鸡装在铅铁容器里给他送去。不过，最好的“施舍”还是来自艾都阿尔多，他所有的空闲时间都是在费劳的床边度过的，为神父高声朗读，帮神父翻身，以一种男护理的热情陪伴病人至深夜一点钟。

“多好的小伙子！多好的小伙子！”突然间他抓住阿迈丽娅的双手高声说道，“请告诉我，允许我把一切心里话讲给您吗？允许我向您解释吗……您应当争取他的原谅，然后忘掉……接着就举行婚礼，实现那个幸福理想……”

她吃惊了，满脸通红，含混不清地说：

“这样突然……我不知道……我得想一想……”

“请您考虑吧！愿上帝照亮您的心！”老人满腔热忱地说。

就在这天夜里阿马鲁从果园的栅门要进来找阿迈丽娅——钥匙是她交给他的。不幸的是他们忘记了看庄园人的那群狗。阿马鲁刚刚把脚迈进果园，几条大狗扯开喉咙一齐狂吠；那声音打破了漆黑夜晚的寂静——我们的本堂神父先生撒腿就往大道上跑，吓得上牙磕下牙。

二十三

一天上午，阿马鲁刚收到一封信就急忙派人去叫迪奥妮西娅，但是那位接生婆赶集去了，所以直到他讲完弥撒回家吃过中饭才姗姗来迟。

阿马鲁想即刻和确切地了解阿迈丽娅在什么时候分娩。

“您问那姑娘什么时候见到‘好成果’吗……在今后的十五天到二十天之间……为什么问这个，有什么新闻吗？

有的。阿马鲁随即给她念了一封信——看来本堂神父真把这个女人视为知己了。

信是红衣神父从维埃依拉写来的。信中说，“阿迈丽娅的母亲已洗了三十遍海水澡，想回去了！我为了拖延时间，把洗澡的间隔有意拉开，每星期几乎少洗三、四次澡——因为我的这个老婆子知道我洗不够五十遍澡是不会回去的。不过请您注意，我已经洗了四十遍澡；再说，这里确实转冷了，很多人都回去了。因此，请您通过邮局函告‘那个事’的发展状况。”附言中问道，“您考虑过怎样安排‘那个果实’的命运吗？”

“还有二十来天。”迪奥妮西娅又说了一遍。

当时阿马鲁就写了回信，让迪奥妮西娅送到邮局。信中说：

“‘那个事’二十天后即可见分晓。要尽一切办法阻止阿迈丽娅的母亲回来！万万不能让她回来！告诉她，姑娘即没有写信也没有去，是因为您那令人尊敬的妹妹总处在病恙之中。”

阿马鲁翘起腿说：

“现在，迪奥妮西娅，正如红衣神父所问的，我们应该怎样安排‘那个果实’的命运呢？”

接生婆吃惊地瞪圆了双眼说：

“我曾想正本堂神父先生早就将一切安排妥当了……将要把那孩子送到外地去养活……”

“当然，当然！”阿马鲁不耐烦地打断了她的话，“如果孩子活着生下来，显然得养活了，而且必须在外地养活……但问题是放在哪里呢？让谁作奶母呢？我想找您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已经到时候了……”

迪奥妮西娅显出左右为难的样子，她从来就不乐意给人家推荐奶母。她认识一个好奶母，是个身体壮实的女人，奶水儿很足；是个信得过的人。不幸的是她现在生病住进了医院……她还认识另一个奶母，此人同她有过交往——若安娜·卡雷依拉。但这个女人恰好住在波依阿依斯的里库萨附近，所以也不合适。

“管它什么合适不合适，”阿马鲁叫起来，“住在里库萨有什么要紧的……等姑娘身子一复原，她们就回城里来了，以后就不再提里库萨了。”

迪奥妮西娅还在苦思冥想，她慢慢地抓挠着下巴颏……还认识一个女人，住在巴鲁萨一带，好远的距离哟……

“替别人收养小孩是她的职业……但这个女人……甭提她啦！”

“这个女人体弱多病吗？”

迪奥妮西娅走近阿马鲁，放低了声音说：

“哎呀，孩子！我是不乐意控告任何人的。不过，铁证如山，那是天使织女！”

“是什么样的女人？”

“一个天使织女！”

“这是什么意思？”阿马鲁问。

迪奥妮西娅结结巴巴地向他解释：有一类女人专门在自己家里替别人收养小孩儿……有个曾是织布工的女人专干这种营生，但她

收养的孩子全都没有例外地“升天”了……所以得了这个名称。

“怎么，这种女人收养的孩子都得死掉吗？”

“没别的出路。”

阿马鲁在屋里慢慢地踱步，卷着他的纸烟。

“请把详细情况说给我听听，迪奥妮西娅。是那些女人把孩子杀了吗？”

这位杰出的接生婆此刻再次宣称她不想控告任何人！她没有察访过，不知道别人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不过，所有的孩子都死了……

“既然这样，那还有谁把孩子送到这种女人手里呢？”

迪奥妮西娅微微一笑，可叹这个男人的无知。

“那也有人送的，先生，往往好多呢！”

一阵沉默，阿马鲁低着头在洗漱台至窗子之间继续来回踱步。

“然而孩子们死了，那女人还能获得什么好处呢”他突然又问道，“她将得不到工钱……”

“已经预支给她一年的养育费了，正本堂神父先生。每月是十托斯道或者四分之一金币，根据财产资格来决定……”

阿马鲁靠在窗边，“咚咚”慢慢地敲着玻璃。

“那政府当局会怎么处理呢，迪奥妮西娅？”

这位好心的迪奥妮西娅一句话不说地耸耸肩。

阿马鲁坐下，打了个呵欠，接着伸直双腿说：

“好了，迪奥妮西娅，我看，您首先还是要找那个住在里库萨附近的奶母谈谈。她叫若安娜·卡雷依拉吧？我将安排这事……”

迪奥妮西娅还谈了已经买到全部分小孩衣被用品——阿马鲁已给了她钱；还买了个非常便宜的旧摇篮，这是她在则·卡尔宾特依鲁的旧货店看到的。

接着，她拿起信准备送到邮局去，这时阿马鲁站起来逗趣地说：

“喂，迪奥妮西娅大婶，那‘天使织女’的事儿是您编造的吧？”

接生婆火了。

其实阿马鲁知道她不是拨弄是非的女人。她在八年前就认识那个天使织女，几乎每星期都在城里见到这个女人并与其谈话……就在上星期六还看见她从哥雷古酒馆出来……

“本堂神父先生去过巴鲁萨吗？”

等了一会儿没见回答，她又接着说：

“您知道吧？那个教区街头有一堵倒塌的墙，转过去是一条下坡路；在那条小窄路的深处有一口填塞了的井；再往前走，僻静的地方有间带遮檐的房子，那个女人就住在那儿，名叫卡尔洛塔……因为您是我的好朋友，我才向您透这个底。”

阿马鲁一上午都没出家门，在屋里转磨磨，烟头扔了一地……只有那件不可避免的事一直挂在他的心头——怎么安排他的儿子呢！把孩子交给乡间夙不相识的奶母也是件麻烦事——孩子的妈妈自然得时时去看孩子，那奶母就可能向街坊们说三道四，于是那个教区里就会有个“正本堂神父的儿子”了……很可能有个觊觎他在教区地位的妒忌者便会向牧师总监揭发他，闹得满城风雨，讯问、训斥接踵而来；到那时，即使不被停职也会象可怜的布里托一样被发落到远方的山里，再次回到牧民们中间……啊，如果那孩子生下来就是死的，问题便得到了自然和永久的解决，对孩子来说也是一种幸运！在这个世界上，哪能有这种孩子的立足之地呢？因为他是“被遗弃的孩子”，是“神父的儿子”；他的父母是穷人……他将在饥寒交迫中成长，漂泊流浪，到处拾牲口粪，两眼糊着眼屎，言语举止粗鲁，穷年累月，他将尝尽人间地狱的辛酸：白天没有面包吃，寒夜里无处栖身，跑到酒馆里滋事，最后镗铆入狱；一生只有一个小粗褥垫，死后被扔进乱葬坑……如果他生下来就死去，那将成为被上帝收容在那天堂里的小天使……

他仍旧愁肠百结地在房间里踱步，心想：“天使织女”，这个名字起得确实好……有哪个女人甘愿用自己的乳汁去哺育必将受苦和悲愁的孩子……扭断孩子的脖子倒是蛮不错嘛，可以直接将那些

孩子打发到幸福的永恒极乐的世界！

他回顾了自己过去的三十年，那是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啊！忧郁的童年，天天看着阿莱哥鲁斯侯爵夫人的那副丑脸；后来到了埃斯特莱拉，那个卖肥猪肉的叔父是那样残忍地折磨他；接着又过起了神学校的幽禁般的生活；毕业后被送到总是冰天雪地的费依劳教区；转徙至累里亚又是如此担惊受怕，遇到那么多痛苦悲愁的事……如果生下来就被人砸碎了头颅，那现在就会扇动着两只白翅膀，在天使的队伍里歌唱。

不过，现在没有必要探究人生的哲理了——倒是应该先去波依阿依斯去找若安娜·卡雷依拉谈谈请她当奶母的事。

他出了家门，不慌不忙地向大道走去。走到大桥附近他突然产生了先去巴鲁萨看看那个“天使织女”的好奇心……不必与她谈话，仅仅观察一下她那个家，看一下她的长相，了解一下那个地方如何凶险……退一步说，作为正本堂神父也应该代表教会当局对那发生在大道旁荫蔽处里的罪恶行径进行调查——况且进行罪恶活动的人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而不断受益；甚至应当向牧师总监或民政府秘书揭发那些罪恶勾当……

才四点钟，时间还早。在这风和日暖的下午骑马遛一遛对身体是有好处的。阿马鲁没加迟疑，当即到克鲁斯客店租了一匹母马，并将马刺拴在左脚的靴后跟上；接着骑在马上缓缓地行进在通往巴鲁萨的路上。

来到了迪奥妮西娅指示的那条小窄路时，他下了马，牵着辔头步行。这个下午的天气可真让人心旷神怡，在高高的蓝天上，一只巨大的鸟按着半圆形的轨迹慢慢地飞翔。

最后他在两棵栗树下找到了那口填塞的井，树上的鸟儿在喳喳地叫着。他继续往前走，看到一所带遮檐的房子兀自独立在一块平地上。西斜的太阳把红黄色的灿烂的光辉洒在山墙的唯一的一扇窗子上，房屋被照到暖烘烘的；一缕炊烟从烟囱里升起仿佛轻薄透明的纱幕飘曳在晴朗的天空中。

宁静的气氛笼罩着四周。小山被低矮的松树的枝桠遮掩着，显得黑乎乎的；那巴鲁萨小教堂因粉刷过厚厚的白灰则显得明快洁白。

此时，阿马鲁边走边猜想着那位“天使织女”的形象。不知为什么，在他的猜想中那是个个头很高的女人，黑红的大脸盘，两只妖婆式的眼睛发射着光。

他将母马系在房子前面的栅栏上，通过敞开的门向里面看——底层的厨房里有很大的壁炉，有通向院子的出口；院子里铺了一条通向丛林的路，两头小猪正在丛林里拱地寻食；在烟囱的架台上有闪光的白色瓷器，两边挂着大号的铜勺铜锅，颇有点富人家的派头；在一个半打开的老式立柜里，有一摞摞白晃晃的床单、衣物，一切都是那样井井有条，干干净净。

阿马鲁使劲儿地拍了拍掌，吓得笼里的雏鸡乱跳——笼子是荆条编的，挂在墙上。

他高声喊道：

“卡尔洛塔太太！”

立时，院子里闪出一个女人，手里拿着筛子。阿马鲁心里一惊，眼见一位四十来岁的女人，毫不俗气，胸脯饱满，臀部宽大，脖子的皮肤白皙。带着一对贵重的金耳环；她那双黑眼睛使阿马鲁想起阿迈丽娅或若阿乃依拉恬静的目光。

他惶然了，吞吞吐吐地说：

“我弄错了吧……卡尔洛塔太太是住在这里吗？”

其实他没弄错，眼前这个女人正是卡尔洛塔太太。然而他脑子里那个“天使织女”的形象是令人恐怖的；一定呆在家里的某一黑暗角落里。

阿马鲁依旧不放心地问：

“您就一个人住在这儿吗？”

那女人怀有疑心地望着阿马鲁说：

“不，先生！”但她最终还是说出，“同我丈夫住在一块……”

恰巧这时她丈夫从院子里走出来——这男人长得够怕人的：矬个儿，头上包块罩巾缩着脖子，脸色象蜂蜡一样焦黄油亮。下巴上的黑胡髭曲卷稀疏，眼眶凹陷没有睫毛，眼睛布满血丝放射着红光——那是失眠与酗酒的结果。

"为您服务，阁下要什么东西吗？"他靠近他老婆的裙子问道。

阿马鲁通过厨房进去，结结巴巴地说着精心编造的谎话："有位女亲戚要坐月子，想请个奶母去家里，有人提到了您……本应她丈夫来请您，但那个男人生病了……"

"到外面去可不成，只在我们家里看孩子。"那个贴在老婆裙子边的矬子说。这家伙在一旁用他那凸出的怕人的眼睛审视着阿马鲁。

"噢，那就是人们对我那亲戚传错了话……对不起，那位亲戚本想请奶母到她家去的。"

他慢腾腾地走向母马，停下来扣着外套的扣子又问：

"你们是在自家接受小孩来照管吗？"

"这要看双方的协议喽！"矬子跟在他身后说。

阿马鲁在靴子上拴好马刺，扯了一下马镫，在马的周围转悠、磨蹭。

"这很清楚，必须把孩子送到您家来。"

矬子转过身同停在厨房门口的老婆交换了一下眼神：

"我们也可以去接孩子。"

阿马鲁在马脖子上拍了一巴掌。

"生孩子差不多都在晚上，眼下天这么冷，真要孩子的命……"

这时那两口子异口同声地肯定，孩子不会受屈的，在这儿将得到爱抚和御寒衣物……

阿马鲁猛地翻身上马，道了下午好，沿小路疾驰而去。

阿迈丽娅又处在担惊受怕之中了。她日夜都在思虑着那个日渐迫近的时刻来到的情景——那时一定会感痛苦的。她觉得眼下难受

的程度超过了刚怀孕时和嗣后的几个月——头昏目眩，心情时好时坏反复无常。古维亚医生看到这种情况，皱起眉头，显得很不快悦。夜间的情况就更糟了，恶梦纷扰——已不是与宗教有关的幻觉了，此种幻觉已在她那虔诚恐惧心理突然的平复中消失了；假如她已是位女谥仙，那么除上帝外就别无所惧了。此时出现了另外的恐惧，梦中以怪异的方式向她展示的分娩的情景：一会儿是从她的肚子里跳出的可怕的活物，半截身子是女人，半截身子是山羊；一会儿又有一条无限长的蛇从她肚子里往出爬，一连爬上几个小时，如同数十公里长的带子在房间里一圈接一圈地盘旋起来一直抵近屋顶——于是她在神经质的颤抖中醒来，感到浑身瘫软无力。

她急于把孩子生下来。有时，她一想到妈妈可能出其不意地来到里库萨就发抖。妈妈在给她的信中抱怨：红衣神父硬将她留在维埃依拉，那儿暴风雨总是不停，海滨已渐萧条冷落；阿松桑太太已经回去了；一个晚上意外的霜冻使她在旅途中得了支气管炎——根据古维亚的医嘱，要在床上躺几个星期。

利巴尼纽到里库萨来了一趟，但没有见到正患“偏头疼”的小阿迈丽娅；于是他抱怨而去。

“如果再耽搁十五天，一切都要暴露的。”她哭泣着对阿马鲁低语。

“别着急，亲爱的。自然而成的事是不能强迫硬来的……”

“你一直干那让我受罪的事……”她反复地哀叹，“你一直干那让我受罪的事！”

他一言不发，默认了。

现在阿马鲁对阿迈丽娅非常好，非常亲切。几乎每天上午都来看她，他不愿意在下午碰到那位费劳神父。

阿马鲁向她说明，已经和由迪奥妮西娅介绍的那个里库萨的女人谈妥了有关奶母的问题。这样，阿迈丽娅感到放心了。阿马鲁还说道，若安娜·卡雷依拉是最适于做奶母的——如同一棵栎树，有充足的奶水，可以用小桶一桶又一桶地装，而且此人还生有一口整

齐洁白的牙齿。

“对我来说，今后想看看孩子可就太远了……”阿迈丽娅在叹息。

第一次做母亲的热情充满了她的心房。她为自己没能给孩子缝制完衣物而内疚。在她的想象中，一定会生个儿子——将来会是个好小伙子的！就叫他“卡洛斯”吧；在想象中儿子已经成材了——当上一名骑兵军官；她期待早日看到儿子在床上匍匐……

“唉，如果不是怕羞耻，我真想自己养活他……”

“让他生活在奶母家也是挺不错的。”阿马鲁说。

然而折磨她，使她每天都要啼哭的正是儿子将被遗弃的想法。

一天，她带着一个“奇妙的计划”——圣母使她产生的灵感——来见费劳神父。

她说，她想立即与艾都阿尔多结婚，但那小伙子必须立下契约收养她的“小卡洛斯”；以至于为了她的小天使不被遗弃，她宁愿与铺路的石匠结婚！

说罢这“奇妙的计划”，她紧紧握着费劳神父双手，不住地恳求：希望他能去说服艾都阿尔多来做“小卡洛斯”的养父。她要跪在费劳神父的脚下——他就是自己的父亲和保护人。

“啊，我的女士，别心急！正如我对您说的，那样做也是我的愿望。我一定尽力而为，不过这是以后的事。”那位被激情惊呆了的好心肠的费劳神父说道。

几天以后，阿迈丽娅又产生了另外的冲动：这天上午她突然发现，不应该背叛阿马鲁，“因为他才是小卡洛斯的爸爸”。

她又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费劳神父，并且喋喋不休地表示她对本堂神父应尽到妻子的义务，态度非常恳挚。这使那位年过花甲的好心肠的老人惊诧不已，满面通红。他哪里知道这些天来，每天上午阿马鲁都来找阿迈丽娅呢？

“我的女士，您在说什么？说些什么呀？请清醒清醒……多难为情……我想，这种痴言和癫狂对您来说应该是过去的行为了。”

“但他毕竟是我儿子的父亲呀，神父先生！”她严肃地看着费劳神父说道。

在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她以一种童稚般的亲狎将阿马鲁搞得疲备不堪。每隔半个小时就提醒他一次——“你是我的小卡洛斯的爸爸。”

“我很清楚，亲爱的，我很清楚，”他不耐烦地说，“谢谢，我不因为有这个荣誉而自豪……”

于是她坐在沙发里孩子似地哭起来。这时，阿马鲁必须用特别温柔的抚慰才能使之安静下来。她让阿马鲁坐在自己身边的小板凳上——把他当作一个布娃娃放在那里，端详着他，慢慢地搔他头上那秃光圈。她希望能给“小卡洛斯”拍摄照片，然后他们二人都将嵌有儿子照片的纪念章挂在脖子上。她还说，如果自己死了，请阿马鲁务必将“小卡洛斯”领到她的墓前，让儿子跪下，双手合什为妈妈祈祷。

说到这儿，她扑在垫枕上，双手捂住脸：

“啊，我多可怜！亲爱的，我多可怜呀！”

“你闭上嘴，有人来了！”阿马鲁大为生气地制止着。

阿马鲁回想着自己在里库萨耗过的一个个的上午。啊，这真是对他不公正的处罚——进了这个宅院必须先去看望那个老太太，听她哀叫；然后便同阿迈丽娅会面，她用那癫狂的多变而丰富的感情和懦弱举止来折磨他；眼前的阿迈丽娅腰身粗得象大桶，脸肿胀了，两眼发膀，整个身子懒洋洋地躺卧在沙发里。

一天上午，阿迈丽娅因为肢体痉挛而不住地抱怨着，她想让阿马鲁搀扶着在屋子里散散步。她挪动着裹在旧宽衫里的笨重的身驱，忽听到下面大道上传来了马蹄声。他们移动到窗前——阿马鲁猛地向后一退，把阿迈丽娅留在窗前，她用面颊抵在玻璃窗上，吃惊地张开了嘴巴：艾都阿尔多骑在一匹栗色的母马上雄赳赳地从大道上经过，他身穿白色的宽大外套，头戴着高大帽子；两位小公子各乘

坐骑——其一为长毛小马，其一为毛驴——俯身抓缰疾驰在文书的身旁；艾都阿尔多身后跟随着一位贴身仆从，这仆人与主人保持着一定距离以示尊重和守礼。仆人脚下穿长筒靴子，配有两个大型马刺，身穿特别宽大的制服——衣服在腰带附近皱起奇形怪状的折纹，帽子上还插了朵鲜红的小玫瑰花。

眼前这一切使阿迈丽娅大为惊讶，她两眼一直盯着那一队人马直到仆从的身影在一座房子的拐角处消失后才无言地挪到沙发上坐下。继续在房间里溜达的阿马鲁此刻露出讥讽的微笑说道：

“这个白痴，还有仆人作后卫哩！”

她没有说话，脸色绯红。而阿马鲁象感到受了什么冲撞一样，甩门而出。他来到若赛发的房间里给老太太描绘了刚才所见的情景，继而痛骂起大公子来。

“一个被革除了教籍的人居然还有贴身仆从，”好心的女士大喊着，两手紧紧地抱着脑袋，“多令人难为情呀，正本堂神父先生！对这一带的王孙贵族来说是多么耻辱的事哟！”

自从这天起，如果阿马鲁上午不来的话，阿迈丽娅也不再啜泪了。她焦急地等待着下午到来的费劳神父。费劳来了，她便缠住他，要他坐在靠近长靠背沙发旁的一把椅子上。然后犹如欲振翅高飞的鸟儿在疾飞前总要盘旋一阵似地引起话题，最后揭示出不可避免的问题——“先生看到过艾都阿尔多吗？”

她想通过费劳神父打听一下艾都阿尔多是否在谈话中提及了她，是否看到她曾在窗前凝视。她在问话中还流露了对大公子家的情况，诸如大厅陈设、仆人马匹数量等的好奇，她还询问了仆人是否侍候主宾们进餐……

听到这些，费劳神父很痛心。

但这位好心的神父还是耐心地回答了她的问题——因为看到她忘掉了那位本堂神父，费劳对这点还是感到满意的。他看到姑娘一直惦念着艾都阿尔多，于是更确信将必然举行那个婚礼了。阿迈丽娅在谈话中竭力避免提到阿马鲁的名字。有一次费劳问她，本堂神

父先生是否又到里库萨来过，她答道：

“噢，他上午是来看我教母的……他来时我就不露面了，好象我不懂礼貌似的……”

阿迈丽娅一天大凡能站立的时间都是在窗前度过的。她把腰带以上的服饰认真地收拾了一番——这部分是当她站在窗前时过路人可以看见的部分，而腰部以下的裙子有些皱折是不会被大道上经过的人所看见的。她站在窗前等待艾都阿尔多及二位公子、仆人的通过，这一行人也确实经常从她眼前经过。她觉得能看到骏马疾驰是一种享受，特别是看到艾都阿尔多骑的那匹栗色母马矫健地奔跑：每到里库萨对面他就勒缰盘旋，手扬鞭子，两腿以马里阿尔瓦[①]的姿式驰骋而过。这都是按大公子所教而做的。然而特别使阿迈丽娅着迷的是那位仆人。她常将鼻子贴在玻璃窗上用贪婪的目光追踪那位仆人——仆人的制服领子直竖到后脑勺，两腿不停地摆动着；阿迈丽娅一直看着这位可怜驼背老人的背影消失在大道的拐弯处为止。

对于艾都阿尔多来说，骑上那匹栗色母马同两位小公子一道散心真是件痛快的事。他从来都不放弃去城里的机会——听马蹄上的铁掌踏在石板路上发出的嗒嗒声，他感到心情振奋。他从药店安帕露凭倚的窗前经过；从努内斯的办公处前经过，努内斯的办公桌就靠在窗下；从拱廊经过；从那位在凉台上用望远镜窥视着特莱斯女士的市政管理长官老爷的面前经过。但有一点使他不够满足：不能骑着马同二位小公子及仆人进入古迪纽律师的办公处——因为办公处设在律师的家里面。

一天，如此的溜达以后下午两点从巴鲁萨乘兴而归，行至坡索·达斯·本塔斯的行车路，突然看到阿马鲁神父骑着一匹小马从坡上而下。艾都阿尔多立即勒马在原地盘桓。这条路很窄，尽管使劲儿靠近树篱，两人膝盖仍几乎相蹭。艾都阿尔多耀武扬威地挥动着马鞭——他的坐骑价值五十块金币哩！他高踞马背，带有威吓性地摇

① 马里阿尔瓦（1713—1799）是葡萄牙一位公爵，骑兵将军，骑术高超。

动着鞭子；那神态仿佛是要将那面如土色，狼狈不堪，藏头缩脑的阿马鲁粉碎。阿马鲁用马刺猛地刺那匹懒洋洋的小马；但跑到高处的艾都阿尔多勒住马，在马鞍子上转过身，看到本堂神父在一间孤零零的茅草房前下了马。

刚才文书一行人马还从那间草房前经过，当时两位公子还戏谑了草房里的那个“矬子”。

“谁住在那儿？”艾都阿尔多问他的仆人。

“一个名叫卡尔洛塔的女人……那是个狼心狗肺的人，若奥先生！”

经过里库萨时，艾都阿尔多如同往常一样让那匹母马慢慢行走；不过今天他没有看到玻璃窗后那张罩在鲜红罩巾下的熟悉的苍白的面孔。那座宅院所有房间的玻璃窗都半闭着；古维亚医生那辆单马双轮车停在栅栏门口，牲口已经卸了套，车辕子放在地上。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这天上午从里库萨来了一位看庄园的青年人，带来了阿迈丽娅写的一张外人难解其意的字条，字条上写着：

“快点，迪奥妮西娅，那件事儿来了！”

青年人又根据阿迈丽娅的指令去唤古维亚医生。阿马鲁亲自去通知迪奥妮西娅。

几天以前阿马鲁已经通知迪奥妮西娅，若赛发推荐了一位奶母——他已决定雇佣其人——此人个子高大，结实得如一棵栗子树。现在阿马鲁与迪奥妮西娅商定：孩子出生的当夜，他将带着奶母候在果园的小门那里，然后由迪奥妮西娅把裹得严严实实的孩子抱来。

“夜里九点钟碰头，迪奥妮西娅，别让我们久等！”在迪奥妮西娅匆忙离去的时候，阿马鲁又叮嘱了一句。

他回到家里闭门不出。他意识到自己已与那个难题面对面相遇了，如同有一个活生生的东西盯着他询问：你准备怎样安置那个孩子呢？还有时间去波依阿依斯请迪奥妮西娅认识的那个奶母吗。是否策马去找巴鲁萨的那位卡尔洛塔呢……选择哪条路呢？阿马鲁处在极度痛苦之中，他犹豫不决。他想静下心来，但在头脑里好象有一个争论不休的神学问题在缠络着——赞成的意见和反对的意见集于一人之身。突然间，幻影出现在他的眼前：

孩子在波依阿依斯生活着，成长着……

孩子在巴鲁萨大道的一个角落里被卡尔洛塔勒死了……

他在屋里不停地踱步，痛苦得直冒汗。这时从楼梯平台处传来了高喊声——利巴尼纽出人意料地出现了：

"开门，可敬的本堂神父，我知道你准保在家里！"

他不得不去给利巴尼纽开门，紧紧地与其握手，并搬过来一把椅子。幸亏利巴尼纽无意久留，他是顺路经过这里的，只是想打听一下里库萨的那些女圣人们的消息。

"很好，很好。"阿马鲁强作笑意地回答。

"我一直没到那里去，因为我一直非常忙……我在兵营里干事……你不要见笑！可敬的本堂神父，我在那儿干着十分了不起的事业……我同战士们在一起，向他们讲基督身上的溃伤……"

"你在改变那个团的信仰。"阿马鲁翻腾着桌子上的文件说道。他如困兽一样，焦灼不安地徘徊。

"我可胜任不了这工作，本堂神父先生，只能干些力能所及的事情，您瞧，我正要把这些吉祥护身符给一位士兵送去，这是萨尔达纳神父祈请神灵赐予的……昨天我已经给一位准上士送去了一些——那可是个十全十美的小伙子，具有小伙子的献身精神……我亲手将那些护身符放在他的内衣下面……十全十美的小伙子！"

"我看你应该把为这个团操心的事让位于他们的上校！"阿马鲁一边推开窗子一边说，烦躁使他觉得出不来气儿。

"天哪！您这可是不敬神的说法哟！照您的说法还不如将这个

团逐出教会算了。好啦，再见，可敬的本堂神父。朋友，您的脸色可发黄嘛……你应该服点泻药，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利巴尼纽走到门口又停下来说：

“喔，本堂神父，您听到什么事了吗？”

“关于哪方面的事？”

“萨尔达纳神父告诉我——他说，我们的领唱神父宣称他听到了城里的一位教士的丑闻……但他既没有说出其人的姓名也没有说丑闻的内容……萨尔达纳想摸摸底，可领唱神父说他仅接到一个空洞笼统的揭发信，没有指名道姓……我一直在考虑，这个人是谁呢？”

“恐怕是萨尔达纳的无稽之谈吧！”

“啊，朋友！但愿上帝是如此安排的。那些不敬神的反而安闲……当你到里库萨的时候，请代我问候那些女菩萨。”

说完，他蹦蹦跳跳下了台阶去军营送护身符去了。

阿马鲁听了利巴尼纽的话大吃一惊。他想，“那个教士”定然是自己了——他同阿迈丽娅的暧昧关系已被人们拐弯抹角地抖落出来了，丑闻传到了牧师总监的耳朵里！而现已要降生的儿子——马上就要送到离城两公里半的地方寄养——会成为一个活生生的证明呀……

他又想，眼前的事真是不可思议——利巴尼纽这两年到他家来不过两次，而今天正当他处在良心上发生了自我争斗时，利巴尼纽却带来了骇人听闻的消息——这真是奇迹！也许是天意吧：让利巴尼纽以异乎寻常的形式给他转达了上天的通告——“阿马鲁，注意，你正在被人们怀疑着！你不能让那给你招惹大祸的人活着！”

阿马鲁似乎听到了上天的衷告。

噢，那一定是大慈大悲的上帝不愿意看到地球上再多一个被遗弃的孩子，再多一个日后必定贫困潦倒的人——上帝要“引渡他的小天使”喽……

阿马鲁不再犹豫了。他先到了克鲁斯客店，然后从那儿骑上马向卡尔洛塔的家奔去。

在那个女人家里他逗留到下午四点钟。

回到家里，阿马鲁将帽子甩在床上——他终于感到如释重负，了结啦！他已经同卡尔洛塔与她的矬子丈夫说妥了，提前付给他们一年的工钱；剩下的就是等待晚上的到来了……

但是阿马鲁一人呆在房间里依然感到孤寂，形形色色病态的、稀奇古怪的幻影在袭击着他：他看到卡尔洛塔将浑身发紫的小孩儿掐死，看到警察们在以后把死孩子的尸体从地下掘出来，看到市政管理处的多民古斯在一个膝盖上撰写犯罪证据材料……而他阿马鲁则身穿教士服被扯着押到圣·富兰西斯库监狱，带着手铐脚镣，“矬子”就走在他身旁。

阿马鲁感到恐怖，他几乎产生了骑马返回巴鲁萨撤回雇佣协议的想法；然而，现在他觉得全身如瘫痪般地动弹不得。沉静下来想一想，只要是天一黑就不再有什么东西逼着他非得将那个孩子交给卡尔洛塔不可了；他将可以把孩子包得好好的送到好奶母若安娜·卡雷依拉那里……

阿马鲁为了驱散脑中产生的幻听——极不幸的声音——他走出了家门，想去看望已经能站立起来的纳塔里尤。

看到本堂神父来了，坐在软椅里面的纳塔里尤立即高叫道：

“您看到了吗，阿马鲁？那个白痴的身后还跟着个仆人哩！”

艾都阿尔多曾骑着栗色马偕二位小公子由纳塔里尤神父面前经过，此后纳塔里尤便多次焦躁地怒吼过——他现在等于被捆在椅子上，难以重操伟业，施一个巧计将艾都阿尔多从大公子家里撵出去，从栗色马上揪下来，剥夺他带仆人的权力。

“相信上帝给我这双腿……看那白痴还将张狂下去……”

“哎呀，算了，纳塔里尤。”阿马鲁说。

“算了？”这时纳塔里尤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想法：以文件资料向那位大公子证明艾都阿尔多是个“过分虔诚”的男信徒！

然而他的朋友阿马鲁是不同意这种做法的。“过分虔诚”？这太可笑了！那个男人根本不配冠以这个美名，仅从其接人待物的态

度就可以得出这一结论。

这时阿马鲁又想起了上午他与艾都阿尔多在巴鲁萨路遇的情景，他脸色变得通红，愤怒不已。

“当然，”纳塔里尤高声说，“为什么我们要成为基督的牧师呢？因为我们要奖掖那些恭顺虔诚的人和毁弃那些妄自尊大的人。”

从纳塔里尤家里出来，阿马鲁又去看望阿松桑太太——她已经能下床了。这位太太向他讲了自己患气管炎的情况并且检查了最近的罪过——最坏的是，她在身体恢复期间为了散散心常倚在玻璃窗后往外看，但住在对面的一个木匠向她挤鼻子弄眼睛的；由于那个魔鬼的挑逗，从而使她没有力气退回屋里，因此她产生了一些坏念头……

“阁下，您可没有注意听我说什么呀！”

“哪儿能够呢，我的女士！”

阿马鲁赶忙来安抚阿松桑太太，劝她打消疑虑——因为能使这个老白痴的灵魂得救，对于阿马鲁来说是比他那本堂神父的本职工作实惠得多的差事。

当他返回自己家时天已黑了。女仆人艾斯库拉斯蒂卡抱怨因为他的拖宕而使饭烧焦了。阿马鲁仅喝了一杯酒，吃了一叉子米饭——还是站着将饭吞下去的。他惶惶不安地透过窗子望着那不知不觉降临的黑夜的夜空。

那位副本堂神父又露面了，这位客人是来向他谈关于格德斯的儿子洗礼的事，圣礼定于明天九点钟举行。此时，阿马鲁进入了寝室正在向外查看路灯是否全都点上了。

“我把灯端来吧？”女人觉出来有客人光临，便在房外问道。

“不！”阿马鲁立刻高喊了一声。

他害怕那位副本堂神父看到自己脸色的变化，或者说是更害怕那家伙整个晚上泡在这儿不走。

“听说前天的《民族报》上登了一篇很好的文章。”副本堂神父严肃地提醒说。

“噢——”阿马鲁应了一声。

他从洗漱台到窗前——一条习惯性的路线上——来回溜达，有时停下来敲敲玻璃。这时所有的路灯都已经点着了。

房间的黑暗以及阿马鲁如栅栏中的困兽似地来回奔突使副本堂神父感到受了轻待，于是他站起来庄重地说：

“也许我打扰阁下了……”

“没有。”

副本堂神父对这种回答很满意，又坐下了，把雨伞放在两个膝盖中间。

“现在天黑得早了。”他说。

“天黑……”

最后，一筹莫展的阿马鲁只得声称偏头疼症发作了，头疼得厉害，得到床上靠一靠。副本堂神父再次强调了他朋友格德斯儿子洗礼的事，然后方离去。

阿马鲁立刻动身去里库萨，幸好夜色漆黑。天气很炎热，预示着要下雨。他的心忐忑不安，期待着阿迈丽娅分娩的结果——但愿那孩子生下来就是死的！这是极可能的——若阿乃依拉年轻时生过两个孩子都是一落生就死了；而阿迈丽娅在妊娠期间生活中充满了焦虑，这也会破坏她正常的生殖功能的。“如果她也死了呢？”这种从未有过的想法骤然间产生了，一种哀戚的感情在脑海里涌荡；他对那个好姑娘的恋眷又充盈心间——那姑娘是多么爱他呀！而现在，却因为他的“功迹”正被剜心绞肠的疼痛折磨得大声嚎叫。如果阿迈丽娅在分娩时母子双亡，这将是他的弥天大罪，他的妻儿将永远沉落在黑暗的深渊之中……可他依然健在，和来累里亚之前一样，是位心田平静的男人，整天忙于教堂的事务，过着经过洗涤了的如同一张白纸般的洁净的生活，那也就不会再出现象现在这样的情况了……

阿马鲁在靠近大道边的茅屋废墟前停下来，从巴鲁萨来取小孩儿的人一定在这里。但他猜不准来人是那个“矬子”还是卡尔洛塔：

他真怕碰到那个嗜杀成性眼放凶光的雉子，他不愿意将儿子交给那个人。

阿马鲁对着茅屋那黑洞洞的里面喊了一声：

“喂！”

当卡尔洛塔那清脆的声音在黑暗处响起时，他舒了一口气。

“是您在外边！”

“好，卡尔洛塔女士请等一等。”

阿马鲁挺高兴的——他一点也不畏惧卡尔洛塔，如果他能看到自己的儿子紧紧地依偎在那位水灵灵、干净利落、多次生育过的四十来岁的女人的丰满壮实的胸脯上，他便可以放心地让儿子离去了。

他来到里库萨的宅院，围着这所房子转悠。房间里的灯都熄了，没有声响。在凄凉的十二月份的夜色中，屋舍如一团黑乎乎的糊状物看不出明晰的轮廓。阿迈丽娅房间的窗口也不见一丝光亮透出。空气显得凝重，什么声音也没有——树叶、草丛也没有飒飒作响。迪奥妮西娅还没有露面。

拖沓、等待使阿马鲁如热锅上的蚂蚁。可能有什么人经过这里看到他在大道上转；但他厌恶钻到卡尔洛塔藏身的茅屋废墟中，厌恶站在卡尔洛塔的身边。他顺着果园的墙向前走了几步又返回来，此刻他看见晒台镶有玻璃的门有灯光出现。

他跑到果园的绿色小门口，那门一下子被推开了，迪奥妮西娅出来一句话也不说便将一个小“包裹”放在阿马鲁的胳膊上。

“死的吗？”他问。

“哪儿的话，活的！一个大胖小子！”

当狗听到声响开始“汪汪”叫的时候，她慢慢地将门关上了。

当“儿子”紧贴在阿马鲁的胸口时，如同一阵狂飙将他的全部预想统统驱散——什么！把孩子交给“天使织女”那号女人，让她在大道上将那小生命扔进濠沟或投到家中的粪坑里？啊，不行！那是他亲生的儿子呀！

可又能怎么办呢？已经来不及再跑到波依阿依斯去唤醒另外那

位奶母了……迪奥妮西娅也没有奶汁……总不能把孩子带到城里去呀……啊，他真想拍开那庄园的门，跑到阿迈丽娅的房间，把婴儿放在她的床上，给他盖得严严实实的，一家三口人不分开得到同一个上天的护卫——但这成何体统呢？他是神父呀！啊，这该死的宗教简直要把他压得粉碎！

从“包裹”里发出了一声啼哭。阿马鲁跑向茅屋，几乎与卡尔洛塔撞个满怀；那女人随手将孩子抱过去。

“孩子放在你那里，”他说，“但是你听着，现在我正经地对你说——不是当初那种信口闲谈——我不要死的……是为了让你养活他，过去说的那些不算数……是为了让你养活他！为了他的活命！您已经收取了他的钱财……请您照顾好他……”

“毫无疑问，毫无疑问。”那女人急忙回答。

“注意，这孩子没包严实，请您将我这件大衣给他盖上。”

“已经包得很严实了，先生，包得很严实了。”

“不行，你这没人心的！这是我的儿子！一定得把我的大衣盖上，我不能让他冻死！”说罢，他用力把大衣抛在那女人的肩上，又扯过来在她胸前一裹将孩子盖好。紧接着那已经不耐烦的卡尔洛塔迅速走上了大道。

阿马鲁伫立在道路中间，看着奶母的身影在黑暗中消失。在遭受到这番打击之后，他犹如感情脆弱的女人一样，所有的神经都松弛下来了——接着他突然哭了起来。

他围着庄园的房子转了很长的时间。这所宅院依旧处在黑暗之中，处在一种使他惊恐惶然的寂静之中。他心境凄凉身体疲惫地返回城里，这时中心教堂的钟敲了十下。

与此同时，古维亚医生正在里库萨庄园的饭堂里泰然地嚼着烤鸡，这夜宵是热尔特鲁德斯特意准备的，好让劳累了一整天的医生享用。费劳神父靠在桌边坐着，看医生吃夜餐，他一到这儿就将为应付不测事件而要做圣礼的用品准备好。古维亚医生感到满意，阿

迈丽娅在八个小时的疼痛期间表现得勇敢无畏；分娩还算顺利，而且生了个会令那位爸爸感到荣幸的大胖小子。

当医生谈起阿迈丽娅分娩的细节的时候，善心的费劳神父正襟危坐垂下双眼——他时刻没有忘记牧师的节操和名誉。

"而现在，"医生一边切着鸡胸脯一边说，"我已经把那孩子领入尘世，全体先生们(我所说的全体先生当然是涉及到宗教界)掌握着他的命运，不要放手不管以至使之夭折。另一方面，尽管政府对这种事不太热心，但也不会漠然处之……那可怜的孩子已经在神父与警察头目之间开始了生命的旅程——以此方式从摇篮进入坟墓！"

神父躬下身子，发出很大的声响吸了一撮鼻烟，迎接着一场论争。

"这宗教，"大夫心平气和地接着说，"当那可怜的幼儿还没有生活的思维能力时就强加于身了……"

神父半正经半开玩笑地打断了医生的话：

"哦，医生，尽管您品德高洁心地仁慈，但我还想劝告您：神圣的特兰托教务会议，第十三部《教规》都规定——所有言称洗礼无用，认为洗礼对于没有理智接受能力的人来说是强迫的诽谤者都要被处以逐出教会的刑罚。"

"我将您说的记录下来了，神父。我对于特兰托教务会议给我与我的同事们的礼遇已经习惯了……"

"那可是令人尊仰的一次教务代表大会！"有点儿动肝火的神父抢过了话头。

"是崇高的，神父，那是一次崇高的代表大会。特兰托教务大会和国民公会①是人类在地球上目睹的两个最奇特的代表大会……"

神父对这种不伦不类的比较做了个表示厌恶的怪脸——那医生是把教义的神圣的作者们在同暴君、刽子手路易十六相比附呀！

① 国民公会是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建立的最高立法机关。

医生继续说：

“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宗教是不会照拂那孩子的，而在这期间孩子将生出牙齿并受到肠子里寄生虫的折磨……”

“去，去，你这个医生！”神父嘟囔着然后闭上了眼睛，又耐心地听起来……

“当幼儿表现出有理智的征兆时，”古维亚医生继续说，“为了使他区别于动物，就必须让他形成某种自身观和宇宙观。这时，宗教便进入他的家中，向他阐述宇宙的一切！啊，一切！讲得是那么完善，力图使还流口水的六岁顽童接受比伦顿、柏林和巴黎的皇家研究院教授的还要广泛、准确的综合科学知识！那无赖要让他了解一切：宇宙是怎样形成的；行星系是怎样形成的；地球上为什么会出现万物；种族何以繁衍；天翻地覆的地壳变动是怎么发生的；还有语言的形成，文字的发明……要使他形成完整而一成不变的宇宙观来规囿自己的行动和培养全部的智能；尽管他会象鼹鼠一样近视，但还要让他窥视遥远的天际和地球深处发生的事，并对一切神秘的学说都笃信不疑。让其了解死后必然发生在他身上的事，而人们不会了解从未见过的场面……除此之外，没有宗教解决不了的问题……我想问的是宗教一直使那个孩子——一位降生在尘世的恶人变成有学问的人，让他识字，出于什么想法？”

医生激愤的诘责使神父无言以对。

“讲讲呀，神父，既然宇宙间的一切学科，所有的知识都包括在‘教义要理’中，那先生们干嘛还要让人们读书呢？只要把‘那个要理’硬塞进他们的脑袋就行了，那个刚降生的大胖小子即刻就拥有全部学识和良知了……他将同上帝一样博大精深了……事实上，他就成了上帝。”

费劳神父蹦了起来。

“这不是争论问题”他高喊，“这不是争论……这是伏尔泰①式

① 伏尔泰（1694—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作家、哲学家。他的作品在当时法国的文学上和社会上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的玩笑！你提的问题应交更高一级的神职人员来回答……”

“怎么能说是开玩笑呢，神父？就以语言的形成为例吧，到底语言是怎样形成的呢？是哪位不满意‘巴比伦塔①’的上帝……”

医生正说到这里，饭堂的门被打开了，进来的是迪奥妮西娅。因为刚才医生曾在阿迈丽娅的房间里训了她一顿，所以现在她还心有余悸，缩头缩脑地对医生讲话。

“医生先生，”她在室内静下来后才开口，“那姑娘醒过来了，她说要儿子。”

“怎么？难道有人把她的儿子带走了？”

“有人把孩子带走了……”接生婆说。

“好吧，完了……”

迪奥妮西娅迈出门槛欲把门关上，这时医生把她叫住。

“您听着，请告诉她，明天把孩子给她送去……毫无疑问，明天保准将孩子交给她。撒个谎，象狗一样撒个谎：说此时此地的神父先生允许……让她睡觉，放宽心。”

迪奥妮西娅退出，但争论并没有重新开始。那位从分娩后疲劳的昏睡中醒来的母亲渴望见到她的儿子，可儿子已被人带到远方，永远回不来了——面对这种情况，两位老人忘了“巴比伦塔”和语言的形成。费劳神父显得尤为激动。但医生还是毫不客气地及时提醒他——凡此种种都是那个神父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造成的后果……

费劳神父垂下了眼睛，忙于吸他的鼻烟，没有回答，好象他并不晓得有个什么神父与这桩不幸的事件有关。

但古维亚医生依旧按照他的思路就有关反对教会教育及培养人材的问题发表演说：

“哎，神父，您搞的那套教育完全是受荒谬的理论支配，因而违反大自然最合理的要求，违背理性那最崇高的运动。培养一个神父就等于造就一个魔鬼。这魔鬼必须在反抗宇宙中不可抗拒的两种

① 根据圣经传说，诺亚（Noé）的孩子想建一个通往上天的高塔。上帝通过语言混乱的办法摧毁了这种努力。从此把巴比伦塔称为语言混乱塔或混乱地。

事实的痛苦绝望的战斗中了却悲惨的一生——这两种不可抗拒的事实就是物质的力量和理智的力量!”

“先生，您在讲些什么呀!”神父惊诧地喊起来。

“我在宣传真理。对牧师进行的教育最终目的是什么呢?第一，培养他成为纯洁的独身者，也就是强制地取消他那些最自然的情感；第二，使之避免与一切能动摇天主教信仰的知识和思想接触，也就是硬性摒除他对社会进行审度、调查和研究的精神。因此可以说，这种教育实质上是粗暴地践踏了人类的科学精神和否定了客观实际……”

神父站了起来，他的感情被伤害了，因而带有一种使人怜悯的愤慨说：

“因此先生就否认宗教是科学了吗?”

“耶稣，我亲爱的神父，”医生心平气和地接着说，“相传耶稣的首批弟子，那位杰出的圣·保罗在书信中舞文弄墨以离奇的比喻来阐明人类的精神产生的全部作用是无用的、幼稚的甚至是极为有害的……”

费劳在饭厅里冲着一件件家俱过去，如同一头被刺伤的公牛，双手紧紧抱着头——医生的渎神之言使他悲痛，他实在控制不住了，大叫道：

“先生，您不清楚自己说的是什么……请原谅，医生。我深切地表示，请您原谅……先生已使我蹈入死地……但这决不是争论……这简直象一个记者的轻浮的闲谈……”

这时，费劳忽然情绪热烈地谈论起宗教知识的精萃，讲他对希腊文与拉丁文的精深研究心得，还说到了由圣贤的神父们创造的千篇一律的哲学观点……

“请读一读圣·巴西利尤的书吧!”他高声说，“在那些书中，您将看到他是怎样评价世俗作者的，那些书是圣贤们研讨教义的最好的教科书。请读一读《中世纪修道院史》吧! 那书集科学、哲学研究之大成!”

"然而那是什么样的哲学呢，先生？那又是什么样的科学呢？就算那些论述也可以称为哲学，但其中相当多的观点都属于神话式的，用玄学替代了社会天然性……那科学不过是为造谣生事者们和语法家们的'科学'做注脚的……然而，现在时代变了，前人一无所知的新科学诞生了。教会教育对于传播这些新科学既无基础又无方法，因而随即产生的便是天主教教义与新科学之间的对抗……最初，宗教还极力想依恃迫害、地牢、火刑来毁灭新科学！这是历史，无需歪曲，神父……是的，确实有火刑和地牢。不过，现在已经不能这样干了，只能用臭烘烘的拉丁文来辱骂新科学。在你们的神学校继续着过去的那种教育，那些教育者面对着新科学却一无所知；他们鄙视新科学，匿身于经院之中……神父，不要用手捂住脑袋嘛……你们对现代精神表示惊诧，对现代精神的原则、方式以及对人类知识的自然发展表示敌视……先生，您没有勇气否认这些吧！请看看您那第三部《教规》那些荒谬的条款吧，那是在将理智逐出教会……在您那第十三部《教规》里……"

门被战战兢兢的手推开了，出现在门口的还是迪奥妮西娅。

"那姑娘哭哭啼啼地说要孩子。"

"坏了，坏了！"医生说。

过了一会儿，他又问：

"她的脸色怎么样？变红了吗？情绪不安吗？"

"没有，先生。她很好，只是哭泣，叨念她那小儿子……她说无论如何今天要见她那孩子……"

"请您同她聊聊天儿，分分她的心……去看看她是否要入睡……"

迪奥妮西娅退了出去。费劳神父立即过来小心翼翼地问：

"医生，您估计一下，这样伤感会有损她的健康吗？"

"可能有害于她，神父，很可能。"医生在手提药箱里仔细地搜寻着答道，"不过，我可以去使她入睡……眼下您要进去就算违背教义的非法闯入了，话没错吧，神父？"

神父又重新把双手捂在头上。

“无须去其它国度，神父，就请在葡萄牙看看宗教吧！看到它那衰败的情况真是令人高兴……”

古维亚手里拿着长颈玻璃瓶站在神父对面，描绘着宗教衰败情况的概貌：那些曾有着国家职能的教堂，当今只能在政府的容许和保护下方能存在，而且权力少得可怜。当年宗教势力在法庭上、加冕委员会上，在财政部门和武装部队里都占有统治地位，它可以发动战争或安排和平；而当今一个多数派的议员拥有的权力，就比王国整个教士阶层的权力还大。当年在这个国家宗教曾被奉为科学，而当今人们则将教义看成讥讽俏皮的拉丁语诗文。当年宗教是富有的，在农村拥有整个整个的县，在城里占有一条条的街衢；而当今，你们为了得到那微不足道的面包还得依赖司法部长，这样才能在逐个小教堂门口向施主乞食。当年宗教能在贵族中，在王国的那些头面人物中招募“新兵”；而当今吸收一名神职人员都感到左右为难，不得不到慈善会去找弃婴。当年，宗教曾是民族传统的荟萃之地和祖国这一概念的代名词；而当今它已同民族思想（现在是否有这种思想，天知道）毫无关系，简直成了来自外域的东西，神职人员仿佛是罗马公民，因为那法律和精神均取于那里……

“如果现在宗教已经成了这个样子，这样软弱无力，那么还有什么理由去热爱它呢？”神父一边红着脸站起来一边说道。

这时，迪奥妮西娅又在房门口出现了。

“又发生什么事了？”

“姑娘喊头发沉，眼前直冒金星……”

医生二话没说，立即跟着迪奥妮西娅出去了。屋里只剩下神父一人在踱步，他反复地考虑选用那些论据向古维亚医生的头上砸去——这些论据出自于一篇篇的专著，它那千篇辩词的内容都同一个个神学家的鼎鼎大名联系在一起。

半小时过去了，油灯的光渐转黯弱，但医生还没有回来。

此刻房里十分寂静，只有他踏地板时发出的声音极为清晰，这

声音使老人的心情更加激动。他慢慢打开房门，侧耳细听——阿迈丽娅的房间在大房子尽头，靠近晒台，因而什么声音也听不到，当然也看不到光亮。他又在饭厅里孤独地溜达起来，满腹无限的惆怅。他很想去看看阿迈丽娅，但他的品性，牧师的声誉都不容许他去接近一个躺在床上刚分娩过的女人，除非产妇发生危险请求他去做圣礼。显得那样长，那样凄惨的一个小时过去了，他踮起脚尖——因为这种大胆的行动脸在黑暗中发红——一直行至走廊中间。此刻，他惊惶起来：听到杂乱的脚步声和别的重重的声响从阿迈丽娅的房里传出来，脚步在地板上移动而产生的声音如同人们格斗时脚下发出的声音一样；但屋里没有"哎哟"呻吟声和叫喊声。费劳神父赶忙缩回饭厅，打开他的日课经书开始祈祷。他感到有人从门外一溜烟似地跑过去，听那拖鞋踏地的声音辨出了是若尔特鲁德斯在迅跑；又听见有人在拍打远处的一扇房门；继而又听见黄铜洗脸盆在地拖蹭的声音——古维亚医生终于出现了。

医生的形象使费劳窥之而色变：他的领带不知道哪儿去了，衣领被撕成了碎片，坎肩的扣子全掉了；衬衣袖口翻卷到肘弯儿，上面沾满了血。

"医生，发生危险情况啦？"

医生没回答，在饭厅里迅速地寻找他的工具盒——因为刚经过一场酣战，脸上发热虎虎有生气——拿起那盒子就要出去，然而他又想起了刚才神父那焦急的询问便答道：

"她在痉挛。"

这时费劳神父在门口拦住他，非常严肃庄重又不失身份地说：

"医生，如果阿迈丽娅有危险，我请求您记住……她是一个与死神搏斗的女基督教徒，而且我，就在这儿守候着。"

"一定，一定……"

神父一个人在屋里等着。里库萨庄园里的一切都在沉睡之中——若赛发太太、庄园看守人以及庄园四周的原野都在沉睡。饭堂那巨大的挂钟给人以不祥之感：刻度盘上有太阳神的丑陋的雕

象，框盒上雕刻的是正在沉思的猫头鹰，这钟原是一座古堡里的陈设。又过一小时，钟打了十二下。

神父不时地来到走廊中间。他听到了如同在一场战斗中发出的嘈杂的脚步声，那房里也间或出现了几次诡秘的静寂。他又回去操起了日课经书。他在沉思——想着那可怜的姑娘，也许在那间房里她正处于与世永诀的弥留之际。啊，她身边既没有母亲也没有女友；那罪恶的幻影一定又闪现在她的脑海，使她回忆起令人惊恐的往事：眼前朦胧地出现了受到伤害的上帝的悲戚的面孔。疼痛使她身体抽搐扭曲，她渐渐遁入黑暗之中，甚至感到了魔鬼喷吐的灼人的热气向她逼来！可怕的时间与肉体的终结到来了——想到这儿，费劳神父为她虔诚地热心祈祷起来。

随后，费劳又想到了“那个男人”。此人是她罪恶之半，而现却呆在城里，四脚朝天躺在床上，泰然地打着鼾声。此时，费劳也还是为他做了祈祷。

费劳至怜至爱地望着放在日课经书上的小巧的镂有耶稣受难像的十字架，他确信这器物的力量，因而又沉溺于茫无际涯的怜爱之中；他感到反对这种力量的古维亚医生无论在学识上或理智上都将是微不足道的，尽管这位医生是自负的。

费劳觉得形形色色的哲学和思想意识，世俗的荣光，人类的世代子孙以及一个个帝国都将会统统消失犹如人那惨淡一生，是短暂的！仅有它——这尊十字架还存在，并将永远存在——它把希望赐给人们，使绝望者复而自信，使一切孱弱者感到有了依恃，使失败者得到庇护所……这是人类最大的力量啊！十字架将战胜敌人，战胜魔鬼，十字架将摧毁城堡攻入要塞……

这时医生进来了，他脸涨得通红，因为刚才那场可怕的激战，情绪还在激动——他是面对着死亡进行了惊心动魄的战斗。古维亚到这里找出了另一个长颈瓶。他把窗子打开，但一句话也没说，为得是呼吸一会儿从外面涌进来的新鲜空气。

“她现在怎么样了?”神父问。

“很危险。”医生一边往外走一边回答。

这时费劳神父跪下来，口里含混不清地叨念着圣·富尔仁西尤圣经：

“天主，请首先赐予她安宁，尔后再赐与她慈悲与怜悯……”

接着他双手捂脸呆立在那儿，身子靠着桌边。

饭堂里响起了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他抬起头，看见迪奥妮西娅进来了，这女人唉声叹气在柜厨抽斗里收敛所有的餐巾纸。

“女士，怎么样了?”神父问她。

“哎呀，神父先生，姑娘算没救了……她在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痉挛之后便陷入困盹之中，那是死亡的困盹……”

接着她向四外瞧了瞧——看到这里确实没有外人——便感情异常冲动地说：

“我什么也不想说了……那位大夫有一种怪脾气……在那样的情况下他还给姑娘放血，这简直是要人的命呀……真的，她分娩时失的血并不多……但愿在以后遇到这种情况那个医生不要给别的病人放血了，永远不要这样做了，永远不要!”

“医生先生是个很有学问的人……”

“不管他有哪门子学问……我也不是大傻瓜……我有二十年的接生经验……从未在我手上死过一个产妇，神父先生……怎么能在病人痉挛时放血呢！这要造成多么大的恐惧呀……”

她气愤极了，因为医生虐待了那个姑娘，甚至扬言要给姑娘使用氯仿麻醉剂……

从走廊的尽头传来了古维亚医生的吼叫，他在喊接生婆。迪奥妮西娅应了一声，拿起一捆餐巾纸急速离去。

那个外壳上方有沉思着的猫头鹰雕像的怕人的挂钟敲了两点钟……又敲了三点钟……长时间的精神紧张之后产生的老人那种特有的疲惫使费劳神父支撑不住了，他闭上眼睛休息了一会儿。突然间他又挺直了身子走到窗边去呼吸那夜间沉闷的空气，观望那湮没

整个村庄的一片黑暗；随后又转回来坐下，低着头，双手放在日课经书上，口中念念有词：

“主啊，转过你那双万般慈悲的双眼，看一看那张躺着万般痛苦的阿迈丽娅的床吧……”

这时若尔特鲁德斯出现了，她六神无主。医生吩咐她到下面唤醒驾车的小伙子把车子套好。

“唉，神父先生，那可怜的小姑娘本来好端端的，突然间却……这都是因为有人把她儿子……我不知道那个应该当父亲的是谁，但我清楚，在这件事上他那一切作为都是罪孽和犯罪……”

神父没有说什么，只是低声为阿马鲁祈祷。

医生手里拿着工具盒进来了，他说：

“如果您愿意，神父，现在可以进去了。”

然而费劳并没有匆忙离去，他看着医生；他那半张的嘴唇抖动着——有个问题欲吐未吐，他心里怯怯的，但是最后他抑制不住了，以一种畏葸的声调问道：

“医生，所有的办法都用过了吗？真的没救了吗？”

“没救了。”

“医生，我们神父是不宜接近一个非正当分娩的女人，除非在产妇处于最后的危险时刻。”

“她现在就处于最后的危险时刻，神父先生。”医生说着，已穿上了他的宽身短大衣。

神父也收拾好日课经书、十字架，但是他为了尽到牧师的责任——在这位唯理论的医生面前要表明人在即死前的自救是神秘而永恒的，于是在出门前还讷讷低语：

“到了这个时刻才会感到对上帝的恐惧，才会感到人类妄自尊大的虚无性……”

医生没说什么，忙于扣紧他的工具盒。

神父出去了，走到走廊中间又返身回来，不安地讲道：

“医生请原谅……然而人们一直在看到，经过宗教的拯救，由

于特别恩典垂死的人将突然苏醒过来……如果这时医生在场也许将更有益……”

“我不再去了，不再去了。”医生说着，不自觉地微笑了——笑那恳求医学来协助天恩的功效。

医生下楼去了，看看车是否备好了。

当他又回到了阿迈丽娅的房间时，看到迪奥妮西娅和若尔特鲁德斯正扒在床边祈祷。那张床，整个房间都如同天翻地履的战场。两支快烧完的蜡烛趋于熄灭；阿迈丽娅一动不动，两只胳膊僵硬，双手呈青紫色，手指紧攥在一起——那张死呆呆的脸，颜色更加青紫。

费劳倾身去看她，手里拿着十字架，用痛苦的声调说：

“耶稣，耶稣，耶稣！阿迈丽娅，你要记住上帝的恩惠！你要相信神灵的慈悲，在天主的王国里你诚心忏悔吧！耶稣，耶稣，耶稣！”

最后，他确信她已经死了，便跪下低声诵起经文中第五篇赞美经。站在门口的医生慢慢地退了出去，踮起脚尖穿过走廊下了台阶来到路上，小伙子已经在那儿拉着套在辕上的母马。

“我们要赶上雨了，大夫先生。”小伙子困乏得打着呵欠说道。

古维亚医生把大衣领子竖起来，把工具盒在座位上放置好——不一会儿，那辆马车便沿着大道，在初降的雨水的拍打下辘辘滚动起来，车上两盏灯的红光在漆黑的夜色里闪耀。

二十四

阿迈丽娅分娩的第二天。

从上午七点钟阿马鲁就在家里等候着迪奥妮西娅的到来。他伫立在窗前，两眼死死盯住街角，细雨飘在脸上也全然不知。但是迪奥妮西娅没有露面，他必须动身到中心教堂去了，因为要为格德斯的儿子洗礼——此刻，他的心情是极为痛楚的。

看到那些快乐的人们对阿马鲁来说无疑是一种沉重的折磨。本来是肃穆的中心教堂大厅现在充满了快乐的气氛。十二月份的天是昏暗的，教堂显得更加阴郁；但圣礼前的欢快气息使整个大厅乱哄哄的，这杂乱声中包含了家庭的喜悦和新生儿父亲的欢笑，这一切使阿马鲁心如刀搅。看，那位当上爸爸的格德斯身着燕尾礼服，颈系白领带，满面春风；婴儿的教父胸前戴着一大朵山茶花，那形象与情趣和大厅的气氛是谐调的；女士们服饰华丽，特别是那胖胖的接生婆两片黑红的脸蛋子在人群中尤为显眼，这位女士宛如一堆浆洗过的绣着花边和系着蓝色花结的衣物蛮有气派地缓缓移动。

阿马鲁正在教堂的深处思绪万千。他心里盘算着、揣测着——思绪驰向里库萨和巴鲁萨，于是他匆忙了结了那套仪礼：头部划着十字，口中向婴儿脸上吁气，这是为了驱逐那些附在孩子嫩肉上的魔鬼；他把盐硬塞进婴儿的嘴里，为的是使这孩子永远厌恶罪恶的苦味和喜爱只由神明的真理来滋养自己；他把唾液抹在婴儿的小耳朵和小鼻孔上，为的是让这孩子永远听不到肉欲的诱惑和永不吸进尘世的粉脂香气。

在四周围，人们手里拿着火把，教父教母和来宾们厌倦那快速叨念的长长拉丁文。这些人都在为受洗礼的小孩儿担心，怕他对教堂——其道德精神之母那可敬的劝戒报以唐突的举动或置之不理……

这时阿马鲁把一个手指轻轻地放在小孩儿的白色小头巾上，这意味着神父要求小孩儿在大庭广众下表示永远不要理睬魔鬼，与魔鬼的所作所为和奢华绝缘。教堂司事马蒂亚斯用拉丁语作出了对上述礼仪的回答，替那小孩儿表态。此刻，那可怜无知的婴儿却在张着嘴巴找妈妈的乳头。最后格德斯一家拥簇着本堂神父向洗礼圣水器走去，在这一堆人后头还有一群虔诚的老太太们尾随着，那期待着分发铜币的顽童也追逐过来。

等到做涂油仪式就乱套了：为了让婴儿露出小胳膊、小腿、小胸脯，那位情绪激动的接生婆在替孩子解开宽身和尚服时显得手很不利索；教母想助她一臂之力，不料想手中的火把一歪熔化了的烛油流到格德斯一位女邻居的裙子上，那位女士怒冲冲二眉倒竖。

“富兰西斯库，你信仰基督吗?”阿马鲁问。

马蒂亚斯急忙以富兰西斯库的名义作了肯定的回答：

“我信仰。”

“富兰西斯库，你要洗礼吗?”

“我要洗礼。”马蒂亚斯代为回答。

圣水洒在那颗圆圆的如嫩香瓜一样的小脑袋上——那孩子此时不依不饶地踢蹬着腿。

“富兰西斯库，我以父亲、儿子、神圣精神，这三位一体的上帝名义给你洗礼……”

总算结束了！阿马鲁跑到圣器所脱下了仪式礼服。与此同时，所有的钟都敲响了——严肃的接生婆，当上了父亲的格德斯，心情激动的女士们，态度虔诚的老太太们和那伙子顽童一并退出了教堂。

人们来到教堂大厅外，低首猫腰躲在雨伞下，脚下溅起的泥

水，挟裹着富兰西斯库——这位基督教新教徒凯旋了。

阿马鲁怀着见到迪奥妮西娅的急迫心情跑回自己家，三步并作两步窜上房子的台阶。

她果然坐在屋子里，表情颓丧地等着本堂神父的到来。由于整夜的“战斗”，再加上走了好长一段泥泞路浑身脏透了，一见到阿马鲁，她就抽泣起来。

“怎么啦？迪奥妮西娅？”

她放声哭起来，不回答。

“人死了！”阿马鲁喊着。

“哎呀——各种办法都用尽了，我的孩子，各种办法都用尽了！”接生婆终于说话了，她高叫道。

阿马鲁象死人一样倒在床脚。

迪奥妮西娅大声呼唤女仆人。她们往阿马鲁脸上喷水，喷醋。一会儿，他苏醒了，但脸色刷白，一句话也不说，挥手示意让她们出去。他又扑倒在床上，趴在枕头上痛苦地大哭——此刻两位女人更是感到沮丧，踅进厨房里。

“看来他与那姑娘有很深的友情。”艾斯库拉斯蒂卡如同在那死者家里一样，放低声音说。

“他常去慈悲街，在姑娘家寄寓了很长时间……唉，他们就象亲兄妹一样……”迪奥妮西娅哭哭啼啼地说。

她们又谈起了有关心脏病的问题——据迪奥妮西娅说，那位可怜的姑娘死于动脉瘤破裂。而那位女仆也有心脏病，那是由于丈夫虐待造成的；一说起这病她就很忧郁……啊，她也一直是很不幸的！

“迪奥妮西娅，要喝杯咖啡吗？”

“您瞧，艾斯库拉斯蒂卡，说真的，来杯热鲁庇嘎酒吧……”

艾斯库拉斯蒂卡跑到那条街尽头的酒馆，回来时从围裙下面掏出装有半公升的一杯酒。两个女人在桌边落座，一个喝咖啡作陪，另一个将那杯酒干了。两人唉声叹息，一致认为在这个世道上到处都是骇人听闻的事，到处都充满了泪水。

时钟打了十一点。那女仆人听到正本堂神父在里面呼喊她时才想起应该给主人端碗热汤送去；但他已戴起高帽子，扣好外套的扣子，两眼火炭般的红……

“艾斯库拉斯蒂卡，跑着到克鲁斯那里，让他给我备好马送来，要快点！”

他又把迪奥妮西娅叫过来，坐在她身边——几乎碰到这个女人的双膝。他面色苍白表情呆滞，象尊大理石像，静静地听接生婆叙述昨夜发生的事情——“突然，她全身抽搐起来，很厉害，以至我和若尔特鲁德斯还有古维亚医生三个人都按不住！那淌出的血呀……姑娘精疲力竭了。随后她又感到憋得出不来气，她焦急不安脸涨得非常紫，如同一位圣像的衣袍颜色一样……

克鲁斯的一个伙计把那匹马牵来了。阿马鲁从抽屉里的一件衬衣中间取出一枚带有耶稣受难像的小十字架，接着把它交给了迪奥妮西娅。她将返回里库萨去帮助给阿迈丽娅穿寿衣。

“请把这个小十字架放在她的胸上，这原是她送给我的……”

他下楼骑上了马，一到通往巴鲁萨大道就挥鞭急驰。这时雨住了，十二月太阳的缕缕微弱的光线从灰蒙蒙的云朵之间透射出来，使地上的牧草和湿漉漉的石头闪着光亮。

阿马鲁来到了被填塞的那口井旁，远远望见卡尔洛塔的家。这当儿，一大群羊堵住了路，他只好停下来让羊过去。那个牧羊人肩上搭着山羊皮板，斜背个酒葫芦，这使阿马鲁骤然想起了费依劳，想起了过去的生活……

往日生活的片断重现在他的脑际：

他想起了费依劳山区弥漫着的灰蒙蒙的雾霭，那可真让人透不过气来哟！

他想起了总爱傻笑的若安娜，她缢身于钟绳。

他想起了在哥拉耶依拉山里以烤小山羊当夜餐；他同其它神父面对着烟囱坐在一起，烟囱下的灶里青柴在噼噼剥剥地爆响。

他想起了在那漫长的岁月里，在那充满悲凉气氛的住宅中过着

的惨淡的生活；那时他经常呆呆地望着外面的飞雪无休止地飘落。

……

对往事的回想使阿马鲁产生了一种渴望——重新回到那豺狼出没的地方，远离所有的城市和所有的人；他情愿将自己与爱情埋没在那使人清心寡欲的山区。

卡尔洛塔家的门关闭着。他敲了敲门又绕过去，从牲畜棚顶向院子里喊，那里只有公鸡叫而不闻有人回应。这时他拉着母马的笼头顺着到村庄的路走去。途中他在一个酒馆前停下，门口坐着一个胖女人在缝袜子；里面黑乎乎的，两个男人身旁各放着半公升酒，正在玩纸牌赌钱，争得脸红脖子粗；还有一个小伙子脸色很黄——大概是因为患疟疾——头上包块黄色头巾阴沉着脸看那二人赌钱。

门口那个女人曾看见卡尔洛塔女士打这儿经过——对，她还在这儿买了半公升油呢！一定是到教堂前广场旁边的米卡埃拉家里去了。缝袜子的女人向里面喊了一声，一个斜眼的姑娘从酒桶的阴影后边走了出来。

"快跑，到米卡埃拉家，对卡尔洛塔太太说，这里有位城里来的人在找她。"

阿马鲁又返回卡尔洛塔家门口，坐在一块石头上等候；马的缰绳就攥在手里。这个大门紧闭的无声无息的家真让他惶恐。他把耳朵贴在门锁上，期望能听见哭声或小孩儿烦躁的吭哧声，但里面清冷无声息。他又转念，也许卡尔洛塔把孩子抱到米卡埃拉家了，于是方寸稍定。刚才真应该问问酒馆门口的那个女人，是否看见卡尔洛塔怀里抱着小孩儿……他望了望那座粉刷得很白的房子，上面有扇挂着薄纱的窗子——在这穷教区里，也算得上一种稀少的奢华了。于是他又联想到，那房子里处处井然有序，厨房的瓷器干净整齐……小孩也一定有个洁净的摇篮……

啊，前一天他的确太冒失了：那时他在厨房的桌子上放了四块金币作为一年的养育费，接着又恶狠狠地对那矬子说："我很相信您！"可怜呀，襁褓中的孩子……其实在里库萨的那个夜晚，卡尔

洛塔就很清楚，他此时要求孩子活下去，他想要他的儿子而且今后还要极为精心地抚养哩……但是将不把孩子放在那里，避免让他生活在那个眼里布满血丝的矬子凶光下……阿马鲁决定今天晚上就把孩子带走送交到波依阿依斯的若阿娜·卡雷依拉手里……

迪奥妮西娅讲的那些有关“天使织女”的故事是多么吓人啊！那些都是丧尽天良的传奇。阿马鲁又在幻想：那孩子在米卡埃拉家生活得很好，正吸吮着那个四十来岁健康女人丰腴的乳房哩……忽而他又产生了远离累里亚重新隐匿在费依劳的念头，他设想把艾斯库拉斯蒂卡带在身边，而到了费依劳他就宣称那个孩子是他的侄子——便能名正言顺地对其抚养和教育了。

两年来充满激情的浪漫生活又在他脑海中一幕幕地不断再现。阿马鲁想到费依劳去，在那里将以对阿迈丽娅的怀念度过余生——尽管心情是悲凉的，然而生活是平静的。他乐意效法前辈古斯塔沃神父——这位神父就曾在费依劳养活了他的一个侄儿，最后神父长眠于夏季野花着装，冬季白雪覆盖的小陵园之中。

这时卡尔洛塔出现了，当她认出阿马鲁时惊呆了；皱着眉头停在篱笆外面，那漂亮的脸蛋挂满肃静神色。

“那个孩子呢？”阿马鲁大声问。

停了一会儿，她才不慌不忙地回答：

“千万别再跟我提那孩子的事了，这事使我一直心烦意乱……就在昨天，我到家两小时以后，那可怜的小天使身上就开始发紫，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去了……”

“骗人！”阿马鲁大叫，“我要看看尸体。”

“先生如果想看，请进来吧！”

“你这个女人，昨天我是怎么对你交待的？”

“先生，您这是什么意思？孩子确实死了，请看吧……”

女人把那扇门打开了，神态自若，既不发怒也不畏怯。阿马鲁向里面瞥了一眼，隐约看到在烟囱旁边有一个摇篮，上面盖着一条鲜红的衬裙。

阿马鲁一句话也没说，转身出门骑上那匹马。而在这当儿，那女人却贫嘴多舌地说个没完：说她已经到村子里定做一具合乎礼仪的小棺材……说她知道这死婴本是一位很有身份的人的儿子，绝不想把孩子裹上破布埋掉了事；她又说，先生既然来了，理应当给她一些钱以偿办丧事的破费……比如说二千左右的雷阿尔吧。

阿马鲁打量了她一会儿，怀有一种要勒死她的强烈愿望。不过，最后还是把钱塞在她手里。他策马在小路上疾驰，又听见那女人"嘘！嘘！"地叫着从后面追过来——她要把阿马鲁前一天晚上借给她的那件大衣送还——她说，这件大衣真管用，小孩裹在里面象块小火炭似的热乎乎地来到家里……不幸的是……

阿马鲁不去听她说话，狂暴地用带马刺的靴子踢在马的腰腹上。

到了城里，先在克鲁斯门口下马卸了鞍，连自己家门都没进，径直去主教府。此刻他只有一个念头：赶快离开这座该死的城市！他既不想再看到那些虔诚的女人们的脸，也不想再看见那可憎的中心教堂的墙垣……

但一俟登上了主教府那宽大的石台阶时，他又不安起来——想起了前一天利巴尼纽说过的有关神父总监大怒的那些话，那不明不白的揭发……不过，主教府里牧师总监的心腹，萨尔达纳神父却是和蔼可亲的，他立刻将阿马鲁带到总监阁下的图书室，这才使这位本堂神父先生平静下来……

牧师总监也很和善，只是对阿马鲁面色苍白，惶然不安的样子感到诧异……

"我家发生了极为不幸的事，总监先生。我那住在里斯本的姐姐要死了，因此我来向阁下请一段时间的假好到那儿去……"

神父总监对阿马鲁的话笃信不疑并对他的不幸感到震惊。

"当然，我批准……啊，我们都要成为卡隆① 渡船上被勒索的

① 卡隆是阴曹的船工。阴魂在进入地狱前都要乘他的船过河。他向每个阴魂要一个银币，如不给就让阴魂在河岸飘荡一百年后才入地狱。

乘客……这是任何人都难以逃脱的……我对您姐姐的不幸表示遗憾……我在祈祷的时候是不会忘了向上帝举荐她的……”总监用拉丁文说完上述之意后，用铅笔有条理地记下请假事宜。

阿马鲁从主教府出来又直接进了中心教堂。这时教堂里寂寥无人，他把自己关在圣器室里，用双拳撑着头想了好长时间，然后给红衣神父迪亚斯写了下面的话：

我亲爱的师父神父——在写这几行字时，我的手发着抖。那不幸的姑娘死了！您很清楚，我不能忍受了，我得马上离开累里亚！如果我还呆在这里，我的心将破裂。您那令人至尊的妹妹将代我料理阿迈丽娅的丧事……您明白，我不能……我非常感谢您对我的一切帮助……如果上帝同意我们重新相晤的话，有朝一日我们会重逢的。就我的意愿，我想到遥远的地方——某些牧民聚集的穷教区去。我将在泪水中、冥思中、忏悔中了却残生。姑娘的母亲一定万分悲痛，请您尽一切努力安慰她；只要我有一口气，就不会、永远不会忘记她的恩情。就这样吧，永别了！我现在是六神无主，晕头转向。

您的知心朋友　阿马鲁·维埃依拉

附言：孩子也死了，已埋葬。

他用黑色胶纸把信封上，接着又收拾好他的文件，然后打开那个包铁皮的大门往外放眼望去。阿马鲁的目光掠过门外的院落、厢房、敲钟人家的房舍……初冬的雾和几场寒雨已使中心教堂偏僻的角落里出现了冬天特有的肃杀的景象。

他出了圣器室的门慢慢向前走。他处在高大的护壁墙下——那儿气氛更是悲凉死寂——向艾斯格亚斯大叔家厨房的玻璃窗窥探：大叔正坐在烟囱旁，嘴里叼着烟斗，不断向柴灰上吐唾沫，显出很伤心的样子。阿马鲁轻轻地敲了敲玻璃——当敲钟人把房门打开时，他立刻隐约看到了里面熟悉的东西，虽然只是迅速一瞥。那里

面有托托屋洞的遮帘，通往上面小屋的楼梯——这些旧景引起的对往事的纷杂的回忆和倏然而生的怀念使阿马鲁激动万分，以至于有一个暂短的时间他觉得嗓子眼儿因抽噎而梗塞讲不出话来。

“我是来向您道别的，艾斯格亚斯大叔！”半天他才低声说道，“我将到里斯本去，我有个姐姐要死……”

他嘴唇颤抖着——好象失声恸哭即将爆发一样——补充说：

“祸不单行。您知道吗？阿迈丽娅，那可怜的姑娘突然间死了……”

敲钟人脸色阴沉下来，缄口不语。

“再见了，艾斯格亚斯大叔。在此分手了，艾斯格亚斯大叔，再见……”

“再见，本堂神父先生，再见！”老人热泪盈眶了。

为了不至于在街哭出声来，阿马鲁努力控制着自己，朝家里跑去。一进家门，他立刻对艾斯库拉斯蒂卡说，当晚他就要去里斯本，让克鲁斯大叔派人给他牵一匹马来，他要到沙奥·德·马萨斯车站乘火车。

“除了旅途上必须花的钱外，我也没有别的东西了，这儿的床单、桌布都归您……”

艾斯库拉斯蒂卡因为本堂神父的出走哭了起来；她为神父的慷慨所感动，要亲吻他的手并自告奋勇为他收拾箱子……

“我自己来收拾，艾斯库拉斯蒂卡，不麻烦您了。”

阿马鲁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还在呜咽的艾斯库拉斯蒂卡立即去查取本堂神父放在衣柜里的为数不多的几件衣服。但不一会儿阿马鲁便呼喊她，因为有些人在窗前用竖琴和小提琴不合谐地奏着《两个世界》的华尔兹舞曲。

“请给那些男人点儿钱，”阿马鲁气冲冲地说，“告诉他们到地狱里去演奏吧……这里有病人！”

此后一直到五点钟，艾斯库拉斯蒂卡没有再重新听到屋里有什么动静。

克鲁斯的伙计把马牵来了，她想，正本堂神父可能睡着了，便轻轻地敲他的房门——这时，她想到与正本堂神父即将分别了，便又呜咽起来。

阿马鲁听到敲门声立刻把门打开，只见他肩上披着大衣，准备驮在马背上的帆布箱子已经收拾好并用皮绳捆牢放在房子中间。阿马鲁将一叠信件交给女仆人，吩咐她在晚上他们分手后分别将信件交给阿松桑太太、席尔维里尤和纳塔里尤神父。接着，他在那女人的恸哭声中正欲下楼，忽听到一阵熟悉的拐杖敲地声从楼梯上传来，随后心情激动的艾斯格亚斯大叔出现了。

“请进，艾斯格亚斯大叔，请进。”

敲钟人进屋后把门关上，迟疑了片刻才说：

“阁下，您一定得原谅我……那些令人烦恼的事儿一直在纠缠着我，我把什么都忘了。这个东西是好多日子以前我在我家房间里拾到的，而我考虑到……”

他说着将一个金耳环放在阿马鲁手里。阿马鲁一下子就认出来了，这是阿迈丽娅的！她曾找了好长时间，但没有找到；这东西一定是当初他们在某个上午幽会时不慎脱落掉在敲钟人房里木床的小褥垫子上的。这时阿马鲁激动得喘不过气儿来，他拥抱了艾斯格亚斯大叔。

“再见！艾斯库拉斯蒂卡，再见。请你们记住我吧！艾斯格亚斯大叔，请向马蒂亚斯问好……”

牵马的小伙子把提包带儿在马鞍上扣紧，接着阿马鲁便与女仆和敲钟人告别上路了——那两个人站在门口哭着。

经过水闸便来到大路拐弯旁边，阿马鲁不得不下马整整马镫子。他正要翻身上马，古迪纽博士、总秘书和市政管理长官——这几个人现在非常要好——他们拐过墙角出现了。是散完步正返回城里。三个人都立刻停下来与本堂神父搭话，对他的马臀部位上驮着提包，带着外出赶路的样子而感到吃惊……

“真的，”阿马鲁说，“我要到里斯本去！”

那从前的“比毕”和管理长官唏嘘着表示对阿马鲁幸运的首都之行的嫉妒——然而当阿马鲁说明去里斯本是要看望他快要死的姐姐时，他们又都表现出出于礼节的伤感。

管理长官说：

“您心里一定很难过，我明白……特别是在您的那位女友家里还出了另一桩不幸的事……那可怜的小阿迈丽娅就这样突然死去……”

那位从前的“比毕”惊呼道：

“什么？小阿迈丽娅，那个住在慈悲街的美人吗？她死啦？”

古迪纽博士也不知道这件事，现在他显出懊丧的样子。

管理长官先生是通过他的女仆知道的这个消息，那女仆则是听迪奥妮西娅说的，据说姑娘患的是动脉瘤。

“如此说来，本堂神父先生！”比毕感慨了，“请原谅——如果我的话使您那可尊敬的信仰受到伤害，当然那也是我的信仰喽——我认为上帝犯了一个真正的罪恶……他把我们城里最漂亮的姑娘带走了！上天没长眼哟！先生们！神圣们的功德给我们带来了痛楚的后果……”

这时所有的人都用哀悼死者的声调在抱怨着——这桩事一定非常伤我们本堂神父的心。

阿马鲁非常严肃地说：

“对此事的发生我确实感到伤心……我非常了解她……凭她所具有的好品德，毫无疑问，她一定会成为贤惠的妻子……对此我非常伤心！”

这几位风流人物要回城了，阿马鲁与他们一一握手道别后，策马奔驰在大道上——目标，那沙奥·德·马萨斯火车站。这时天渐近黑了。

第二天十一点钟光景，给阿迈丽娅送葬的队伍从里库萨出来了。这是一个寒冷的上午，灰蒙蒙的浓雾弥漫在天地之间，随后又

变成冰冷的霏霏细雨。从庄园到波依阿依斯的教堂路很远，“哭丧童子”走在队伍前面，他们举着十字架，被后面的人催促着大步行走，脚下拍溅着泥浆。费劳神父挂着长长的黑色披带，口里叨念着“祝福上帝”缩在教堂司事撑的雨伞下，这位司事手里拿着圣水杯与之骈行。四个庄园工人低着头，顶着斜风细雨抬着一具棺架，外椁里面是铅皮做的棺材。那位若尔特鲁德斯头上蒙着罩巾躲在庄园看管人撑起的大号雨伞下面，边走边捻着串珠祈祷。路一侧的波依阿依斯沟谷愈加深邃了，一切全都湮灭在雾霭之中，显得格外寂静。神父吼着《哀求》经，巨大的声音沿着潮湿的斜坡滚动，斜坡上流下的涨满水的小溪发出潺潺的声响。

队伍到了村边的几户农家时，那些抬棺椁的小伙子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人们只好停下来。这时一个原本在树下撑着雨伞避雨的男人默默走过来加入了送葬的队伍。这个人正是艾都阿尔多。他戴着黑手套，身着重孝，眼窝深陷成了两个黑洞洞，大串大串的泪水挂在面颊上。当他走到送葬的队伍前时，两个穿役服的家丁也随之站到了他的身旁。这两个家丁把裤筒卷得很高，手里拿着火把——他俩是奉大公子之命而来的，为的是给费劳神父的女友——那位里库萨的女士的葬礼增添光彩。

当人们看到大公子家的仆役也来为送葬的队伍壮门面，更为动情了。“哭丧童子”立时放声大哭起来，十字架举得更高了；抬棺椁的小伙子也不觉疲劳了，抬起杠棒昂然阔步；教堂司事扯开喉咙唱起吓人的挽歌。送葬的队伍开始顺着村庄边那泥泞的陡坡向上爬；与此同时站在农舍门口的女人们上上下下地划着十字，眼光集注在穿白法衣的教士身上和那具披着金丝银线织就的盖幛的棺椁上；女人们眼看送葬的人们撑着雨伞跟随着棺椁在那茫茫的令人凄然的雨幕中渐渐远去。

教堂建在高岗的顶上，周围的空场上种植的橡树业已成林。钟声不断轰鸣，送葬的人流消失在黑乎乎的教堂里——他们是随着教堂司事用沙哑的声音大声唱着“众神保护”的经文进入教堂的；遵

照大公子的吩咐，那两个穿役服的家丁没有进去。这二人打着雨伞在门口歇脚，他俩跺着冻僵的双脚，听着教堂里的声音：开始是唱圣歌，随后响起了窸窣的祈祷声；突然，神父用粗犷的声音念起了悲哀的拉丁语。

那两位已经累坏了的家丁从空场下来进了塞拉芬大叔的酒馆，大公子庄园两个管牲口的小伙子正在里面默默地饮酒，当他们看到穿役服的家丁时急忙站起来。

"随便点，小伙子们，坐下来喝吧！"那位陪同若奥骑马出行的上了年纪的矮个人家丁说，"让我们去参加送葬这种讨厌的事……下午好，塞拉芬先生。"

二位家丁与塞拉芬握了握手。这位酒馆老板为他们量了两份白酒，然后打听死者可否是艾都阿尔多先生的未婚妻；他说，听别人讲，这姑娘死于血管破裂。

矮个子笑着说：

"哪是什么血管破裂！她什么也没破裂——要说破裂的话，那不过是一个大胖小子从肚子里……"

"是艾都阿尔多先生搞的吗？"塞拉芬睁圆眼睛不怀好意地问。

"我看不是。"另一位家丁用权威的口吻说，"那位小伙子若奥一直在里斯本……是城里某位绅士搞的……塞拉芬先生，您知道我怀疑是谁吗？"

这时若尔特鲁德斯气喘吁吁地一头冲进酒馆高喊道：

"出殡的行列已到陵园附近了，就缺你们几位先生啦！"

这几个人拔腿就跑，当送葬队伍正通过陵园小栅栏时——《哀求》经已念到最后几句——他们赶上了队伍。这时艾都阿尔多手里拿着一支蜡烛，紧紧跟在阿迈丽娅的棺椁后面，几乎碰着棺椁；他透过泪水迷蒙的双眼盯着盖在棺椁上的黑色短毛天鹅绒幛子。小教堂的钟还在不停地哀鸣，雨脚更加细密了。陵园笼罩着灰蒙蒙的烟雨，很寂静，人们都默不作声，只管在软乎乎的泥地上艰难地迈着

步子，向大墙的角落走去——阿迈丽娅的墓穴在那里新挖好，在湿漉漉的草地中间墓穴显得又黑又深。“哭丧童子”把镀银十字架的支杆插在地上，费劳神父走向墓穴边缘叨念着“上帝大发慈悲……”。面色苍白的艾都阿尔多突然身躯摇晃，立足不稳了，雨伞从手中掉下来。一个家丁跑过去扶住他的腰。家丁们想把他从墓穴旁拉走，但他死也不干——依然站在那儿，咬紧牙关痛苦绝望地拽着一个仆人的袖子硬撑着。他眼看着挖掘工和两个小伙子把绳子捆在棺材上，然后让棺材缓缓地擦落着穴壁的碎土轻轻向下滑动；因为板子钉得不好，下葬时棺材发出咯吱吱的响声。

“请天主赐予她永久的安息吧！”

“让她生活在永存的灿烂的灵光中吧！”教堂司事的声音瓮然回响。

棺材重重地响了一声，触到了穴底。神父在棺材上撒了一点泥土——横竖两道成为十字，然后慢慢地摇着圣水杯把圣水洒在天鹅绒盖幛上，洒在墓穴周围的土地和青草上，喊了一声“安息吧！”

“阿门！”教堂司事沙哑的声音和“哭丧童子”的尖声一同应答。

“阿门！”所有的人都低声附和。这声音低回在柏树、草丛、墓穴和那十二月份悲惨天日的凄凄烟雨之中，渐渐逝去。

二十五

一八七一年五月末，在首都里斯本的希亚多地区的哈瓦斯通讯社发生了巨大的骚动。气喘吁吁的人们跑到那里，从堵塞在门口的人丛中挤过去——他们伸长脖子，踮起脚尖艰难地通过了头冠攒动的人群挤到柜台的栅栏前。那里悬挂着一块告示牌，上面招贴着哈瓦斯通讯社收到的一封封电报。人们扬起一张张惊愕的面孔看着电报，然后垂头丧气地走出来；他们一看见在外面等候的朋友——那些态度从容，沉得住气的人——便惊呼起来：

“全完了，一切都在大火中！”

里面，纷杂吵喊着的人群继续向柜台前拥挤；外面，人行道上、劳雷托宽街以及从烟草铺对面的希亚多宽街一直到马嘎良斯街人声鼎沸——激动的人们的喧嚣声充斥在夏初时节热气烘烘的街道上空：

“共产主义者们……”
“凡尔赛……”
“纵火者们……”
“梯也尔！罪恶！”
“共产国际……”

这些或带愤怒或含激情的话语时时哄然而起，出租车的声响和报童呼喊“号外”的叫卖声与之混杂在一块，嘈嘈不休。

哈瓦斯通讯社每小时都要收到电报，这些电报通告着巴黎的起义军在激烈的巷战中的一个个断片。

从处于恐怖之中的凡尔赛发出的电报说，那里的座座宫殿在燃烧，街上的建筑物在坍塌；成群成群的人被枪杀于军营的院子和陵园的墓冢之间；在疯狂的报复中罹难者的尸体填满了黑洞洞的污水沟；到处是狂乱的景象，陆军和海军中的疯子们肆无忌惮地杀戮无辜……处在极度痛苦之中的起义者进行了愤怒的抵抗：他们采用了种种科学手段——大火、炸药以及硝化甘油来摧毁那个旧世界！

简直是天下大乱了！一个世界的末日，随着那二、三十个字的鼓动宣传口号，在兵燹的光焰中骤然出现了。

巴黎的废墟引起了整个希亚多愤怒地叹惋。人们在惊呼声中回忆着那些被焚烧了的高楼大厦——啊！市政府大厦原来是多么漂亮呀！皇家大街曾是何等的繁华富丽！有的人听说杜伊勒利宫①被烧了，如同自己的财产被焚毁而暴跳如雷；那些一、两个月前曾去过巴黎的人以巴黎主人的身份自居，炫耀那座城市的财富，现在他们表现出极大的愤慨，因为起义者没有尊重他们欣赏过的那些不朽的富有纪念意义的建筑物。

“你们请看，”一个胖乎乎的人惊叫着，“荣誉区的宫殿被毁掉了！在不到一个月前我同妻子还到过那儿……多么无耻！多么凶暴！”

据传闻，内阁收到的电报报道了更令人沮丧的消息：从巴士底狱广场到玛特莱广场的林荫大道烈焰通衢，甚至从协和广场、爱舍丽宫至凯旋门的条条街道都是熊熊大火。就这样，餐馆、曲乐回荡的咖啡馆、公众舞厅、赌场和妓院——都市中一整套设施都被狂暴的叛乱荡平了！沿劳雷托宽街至马嘎良斯街发生了巨大的骚乱，因为大火吞噬了那舒适的供人们聚众寻欢作乐的中心区！啊，多卑鄙！世界要完蛋了！然而世界上有哪个地方能比巴黎更令饕餮家向往

① 杜伊勒利宫是法国旧时的王宫，现今已废，改建成花园。

呢？哪儿的女人能比得上巴黎女郎的妩媚和练达呢？还能重见这样的奇观吗——在冬季那干寒的日子里人们将列队到著名的树林子里去：妖艳的妓女们乘坐的四轮双座有篷马车是在与交易所经纪人的四轮敞篷马车骈行媲美吧？真是令人深恶痛绝！那些被破坏了的图书馆和博物馆也许会被人们忘记，但人们真诚留恋的还是被捣毁的咖啡馆和被焚烧的妓院——啊，巴黎的末日！法兰西的末日！

在哈瓦斯通讯社旁边一堆人里的争执者们正评说政事，他们集中谈到了普鲁东这个名字。此间，普鲁东已开始被里斯本人广泛提起——人们视之如嗜血成性的魔鬼；于是无中生有的攻击蜂起，矛头指向了普鲁东。大部分人猜测，巴黎的大火是他放的！但是也有位诗人——他因为写了《花儿朵朵和唉叹声》这首诗颇受人们尊重——抢着发表了不同意见：

“且不提普鲁东那满口的胡言乱语，单就学识上讲，他文章写得蛮有清丽之风哩！”

这时一位名叫法兰西①的赌棍大吼起来：

“管他娘的什么风格！简直是他娘的白痴！如果我在希亚多抓住他，就把他的骨头砸碎！”

他真会这样干的，白酒下肚后的法兰西跟一头猛兽差不多。

然而也有几个青年人那浪漫的本性被造成巴黎灾难的戏剧性因素所刺激，于是为公社的英雄气概鼓掌叫好——

看，韦莫雷尔张开双臂如同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姿式一样，纵然霰弹穿胸仍奋力高呼：人类万岁！

看，那位老德勒克吕泽②尽管卧在床上备尝苦痛但还是以一种对神圣们的狂热感情在为抵抗者们的暴力行动献计献策……

“这些都是伟大的人物！”一位青年激情地欢呼。

然而他身边的那些有身份的人却吼叫起来；还有一些人则谈虎

① 这个赌棍有意用法国的国名做为自己的名字。

② 德勒克吕泽（1809—1871），法国新闻工作者和革命家。曾是1871年巴黎公社委员，领导起义队伍抵抗凡尔赛军的战斗。在街垒战中牺牲。

色变悄然离去——仿佛那飞窜的兵火已蔓延到他们豪华的家中，就连哈瓦斯通讯社也好象处于烈焰的圈围之中。当时聚集在通讯社门前的人们的主要倾向是希望巴黎当局运用权威和镇压的手段对付起义者；他们需要的是被共产国际攻击的社会，但愿它能受到保守势力和宗教原则力量的庇护；当然政府也应当用刺刀很好地保卫这些原则！缝纫用具商店的资产阶级分子们带着令人敬畏的蔑视，以法国特雷穆勒人和西班牙奥苏纳人为例，谈论起那“卑鄙的叛乱”……那些剔着牙的家伙在发布报复的法令，浪荡的人们也怒气冲冲地指斥“工人妄想过上太子式的生活”。人们热烈地谈论着财产、资本。

另一派是说起话来罗罗嗦嗦的小伙子们，他们俨然激情满怀的新闻编辑，宣称要反对旧世界、旧思想——并气势汹汹地欲用可怕的文章摧毁这些东西！

情况就是这样的：惊呆了的资产阶级期待着警察制止一场社会变革，而用华丽词藻装璜起门面的青年人，则决心以小册子的威力来摧毁一个历经了十八个世纪的社会。然而谁也比不上一位饭店接待员的情绪激愤了——他站在哈瓦斯通讯社的高台阶上挥动着文明棍，鼓动法国进行一场使美国威士忌酒地位得以复辟的斗争。

这时，一位全身皂服的男人从烟草铺里出来。他穿过人群，忽然停了下来——因为听到了一个令他吃惊的呼喊声：

“喂，阿马鲁神父！啊——你这个无赖！”

他转过身——是迪亚斯红衣神父！他们热烈地拥抱，为了找个安静的地方好好聊聊，一直来到了卡蒙斯①广场；然后二人就在卡蒙斯塑像边停下来。

“师父神父，您是什么时候到这儿的？”

红衣神父是在前一天到达里斯本的。他是来都城上告彼门塔斯·达·波捷依拉的——为了庄园的管理问题，现已上诉至中级法院；他想留在首都附近密切注视官司的进展。

---

① 卡蒙斯（1524—1580）是葡萄牙最伟大的爱国诗人，代表作为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

“您的情况如何，阿马鲁？您在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中透露了从圣·蒂尔索出走的打算。”

尽管那个教区对他确乎有不少有利的地方，但他还是离开了那里而到富兰卡镇教堂补了个空缺。这次他来里斯本是找里巴马尔伯爵的——为了把他调到离首都更近的地方，伯爵一直在四处斡旋。一切都能感谢伯爵先生，特别是伯爵夫人！

“累里亚的情况怎么样？若阿乃依拉好些了吗？”

“没有。可怜她……您清楚，开始我们是被吓得够呛……我们曾想过，阿迈丽娅的命运会在她身上重演，然而没有。她患的是浮肿症……全身皮下水肿……”

“可怜的女人，圣贤的女士！纳塔里尤呢？”

“他老多喽！一直在叨念着那些使他心烦的事，话特别多。”

“请说说利巴尼纽的情况！”

“关于他的情况，我在信中给您写过。”红衣神父笑着说。

阿马鲁也笑了。二人同时缄默了，都用双手叉着腰。

“确实，”最后还是迪亚斯先开口，“那事确实闹得满城风雨……最终——朋友，请您注意——人们带着军士长抓住了他，这样赖都赖不了……那是夜里十点钟在阿拉迈达林荫道。他太不谨慎了……不过，现在这事已被人们忘却了。当马蒂亚斯死后，我们就让他顶了教堂司事的位子，那可是个肥缺……比他在事务所的职务强多了……他必然会尽职尽责的！”

“一定会这样的，”阿马鲁认真地附和着，“阿松桑太太怎么样了？”他故意地问。

“哎呀，风言风语……她弄了个年轻的男佣人……就是住在她家对门的木匠……那个小伙子现在总是衣冠楚楚的。”

“这话可当真？”

“嗐！服饰华丽，雪茄烟、手表、手套……贻笑天下哟！”

“真是绝妙得很！”

“甘索左姐妹还是那样，”红衣神父继续说，“那个艾斯库拉

斯蒂卡现在成了她们的女仆。”

“那个蠢货——艾都阿尔多呢？”

“我没写信告诉您吗？他还在波依阿依斯。那位大公子患肝病了！据说，若奥·艾都阿尔多在患肺病……我不太清楚，一直没见过那家伙……这些都是费劳神父告诉我的。”

“费劳的情况呢？”

“好啦——您知道前几天我看见谁了吗？迪奥妮西娅。”

“是吗？”

迪亚斯在阿马鲁耳边低语了一句。

“师父神父，确实吗？”

“就在索乌萨斯街，跟您原来的住所有两步远。这个机构是巴鲁萨的路易斯大人出钱给她开办的。好了，所有的新闻都讲给您听了。您可更壮实了，男子汉！看来换个地方对您有好处……”

红衣神父接着站在他面前打趣道：

“喂，阿马鲁，您在信中告诉我，想隐居山里了，要到一所修道院忏悔地度过余生……”

阿马鲁耸了耸肩：

“师父神父，您这是什么意思……在那最初的时刻……您知道我是多么难过呀！但是现在一切都将过去……”

“一切都将过去！”红衣神父重复着，停了一会儿又说，“呵——累里亚已不是当年的累里亚了！”

他们无言地溜达了一会儿，处在对往昔生活的回忆之中：在若阿乃依拉家那一局局开心的纸牌游戏，喝茶时的闲谈笑语，到莫雷纳尔去散心闲逛，阿尔突尔声情并茂地演唱着《永别》和《无信用的男人》——这些歌曲都是由可怜的阿迈丽娅伴奏，然而现在她已经沉睡在波依阿依斯陵园的野花下……

“阿马鲁，您对法国发生的那些事儿有什么看法？”突然间红衣神父感慨地问道。

“骇人听闻呀，师父神父……总主教，还有一大群神父都被枪

挠了……简直是在开玩笑！"

"是恶作剧！"迪亚斯怒冲冲地说。

阿马鲁又指出：

"在我们的一些角落里也开始流行那类思想……"

这种说法红衣神父也已经听说过了。此时二人怒火万丈，激烈地抨击互助团分子、共和分子、社会主义分子——这帮人想毁掉一切受人尊重的东西！比如，神职界、宗教教育、家庭、军队和财富……哎呀，社会受到了被释放出来的魔鬼的威胁！需要运用以前的镇压手段——地牢、绞架……特别需要的是激发人们对宗教的信仰和对牧师的尊敬。

"坏就坏在这里，"阿马鲁说，"坏就坏在对我们的不尊重！别的事不干，总是来损害我们的声誉……在人民中间摧垮对牧师的崇拜……"

"卑鄙地诽谤我们！"红衣神父用深沉的口气说道。

此时从他们身边走过两位女士。一位白发满头，神态傲然；另一位纤细清瘦，深陷的黑眼圈儿，尖尖的胳膊肘贴在那未曾生育过的腰肢间，头顶盘着高高的发髻，余下的长发飘曳在衣服上，高跟鞋的跟儿足有一掌高。

"好家伙！"红衣神父低声说，同时碰了碰教友的胳膊肘，"嗯，阿马鲁神父……您不想为那个女士做忏悔吗？"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师父神父。"阿马鲁笑着说，"除了已婚的女人外，我不再为其它女人做忏悔了！"

迪亚斯突然哈哈大笑了一阵，然后重新恢复了与他那胖肥的神父体态和身份相适合的神气，因为这时他看到阿马鲁对一位花白胡须戴金边眼镜的绅士摘帽深深躬腰，那位绅士从劳雷托街一侧进入广场，嘴里叼着雪茄，胳膊下挟着遮阳伞。

此人正是里巴马尔伯爵先生。他朴实而风雅地走近两位牧师。阿马鲁侧身闪开向伯爵介绍道："他是我的朋友，累里亚中心教堂红衣神父迪亚斯先生。"眼下天气已经热了，他们在那儿说了一会儿季

节变化之类的闲话。

阿马鲁提到了那些最新电报的内容。

“伯爵先生，阁下对法国发生的事变怎么看呢？”

这位国务活动家脸上阴云密布，他以沮丧的面情摇摇双手：

“请千万不要对我讲这些，阿马鲁神父先生，请千万不要对我讲这些……看到那么几个强盗毁坏巴黎……啊，我的巴黎……请阁下们相信，我心里一直很难受。”

两位神父的气馁与伯爵先生的痛苦汇聚在一块。

红衣神父说：

“阁下您对将产生的后果是怎样考虑的呢？”

里巴马尔伯爵抑扬顿挫地，缓缓吐出每个字——这些字包含他沉重的思想负担：

“后果嘛……不难预见。对于有些历史经验和政治经验的人们来说，一切后果都是显而易见的——后果是很明显的了，犹如我现在清楚地见到二位阁下一样。”

二位牧师注视着这位政府官员、预言家的嘴唇。

“那叛乱将被镇压，”伯爵先生继续说着，他望着右前方，一个手指指向空中——仿佛在跟随与指示着历史的未来；他那借助于金丝眼镜的瞳仁洞察着未来，“那叛乱将被镇压，三个月之内我们将重见法兰西帝国的中兴……如果阁下象我一样，曾在帝国时代的杜伊勒利宫或市政大厦目睹过国事接见仪式，那一定会跟我一样断言：法兰西是根深蒂固的帝国，确实是这样的帝国……因为有拿破伦三世在——也许他让位，但皇后会在帝国太子未成年以前摄政的……我曾告诫人们，使他们明白：上述的解决方式最为稳妥。就眼前而言，我们在罗马将获得一位可敬的教皇，将再次得到宗教精神权力的主宰……说真的，我不同意一个教皇的复辟；但我在此不是向你们说我同意什么或不同意什么。幸亏我不是欧洲的主人……考虑那些问题对于我的年岁和疾病来说都是极大的负担。我是说，我的政治和历史经验会准确无误地使我看到那个结局……我说的是，啊！

皇后将登上法兰西帝国的御座，庇护九世将主宰罗马教廷；在这两种至高无上的权力之间，我们将把那‘民主’压挤得粉碎！请二位阁下相信——对于了解欧洲现代社会构成的成份的人来说——在那公社之后，这公社是仅此一例了，既不会听到人们讲什么共和国，也不会听到人们议论社会问题、人民问题了！在百年之中也不会听到这些啦……”

“我们的主和上帝都在听您讲这些话，伯爵先生！”红衣神父热诚地说道。

阿马鲁满面春风，他感到喜悦：因为他在里斯本的一个广场上同一位杰出的国务活动家亲密地交谈。在他们的交谈中他流露着惊惶的保守者的焦虑，他问道：

“阁下，您是否相信那共和派的主张，唯物主义的思想能在我国传播呢？”

伯爵笑了笑，接着一边在二位神父之间走动——几乎走到围绕在路易斯·卡蒙斯塑像的栏杆边——一边说：

“这个请你们不用担心，我的先生们。请你们不必担心喽！这里或许有个把不喜欢政府的人骂爹骂娘，胡说什么葡萄牙在衰落；说我们处在萎缩、停滞之中，不久将沦入野蛮社会，诅咒我们的政权难以延续十年等等。这完全是一派无稽之谈……”

他几乎靠到了塑像的栏杆上。伯爵表现出对神父们信任的神态：

“我的先生们，事实是有些外国人妒忌我们……我说这话可不是为了奉承二位——如果我们的国家有象二位阁下这样可尊敬的神父们，葡萄牙在欧洲就会庄严地保持它的地位！我的先生们，因为对宗教的信仰是安定社会秩序的基础！”

“毫无疑问，伯爵先生，毫无疑问。”二位神父斩钉截铁地肯定。

“阁下们，请来看看这个吧！多么平和，多么富有生气，多么繁荣！”

伯爵说着用了一个很大幅度的手势指示他们来看劳雷托宽街。

此时正是宁静的傍晚时分，这儿集中地显现着里斯本的生机：空着的出租车的车轮在慢慢滚动；三三两两梳着高大假发饰穿着高跟儿鞋的女士们姗姗前行，她们摆出筋疲力竭的架式，面部呈现了标志种族退化的贫血造成的苍白色；某位用历史名人名字作为自己名字的青年骑着一匹普通的瘦小的马急驰而过，他因为通宵饮酒作乐脸色竟然是浅绿色的了；那些躺在广场板凳上的浪荡汉显得麻木不仁，正在伸胳膊蹬腿；一辆高轮子牛车在路上颠簸着，这牛车正是作为几世纪以来落后的农业生产的象征出现的；游手好闲者口衔香烟招摇过市；一位百无聊赖的资产阶级分子正在看张贴栏上的广告——那上面写着陈旧的小歌剧的演出消息；从工人们那一张张枯瘦的面孔上可以窥见葡萄牙工业的现状，那脸不就是工业生产苟延残喘的写照吗……这个老朽的世界在宜人的气候里，在灿烂的阳光下，在彩票的叫卖声和为公共赌场揽生意的小孩的高叫声中，在央求人们买一份《最新消息新闻报》的大小伙子的哭腔中缓慢地蠕动着——如同那些无所事事的游客在广场上踯躅。广场一边矗立着悲凄的教堂的两面大墙；在广场另一边的一溜房子中，三块当铺的大招牌闪光夺目，酒馆四个入口显得黑洞洞的；那一条条小巷就如同敞开的污水沟一样（因那整个区都充满了妓院和罪恶）向广场排泄着污秽。

“你们请看，”伯爵还在说，“一派平和、繁荣，让人心旷神怡……我的先生们，对于我们所遭到的整个欧洲的妒忌确实不必惊奇!”

随后，这一位政府要员偕两位宗教界人士，三人排成一线，向那不朽的有纪念意义的丰碑的栏杆走去，站在塑像底坐旁边昂首瞻仰他们国家坚实国体的宏伟而荣誉的象征：老诗人的眼放出青凛凛的光，他有一副魁梧的骑士般的宽大肩膀，胸怀史诗，腰佩利剑；簇拥在他周围的是古老祖国英雄的编年史家和诗人们的群像。

不过，那古老的祖国已一去不复返，人们对她的怀念也几乎从记忆中消失!

1t ②

书名
版权
正文